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X17n0330

楞伽經宗通

明 曾鳳儀宗通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No．330-Ａ 楞伽宗通緣起
  - No．330-Ｂ 楞伽宗通題辭
  - 經題
  - 勸請品
  - 一切佛語心品第一
  - 一切佛語心品第二
  - 一切佛語心品第三
  - 一切佛語心品第四
  - No．330-Ｃ 楞伽宗通後序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330-A 楞伽宗通緣起

余甲申自長洲歸，暫憩嘉禾，遘達觀、密藏二衲，若夙契云，日從咨詢禪悅，游意乎方之外。一夕，夢履兜羅綿界，覩慈尊容貌甚偉，肅躬伏謁，欽承教語，語曰：分別是識，無分別是智。旦起問二衲：此語當出何經？僉曰：似楞伽語。遽取楞伽徧索之，弗得。逮丁酉，鄉衲度門入京師，快說楞伽三譯，津津不倦，曰：安所得覺範筆一論著之耶？時大行王道安於諸內典靡不精詣，余謂非道安莫成此論。已，道安請告歸里，聞憨山清公入粵，道出螺川，敬拜以屬之。憨山寓雷陽，不三載而筆記出矣。余於憨山稱莫逆，自癸巳造訪牢山後，音問寥寥，得筆記讀之，不啻面潭。始讀之灑然，再讀之則疑，三讀之則有所更定，不覺盈紙。復取三譯覈之，宋譯雋永有餘味，故不可易，至棘句倒語，非證之魏、唐二譯，則不可曉。筆記節分條列，燦如指掌，令讀者易於參訂。余亟取之，更為斟酌舊注，融會三譯，間出胸臆，或前人所未道，要於申暢簡奧，不使有楞伽難讀之嘆而已。昔初祖語二祖曰：此楞伽四卷，可以印心，不數傳後，當為名相之學。嗟乎！千載而下，求其能明名相者亦罕矣，況印心乎哉？竊計宗門證入自覺境界，一期垂語，未必不與楞伽符，乃謬取尊宿機緣，綴附章末，與其以經明經之為通也，毋寧以宗明經之為通也。以經明經，僅以意為分別；以宗明經，似當分別於無分別者。分別則說通，無分別則宗通，宗通則心一經也，經一心也，庶幾無違於初祖印心之義。而此四卷佛語心品，其指歸端不外是，何意慈尊以夢詔之垂二十年，而余始以夢成之，豈亦事有前定而幾先見之耶？且魏、唐二譯，多前勸請品及末偈品、陀羅尼品，余所夢無分別是智語，實在偈品中，因并錄之，無敢忘慈尊所以詔余之意。若夫智證無分別，則茫乎未有入也。然偈品中授記龍拊已得初地，於此經典大有闡明，竟能生於淨土，是則傳祖衣者當持此經，歷階級者當持此經，而求生淨土者尤不可不篤信此經也。敬述其顛末，以付剞劂，俾明眼者觀之。咄！云何更夢中說夢？是所望於同叅

南嶽山長金簡曾鳳儀舜徵父書

No. 330-B 楞伽宗通題辭

盧陵劉日升扶生父書

曾舜徵父懸儀部大夫之車，歸臥衡陽，杜門却掃，一切無關，惟孳孳竺乾教指，尊宿機緣，廣翻恣蒐，博參密證，垂二十年，鉛槧之勤，幾無虛日，所嗜在茲，不知其為憊也。所著楞嚴金剛宗通業盛行於時，至是復輯楞伽宗通成。余卒業於古，取材宋魏唐三譯，於今折衷筆記，而通以宗。夫宗於經二乎哉？經盛於西，而明星悟道，拈華破顏，受授皆宗。宗盛於東，而東度壁觀，門風險峻，獨付二祖，是經謂可印心。故知明宗明經，非一非二，惟是義學封執滯礙，一切紛然取舍，遂令經晦，離析名相，甚至禪講兩家，枘鑿水火，分門交擊，惟不通宗之故。若夫狂解後生，抵掌禪悅，頹波倒瀾，一唱百和，不可收拾。又使憂時君子，計無復之，宗通謂何？而非宗之過也。故非上根異智，夙障氷解，攀緣盡淨，謬稱禪那，祇令傷教，無有是處。嗟乎！宗之難言久矣。余性懶，于諸內典，不能槩讀譯取，可常誦數種，間有解領，謬謂會心。唯嘆楞伽詞旨簡奧，每讀中輟，以為業重固然，此生已矣。一獲舜徵所輯，倒語棘句，始有分疏，綱提領挈，粗嫺義趣。佐以群宗古德，單提諸則，參稽合印，是經佛語，心自覺聖智真，燦然指掌。夫剟削文字，說法熾然，迷者相誹，知者皆為導師，舜徵所輯富矣。余視之等於壁，觀舜徵以為何如？余方欲是編流通，激揚大事，而光祿孫君懋誠，捐如干金梓行。長干嘉其嗜善勇助，次是語授之，俾質於諸方高流，彊學君子。

No．330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宗通卷一

楞伽(此云不可往)**阿跋多羅**(此云無上)**寶經**

宋天竺三藏沙門求那跋陀羅(此云功德賢)　**譯**

魏北印土三藏沙門菩提流支(此云覺希)　**重譯**

唐于闐國三藏沙門實义難陀(此云覺喜)　**三譯**

明菩薩戒弟子祠部員外郎曾鳳儀　宗通

通曰：此經胡以名楞伽也？楞伽，山名，一曰寶名。其狀八稜，視之渾圓，體極堅固。世間之寶，無過之者。此山在海中，渾是此寶，常放光明，故曰無上寶山。山頂有城，為飛行夜叉所據。每於陰雲黑夜，或波濤洶湧，其山形益顯，光明愈盛。若晴空澄湛，海天一色，山即不見。佛於此說經，是經以處名耳。華嚴論云：世尊於南海摩羅耶山之頂，楞伽城中說法。其山高五百由旬，下瞰大海，無路可上。其城乃眾寶所成，光映日月，無門可入。得神通者，堪能升往。表心地法門，無修無證，方能升也。昔洞山與密師伯到隱山，見溪流菜葉。洞曰：深山無人，因何有

菜隨流？莫有道人居否？乃共撥草溪行。五七里間，忽見師羸形異貌，放下行李問訊。師曰：此山無路，閣黎從何處來？洞曰：無路且置，和尚從何而入？師曰：我不從雲水來。洞曰：和尚住此山多少時耶？師曰：春秋不涉。洞曰：和尚先住，此山先住？師曰：不知。洞曰：為甚麼不知？師曰：我不從人天來。洞曰：和尚得何道理，便住此山？師曰：我見兩箇泥牛鬬入海，直至於今無消息。始具威儀禮拜，便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青山覆白雲。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長年不出戶。曰：賓主相去幾何？師曰：長江水上波。曰：賓主相見，有何言說？師曰：清風拂白月。洞山辭退，師乃述偈曰：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閒。莫把是非來辯我，浮生穿鑿不相關。因茲燒菴，更入深山，不見踪跡。後人號為隱山和尚。又洞山問雲居：甚處去來？曰：蹋山來。山曰：那箇山堪住？居曰：那箇山不堪住？山曰：恁麼則國內總被閣黎占却。居曰：不然。山曰：恁麼則子得箇入路。居曰：無路。山曰：若無路，爭得與老僧相見？居曰：若有路，即與和尚隔山去也。山乃曰：此子已後千人萬人把不住去在。悟者當知，寶山在近，不移步而到，何必楞伽

(唐云羅婆那王勸請品第一，魏云請佛品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大海濱摩羅耶山頂楞伽城中，與大比丘眾及大菩薩眾俱。其諸菩薩摩訶薩，悉已通達五法三性諸識無我，善知境界自心現義，遊戲無量自在三昧神通諸力，隨眾生心現種種形方便調伏，一切諸佛手灌其頂，皆從種種諸佛國土而來此會，大慧菩薩摩訶薩為其上首。爾時世尊，於海龍王宮說法，過七日已從大海出，有無量億梵釋護世諸天龍等，奉迎於佛。爾時如來，舉目觀見摩羅耶山楞伽大城，即便微笑而作是言：昔諸如來應正等覺，皆於此城說自所得聖智證法，非諸外道臆度邪見，及以二乘修行境界，我今亦當為羅婆那王開示此法。爾時羅婆那夜叉王，以佛神力聞佛言音，遙知如來從龍宮出，梵釋護世天龍圍繞，見海波浪，觀其眾會藏識大海，境界風動轉識浪起，發歡喜心，於其城中高聲唱言：我當詣佛請入此城，令我及與諸天世人，於長夜中得大饒益。作是語已即與眷屬，乘華宮殿往世尊所。到已下殿右遶三匝，作眾妓樂供養如來，所持樂器皆是大青因陀羅寶，瑠璃等寶以為間錯，無價上衣而用纏裹，其聲美妙音節相和，於中說偈而讚佛曰：

心自性法藏，無我離見垢，證智之所知，願佛為宣說。善法集為身，證智常安樂，變化自在者，願入楞伽城。過去佛菩薩，皆曾住此城，此諸夜叉眾，一心願聽法。爾時，羅婆那楞伽王以都咤迦音歌讚佛已，復以歌聲而說頌言：

世尊於七日，住摩竭海中，然後出龍宮，安詳昇此岸。我與諸綵女，及夜叉眷屬，輸迦裟剌那，眾中聰慧者，悉以其神力，往詣如來所，各下華宮殿，禮敬世所尊。復以佛威神，對佛稱已名：我是羅剎王，十首羅婆那，今來詣佛所，願佛攝受我，及楞伽城中，所有諸眾生。過去無量佛，咸昇寶山頂，住楞伽城中，說自所證法。世尊亦應爾，住彼寶嚴山，菩薩眾圍遶，演說清淨法。我等於今日，及住楞伽眾，一心共欲聞，離言自證法。我念去來世，所有無量佛，菩薩共圍遶，演說楞伽經。此入楞伽典，昔佛所稱讚，願佛同往尊，亦為眾開演。諸佛為哀愍，無量夜叉眾，入彼寶嚴城，說此妙法門。此妙楞伽城，種種寶嚴飾，墻壁非土石，羅網悉珍寶。此諸夜叉眾，昔曾供養佛，修行離諸過，證知常明了。夜叉男女等，渴仰於大乘，自信摩訶衍，亦要令他信。唯願無上尊，為諸羅剎眾，甕耳等眷屬，往詣楞伽城。我於去來今，勤供養諸佛，願聞自證法，究竟大乘道。願佛哀愍我，及諸夜叉眾，共諸佛子等，入此楞伽城。我宮殿婇女，及以諸瓔珞，可愛無憂園，願佛哀納受。我於佛菩薩，無有不捨物，乃至身納侍，唯願哀納受。爾時世尊聞是語已，即告之言：夜叉王！過去世中諸大導師，咸哀愍汝受汝勸請，詣寶山中說自證法，未來諸佛亦復如是。此是修行甚深觀行現法樂者之所住處，我及諸菩薩哀愍汝故受汝所請。作是語已默然而住。時羅婆那王，即以所乘妙華宮殿奉施於佛，佛坐其上，王及諸菩薩前後導從，無量婇女歌詠讚歎，供養於佛往詣彼城。到彼城已，羅那王及諸眷屬，復作種種上妙供養，夜叉眾中童男童女，以寶羅網供養於佛，羅婆那王施寶瓔珞，奉佛菩薩以挂其頸。爾時世尊及諸菩薩受供養已，各為略說自證境界甚深之法。時羅婆那王并其眷屬，復更供養大慧菩薩，而勸請言：

我今請大士，奉問於世尊，一切諸如來，自證智境界。我與夜叉眾，及此諸菩薩，一心願欲聞，是故咸勸請。汝是修行者，言論中最勝，是故生尊敬，勸汝請問法。自證清淨法，究竟入佛地，離外道二乘，一切諸過失。爾時，世尊以神通力，於彼山中復更化作無量寶山，悉以諸天百千萬億妙寶嚴飾，一一山上皆現佛身，一一佛前皆有羅婆那王及其眾會，十方所有一切國土皆於中現，一一國中悉有如來，一一佛前咸有羅婆那王并其眷屬，楞伽大城、阿輸迦園，如是莊嚴等無有異，一一皆有大慧菩薩而興請問。佛為開示自證智境已，百千妙音說此經已，佛及諸菩薩皆於空中隱而不現。羅婆那王唯自見身住本宮中，作是思惟：向者是誰？誰聽其說？所見得物是誰能見？佛

及國城、眾寶山林，如是等物今何所在？為夢所作？為幻所成？為復猶如乾闥婆城？為翳所見？為燄所惑？為如夢中石女生子？為如煙焰旋火輪耶？復更思惟：一切諸法性皆如是，唯是自心分別境界，凡夫迷惑不能解了，無有能見亦無所見，無有能說亦無所說，見佛聞法皆是分別。如向所見不能見佛，不起分別是則能見。時楞伽王尋即開悟，離諸雜染，證惟自心，住無分別。往昔所種善根力故，於一切法得如實見，不隨他悟，能以自智善巧觀察，永離一切臆度邪解，住大修行為修行師，現種種身善達方便，幻智諸地上增進相，常樂遠離心意意識，斷三相續見，離外道執著，內自覺知入如來藏趣於佛地，聞虛空中及宮殿內咸出聲言：善哉！大王！如汝所學，諸修行者應如是學、應如是見。一切諸法若異見者則是斷見，汝應永離心意意識，應勤觀察一切諸法，應修內行莫著外見，莫墮二乘及以外道所修句義所見境界，及所應得諸三昧法。汝不應樂戲論談笑，汝不應起韋陀諸見，亦不應著王位自在，亦不應住六定等中。若能如是，即是如實修行者行，能摧他論、能破惡見、能捨一切我見執著、能以妙慧轉所依識、能修菩薩大乘之道、能入如來自證之地。汝應如是勤加修學，令所得法轉更清淨，義修三昧三摩鉢底，莫著二乘外道境界以為勝樂。如凡修者之所分別，外道執我見有我相，及實求那而生取著；二乘見有無明緣行，於性空中亂想分別。楞伽王！此法殊勝是大乘道，能令成就自證聖智，於諸有中受上妙生。楞伽王！此大乘行破無明翳滅識波浪，不墮外道諸見行中。楞伽王！外道行者執著於我作諸異論，不能演說離執著見識性二義。善哉！楞伽王！汝先見佛思惟此義，如是思惟乃是見佛。爾時，羅婆那王復作是念：願我更得奉見如來。如來世尊於觀自在離外道法，能說自證聖智境界，超諸應化所應作事，住如來定入三昧樂，是故說名太觀行師，亦復名為大哀愍者，能燒煩惱分別薪盡，諸佛子眾所共圍繞，普入一切眾生心中，徧一切處具一切智，永離一切分別事相。我今願得重見如來大神通力，以得見故，未得者得已得不退，離諸分別住三昧樂，增長滿足如來智地。爾時，世尊知楞伽王即當悟證無生法忍，為哀愍故便現其身，令所化事還復如故。時十頭王見所曾覩無量山城悉寶莊嚴，一一城中皆有如是應正等覺三十二相以嚴其身，自見其身徧諸佛前，悉有大慧夜叉圍繞，說自證智所行之法，亦見十方諸佛國土，如是等事悉無有別。爾時，世尊普觀眾會，以慧眼觀非肉眼觀，如師子王奮迅迴盼欣然大笑，於其眉間胜脇腰頸及以肩臂德字之中，一一毛孔皆放無量妙色光明，如虹拖暉如日舒

光，亦如劫火猛焰熾然。時虛空中梵釋四天，遙見如來坐如須彌楞伽山頂欣然大笑。爾時，諸菩薩及諸天眾咸作是念：如來世尊於法自在，何因緣故欣然大笑，身放光明默然不動，住自證境入三昧樂，如師子王周迴顧視，觀羅婆那念如實法？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先受羅婆那王請，復知菩薩眾會之心，及觀未來一切眾生，皆悉樂著語言文字，隨言取義而生迷惑，執取二乘外道之行。或作是念：世尊已離諸識境界，何因緣故欣然大笑？為斷彼疑而問於佛，佛即告言：善哉大慧！善哉大慧！汝觀世間愍諸眾生，於三世中惡見所纏，欲令開悟而問於我，諸智慧人為利自他能作是問。大慧！此楞伽王曾問過去一切如來、應、正等覺二種之義，今亦欲問未來亦爾，此二等義差別之相，一切二乘及諸外道皆不能測。爾時如來知楞伽王欲問此義，而告之曰：楞伽王！汝欲問我宜應速問，我當為汝分別解釋，滿汝所願令汝歡喜，能以智慧思惟觀察，離諸分別善知諸地，修習對治證知實義，入三昧樂為諸如來之所攝受，住奢摩他樂遠離二乘三昧過失，住於不動善慧法雲菩薩之地，能如實知諸法無我，當於大寶蓮華中以三昧水而灌其頂，復現無量蓮華圍繞，無數菩薩於中止住，與諸眾會遞相瞻視，如是境界不可思議。楞伽王！汝起一方便行住修行地，復起無量諸方便行，汝定當得如上所說不思議事。處如來位隨形應物，汝所當得，一切二乘及諸外道、梵、釋、天等所未曾見。爾時，楞伽王蒙佛許已，即於清淨光明如大蓮華寶山頂上從座而起，諸婇女眾之所圍繞，化作無量種種色華，種種色香、末香、塗香，幢旛、幰蓋、冠珮、瓔珞，及餘世間未曾見聞種種勝妙莊嚴之具。又復化作欲界所有種種無量諸音樂器，過諸天、龍、乾闥婆等一切世間之所有者。又復化作十方佛土昔所曾見諸音樂器。又復化作羅網徧覆一切佛菩薩上，復現種種上妙衣服，建立幢旛以為供養。作是事已，即昇虛空高七多羅樹，於虛空中復雨種種諸供養雲，作諸音樂從空而下。即座第二日，電光明如大蓮華寶山頂上，歡喜恭敬而作是言：我今欲問如來二義。如是二義，我已曾問過去如來應正等覺，彼佛世尊已為我說。我今亦欲問於是義，唯願如來為我宣說。世尊，變化如來說此二義非根本佛，根本佛說三昧樂境，不說虛妄分別所行。善哉！世尊，於法自在，唯願哀愍說此二義，一切佛子心皆樂聞。爾時，世尊告彼王言：汝應問我，當為汝說。時，夜叉王更著種種寶冠、瓔珞、諸莊嚴具以嚴其身，而作是言：如來嘗說，法尚應捨，何況非法！云何得捨此二種法？何者是法？何者非法？法若應捨，云何有二？即隨分別相中，有體無體、是

實非實，如是一切皆是分別，不能了知阿賴耶識無差別相，如毛輪住非淨智境。法性如是，云何可捨？爾時，佛告楞伽王言：楞伽王，汝豈不見瓶等無常敗壞之法，凡夫於中妄生分別？汝今何故不如是知法與非法差別之相？此是凡夫之所分別，非聖賢見；凡夫隨在種種相中，非諸聖者。楞伽王，如燒宮殿園林見種種焰，火性是一，所出光焰由薪力故，長短大小各各差別。汝云何不如是知法與非法差別之相？楞伽王，如一種子生芽莖枝葉及以華果無量差別；外法如是，內法亦然，謂明為緣生蘊界處一切諸法，於三界中受諸趣生，有苦樂、好醜、語默、行止各各差別。又如諸識相是一，隨於境界有上中下、染淨、善惡種種差別。楞伽王，非但如上法有差別，諸修行者修觀行時，自智所行亦復見有差別之相，況法與非法而無種種差別分別？楞伽王，法與非法差別相者，當知悉是相分別故。楞伽王，何者是法？所謂二乘及諸外道，虛妄分別說有實等為諸法因。如是等法應捨應離，不應於中分別取相，見自心法性則無執著。瓶等諸物凡愚所取本無有體，諸觀行人以毗婆舍那如實觀察，名捨諸法。楞伽王，何者是非法？所謂諸法無性無相永離分別，如實見者若有若無，如是境界彼皆不起，是名捨非法。復有非法，所謂兔角、石女兒等，皆無性相不可分別，但隨世俗說有名字，非如瓶等而可取著，以彼非是識之所取，如是分別亦應捨離，是名捨法及捨非法。楞伽王，汝先所問我已說竟。楞伽王，汝言我於過去諸如來所已問是義，彼諸如來已為我說。楞伽王，汝言過去但是分別，未來亦然，我亦同彼。楞伽王，彼諸佛法皆離分別，已出一切分別戲論，非如色相唯智能證，為令眾生得安樂故而演說法，以無相智說名如來。是故如來以智為體，智為身故不可分別，不可以所分別，不可以我、人、眾生相分別。何故不能分別？以意識因境界起取色形相，是故離能分別亦離所分別。楞伽王，譬如壁上綵畫眾生無有覺知，世間眾生悉亦如是無業無報，諸法亦然無聞無說。楞伽王，世間眾生猶如變化，凡夫外道不能了達。楞伽王，能如是見名為正見，若他見者名分別見，由分別故取著於二。譬如有人於水鏡中自見其像，於燈月中自見其形，於山谷中自聞其響，便生分別而起取著；此亦如是，法與非法唯是分別，由分別故不能捨離，但更增長一切虛妄不得寂滅。寂滅者所謂一緣，一緣者是最勝三昧，從此能生自聖證智，以如來藏而為境界。

(魏云如實見者，名為正見。若他見者，名為邪見。若分別者，名為二取。皆是虛妄，不得寂滅。寂滅者，名為一心。一心者，名如來藏。如來藏者，入自內

身智慧境界，得無生法忍三昧。）

通曰：世尊於法華會上，白毫放光，照見東方世界種種佛事，而法華已竟。此於楞伽會上，現起寶山種種，及大慧問法等事，而楞伽已竟。可知一切法，皆自心所現。昔波斯匿王問：勝義諦中，有世俗諦否？若言無，智不應二；若言有，智不應一。一二之義，其義云何？佛言：大王！汝於過去龍光佛法中，曾問此義：我今無說，汝今無聽。無說無聽，是名為一義二義。此二問略同，而世尊所以答者迥異，一明相宗，一明性宗也。故明相宗，則法屬有，非法屬無，一俱應捨，乃至如實見者亦應捨，況法與非法乎？明性宗，不但離分別，亦離言說，無說無聽，即入自證聖智境界，所謂寂滅一心者也。

一切佛語心品第一

（魏云問答品第二，唐云集一切法品第二之一。）

通曰：此經大部有十萬偈、百萬句、三千六萬言、一百五十品，自西來者唯此一品。品以心名，以一心為宗，即性自性清淨第一義心也。一切諸佛皆證此心，故曰一切佛語心品。達磨大師謂二祖曰：吾有楞伽經四卷，亦用付汝，即是如來心地要門，令諸眾生開示悟入。馬祖一日謂眾曰：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至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文以印眾生心地，恐汝顛倒，不自信此一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經以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故三界唯心，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汝但隨時言說，即事即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即名為色，知色空故生即不生。若了此意，乃可隨時著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更有何事？汝受吾教，聽吾偈曰：心地隨時說，菩提亦秖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即不生。只此生即不生一語，足破外道二乘邪見，是為楞伽一部宗眼。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南海濱楞伽山頂，種種寶華以為莊嚴，與大比丘僧及大菩薩眾俱，從彼種種異佛剎來。是諸菩薩摩訶薩，無量三昧自在之力神通遊戲，大慧菩薩摩訶薩而為上首。

通曰：此譯文簡義奧，故於經首缺勸請品，以非全經，但佛語心一品耳。魏云寂滅者，名為一心。此一心法，非大菩薩、大比丘不能領其玄旨，故以大慧當機，列為上首。皆云大者，明此一大事因緣，非小乘可及。即如楞伽無上寶山，佛魔同住，凡聖交

參，迥絕階梯，無門可入，非三昧自在、神通遊戲者，莫能至其處。所以一時聽法者，皆從種種異佛剎來，而佛大弟子皆不列名次，唯賓頭盧尊者最後，稍露機緣。昔阿育王內宮齋，三萬大阿羅漢躬自行香，見第一座無人，王問其故，海意尊者曰：此是賓頭盧位，此人近見佛來。王曰：今在何處？者曰：且待須臾。言訖，賓頭盧從空而下，王請就座禮敬，者不顧，王乃問：承聞尊者親見佛來，是否？者以手策起眉曰：會麼？王曰：不會。者曰：阿耨達池龍王曾請佛齋，吾是時亦預其數，觀賓頭盧如是開示，大是衲僧巴鼻。育王不悟，去寶山遠矣。

一切諸佛，手灌其頂；自心現境界，善解其義；種種眾生，種種心色，無量度門，隨類普現；於五法、自性、識、二種無我，究竟通達。爾時，大慧菩薩與摩帝(此云慧)**菩薩**(魏云與一切大慧菩薩)**俱，遊一切諸佛剎土，承佛神力，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以偈讚佛：**

通曰：大慧菩薩等已證等覺，當授佛位，故一切諸佛手灌其頂。良由轉識成智，悟得三界唯心，於前勸請品所現神變、自心所現境界，善解其義。所現種種心法、色法，不出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五法者，曰名、曰相、曰妄想、曰正智、曰如如。三自性者，曰妄想、曰緣起、曰成。八識者，即六識、七識、八識。二無我，即人無我、法無我也。種種眾生不離緣起、妄想，人、法二我為識所覆，未得解脫，能證正智、如如，圓成自性，即能超出生死，即是無量度門。於此究竟通達，隨類普現，但唯自心所現本自不生，即與佛覺等無差別，故能徧遊佛土，承事諸佛。靈隱聳禪師上堂曰：十方諸佛常在汝前，還見麼？若言見，將心見、將眼見。所以道：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又曰：見色便見心。且喚甚麼作心？山河大地、萬象森羅、青黃赤白、男女等相，是心不是心？若是心，為甚麼却成物象去？若不是心，又道見色便見心。還會麼？秖為迷此而成顛倒，種種不同，於無同異中強生同異。且如今直下承當，頓豁本心，皎然無一物可作見聞。若離心別求解脫者，古人喚作迷波討源，卒難曉悟。故於此究竟通達，即於自心現境界善解其義。若未離妄想分別，即是迷波求源，不出外道、二乘邪解。

世間離生滅，猶如虛空華，智不得有無，而興大悲心。一切法如幻，遠離於心識，智不得有無，而興大悲心。遠離於斷常，世間恒如夢，智不得有無，而興大悲心。知人法無我，煩惱及爾燄(此所知障)**，常清淨無相，而興大悲心。一切無涅槃，無有涅槃佛，無有佛涅槃**(唐云佛不住涅槃，涅槃不住佛)**，遠離覺所覺，**

若有若無有，是二悉俱離。牟尼(此云寂默)寂靜觀，是則遠離生(魏云若如是觀佛，寂靜離生滅)，是名為不取，今世後世淨(唐云是人今後世，離著無所取)。

通曰：此大慧菩薩，於自心現境界，善解其義，故以已所解讚佛。謂世間一切生滅諸法，佛遠離之，視如空華。華本無根，但由揑生。正智觀照，不有不無。於是興大悲心，以度眾生，使之亦離生滅也。二乘所執心識等法，佛遠離之，視之如幻。幻事非真，但由幻作。正智觀照，不有不無。於是興大悲心，以度二乘，使之亦離心識也。外道所執斷常二見，佛遠離之，視之如夢。夢中分別，一切非實。正智觀照，不有不無。於是興大悲心，以度外道，使之亦離斷常也。菩薩所證，已知人法二無我，已離煩惱障，及離所知障。但離相猶存，未為無相。佛於煩惱爾燄，一切清淨，一切平等，并其離相而無之。於是興大悲心，以度菩薩，使之常清淨無相也。然則佛所自證者，在涅槃矣，又并其涅槃而無之。無有涅槃之佛，而遠離能覺。無有佛之涅槃，而遠離所覺。故曰：一切無涅槃。本無生死，焉有涅槃？若有，即生死法也。若無，即涅槃法也。是二悉俱離，皮膚剝落盡，但有一真實。人若以是觀佛，則寂滅現前，本自無生。既本不生，故不取生滅法，不取心識法，不取斷常法，乃至不取涅槃法。常清淨無相，不但今世淨而已。引之至於後世，亦如是淨也。唐云：法身如幻夢，云何可稱讚。知無性無生，乃名稱讚佛。佛無根境相，不見名見佛。云何於牟尼，而能有讚毀。故以牟尼寂靜觀四語讚佛。此如來自覺之境界，豈凡夫可測哉。僧問百丈：如何是大乘頓悟法要？丈曰：汝等先歇諸緣，休息萬事。善與不善，世出世間，一切諸法，莫記憶，莫緣念，放捨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無所辨別，心無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現，如雲開日出相似。但歇一切攀緣，貪嗔愛取，垢淨情盡，對五欲八風不動，不被見聞覺知所縛，不被諸境所惑，自然具足神通妙用，是解脫人。對一切境，心無靜亂，不攝不散，透過一切聲色，無有滯礙，名為道人。善惡是非，俱不運用，亦不愛一法，亦不捨一法，名為大乘人。不被一切善惡，空有垢淨，有為無為，世出世間，福德智慧之所拘繫，名為佛慧。是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情盡，不能繫縛，處處自在，名為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據百丈瓶，瀉數百言，一一與大慧偈語符契，是名為不取者淨訓。

爾時，大慧菩薩偈讚佛已，自說姓名：

我名為大慧，通達於大乘，今以百八義，仰咨尊中上。世間解之士，聞彼所說偈，觀察一切眾，告諸佛子言：汝等諸佛子，今皆恣所問，我當為汝說，自覺之境界。

通曰：尊中上，即世尊也，十號之一。世間解，亦十號之一。單舉二號者，以世間生滅、心識、斷常、爾燄等法，皆佛所解脫，而能遠離之，超越於世遠矣。不但為眾中尊，而且為尊中上也。云自覺之境界，但可自知，不可以語人者，與百八義了無干涉，已一句答了也。盤山積禪師。上堂：禪德可中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如此者，是名出家。故導師云：法本不相礙，三際亦復然。無為無事人，猶是金鎖難。所以靈源獨耀，道總無生。大智非明，真空無迹。真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涅槃，並為增語。禪德直須自看，無人替代。若於盤山句下參透，則自覺境界，真是不由人得。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承佛所聽，頂禮佛足，合掌恭敬，以偈問曰：

云何淨其念？云何念增長？云何見癡惑？云何惑增長(唐云：云何起計度？云何淨計度？云何起迷惑？云何淨迷惑)**？**

通曰：初起計度即是見惑，故淨計度即為淨其念也；計度增長即是迷惑，故正念增長即為淨迷惑也。唐譯分淺深而對治之，似涉直遂。不如此譯，既息妄想而淨其念矣，此念云何而增長？既起見癡而名為惑矣，此惑云何而增長？語更含蓄，只此一念迷悟，便生出十界依正因果種種之相，有善者、有更善者，有迷者、有更迷者，不知從何而起？蓋欲窮十界生起之源也。故佛後答云：淨句非淨句，迷句非迷句。頓顯寂滅一心，了無迷悟之相可得。經中演暢多端，不離此旨。大隨真禪師上堂云：此性本來清淨，具足萬德，但以染淨二緣而有差別。故諸聖悟之，一向淨用而成覺道；凡夫迷之，一向染用沒溺輪迴，其體不二。故般若云：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又瞞菴成禪師上堂云：一念心清淨，佛居魔王殿；一念惡心生，魔王居佛殿。懷禪師曰：但恁麼信去，喚作脚踏實地而行，終無別法，亦無別道理。老僧恁麼舉了，秖恐你諸人見兔放鷹、刻舟求劒。何故？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看他二尊宿稱引經教、默露宗風，只此數語便該盡楞伽底蘊。

何故剎土化相及諸外道？云何無受次？何故名無受？何故名佛子(唐云云何名佛子及無影次第，魏云寂靜及次第)**？解脫至何所？誰縛誰解脫？**

通曰：無受、無影、寂靜，皆無相義。後文云：次第隨入無相處，次第隨入從地至地三昧境界。連下問何因度諸地，誰至無所受，一併指出。此無受次第者，次第隨入無相處，蓋指緣覺聲聞證偏空者而言。下度諸地至無所受者，次第隨入從地至地三昧境界，蓋指十地菩薩證真空者而言。無受雖一，證處不同，故以三

昧境界別之。此問如來於剎土中，示現身相，化導眾生，及諸外道，乃至緣覺聲聞，有學無學，趣寂次第之倫，與諸菩薩堪為佛子者，一切解脫之，令入無餘涅槃。不知誰縛誰解脫，較之初問誰淨誰迷，又加密矣。只此誰縛誰解脫一語，咬嚼得破，方知大慧元是當家人。昔四祖道信，年始十四，問三祖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祖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

何等禪境界？云何有三乘？唯願為解說。緣起何所生？云何作所作？云何俱異說？云何為增長(唐云云何諸有起)？云何無色定，及與滅正受？云何為想滅？何因從定覺？云何所作生(魏云云何因生果)？進去及持身(魏云何因身去住)？云何現分別？云何生諸地(魏云何因觀所見？云何入諸地)？

通曰解脫，即至彼岸，屬般若智。禪定屬觀行，故有淺深不齊。後文云：愚夫所行禪，觀察相義禪，攀緣如實禪，如來清淨禪。有此四種，此但問三乘緣起，謂聲聞、緣覺、菩薩之禪，而指外道愚夫所行禪為異說也。且彼能作所作業果，有因無因等見，終當輪轉，不為正定，故曰異說。若三有增長至無色定，雖繫人天果報，然五不還天所證滅盡定，多四果所居。其不迴心鈍阿羅漢，但證滅想定，樂住寂靜，不欣說法。若迴心大阿羅漢，從定起覺，趣向大乘，以勝因生勝果，是身去住，得大自在，現身說法，善能分別，無受次第，超入諸地。進去者，即一地進一地；持身者，即一位住一位，皆能得意生身，是大乘菩薩禪也。總此三乘禪，而問緣起何所生，究竟禪源，分別從入之路，非但欲解說而已也。黃檗運禪師云：歸源性無二者，無明實性即諸佛性。方便有多門者，聲聞人見無明生，見無明滅；緣覺人但見無明滅，不見無明生，念念證寂滅。諸佛見眾生終日生而無生，終日滅而無滅，無生無滅即大乘果。所以道：果滿菩提圓，華開世界起。此可為三乘禪要論，須透脫歸源一路始得。

破三有者誰(唐云云何有佛子而能破三有)？何處身云何(猶云是何處是何身)？往生何所至？云何最勝子？何因得神通，及自在三昧(此云正定)？云何三昧心，最勝為我說？

通曰：聲聞、緣覺未離三界，此猶可知，云何菩薩超出三界？既出三界，又生何處？既捨此身，又受何身？往生復至何所？何因而得神通，遊行諸佛剎土，及入自在三昧？東方入定西方起，男子入定女子起，具此三昧正定之心，作何相狀？唯願世尊為我說之。後文云：菩薩摩訶薩凡所分別三昧神足諸法之行，是等一切悉住如來二種神力。偈曰：神力人中尊，大願悉清淨，三摩提灌頂，初地及十地。實詳答此，至云何三昧心，最勝為我說，真是

如來開口不得也。石頭一日問龐居士曰：子見老僧以來，日用事作麼生？士曰：若問日用事，即無開口處。乃呈偈曰：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為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頭然之。又地藏問修山主：甚處來？修云：南方來。藏云：南方近日佛法如何？修云：商量浩浩。地藏云：爭如我這裏，種田博飯喫。修云：爭奈三界何？藏云：你喚甚麼作三界？天童頌云：宗說般般盡強為，流傳口耳便支離，種田博飯尋常事，不是飽叅人不知。叅飽明知無所求，子房終不貴封侯，忘機歸去同魚鳥，濯足滄浪煙水秋。此即破三有的樣子也，又何身何處之有？

云何名為藏？云何意及識？云何生與滅？云何見已還？云何為種性，非種及心量？(唐云：云何起諸見？云何退諸見？云何性非性？云何唯是心？)**云何建立相，及與非我義？云何無眾生？云何世俗說？云何為斷見，及常見不生？云何佛外道，其相不相違？云何當來世，種種諸異部？**(問未來十八部之差別。)

通曰：此就上三昧心，說到如來藏性。藏性一而已，悟之則為真如實際，名曰真性；不悟則為生滅種子，名曰八識。意即七識，分別事識即六識。自藏識而七識，而六識，如海起波浪，故屬生滅見。及見已還，如波浪息，還歸於海。三乘人是有種性，外道與闡提是非種性，又有不定種，如後文詳明。唯是心量所現，一心所生種種諸法，既已建立諸法相矣，云何於中復說無我、人、眾生等相？其義何居？既云無我、人、眾生等相，即應一切皆空矣，云何復說世諦是有世間相常住？豈不與無我、無眾生之義相違耶？是建立者，俗諦也，歸於有；誹謗者，斷見也，歸於無。是斷、常二見，皆外道也。若斷、常二見不生，則佛與外道平等無二，何以其相不相違耶？見不生，即是見已還，蓋證入如來藏性海也。性既無二，則教亦無二，云何當來世弟子所宗經部，或禪、或律、或論，種種各異耶？有三藏法師問大珠曰：真如有變異否？珠曰：有變易。藏曰：禪師錯也。珠却問三藏：有真如否？曰：有。珠曰：若無變易，決定是凡僧也。豈不聞善知識者，能回三毒為三聚淨戒，回六識為六神通，回煩惱作菩提，回無明為大智。真如若無變易，三藏真是自然外道也。藏曰：若爾者，真如即有變易也。珠曰：若執真如有變易，亦是外道。曰：禪師適來說真如有變易，如今又道不變易，如何即是的當？珠曰：若了了見性者，如摩尼珠現色，說變亦得，說不變亦得。若不見性人，聞說真如變易，便作變易解會；說不變易，便作不變易解會。藏曰：故知南宗實不可測。有問：儒釋道三教同異如何？珠曰：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機者執之即異。總從一性上起

用，機見差別成三。迷悟由人，不在教之同異也。審於大珠見處，無纖毫疑滯，則佛與外道，其相不相違，亦自了然。

云何空何因？云何剎那(俱舍論曰：時之極少名剎那。)**壞**(魏云：云何名為空？云何念不住？)**？云何胎藏生？云何世不動？何因如幻夢，及犍闥婆城，世間熱時燄，及與水月光？何因說覺支，及與菩提分？云何國土亂？云何作有見**(唐云：何故見諸有？)**？**

通曰：如來藏中，有見分，有相分。疎相分建立，則為無情世間，成住壞空，流轉不已。茲問何因而空，云何剎那而成而住而壞。親相分建立，則為有情眾生，托胎藏而生，生滅不停。三禪以下世界眾生，即有遷流。四禪以上世界眾生，常住不動。此通指三界名相也。如來何因於此三有，視之如幻如夢，如尋香城，如熱時燄，如水月光。一切相分，皆為不實。而又說七覺支，曰念等，曰擇法，曰精進，曰喜，曰輕安，曰定，曰捨。及三十七菩提分法，曰四念住，曰四正斷，曰四神足，曰五根，曰五力，曰八聖道支。連前七覺支，為三十七，是名正智。所以破除名相妄想者也。且是妄想，從何而起。云何國土亂，塵境紛然。云何作有見，妄生分別。有見是能妄，國土是所妄。能所相依，遂成見妄。非復如如真體也。藥山問高沙彌云：我聞長安甚鬧。彌云：我國晏然。山欣然曰：子從看經得，從請益得。彌云：不從看經得，亦不從請益得。山曰：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為甚麼不得。彌云：不道不得，自是他不肯承當。投子頌曰：興亡雲去與雲來，渠無國土絕塵埃。須彌頂上無根草，不受春風華自開。此不離世界生滅，而自有不生不滅者在。奚必斷妄，而後證如如哉。

云何不生滅，世如虛空華？云何覺世間？云何說離字？(唐云：云何知世間？云何離文字？云何如空華，不生亦不滅？)**離妄想者誰？云何虛空譬？**(唐云：云何如虛空？云何離分別？)

通曰：世間相即無相，皆是施設假名。其實離文字相，離言說相，如空中華，本自不生，今亦不滅，是相分自如如，本非妄也。於中妄生分別，即是妄想。真如體中，離妄想相，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譬之於虛，不見妄起，不見妄滅，是見分自如如，亦非妄也。能所俱寂，生滅俱泯，性本如如，湛然常住，此出世間上上智，所謂第一義諦也。視彼國土亂及作有見者，不大徑庭哉！畢竟離妄想者誰？是語深可咀嚼。羅山閒禪師先問石霜：起滅不停時如何？霜云：直須寒灰枯木去，一念萬年去，函盖相應去，純清絕點去。山不契，往問岩頭：起滅不停時如何？頭咄云：是誰起滅？山於此有省。天童頌云：斫斷老葛藤，打破

狐窠窟。豹披霧而變文，龍乘雷而換骨。咄！起滅紛紜是何物？於此徹去，師姑元是女人作。

如實有幾種？幾波羅蜜心？何因度諸地？誰至無所受(唐云云何地次第，云何得無影)**？何等二無我？云何爾燄淨？諸智有幾種？幾戒眾生性？**

通曰：真如、法界、法性、不虛妄性、不變易性、平等性、離生性、法定、法住、實際、虛空界、不思議界，是無為法。更有菩提、涅槃、真如、佛性、白淨、識空、如來藏、大圓鏡智，是七果位。總不離真如、實際、布施、淨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為六波羅蜜。華嚴更加方便、願、力、智，為十波羅蜜。十地：初懽喜，二離垢，三發光，四燄慧，五難勝，六現前，七遠行，八不動，九善慧，十法雲。從初地至七地，成就智功用故。八地至十地，成就無功用行故。度越十地，至無所得，即無境界也。初得人空，既得法空，即證二無我。初煩惱障淨，既所知障淨，名二障淨。而微細所知愚，極微細所知愚，尤為難拔，非般若真智，莫能破之。智有多名，曰四智，曰十智。更有後得智，無師智等，總不出大圓鏡智也。戒有五戒、八戒至二百五十戒，比丘尼益之為五百禁戒，皆所以防範眾生身口意業也。由戒生定，由定生慧，是名三無漏學，而正智如如在其中矣。昔四祖語牛頭融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闕少，與佛何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嗔，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臥，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為佛。宗門中有如是直捷，不為諸法所縛，智者當自得於言表。

誰生諸寶性，摩尼真珠等？誰生諸語言，眾生種種性？明處及伎術，誰之所顯示？

通曰：三界唯心，情與無情皆是妙明真心中物，一切變起皆是真心所現。據大慧問處，不出三界名相，如金銀摩尼諸寶性，豈不知由堅明不動所致？諸語言文字，豈不知依咽喉唇舌齒斷頰轉妄想和合而成？明處伎術即是五明：一聲明，謂訓詁；二工巧明，即伎術；三醫方明；四因明，謂考訂邪正；五內明，謂明因果。佛乘前三外藝，後二內教，豈不知世諦語言總與實相不相違背？而必曰誰之所顯示，直欲究竟當陽顯露處也。越州大珠初參馬祖，祖問：從何處來？曰：越州大雲寺來。祖曰：來此擬須何

事？曰：來求佛法。祖曰：我這裏一物也無，求甚麼佛法？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麼？曰：阿那箇是慧海寶藏？祖曰：即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外求？珠於言下自識本心，不由知覺，踊躍禮謝。師事六載，後以受業師老，遽歸奉養，乃晦迹藏用，外示癡訥，自撰頓悟入道要門論一卷。法姪玄宴竊出江外呈馬祖，祖覽訖，告眾曰：越州有大珠，圓明光透，自在無遮障處也。若悟此珠，則金銀摩尼不足為寶，而明處伎術又惡足挂齒牙間乎？

伽陀有幾種？長頌及短句，成為有幾種？云何名為論(唐云道理幾不同，解釋幾差別)**？**

通曰伽陀，此云諷誦，即偈語也。有孤起，有重頌，或長篇，或短句，種種不同，無非演法之音。成為即道理，所成所為，貴在躬行。而論者所以解釋此道理也，徒言說耳。法眼上堂，舉：古者道：吾有一言，天上人間；若人不會，綠水青山。且作麼生是一言底道？現古人語，須是曉達始得。若是將言而名，於言未有會處，良由究盡諸法根蒂，始會一言。不是一言半句思量解會，喚作一言。若會，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始到古人境界。亦不是閉目藏精，暗中無所見，喚作言語道斷。且莫賺會，佛法不是這箇道理。要會麼？假饒經塵沙劫說，亦未曾有半句到諸上座；經塵沙劫不說，亦未曾欠少半句，應須徹底會去始得。若如是斟酌名言，空勞心力，並無用處。與諸上座共相證明，後學初心速須究取。久立，珍重！會得法眼語脉，方可契成為實詣，不徒在文字議論間作活計矣。

云何生飲食，及生諸愛欲？云何名為王，轉輪及小王？云何守護國，諸天有幾種？云何名為地，星宿及日月？

通曰：眾生依四種食住，故愛欲莫甚於食，而殺盜婬皆由此起。據阿含言，劫初眾生皆食地肥及田中美稻，饑則食，飽則已，後有私多取者，因而爭競，始立田主以統治之，是謂剎姓，名之為王，此特護財小王耳。若轉輪聖王具有七寶，飛行四天下，化導眾生，及教以守護之法，其大者不過修行十善道，能行十善，必生於天。若四天王猶然守護人民國土，上之為忉利、為兜率、為四禪、為四空，其愛欲愈減，其所處愈高，而去地愈遠矣。地者，大種所成，終有變壞，而星宿日月業力所成，天地初闢，遂麗於天。涅槃云：八十神皆因留礙想，元成此精耀是也。地最下，須假日月星宿照臨諸天，而上有不藉三光勢者，此皆欲界以上之名相也。僧問百丈：如今沙門盡言我依佛教學一經、一論、一禪、一律、一知、一解，合受檀越四事供養。為消得否？丈曰：但約如今照用一聲、一色、一香、一味，於一切有無諸法，

一一境上都無纖塵取染，亦不依住無取染，亦無不依住知解，這箇人日食萬兩黃金亦能消得。秖如今照一切有無等法，於六根門頭刮削，併當貪愛，有纖毫治不去，乃至乞施主一粒米、一縷線，箇箇披毛戴角，牽犁負重，一一須償他始得，為不依佛。佛是無著人、無求人、無依人，如今波波貪覓佛，盡皆背也。迦葉經云：一、欲求見未來佛；二、欲求轉輪王；三、欲求剎利大姓；四、欲得婆羅門大姓；乃至厭生死，求涅槃。如是惡欲，先須斷之。秖如今但有取染動念，盡名惡欲，盡屬六天，總被波旬管。吁！豈可以飲食微事、愛欲微念而不惕然猛省哉？

解脫修行者，是各有幾種？弟子有幾種？云何阿闍黎(此云軌範師)**？佛復有幾種？復有幾種生**(唐云如來有幾種，本生事亦然)**？魔及諸異學，彼各有幾種？**

通曰：解脫是無學，修行是有學。聲聞弟子種種不同，如智慧、神通、多聞、說法等，難以枚舉。佛有過去、現在、未來，即現在十方說法者，各有種種佛事，而況本生夙世所行之事，豈易殫述？天魔外道與正法相違背者，外道約有九十六種，如後舉二十餘種涅槃，足知邪解。魔王唯波旬居他化天，餘種類甚眾，各發弘誓，擁護正法。黃檗謂裴休曰：自達磨大師到中國，唯說一心，唯傳一法。以佛傳佛，不說餘佛；以法傳法，不說餘法。法即不可說之法，佛即不可取之佛，乃是本源清淨心也。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般若為慧，此慧即無相本心也。凡夫不趣道，唯恣六情，乃行六道。學道人一念計生死，即落魔道；一念起諸見，即落外道；見有生，趣其滅，即落聲聞道；不見有生，唯見有滅，即落緣覺道。法本不生，今亦不滅，不起二見，不忻不厭，一切諸法唯是一心，然後乃為佛乘也。凡夫皆逐境生心，心遂忻厭。若欲無境，當忘其心，心忘即境空，境空即心滅。若不忘心，而但除境，境不可除，秖益紛擾。故萬法唯心，心亦不可得，復何求哉？此黃檗真解脫語，悟之即登佛地，而魔外諸異學不為惑已。

自性及與心，彼復各幾種(唐云自性幾種異，心有幾種別)**？云何施設量**(唐云云何唯假說)**？唯願最勝說。云何空風雲？云何念聰明？**

通曰：心與性一而已。據後文有七種性自性，有七種第一義心，解三界如幻，施設建立皆是假名，正詳答此。心性既本是一，云何空中而生風雲？無情者有如是變態，云何念中而生聰明？有情者有如是慧用，此究名相妄想之所由生也。後文緣起生妄想，亦詳答此。僧問臨濟：如何是心心不異處？濟云：你擬問早異了也。性相各分，道流莫錯。世出世諸法皆無自性，亦無生性，但有空名，名空亦空。你秖麼認他間名為實，大錯了也。設有，皆

是依變之境，有箇菩提依、涅槃依、解脫依、三身依、境智依、菩薩依、佛依，你向依變國土中覓什麼物？據臨濟見處，即七自性、七第一義心亦是假設，何況風雲？何況聰明？豈有自性可得？

云何為林樹？云何為蔓草？云何象馬鹿？云何而捕取？云何為卑陋？何因而卑陋？云何六節攝？云何一闡提(此云信不具)**？男女及不男，斯皆云何生？云何修行退？云何修行生**(二譯作修行進)**？禪師以何法，建立何等人**(唐云瑜珈師，有幾令人住其中？魏云教何等人修，令住何等法)**？眾生生諸趣，何相何像類？云何為財富？何因致財富**(唐云富饒大自在，此復何因得)**？云何為釋種？何因有釋種？云何甘蔗種？無上尊願說。**

通曰：此即娑婆世界有情無情所感業報，而問因果二字，是禪教一大總持，無非令人安住其中，修善而去惡也。修行而退，或為外道六節師，西域一歲分為六節，或為信不具之凡夫，或為男女，或為不男。不男有五種，有生而無具者，有半陰半陽者，有男女互變者，有奄宦者，有妬人行婬而自無者，或為卑陋下賤，或為捕取禽獸之人，至為象馬鹿等，而以林樹蔓草為居食者。修行而進，或住十善法，或住三乘法，所感果報，有得富饒自在者，與前捕取卑陋者異矣。有為能仁釋種，始於瞿曇，為如來所托化身之祖父，視之富饒自在者又異矣。是眾生所生六道諸趣，詳如十法界圖說，相狀亦自可知。而大慧以此為問者，亦如華嚴經文殊問覺首菩薩言：心性是一，云何見有種種差別？所謂往善趣惡趣，諸根滿缺，受生同異，端正醜陋，苦樂不同，業不知心，心不知業，受不知報，報不知受，因不知緣，緣不知因，智不知境，境不知智，各各不相知，一切皆無性故。爾時此娑婆世界中，一切所有法差別，業差別，世間差別，身差別，根差別，受生差別，持戒果差別，犯戒果差別，國土果差別，以佛神力，悉皆明現。黃檗云：一切眾生，輪迴不息生死者，意緣走作，心於六道不停，致使受種種苦。淨名云：難化之人，心如猿猴，故以若干種法，制禦其心，然後調伏。所以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故知一切諸法，皆由心造，乃至人天六道，地獄修羅，盡由心造。如今但學無心，頓息諸緣，莫生妄想分別，無人無我，無貪嗔，無愛憎，無勝負，但除却如許多種妄想，性自本來清淨，即是修行菩薩法。佛等若不會此意，縱你廣學，勤苦修行，木食草衣，不識自心，皆名邪行，盡行天魔外道，水陸諸神。如此修行，當復何益？噫！若黃檗所說法，令人住其中，不至生諸趣，真可謂斷際禪師矣。

云何長苦仙？彼云何教授(唐云仙人常苦行，是誰之教授)？如來云何於，一切時剎現，種種名色類，最勝子圍繞？云何不食肉？云何制斷肉？食肉諸種類，何因故食肉？云何日月形，須彌及蓮華，師子勝相剎，側住覆世界，如因陁羅(此云帝)網，或悉諸珍寶，箜篌細腰鼓，狀種種諸華，或離日月光，如是等無量(華嚴經云：種子差別故，果實生不同，行業若干故，佛剎種種異)？

通曰：自云何空風雲至此，皆問娑婆世界所感業報。華嚴經云：此世界名娑婆，以金剛莊嚴為際，依種種色風輪所持蓮華網住，狀如虛空，以普圓滿天宮寶殿莊嚴虛空雲而覆其上。此第十三佛剎微塵數世界周匝圍繞，其佛即是毗盧遮那如來世尊。然世尊神力無剎不見，皆有種種天龍八部、菩薩眷屬圍繞而為說法。一剎如是，一切剎亦如是。故有世界如日輪形、如半月形、如腰鼓形者，皆有須彌山，環以香水海。此大蓮華生香水海中，名華藏世界，約二十層，十方世界悉稱是。有如師子形者，名師子最勝世界，有側住者，有覆住者，皆佛神力所化。有如帝網者，網有千珠，以一珠而現眾珠，以眾珠而各現千珠，譬猶一剎而現一切剎中事也。或有世界悉諸珍寶莊嚴、或有世界以諸音聲成就、或狀如種種諸華、或以宮殿光、或以摩尼光、或以樹林光而不假日月光者，如是世界無量無邊，廣如普賢所舉。其間修行進者，如來往因曾為忍辱苦行仙人，其師教授不出於非非想定；修行退者，又有食肉種類，如夜叉等為殺業所感。所以，菩薩自不食肉，比丘應制斷肉，詳載篇末，所為教誡夜叉王者備矣。雲峰悅禪師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則神。所以，娑婆世界以音聲為佛事、香積世界以香飯為佛事，翠巖這裏秖於出入息內供養承事過、現、未來塵沙諸佛，無一空過者。過、現、未來塵沙諸佛是翠巖侍者，無一不到；如一不到，三十拄杖。諸上座還會麼？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悟此，則如來於一切時剎現，豈必色相

云何為化佛？云何報生佛？云何如如佛？云何智慧佛(唐云真如智慧佛)？云何於欲界，不成等正覺？何故色究竟，離欲得菩提？善逝般涅槃，誰當持正法？天師(二譯作世尊)住久如？正法幾時住？

通曰：隨機赴感曰化佛，詶其宿因曰報佛，體性無二曰真如，本覺顯照曰智慧，即法身佛也。千丈盧舍那報身，不於欲界得菩提，而必於色究竟天成等正覺者，良有深旨。欲界墮於有無，色界墮於無，唯色究竟處，既離於有，未入於無，不有不無，可顯示菩提之妙也。善逝，十號之一，猶云第一上升，永不復還之意。般涅槃，此云歸寂滅，指化佛言。佛既歸寂，誰當傳持正法

眼藏？天師即世尊，天有長壽，其久可知。然正法住世，實有定期，由此減劫，至彼增劫，人壽四萬歲時，佛法乃滅。唯迦葉持佛袈裟，待彌勒下生授之，然後入滅。此諸示現次第，各有定業，不足異也。壽州智通禪師，初看楞伽經，約千餘遍，而不會三身四智，禮拜六祖，求解其義。祖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即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即名四智菩提。聽吾偈曰：自性具三身，發明成四智。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吾今為汝說，諦信永無迷。莫學馳求者，終日說菩提。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祖曰：既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耶？若離三身，別談四智，此名有智無身也。即此有智，還成無智。復說偈曰：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因轉，但用名言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通禮謝，以偈讚曰：三身原我體，四智本心明。身智融無礙，應物任隨形。起修皆妄動，守住匪真精。妙旨因師曉，終無汙染名。此經說如來法身，亦兼如如智慧二義。可知身智不容分析，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悉檀及與見，各復有幾種？毗尼(律也)**比丘分？云何何因緣？彼諸最勝子，緣覺及聲聞，何因百變易？云何百無受？**(唐云：云何轉所依？云何得無相？魏云：云何得無變？何因百寂靜？)**云何世俗通？云何出世間？云何為七地？**(唐云：心住七地中。)**唯願為演說。僧伽有幾種？云何為壞僧？云何醫方論？**(唐云：云何為眾生廣說醫方論。)**是復何因緣？**

通曰：悉檀，徧施也。有四種：一、世界悉檀，令人得歡喜益；二、對治悉檀，令人得滅惡益；三、為人悉檀，令人得生善益；四、第一義悉檀，令人得悟理益。見，謂所被之機。見如是人，即與以如是之法。比丘分有二百五十戒，皆所以對治見癡惑也。此自正法外，兼問及餘法。下即自傳持正法者外，而問及聲聞等，以至壞僧也。獨覺、聲聞而次於佛子者，能進於菩薩位者也。曰轉所依，曰百無變，能轉所依而不為百變所轉，是居方便土而證變易生死者也。又曰得無相，曰百寂靜，是證入涅槃不受後有者也。云何得世通？謂五通也，二乘外道所共。云何得出世？謂漏盡通也，唯阿羅漢證之。復以何因故，心住七地中？自初地至七地，思惑已盡，慧心顯著，名已辦地，乃菩薩所證。僧伽，此云和合眾，龍蛇混雜，凡聖同參，故亦有壞。僧居其間，著比丘衣，無比丘行，所謂師子身中蟲也。自化佛至此，通問三寶，佛為三界醫王及所說法，猶如醫方應病與藥，而一切諸佛子皆其所醫之人也。玄沙示眾云：諸方盡道接物利生，忽遇三種病

人來，如何接得？患盲者，拈搥竪拂他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患瘂者，教伊說又說不得。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有僧請益雲門，門曰：你禮拜著。僧禮拜，門以拄杖拄，僧退後云：汝不患盲。復喚近前來，僧近前，門云：汝不患聾。乃云：會麼？僧云：不會。門云：汝不患瘂。其僧於此有省。天童拈云：雲門平展，這僧實酬，且道悟在什麼處？不救之疾，難為針艾。當時玄沙舉此話畢，地藏出曰：某甲有眼耳口，和尚作麼生接？沙曰：慚愧。便歸方丈。此即所謂不救之疾，難為針艾者也。

何故大牟尼，唱說如是言，迦葉拘留孫，拘那含是我？何故說斷常，及與我無我？何不一切時，演說真實義，而復為眾生，分別說心量？何因男女林(即屍陀林，果如男女之狀)**、訶梨**(此云天主持來)**、阿摩勒**(此云果如胡桃)**、雞羅及鐵圍、金剛等諸山，無量寶莊嚴，仙闥婆充滿？**

通曰：拘留孫，此云所應斷。拘那含牟尼，此云金寂。迦葉，此云飲光。乃賢劫千佛第一、第二、第三之名。釋迦世尊第四每云過去佛是我，謂字等、語等、法等、身等，詳如後答。既證三身與佛無二，一切皆是真實之法，何故說斷常為外道，及說人法二我為凡、二無我為正？何不恒說一乘真實義一切唯心，而復為眾生說妄想心數不實之法，何耶？譬之於樹，有男女林為人間之果，有訶梨、有阿摩勒為天上之果，而果如是其不同也。譬之於山，有雞羅、有鐵圍為地獄之山，有金剛堅固等為天仙之山，而住處如是其不一也。如虛空中無可駐足，而乾闥婆城眾寶莊嚴一切充滿，如自心現境界非有非無。真實之義當在何處？此正究竟大乘諸度門諸佛心第一也。雲峯悅禪師上堂：過去諸佛已滅，未來諸佛未生。正當今日，佛法委在翠岩。放行則隨機利物，把住則瓦解氷消。且道把住好？放行好？良久曰：咄！這野狐精。據雲峰見處，不但分別諸心量為不可，即演說真實義亦未在。

無上世間解，聞彼所說偈，大乘諸度門，諸佛心第一。善哉善哉問，大慧善諦聽，我今當次第，如汝所問說。生及與不生，涅槃空剎那，趣至無自性(唐云若生若不生，涅槃及空相，流轉無自性)**。**

通曰：生法，有為法也，屬俗諦。不生法，無為法也，屬真諦。涅槃，不生不滅法也，屬第一義諦。三者盡乎有情之法矣。云何名為空？云何剎那壞？是空劫流轉不住，盡乎無情之法矣。情與無情，皆無自性可得。趣至，猶究竟也。究竟本無自性。圓覺經云：順流轉者，妄見生死。厭流轉者，妄見涅槃。妄見若除，當下無生。即涅槃空相，了不可得，況諸有為法乎？只此三句，已

答盡大慧所問，直顯空宗。後一一數之曰：非也。重明此意云爾。南泉上堂：然燈佛道了也。若心相所思，出生諸法，虛假不實。何以故？心尚無有，云何出生諸法？猶如形影，分別虛空。如人取聲，安置篋中。亦如吹網，欲令氣滿。故老宿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教你兄弟行履。據說十地菩薩，住首楞嚴三昧，得諸佛秘密法藏，自然得一切禪定解脫，神通妙用。至一切世界，普現色身。或示現成等正覺，轉大法輪，入涅槃。使無量入毛孔，演一句經無量劫，其義不盡。教化無量億千眾生，得無生法忍，尚喚作所知愚。極微細所知愚，與道全乖。大難，大難！非南泉語，不足以發此無上一宗。

佛諸波羅蜜，佛子與聲聞，緣覺諸外道，及與無色行，如是種種事。須彌巨海山(補出巨海，表須彌華藏，生香水海故)，**洲渚剎土地**(補出洲渚，均名為地)，**星宿及日月，外道天修羅**(補出修羅，天魔所攝)，**解脫自在通，力禪三摩提**(即三昧心)，**滅及如意足**(欲、念、進、慧四者)，**覺支及道品，諸禪定無量，諸陰身往來**(即眾生諸趣)，**正受滅盡定，三昧起心說，心意及與識**(即八識)，**無我**(即二無我)**法有五**(即五法)，**自性**(即三自性)**想所想，及與現二見**(唐云分別所分別，能所二種見)，**乘**(即三乘)**及諸種性，金銀摩尼等，一闡提大種**(補出大種，外道所計)，**荒亂及一佛**(不悟則國土荒亂，悟則過去佛是一)，**智爾燄得向**(唐云智所知教得向，即解脫修行)，**眾生有無有**(即我無我)，**象馬諸禽獸**(此補出禽)，**云何而捕取？譬因成悉檀**(唐云云何因譬喻相應成悉檀)，**及與作所作，鬱林迷惑通，心量不現有**(唐云能作及所作，眾林與迷惑，如是真實理，唯心無境界魏云相迷惑如實，但心無境界)。**諸地不相至，百變百無受**(唐云諸地無次第，無相轉所依)，**醫方工巧論，伎術諸明處。**

通曰：自佛六度以逮無色行，盡乎其法矣。自須彌以逮天修羅，盡乎其境矣。而又細數解脫神通覺支道品，如佛子法。正受滅盡定，如緣覺聲聞法。想所想分別二見，如外道法。下至一闡提，國土荒亂，為凡夫種性，而法無不詳矣。若能轉識成智，與佛為一，名到彼岸。唯眾生為識所迷，於一切境，皆以為有也。其實無有，但為眾生著相。內有能取之心，外有所取之境。如捕取禽獸者，羅為己有。此等譬喻，即是徧施之法。謂彼能作所作，皆著於相。如入眾林而捕取禽獸，貪逐外物，迷惑真實。不知真實之理，但一心而已。自心現量，原無境界，原不現有。迷惑既通，能所俱離，故曰無有。此即第一義諦悉檀也。諸地，從地至地，原有次第。此云無次第者，蓋指頓門而言。前問云何生諸地，從滅盡定而入，是漸法也。次問云何度諸地，從如實而證，是頓法也。度越諸地，故不相至。既證不現有心量，即是無相。

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故得轉依之號。謂能轉煩惱依菩提，轉生死依涅槃，雖處生死百變之中，而百無所受。其所謂不生不滅者，自在也。自佛諸波羅蜜至此，總括極密五明中所謂內明，大略已備。若醫方、工巧、伎術諸明處，雖繫世俗外藝，若善會之，皆譬因成悉檀法也。僧問黃檗：何者是精進？檗云：身心不起，是名第一牢強精進；纔起心向外求者，名為歌利王愛遊獵去；心不外遊，即是忍辱仙人；身心俱無，即是佛道。又僧問：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如何？檗云：仙人者，即是你心。歌利王好求也，不守王位，謂之貪利。如今學人不積功累德，見者便擬學，與歌利王何別？如見色時壞却仙人眼，聞聲時壞却仙人耳，乃至覺知時亦復如是，喚作節節支解。云：秖如仙人忍時，不合更有節節支解，不可一心忍，一心不忍也。檗云：你作無生見、忍辱解、無求解，總是傷損。云：仙人被割時，還知痛否？又云：此中無受者，是誰受痛？檗云：你既不痛，出頭來覓箇甚麼？此等語句，亦是譬因成悉檀。推之金、銀、摩尼、荒亂國土等，皆屬譬喻，俱名徧施之法。

諸山須彌地，巨海日月量，下中上眾生，身各幾微塵？一一剎微塵，弓弓數有幾(二尺為一肘，四肘為一弓)？肘步拘樓舍(此云十里，五弓成一丈，二十丈名一息，八十息名一俱盧舍，八俱盧舍名一由旬)、半由廷(此二十里)、由延(此四十里，唐云肘步至十里，二十及四十)，兔毫窓塵蠛，羊毛[麩-夫+廣]麥塵(七極微塵成一窓塵，七窓塵成一兔毫頭塵，七兔毫頭塵成一羊毛頭塵，七羊毛頭塵成一牛毛頭塵，七牛毛頭塵成一蠛，七蠛成一蝨，七蝨成一芥，七芥成一大麥，七大麥成一指節，七指節成半尺，兩半尺成一尺也)，鉢他(一升)幾[麩-夫+廣]麥？阿羅(一斗)[麩-夫+廣]麥幾獨籠(一斛)？那佉梨(十斛)勒叉(一萬)及舉利(一億，唐云一升。幾[麩-夫+廣]麥？半升幾頭數？一斛及十斛，百萬及一億。唐以阿羅為半升，注云一斗。唐以勒叉為百萬，注云一萬。翻略不同)，乃至頻婆羅(一兆)，是各有幾種(謂各有幾大麥數也)？為有幾阿奴(塵也)名舍利沙婆(芥子)？幾舍利沙婆名為一賴提(草子)？幾賴提摩沙？幾摩沙陀那(二句衍文)？復有幾賴提為摩沙陀那(豆也)？幾摩沙陀那名為陀那羅(銖也)？復幾陀那羅為迦梨沙那(兩也)？幾迦梨沙那為成一波羅(斤也？唐云：芥子幾微塵？幾芥成草子？幾草子成豆？幾豆成一銖？幾銖成一兩？幾兩成一斤)？此等積聚相，幾波羅蜜樓(須彌)？是等所應請，何須問餘事(魏云：如是次等數，幾斤成須彌？佛云：今何故不如是問我)？聲聞辟支佛，佛及最勝子，身各有幾數？何故不問此？火燄幾阿奴？風阿奴復幾？根根幾阿奴？毛孔眉毛幾(唐云：火風各幾塵？一一根有幾？眉及諸毛孔，復各幾塵成)？

通曰：從諸山須彌地至此，皆大慧所未問。三界中只有色空二法，色不異空，空不異色，既達無相之理，而不窮其相之用，與頑空何別？故自微塵歷數之至須彌山，復從須彌散而為微塵，其間數量多寡輕重，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佛法身，遍周沙界，此等積聚相，總不離法身內，何有不知？至於下中上眾生，佛及最勝子報身，大小不同，皆由四大所成。火風二大，各幾塵數？諸根毛孔屬地大，各幾塵成水大，不言可知。知身中水大之數量，而巨海之水可知；知身中火風之數量，而日月之量可知；知身中諸根毛孔之數量，而地與諸山之量可知。且六根所對六塵，莫非塵也。此但以色塵言，正顯色空不二之旨。若究而言之，聲塵之清濁高下，不可勝窮也；香塵之精粗遠近，不可勝窮也；味塵之酸鹹苦淡，不可勝窮也；觸塵之順逆苦樂，不可勝窮也；法塵之善惡是非，不可勝窮也。故能窮諸相之用，而無相之體乃可識也。豈離諸相外，而別有所謂無相者乎？相無間，性亦無間，一切皆自心現境界，而曰心量不現有，真所謂通達無相者。楞嚴云：佛告阿難：汝觀地性，麤為大地，細為微塵。至鄰虛塵，析彼極微色邊際相，七分所成。更析鄰虛，即實空性。萬松當舉信心銘。極小同大，忘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或有人問：世間何物最大？當曰：真空。何以故？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故。或有人問：世間何物最小？當曰：真空。何以故？極小同大，忘絕境界故。僧問黃檗：如何是出三界？檗云：善惡都莫思量，當處便出三界。如來出世，為破三有。若無一切心，三界亦非有。如一微塵破為百分，九十九分是無。一分是有，摩訶衍不能勝出；百分俱無，摩訶衍始能勝出。諸尊宿說無相真實義，亦於微塵取譬。

護財自在王，轉輪聖帝王？云何王守護？云何為解脫，廣說及句說(唐云云何長行句)？如汝之所問，眾生種種欲，種種諸飲食，云何男女林？云何堅固山？云何如幻夢，野鹿渴愛譬(陽燄)？云何山天仙，犍闥婆莊嚴(唐云云何諸妙山，仙闥婆莊嚴)？解脫至何所？誰縛誰解脫？云何禪境界，變化及外道？云何無因作？云何有因作，有因無因作，及非有無因(領上異說，補出四句)？云何現已滅？云何淨諸覺？云何諸覺轉，及轉諸所作(淨念增長，有如是次第)？云何斷諸想？云何三昧起？破三有者誰？何處為何身？云何無眾生，而說有吾我？云何世俗說？唯願廣分別(二譯俱無此句)。所問相云何，及所問非我？云何為胎藏，及種種異身？云何斷常見？云何心得定，言說及諸智，戒種性佛子？云何成及論？云何師弟子，種種諸眾生，斯等復云何？云何為飲食(前飲食指愛欲，此飲食指食肉)？聰明魔施設(謂念聰明魔幾種及施設量也)？云

何樹葛藤(蔓草)？最勝子所問。云何種種剎(此剎土化)？仙人長苦行。云何為族姓？從何師受學？云何為醜陋？云何人修行？欲界何不覺，阿迦膩吒成(色究竟天)？云何俗神通(上世俗說指俗諦，此世俗通指五通，不離乎俗，故非出世)？云何為比丘？云何為化佛？云何為報佛？云何如如佛，平等智慧佛(略舉平等，四智俱備)？云何為眾僧？佛子如是問。箜篌腰鼓華，剎土離光明，心地者有七，所問皆如實。此及餘眾多，佛子所應問，一一相相應，遠離諸見過。悉檀離言說，我今當顯示，次第建立句，佛子當諦聽。此上百八句，如諸佛所說。

通曰：此世尊泛領所問，詳玩之却有欵段，總不外俗諦、真諦、中道諦、第一義諦也。故總結之曰：悉檀無言說，我今當顯示。初舉轉輪及小王守護眾生之法，不過廣說十善禁戒種種愛欲，觀男女林而悟無常苦空一切如幻夢等，即解脫修行之路。次舉解脫至何所而詳明禪境界，如外道有見、無見、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是愚夫所行禪，俱為俗諦。若淨諸覺、斷諸想、現已滅、入三昧、破三有，是觀察相義禪，是為真諦。至無眾生而說有吾我及與非我義，遠離斷常二見而心得定，由是為眾說法，或戒種性、或禁食肉，種種施設不廢葛藤，真俗不違其相無二，是攀緣如實禪，是為中道諦。末舉如來剎土化多劫，曾為苦行仙，今於瞿曇族姓降生，實於色究竟天而證菩提，名護明菩薩。初為仙人苦行時，不過證世俗通而已，至現比丘身方證三身四智，而名如來清淨禪也，是為第一義諦。若剎土形狀，或有日月、或無日月，廣如華嚴經所載，乃至心地有七，為如實境界，所問皆當，而又詰大慧失。問者尚多，為一切數量，自小至大，一一皆是相之所在，與相相應，而顯其無相。如人一身，百骸九竅皆備，覓身相竟不可得，方能遠離外道虛謬見過。外道所言無相，離諸相而言之也。離相而言無相，即是頑空。此上四種悉檀，以第一義諦為極則，正以廣明心量不現有，而究竟不可說也。雖然不可說，而又詳引譬喻，成就悉檀之法。如諸佛所說，此世尊興大悲心，為一大事因緣出見於世，而建立此法也。百丈云：如來於菩提樹下，四十九日默然思惟，智慧冥濛難說，無可比喻。說眾生有佛性，亦謗佛法僧；說眾生無佛性，亦謗佛法僧。若言有佛性，名執著謗；若言無佛性，名虛妄謗。如云：說佛性有，則增益謗；說佛性無，則損減謗；說佛性亦有亦無，則相違謗；說佛性非有非無，則戲論謗。如欲不說，眾生無解脫之期；如欲說之，眾生又隨語生解，益少損多。故曰：我寧不說法，疾入於涅槃。向後返尋過去諸佛，皆說三乘法。向後假偈說偈立名字，本不是佛，向渠說是佛；本不是菩提，向渠說是菩提、涅槃、解脫

等。知渠擔百石擔不起，且與渠一升一合擔；知渠難信了義教，且與渠說不了義教。且得善法流行，亦勝於惡法。善果限滿，惡果便到。得佛則有眾生到，得涅槃則有生死到，得明則有暗到。但是有漏因果翻復，無有不相酬獻者。若欲免見翻復之事，但割斷兩頭句，量數管不著。不佛不眾生，不親不疎，不高不下，不平不等，不去不來。但不著文字，隔渠兩頭，捉汝不得。免苦樂相形，免明暗相酬。實理真實亦不真實，虛妄亦不虛妄。不是量數物，喻如虛空，不可修治。若心有少許作解，即被量數管著。亦如卦兆，被金木水火土管。亦如黏膠，五處俱黏。魔王捉得，自在還家。夫教語皆三句相連，初中後善。初直須教渠發善心，中破善心，後始名好善。菩薩即非菩薩，是名菩薩法。非法非非法，總與麼也。若祇說一句，令眾生入地獄。若三句一時說，渠自入地獄，不干教主事。說到如今鑑覺，是自己佛，是初善。不守住如今鑑覺，是中善。亦不作不守住知解，是後善。如前屬然燈後佛，秖是不凡亦不聖。百丈說，一一與悉檀符契。只此不凡亦不聖一語，早與百八句作詮註了也。

不生句。生句(唐云：生句非生句。魏云：生見不生見。)。

通曰：此以不生句為首，良有深意。一切萬法，皆由不生而生。生即不生，但不可作生不生見耳。世間凡夫見以為生，二乘外道見以為不生，皆是虛妄。世尊首即說破：若生若不生，涅槃及空相，流轉無自性。既無自性可得，則所云生者非也，所云不生者亦非也。此處合有二句：不生句、非不生句。生句、非生句，方與前偈相符。非生即是非凡，非不生即是非聖。坐斷凡聖，即顯寂滅一心也。此破大慧前問緣起何所生，故曰非生句。云何為斷見及常見不生，故曰非不生句。生即不生，容易可曉。至云不生，則寂滅現前，何以曰非？如後舉一切法不生，不應立宗。有不生者，即同外道邪見，故不許也。昔六祖三鼓入室，五祖為講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豁然大悟。五祖知見自本性，即以衣鉢付之。傳法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若於五祖所云生與無生，微細參詳，當知六祖所悟，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生與不生，了無干涉。是為無上微妙秘密圓明真實正法眼藏。

常句無常句(魏云常見無常見)。

通曰：不生是常，生是無常，似承上文。總之，無自性可得，則所云常者非也，所云無常者亦非也。此處亦合有二句：常句、非常句，無常句、非無常句。魏譯作常見、無常見。此二見可不破除乎？志徹問六祖曰：弟子常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和尚慈悲，略為宣說。祖曰：無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善惡一

切諸法分別心也。曰：和尚所說，大違經文。祖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却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即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祖曰：涅槃經，吾昔聽尼無盡藏讀誦一遍，便為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為汝，終無二說。曰：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委曲開示。祖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甚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法真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無常心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遍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真無常義也。佛比為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共成八倒。故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偏見，而顯說真常、真樂、真我、真淨。汝今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縱覽千遍，有何所益？徹聞如醉忽醒，乃說偈曰：因守無常心，佛演有常性。不知方便者，猶舂池拾礫。我今不施功，佛性而見前。非師相授與，我亦無所得。祖曰：汝今徹也。於此得徹，不但無常即常，常即無常，而常與無常，總沒交涉，乃真能見性者也。

相句無相句(魏云相見無相見)。

通曰：此上三句，不言非而言無者，即是無自性之意。前偈言生及與不生，即此不生句生句也。涅槃及空相，涅槃即常句也，空相即相句也。涅槃無自性可得，常即無常。空相無自性可得，相即無相。下即承以空句非空句，剎那句非剎那句，自性句離自性句，離自性即是無自性也。故曰：趣至無自性。此破相句者，破十界名相。大慧問：何故剎土化相及諸外道相？而曰：化相本無相，於此作有相見者，凡夫也。於此作無相見者，二乘外道也。是二俱非，語意方足。大陽明安和尚問梁山：如何是無相道場？山指觀音云：此是吳處士畫。陽擬進語，山急索云：這箇是有相底，如何是無相底？陽於言下有省，禮拜，乃歸本位立。山云：何不道取一句？陽云：道則不辭，恐上紙墨。山呵呵笑云：此語上石去在。後果上碑。投子拈云：然道曠古今，行人難度；山危絕嶮，登者無因。儻不發問先蹤，履踐無期得入。所以悟由自己，印乃憑師，遞代證明，續佛慧命。此者窮崖問路，力盡指縱；崖壁無門，力窮進退。既金龍失水，妙翅急提，別透波瀾，復歸本位。正當恁麼時，還見古人退位處麼？若知得，可謂萬仞峯摧，千波竭沸，龍宮與天界分簷，鳳閣并星辰合彩，岩松籠瑞，川霧草薰，不犯化門，千山迥出。若不知落處，岩闊無人問，龍愁滄海深。頌曰：路窮崖仞問山翁，別指巖西嶺近東。擬

進霧垂嵐色重，回頭頂見太陽紅。須如此頂見太陽紅，方信無相真宗，非頑空者比。

住異句非住異句，剎那句非剎那句，自性句離自性句，空句不空句(唐云自性句非自性句，魏云離自性見非離自性見、空見不空見)。

通曰：大慧問：云何空？何因？云何剎那壞？但舉壞空而不言成住，故世尊補出住異句、非住異句。在有情生住異滅，念念不停；在世界成住壞空，流轉不息。二者剎那不住，究竟本無自性，故曰離自性。夫真性能為成住壞空，而不為成住壞空所轉，故謂之離。然作離自性見者，是謂空見；作非離自性見者，是謂不空見。其實空與不空俱離，然後可謂之無自性也。魏云非離自性見，似與趣至無自性句相違。若曰離自性者，亦復遠離，總之不出乎離也。僧問趙州：空劫中還有人修行也無？州云：汝喚恁麼作空劫。曰：無一物是。州云：這箇始稱得修行，喚恁麼作空劫。僧無語。乃知離自性見者，雖道無一物，猶屬照用邊事，去真性尚遠。

斷句不斷句，邊句非邊句，中句非中句，常句非常句。

通曰：大慧問：何故說斷常及與我無我？有人我有法我，即墮空有二邊，是謂邊見。無人我無法我，不有不空，是中道諦。此邊句中句，又為我無我補此二句。常句與上常句不同，上謂涅槃真常，此謂確定死常。斷見謂無因等，常見謂神我等，俱屬邪執。二乘人法執未忘，猶為邊見。菩薩中道未忘，猶為頂墮。若證等妙覺，總無是事，故皆曰非也。僧問百丈：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丈云：劫者滯也，亦云住也。住一善滯之十善，西國云佛，此土云覺。自己鑒覺，滯著於善，善根人無佛性，故云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觸惡住惡，名眾生覺。觸善住善，名聲聞覺。不住善惡二邊，不依住將為是者，名二乘覺，亦名辟支佛覺。既不依住善惡二邊，亦不作不依住知解，名菩薩覺。既不依住，亦不作無依住知解，始得名為佛覺。如云佛不住佛，名真福田。由此言之，佛不住佛，諸佛亦非，而況於中道乎？又況邊見及斷常邪見乎？

緣句非緣句，因句非因句，煩惱句非煩惱句，愛句非愛句，方便句非方便句，巧句非巧句(唐云善巧)**，淨句非淨句，成句非成句，譬句非譬句。**

通曰：大慧問：毗尼比丘分，云何何因緣？又問：云何醫方論，是復何因緣？蓋以眾生煩惱愛欲，輪轉三界，佛興大悲，設為方便善巧，以淨治之。如醫者應病與藥，使之遠離緣起妄想，而證圓成自性，當必有何因，有何緣也。夫法不孤起，仗境方生，似有因緣。然金剛經云：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實無眾生得

滅度者。既無眾生，則本無煩惱，本無愛欲，佛亦何因何緣而欲度之？佛既無度，則本無方便，本無善巧，眾生又何因何緣而淨其念，成其性也耶？譬喻多端，俱非真實，故皆曰非也。史山人問圭峰曰：諸經皆說度脫眾生，且眾生即非眾生，何故更勞度脫？峰曰：眾生若是實，度之則為勞。既自云即非眾生，何不例度而無度？又僧問黃檗：佛度眾生否？檗云：實無眾生。如來度者，我尚不可得，非我何可得？佛與眾生皆不可得，云現有三十二相及度眾生，何得言無？檗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佛與眾生，盡是汝作妄見。秖為不識本心，謾作見解。纔作佛見，便被佛障。纔作眾生見，便被眾生障。作凡作聖，作淨作穢等見，盡成其障。障汝心故，總成輪轉。觀二尊宿，發明無佛無眾生正見，實與此段相符。

弟子句。非弟子句。師句。非師句。

通曰：大慧問：弟子有幾種？云何阿闍黎？又問：禪師以何法？建立何等人？由上無佛與眾生推之，則所云師弟子者亦非矣。黃檗示眾云：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脚，何處有今日？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出云：只如諸方匡徒領眾又作麼生？檗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雪竇頌云：凜凜孤風不自誇，端居寰海定龍蛇。大中天子曾輕觸，三度親遭弄爪牙。天童頌云：岐分絲染大勞勞，葉綴華聯敗祖曹。妙握司南造化柄，水雲器具在甄陶。屏割繁碎，剪除氄毛。星衡藻鑑，玉尺金刀。黃檗老，察秋毫，坐斷春風不放高。據黃檗云：大唐國裏無禪師，亦如大唐國裏無寸土之意。這僧作匡徒領眾解會，檗遂蓋覆將來，不道無禪，只是無師。檗嘗云：馬師門下出八十餘員善知識，唯有歸宗較些子。此是黃檗端居寰海定龍蛇處，亦是黃檗坐斷春風不放高處。彼世所稱師弟子云者，高則高矣，於無自性實際何有？

種性句非種性句，三乘句非三乘句，所有句非所有句(魏云寂靜見非寂靜見，唐云無影像句非無影像句)。

通曰：大慧問：云何為種性，非種及心量？又問：云何有三乘？云何無受？次無受者，無相之義。故魏翻寂靜，唐翻無影。後文云：次第隨入無相處。此三乘人所有事也。此云所有，句翻大略。合二譯觀之，其義始備。三乘人有種性，謂菩薩種性、緣覺種性、聲聞種性。識田種子，原有此性也。既有此性，則有三乘，大小不同。大乘則可度人，小乘僅可自度而已。均之以無相三昧為事，是其所有也。而皆云非者，最上一乘中，本無次第，本無是事。法達問六祖曰：經云：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度量，尚不能測於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見。自非

上根，未免疑謗。又經說三車，大牛之車與白牛車，如何區別？祖曰：經意分明，汝自迷背。諸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饒伊盡思共推，轉加懸遠。佛本為凡夫說，不為佛說。此理若不肯信者，從他退席。殊不知坐却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況經文明向汝道，無二亦無三。汝何不省三車是假，為昔時故；一乘是實，為今時故。只教你去假歸實，歸實之後，實亦無名。應知所有珍財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無用想。是名持法華經，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也。達蒙啟發，踊躍歡喜，以偈讚曰：經誦三千部，曹溪一句亡。未明出世旨，寧歇累生狂。羊鹿牛權設，初中後善揚。誰知火宅內，元是法中王。即六祖言三乘種性原非所有，即此段無上心印也。

願句。非願句。三輪句。非三輪句。

通曰：大慧問：云何有三乘？唯願為解說。解說三乘，須是身口意業三輪清淨，乃可說之。故補出三輪，身輪現通，口輪說法，意輪鑒機，皆解說邊事。汝願非願，我說非說，其誰為解？其誰為聽乎？昔亮座主參馬祖，祖問：見說座主大講得經論，是否？亮曰：不敢。祖曰：將甚麼講？亮曰：將心講。祖曰：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爭解講得？亮抗聲曰：心既講不得，虛空莫講得麼？祖曰：却是虛空講得。亮不肯，便出。將下階，祖召曰：座主！亮迴首。祖曰：是甚麼？亮豁然大悟，便禮拜。祖曰：這鈍根阿師，禮拜作麼？亮曰：某甲所講經論，將謂無人及得。今日被大師一問，平生功業一時氷釋。禮謝而退。

相句非相句(唐云標相句非標相句)。有品句非有品句(唐云有句非有句無句非無句)。俱句非俱句

通曰：大慧問：云何建立相？云何諸有起標？即建立之義。諸有增長，即欲界、色界、無色界自有入無，亦有品之義。又問：云何作所作？云何俱異說？佛為補出云何無因作？云何有因作？有因、無因作及非有無因，不出四句，故謂之俱異說。建立我、人、眾生、壽者之相，屬凡夫見；斷滅我、人、眾生、壽者之相，屬二乘見。外道邪執，有亦有亦無見者，有非有非無見者，極之不外，非非想天為其伴侶，不離三界有品之內。若證真如，四句俱非，箇中本無凡夫、二乘、外道等見也。僧問馬大師：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某甲西來意。馬師云：我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說，問取智藏去。僧問藏，藏云：何不問和尚？僧云：和尚教來問。藏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為汝說，問取海兄去。僧問海，海云：我到這裏却不會。僧舉似馬師，馬師云：藏頭白，海頭黑。雪竇頌曰：藏頭白，海頭黑，明眼衲僧會不得。馬駒踏殺

天下人，臨濟未是白拈賊。離四句，絕百非，天上人間唯我知。天童頌云：藥之作病，鑒乎前聖。病之作醫，必也其誰。白頭黑頭兮，克家之子。有句無句兮，截流之機。堂堂坐斷舌頭路，應笑毗耶老古錐。百非由四句生，四句既離，百非自絕。此即無位真人不二法門去處。維摩到此，唯有默然。臨濟到此，便推開道：乾屎橛！已是當面白拈，未若馬師父子藏身露影，白拈更甚不妨。坐斷天下舌頭，真是截流之機。在他人以藥發病，在此則以病為醫。此乃不救之病，天下無人醫得。故曰：馬師父子病休醫。

緣自聖智現法樂句非現法樂句(唐云自證聖智句非自證聖智句現法樂句非現法樂句)，**剎土句非剎土句。**

通曰：自證聖智句，即如來說自覺之境界，大慧未有此問。然云：何故色究竟，離欲得菩提？即此意也。現法樂句，亦未之及。然云：誰當持正法？正法幾時住？即此意也。又問：何故剎土化？云何為化佛？云何為報佛？云何如如佛？云何智慧佛？如如智慧，即是自證聖智真法身也。天師住久如，即現法樂住報身佛也。善逝般涅槃，即名化佛，隨在剎土示現度生。此法性土、法性身，以甚深般若觀之，亦自非有，故皆曰非也。百丈云：三身一體，一體三身。一者法身、實相佛。法身佛不明不暗，明暗屬幻化，實相由對虛得名，本無一切名目。如云：佛身無為，不墮諸數。成佛獻盖等，是升合擔語，要從濁辨清得名。故云：實相法身佛，是名清淨法身毗盧遮那佛，亦名虛空法身佛，亦名大圓鏡智，亦名第八識，亦名性宗，亦名空宗，亦名佛居不淨不穢土，亦名在窟師子，亦名金剛後得智，亦名無垢檀，亦名第一義空，亦名玄旨。三祖云：不識玄旨，徒勞念靜。二、報身佛：菩提樹下佛，亦名幻化佛，亦名相好佛，亦名應身佛，是名圓滿報身盧舍那佛，亦名平等性智，亦名第七識，亦名酬因答果佛，同五十二禪那數，同阿羅漢、辟支佛，同一切菩薩等，同受生滅等苦，不同眾生繫業等苦。三、化身佛：秖如今於一切有無諸法，都無貪染，亦無無染，離四句外所有言說辨才，名化身佛，是名千百億化身釋迦牟尼佛，亦名大神變，亦名遊戲神通，亦名妙觀察智，亦名第六識供養者。淨三業：前際無煩惱可斷，中際無自性可守，後際無佛可成。是三際斷，是三業清淨，是三輪空，是三檀空。由百丈言：無佛可成故，非自證聖智句；無自性可守故，非現法樂句；無煩惱可斷故，非剎土化句。而如來三身，亦權設耳。

阿㮈句非阿㮈句(唐云塵句)，**水句非水句，弓句非弓句，實句非實句**(唐云大種)，**數句非數句**(唐云筭數)，**數句非數句**(唐無此句)。

通曰：此係世尊詰責，大慧問所不及者。自微塵歷數之至須彌山，有多寡之數，有輕重之數。自一一剎幾塵乃至頻婆羅，由七微塵而至億兆，是多寡之數也。自為有幾阿㮈至為成一阿羅，由微塵以至斤，是輕重之數也。故用兩數句以遣之。言塵而復及於水者，為前但舉火風二大而未及水，故此補出。而又總之曰：大種句非大種句，以四大種屬實塵，而弓肘斤兩乃虛數也。數既非數，則實即非實亦明矣。大慧開堂日，僧問：人天普集，選佛場開，祖令當行，如何舉唱？慧云：鈍鳥逆風飛。僧曰：徧界且無尋覓處，分明一點坐中圓。慧云：人間無水不朝東。復有僧競出，慧約住云：假使大地盡末為塵，一一塵有一口，一一口具無礙廣長舌相，一一舌相出無量差別音聲，一一音聲發無量差別言詞，一一言詞有無量差別妙義。如上塵數衲僧，各各具如是口、如是舌、如是音聲、如是言詞、如是妙義，同時置百千問。雖問問各別，不消長老咳[口*敕]一聲、一時答了，乘時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一一佛事周徧法界，所謂一毛現神變，一切佛同說。經於無量劫，不得其邊際，便恁麼去熱鬧門庭即得。正眼觀來，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祖師門下一點也用不著，況復勾章棘句、展弄詞鋒，非唯埋沒從上宗乘，亦乃笑破衲僧鼻孔。所以道：毫釐繫念，三途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為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看他先聖恁麼告報，如國家兵器，豈得已而用之？本分事上亦無這箇消息。山僧今日如斯舉唱，大似無夢說夢，好肉剜瘡，檢點將來合喫拄杖。只今莫有下得毒手者麼？若有，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為之化；如無，倒行此令去也。驀拈拄杖，云：橫按鎮鄒全正令，大平寰宇斬癡頑。卓拄杖，喝一喝，便下座。若於大慧本分事上得箇消息，方信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靈覺何交涉？

明句非明句(唐云神通句非神通句)**，虛空句非虛空句，雲句非雲句，工巧伎術明處句非工巧伎術明處句，風句非風句。**

通曰：大慧問：云何空風雲？云何念聰明？又問：何因得神通？明處及伎術。神通伎術，皆依念聰明而生，猶風雲依空而出也。三明六通，機本相貫，故宋譯為明，而唐譯為神通也。說到向上一路，明通且非，而況虛空風雲，本無自性者乎？雖然，宗師家亦有以空風雲而說法者。如南陽忠國師，因肅宗問：師在曹谿得何法？師曰：陛下還見空中一片雲麼？帝曰：見。師曰：釘釘著，懸挂著。又圓悟陞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若是某甲即不然，忽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

處？只向他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大慧杲於言下大悟。如此等風句雲句，又未可盡非也。

地句非地句，心句非心句，施設句非施設句，自性句非自性句(唐云體性句非體性句)。

通曰：大慧問：云何名為地？自性及與心，云何施設量？又問：云何為七地？云何三昧心？其問益精，而何以皆非耶？說七地，說七自性，說七種第一義心，皆是假立名字施設之量。施設且非，而況有自性可得乎？盤山，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璿璣不動，寂爾無言。覿面相呈，更無餘事。此於實際理地透露玄機，却與此段印著。

陰句非陰句，眾生句非眾生句，慧句非慧句，涅槃句非涅槃句，爾燄句非爾燄句(唐云所知)，**外道句非外道句，荒亂句非荒亂句。**

通曰：大慧問：眾生生諸趣，五陰身往來。又問：云何智慧佛，善逝般涅槃？云何爾燄淨？云何國土亂相？及諸外道等語。蓋約三界有情而問，總不出凡聖二途。今世尊答：無佛、無眾生、無菩薩、無外道。始之無中陰，終之無涅槃。渾然不生不滅，不垢不淨，真體也。黃檗云：盡恒沙世界，元是一空。既若如此，何處有佛度眾生？何處有眾生受佛度？何故如此？萬法之性自爾。故若作自然見，即落自然外道。若作無我無我所見，墮在三賢十聖位中。你如今云何將一尺一寸，便擬量度虛空？他分明向汝道：法法不相到，法自寂故。當處自住，當處自真。以身空，故名法空。以心空，故名性空。身心總空，故名法性空。乃至千途異說，皆不離你之本心。如今說菩提涅槃，真如佛性，二乘菩薩者，皆指葉為黃金拳掌之說。若也展手之時，一切大眾，若天若人，皆見掌中都無一物。所以道：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本既無物，三際本無所有。故學道人，單刀直入，須見這箇意始得。通上設施自性等句，此篇該括殆盡。

幻句非幻句。夢句非夢句。燄句非燄句(唐云陽燄)。**像句非像句。輪句非輪句**(唐云火輪)。**犍闥婆句非犍闥婆句。**

通曰：大慧問：何因如幻夢，及犍闥婆城。世間熱時燄，及與水月光。今除去水月，而言鏡像火輪，亦互文耳。據甚深十空觀，觀一切業如幻，一切法如燄，一切性如水中月，妙色如空，妙音如響，諸佛國土如乾闥婆城，佛事如夢，佛身如影，報身如像，法佛如化，不可取捨，一切空故。深入此空，即悟實相。既悟實相，則此幻夢等觀，俱非真實，故皆曰非也。有講僧問三平忠禪師：三乘十二分教，某則不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平曰：龜毛拂子，兔角拄杖。大德藏向甚麼處去也？僧曰：龜毛兔角，豈是

有耶？平曰：肉重七斤，智無銖兩。嘗有頌云：秖此見聞非見聞，更無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天童拈云：正相逢，沒交涉。六戶不掩，四衢絕蹤。遍界是光明，通身無向背。機絲不掛梭頭事，文彩縱橫意自殊。三祖道：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合而觀之，幻夢等句，悉不可得。

天句非天句。

通曰：大慧問：諸天有幾種？經中亦未詳答，想在別品未來耳。據諸經所載，四天王天、忉利天、燄摩天、兜率天、變化天、他化自在天，此六名為欲界。初禪三天、二禪三天、三禪三天、四禪四天，連上五不還天，共十八天，名為色界。其上四空天，名無色界，約二十八天。世傳三十三天者，蓋指忉利而言。忉利，此云三十三，皆帝釋所攝。此但舉一須彌，一日月，有如是天。若三千大千世界，百億須彌，百億日月，其天何可窮極？況如是三千大千世界，又莫可數計者哉？臨濟云：你欲識三界麼？不離你今聽法底心地。你一念心貪是欲界，你一念心嗔是色界，你一念心癡是無色界，是你屋裏家具子三界。不自道我是三界，還是道流目前靈靈地照燭萬般，酌度世界底人，與三界安名？能於臨濟語下無疑去，方信三界非三界，天即非天也，豈易譚哉？

飲食句。非飲食句。婬欲句。非婬欲句。

通曰：大慧問：云何生飲食，及生諸愛欲？蓋一切眾生，皆依食住，所謂段食、觸食、思食、識食。人間段食，鬼神觸食，禪天思食，識處識食。如禪天無段食，但有思食。識處無思食，但有識食。況諸如來，以智食，不以識食。則飲食本無自性，亦自可見。又諸天同一寶器而食，隨其福德，飯色有異，食又何足憑乎？故曰：飲食句，非飲食句。一切眾生，皆以婬欲而正性命。居舍頌曰：六受欲交抱，執手笑視婬。地居二天，則形交燄摩，勾抱兜率，執手變化，對笑他化，則相視而熱惱息。梵天以上，則無婬矣。婬欲本無自性，亦自可見。證道歌云：有二比丘犯婬殺，波離螢光增罪結。維摩大士頓除疑，猶如赫日消霜雪。不思議，解脫力，妙用恒沙也無極。四事供養敢辭勞，萬兩黃金亦消得。悟此，則飲食婬欲，當處解脫。

見句非見句。

通曰：大慧問：云何起諸見？云何退諸見？據諸經所載，人見、我見、眾生見、壽者見，有此四種。又外道有見、無見、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亦有此四種。見刺難拔，最為道病。明得見即非見，與道合矣。僧問黃檗：無邊身菩薩為甚麼不見如來頂相？檗云：實無可見。何以故？無邊身菩薩便是如來，不應更

見。秖教汝不作佛見，不落佛邊；不作眾生見，不落眾生邊；不作有見，不落有邊；不作無見，不落無邊；不作凡見，不落凡邊；不作聖見，不落聖邊。但無諸見，即是無邊身。若有見處，即名外道。外道者，樂於諸見，菩薩於諸見而不動。如來者，即諸法如義。所以云：彌勒亦如也，眾聖賢亦如也。如即無生，如即無滅；如即無見，如即無聞。如來頂即圓，亦無圓見，故不落圓邊。所以佛身無為，不墮諸數。權以虛空為喻，圓同太虛，無欠無餘，等閒無事。莫強辨他境，辨著便成識。據黃檗見處，即圓同太虛，且不許生見，而況其餘乎？唯能泯見，故知見句非也。

波羅蜜句非波羅蜜句，戒句非戒句。

通曰：大慧問：幾波羅蜜心？幾戒眾生性？波羅蜜，此云到彼岸。六波羅蜜，即六度，所謂布施、戒、忍、精進、禪定、智慧。此但舉戒句，非戒句，而餘可例推。僧問黃檗：心既本來是佛，還修六度萬行否？檗云：悟在於心，非關六度萬行。六度萬行，盡是化門，接物度生邊事。設使菩提、真如、實際、解脫、法身，直至十地、四果、聖位，盡是度門，非關佛心。心即是佛，所以一切諸度門中，佛心第一。但無生死煩惱等心，即不用菩提等法。所以道：佛說一切法，度我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是知六波羅蜜及諸禁戒，盡是度門邊事。但悟諸佛心第一，如筏喻者，既登彼岸，則應捨筏，故六波羅蜜等皆非也。

日月星宿句。非日月星宿句。

通曰：大慧問星宿及日月，經中亦未詳答。據楞嚴載，四天王天鄰於日月，忉利天超日月，明燄摩天。此云時分，日月光明上照不及，但以蓮華開合分晝夜耳，故曰時分。自此以上，各有身光，故不藉三光力也。僧問九峰虔禪師：盡乾坤都來是箇眼，如何是乾坤眼？虔曰：乾坤在裏許。曰：乾坤眼何在？虔曰：正是乾坤眼。曰：還照矚也無？虔曰：不借三光勢。曰：既不借三光勢，憑何喚作乾坤眼？虔曰：若不如是，髑髏前見鬼人無數。由此言之，乾坤眼原不借三光勢，則三光非為光也明矣。

諦句非諦句，果句非果句，滅起句非滅起句(唐云滅句起句)。

通曰：諦者當是四諦，果者當是四果。大慧原未問及，據所問：云何無色定，及與滅正受？云何為想滅，何因從定覺？則所謂四諦四果者，在其中矣。此於諦句果句下，即繼以滅起句，意自可見。前偈云：正覺滅盡定，三昧起心說。則此滅起句，即彼從定覺句。蓋習滅盡定而不迴心者，名鈍阿那含；習滅盡定而迴心大乘者，名大阿羅漢。以無上菩提觀之，此二俱非也。昔佛前有一女子入定，佛勑文殊出定，殊乃運神力托上梵天，出定不得。佛

乃云：下方罔明大士能出此定，須更罔明。至勅令出定，罔明彈指三下，女子便出定。天童拈云：若定若動，當人變弄。鴻毛輕而不輕，泰山重而非重。還知老瞿曇鼻孔在我手裏麼？有說云：文殊是大菩薩，常在定中，了無出入，所以不能出他定。罔明是小菩薩，於禪定中猶有出入，所以能出他定。天童拈處即不然，謂行舡盡在把梢人，所以道瞿曇鼻孔在我手裏，正是把得無出入一大定也。

治句非治句(唐云醫方)

通曰：大慧問：云何醫方論？法華有醫師之喻，明佛為三界醫王，其所說法，如應病與藥，乃所以對治之也。唐云醫方。更明若論最上一路，本自非病，何用修治？故曰非也。雲門示眾云：藥病相治，盡天地是藥，那箇是自己？雪竇頌云：盡天地是藥，古今何大錯？閉門不造車，通途自寥廓。錯！錯！鼻孔遼天亦穿却。又金鷲長老一日訪雪竇，與論藥病相治話，一夜至天光方能盡善。竇有頌送之云：藥病相治見最難，萬重關鎖大無端。金鷲道者來相訪，學海波瀾一夜乾。據雪竇下兩箇錯字，說盡大地是藥固是錯，說閉門不造車，我王庫內無如是刀亦是錯。透此兩關，乃知彼自無瘡，勿傷之也。

相句非相句。

通曰相句，凡三出：初曰無相句，謂相及諸外道，通指十界名相也；次曰標相句，謂建立我與非我、世出世間之相也。此相指何相何像類？乃眾生諸趣之形相也。一切相皆非相，而又何疑於眾生乎？僧問黃檗：本既是佛，那得更有四生六道種種形貌不同？檗云：諸佛體圓，更無增減，流入六道，處處皆圓，萬類之中，箇箇是佛。譬如一團水銀，分散諸處，顆顆皆圓，若不分時，秖是一塊。此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種種形貌，喻如屋舍，捨驢屋入人屋，捨人身至天身，乃至聲聞、緣覺、菩薩、佛屋，皆是汝取捨處，所以有別。本源之性，何得有別？故能識心達本源，即見諸相非相矣。

支句非支句(唐云支分)。巧明處句非巧明處句(唐無此句)。

通曰：大慧問：何因說覺支，及與菩提分？菩提者，覺也。三十七助道品，皆其善巧通明處也。唐云支分，則此句可省。且與前工巧伎術明處，不致重複。此謂覺支菩提分皆非者，分明指出頓悟法門，無修無證之旨。僧問黃檗：如何是佛？檗云：即心是佛，無心是道。但無生心動念，有無長短，彼我能所等心。心本是佛，佛本是心，心如虛空。所以云：佛真法身，猶如虛空。不用別求，有求皆苦。設使恒沙劫數，行六度萬行，得佛菩提，亦非究竟。何以故？為屬因緣造作故。因緣若盡，還歸無常。所以

云：報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但識自心無我無人，本來是佛。又云：菩提等法，本不是有。如來所說，皆是化人。猶如黃葉為金錢，權止小兒啼。故實無有法，名阿耨菩提。如今既會此意，何用驅馳？但隨緣消舊業，更莫造新殃。心裏明明，所以舊時見解，總須捨却。淨名云：除去所有。法華云：二十年中，常令除糞。秖是除去心中作見解處。又云：蠲除戲論之糞。所以如來藏，本自空寂，秖是並不停留一法。故經云：諸佛國土，亦復皆空。若言佛道是修學而得，如此見解，全無交涉。非黃檗具大乘根器，固不能為此註疏也。

禪句非禪句。

通曰：梵語禪那，此云思惟修，亦名靜慮，皆定慧之通稱也。大慧問何等禪境界，詳如後答。若如來清淨禪，即第一義心，何以云非？說到向上一路純清絕點，禪之一字，亦須吐却。僧問百巖禪師：如何是禪？巖曰：古塚不為家。丹霞頌云：故國清平久有年，白頭猶自戀生緣。牧童却解忘功業，懶放牛兒不把鞭。即此味之，而禪非禪句，灑然無疑矣。

迷句非迷句。

通曰：大慧問：云何起迷惑？云何淨迷惑？意以迷生有因，而不知迷生無因也。生既無因，則迷無自性，迷即非迷矣。古德云：演若達多失却頭，求心歇處即無事。黃檗云：此性縱汝迷時亦不失，悟時亦不得。天真自性，本無迷悟。盡十方虛空界，元來是我一心體。縱汝動用造作，豈離虛空？虛空本來無大無小，無漏無為，無迷無悟。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絕纖毫的量，是無依倚，無粘綴。一道清流，是自性，是無生法忍，何有擬議？真佛無口，不解說法。真聽無耳，其誰聞乎？說到無說無聞，何處覓迷悟消息？故知其非也。

現句非現句。

通曰：大慧問：何因佛世尊，一切剎中現？一佛所化三千大千世界，推之一切剎皆然，皆有分身說法，眷屬圍繞，如月印千江，不可定執為有。洞山道全禪師。僧問：佛入王宮，豈不是大聖再來？師曰：護明不下生。曰：爭奈六年苦行何？師曰：幻人呈幻事。曰：非幻者如何？師曰：王宮覓不得。由此言之，如來法身覓之不得而現者，豈真耶？故曰：非也。

護句非護句，族句非族句(唐云種族)，仙句非仙句，王句非王句，攝受句非攝受句。

通曰：論三界眾生有王、有仙、有種族、有守護之法、有攝受之教，皆輪轉所必有者。論如來往昔因中曾為轉輪王、曾為忍辱仙，其為輪王以十善守護其國、其為仙以五通相教授，即今以護

明菩薩降生淨飯王家示現成佛，皆所謂一切時剎現也，如幻、如夢皆非實有。天衣懷示眾，舉：五蘊山頭一段空，同門出入不相逢，無量劫來賃屋住，到頭不識主人公。有老宿拈云：既不識他，當初問甚麼人賃？恁麼拈也大遠在。何故？須知死人路上有活人出身處、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那箇是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那箇是死人路上活人出身處？若檢點得分明，拈却膩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據天衣見處，不識主人公良是。主人公且不識，則所云為王、為仙者豈真有乎？

寶句。非寶句。

通曰：大慧問：誰生諸寶性？摩尼真珠等諸寶，多生大海中，感日精月華而有成就，其實本無自性。既無自性，寶即非寶。昔二十七祖般若多羅，以南印土香至王所，施無價寶珠，問菩提達磨曰：此珠圓明，有能及此否？磨曰：此是世寶，未足為上。於諸寶中，法寶為上。此是世光，未足為上。於諸光中，智光為上。此是世明，未足為上。於諸明中，心明為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辯於此。既辨此已，即知是珠。既知是珠，即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寶即現。眾生有道，心寶亦然。尊者歎其辯慧，後以正法眼藏付囑。偈曰：心地生諸種，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華開世界起。達磨即香至王第三子，化緣在此土，是為此土初祖。

記句非記句。

通曰：大慧問：伽陀有幾種？伽陀即記、頌、論等。世尊四十九年未曾說著一字，故曰：記句非記句。法眼上堂，大眾立久，乃謂之曰：秖恁麼便散去，還有佛法道理也無？試說看。若無，又來這裏作麼？若有，大市裏人叢處亦有，何須到這裏？諸人各曾看還源觀、百門義海、華嚴經、涅槃經諸多策子，阿那箇教中有這箇時節？若有，試舉看。莫是恁麼經裏有恁麼語，是此時節麼？有甚麼交涉？所以道：微言滯於心首，常為緣慮之場；實際居於目前，翻為名相之境。又作麼生得翻去？若也翻去，又作麼生得正去？還會麼？莫秖恁麼念策子，有甚麼用處？

一闡提句。非一闡提句。女男不男句。非女男不男句。

通曰：大慧問：云何一闡提男女及不男？蓋指不修行者而言。然凡夫一闡提以無信心故不入涅槃，菩薩一闡提以度眾生故不入涅槃，具如後答，即此一闡提亦無定名也。男女本自別，而又有不男之人，有生而無具者、有半陰半陽者、有閹寺者、有陰陽互變者、有妬人行婬而自無者，大略有五種，即此不男亦無定種，總

之如幻，非實有也。昔有僧不安，要見洞山，山遂往，僧曰：和尚何不救取人家男女？山曰：你是甚麼人家男女？曰：某甲是大闡提人家男女。山良久，僧曰：四山相逼時如何？山曰：老僧日前也向人家屋簷下過來。曰：迴互不迴互？山曰：不迴互。曰：教某甲向甚處去？山曰：粟畚裏去。僧噓一聲，曰：珍重。便坐脫，山以拄杖敲頭三下，曰：汝秖解與麼去，不解與麼來。後洞山却解與麼來，不復作闡提伎倆。又灌溪到末山，問：如何是末山？山曰：不露頂。曰：如何是山中主？曰：非男女等相。溪曰：何不變去？山曰：不是神、不是鬼，變箇甚麼？溪於是伏膺作園頭三年。故知末山見地，即男女、非男女，一切名相何礙之有？

味句。非味句。

通曰：大慧未問及味，然所云捕取禽獸及食肉制肉者，皆為味也。經末詳答食肉之禁，正為夜叉王不斷肉食而嚴為之防，使知味性本空，味於何有？昔有僧辭歸宗，宗問：甚麼處去？曰：諸方學五味禪去。宗曰：諸方有五味禪，我這裏秖有一味禪。曰：如何是一味禪？宗便打。僧曰：會也！會也！宗曰：道！道！僧擬開口，宗又打。僧後到黃檗，舉前話，檗上堂曰：馬大師出八十四人善知識，問著箇箇屙漉漉地，秖有歸宗較些子。有味哉！其言之也。於此唼喋得入，方知與凡味夐絕。

事句非事句(唐云作句)，身句非身句。

通曰：大慧問：云何所作生，進去及持身？此謂迴心大阿羅漢，趨向大乘，由信住行向而進於十地，由因生果，皆所謂事也。進一地，得一去來自在意生之身，皆所謂身也。又佛言：如是種種事，均之有為因果，終歸於空，故皆曰非。臨濟云：無佛可得，乃至三乘五性、圓頓教迹，皆是一期藥病相治，並無實法。設有，皆是相似表頭路布，文字差排，且如是說。又云：你言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是佛，轉輪聖王應是如來，明知是幻化。古人云：如來舉身相，為順世間情。恐人生斷見，權且立虛名。假言三十二，八十也空聲。有身非覺體，無相乃真形。此言佛事非真，佛身是幻。在佛且然，況十地菩薩所得之身、所行之事，豈為實有？

覺句非覺句(唐云計度)，動句非動句，根句非根句。

通曰：大慧問：云何胎藏生？云何世不動？佛言：根根幾阿耆？大慧雖未及六根，所云胎藏生，則六根已具。雖偏舉世不動，而有情之動，亦可互見。既有根有動，而知覺自在其中。此覺非從定起覺之覺，唐云計度。蓋指一切緣慮籌度之覺，不離乎根塵者。則此覺也、動也、根也，皆生滅法，而不可執為真也。悟得

覺即非覺，動即非動，根即非根，一切皆無自性，豈不當體寂滅哉？臨濟云：大德！你且識取，弄影底人是諸佛之本源，一切處是道流歸舍處。是你四大色身不解說法聽法，脾胃肝膽不解說法聽法，虛空不解說法聽法。是什麼解說法聽法？是你目前歷歷底物，一箇形段孤明，是這箇解說法聽法。若如是見得，便與祖佛不別。但一切時中，更莫間斷，觸目皆是。秖為情生智隔，想變體殊，所以輪迴三界，受種種苦。若約山僧見處，無不甚深，無不解脫。道流！心法無形，通貫十方。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本是一精明，分為六和合。一心既無，隨處解脫。夫能六用不行，得成解脫，又何覺相可得？又何動相可得？又何根相可得？故皆曰非也。

有為句。非有為句。無為句。非無為句(二譯俱無此句)**。因果句。非因果句。色究竟句。非色究竟句。**

通曰：大慧問：云何世俗通？此有為句也。云何出世間？此無為句也。云何因生果？此因果句也。何故色究竟離欲得菩提？此超出有為無為正因正果也。准大般若，四聖諦、四念住、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正道、九次第定，諸有為法本無自性。又空、無相、無願、三明、五眼、六通、六波羅蜜、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解、十八不共法、四無量、一切智至一切相智，正性離生，諸無為法亦無自性。乃四果位，聲聞、辟支、菩薩等果不可得，至無上菩提成等正覺亦不可得。世間、出世間、出世間，上上皆非也。然則何者為是乎？洞山示眾曰：知有佛向上人，方有語話分。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山曰：非佛。雲門云：名不得，狀不得，所以言非。保福別云：佛非。法眼別云：方便呼為佛。此諸尊宿演唱最上法門，即如來正因正果，尚在所非，而況世間一切有為無為等法乎？足與此段相印。

節句非節句(唐云時節)**，叢樹葛藤句非叢樹葛藤句，雜句非雜句**(唐云種種)**。**

通曰：大慧問：云何六節攝？云何為林樹？云何為蔓草？佛偈總之曰：云何樹葛藤？及問：眾生種種性。皆雜亂錯綜而問，非關正性，故謂之雜。西竺兩月為時，年分六節。外道有六節。師若以四天下論，東弗于逮為晝，西瞿耶尼為夜，南贍部州為晝，北俱盧洲為夜，曾無定時。又燄摩天已上，以蓮華開合分晝夜，一晝夜可當人間五十年。莊生亦云：上古以五千歲為春，以五千歲為秋。然有時者，有為之時者；有節者，有為之節者。故六節非也。至叢樹葛藤交生於天地，有春而榮者，有冬而茂者，咸無自性，觀於百物。而眾生種種之性，雜亂不一，亦猶是也。故皆曰非。僧問趙州：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州曰：汝被十二時辰使，老

僧使得十二時。乃曰：兄弟莫久立，有事商量，無事向衣鉢下坐窮理好。老僧行脚時，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處，餘外更無別用心處。若不如是，大遠在。僧又問：栢樹子還有佛性也無？曰：有。曰：幾時成佛？州曰：待虛空落地時。曰：虛空幾時落地？州曰：待栢樹子成佛時。此等秘密義，真能使得十二時，豈是雜用心者能入

說句非說句(唐此下有決定句非決定句)。

通曰：大慧問：唱說如是言：迦葉、拘留孫、拘那含是我？云：是我者，即決定句也。說既非說，定亦非定，故俱曰非。僧問趙州諗禪師：如何是趙州一句？州曰：老僧半句也無。曰：豈無和尚在？州曰：老僧不是一句。又一日，謂眾曰：你若一生不離叢林，不語五年十載，無人喚你作啞漢，已後佛也不奈你何。你若不信，截取老僧頭去。趙州苦口叮嚀：只要人離言說，奈何不省？

毗尼句非毗尼句，比丘句非比丘句。

通曰：大慧問毗尼比丘分。毗尼戒律，弘範三界，所該甚廣。此但指比丘二百五十戒而問，為其能傳持正法，所以別於壞僧之流也。若以正法眼藏而論，即戒亦無所施，何處更討比丘身乎？故謂之非。二十祖闍夜多尊者，北天竺國人也。智慧淵冲，化導無量。後至羅閱城，敷揚頓教。彼有學眾，唯尚辨論。為之首者，名婆修盤頭，此云徧行。常一食不臥，六時禮佛，清淨無欲，為眾所歸。祖將欲度之，先問彼眾曰：此徧行頭陀，能修梵行，可得佛道乎？眾曰：我師精進，何故不可？祖曰：汝師與道遠矣。設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本也。眾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祖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希，名之曰道。時徧行聞已，發無漏智，歡喜讚歎。祖又語彼眾曰：會吾語否？吾所以然者，為其求道心切。夫絃急即斷，故吾不贊，令其住安樂地，入諸佛智。復告徧行曰：吾適對眾抑挫，仁者得無惱於衷乎？徧行曰：我憶念七劫前生常安樂國，師於智者月淨，記我非久當證斯陀含果。時有大光明菩薩出世，我以老故，策杖禮謁。師叱我曰：重子輕父，一何鄙哉！時我自謂無過，請師示之。師曰：汝禮大光明菩薩，以杖倚壁畫佛面，以此過慢，遂失二果。我責躬悔過以來，聞諸惡言，如風如響，況今獲飲無上甘露，而反生熱惱耶？惟願大慈以玅道垂誨。祖曰：汝久植眾德，當繼吾宗。聽吾偈曰：言下合無生，同於法界性。若能如是解，通達事理竟。遂為二十一祖。

處句非處句(二譯皆云住持句非住持句)。字句非字句(唐云文字)。

通曰：大慧問：何處身？云何佛？言：何處為何身？為破三有者言也。又問：正法幾時住？云何說離字？離文字相即是正法，住持正法即破三有，非離三有外而別有住處也。即三有非三有，即住持非住持，住持之相且不可得，而況於有處乎？處既不可得，即無影響踪跡，而況於有字乎？字即非字，句即非句，是百八句皆無自性，當下無生，故以非字句終之，却總明首不生句義也。德山示眾云：我此間終無一法與汝諸人，仁者問取學取以為知解，老漢不能入拔舌地獄。若有一塵一法示諸人，說言有佛有法有三界可出者，皆是野狐精魅。諸仁者欲得識麼？只是箇虛空，尚無纖塵可得，處處清淨，光明洞達，表裏瑩徹，無事無依，無棲泊處，有甚麼事？老漢從生至死，只是箇老比丘，雖在三界生而無垢染，欲得出離何處去？設有去處，亦是籠檻，魔得其便。仁者莫用身心無可得，只要一切時中莫用他聲色，應是從前行履處一時放却，頓脫羈鎖，永離葢纏。一念不生，即前後際斷，無思無念，無一法可當情。仁者，作麼生擬下口嘴？你多知解，還曾識渠面孔麼？出家兒乃至十地滿心菩薩，覓他蹤跡不著，所以諸天歡喜，地神捧足，十方諸佛讚歎，魔王啼哭。何以故？緣此虛空活潑潑地，無根株，無住處。若到這裏，眼孔定動，即沒交涉。又云：仁者，莫取次看冊子，尋句義，覓勝負，一遞一口，何時休歇？老漢相勸，不是惡事，切須自帶眼目，辨取清濁，是佛語，是魔語，莫受人惑。所以殊勝名言，皆是老胡一期方便施設，切須休歇去。莫倚一物，領他言語作解會，揀擇親疎，浮虛詐偽，記他閒言長語，皆是比量。仁者，老漢只恐諸子墮坑落塹，作薄福業事，褫唇嘴，得少為足，向靜處立，不肯前進，自惑諸境，亂走他人。由巡萬法，葢為不信虛空本來無事，增減他不得。德山老漢苦口叮嚀，一一與此經契合。若會他意旨，即善修學百八句義。

大慧，是百八句先佛所說，汝及諸菩薩摩訶薩應當修學。

通？曰：總計上文，但一百零四句。以不生句生句，常句無常句，相句無相句，空句不空句，原無非字，補足四句，却與前偈若生若不生，涅槃及空相相照應。至離自性句，申明流轉無自性，而總云非也。唐譯以有品句，分作有句無句，却少一數句。以滅起句，分作滅句起句，却少一無為句。至自證聖智現法樂句，唐分為二，此合為一，又少一決定句。是決定句當增，巧明處句當減，總之亦合百八句之數。是百八句皆云非者，以一心真如門中，不但一切染法及一切眾生妄想分別為不相應，即淨法滿足，直至真心常住，亦無有少法可得。以離念境界，唯可自證自覺故。此即從古以來，先佛所說諸佛心第一自覺之境界。修習大

乘者，應當於此修學也。僧問黃檗：如何是道？如何修行？檗云：道是何物？汝欲修行。問：諸方宗師相承，叅禪學道如何？檗云：接引鈍根人語，未可依憑。曰：此是接引鈍根人語，未審接上根人復說何法？檗云：若是上根人，何處更就他覓？他自己尚不可得，何況更別有法當情？不見教中云：法法何狀？曰：若如此，則都不要求覓也。檗曰：若與麼，則省心力。曰：如是則渾成斷絕，不可是無也。檗云：阿誰教他無？他是阿誰，你擬覓他？曰：既不許覓，何故又言莫斷他？檗云：若不覓即便休，誰教你斷？你見目前虛空，作麼生斷他？曰：此法可得便同虛空否？檗云：虛空早晚向你道有同有異，我暫如此說，你便向這裏生解。曰：應是不與人生解耶？檗云：我不曾障你，要且解屬於情，情生則智隔。曰：向這裏莫生情是否？檗云：若不生情，阿誰是道？此黃檗洞徹心宗，雖纖毫情念不容駐足，甚得百八句遣相之旨。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宗通卷一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宗通卷二

(魏云集一切佛法品第三之一，唐云集一切法品第二之一)。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諸識有幾種生、住、滅？佛告大慧：諸識有二種生、住、滅，非思量所知。諸識有二種生，謂流注生及相生。有二種住，謂流注住及相住。有二種滅，謂流注滅及相滅。

通曰：以上百八句俱非，獨不言識句非識句者，何也？以阿賴耶識即如來藏性，一切萬法皆從此出，故不可遣此識。若可遣者，即同外道斷見。且如來藏中，有空如來藏，有不空如來藏，有空不空如來藏。約心真如門，一切皆非，是空如來藏也；約心生滅門，不妨現起種種德用，是不空如來藏也。空有圓融，不墮偏空，乃為真空。論性宗，但一真理，更有何事？論相宗，則多生以來，生滅種子未易明了，若一一勘破，復還一真如性，其究則一而已矣。大慧初問：云何名為藏？云何意及識？云何生與滅？因佛未云非，故復問：諸識有幾種生、住、滅？佛告以諸識有二種生、住、滅，非思量所知，隱隱謂不思議熏、不思議變也。又分二種生、二種住、二種滅，謂流注及相，麤細不同，而其生、住、滅亦先後不一，故曰二也。流注細相，依藏性而起，本一真如性，不生不滅。因無明不覺，忽與生滅和合，則變而為識，名流注生。此識念念不停，歷生相續，名流注住。直至金剛道後，異熟空證等妙覺，方名流住滅，始還不生不滅本體也。其生也，以不思議熏變，不知幾千萬劫而生。其滅也，亦以不思議熏修，不知幾千萬劫而滅。真非思量所知。若流注麤相，但就流注住中，分為三相。七識初生，名為相生。與前境和合，相續不斷，名為相住。至七地滿心，證無漏果，名為相滅。其間分齊頭數，亦不易知也。起信論云：心真如者，即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所謂心性不生不滅。一切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心念，則無一切境界之相。藥山坐次，僧問：兀兀地思量箇甚麼？山曰：思量箇不思量底。曰：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山曰：非思量。僧問蜀州西禪：如何是非思量處？禪云：誰見虛空夜點頭。丹霞頌云：一點靈明六不收，昭然何用更凝眸。箇中消息人難委，獨有虛空暗點頭。此非思量所知。明明指出箇悟門，以諸老宿話頭叅之，當益躍然。

大慧！諸識有三種相，謂：轉相、業相、真相。

通曰：上言諸識有二種生、住、滅，謂流注及相。然流注之生、住、滅，最為微細，故非思量所知。若夫相之生、住、滅，但指半分末那麤相，則有可得而言者。相有三種，所謂轉相、業相、真相。下文云：種種諸識浪，騰躍而轉生。又云：藏識如巨海。

巨海即真相也。識浪轉生，即轉相、業相也。轉相即轉識。下文云：展轉因，即八轉為七，七轉為六。起信所謂無明不覺生三細是也。論云：一者、無明業相，以依不覺故心動，說名為業；二者、能見相，以依動故能見，即名轉相；三者、境界相，以依能見故，境界妄現，謂能現一切境界，如鏡現像，名為現相。此三細中，原有轉相，不必別為註腳。然三細業相居先，而此業相居後者，何也？此指現相之後，起惑造業。起信所謂境界為緣起六麤是也。論云：以有妄境染法緣故，即熏習妄心，令其念著種種造業，受於一切身心等苦。此業繫苦相，生死相續為業相之終，一念無明為業相之始，未始不相通也。若約三性釋者，轉相乃依他起，如波浪依海水起；業相乃徧計執，如但見波浪，不知是水；真相則圓成，實唯一海水也。轉相、業相有生、住、滅，真相無生、住、滅，此並舉真相者，正欲轉彼轉相、業相歸之乎真也。僧問南嶽讓禪師：如鏡鑄像，像成後，未審光向甚麼處去？師曰：如大德為童子時，像貌何在？法眼別云：阿那箇是大德鑄成底像？僧曰：秖如像成後，為甚麼不鑑照？師曰：雖然不鑑照，謾他一點不得。可知轉相、業相滅則真相見，真相見則無明消盡，渾是一大圓鏡智也。

大慧！略說有三種識，廣說有八相。何等為三？謂真識、現識及分別事識。大慧！譬如明鏡持諸色像，現識處現亦復如是。大慧！現識及分別事識，此二壞不壞相展轉因(唐云此二識無異相互為因)**。大慧！不思議熏及不思議變，是現識因。大慧！取種種塵及無始妄想熏，是分別事識因**(唐云現識以不思議熏變為因，分別事識以分別境界及無始戲論習氣為因)**。**

通曰：上云諸識不知有幾種，故此釋云：略說有三，廣說有八。八即八識等名，各有流注，各有其相，總之一類相續。試言其略：一者真識，二者現識，三者分別事識。唐魏二譯，俱缺真識，但曰略則惟二。現識屬前五識，隨其五塵，對至即現，但能明了，未入分別。若分別事相妄想，則屬第六識也。真如不可言識，而此云真識者，蓋指藏識而言。依不生不滅，則謂之出纏如來藏，名白淨識。依微細生滅，則謂之在纏如來藏，名第八識。此第八識，即名真識。譬如明鏡，現眾色像。明鏡者，八識也。能持眾像而顯現者，現識也。此現識及分別事識，展轉相因而生。其展轉者，即相續識也。此諸識壞不壞相，猶言異不異相，詳如下文泥團微塵之喻。何以明分別事識為現識因也？本一真如不變，以隨緣故，遂為染法所熏。而真如不覺，變而為識。其熏也，以不思議，而八識田中，忽有種子。其變也，亦以不思議，而黏湛發覺，觸境即應，遂為現識。此現識猶未離不思議境界，

即是現量，故名之曰現識，良由分別事識染法熏變為之因也。何以明現識為分別事識因也？現識攝受種種外塵，見、取、愛、取，攬為己有，及無始妄想熏變種子，背覺合塵，已非一日。凡外六塵，一入明了，即生分別，而妄想計度，紛然雜出，起惑造業，莫可紀極，是現識又為分別事識因也。起信論云：無明熏習，義有二種：一者、根本熏習，以能成就業識義故，即經所云不思議熏也；二者、所起見、愛熏習，以能成就分別事識義故，即經所云無始妄想熏也。八識如鏡，而現影處名現影，固不可為鏡；八識如田，而含種處名熏種，亦不可為田。此真識、現識及分別事識相因而起，如海水起波浪，非異非不異。雖略舉二識流注生，而轉相、業相之生亦在其中矣。龐居士偈曰：一羣六箇賊，生生欺殺人，我今識汝也，不與汝為鄰。汝若不伏我，我即到處說，教人盡識汝，使汝行路絕。汝若肯伏我，我即不分別，共汝一處住，同證無生滅。若居士者，信知真識所在，而現識及分別事識不能欺矣。

大慧，若覆彼真識，種種不實諸虛妄滅，則一切根識滅，是名相滅。大慧，相續滅者，相續所因滅，則相續滅；所從滅及所緣滅，則相續滅。大慧，所以者何？是其所依故。依者，謂無始妄想熏；緣者，謂自心見等識境妄想(唐云所依。因者，謂無始戲論虛妄習氣；所緣者，謂自心所見分別境界)。

通曰：上言現識及分別事識展轉因，即有轉相，即有業相。相生而流注之生可知矣，流注生而真如本體不得顯露可知矣。是無始無明覆彼真識，譬如太虛為浮雲所覆。故阿賴耶識中，虛妄分別種種習氣，倏生倏滅，皆非真實。若此種種不實諸虛妄滅，譬如浮雲散盡，大虛朗然，內無種子，不復熏起現行，則一切根識從六根緣六塵者，當下消滅。此現識及分別事識所由滅也，又何轉相、業相之有？是名相滅。轉相既滅，是七識相續不斷，半分麤相於是乎滅矣。相續之所以滅者，內無所因，即無所傳而出，故相續滅；外無所從及所緣，即無所傳而入，故相續滅。所以者何？相續無本位，內依於八識，外依於六識，是其所依故。內所依者，即無始妄想熏習種子，今種種不實諸虛妄滅，是所依因滅，故相續滅也。外所緣者，六塵本是八識所變相分，還為八識見分所緣之境。故六識於自心所見塵境，妄想計著。今一切根識滅，則所從六根滅，及所緣六塵滅，故相續滅也。此言相滅，而詳明相續之所以滅者。見諸識有二種：生、住、滅，微有不同。相續，即七識有生、有住、有滅。但指流注住中，立此三相。即此能斷俱生我執，亦可言滅。若流注細相，必俱生法執俱忘，而後可言滅也。此不言流注，而言相續者，良有深意。僧問保福：

家貧遭劫時如何？福曰：不能盡底去。曰：為甚麼不能盡底去？福曰：賊是家親。曰：既是家親，為甚麼翻成家賊？福曰：內既不應，外不能為。曰：忽然捉敗，功歸何所？福曰：賞亦不曾聞。曰：恁麼則勞而無功。福曰：功則不無，成而不處。曰：既是成功，為甚麼不處？福曰：不見道：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是可知轉相業相滅，而真相現。現識分別事識滅，而真識現。亦自還我本來耳，何功之有？

大慧，譬如泥團、微塵非異非不異，金莊嚴具亦復如是。大慧，若泥團、微塵異者，非彼所成而實彼成，是故不異；若不異者，則泥團、微塵應無分別。如是，大慧，轉識、藏識真相若異者，藏識非因；若不異者，轉識滅，藏識亦應滅，而自真相實不滅。是故，大慧，非自真相識滅，但業相滅；若自真相識滅者，藏識則滅。大慧，藏識滅，不異外道斷見論議。

通曰：上言諸識有三種相，略說有三種識。轉相、業相以對真相，現識、分別事識以對真識。真識即藏識真相也。藏識真相無生滅，而轉相、業相、現識、分別事識有生住滅，似乎異矣，其實非異非不異。何以明之？譬如泥團、微塵，以為異，則泥團應非微塵所成；以為不異，則泥團與微塵應無分別。金、莊嚴具，亦復如是。故現識及分別事識，展轉相因，皆謂之轉識，猶泥團也，猶莊嚴具也。其藏識真相，猶微塵也，猶金也。泥團、莊嚴具，種種不齊，而微塵與金一也。若謂轉識與藏識異者，則第八藏識，不應與前七作生起因。今前七非八識不生，既與之為因矣，是不異也。若謂藏識與轉識不異者，則前七滅時，而第八藏識亦應滅。然藏識真相，即係本覺真如，原自不生，又誰可滅？其實不滅也。故前云：相續所因滅者，非自真相識滅。但其中虛妄習氣，無始妄想所熏，名無明業相者，為可滅耳。真相識若滅，誰為如來藏？誰為出生諸佛？不幾於焦芽敗種乎？是轉識可滅，而藏識不滅，則又非不異也。譬如泥團可壞，而微塵不壞；莊嚴具可壞，而金性不壞。其有分別又如此。起信論云：所言滅者，唯心相滅，非心體滅。又云：唯癡滅故，心相隨滅，非心智滅。是藏識真相，故不滅也。若其可滅，即不異外道斷滅論，以滅窮研，於無盡中發宣盡性，非正論也。僧問雲居膺禪師：纔生為甚麼不知有？師曰：不同生日。未生時如何？師曰：不曾滅。曰：未生時在甚麼處？師曰：有處不收。曰：甚麼人不受滅？師曰：是滅不得者。故知雲居落處，即此段真識真相，可窺其矣。

大慧！彼諸外道作如是論，謂攝受境界滅，識流注亦滅。(唐云取境界相續識滅則無始相續識滅。)**若識流注滅者，無始流注應斷。大慧！外道說流注生因，非眼識色明集會而生，更有異因。大**

慧！彼因者，說言若勝妙、若士夫、若自在、若時、若微塵。

(唐云彼諸外道說相續識從作者生，不說眼識依色光明等緣和合而生，唯說作者為生因故。作者是何？彼所計勝性、丈夫、自在、時及微塵，為能作者。)

通曰：外道斷見論議，其詳何如？彼謂攝取境界之六識滅，并七識半分麤相，外緣六識相續之識滅，遂謂七識內緣八識半分細相，及八識無始流注之識亦滅。不知八識自體真常流注，自無始以來，是滅不得者。若七識內依八識流注不息者可滅，則無始真常流注為如來藏者，亦應斷滅。若其可斷，誰為出生一切諸法，至今流注不已乎？由此言之，如來藏識，能生起前七，能生一切相分見分諸法，其為生生之因明矣。外道不明乎此，乃謂相續之識，流注不斷，別有異因，由作者生。不說眼等六識，依色光明等緣，集會而生，內不根於八識，故為異因。彼所因者，以冥諦為勝性，從冥生覺，為二十五諦。以神我為能作者，如數論師所說。至謂大梵天丈夫，常住實有，能生一切，如勝論師所說。又謂自在天，體實遍常，能生諸法，如塗炭師所說。是以人天為能作者，如計時運，具諸功能，能生萬物，如時敬外道所說。又計微塵，積小至大，能成色心等法，如路伽師所說。皆取外境為能作者，真所謂異因也。楞嚴經彌勒菩薩所修識心三昧，乃至盡空如來國土淨穢有無，皆是我心變化所現。又了如是唯心識故，識性流出無量如來。然則外道所指勝妙士夫自在為有情者，時及微塵為無情者，總不外藏識所流出。彼不以藏識為因，而以藏識所流出者為因，非正因矣。若果識流注滅，誰為出生士夫自在時微塵等，而以為作者哉？彼所因作者是生滅法，反執為常，而八識真常流注，反作斷滅論，以常為無常，以無常為常，均為斷見論議也。鏡清問靈雲：混沌未分時如何？雲曰：露柱懷胎。清云：分後如何？雲曰：如片雲點太清裏。清云：秖如太清還受點也無？雲不對。清云：恁麼則含生不來也。雲亦不對。清云：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雲曰：猶是真常流注。清云：如何是真常流注？雲曰：似鏡常明。清曰：向上更有事否？雲曰：有。清雲：如何是向上事？雲曰：打破鏡來與子相見。天童拈云：分與不分，玉機夜動；點與不點，金梭暗拋。直是一色純清，未得十成安穩。且道打破鏡來向什麼處相見？還會麼？清秋老兔吞光後，湛水蒼龍蛻骨時。真常流注猶帶識在，若能轉識成智，則湛水蒼龍脫骨而出矣。

復次，大慧！有七種性自性，所謂：集性自性、性自性、相性自性、大種性自性、因性自性、緣性自性、成性自性。

通曰：因上外道謂識流注滅，是以性無性也。不知有七種性自性，實不可滅。所謂集性自性，即眼識色明集會而生，此八識和

合根境之自性也。既成集自性，則法法自爾，故成性自性。既成性自性，則性隨質顯，故成相自性。既成相自性，則相假形分，故成大種自性。既成大種自性，則因生萬物，故成因自性。既成因自性，則因待緣生，故成緣自性。既成緣自性，則因緣事大，故成圓成實性也。性而曰自性，發見之性有七，而根本之性惟一也。散而為七，不謂之有。會而為一，不謂之無。本來如是，其可斷乎？昔六祖三鼓入室，五祖以袈裟遮圍，不令人見。為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六祖於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遂啟五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五祖知悟本性，謂曰：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師、佛。故七自性種種具足，成就如來。世間、出世間、出世間上上法，唯六祖徹證最盡。

復次，大慧！有七種第一義，所謂：心境界、慧境界、智境界、見境界、超二見境界、超子地境界、如來自到境界。

通曰：大慧問：自性幾種異？心有幾種別？此乃詳答。既曰第一義心，但一心耳，何為有七種？七種境界不同，同歸於第一義也。心境界即寂滅一心，心光發慧，故有慧境界；慧力既勝，則成智用，故有智境界；智用既成，則正見現前，故有見境界；正見現前，則超過斷、常二見，以至超過十地。佛子！到如來自覺之境界，前六種通於菩薩所行，後一種唯佛自證，總之名第一義心。梁武帝問達磨大師：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云：廓然無聖。帝云：對朕者誰？磨云：不識。帝不契，遂渡江至少林，面壁九年。天童頌云：廓然無聖，來機逕庭。得非犯鼻而揮斤，失不回頭而墮甑。寥寥冷坐少林，默默全提正令。秋清月轉霜輪，河淡斗垂夜柄。繩繩衣鉢付兒孫，從此人天成藥病。此達磨單傳如來自到境界，并前六音而掃除之，所以名出世間上上法也。那知後來兒孫因藥發病，未有智慧即說絕智慧，未至十地即說超十地，更須穿過七種第一義始得。

大慧！此是過去、未來、現在諸如來、應供、等正覺性自性第一義心，以性自性第一義心，成就如來世間、出世間、出世間上上法聖慧眼，入自共相建立，如所建立，不與外道論惡見共。大慧！云何外道論惡見共？所謂自境界妄想見，不覺識自心所現，分齊不通。大慧！愚癡凡夫，性無性自性第一義，作二見諭。（唐云自相共相種種安立，其所安立，不與外道惡見共。謂外道惡見，不知境界自分別現，於自性第一義，見有見無，而起言說。）

通曰：三世諸佛，以性自性第一義心，成就俗諦、真諦、中道第一義諦。唯有聖慧眼，入佛知見，乃能於三諦圓融。雖無自共相

可得，不妨入自共相，建立真如。所建立稱性而起，與真如相應，不落二見，故不與外道惡見共也。自相即真如自性，共相即隨緣成事。如此建立境界，云何不與外道惡見共耶？謂諸外道，於自境界，作妄想分別見，不自覺了。由自心所現，如鏡中像，如水中月，不可謂之有，不可謂之無。此等分齊，外道不通。但於境界生，則謂之有；於境界滅，則謂之無。所云性無、性自性者，魏云無有實體，即愚痴外道。所謂流注亦滅，是為無見。無與有對，便成二見。於自性第一義中，既見其有，復見其無，而起言說，作斷滅議論。不知自性第一義，乃藏識真相，諸佛非此，無由成就。一切世間、出世間、出世間上上法，其可以斷滅論乎？僧問南陽忠國師曰：某甲曾讀大小乘教，亦見有說不生不滅、中道正性之處，亦見有說此陰滅、彼陰生、身有代謝而神性不滅之文，那得盡撥同外道斷常二見？師曰：汝學出世無上正真之道，為學世間生死斷常二見耶？汝不見肇公云：譚真則逆俗，順俗則違真。違真故迷性而莫返，逆俗故言淡而無味。中流之人如存如亡，下士拊掌而笑之。汝今欲學下士笑於大道乎？曰：師亦言即心是佛，南方知識亦爾，那有異同？師不應自是而非他。師曰：或名異體同，或名同體異，因滋濫矣。只如菩提涅槃、真如佛性，名異體同；真心妄心、佛智世智，名同體異。緣南方錯將妄心言是真心，認賊為子；有取世智稱為佛智，猶如魚目而亂明珠，不可雷同，事須甄別。曰：若為離得此過？師曰：汝但子細返觀陰入界處，一一推窮，有纖毫可得否？曰：子細觀之，不見一物可得。師曰：汝壞身心相耶？曰：身心性離，有何可壞？師曰：身心外更有物否？曰：身心無外，寧有物耶？師曰：汝壞世間相耶？曰：世間相即無相，那用更壞？師曰：若然者，即離過矣。故能知陰入界處無纖毫可得，即不墮於有；知世間相那更用壞，即不墮於無。可無二見過患矣。

復次，大慧！妄想三有苦滅，無知愛業緣滅，自心所現幻境，隨見今當說(唐云我今當說。若了境如幻，自心所現，則滅妄想三有苦，及無知愛業緣。魏云我為汝說。虛妄分別以為有物，為斷三種苦。何等為三？謂無知愛業因緣滅)。

通曰：外道不覺識自心所現如幻之境，必欲滅境，歸於斷滅。不知無始流注是滅不得者，雖欲滅三有苦，不可得也；雖欲斷癡愛業緣，不可得也。即使入非非想定，總不出於三界，欣寂厭動，正是其妄想癡愛處，為不了知幻故也。若見得一切境界如幻，皆隨自心所現，即幻即空，當下即是無生，何處更有三界苦果？何處更有無明愛緣？彼無明妄想，緣起愛業，既有愛業，便招苦果。惑、業、苦三，流轉三界，非實有物可斷，但了境如幻，不

作二見，即通達藏識真相，是名第一義諦悉檀。今當說之。黃檗云：凡夫多為境礙心，事礙理，常欲逃境以安心，併事以存理。不知乃是心礙境，理礙事，但令心空境自空，但令理寂事自寂，勿倒用心也。凡人多不肯空心，恐落於空，不知自心本空。愚人除事不除心，智者除心不除事。只此數語，可為斷滅寂滅定案矣。

大慧！若有沙門婆羅門，欲令無種有種因果現，及事時住，緣陰界入生住，或言生已滅(魏云本無始生，依因果而現。復作是說：實有物住，依諸緣故，有陰界入生住滅故，以生者滅故)。**大慧！彼若相續、若事、若生、若有、若涅槃、若道、若業、若果、若諦，破壞斷滅論。所以者何？以此現前不可得，及見始非分故。大慧！譬如破瓶不作瓶事，亦如焦種不作芽事**(魏云彼沙門等說相續體本無始有，若生、若滅、若涅槃、若道、若業、若果、若諦，破壞諸法，是斷滅論，非我所說。何以故？以現法不可得故，不見根本故，譬如云云)。

通曰：外道有內外二種，內即沙門，外即婆羅門。妄計無種，有種即是無因而生，魏云本無始生。今實有事物，依因果而現，依時而作，非真有也。但依諸緣故，緣五陰六入十八界，有生住滅故。緣滅即滅，生者畢竟滅故。始生既無因，生者畢竟滅，總歸於斷滅而已。然生而滅，滅而生，中間相續之體，彼亦以為未始有也。魏云彼沙門等，說相續體，本無始有。相續者既無，則若作用之事，若生滅之法，若三界諸有為世間等法，若涅槃，若聖道，若善業，若四果，若四諦為出世間等法，彼皆一切而空之。破壞諸法，成斷滅論，是外道邪見，非我所說。所以者何？以此現前自心所現如幻之境，了不可得故。本自無生，何須破滅？外道不見根本，第於境上見有見無，究竟歸於斷滅。至於本來離有離無，非彼所見，且非其分量所及也。苟見及此，則如來藏識真常流注出生，一切如來正因正果是滅不得者。彼既不見，妄謂相續等一切斷滅，譬如破瓶不作瓶事，是無果也；亦如焦種不作芽事，是無因也。豈不斷滅佛種乎？此斷滅論所以為惡見也。百丈上堂，常有一老人聽法，隨眾散去。一日不去，丈乃問：立者何人？老人云：某甲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有學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對他道：不落因果，墮野狐身五百生。今請和尚代一轉語。丈云：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天童頌云：一尺水，一丈波，五百生前不奈何。不落不昧商量也，依前撞入葛藤窠。阿呵呵！會也麼？若是你灑灑落落，不妨我哆哆和和。神歌社舞自成曲，拍手其間唱哩囉。據教中論，不落因果是撥無斷見，不昧因果是隨流得妙。若作如是商量，未夢見百丈在。

如是，大慧，若陰界入性已滅、今滅、當滅，自心妄想見無因故，彼無次第生。大慧，若復說無種有種識三緣合生者，龜應生毛，沙應出油，汝宗則壞，違決定義；有種無種說有如是過，所作事業悉空無義。大慧，彼諸外道說有三緣合生者，所作方便因果自相，過去、未來、現在有種無種相，從本已來成事相成，覺想地轉，自見過習氣作如是說。如是，大慧，愚癡凡夫惡見所噬，邪曲迷醉，無智妄稱一切智說。

通曰：因上外道言，諸陰界入有生住滅，依諸緣故，緣滅則滅。不知陰界入有生住滅，其性無生住滅。今於過去未來現在，見陰界入滅，便謂其性亦滅。於自心所現境界，妄想分別，作如此見，謂一切無因，終歸斷滅。不知自心所現陰界入等，生矣而滅，滅矣而生，次第相續，皆由無始流注為之根本。彼不見根本，迺謂一切無因生，故無次第相續生。夫次第相續生，生不已者，即識也。外道復說，相續體本無始有，謂此識亦是無種而有種，但以神我根塵三緣和合而生，緣合則生，緣離則滅。若果本無而今有，龜應生毛，沙應出油。亦合本無而今有，龜決定無毛，沙決定無油。外道所立無因之宗，其說不成，與決定之義，自相違背。故有種本無種之說，有是過患也。不但其說自壞，即彼所作苦行事業，如灰凝等，咸歸斷滅，悉空無益，又何必作此苦行耶？此其說非始於一人，此其過非始於一日。彼諸外道，謂陰界入第，皆由三緣和合而生者，總不離緣。故所作方便教理，及事時住現，有因果相狀，終當已滅今滅當滅，雖有種而實無種，總歸一無因相也。如是妄見，從本已來，師徒授受，事業相承，但於覺想地轉，以覺想分別，妄生計度。所謂八萬劫前，冥初生覺，覺生性，性生塵，塵生根，次第轉生二十五諦，皆由自惡見過，從無始來熏習餘氣，作如是說。彼固未覩覺想地前有如來藏識妙真如性，明乎此者，斯可稱一切智也。愚癡凡夫不見根本，是謂無智；不覺識自心所現如幻境界，是謂無一切智。今以斷滅種性惡見所噬，傷其慧命，為有無二邊邪曲，迷醉昏迷，不謂本自無智，妄謂得一切智，以此無因之說通一切法，一盲引眾盲，相牽入火坑，豈不深可痛哉！九峰在石霜作侍者，霜遷化後，眾欲請堂中首座接續住持，峰不肯，乃云：待某甲問過，若會先師意，如先師侍奉。遂問首座云：先師道：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且道明甚麼邊事？座云：明一色邊事。峰云：恁麼則未會先師意在。座云：你不肯我那？裝香來。座乃焚香云：我若不會先師意，香烟起處脫去不得。言訖，便坐脫。峰乃撫其背曰：坐脫立亡則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天童頌云：石霜一宗，親傳九峰，香烟脫去，正

脉難通。月巢鶴作千年夢，雪屋人迷一色功，坐斷十方猶點額，密移一步看飛龍。丹霞頌云：戴角披毛異類身，寒灰枯木眼中塵，雖然未會先師意，爭奈臨行一句新。只為首座執著功勳以當尊貴，故為九峰所抑。

大慧！若復諸餘沙門、婆羅門，見離自性浮雲、火輪、乾闥婆城、無生幻燄、水月及夢，內外心現妄想，無始虛偽，不離自心。(唐云：觀一切法皆離自性，如空中雲，如旋火輪，如尋香城，如幻如燄，如水中月，如夢所見，不離自心。由無始虛妄見故，取以為外。)**妄想因緣滅盡，離妄想，說所說。**(唐云：作是觀已，斷分別緣，亦離妄心所取名義。)**觀所觀，受用建立身之藏識，於識境界攝受，及攝受者不相應無所有境界，離生住滅，自心起，隨入分別。**(唐云：無能所取及生住滅，如是思惟，恒住不捨。魏云：如是思惟，觀察自心以為生故。)

通曰：外道不覺知自心所現幻境，於第一義中，見有見無，作二見論，是為惡見，非正見也。若復諸餘沙門婆羅門，不為惡見所噬，於我法中，觀一切法，皆離自性，如浮雲，如火輪，如尋香城。觀一切法，本自無生，如幻事，如陽燄，如水中月。觀一切法，如夢所見，種種妄想，不離內外心現。內心即無始虛偽種子，外心即虛妄分別取著外境。故曰：內外心現，如夢中事。總之，即前自心所現幻境，而能隨處見得是妄也。作是觀時，能令妄想所因滅，及妄想所緣滅，煩惱消歇。已除事障，又離意言分別之說，及所說境，名字性空。又除理障，復以自心，觀於所觀第八藏識現起相分。其疎者，受用建立，所謂器界，即六塵境也。其親者，身建立，所謂根身，即六根境也。藏識是能觀，而又觀乎藏識境界，故曰觀所觀。於此藏識境界，有能取之心，名之曰攝受，即是七識細相也。有所取之境，名之曰攝受者，即是八識自體也。有能有所，即不離生住滅也。今觀於藏識境界，不見有能取者，不見有所取者，於能所二者，皆不相應。唯離能所，人法俱空，即無影響蹤跡，至無所有處。既至無所有處，入寂靜境界，流注滅盡，誰為生住滅耶？是藏識純然一不生不滅境界也。如是思惟觀察，恒住不生不滅法中，非是一向枯寂也。不思議中，自生法用，一切無心，故起隨入分別。如下文隨入如來身，隨入如如化，隨入眾生微細之心是也。豈斷滅惡見可比哉？起信論云：菩薩創發心時，即觀本識自性緣起因果之體。若欲入唯識觀，且識性無體，又何所觀？然但緣意言分別為境耳。以一切境界但以名言為體故，若離意言分別則無所有。昔天台國清靜上座始遇玄沙示眾曰：汝諸人但能一生如喪考妣，吾保汝究得徹去。靜躡前語問曰：秖如教中道：不得以所知心測度如來無上知見。又作麼生？沙曰：汝道究得徹底，所知心還測度得及否？靜

從此信入。後居天台，遐邇欽重，時謂大靜上座。常有人問：弟子每當夜坐，心念紛飛，未明攝伏之方，願垂示誨。靜曰：如或夜間安坐，心念紛飛，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反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又能照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寂。寂而非寂者，蓋無能寂之人也；照而非照者，蓋無所照之境也。境智俱寂，心慮安然，外不尋枝，內不住定，二途俱泯，一性怡然，此乃還源之要道也。又因覩教中幻義，乃述一偈問諸學流曰：若道法皆如幻有，造諸過惡應無咎，云何所作業不亡，而藉佛慈興接誘？時有小靜上座答曰：幻人興幻幻輪圍，幻業能招幻所治，不了幻生諸幻苦，覺知幻幻本無為。觀此二靜上座所見，是深於唯識觀者。必如是而後妄想三有苦滅，無知愛業緣滅，外道能及此乎？

大慧！彼菩薩不久當得生死涅槃平等大悲巧方便，無開發方便。大慧！彼於一切眾生界，能悉如幻不勤因緣，遠離內外境界，心外無所見，次第隨入無相處，次第隨入從地至地三昧境界，解三界如幻分別觀察，當得如幻三昧，度自心現無所有，得住般若波羅蜜，捨離彼生所作方便金剛喻三摩提，隨入如來身，隨入如如化神通自在，慈悲方便具足莊嚴，等入一切佛剎外道入處(魏云一切眾生所樂處)**，離心意意識，是菩薩漸次轉身得如來身。**

通曰：正修行者，入唯識觀，則得二轉依號，謂轉生死依涅槃，轉煩惱依菩提，總之轉識而成智也。故於識境界，無能所取，及生住滅，不久當得生死涅槃平等。由七識滅盡，染淨依亡，不見有生死相，不見有涅槃相，所以一切平等。彼自心生起，隨入分別，不離慈憫，是大悲巧方便，不假功行，是無開發方便。唯大悲巧，故於眾生不捨，然視之如幻，實無眾生得滅度者。惟無開發，故不勤因緣修證，遠離內外境界，心境一如，心外無法，更無所見。前者內外心現，即是妄想因緣，今者內外境離，唯一真心，故妄想因緣滅盡。既無所見，即無所受，次第隨入無相處，此即初住破無明顯法性處。次第隨入從地至地三昧境界，此即入行向地，從假入真，證無相三昧，即正受也。又從八地至十地，出真入假，解三界如幻，以如幻智，分別觀察，度一切眾生，是得如幻三昧，功用繁興，而寂靜自在，乃能度越自心，現無所有境界，不墮偏空，而住般若正智到彼岸也。前者無所有境界，雖無生住滅，猶是聲聞緣覺所共，今者度而越之，并其人空法空而空之矣。已得三空，故名般若智，既住般若智，得無生法忍，入等覺位，捨離彼生所作方便，頓斷俱生二障種子。如金剛喻定，初地所作方便，二地破之；二地所作方便，三地破之。至金剛後

心所得之定，更無能破者，即超入妙覺。故能隨入如來廣大法身，隨入如如妙覺之化神通，而且自在遊戲無礙。不徒得其通而已，慈悲方便而且具足莊嚴福慧兩足。不徒得其慧而已，等入一切佛剎魔剎，無所不可。外道入處，即是魔剎，即一切眾生所樂處。蓋得無分別智，普見色身三昧故也。起信論云：菩薩地盡，滿足方便，一念相應，覺心初起。心無初相，以遠離微細念故，得見心性，心即常住，名究竟覺。又云：以有如是大方便智，除滅無明，見本法身，即與真如等，遍一切處。即此旨也。所云離心意意識，不但離妄想因緣，除濁邊過患，亦乃轉識成智，除清邊過患。故分別觀察，得如幻三昧，即轉六識為妙觀察智。不久當得生死涅槃平等，即轉七識為平等性智。捨離彼生所作方便，即轉前五識為成所作智。到自覺聖趣，如隨眾色摩尼，即轉八識為大圓鏡智。是菩薩漸次轉身，得如來身，必自習唯識觀始。大陽明安上堂云：莫行心處路，莫坐無處功。有無二俱離，廓然天地空。只此四句偈，該括此段要旨。

大慧！是故欲得如來隨入身者，當遠離陰界入心因緣所作，方便生住滅妄想虛偽，唯心直進觀察無始虛偽，過妄想習氣，因三有思惟無所有，佛地無生到自覺聖趣，自心自在到無開發行(唐云無功用行)**，如隨眾色摩尼，隨入眾生微細之心，而以化身隨心量度，諸地漸次相續建立。是故，大慧！自悉檀善應當修學。**

通曰：此總結上文離心意意識，漸次轉身，得如來身，應當修學也。心指八識，意指七識，意識即六識。五陰、六入、十八界，不離前境心心所法因緣，妄想所作，方便設施，有生住滅，虛偽不實，屬第六識及七識粗相也。能遠離之，是妄想因緣滅盡，離妄想說所說也。已覺了自心所現如幻境界，但住心量，直進觀察無始虛偽之過。屬七識細相者，妄想習氣之因。屬二障種子者，一切唯心，是觀所觀，受用建立身之藏識也。三界所有，皆是藏識建立，能取所取，皆與藏識不相應。如是思惟，到無所有境界，是三界無所有，離生住滅，即是如來藏不生不滅地。故曰：佛地無生，非是一向不生也。到自覺聖趣，自心起隨入分別，即是不勤因緣，自心自在。到無功用行，如隨眾色摩尼珠，本自無色，而眾色隨現，是即大圓鏡智入如來身也。所云隨入如如化者，即以此隨眾色摩尼珠，隨入眾生微細之心，而以化身隨其心量度之。如前贊佛偈：度眾生，離生滅；度二乘，離心識；度外道，離斷常；度菩薩，淨爾燄；乃至度如來，離覺所覺。是為度諸地，令達唯心，漸次轉身，得如來身，相續建立法門也。此第一義法施，不離自性，悉檀之最善者。大乘諸度門，諸佛心第

一。悉檀離言說，我今當顯示。此之謂也。可不勤修學哉？仰山上堂：汝等諸人各自迴光返照，莫記吾言。汝無始劫來背明投暗，妄想根深，卒難頓拔。所以假設方便，奪汝麤識。如將黃葉止啼，有甚麼是處？亦如人將百種貨物與金寶作一舖貨賣，秖擬輕重來機。所以道：石頭是真金舖，我這裏是雜貨舖。有人來覓鼠糞，我亦拈與他。來覓真金，我亦拈與他。時有僧問：鼠糞即不要，請和尚真金。仰曰：齧錐擬開口，驢年亦不會。僧無對。仰曰：索喚則有交易，不索喚則無。我若說禪宗，身邊要一人相伴亦無，豈況有五百七百耶？我若東說西說，則爭頭向前來拾，如將空拳誑小兒，都無實處。我今分明向汝說聖邊事，且莫將心湊泊，但向自己性海如實而修，不要三明六通。何以故？此是聖末邊事。如今且要識心達本，但得其本，不愁其末，他時後日自具去在。若未得本，縱饒將情學他亦不得。汝豈不見溈山和尚道：凡聖情盡，體露真常。事理不二，即如如佛。此識心達本，却是漸次轉身第一義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所說心意意識五法自性相(唐云唯願為我說五法自性相眾妙法門)，**一切諸佛菩薩所行，自心見等所緣境界，不和合顯示一切說**(魏云諸佛菩薩修行之處，遠離自心邪見境界和合故，能破一切言語譬喻體相故)，**成真實相一切佛語心**(唐云入自心境，離所行相，稱真實義，諸佛教心)，**為楞伽國摩羅耶**(此云出香)**山海中住處諸大菩薩，說如來所歎海浪藏識境界法身**(唐云唯願為此山中諸菩薩眾，隨順過去諸佛，演說藏識海浪法身境界)。

通曰：此問五法、三自性及藏識也。上言觀所觀受用建立身之藏識，但略示其端，故大慧欲得其詳。一切由藏識生起，故曰眾妙法門；惟其能生諸法，故曰藏識海浪；惟其本無生滅，故曰法身境界。五法者，曰名、曰相、曰妄想、曰正智、曰如如；三自性者，曰妄想、曰緣起、曰成，皆由心、意、意識轉變。六、七、八識，妄想、緣起，逐名、逐相，渾是一妄想境界，如海湧波浪，不復見海。若妄想除滅，正智現前，圓成一性，體自如如，即海浪既息，澄徹無邊，乃真法身境界也。故知一切名、相，即自心邪見所緣境界，與之和合，即名妄想；諸佛菩薩修行之處，不與和合，而能遠離之，即名正智。能破一切言語，不逐名也；能破一切行相，不逐相也；而能顯示一切說，說即無說，成真實相，相即無相，即如如現前，圓成自性矣。此第一義心堅實不變，乃是過去諸佛所說佛語心品，為楞伽山諸大菩薩歎念海浪有如藏識說此法門，故大慧願世尊為楞伽山中諸菩薩眾再說之也。雲峰悅禪師上堂云：有情之本，依智海以為源；含藏之流，總法身而為體。秖為情生智隔，想變體殊，達本情忘，知心體合。諸

禪德會麼？古佛與露柱相交，佛殿與燈籠鬪額；若也不會，單重交折。覩雲峰所說，實此段精髓，試卜 之何如？

爾時世尊告大慧菩薩言：四因緣故眼轉識。何等為四？謂自心現，攝受不覺無始虛偽過色習氣，計著識性自性，欲見種種色相。大慧！是名四種因緣，水流處藏識轉識浪生。(唐云：一、不覺自心現而執取故；二、無始時來取著於色虛妄習氣故；三、識本性如是故；四、樂見種種色相故。以此四緣，阿賴耶識如瀑流水生轉識浪。)

通曰四緣，謂根緣、色緣、識緣、欲見緣也。根緣者，謂眼根及所對境，皆自心所現，不覺外塵唯是自心，而生執取，境至便攬，此根緣也。色緣者，色塵本空，由無始來執著為色，計著不忘，此色緣也。識緣者，識以分別為性，於五處各能分別，各有自性，此識緣也。欲見緣者，以愛阿賴耶、樂阿賴耶而為主宰，見諸塵境，自然心生貪著，此欲見緣也。以上四種因緣，黏湛發知，習氣種子如瀑流，此名水流處。藏識所轉識浪，是八轉為七，七轉為六，如大海水變為波浪，而轉識如浪，以次相生，謂由四因緣而轉也。又細分之，根緣攝受，即前五識；色習計著，即第七識；自性分別，即第六識；欲見種子，即第八識。此四種識，互為因緣，展轉相生，總名曰轉識也。清涼大疏釋相變體殊，情生智隔二語。譬如福德智慧具足相貌之人，忽然夢見貧病苦身，即相變也；不見本身，即體殊也；執認云是我身，即情生也；不信自身福德端正，即智隔也。後人多以相變作想變，非是。僧問報慈：情生智隔，相變體殊，情未生時如何？慈云：隔。僧云：情未生時隔箇甚麼？慈云：這稍郎子未遇人在。故能悟則隨流可以認性，不悟即情未生而去性遠矣。唯轉識成智者，妙解乎此。

大慧！如眼識，一切諸根微塵毛孔俱生，隨次境界生亦復如是。譬如明鏡現眾色像，猶如猛風吹大海水，外境界風飄蕩心海，識浪不斷。因所作相異不異，合業生相深入計著，不能了知色等自性故，五識身轉。大慧！即彼五識身俱因差別分段相知，當知是意識因彼身轉。彼不作是念：我展轉相因自心現。妄想計著轉，而彼各各壞相俱轉，分別境界分段差別，謂彼轉。(唐云：如眼識，餘亦如是。於一切諸根微塵毛孔眼等轉識，或頓生，譬如明鏡現眾色像；或漸生，猶如猛風吹大海水。又云：因所作相非一非異，業與生相相繫深縛，不能了知色等自性，五識身轉。大慧！與五識俱，或因了別差別境相，有意識生。然彼諸識不作是念：我等同時展轉為因。而于自心所現境界分別執著，俱時而起無差別相，各自了境。)

通曰轉識浪生。眼識如是，餘根亦如是，乃至微塵毛孔亦如是。或頓生，如明鏡現像；或漸生，如風吹海水。識與根俱生，故曰

頓，指前五識也。境界次第分別，故曰漸，指六識也。外境界風，飄蕩心海，即前六塵不思議熏變故。湛海興波，識浪相續不斷，指七識也。是藏識心海為因，而諸轉識其所作相也。如大海為因，而波浪其所作相也。此二異不異相，如前泥團微塵之喻。何以明其異不異也？彼所作之業，是現行無明，屬六識邊事。妄想習氣因，是種子生相，屬八識邊事。合業相與生相，二者相繫深縛，內依於八識，外依於六識，深入識田，計著不捨，屬七識邊事。由此我愛堅執，不能了知色等自性，原屬八識相分，如幻不實。於是目攝受色，耳攝受聲，一切攬為己有，故五識身轉。五識通乎一身，說身轉尚未流入意地分別，故五識但能攬境，無籌度心，屬現量。六識則能分別美惡等相，屬比量非量。即彼同時意識，與前五識身俱，境至識現，剎那流入，分別五塵分段差別之相，一一了知，即名第六意識。然非五根攝受五塵差別之相，則分別之知亦無自而起。此六識又因彼五識身轉也。彼諸識展轉相因而生，本無自性。譬如河中水，湍流競奔逝，各各不相知。彼不作是念：我等同時展轉相因，但於藏識自心所現境界，無始無明妄想習氣深入計著，則謂七識轉。既生執取，而彼現前色等各各差別異相俱時攝受，則謂五識轉。從中分別過去五塵境界分段差別，則謂六識轉。遂乃謂五六七識各了自境，於無差別中微有差別，名彼為轉識。若見其異，其實同一海水，故不異也。僧問百丈：對境如何得心如木石去？丈云：一切諸法本不自言空，不自言色，亦不言是非垢淨，亦無心繫縛人。但為人自生虛妄繫著，作若干種解會，起若干種知見，生若干種愛畏。但了諸法不自生，皆從自己一念妄想顛倒取相而有。知心與境本不相到，當處解脫，一一諸法當處寂滅，當處道場。會得百丈意旨，則轉識無自生，而覺海圓澄，更有何事？

如修行者入禪三昧，微細習氣轉而不覺知，而作是念：識滅然後入禪正受。實不識滅而入正受，以習氣種子不滅故不滅，以境界轉攝受不具故滅。（唐云諸修行者入於三昧，以習力微起而不覺知，但作是念：我滅諸識入於三昧。實不滅識而入三昧，以彼不滅習氣種故，但不取諸境名為識滅。）

通曰：上言轉識浪生，此言水流處藏。識流急不見，望如恬靜，所謂陀那微細識，習氣成瀑流也。諸修禪定行者，入於三昧，已至滅生將盡之境，其間微細生滅，如無風帀帀之波，乃無始習氣種子從中微起，自不覺知，而作是念：我已滅識，入於正定矣。其實識未嘗滅也。無論無始流注本不容滅，即其間習氣種子潛伏未發，如夾氷之魚，實未始滅也，故不得謂識滅。彼但以現前境界轉有入無，攝受不具之故，名為識滅。非無攝受之心，但攝受

之境不具耳。此但暫時，心不緣境，若見其滅，非實識滅也。雖曰不取諸境，猶未離能所取，詎可以輕談寂滅乎哉？隍禪師初參五祖，結庵長坐，積二十餘年，不見惰容。策禪師游方，屆於河朔，聞隍曾參黃梅庵，居歲久，自謂正受。策往問曰：汝住於此作麼？曰：入定。曰：汝言入定，有心耶？無心耶？若有心者，一切蠢動之類皆應得定；若無心者，一切草木之流亦合得定。曰：我正入定時，則不見有有無之心。曰：既不見有有無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則非大定。隍無語，良久問曰：師嗣誰？曰：我師曹溪六祖。曰：六祖以何為禪定？曰：我師云：夫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蘊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隍聞法要，遂往參六祖。祖言與策無二，隍於言下豁然契悟，前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其夜，河北士庶忽聞空中有聲曰：隍禪師今日得道後，回河北開化四眾。夫定有出入，即非大定，為習氣種子未滅也。唯悟無生即生滅，非生滅而無始習氣頓息。

大慧！如是微細藏識究竟邊際，除諸如來及住地菩薩，諸聲聞、緣覺、外道修行所得三昧智慧之力，一切不能測量決了。餘地相智慧，巧便分別決斷句義，最勝無邊善根成熟，離自心現妄想虛偽，宴坐山林下中上修，能見自心妄想流注。（唐云唯有修行如實行者，以智慧力了諸地相，善達句義無邊佛所，廣集善根不妄分別，自心所見能知之耳。）

通曰：此申明前微細習氣覺知之難也。微細藏識，所謂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名為阿賴耶識。湛入合湛，歸識邊際。湛入則謂之識，真湛則謂之智。智之與識，名識邊際。智即性識，明知性周法界，故無出入。湛出則為行陰，行如水流。湛入則為識滅行陰，內內湛明。入至想元，則無所入。此識邊際，最難究竟。除諸如來，及住地菩薩，所得三昧智慧之力，方能究竟至無惑地。若二乘外道等，所得三昧智慧，不離湛不搖處。此湛非真，如急流水，望如恬靜，念念受熏，終歸生滅。以生滅心，測不生滅，其能決了乎哉。唯餘修行如實行者，在我法中，以智慧力，了諸地相。已至住地菩薩位，始捨藏識，善能分別，決斷識智邊際微妙句義。此不但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善根成熟，習氣消融。已離自心所現虛妄分別。分別是識，無分別是智。唯能轉識而成智，方能以智而辨識。此豈一朝一夕之故。由於宴坐山林，修所斷得。下中上修，三界九地，地各九品，微細研窮，已證無學，智慧現前，故能見自心妄想流注微細習氣。如無風匝匝之波，二乘所不覺者，我一

一能知，是真能見性者也。蓋未見性者，性在識中，性隨識轉，故不能覺。唯見性者，性超識外，識與性離，故能見妄想流注。彼入禪三昧者，不見微細流注，妄謂識滅，豈能究竟識邊際哉？百丈曰：僧肇云：菩提之道，不可圖度。高而無上，廣不可極；淵而無下，深不可測語也。垜生招箭言鑑覺，猶不是從濁辨清。許說如今鑑覺，是除鑑覺外別有，盡是魔說。若守住如今鑑覺，亦同魔說，亦名自然。外道說如今鑑覺是自己佛，是尺寸語，是圖度語，似野干鳴，猶屬黏膠門。本來不認自知自覺是自己佛，向外馳求覓佛。假善知識說出自知自覺，作藥治箇向外馳求病。既不向外馳求，病瘥須除藥。若執住自知自覺是禪那病，是徹底聲聞，如水成氷，全氷是水，救渴難望。由百丈言，則經所云能見自心妄想流注，雖是鑑覺，亦不執之為是。唯如是，方能轉識成智也。

無量剎土，諸佛灌頂，得自在力，神通三昧。諸善知識，佛子眷屬，彼心意意識，自心所現，自性境界，虛妄之想，生死有海，業愛無知，如是等因，悉已超度。是故大慧，諸修行者，應當親近，最勝知識。

通曰：如實行者，能見自心妄想流注，則不為妄想流注所轉，而能轉妄想流注，使虛偽習氣當下遠離，即能證入法身境界，與十方如來氣分相接。所以無量剎土諸佛與之灌頂，將次補如來位，得自在力神通三昧，佛子眷屬自然圍繞。良由彼於心意意識，如實了知自心所現，即是自性境界，性本不生，性本不滅。若虛妄分別之想，沉於三界生死苦海，以六識為因；若染淨之業，依於我愛計著，以七識為因；若根本無明習氣種子，以八識為因。如是等因，悉已超度，八識俱轉，即名正智。妄想既離，即是如如，此所謂最勝知識也。前說藏識海浪，法身境界，眾妙法門，至是方為究竟。是故諸修行者，應當親近最勝知識，入佛知見，不可為二乘外道惡見所噬。百丈云：大身隱於無形，大音匿於希聲，如木中之火，如鐘鼓之聲。因緣未具時，不可言其有無，傍報生天，棄之如涕唾。菩薩六度萬行，如乘死屍過岸，如在牢獄廁孔得出。佛披三十二相，相喚作垢膩之衣。亦云：若說佛一向不受五陰，無有是處。佛不是虛空，何得一向不受？佛秖是去住自由，不同眾生從一天界至一天界，從一佛剎至一佛剎，諸佛常法。此可知最勝知識，由法身現起神通三昧，大不可思議，故學人宜近之。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譬如巨海浪，斯由猛風起，洪波鼓冥壑，無有斷絕時。藏識海常住，境界風所動，種種諸識浪，騰躍而轉生。青赤種種色，

珂乳及石蜜，淡味眾華果，日月與光明。非異非不異，海水起波浪；七識亦如是，心俱和合生。譬如海水變，種種波浪轉；七識亦如是，心俱和合生。

通曰：此頌外境界風飄蕩心海，識浪不斷，因所作相異不異也。青赤，色塵也；珂貝，聲塵也；乳，香塵也；石蜜、淡味，味塵也；華果，法塵也，即因果等法。日月喻體，光明喻用，如泥團微塵，非異不異。故八識為體，諸識為用，塵由識生，識由塵生，皆自心所現，非異非不異也。兩句七識亦如是，心俱和合生：一者、七識外依六識合所作業相而生；二者、七識內依八識合生因相而生。依六識者，如巨海水為境界風，鼓動波浪，次第相續，無有斷絕，七識外與六識和合，亦猶是也。依八識者，如海水澄湛常住，忽然騰躍而變，一念初動，種種諸識因之流轉，七識黏湛，發知內與八識和合，亦猶是也。黃檗云：同是一精明，分為六和合。一精明者，一心也；六和合者，六根也。此六根各與塵合，眼與色合，耳與聲合，鼻與香合，舌與味合，身與觸合，意與法合，中間生六識為十八界。若了十八界無所有，束六和合為一精明。一精明者，即心也。學道人皆知心，但不免作一精明、六和合解，遂被法縛，不契本心。吁！既為法縛，即為識轉，欲覩藏識海常住面目，其可得耶？

謂彼藏識處，種種諸識轉，謂以彼意識，思惟諸相義。不壞相有八，無相亦無相(唐云心意及意識，為識相故，說八識無別相，無能相所相)。譬如海波浪，是則無差別，諸識心如是，異亦不可得(二譯無七識亦如是心俱和合生，重句但云譬如海水動，種種波浪轉，藏識亦如是，種種諸識生)。

通曰：上頌轉識浪生非不異，此下頌藏識非異也。藏識因不思議熏及不思議變，由是八轉七、七轉六，同時展轉相因，各不相知，本自寂滅。而謂彼藏識處種種諸識轉者，但以彼意識分別其間，思惟諸識相之義，說此是七識、此是五識、此是六識，名為種種諸識浪生。若見其異，其實但一八識，更無異相，無能相亦無所相。譬如種種波浪，只是一大海水，更無差別。故謂小波大浪異於海水，則不可也。諸識心亦如是，雖轉而實不轉也，故曰異亦不可得。大凡可壞者，則見其異為有能相，有所相則可壞。今八識遠離能所，是為無相。無相之相亦無，純乎妙湛之體，故不可壞。無相是不生也，無相亦無相是不滅也，不生不滅故名藏識。海常住而孰其壞之？無可壞故不異。昔鶴勒那尊者問二十二祖曰：我有何緣而感鶴眾？祖曰：汝第四劫中常為比丘，當赴會龍宮，汝諸弟子咸欲隨從。汝觀五百眾中，無有一人堪任妙供。時諸弟子曰：師常說法，於食等者於法亦等。今既不然，何聖之

有？汝即令赴會。自爾汝捨生趨生，轉化諸國。其五百弟子以福微德薄，生於羽族。今感汝之恩，故為鶴眾。相隨者曰：以何方便令彼解脫？祖曰：我有無上法寶，汝當聽受，化未來際。而說偈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時鶴眾聞偈，飛鳴而去。若會得轉處實能幽，性自如如，何異之有？

心名採集業，意名廣採集，諸識識所識，現等境說五(魏云心能集諸業，意能觀集境，識能了所識，五識現分別)。

通曰：諸識本自不異，何以有異名？但一念初動，不無淺深次第，各就其重者得名耳。自其受熏持種，集染淨業，靡不包含，則名曰心，為第八識。尚未流於意，流於識也。自其偏執我法，恒審思量，傳送出入，廣積諸業，則名曰意，為第七識。雖未入於識，而已離於心矣。眼、耳、鼻、舌、身諸識，皆識也。唯意識能分別前五之所識，雖過去五塵亦能了別，故名第六識。而前五識對境方現，離境則無，故名之曰現識也。論意識力最強，即八識、七識亦能分別，不但前五而已也。心、意、識雖有三名，然其在心，即意之心、識之心也；其在意，即心之意、識之意也；其在識，即心之識、意之識也。猶之波浪，即海之波、海之浪也。雖欲異，得乎？青林虔禪師上堂：祖師門下，鳥道玄微，功窮皆轉，不究難明。汝等諸人，直須離心意識，參出凡聖路學，方可保任。若不如是，非吾子息。故未離心意識，即不逢一人，猶屬功勳邊事。轉功就位，不行鳥道，斯能超出凡聖，而遊於性海矣。

爾時，大慧菩薩以偈問曰：

青赤諸色像，眾生發諸識，如浪種種法，云何唯願說？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青赤諸雜色，波浪悉無有，採集業說心，開悟諸凡夫。彼業悉無有，自心所攝離，所攝無所攝，與彼波浪同。(唐云青赤諸色像浪中，不可得言心起眾相開悟諸凡夫，而彼本不起自心所取離能取及所取，末句同。)**受用建立身，是眾生現識，於彼現諸業，譬如水波浪。**

通曰：大慧因佛說心意識有異名無異性，不解斯旨，乃以偈問：色等五塵如境界風，眾生發識如波浪轉。既有種種名目，斯非一矣。而又云不異者云何？唯願說之。佛亦以偈答，法喻並舉。謂以採集業名心者，一真如心中原無青赤諸色，如大海水原無波浪，本無業相。而又說採集業者，為凡夫有染淨心故。若無染淨等心，即是真如。所以開悟凡夫，使知本來無一物也。且彼業相本自不起，取境之心本自遠離。心境不相到，法法不相知。故心不知境則無能攝，境不知心則無所攝。與彼波浪各各不相知者同

也。夫能攝所攝與八識自心實不相應，則七識六識原自無有。故曰：意能觀集境，識能了所識。而意與識亦與境遠離也。至如對現境說五者，內而根身受用，外而器界建立，依正不同，皆是自心所現。塵與根對，識與之俱，是名眾生之現識。於彼現有染淨諸業相種種不同，唯是一心變起。譬如海水現諸波浪，彼現識轉生。若見其異，要之波即是水，實未始異也。楊岐山甄叔禪師上堂：羣靈一源，假名為佛。體竭形消而不滅，金流朴散而常存。性海無風，金波自湧。心靈絕非，萬象齊照。體斯理者，不言而徧歷沙界，不用而功益玄化。如何背覺，反合塵勞。於陰界中，妄生囚執。此發明心識本來無有，可為開悟凡夫之一助。

爾時大慧菩薩復說偈曰：

大海波浪性，鼓躍可分別，藏與業如是，何故不覺知？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凡夫無智慧，藏識如巨海，業相猶波浪，依彼譬類通。

通曰：此大慧。問：藏識如大海，轉識如波浪，因境界風鼓躍而起，猶可意識分別而知。唯是藏識中業相種子，由不思議熏及不思議變，何故不能覺知？世尊答曰：此是藏識微細生滅，唯諸如來及住地菩薩有智慧者，方能覺知。凡夫無智慧，安能及此？唯可以譬喻得解。藏識一大海也，轉相為有風之波浪，業相為無風之波浪。有風者，因鼓躍而可見；無風者，實帀帀而難窺。依彼類推，可以意解。然非有上根智慧，終不能究盡也。空識道人智通看法華觀，頓有省，連作二偈見意。其一曰：浩浩塵中體一如，縱橫交互印毗盧。全波是水波非水，全水成波水自殊。其二曰：物我原無異，森羅鏡像同。明明超主伴，了了徹真空。一體含多法，交參帝網中。重重無盡處，動靜悉圓通。如此等智慧，能發明向上事，豈但辨別藏識業相而已乎？

爾時，大慧菩薩復說偈言：

日出光等照，下中上眾生，如來照世間，為愚說真實。已分部諸法，何故不說實？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若說真實者，彼心無真實。譬如海波浪，鏡中像及夢，一切俱時現，心境界亦然，境界不具故，次第業轉生。識者識所識，意者意謂然，五則以顯現，無有定次第。譬如工畫師，及與畫弟子，布彩圖眾形，我說亦如是。彩色本無文，非筆亦非素，為悅眾生故，綺錯繪眾像。言說別施行，真實離名字，分別應初業，修行示真實。真實自悟處，覺想所覺離，此為佛子說，愚者廣分別。種種皆如幻，雖現無真實，如是種種說，隨事別施設。所說非所應，於彼為非說，彼彼諸病人，良醫隨處方，

如來為眾生，隨心應量說。妄想非境界，聲聞亦非分，哀愍者所說，自覺之境界。

通曰：大慧前問：何不一切時，演說真實義，而復為眾生，分別說心量？此復申前問。如來照世，如日在天，高低普應，一切平等。何故分剖八識諸法，而不說一藏識真實義耶？不知真實境界，原無相狀，但可自悟，不容言說。若說真實者，彼心實無真實可得，但可譬喻而得解悟。說如海之波浪，使知海本無波；說如鏡之影像，使知鏡本無像；及如夢之境界，使知夢非實境。然而分部諸法，謂七識黏湛，發起如海之波；五識對至，即現如鏡之像；六識種種，分別如夢之境。一切隨時而現，自心現起境界，固如是也。其實所現境界，原自不具故。若自性具有者，無風之時，何故無波？無形之時，何故無像？無緣之時，何故無夢？以此知次第生起，皆由業相轉生，而一切境界，唯心所現故。業相轉生為六識者，以其識能了別前五所識之境也。業相轉生為七識者，以其意能然不然，詳審籌度，執著為我也。業相轉生為五識者，以顯對五塵，隨塵發現，無有一定之次第也。魏云：定中無如是。蓋指八識湛不搖處，凝然常定，實無洪波鼓躍，次第可見。吾為此分別以語人者，譬如畫師為諸弟子布彩圖形，種種各異，其實彩色自性，原無文綺，筆但染彩，非彩所出，縑素無文，非文所生，而綺繪交錯，眾像斯顯，為悅眾生心目故。吾說亦如是，但以悅可眾生，使之有所持循，漸入真實境界耳。然真實非可以言顯也。謂之言說，與真心實際，施行各別；謂之真實，與言語文字，了無相干。魏云：言說離真實，真實離文字。故言說分別，但可誘引初機，而真實修行者，乃為示真實義。然真實自悟之處，能覺所覺，俱已遠離，故非言說所及。在我以不說說，在彼以不聞聞，此但可菩薩位中上根利智者道耳。若為愚者，應廣分別心意意識等說，種種方便，皆如幻法，如海之波，如鏡之像，如夢之境，雖隨時顯現，而無真實。如是種種諸說，隨其事相，分別施設，開譬明白，容易曉了，但以應眾生之機耳。若驟然而以真實之義語之，則非說非其所應受，彼反以為非說，所謂說法不投機，翻成大妄語，法華會上拂衣而去者，皆斯徒也。故分別言說，因人而施，如良醫應病授藥，隨宜而用。然醫者用藥，哀愍病人，期於無病而止。如來說法，哀愍眾生，期於見性而止。故佛所說種種諸法，隨心應量，不墮於有無妄想，故非外道所知。不墮於偏空我執，亦非聲聞所知。說如幻法，即所以說真實法。真實與諸法異不異，是如來自覺之境界。覺想所覺離，乃真實第一義諦也。故謂廣說海浪藏識，即為說法身境界可也。又何嘗不說真實哉。百丈云：須識了

義教、不了義教語，須識遮不遮語，須識生死語，須識藥病語，須識逆順喻語，須識總別語。說道修行得佛，有修有證，是心是佛，即心即佛，是佛說，是不了義教語，是不遮語，是總語，是升合擔語，是揀穢法邊語，是順喻語，是死語，是凡夫前語。不許修行得佛，無修無證，非心非佛，亦是佛說，是了義教語，是遮語，是別語，是百石擔語，是三乘教外語，是逆喻語，是揀淨法邊語，是地位人前語。從須陀洹向上，直至十地，但有語句，盡屬法塵垢。但有語句，盡煩惱邊收。但有語句，盡屬不了義教。了義教是持，不了義教是犯。佛地無持犯，了義不了義，盡不許也。如百丈所云：佛地離覺所覺，孰謂真實而可以言說者哉。

復次，大慧！若菩薩摩訶薩欲知自心現量攝受及攝受者妄想境界，當離羣聚習俗睡眠，初中後夜常自覺悟修行方便，當離惡見經論言說及諸聲聞緣覺乘相，當通達自心現妄想之相。

通曰：上言能見自心妄想流注，應當親近最勝知識。此復叮嚀當離外道惡見及二乘相，即通達自心現妄想之相。蓋八識境界，即是自心現量，於攝所攝不相應。其中能取所取妄想境界，唯是前七見分所緣。奔逸六塵，則為羣聚喧雜。躭著無記，則為習俗睡眠。謂一切斷滅，則同外道惡見。謂一切空寂，則同二乘偏空。其所現者，皆不離前七妄想境界。往往執為自心，而不知此為自心所現之相也。若能初中後夜常自覺悟，與彼羣聚睡眠者離矣。修行善巧方便，與彼外道二乘者離矣。當能通達此是相不是心，此是妄不是真。泯妄歸真，離攝所攝，即名正悟，而得證於自心現量如實境界矣。僧問黃檗：佛窮得無明否？檗云：無明即是一切諸佛得道之處，所以緣起是道場。所見一塵一色，便合無邊理性。舉足下足，不離道場。道場者，無所得也。我向你道，秖無所得，名為坐道場。云無明者，為明為暗？檗云：非明非暗，明暗是代謝之法。無明且不明亦不暗，不明秖是本明。不明不暗，秖這一句子，亂却天下人眼。所以道：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其無礙慧，出過虛空，無你語論處。若能通達無明即是本明，則自心現妄想之想，即是真如。非得無礙慧者，不能辨此。

復次，大慧！菩薩摩訶薩建立智慧相住已，於上聖智三相當勤修學。何等為聖智三相當勤修學？所謂無所有相、一切諸佛自願處相、自覺聖智究竟之相。修行得此已，能捨跛驢心智慧相，得最勝子第八之地，則於彼上三相修生。

通曰：通達自心現量，遠離外道二乘妄想境界，即是轉識成智，猶未可語上上智也。何以故？為有智相可得故。住於智慧相，即

是所知障故，當修學上上聖智三相也。三相者何？一、無所有相，即是空相；二、一切諸佛自願處相，即是無願相；三、自覺聖智究竟之相，即是無相相。修此三空，理行具足，能捨破驢心智慧相。七地以前，觀三界生死不定心，名破驢慧，以不能行故能知，而不能行其力未充，至第八地無功用行，方與自性湊泊，由於彼上上聖智三相修行而生也。長沙岑令僧問同參會：和尚未見南泉時如何？會良久，僧云：見後如何？會云：不可別有也。僧回舉似沙，沙云：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僧云：百尺竿頭如何進步？沙云：朗州山，澧州水。僧云：不會。沙云：五湖四海王化裏。天童頌云：玉人夢破一聲雞，轉眄生涯色色齊，有信風雷催出蟄，無言桃李自成蹊。及時節，力耕犁，誰怕春疇沒脛泥？明此則破驢智可捨，而如幻三昧身可得矣。

大慧！無所有相者，謂聲聞緣覺及外道相彼修習生。(唐云謂慣習一切二乘外道相故而得生起。)**大慧！自願處相者，謂諸先佛自願處修生。**(魏云諸佛本自作願住持諸法。)**大慧！自覺聖智究竟相者，一切法相無所計著，得如幻三昧身，諸佛地處進起行生。**(唐云謂由不取一切法相，成就如幻三昧身，趣佛地智故而得生起。)**大慧！是名聖智三相。若成就此聖智三相者，能到自覺聖智究竟境界。是故，大慧！聖智三相當勤修學。**

通曰：無所有相者，從修所斷，得二乘外道所共，故本來無一物，由慣習彼空相而得生起，是為聖智第一相也。自願處相者，謂先佛本立誓願，欲令一切眾如我等無異，故住持諸法，不令斷絕，願即無願，是無聖智第二相也。自覺聖智究竟相，更有進於此者，不取法相，不落無所有處，不取非法相，不落自願處，得金剛如幻三昧，應身無量，趣佛地智，入佛知見，唯佛與佛乃能究盡，所謂最上第一義，是為聖智第三相也。成就三相，不無次第，總歸到自覺聖智究竟境界而止，此固非二乘外道所測，故曰自覺之境界。轉識成智，必至是而極，可不勤修學哉！僧問黃檗：聲聞人藏形於三界，不能藏於菩提者如何？檗云：聲聞人但能斷三界見，修已離煩惱，不能藏於菩提，故還被魔王於菩提中捉得，於林中宴坐，還成微細見菩提心也。菩薩人已於三界菩提決定不捨不取，不取故七大中覓他不得，不捨故外魔亦覓他不得。汝但擬著一法，印子早成也。印著有即六道四生文出，印著空即無相文現。如今但知決定不印一切物，此即為虛空不一不二，空本不空，印本不有。十方虛空世界諸佛出世，如見電光一般，觀一切蠢動含靈如響一般，見十方微塵國土恰似海中一滴水相似，聞一切甚深法如幻如化，心心不異，法法不異，乃至千經

萬論，秖為你之一心。若能不取一切相，故言如是一心中，方便勤莊嚴。黃檗別白：二乘菩薩無所有相，天淵之隔，要歸於不取一切相，而如幻三昧則得現前，真能到自覺聖智究竟處。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知大菩薩眾心之所念，名聖智事分別自性經。承一切佛威神之力，而白佛言：世尊！惟願為說聖智事分別自性經，百八句分別所依(唐云惟願為說百八句差別所依聖智事自性法門)**。如來、應供、等正覺，依此分別，說菩薩摩訶薩，入自相共相妄想自性。以分別說妄想自性故，則能善知周遍觀察人法無我，淨除妄想，照明諸地**(唐云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為諸菩薩墮自共相者，說此妄計性差別義門。知此義已，則能淨治二無我觀，照明諸地)**。超越一切聲聞緣覺，及諸外道諸禪定樂，觀察如來不可思議所行境界，畢定捨離五法自性，諸佛如來法身智慧，善自莊嚴**(唐云以一切佛法身智慧而自莊嚴)**。起幻境界，昇一切佛剎兜率天宮，乃至色究竟天宮，逮得如來常住法身**(唐云住一切剎兜率陀宮色究竟天成如來身)**。**

通曰：上言當通達自心現妄想之相，而又示以聖智三相，當勤修學。夫唯有聖智，方能分別三自性。是聖智者，百八句分別所依。如來依此分別妄想自性，為諸菩薩墮自共相者，說此妄計性差別義門。知此則能善知二無我觀，淨除妄想而成正智，照明諸地而證如如。豈但超越二乘外道禪定之樂，且見諸如來不可思議所行境界，無纖毫可得。畢定五法三自性俱捨，八識二無我皆離。以一切佛法身智慧而自莊嚴，入如幻境，住兜率宮，於色究竟，成如來身，即是法身莊嚴也。此大慧承諸佛神力以慰眾心，欲佛分別諸法，顯示最上聖智成佛之正因也。前云聖慧眼入自共相建立。有聖慧眼，即建立自共相，與如如不異。無聖慧眼，即落妄想分別，不離五陰界處，作自相共相見，唯人法二無，我所以淨治之也。子胡和尚示眾云：諸法蕩蕩，何絆何拘？汝等於中，自生難易，心源一統，綿亘十方，上上根人，自然明白。不見南泉道：如斯癡鈍，世且還稀，歷歷分明，有無不是，只少箇丈夫之志，致見如斯疲勞。汝欲得易，曾麼？自古及今，未曾有一箇凡夫聖人出現汝前，亦無有一個善語惡語到汝分上。為甚麼故？為善善無形，為惡惡無相。既已無我，把甚麼為善惡？立那個是凡聖？汝信否？還保任否？有甚麼迴避處？恰似日中逃影相似，還逃得麼？今之既爾，古之亦然，今古齊時，汝還諱得麼？佛法玄妙，了得者，自相策發無為，小緣妨於大事。汝不見道：寧可終身立法，誰能一旦亡緣？仁者要得會禪麼？各歸衣鉢下看。據子胡見處，更無善惡凡聖，了無自共相可得，是最上聖智法門。

佛告大慧：有一種外道，作無所有妄想計著，覺知因盡(唐云見一切法隨因而盡生分別解想)兔無角想。如兔無角，一切法亦復如是。大慧！復有餘外道，見種(四大)求那(依也)極微陀羅驃(塵也)形處橫法各各差別，見已計著無兔角橫法，作牛有角想(唐云有外道見大種依塵等諸物形量分位各差別已，執兔無角，於此而生牛有角想)。

通曰：上言無所有相，謂聲聞、緣覺及外道相，彼修習生。緣覺、聲聞修習已，離名相妄想及緣起妄想，證偏空理。外道入無想定者，亦未甚異。復有一種外道惡見，但以妄想計著世間一切法自體無體，隨因而盡，遂謂本來無有，如兔無角，而生一斷見。生既無因，不成其有，是以無因為無所有也。又有外道見四大種性依微塵生者，形量分位各各差別，昭然可覩。見已，計著實無兔角，虛妄分別作牛有角想，而生一常見。夫一切法本自不無，今執以為因盡，畢竟斷滅，是橫法也。諸微塵性本不能生，今以無而形有，遂謂實有生因，亦橫法也。如此橫計，皆妄想耳，不可與二乘並論已。百丈云：若執本清淨、本解脫、自是佛、自是禪道解者，即屬自然外道。若執因緣修證得者，即屬因緣外道。執有即屬常見外道，執無即屬斷見外道，執亦有亦無即屬邊見外道，執非有非無即屬空見外道，亦名愚癡外道。秖如今但莫作佛見、涅槃等見，都無一切有無等見，亦無無見名正見，一切聞亦無無聞名正聞，是名摧伏外道。由百丈言，但自生一念便落有無，即是外道種子，安可不自覺破？

大慧！彼墮二見不解心量，自心境界妄想增長，身受用建立妄想根量。(唐云彼墮二見不了唯心，但於自心增長分別，身及資生器世間等，一切皆惟分別所現。)大慧！一切法性亦復如是，離有無不應作想。大慧！若復離有無而作兔無角想，是名邪想。彼因待觀，故兔無角不應作想，乃至微塵分別自性悉不可得。大慧！聖境界離，不應作牛有角想。(唐云應知兔角離於有無。諸法悉然無生分別，云何兔角離於有無？互因待故，分析牛角乃至微塵，求其體性終不可得。聖智所行遠離彼見，是故於此不應分別。)

通曰：外道邪見，不越有無二種。世尊先總破之，只是不了唯心所現，但於身心境界增長分別，故於內而身及資生，外而器界，建立如是根量，皆自心所現。外道不解，於中見有見無而生分別，不知藏識性離於有無，不應分別也。一切法性亦皆如是，彼本離有無相，不應更作有無想，或作有想，或作無想，如辨空中之華為有為無，不知彼太虛之體本自離也。又分破之，若復一切法性離於有無，於離有無中作兔無角想，見一切諸法總歸於無，是非正見，但名邪想。何以明其為邪也？彼所謂無者，非真無也，但因牛角有，見兔角無，是有與無互相因待而立故。作是觀

者，對待宛然。既有對待，即應俱有，不得言無。彼作兔無角想者，妄矣。餘有餘外道，見四大種性依微塵生，作牛有角想。若果有者，必有自性為發生因。今分析牛角乃至微塵，求其實性，終不可得。微細推求，本無微塵自性，誰生四大各各差別相乎？既無體相，則彼作牛有角想者妄矣。若聖智所行境界，遠離彼有無二見，廓然太虛，不應作牛有角想也。唐云是故於此不應分別有無，總結之良是。龐居士偈曰：昔日在有時，常被有人欺。種種生分別，見聞多是非。後來入無時，又被無人欺。一向觀心坐，冥冥無所知。有無俱是執，何處是無為？有無同一體，諸相盡皆離。心同虛空故，虛空無所依。若問無相理，唯有父王知。此聖智境界非有非無，却能知有知無，故有無同體，不作於想。非通達唯心之旨，卒難了此。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得無妄想者，見不生想已，隨比思量觀察不生妄想言無耶？佛告大慧：非觀察不生妄想言無。所以者何？妄想者，因彼生故，依彼角生妄想。以依角生妄想，是故言依因故，離異不異故，非觀察不生妄想言無角。大慧！若復妄想異角者，則不因角生。若不異者，則因彼故，乃至微塵分析推求悉不可得。不異角故，彼亦非性。二俱無性者，何法何故而言無耶？(唐云異於有角。言無角者，如是分別決定非理。二俱非有，誰待於誰？)**大慧！若無故無角。**(唐云若相待不成。)**觀有故言兔無角者，不應作想。大慧！不正因故而說有無，二俱不成。**

通曰：大慧，此疑甚深。因佛言有無分別悉是妄想，若聖境界能離有無二見得無妄想者，見此不生妄想境界渾然是無，豈不同於外道比度觀察不生妄想而言無耶？過在一見字。見有分別者固非，見無分別者亦非，此照心未忘也。故佛言非觀察不生妄想言無，但悟一切有無妄想本無自性，當下即本不生，非同外道言兔無角不生妄想境界也。所以者何？外道兔無角妄想不離前境分別，因彼角之有無而生虛妄分別心故。依彼牛有角生此兔無角妄想，隨比思量言一切法無，以依彼虛妄角生此分別心，是故言有依有因故。因者，因境而生心；依者，依有而說無，總不離前境而生分別也。若無前境，則分別之心何自而生耶？由是言之，妄想本自無根，離異不異故。若異，則有異性可得；若不異，則有不異性可得。今非異非不異，即無自性可得。既無自性，豈有生時？本自不生，即離有無妄想，何待觀察不生而後言無？與彼言無角者同耶？何言乎離異不異也？若分別妄想與彼角異者，則妄想別有自性，應離角有，非因角有。今妄想因角而生，不可謂異也。若謂妄想與角不異者，則角與妄想應無分別。今因彼角生此

妄想，又未嘗不異也。說異又成不異，說非異又成異，是妄想自性了不可得。非但妄想自性不可得，即彼前境牛角分析至於微塵，乃至微塵分析至於鄰虛，求其體性悉不可得，無有實物可當分別，不異兔無角故。是彼牛角亦非有性也。即牛角原非有性，與兔角同，則二法俱無自性可得。何等法有？何等法無？誰為對待之故，而言兔無角耶？若無法無故，相待不成，即無兔無角等見。今唯觀牛角有故，而言兔無角者，是因有而見其無，對待宛然，雖無亦有也。故不應作無角想。何以故？為其有無相待，生滅為因，不正因故。若正因者，了達無生之旨，遠離有無二見，有而不有，無而不無，即是聖智所行境界。彼不正因而說有無，如離太虛而辨空華，說有說無，總歸於妄，猶邀空華結為空果，畢竟何所成就？故曰：二俱不成。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讚歎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外道去後，阿難問佛：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佛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雪竇頌云：機輪曾未轉，轉必兩頭走。明鏡忽臨臺，當下分妍醜。妍醜分兮迷雲開，慈門何處生塵埃？因思良馬窺鞭影，千里追風喚得回。喚得回，鳴指三下。外道雖不問有無，滯在湛不搖處，如機輪未轉耳，一轉必落有無。豈知世尊大圓鏡智，覓有無之相，了不可得，本自不生，何必說不有不無？世尊無心故自妍，外道有意故自醜。外道於此悟去，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真如良馬，見鞭影而行。雪竇鳴指三下，再舉鞭影，要與世尊良久處相見。千載而下，有如外道得入者乎？

大慧！復有餘外道，見計著色空事形處橫法，不能善知虛空分齊，言色離虛空，起分齊見妄想。(唐云復有外道，見色形狀虛空分齊而生執著，言色異虛空，起於分別。)**大慧！虛空是色，隨入色種。大慧！色是虛空，持所持處所建立性，色空事分別當知。**(魏云虛空是色，以色大入虛空故。色是虛空，依此法有彼法，依彼法有此法故。唐云色空分齊分別，應如是知。)**大慧！四大種生時，自相各別，亦不住虛空，非彼無虛空。**(魏云四大種生，自相各別，不住虛空，而四大中非無虛空。)**如是，大慧！觀牛有角，故兔無角。大慧！又牛角者，析為微塵，又分別微塵剎那不住。**(唐云又析彼塵，其相不現。)**彼何所觀故而言無耶？若言觀餘物者，彼法亦然。**(唐云若待餘物，亦彼如是。)**爾時世尊告大慧菩薩摩訶薩言：當離兔角牛角虛空形色異見妄想。汝等諸菩薩摩訶薩，當思惟自心現妄想隨入，為一切剎土最勝子，以自心現方便而教授之。**(唐云應常觀察自心所見分別之相，於一切國土為諸佛子，說觀察自心修行之法。)

通曰：上外道謬計一切法如兔無角，屬斷見；此外道執著色異虛空，屬常見。彼謂大種依微塵生，形量分位各各差別，是名形處

橫法。不達虛空分齊，而謂色離於虛空，遂起色分齊妄想，而謂虛空離於色，故謂之橫。若善知色空分齊者，虛空即是色。如經所云：譬如虛空遍至一切色非色處，隨入色種中，空未嘗與色異也。色亦即是虛空，空為能持，色為所持，於所持處建立諸色，依此空法有彼色法，空即色所建立之性，色亦未嘗與空異也。此所謂性色真空，性空真色，色空事分齊分別，當如是知。若外道所計四大種生時，堅濕煖動自相各別，既有形狀即非虛空，故云亦不住虛空，是以四大在虛空之外矣。然又計四大有生即有滅，滅即歸於虛空，故又云非彼無虛空，復以虛空在四大之外矣，故名形處橫法。此外道執有見者，因空而見其有也。既如是，然則彼外道執無見者，因有而見其無，亦如是也。其橫則一旦彼執為有者，豈定有乎？其執為無者，豈定無乎？彼觀牛角有，知兔角無，所因待而觀者在牛角也。藉令牛角析為微塵，又析微塵至於鄰虛，剎那不住，其相不現，彼將何所比觀而言無耶？所待者既無，則無見無自而起，故知彼所計無者妄也。即是例推。若言觀餘物各各差別，作牛有角想，彼所待者空也。藉令非空，彼將何所比觀而言有耶？所待者既無，則有見無自而起，故知彼所計有者妄也。是兔角與牛角異，空與影色異，如是見者是為異見，如是想者是為妄想，汝等菩薩當遠離之。應當思惟一切萬法皆自心所現，若能通達自心所現妄想之相，妄本無根，當下本自不生，即無有無可得，隨入一切剎土，為諸佛子說觀察自心方便修行之法，離有無不應作想，以此教授是名正因，終有成就，汝等菩薩應當修學。秦跋陀禪師問生：法師講何經論？生曰：大般若經。師曰：作麼生說色空義？曰：眾微聚曰色，眾微無自性曰空。師曰：眾微未聚，喚作甚麼？生罔措。師又問：別講何經論？曰：大涅槃經。師曰：如何說涅槃之義？曰：涅而不生，槃而不滅，不生不滅，故曰涅槃。師曰：這箇是如來涅槃，那箇是法師涅槃？曰：涅槃之義豈有二耶？某甲秖如此，未審禪師如何說涅槃？師拈起如意曰：還見麼？曰：見。師曰：見箇甚麼？曰：見禪師手中如意。師將如意擲於地曰：見麼？曰：見。師曰：見箇甚麼？曰：見禪師手中如意墮地。師斥曰：觀公見解未出常流，何得名喧宇宙？拂衣而去。其徒懷疑不已，乃追師叩問：我師說色空涅槃不契，未審禪師如何說色空義？師曰：不道汝師說得不是，汝師秖說得果上色空，不會說得因中色空。其徒曰：如何是因中色空？師曰：一微空故眾微空，眾微空故一微空，一微空中無眾微，眾微空中無一微。若跋陀者，真能以自心現方便而教授之也。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色等及心無，色等長養心，身受用安立，藏識現眾生。(唐云心所見無有，唯依心起故。身資所住處，唯依識藏現。)心意及與識，自性法有五，無我二種淨，廣說者所說。長短有無等，展轉互相生，以無故成有，以有故成無。微塵分別事，不起色妄想，心量安立處，惡見所不樂。覺想非境界，(唐云外道非行處。)聲聞亦復然，救世之所說，自覺之境界。

通曰色等及心無。此一無字，是真無境界，即前所云無所有相是也。不了唯心，妄生分別，故色等依心而起，由心長養，有心心所法，內而根身，外而器界，見相二分，皆藏識所現，本自無生，但眾生見其有耳，故曰現眾生。如來為度眾生故，分別心意及識，諸識次第，皆由藏識生起，約三自性，立名相等五法，歸於二無我淨，方與前無字相應。此如來廣說經論之所說，約而言之，一無字足矣。外道不明此無，原雖有無等見，原非對待之法，乃以長短相形，有無相生，互相展轉，執為己見，以無成有，以有成無，不離對待，說無所有。若使微塵分析，本自無色，其色妄想，從何而起？既不見色，何因說無？故知彼說有說無，皆妄也。若悟心量自心所現境界，身及資生器世間安立之處，本自無生，湛然常寂，外道惡見所噬，不樂聞此。所以者何？以未離覺想故。覺想即是妄根，覺想執著，不離生滅，雖說無所有，非真無所有境界也。即聲聞所證寂滅，與外道懸殊，亦不能窺如來所行之處。如來救世，興大悲心，所說不可思議境界，五法三自性皆空，八識二無我俱遣，唯可自覺，難以語人。彼外道所執有無，二乘所證偏空，不離名相妄想，安能測正智如如之境哉？玄沙云：夫佛出世者，元無出入，名相無體，道本如如法耳。天真不同，修證秖要虛閑，不昧作用，不涉塵泥，個中纖毫道不盡，即為魔王眷屬。句前句後，是學人難處。所以一句當天，八萬門永絕生死。直饒得似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道人行處，如火銷冰，終不却成冰。箭既離弦，無返回勢。所以牢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若到這裏，步步登玄，不屬邪正，識不能識，智不能知，動便失宗，覺即迷旨。二乘膽顫，十地魂驚，語路處絕，心行處滅。直得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華。若與麼見得，更疑何事？玄沙數語，演唱色等及心無自覺之境界，極為透露。非此語固難明，此宗

爾時，大慧菩薩為淨除自心現流故，復請如來白佛言：世尊！云何淨除一切眾生自心現流，為頓為漸耶？佛告大慧：漸淨非頓。如菴羅果漸熟非頓，如來淨除一切眾生自心現流，亦復如

是，漸淨非頓。譬如陶家造作諸器漸成非頓，如來淨除一切眾生自心現流，亦復如是，漸淨非頓。譬如大地漸生萬物非頓生也，如來淨除一切眾生自心現流，亦復如是，漸淨非頓。譬如人學音樂書畫種種技術漸成非頓，如來淨除一切眾生自心現流，亦復如是，漸淨非頓。譬如明鏡頓現一切無相色像(唐云譬如明鏡頓現眾相而無分別)，如來淨除一切眾生自心現流，亦復如是，頓現無相無有所有清淨境界。如日月輪頓照顯示一切色像，如來為離自心現習氣過患眾生，亦復如是(魏云如來為令眾生遠離自心煩惱見熏過氣習患)，頓為顯示不思議智最勝境界。譬如藏識頓分別知自心現及身安立受用境界，彼諸依佛亦復如是，頓熟眾生所處境界，以修行者安處於彼色究竟天(唐云譬如阿黎耶識分別現境自身資生器世間等，一時而知非是前後。大慧！報佛如來亦復如是，一時成熟諸眾生界，至究竟天淨妙宮殿修行清淨之處)。譬如法佛所作依佛(唐云譬如法佛頓現報佛及以化佛)，光明照耀自覺聖趣，亦復如是，彼於法相有性無性惡見妄想照令除滅。

通曰：大慧初問云何淨其念，云何念增長，至此又問淨除自心現流，為頓為漸。蓋因上文當思惟自心現妄想，為諸佛子以自心現方便而教授之。所為教授方便，有頓頓，有頓漸，有漸頓，有漸漸，顧其受者何如耳。漸有四喻，頓有四喻，俱有深意，非泛然雜舉也。為漸除自心現流現行，無明流逸，奔塵不出，五六七八，識情流注，相續不斷。故轉第八識為大圓鏡智，其果成就，當以漸熟。轉第五識為成所作智，如陶家造器，當以漸成。轉第七識為平等性智，如大地生物，平等漸生。轉第六識為妙觀察智，如學音樂書畫，種種技術，當以漸妙。淨除一分識情，即成一分智用。故有可容人力者，如作器學音，必須工夫精到。有不可容人力者，如果熟物生，機非在我，俟其自化而已。此漸淨非頓之大略也。四頓亦有次第，初頓現無所有清淨境界，攝有相歸無相，如鏡現諸像非漸。次淨頓令住於寂靜無分別處，以淨除五識邊事。次頓顯不思議智最勝境界，頓令眾生遠離自心所現煩惱見熏習氣過患。此妙觀察智，如日月光，一時遍照一切色像，無復昏暗，似淨除六識邊事。前以鏡喻現識，此以日月喻觀察，義各有當耳。既曰不思議智，已轉識成智矣。故藏識頓能分別自心所現，見分相分，根身器界，一時而知，非有前後。識既成智，智即是佛，不須淨除，不須遠離。如報佛成熟一切眾生，安處於色究竟天淨妙宮殿，修行清淨之處。蓋淨第七識，而歸如來藏識海矣。然色究竟天，未出三界，為報佛所居。若法佛頓現，報佛及以化佛，依佛智用，不離妙寂光土，光明照耀，無量無邊，故淨除自心。至於自覺聖趣，光明法體，於三界所有法相，有見無

見，邪惡妄想，一照即令除滅，不啻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蓋極頓法門也。前報佛頓熟，眾生轉識成智，猶帶識在。此法佛頓現，報佛純是智用，光照無邊，豈但安處色究竟天而已哉。此淨除自心現流方便之法，或頓或漸，大約如此。要歸於教授佛子，成如來身而已。初荷澤神會禪師問六祖曰：先頓而後漸，先漸而後頓。不悟頓漸人，心裏常迷悶。祖曰：聽法頓中漸，悟法漸中頓。修行頓中漸，證果漸中頓。頓漸是常因，悟中不迷悶。六祖語意自圓，却與此經同旨。後史山人問圭峰禪師：其所修者，為頓為漸。漸則忘前失後，何以集合而成。頓則萬行多方，豈得一時圓滿。峰曰：真理即悟而頓圓，妄情息之而漸盡。頓圓如初生孩子，一日而肢體已全。漸修如長養成人，多年而志氣方立。又問：凡修心地之法，為當悟心即了，為當別有行門。若別有行門，何名南宗頓旨。若悟即同諸佛，何不發神通光明。峰曰：識氷池而全水，藉陽氣而鎔銷。悟凡夫而即真，資法力而修習。氷消則水流潤，方呈泼滌之功。妄盡則心靈通，始發通光之應。修心之外，無別行門。此論頓不廢漸，足備漸頓頓漸二義。

大慧！法依佛說，一切法入自相共相，自心現習氣因，相續妄想自性計著因，種種不實如幻，種種計著不可得。(唐云法性所流佛說一切法自相共相，自心現習氣因相，妄計性所執因相，更相繫屬種種幻事，皆無自性，眾生執著取以為實，悉不可得。)**復次，大慧！計著緣起自性，生妄想自性相。大慧！如工幻師，依草木瓦石作種種幻，起一切眾生若干形色，起種種妄想，彼諸妄想亦無真實。如是，大慧！依緣起自性，起妄想自性，種種妄想心，種種相行事，妄想相計著，習氣妄想，是為妄想自性相生。大慧！是名依佛說法。**(唐云由取著境界習氣力故，於緣起性中，有妄計性種種相現，是名妄計性生。大慧！是名法性所流佛說法相。)**大慧！法佛者，離心自性相，自覺聖所緣境界，建立施作。大慧！化佛者，說施、戒、忍、精進、禪定及心智慧，離陰、界、入、解脫、識相，分別觀察建立，超外道見、無色見。大慧！又，法佛者，離攀緣，攀緣離，一切所作根量相滅，非諸凡夫、聲聞、緣覺、外道計著我相所著境界，自覺聖究竟差別相建立。是故，大慧！自覺聖究竟差別相，當勤修學，自心現見，應當除滅。**

通曰：上言依佛頓熟眾生，安處於彼色究竟天，當說何等法耶？彼依佛者，法性所流之佛，即八識所流第七識，而七識恒與八識相依，故曰依佛，即報佛也。報佛明於七識邊事，故說一切法各具一體而為自相，和合相成而為共相，皆是自心所現境界，攝取外境熏成種子，為無始習氣因，而相續妄想計著實我實法，為妄想自性因，故七識與六識更相繫屬。眾生執著取以為實，不知種

種諸相皆無自性，猶如幻事本非實有，而七識從中種種計著，亦皆虛妄悉不可得。然七識何以為六識因哉？彼計著緣起自性，能生妄想自性之相。譬如巧幻師，依草木瓦石作種種幻事，依於呪術人工之力，成就一切眾生形色相狀。眾生見幻種種形色，起種種妄想分別，執著為人而實無人。幻既非真，想豈為實？故曰彼諸妄想亦無真實。然則因緣法體隨心分別，亦復如是。由七識無始已來取著境界習氣力故，於一念初動緣起自性中，遂起妄想自性種種相現，內緣於八識而為種種妄想之心，外緣於六塵而為種種之相，及緣於六識而為行事妄想籌度之相。此計著習氣妄想之力，內外傳送，相續不斷，故能緣起妄想自性，是名妄想自性之相，依緣起自性而生也。若明知是妄，不實如幻，即如藏識，覺了自心所現，即真即妄，即妄即真，故名法性所流佛說法之相，所以成熟眾生也。若法佛者，不但離妄想緣起自性相，亦且離心自性相，并其八識而化之矣。純是自覺聖智境界，以智緣智，建立施作，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乃最上第一義也。法佛本來無妄，故不說此妄因、妄相及一切淨除之法，我王庫內無如是刀故也。前又云：如來為令眾生遠離自心現習氣過患，當說何等法耶？彼法身所流千百億應化佛者，明於六識邊事，故於八萬四千化門而說法，說施、戒、忍、精進、禪定及心、智慧六波羅蜜法，所以化菩薩；說離陰、界、入、解脫識相分別知見法，所以化二乘；以妙觀察智建立九次第定法，超過外道有無等見及無色界四空等見，為諸凡夫、二乘、外道總不外於六識妄想分別，故化佛所說種種法，所以淨除之也。若法佛者，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故不必離六識攀緣，而攀緣自離；不必滅前五能作所作根量，而能所等相自滅。光明照耀，諸妄悉除，非諸凡夫外道計著神我，及二乘偏空所著境界。乃自覺聖究竟珠勝相，建立施作，與大菩薩究竟差別，以一切佛法身智慧而自莊嚴。是法身如來所證法相，乃自覺修行勝相，超過一切，故當修學。云何修學？但離妄緣，即如如佛。故曰：自心現見，應當除滅。前自心現流，明知不滅，故須淨除。此自心現見，能見自心淨法，執為涅槃，是見之為害也深，故須除滅。既無妄想，又無妄見，純然一法身境界，何者而非淨哉？黃檗云：佛有三身：法身說自性虛通法，報身說一切清淨法，化身說六度萬行法。法身說法，不可以言語音聲形相文字而求，無所說，無所證，自性虛通而已。故曰：無法可說，是名說法。報身化身，皆隨機感現，所說法亦隨事應根以為攝化，皆非真法。故曰：報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由黃檗言：向上一路，言不能宣，要實見得，其惟頓頓法門乎？

復次，大慧！有二種聲聞乘通分別相，謂得自覺聖差別相，及性妄想自性計著相。(唐云謂自證聖智殊勝相，及分別執著自性相。)云何得自覺聖差別相聲聞？謂無常、苦、空、無我境界真諦，離欲寂滅，息陰界入自共相，外不壞相如實知，心得寂止，心寂止已，禪定解脫三昧道果正受解脫，不離習氣不思議變易死，得自覺聖樂住聲聞，是名得自覺聖差別相聲聞。(唐云云何自證聖智殊勝相？謂明見苦、空、無常、無我諸諦境界，離欲寂滅故，於蘊界處若自若共外不壞相如實了知故，心住一境，住一境已，獲禪定解脫三昧道果而得出離，住自證聖智境界樂，未離習氣及不思議變易死，是名聲聞住自證聖智境界相。)大慧！得自覺聖差別樂住菩薩摩訶薩，非滅門樂正受樂，顧憫眾生及本願不作證。大慧！是名聲聞得自覺聖差別相樂。菩薩摩訶薩於彼得自覺聖差別相樂，不應修學。(唐云菩薩雖亦得此聖智境界，以憐憫眾生故，本願所持故，不證寂滅門及三昧樂。)

通曰：上言法佛，非諸凡夫、聲聞、緣覺、外道計著我相所著境界，此下綴而明之。二種聲聞乘，有通相，有分別相。證聲聞果是通相，其中有利根，有鈍根，是分別相。一者得自覺聖殊勝相，謂依四諦而修，觀空而悟入者，此利根也。雖得聖智差別，不得聖智究竟中差別，故但證聲聞。二者性妄想自性計著相，謂依權教八背捨觀而修，析色而取偏空者，此鈍根也。未得無我，故曰妄想自性計著相。何言乎自證聖智殊勝相也？謂觀身是苦，觀受是空，觀心無常，觀法無我，四觀總別不一，無非捨俗諦，歸真諦，離三界欲，趨寂滅樂。故於五蘊、十八界、十二處，若自相，若共相，俱已滅息。五陰六入，各有自體，名曰自相。和合成人，名曰共相。外道必欲壞一切相而空之，此則外不壞相。如實了知，心得寂靜，住於一境。住一境已，即獲禪那止觀。以禪定力而得解脫，即證三昧道果，是為離塵解脫。以正受力而得解脫，不復為陰界入無常苦空境界所縛，是為不退解脫。然猶以八識為涅槃，故曰未離習氣。雖得不思議變易死，亦是出世之習氣，未能離也。以此為樂，住著不捨，故名得自覺聖樂住。聲聞唯識論云：生死有二種：一、分段生死，謂諸有漏善不善業，由煩惱障緣助勢力，所感三界麤異熟果，身命短長，隨因緣力，有定劑限，故名分段。二、不思議變易生死，謂諸無漏有分別業，由所知障緣助勢力，所感殊勝細異熟果，由悲願力，改轉身命，無定劑限，故名變易。無漏定願，正所資感，妙用難測，名不思議。諸菩薩摩訶薩，亦證此寂滅樂，亦同此不思議變易死，何以異於聲聞也？然菩薩雖得自覺聖智差別樂住，非二乘寂滅門樂，乃住八地無生正受樂也。以憐憫眾生故，而欲度脫之，及回智向悲，本願所持，故雖得三昧正受樂，而不取證涅槃，自以為足。

若聲聞人，住著此樂，不欲度生，欣靜厭動，被淨法酒所醉，是名聲聞所得自覺聖差別相樂。菩薩摩訶薩，是大菩薩，當度眾生，於彼得自覺聖差別相樂，不應取著，故不應修學。溈山坐次，仰山入來，溈曰：寂子速道，莫入陰界。仰曰：慧寂信亦不立。溈曰：子信了不立？不信不立？仰曰：秖是慧寂，更信阿誰？溈曰：若恁麼，即是定性聲聞。仰曰：慧寂佛亦不立。若溈仰父子，真大乘器，豈肯以自覺聖智相樂，而自住著？

大慧！云何性妄想自性計著相聲聞？所謂大種青黃赤白、堅濕煖動，非作生，自相共相先勝善說(魏云斟量相應，阿含先勝見善說故)**，見已於彼起自性妄想**(唐云云何分別執著自性相？所謂知堅濕煖動、青黃赤白，如是等法非作者生，然依教理見自共相分別執著。魏云分別有物執虛妄相，謂於彼法虛妄執著以為實有)**。菩薩摩訶薩於彼應知應捨，隨入法無我相，滅人無我相見，漸次諸地相續建立，是名諸聲聞性妄想自性計著相。**

通曰：外道計作者生是謂異因，固為妄想無足論已。今聲聞性妄想自性計著者，謂知四大種性，青黃赤白其色也，堅濕煖動其性也。色色自爾非假人為，性性自爾非假人作，非如外道所指微塵等由作者生故。以四大五蘊各有自性即是自相，和合變化即是共相，於彼自相共相虛妄分別執著實有自性，即是無作涅槃以為阿含。小乘教中先勝見解咸作是說，見是法已於彼分別謂實有物，見有涅槃自性可得，即是自性妄想。說到自性已離塵累，雖得人無我相，然此見不滅墮在法執。菩薩摩訶薩於彼所執應知應捨，隨入法無我相，則彼人無我相見自滅，自人空法空以至空空得無生法忍，諸地相續建立，由一地入一地，漸住諸地登菩薩位，豈二種聲聞可同日語哉。所云性妄想者，謂分別實有自性，即是法執。自性計著者，謂執著實我自性，即是我執。此聲聞計著我相，所著境界也。黃檗云：菩薩心如虛空，一切俱捨，所作福德，皆不貪著。然捨有三等，內外身心，一切俱捨，猶如虛空，無所取著，然後隨方應物，能所皆忘，是為大捨。若一邊行道布德，一邊旋捨，無希望心，是為中捨。若廣修眾善，有所希望，聞法知空，遂乃不著，是為小捨。大捨如火燭在前，更無迷悟。中捨如火燭在傍，或明或暗。小捨如火燭在後，不見坑穽。故菩薩心如虛空，一切俱捨。過去心不可得，是過去捨。現在心不可得，是現在捨。未來心不可得，是未來捨。是謂三世俱捨。必如是，方證三空也。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世尊所說常不思議，自覺聖趣境界及第一義境界。世尊！非諸外道所說常不思議因緣耶？佛告大慧：非諸外道因緣得常不思議。所以者何？諸外道

常不思議不因自相成。若常不思議不因自相成者，何因顯現常不思議？復次，大慧！不思議若因自相成者，彼則應常。由作者因相故，常不思議不成。大慧！我第一義常不思議，第一義因相成，離性非性。得自覺相故有相，第一義智因故有因，離性非性故。譬如無作虛空涅槃滅盡故常。如是，大慧！不同外道常不思議論。如是，大慧！此常不思議，諸如來自覺聖智所得。如是故，常不思議自覺聖智所得，應當修學。

通曰：大慧！因上執著自性非作，生似不思議境界，因疑佛說常不思議法是自覺聖趣境界，是第一義境界，思之不得，議之不及，毋亦同外道所說常不思議因緣耶？不知外道妄計所作無常，總歸於無，但以無為不可思議，遂執為常，是斷滅見也，非如是因緣可得常不思議。所以者何？常不思議原有本來自相，今外道所云常不思議，不因本來自相而成也。若常不思議不因自相成者，因非正因，相非正相，何因顯現真常不思議境界耶？若彼不思議常因自相成者，非緣外境，非假造作，應是真常。由彼妄計作者為生因相，故以所生無常而作者是常。彼所因作者，不出三界有為之相，有作必有壞，是生滅法，何得為常？故常不思議不成我，故曰非外道因緣得常不思議也。若我第一義常不思議者，以第一義因相而成。何謂第一義因相？有屬俗諦，無屬真諦，非有非無屬中道諦，是為第一義諦。離性非性，故於中得自覺相。靈光獨露，迥脫根塵，是第一義之相也，故為正相。得自覺第一義相，由於具足第一義智，即般若智為之因也，故為正因。是因自相成者，不落於有，不落於無，一切有無戲論俱離，當體寂滅，是真常不思議境界，以非所作故。譬如虛空，非作者生；如涅槃，如寂滅，亦非作者生，故能常也。外道雖能滅有，不能滅無；雖能滅一切法，不能滅作者。滅之不盡，終歸生滅，何由顯現常不思議哉？此我所說常不思議，是第一義境界，不同於外道邪見諍論也。外道常不思議論，由計度生我。此常不思議，由諸如來識自本心，見自本性，自覺聖智所得。此常不思議，由悟而入者，非心意意識境界，應當修學。南岳思大禪師示眾曰：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己求，莫從他覓。覓即不得，得亦不真。偈曰：頓悟心源開寶藏，隱顯靈通現真相。獨行獨坐常巍巍，百億化身無數量。縱令囂塞滿虛空，看時不見微塵相。可笑物兮無比況，口吐明珠光晃晃。尋常見說不思議，一語標名言下當。斯偈足為常不思議傳神矣。

復次，大慧！外道常不思議，無常性異相因故，非自作因相力故常。(唐云外道常不思議，以無常異相因故常，非自相因力故常。)復次，大慧！諸外道常不思議，於所作性非性無常，見已思量計常。

大慧！我亦以如是因緣，所作者性非性無常，見已自覺聖境界，說彼常無因。(唐云外道常不思議，以見所作法有已還無，無常已比知是常，我亦見所作法有已還無，無常已不因此說常。)大慧！若復諸外道因相成常不思議，因自相性非性同於兔角，此常不思議但言說妄想，諸外道輩有如是過。所以者何？謂但言說妄想同於兔角，自因相非分。(唐云外道以如是因相成常不思議，此因相非有同於兔角故常不思議，唯是分別但有言說。何以故？彼因同於兔角，無自因相故。)大慧！我常不思議，因自覺得相故，離所作性非性故常，非外性非性無常思量計常。大慧！若復外性非性無常思量計常不思議常，而彼不知常不思議自因之相，去得自覺聖智境界相遠，彼不應說。

通曰：外道常不思議所以不成者，由彼以一切無常性異相為因故，非自覺聖智所得第一義自相因力故常。曰異相者，以彼無常性顯此常性，是為異因。何以明其異也？外道見因緣所作法有已，還無一切無常，於中計度有者非常、無者常，而以一切無常為常也。我亦見因緣所作法有已，還無一切無常，不因此說常。何以故？常無常推遷代謝，屬前境不屬自性。我自覺聖智境界，不因所作常無常而後見其常也，是為正因。彼於所作生滅法中而計常者，是為無因，無因安得成常？若復外道以如是因相成常不思議者，此因自相果有實體然後可成，彼但以一切性非性為因故。是因相非有同於兔角，畢竟無實體可得，無不能生無。雖說常不思議，但言說妄想耳，有如是虛妄之過。所以者何？彼因自相同於兔角，兔角原無，即無自因相可得，將以何者為常？於吾自覺聖智常不思議自相因力真實不虛者，非彼分所有。彼所因者既不能常，吾能常者又非彼有。縱有言說，渾成虛妄而已。吾所謂自因相者，外道何以不知？蓋我說常不思議者，因自覺第一義智得常不思議相故。自所覺者，遠離所作性非性故，即離常無常性。以離常無常性為自相，迥超有無之外，所以為常。非如外道於所作性非性無常而計常也。若彼外道於所作法有已還無，見其無常，因思量計度此無常性即是常不思議境界，遂以為常。但於所作觀不能離所作觀，但見一切無不見離於無者，而彼曾不知常不思議自因之相為何似。既不能知，去得自覺聖智境界尚遠，故非彼分所有。非彼所有即不應說，非其有而說者即是妄說。我故曰：諸外道輩有如是過。僧問利山和尚：眾色歸空，空歸何所？山曰：舌頭不出口。曰：為甚麼不出口？山曰：內外一如故。又僧問谿山和尚：緣散歸空，空歸何所？谿乃召僧，僧應諾。谿曰：空在何處？曰：却請和尚道。谿曰：波斯喫胡椒。此二尊宿說到常不思議，直是開口不得。

復次，大慧！諸聲聞畏生死妄想苦而求涅槃，不知生死涅槃差別，一切性妄想非性(魏云不知世間涅槃無差別故，唐云不知生死涅槃差別之相，一切皆是妄分別有無所有故)，未來諸根境界休息作涅槃想，非自覺聖智趣藏識轉(唐云妄計未來諸根境滅以為涅槃，不知證自智境界，轉所依藏識為大涅槃)。是故凡愚說有三乘，說心量趣無所有。是故，大慧！彼不知過去未來現在諸如來自心現境界，計著外心現境界，生死輪常轉(唐云彼愚癡人說有三乘，不說唯心無有境界。大慧！彼人不知三世諸佛所說自心境界，取心外境，常於生死輪轉不絕)。

通曰：不但外道落斷見，諸聲聞亦有之。諸聲聞人畏生死苦求涅槃樂，不知生死涅槃無差別相。於中分別一切法與非法而滅諸相者，皆是妄分別有，其實無所有故。何以明其妄也？彼妄計未來諸根境界暫時休息，入乎滅盡定以為涅槃，而不知自覺聖智證知自性，能轉所依藏識為大涅槃。轉識成智者，不離諸根當體寂滅，諸根自寂豈容更滅？愚癡凡夫不能了此，說有大小三乘之法，說心量漸次滅盡，趣無所有得寂靜法。不知唯心無所有境界，諸法本自寂滅相，是三世諸佛所說自心現量境界。雖現有生死，生死即是涅槃。愚癡凡夫不明自心所現，以一切法皆心外境，計著外境休息作涅槃想，唯於境上覓無所有，不於心上悟無所有。境有去來是生滅法，於生滅法求涅槃者，涅槃即屬生滅。故妄取不受後有以為滅度，至劫滿復生，終從輪墮，生死輪轉無休歇時。由彼未能轉識，故為識轉耳。無業禪師告弟子惠愔等曰：汝等見聞覺知之性，與大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即為境惑，一為境惑流轉無窮。汝等當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常了一切空，無一物當情。是諸佛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

復次，大慧！一切法不生，是過去未來現在諸如來所說。所以者何？謂自心現性非性，離有非有生故。(唐云自心所見非有性故，離有無生故。)大慧！一切性不生，一切法如兔馬等角，是愚癡凡夫不覺妄想自性妄想故。(魏云妄想分別分別諸法，是故一切諸法不生。)大慧！一切法不生，自覺聖智趣境界者，一切性自性相不生，非彼愚夫妄想二境界自性，身財建立趣自性相。大慧！藏識所攝相轉，愚夫墮生住滅見，希望一切性生有非有妄想生，非聖賢也。大慧！於彼應當修學。(唐云身及資生器世間等，一切皆是藏識影像，所取能取二種相現，彼諸愚夫墮生住滅二妄見中，故於中起有無分別。)

通曰：一切法不生，即唯心無所有境界，是三世諸佛所說。其說謂何？謂自心所現一切法，或現而為有，不見有有性可得，即有

而離有也；或現而為無，不見有無性可得，即無而離無也。有無俱離，性本不生，非一切斷滅之謂也。凡愚謂一切性不生，指一切法如兔馬等角，原自非有，不但滅其法，并滅其性，遂謂一切性不生。是愚癡凡夫不自覺知妄想自性，妄自分別諸法，故作此斷滅見也。若三世諸佛所說一切法不生，乃是自覺聖智趣境界，覺了一切性即是自性，生即不生，故一切性自體相不生，非以生而趨乎不生，亦非對生而顯乎不生。自性自相本自不生，但一境界，不作二見也，非彼愚夫妄想分別作二境界。何以謂之二境界也？彼自性所現根身及資生器世間等，唯心所現，心外無法，法外無心，而彼妄想分別必滅外境而趨乎寂靜，為趨自性相。是自性一境界，而趨自性又一境界也。殊不知一切皆是藏識影像，藏識無相而攝所攝有相，藏識無轉而攝所攝相恒轉。彼不明乎藏識即大圓鏡智，於能所取原不相應，於中妄見有能證涅槃之人及所證涅槃之果，能所相現即屬流轉。是愚癡凡夫墮生住滅二妄見中，但見有去來之影，不見無生滅之鏡。於是虛謬希望一切性生，生即還滅；一切性有，有即還無。於中妄起有無分別，謂有已還滅即是涅槃，即是一切性不生，其實去不生不滅之體尚遠。是愚癡凡夫惡見，非聖賢之所行也。若彼聖賢悟知三世諸佛所說自心現境界，即生滅離生滅，即有無離有無，不必外一切法而別求所謂不生也。於彼一切法不生，應當修學。史山人問圭峰曰：云何佛化所生，吾如彼生？佛既無生，生是何義？若言心生法生，心滅法滅，何以得無生法忍耶？答曰：既云如化，化即是空，空即無生，何詰此義？生滅滅已，寂滅為樂，忍可此法無生，名曰無生法忍？此答足備此段疑義，而三世諸佛所說微旨，可得之言外

復次，大慧！有五無間種性。云何為五？謂聲聞乘無間種性，緣覺乘無間種性，如來乘無間種性，不定種性，各別種性(唐云無種性)**。云何知聲聞乘無間種性？若聞說得陰、界、入自共相斷，知時舉身毛孔熙怡欣悅，及樂修相智，不修緣起發悟之相，是名聲聞乘無間種性。聲聞無間見第八地，起煩惱斷，習煩惱不斷，不度不思議變易死，度分段死，正師子吼：我生已盡，梵行已立，不受後有。如實知修習人無我，乃至得般涅槃覺。**

通曰：前大慧問：云何為種性非種及心量？此章詳答。相似曰種，體同曰性。眾生佛性本來是一，由昔教法熏習各有自類種子，故曰種性。種性相依無纖毫間隔，故曰無間種性。以執化佛所說權法成聲聞種，執報佛所說緣生之法成緣覺種，悟法佛所說離攀緣法成如來種。若聞此三法或信或疑成不定種，若無信心返

生毀謗斷滅佛種成無種性。何謂聲聞以聞說四諦法成其種性？於陰界入自相共相一切斷知，斷者正斷諸惑使時，知者知已斷諸惑使時，所謂知苦斷集證滅修道也。時為三昧酒所醉故，舉身毛孔熙怡欣悅，及樂修偏空之相、我空之智，智即有相之智，是以寂滅由修而得。不知樂修緣起無生，觀察因緣發悟本來寂滅之相，但名聲聞乘種性耳。如華嚴所載，八地菩薩證我空真如，樂住三昧不起滅定，諸佛因而勸之曰：起，善男子！勿得樂住三昧，汝之三昧二乘亦得。所以聲聞雖未至菩薩位，然見處與第八地無異。由彼依四諦修，於現行結使，名起煩惱者已斷盡。而種子習氣，名習煩惱者尚未斷。於三界見思惑已滅，故能度分段生死。而塵沙無明惑未滅，故為變易生死管定，不能度脫。此但得人空耳。乃於天人魔外中，便師子吼，作是唱言，我生已盡，謂斷苦集。梵行已立，謂證滅道。所作已辦，不受後有。便以此為得無生滅。彼但如實而知修習人無我一路，未至法無我也。乃遂生得涅槃覺想。覺有涅槃可得，非真涅槃也。未證謂證，得少為足。此其所以為聲聞與。雲居膺禪師，令侍者送袴與一住菴道者。道者曰，自有娘生袴。竟不受。膺再令侍者問，娘未生時，著箇甚麼。道者無語。後遷化，有舍利持似於膺。膺曰，直饒得八斛四斗，不如當時下得一轉語好。此道者認定箇娘生袴，真是定性聲聞。若得見娘未生時面目，方可語於緣起發悟之相。

大慧！分別無間者，我、人、眾生、壽命、長養、士夫，彼諸眾生作如是覺求般涅槃(唐云復有眾生求證涅槃，言能覺知我、人、眾生、養者、取者，此是涅槃)。**復有異外道說，悉由作者見一切性已，言此是般涅槃。作如是覺，法無我、見非分，彼無解脫。大慧！此諸聲聞乘無間外道種性不出出覺，為轉彼惡見故應當修學**(唐云此是聲聞乘及外道種性，於未出中生出離想，應勤修學捨此惡見)。

通曰：各別無間種性，是名無種性，謂其焦芽敗種斷佛種性。如增上慢聲聞及惡見外道所見各各不同，有我見、有人見、有眾生見、有壽命見，此聲聞人所作證悟了覺四相以取涅槃。有長養士夫見，士夫即神我，外道計一切從神我流出，神我能長養一切，於中取著以為涅槃。復有異外道，言一切法由作者生，是謂異因。如前舉若勝妙、若士夫、若自在、若時、若微塵，以為作者能生一切，而作者之性是無生滅，妄計此等以為涅槃。作如是種種覺者，皆於法見未忘，於法無我非其分劑，總為法縛不得解脫，何由得涅槃乎？然聲聞之涅槃不離偏空，外道之涅槃不離妄計，此二種性俱於未出離中生出離想，於生滅法中求不生滅，吾未見其能得真涅槃也。汝等諸菩薩應當修學無上涅槃，轉彼聲聞

外道惡見而歸之乎正，毋為彼惡見所轉而同於斷滅也。百丈道恒禪師曰：實是無事，諸人各各是佛，更有何疑得到這裏？古人道：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且作麼生是心空？不是那裏閉目冷坐是心空，此正是意識想解。上座要會心空麼？但且識心便見心空。所以道：過去已過去，未來更莫算，兀然無事坐，何曾有人喚？設有人喚，上座應他好？不應他好？若應他，阿誰喚上座？若不應他，又不患聾也，三世體空且不是木頭也。所以古人道：心空得見法王。還見法王麼？也秖是老病僧，又莫道渠自代好。珍重！須於此有箇悟處，方能轉彼二乘外道惡見。

大慧！緣覺乘無間種性者，若聞說各別緣無間，舉身毛豎，悲泣流淚，不相近緣，所有不著(魏云不樂憒鬧故，觀察諸因緣法，不著諸因緣法故)**，種種自身，種種神通，若合若離，種種變化，聞說是時，其心隨入**(唐云有時聞說現種種身，或聚或散，神通變化，其心信受)**。若知彼緣覺乘無間種性已，隨順為說緣覺之乘，是名緣覺乘無間種性相。**

通曰：緣覺有二種：出無佛世，觀化知無，謂之獨覺；出有佛世，依教而修，觀緣悟道，謂之緣覺。此云各別緣無間者，即十二因緣法，三世因果相緣無間也。不相近緣所有不著者，離憒鬧緣無所染著，即十二因緣滅也，是名緣覺乘法。無明滅盡，即能發起神通，得意生身，種種變現，離合自在。此緣覺乘，雖未必一一俱證，然素聞其說，其心已信受之矣，信受遂成緣覺乘種性。種性既成，而能隨順眾生同是種性者，為說十二因緣之法，使人皆觀緣而悟道，是名緣覺乘無間種性之相也。彼初聞道，舉身毛豎，悲泣流淚，便有哀愍眾生之意。視聲聞舉身毛孔，熙怡欣悅，樂住三昧者，又進一等矣。鳥窠侍者會通，一日欲辭去，窠曰：汝今何往？對曰：會通為法出家，和尚不垂慈誨，今往諸方學佛法去。窠曰：若是佛法，吾此間亦有少許。曰：如何是和尚佛法？窠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通遂領悟。汾陽昭禪師頌曰：侍者初心慕勝緣，辭師擬去學參禪。鳥窠知是機緣熟，吹毛當下得心安。侍者觀緣悟道，鳥窠善能隨順，為說緣覺之乘，亦是希有。

大慧！彼如來乘無間種性有四種，謂：自性法無間種性，離自性法無間種性，得自覺聖無間種性，外剎殊勝無間種性。大慧！若聞此四事一一說時，及說自心現身財建立不思議境界時，心不驚怖者，是名如來乘無間種性相。(唐云所證法有三種，所謂：自性無自性法，內身自證聖智法，外諸佛剎廣大法。聞自心所現身財建立阿賴耶識不思議境，不驚不怖不畏，當知此是如來乘性。)

通曰：此本四種，而唐合前二種為一，與前聖智三相相符。自性無自性法，即無所有相也；內身自證聖智法，即自覺聖智究竟相也；外諸佛剎廣大法，即一切諸佛自願處相也。今以四種言：妙體圓明曰自性，不守自性曰離自性，匪從外得曰自覺，平等法界曰殊勝。或謂自性即法身，離自性即解脫，聖智即般若。此約三德秘藏，總號法身。外剎殊勝即報身，法報同體，故說上四事。及說自心現身財建立，一切見分、相分皆自心所現，心外更無所有，此是第八識不思議境界，所謂阿賴耶識，即如來藏也。聞是說而不驚、不怖、不畏者，於生滅法中而不眩，於無生滅智當知是最上利根，久遠成就，所謂善根純熟者也，故名如來乘無間種性。而宗門中亦有與此四事暗符者，如僧問馬祖：為甚麼說即心即佛？祖曰：為止小兒啼。曰：啼止時如何？祖曰：非心非佛。曰：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祖曰：向依道不是物。曰：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祖曰：且教伊體會大道。若於馬祖言下一一穿透，是名如來乘無間種性，堪付大法矣。

大慧！不定種性者，謂說彼三種時，隨說而入，隨彼而成。大慧！此是初治地者，謂種性建立，為超入無所有地故，作是建立。(魏云說三乘者，為發起修行地故，說諸性差別，非究竟地，為欲建立畢竟能取寂靜之地故。)**彼自覺藏者，自煩惱習淨，見法無我，得三昧樂住聲聞，當得如來最勝之身。**(唐云彼住三昧樂聲聞，若能證知自所依識，見法無我，淨煩惱習，畢竟當得如來之身。)

通曰：何為三乘外別立不定種性？謂聞說聲聞乘、緣覺乘、如來乘三法，隨說信入，隨學而成，故曰不定。然聲聞、緣覺非究竟地，必能取寂靜之地歸無所有，方為究竟，故建立不定種性。為初發心者，於十住初治地，便能超入第八無所有地，頓能捨藏，頓證菩提，此是頓悟一種，故作是建立，名曰不定。彼緣覺、聲聞又豈一定？是緣覺、聲聞於如來乘終無望哉！若能迴心向大，於所依自覺；藏識能轉，所依自淨。其習向者但起煩惱淨，今則習煩惱亦淨矣；向者但見人無我，今則見法無我矣。是樂住三昧之聲聞，將轉而度生利物，廣作佛事，畢竟當得如來最勝之身。前二乘但得聖智差別相，至是得究竟差別相，而三乘同歸一乘矣。黃檗云：此心即無心之心，離一切相，眾生諸佛更無差別，但能無心即是究竟。學道人若不直下無心，累劫修行，終不成道，被三乘功行拘繫，不得解脫。然證此心有遲疾，有聞法一念便得無心者，有至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乃得無心者，有至十地乃得無心者。至長短得無心乃住，更無可修可證，實無所得，真實不虛。一念而得與十地而得者，功用恰齊，更無深淺，

只是歷劫枉受辛勤耳。黃檗發明超入一路，語語如出佛口，真所謂心心相印者。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須陀槃那果(即須陀洹，此云入流)**，往來及不還**(斯陀含一往來，〔斯〕那含曰不來)**，逮得阿羅漢，是等心惑亂。三乘與一乘，非乘我所說，愚夫少智慧，諸聖遠離寂。第一義法門，遠離於二教，住於無所有，何建立三乘？諸禪無量等，無色三摩提，受想悉寂滅，亦無有心量。**

通曰：此頌直顯頓門。為超入無所有地者，無所事漸也。由漸而入者，如須陀洹能斷三界見惑，入於聖流，名初果。斯陀含能斷欲界前六品思惑，後三品未斷，須一往來，名二果。阿那含斷欲界思惑盡，不來受生，名三果。阿羅漢已證無生、殺賊、應供，名四果。然其初心，憎生死，愛涅槃，皆於惑亂境上立對治法。境固惑亂，而對治者亦惑亂也。是中有利根阿羅漢，回心趨向大乘，即名菩薩。有鈍根阿羅漢，不回心者，即名聲聞、緣覺二乘。以二乘對大乘，諸經名為三乘，而如來乘名為一乘，三一俱非。又有非乘之說，只此一佛字，亦無處著，非上上智慧不能曉了。愚夫少智慧，局於聲聞、緣覺二教，謂有寂滅可得。唯十地諸聖，遠離寂靜住樂，不自作證，乃可為說此非乘之旨。此非乘即第一義法門現前，諸法本自寂滅，不須更求寂滅，故遠離於二乘之教，而住於無所有地。既無我執，亦無法執，是為真涅槃也。既是本來無境界，何更建立三乘之法耶？為證如來乘者，一超直入無所有地，固無有心量可得。如四禪天四無心量，及無色界九次第定。證聲聞果者，悉得受想定滅灰心滅智，亦無有心量可得。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故建立三乘以別之。有落階級者，有不落階級者。是建立三乘，特為誘引愚夫之說，非第一義也。若有智慧悟知第一義，一乘且非，何三乘之有？黃檗云：心自無心，亦無無心者。將心無心，心却成有。默契而已，絕諸思議。故曰：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此心是本源清淨，佛人皆有之。蠢動含靈，與諸佛菩薩一體不異。秖為妄想分別，造種種業果。本佛上實無一物，虛通寂靜，明妙安樂而已。深自悟入，直下便是圓滿具足，更無所欠。縱使三祇精進修行，歷諸地位，及一念證時，只證元來自佛，向上更不添得一物。却觀歷劫功用，總是夢中妄為。故如來云：我於阿耨菩提，實無所得。以黃檗語默印此偈，更無絲毫移易。

大慧！彼一闡提(此云信不具)**非一闡提，世間解脫誰轉？大慧！一闡提有二種：一者、捨一切善根，及於無始眾生發願。云何捨一切善根？謂謗菩薩藏及作惡言，此非隨順修多羅**(此云經)**、毗**

尼(此云律)解脫之說，捨一切善根故不般涅槃。二者、菩薩本自願方便故，非不般涅槃一切眾生而般涅槃。大慧！彼般涅槃，是名不般涅槃法相，此亦到一闡提趣。大慧白佛言：世尊！此中云何畢竟不般涅槃？佛告大慧：菩薩一闡提者，知一切法本來般涅槃已，畢竟不般涅槃，而非捨一切善根一闡提也。大慧！捨一切善根一闡提者，復以如來神力故，或時善根生。所以者何？謂如來不捨一切眾生故。以是故，菩薩一闡提不般涅槃。

通曰：前大慧問何等禪境界，云何有三乘，上已詳答。又問云何一闡提，此以一闡提有二種告之。唐云一闡提何故於解脫中不生欲樂，即後捨一切善根之謂。魏云一闡提無涅槃性，即前無種性之謂。俱指惡性一闡提而言。不若此譯，即先提出菩薩一闡提化導眾生，該盡一篇旨趣。曰：彼斷善根一闡提，非此菩薩一闡提於世間得解脫者。誰為轉此法輪，而使世間不解脫者亦得其解脫乎？故一闡提有二種：惡性闡提，捨一切善根之謂也；菩薩闡提，為無始眾生發願之謂也。惡性闡提何以捨一切善根耶？謂謗菩薩大乘法藏，非隨順經律解脫之說。作是語時，善根悉斷，必輪轉生死，所以不入涅槃。若菩薩闡提，何以為無始眾生發願耶？以菩薩本自方便作願：若一眾生未涅槃者，我終不入，非不般涅槃也。願一切眾生悉入涅槃而後涅槃，是名菩薩不般涅槃法相。此菩薩欲度眾生住於法相，然終不入涅槃，與彼惡性一闡提趣行略同，故均名之曰一闡提無涅槃種性相也。大慧復疑此二種一闡提畢竟不般涅槃，然則菩薩何以別於眾生乎？佛謂菩薩知一切法本來寂滅，本自不生，早已涅槃，不容更滅，所以畢竟不般涅槃，非與斷善根闡提輪迴生死不入涅槃者同也。且斷善根闡提，以如來神力加持之故，或時善根生而得世間解脫，尚有般涅槃時。所以者何？以如來慈悲願力，不捨一切眾生，因不捨故，默有轉移。如華嚴所載，由昔謗華嚴經，墮地獄中，而為地獄天子。毗盧出世，先以足輪，光照三重，頓圓十地。此皆謗法闡提，蒙佛神力之驗也。菩薩願度眾生，亦欲如佛，謂眾生界盡，我願乃盡。然眾生必不可盡，而菩薩豈有般涅槃之時乎？以是之故，菩薩一闡提，畢竟不般涅槃。我故曰：彼一闡提，非此菩薩一闡提，則世間解脫法誰轉？故知菩薩不捨一切眾生，亦即如來之神力也。黃檗云：言闡提者，信不具也。一切六道眾生，乃至二乘，不信有佛果，皆謂之斷善根闡提。菩薩者，深信有佛法，不見有大乘小乘，佛與眾生同一法性，乃謂之善根闡提。大抵因聲教而悟者，謂之聲聞；觀因緣而悟者，謂之緣覺；若不向自心悟，雖至成佛，亦謂之聲聞佛。學道人多於教法上悟，不於心法

上悟，雖歷劫修行，不是本佛。若不於心悟，乃至於教法上悟，即輕心重教，遂成逐塊，忘於本心。故但契本心，不用求法，心即法也。此段從前五無間種性各別無間中，補出一闡提，眾生不信有佛果者。黃檗洞見此經血脉路，故舉斷善根闡提，及善根闡提，要歸於契悟本心，是真能轉世間解脫法者。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宗通卷二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宗通卷三

(魏云集一切佛法品第三之二)。

復次，大慧！菩薩摩訶薩當善三自性。云何三自性？謂妄想自性、緣起自性、成自性。大慧！妄想自性從相生。大慧白佛言：世尊！云何妄想自性從相生？佛告大慧：緣起自性，事相相行顯現。事相相計著，有二種妄想自性(唐云謂彼於緣起事相種類顯現生計著故)**，如來、應供、等正覺之所建立，謂名相計著相及事相計著相。名相計著相者，謂內外法計著。事相計著相者，謂即彼如是內外自共相計著。是名二種妄想自性相。若依若緣生，是名緣起。云何成自性？謂離名相事相妄想聖智所得，及自覺聖智趣所行境界，是名成自性如來藏心。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名相覺想，自性二相，正智如如，是則成相。

大慧，是名觀察五法自性相經，自覺聖智趣所行境界。汝等諸菩薩摩訶薩，應當修學。

通曰：大慧！前問分別五法自性法門，次請因知五法自性已，則觀察人法二無我，淨除妄想，照明諸地，乃至逮得如來法身。今次第答之。五法依自性而立，三自性中即具有五法：曰名、曰相、曰妄想。是三法者，相緣而起，是名緣起。若知緣起如幻，了妄即真，是名正智。名相體空，本自如如，是名圓成實性。成自性即真識，緣起自性即現識，妄想自性即分別事識，本一如來藏心也。云何妄想自性從相生？一者緣起自性事相，不離根塵相緣，從自心起，是內法相。二者種類顯現事相，不出依正二報，惑業所感，是外法相。於中計著以為實有，故有二種妄想自性。云何二種？謂計著名相及計著事相，是諸如來之所演說。曰名相者，有內法之名，有外法之名。如色屬外法，受想行識屬內法，但有其名耳，未及於事也。事相者，即彼內外之法，而有自共相可得。妄計五蘊各有自體，曰自相；和合成人，曰共相。自共相即是事相，通前名字相為二種相。此二種皆虛妄不實，於中計著不捨，名為二種妄想相。是二種妄想自性相，不離乎相而生也。若夫內依於八識，無始習氣以為之因；外緣於六塵，聚塵內搖以為之緣。以種子熏現行，以現行熏種子而生起者，是名緣起自性，均之為妄也。妄則種種執著，不可語圓；虛浪生滅，不可語成；妄本無根，不可語實。若圓成實性，本自真實，本自圓成。離乎名，無名可得；離乎相，無相可得；離乎妄想，無一念可得。一切世間智所不能得，惟聖智所得。由無師智，識自本心，了無所得，是聖慧之智，即名正智。以此正智，證入如如境界，是自覺聖智趣所行境界，清淨周徧，法法圓成，是名成自性第一

義諦如來藏心也。世尊重宣偈言：曰名，曰相，曰覺想。想即妄想，而發覺處即該緣起之義，是緣起自性、妄想自性二相所從生也。曰正智，乃般若智，離名相妄想而歸之乎正也。曰如如，乃真如體，即名相妄想而總一如也。合之名圓成實性，是名觀察五法三自性經。但不能觀察唯心所現，則逐名逐相而妄想橫生。能觀察唯此一心，則妄想即是正智。名相本自如如，而自覺聖智趣所行境界，只此一個成自性，是真能善三自性者，汝等菩薩應當修學。僧問黃檗：從上皆云即心是佛，未審即那個心是佛？檗云：你有幾個心？云：為復即凡心是佛，即聖心是佛？檗云：你何處有凡聖心耶？云：即今三乘中說有凡聖，和尚何得言無？檗云：三乘中分明向你道凡聖心是妄，你今不解，反執為有，將空作實，豈不是妄？妄故迷心，汝但除却凡情聖境，心外更無別佛。祖師西來，直指一切人全體是佛，汝今不識，執凡執聖，向外馳騁，還自迷心，所以向汝道即心是佛。一念情生，即墮異趣，無始已來，不異今日，無有異法，故名成等正覺。云：和尚所云即者，是何道理？檗云：覓甚麼道理？纔有道理，便即心異。云：前言無始以來，不異今日，此理如何？檗云：只為覓故，汝自異他，汝若不覓，何處有異？云：既是不異，何更用說即？檗云：若不認凡聖，阿誰向你道即？即若不即，心亦不心，可中心即俱忘，阿你更擬向何處覓去？黃檗湊底發明，而聖智所得境界躍如。

復次，大慧！菩薩摩訶薩善觀二無我相。云何二種無我相？謂人無我及法無我。云何人無我？謂離我我所陰界入聚，無知業愛生眼色等，攝受計著生識，一切諸根自心現器身藏，自妄想相施設顯示(唐云何者是人無我相？謂蘊界處離我我所，無知愛業之所生起，眼等識生，取於色等而生計著。又自心見身器世界，皆是藏心之所顯現，剎那相續變壞不停)**，如河流、如種子、如燈、如風、如雲，剎那展轉壞，躁動如猿猴，樂不淨處如飛蠅，無厭足如風火**(唐云猛火)**，無始虛偽習氣因如汲水輪，生死趣有輪**(唐云無始虛偽習氣為因，諸有趣中流轉不息，如汲水輪)**，種種身色如幻術神呪機發像起**(唐云種種身威儀進止，譬如死屍呪力故行，亦如木人因機運動)**，善彼相知**(唐云能於此善知其相)**，是名人無我智。**

通曰：前大慧問：云何二無我？云何爾燄淨？此詳語之。上章約五法歸三自性，此章約八識歸二無我。蘊等假合名人，蘊等自相名法。於五蘊假合中推之，無我是人無我；於離五蘊等法推之，無我是法無我。何言乎人無我也？謂於五蘊、六入、十八界聚落之處，分別觀察，能離內而根身之我，及離外而器界之我所，是皆無始無明愛業之所生起，本自無根，故當離也。業愛何以生我

及我所哉？眼等六根，攝受色等六塵，從中計著，而識生焉。既生識已，一切諸根藏心所現之見分也，而執為我；一切器界藏心所現之相分也，而執為我，所謂之曰現。如鏡現影像，當體全空，但自妄想分別，施設顯示，以為實有。是妄想生於識，識生於業愛。如無業愛，色等誰為攝取？既無攝取，識等誰為計著？是無知愛業，生起蘊界入聚，自無始以來，念念相續，流注不息。有如河流，含藏八識田中，能生華果。有如種子，一念炯炯，因明立所，相繼不絕。如燈本無形狀，而能鼓煽宇內。如風本無根蒂，而能出沒無常。如雲是七識行陰，內依於八識，如種子、如燈；外依於六識，如風、如雲。展轉相因而生，亦展轉相因而壞，剎那之間，變壞不停。及入六識，則心想躁動，拈一放一。有如猿猴，樂著塵境，以不淨為淨。有如飛蠅，貪求受用，無厭無足。有如猛火，始而動，既而樂，終無厭足，流逸奔塵，往而不返。良由八識田中，無始虛偽習氣為之因也。虛偽習氣，熏變真如，墮在諸有趣中，如汲水輪，流轉不息。有無相傾，因果相乘，生死輪轉。是無明業愛虛偽習氣為因，便能生起種種五蘊根身，而為之我，是為正報。即能生起種種器界資生受用諸色相等，而為之我所，是為依報。此亦從不思議中變起。有如幻術神呪，能令死屍行動。亦如機關木人，機發像起。雖見諸根動，要以一機抽。而無明業愛，正其生起之機也。能於此善知其相，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乃至有滅則生老病死苦滅。既無業愛，誰為種種身與色乎？無身則我離，無色則我所離。所謂蘊界入聚，假合而名人者，蕩然一空矣。是名人無我智。能作是空觀者，不落識情，故名為智也。昔仰山於僧堂三昧次，夜半不見山河大地寺宇人物，以至己身，全同空界。明晨舉似溈山。溈曰：我在百丈時得此境，乃是融通妄想銷明之功。汝向後說法，有人過者，無有是處。溈仰傳佛心印，單明向上，亦不廢人無我，次第而修。乃知真實修行者，不徒以虛論相高

云何法無我智？謂覺陰界入妄想相自性。如陰界入離我我所，陰界入積聚因業愛繩縛，展轉相緣生無動搖(唐云愛業繩縛五為緣起無能作者)**。諸法亦爾，離自共相不實妄想相妄想力，是凡夫生非聖賢也，心意識五法自性離故。大慧！菩薩摩訶薩當善分別一切法無我。善法無我，菩薩摩訶薩不久當得初地菩薩無所有觀地相，觀察開覺歡喜，次第漸進超九地相得法雲地**(唐云得此智已知無境界了諸地相，即入初地心生歡喜，次第漸進及至善慧，及以法雲所作已辦)**，於彼建立無量寶莊嚴大寶華蓮王像大寶宮殿，幻自性境界修習生於彼而坐，同一像類諸最勝子眷屬圍繞**(唐云住是地已有大寶蓮華王眾寶莊嚴，于其華上有寶宮殿狀如蓮華，菩薩往修幻性法門之所成就而

坐其上，同行佛子前後圍繞），從一切佛剎來佛手灌頂，如轉輪聖王太子灌頂，超佛子地到自覺聖智法趣，當得如來自在法身。見法無我故，是名法無我相。汝等諸菩薩摩訶薩應當修學。

通曰：已至人無我地，但空其人，未空其法也。云何名法無我智耶？謂向者分別觀察，覺得陰界入妄想施設顯示之相，本無自性，當體空寂。如陰界入處，求我相不可得，求我所相不可得，以至陰界入集聚種種身色，但因愛業繩縛，展轉相緣而生種種變現，無能作者，本無動搖。是陰界入分之無自相可得，合之無共相可得，本無性故。人空既爾，諸法皆然。彼離自共相，得人無我智者，有涅槃相可得。不知此相虛妄不實，亦是妄想之相。雖能離名相妄想，不能離正智如如。執著正智如如而不捨者，亦是妄想之力，非力不證。於此是凡夫二乘偏空所生，非十地聖賢正見也。若聖賢者，如是觀察，於心意識名相妄想，正智如如，五法三自性，皆遠離故。說到遠離心意識境界，一切法執俱遣，乃得稱法無我智。是故菩薩當善分別一切法無我，不當為法所縛也。我法有二，謂分別、俱生。然分別我、分別法二執斷盡，即入初地。俱生我執，從初地至七地斷盡，方入八地。俱生法執，從初地任運而斷，至等覺後心方盡，即入妙覺。故云：分別二障極喜無，法執俱生地地除。若菩薩善法無我智，不久當得初地無所有觀。以無所有觀，觀察諸地，分證真如，則能開覺，入如實理，心生歡喜，是名初地。即由初地，次第漸進，以至十地，坐蓮華宮，諸佛灌頂。如轉輪王，授太子王位時，以金瓶盛四大海水，灌太子頂，授輪轉王位。既超佛子地，獲自證法，當得如來自在法身。法身無為，不墮諸數，惟見法無我相，是名法無我智。汝等菩薩，應當修學。昔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華示眾。是時眾皆默然，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世尊至多子塔前，命迦葉分座令坐，以僧迦梨圍之。遂告曰：吾以正法眼藏，密付於汝。汝當護持，傳付將來，無令斷絕。而說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後迦葉以法付阿難，偈曰：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後阿難以法付富那和修，偈曰：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各各須自悟，悟了無無法。後富那和修以法付優波毬多，偈曰：非法亦非心，無心亦無法。說是心法時，是法非心法。後優波毬多以法付提多迦，偈曰：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祖祖相傳，如出一轍。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建立誹謗相，惟願說之。令我及諸菩薩摩訶薩，離建立、誹謗二邊惡見，疾得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覺已，離常建立，斷誹謗見，不謗正法。爾時，世尊受大慧菩薩請已，而說偈言：

建立及誹謗，無有彼心量。(魏云心中無斷常。)身受用建立，及心不能知，愚癡無智慧，建立及誹謗。(唐云身資財所住，皆唯心影像，凡愚不能知，起建立誹謗，所起但是心，離心不可得。)

爾時世尊於此偈義復重顯示，告大慧言：有四種非有有建立。云何為四？謂非有相建立，非有見建立，非有因建立，非有性建立，是名四種建立。又誹謗者，謂於彼所立無所得，觀察非分而起誹謗，是名建立及誹謗相。(唐云謂於諸惡見所建立法求不可得，不善觀察遂生誹謗。)

通曰：前大慧問：云何為斷見，及常見不生？云何佛外道，其相不相違？此下詳答。建立是常見，誹謗是斷見，大慧欲明其相狀故，復有此請。世尊先說偈言，以明本來原無建立誹謗二相，而不免有二種相者，則外道愚癡，不明正法，邪見所生，大約有四，不出五六七八識情卜 度，非能超識而見乎性也。偈云：建立及誹謗，無有彼心量。謂自心現量中，原無彼斷常二見。何以明其無有也？謂於自心所現，內而根身，外而器界，資財受用，建立所住法，一切皆如心之影像，影有去來，心無生滅。凡愚心不能知，遂謂一切建立者，終歸斷滅，不知但滅其影，非滅其鏡也。外道愚癡，於其有也，執為實有，而起建立相；於其無也，執為實無，而起誹謗相。所起但是心，離心不可得，明了自心現量者，自無此過。偈單明正法，猶以建立誹謗二相，未之詳也。故復重顯示建立相有四，皆於非有而見其有也。一者相建立，指根身器界種種相分，皆由前五識攝受而生計著，故建立實有是相。二者見建立，指分別人我作者受者，皆由六識妄想分別，各成其見，故建立實有是見。三者因建立，六識因七識生，七識無自性，推之不得，乃謂無因生，更計別有異因，由作者生，是於非因而建立因相也。四者性建立，謂有涅槃自性可得，雖能離相見因諸法，實不出第八識冥諦，是以非性為性也。此四種建立，皆虛妄不實，總不出心意意識，橫計為有。斷見外道，於彼相見因性諸惡見所建立法，求不可得，不見實相，即謗諸法，言一切無，觀察不善，不能於有而離有，其於真空不空境界，非分劑所及，謬謂彼建立為有者，皆非也，遂生誹謗。是名建立誹謗二種之相。黃檗云：從上祖師，唯傳一心，更無二法。指心是佛，頓超等妙二覺之表，決定不流，至第二念，始似入我宗門。如斯之法，汝取次人到這裏，擬作麼生學？所以道：擬心時被擬心魔縛，非擬心時又被非擬心魔縛，非非擬心時又被非非擬心魔縛。魔非外來，出自你心，唯有無神通菩薩，足跡不可尋。若以一切

時中，心有常見，即是常見外道。若觀一切法空，作空見，即斷見外道。所以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此猶是對邪見人說。若說法身以為極果，此對三賢聖人言。故佛斷二愚：一者微細所知愚，二者極微細所知愚。佛既如是，更說什麼等妙二覺來？據黃檗心量，即等妙二覺，亦自無有，何得有斷常二見來？

復次，大慧！云何非有相建立相？謂陰界入非有自共相而起計著，此如是此不異，是名非有相建立相。此非有相建立，妄想無始虛偽過，種種習氣計著生。大慧！非有見建立相者，若彼如是陰界入，我人眾生壽命長養士夫見建立，是名非有見建立相。大慧！非有因建立相者，謂初識無因生，後不實如幻，本不生眼色明界念(魏云因眼色明空念故識生)**，前生生已實已還壞，是名非有因建立相。大慧！非有性建立相者，謂虛空滅般涅槃，非作計著性建立。此離性非性，一切法如兔馬等角，如垂髮現，離有非有，是名非有性建立相。建立及誹謗愚夫妄想，不善觀察自心現量，非聖賢也。是故離建立誹謗惡見，應當修學。**

通曰：上四種建立誹謗相，已列其目，此下詳其實也。何謂非有相建立？謂陰、界、入各有自體，名自相；和合成人，名共相。由前五識攝受相分而生計著，謂此如是，即自相之類；謂此不異，即共相之類。此五識妄想，於非有相而生相解，非自五識生也。由無始以來，攬取虛妄塵境以為實有，不知是過，種種計著，積成習氣，含藏八識田中，觸境即發，故作是相建立也。一切諸法皆自心所現，如鏡中之像，本無實體，今執其像而生計著，是名非有相建立相。何謂非有見建立？若彼如是陰、界、入等，原無我、人、眾生、壽者等相，從中分別此是我、此是人、此眾生、此壽者、長養、士夫，魏云作者、受者，一一作如是分別見，乃屬六識用事。虛妄分別一切諸法，謂實有是見，不知對前境而生分別，境去則無，原無自體，是名非有見建立相。何謂非有因建立？彼謂後識因前識生，推原初識從何而起，畢竟無始，是初識無因生，本不生也。後識生時，如幻不實，因物而有。蓋因緣外物而生，如眼識因色、因明、因空界、因心念，故識生。既假緣生，緣盡則滅。前生生已，有即還壞。而外緣作者，其生因也，始焉以為無因，既焉別有異因，終不明乎正因也。若明正因，則六識因七識，七識因八識，八識為如來藏，有本可據。今併諸識而欲壞之，返以作者為因，是名非有因建立相。何謂非有性建立？外道以虛空無為、擇滅無為及涅槃無為，三者非人力所作，自性如此，遂計著三無為法，以為實有是性。此性遠離有無，離性非性。然彼之所計離有無者，謂一切法如兔

馬等角，本來無有，以有形無，以無形有，但於有無法上分別，而見其離於有也。既離於有，人不能見，而自謂有涅槃性。如以翳目觀於空中，毛輪旋轉，謂已獨見，而反責人以不見，以是為離於非有也。此離有非有計著，但翳目所現，非真離有非有也。若真離有非有者，不作如兔馬等角見，即有無離有無，即涅槃離涅槃，真性之妙如此，豈外道所能窺乎？故知彼所建立性者，乃非有性建立相也。有此四者建立而為常見，即有此四者誹謗而為斷見，是皆愚夫無有智慧，不善觀察自心現量。一切根身器界，雖現而為有，非實有也，何得執之以為常？有已還滅，非實無也，何得執之以為斷？是斷常惡見，非聖賢所有也。汝等趨向聖賢，應當善觀察自心現量，斯遠離二過矣。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有。僧云：既有，為甚麼却撞入這個皮袋？州云：為他知而故犯。又有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僧云：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狗子為甚麼却無？州云：為伊有業識在。天童頌云：狗子佛性有，狗子佛性無，直鈎元求負命魚，逐氣尋香雲水客，嘈嘈雜雜作分疎。平展演，大鋪舒，莫怪儂家不慎初，指點瑕疵還奪璧，秦王不識藺相如。若是通方作家，道有道無，當下即有出身之路，一落有無分疎，去外道惡見不遠矣。

復次，大慧！菩薩摩訶薩善知心意意識、五法、自性、二無我相，趨究竟為安眾生故，作種種類像，如妄想自性處，依於緣起。譬如眾色如意寶珠，普現一切諸佛剎土，一切如來大眾集會，悉於其中聽受佛法。所謂一切法如幻、如夢、光影、水月，於一切法離生滅、斷常，及離聲聞、緣覺之法，得百千三昧，乃至百千億那由他(此云萬億)**三昧。得三昧已，遊諸佛剎，供養諸佛，生諸天宮，宣揚三寶，示現佛身，聲聞、菩薩、大眾圍繞，以自心現量度脫眾生，分別演說外性無性**(唐云說外境〔果〕皆唯是心)**，悉令遠離有無等見。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心量世間，佛子觀察，種種之身，離所作行，得力神通，自在成就**(唐云佛子能觀察，世間唯是心，示現種種身，所作無障礙，神通力自在，一切皆成就)**。**

通曰：上文所謂善觀察自心現量者，其詳何如？自心現量，不外心、意、意識、五法、三自性，唯心所現。隨染則為名相妄想，為妄想緣起自性；合覺則為正智如如，為成自性。捨前染緣，為人無我相；并捨後法緣，為法無我相。唯善知其相，趨向真如，乃得究竟涅槃，證不生滅。為安眾生之故，現種種形，隨機化導。如妄想自性，依於緣起自性相因而起，以慈悲願力為緣，以不捨眾生為想。譬如摩尼寶珠，能現眾色，隨物而變。故現起一

切佛土，普入一切眾會，聽受一切正法。所謂一切法，如幻如夢，如光如影，如水中月，不可執為有，不可執為無。遠離凡夫生滅之法，遠離外道斷常之法，及離二乘偏空之法。彼凡夫執有，二乘執空，皆不了如幻之法故也。今聽受佛法，得如幻三昧，即得百千三昧，乃至遊諸佛土，供養如來，示現佛身，為眾說法。但以自心現量三界唯心之法，度脫眾生。說外境界，無物有物，皆無自性可得，如夢幻光影，如水中月等。謂之為有，不可也；謂之為無，不可也。遠離有無等見，不但無生滅斷常之失，亦且離聲聞、緣覺之過，以此安眾生而眾生得其安矣。彼外道二乘有無等見，必斷滅一切而後已，寧能現起如是神變乎？所謂自心現量者，頌中又復詳之，謂佛子觀察世間唯是心量所現，故能現起種種身形，所作無礙，種種神力，得大自在，非作意而行之也，由究竟無我，得如幻三昧之所成就耳。非真見三界唯心者，曷能有此？瑞鹿本先禪師上堂：諸法所生，唯心所現，如是言語，好個入底門戶。且問汝等諸人：眼見一切色，耳聞一切聲，鼻嗅一切香，舌了一切味，身觸一切耍滑，意分別一切諸法。秖如眼、耳、鼻、舌、身、意所對之物，為復是你等心？為復非是你等心？若道唯是你等心，何不與你等身都作一塊了休？為甚麼所對之物却在你等眼、耳、鼻、舌、身、意外？你等若道眼、耳、鼻、舌所對之物非是你等心，又爭奈諸法所生、唯心所現言語留在世間，何人不舉著？你等見這箇話還會麼？若也不會，大家用心商量教會去，幸在其中，莫令厭學。無事且退，此等語句不是說了便休，須實證得，方有度脫分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請佛言：唯願世尊！為我等說一切法空、無生、無二、離自性相。我等及餘諸菩薩眾，覺悟是空、無生、無二、離自性相已，離有無妄想，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爾時世尊告大慧菩薩摩訶薩言：諦聽諦聽！善思念之！今當為汝廣分別說。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佛告大慧：空空者，即是妄想自性處。大慧！妄想自性計著者，說空、無生、無二、離自性相。

通曰：大慧因佛言，遠離有無等見，所謂一切法如幻如夢，光影水月，即是空法，即是無生法，即是無二法，即是離自性相法。約一切法，會歸寂滅，一心直顯第一義空，乃無上菩提正究竟處。故大慧復有此請，而世尊一一廣分別說。首言空空者，即是妄想自性處。只此一語，可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者也。空空者，空而不空，是謂真空。真空全體是妄，妄想全體是空。如淫怒癡是妄，而婬怒癡性，其真空也。真空本不容說，而又說空無生無二，離自性相者，謂於妄想自性，生計著者說耳。因計著

有，故說空。因計著生滅，故說無生。因計著生死涅槃是二，故說無二。因計著有涅槃性可得，故說離自性相。無非顯出第一義真空也。若會得妄想自性，本無言說，當下即證無上菩提。天童舉圓覺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不)。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不)。住妄想境，不加了知(不)。於無了知，不辨真實(不)。頌曰：巍巍堂堂，磊磊落落。鬧處刺頭，穩處下脚。脚下線斷我自由，鼻端泥盡居休斲。莫動著，千年故紙中合藥。永嘉證道歌云：放四大，莫把捉，寂滅性中隨飲啄。諸行無常一切空，即是如來大圓覺。二尊宿語，如出一口，可謂真妄兩忘，灑然自由者矣。

大慧！彼略說七種空，謂：相空、性自性空(魏雲一切法有物無物空)、行空、無行空、一切法離言說空、第一義聖智大空、彼彼空。云何相空？謂：一切性自共相空。觀展轉積聚故，分別無性，自共相不生；自他俱性無性故，相不住。是故說一切性相空，是名相空。

通曰：據大般若說，空凡二十種，所謂內空、外空、內外空、空空等多名。此但略說七種空。然相空即色空，性自性空即受空，行空即行空，無行空即識空，離言說空即想空。五蘊皆空，總是遠離有無妄想第一義聖智大空。由前五者既離，則真性自顯。彼彼空則為外道邪見，但於彼彼有無法上求空，而不知自性真空也。何謂相空？謂一切自相共相空。觀察諸蘊，展轉積聚，遞互相待，分別推求，畢竟無性，故自他及共相不生。所謂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惟自他俱皆無自性，故相不住。有自性則有自相可得，有他性則有他相可得，有俱性則有俱相可得。今非自非他非俱，相依何住？故諸法無性，其相即空。此所謂緣生無性，生而不生，非同外道作一切斷滅解也。天童舉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法眼云：若見諸相非相，即不見如來。天童拈云：世尊說如來禪，法眼說祖師禪，會得甚奇特，不會也相許。後萬松自讚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眉毛眼上。向世尊法眼分疆列界處，方便講和。於此三般說話穿透，即明得相空真際。

云何性自性空？謂自己性自性不生，是名一切法性自性空，是故說性自性空。

通曰：上言自共相不生，自他俱性無性，故相不住，非無其相也。相無自性，當生即不生，是相之空由於自性空也。此曰性自性者，對他而言，謂自己攝取外法之性，即受陰也。無論一念不起方名不生，即對境數起亦自不生。諸法自體相有無俱空，故名有物無物空。無量壽念禪師云：自他心起，起處無蹤。自我心

忘，忘無滅迹。與此段一切法性自性空大有發明。黃檗上堂云：即心是佛，上至諸佛，下至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同一心體。所以達摩從西天來，唯傳一心法，直指一切眾生本來是佛，不假修行。但如今識取自心，見自本性，更莫別求。云何識自心？即如今言語者，正是汝心。若不言語，又不作用，心體如虛空相似，無有相貌，亦無方所，亦不一向是無，有而不可見。故祖師云：真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為智。若不應緣之時，不可言其有無；正應之時，亦無蹤跡。既知如此，如今但向無中棲泊，即是行諸佛路。

云何行空？謂陰離我我所，因所成所作業方便生，是名行空(唐云所謂諸蘊由業及因和合而起，離我我所，是名行空)。

通曰：相空其外，性空其內。然而中間相續不息者，行陰是也。何由而空之？謂行陰內離我，故我空；外離我所，故我所空。行陰即七識，七識內依八識而執有我相，是我相因八識初動和合方便而生七識，非八識不成，故曰因所成。七識外依六識而執有我所相，是我所由六識所作染淨業相和合方便而起七識，傳送出入原無本位，是我、我所本自離，行陰性自空也，故名行空。開先照禪師上堂：叢林規矩，古佛家風，一參一請，一粥一飯，且道明個甚麼？秖如諸人心心不停，念念不住，若能不停處停、念處無念，自合無生之理。與麼說話，笑破他人口。參！於此參得徹，方信諸行本空。若於不停不住處作對治功勳者，猶大遠在。

大慧！即此如是行空，展轉緣起，自性無性，是名無行空(唐云所謂諸蘊本來涅槃，無有諸行，是名無行空)。

通曰：其行既空已，至湛不搖處，湛流而出，則名諸行；湛流而入，至無所入，則名無行。無行云者，謂識蘊本來涅槃，無有諸行，故諸行熏成種子，種子熏起諸行，展轉緣起，生不自生，從緣而生；滅不自滅，從緣而滅。起滅隨緣，何自性之有？行既本空，故無行亦空也。所以云：即此如是行空，是名無行空。投子示眾云：若論此事，如鸞鳳冲霄，不留其跡；羚羊挂角，那覓其蹤？金龍不守於寒潭，玉兔豈棲於蟾影？其或賓主若立，須威音路外搖頭；問答言陳，乃玄路傍提為唱。若能如是，猶在半途，更乃凝眸，不勞相見。頌曰：水澄月滿道人愁，妙盡無依類莫收。剎外正偏兼帶路，不萌枝上辨春秋。且道辨無行空者是誰？

云何一切法離言說空？謂妄想自性無言說故，一切法離言說，是名一切法離言說空。

通曰：色、受、行、識，皆可言說分別，不離想陰。想陰，即妄想也。妄想所緣者，言說可及。然妄想自性，本自空寂，非言說所及。自性既無可言說，則一切法不離自性，亦無可言說。無言

無說，不容擬議。則前所云相空、性自性空、行空、無行空，亦不容措一詞而并空之矣。是名離言說空。維摩詰問文殊師利：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文殊師利曰：如我意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為入不二法門。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天衣懷頌云：維摩不默不良久，據坐商量成過咎。吹毛匣裏冷光生，外道天魔皆斬首。天童頌云：曼殊問疾老毗耶，不二門開看作家。珉表粹中誰賞鑒，忘前失後莫咨嗟。區區投璞兮，楚庭臏士。璨璨報珠兮，隋城斷蛇。休點破，絕疵瑕，俗氣渾無却較些。是離言說空。唯有淨名，發揮最徹。

云何一切法第一義聖智大空？謂得自覺聖智，一切見過習氣空，是名一切法第一義聖智大空。

通曰：以上性相行識言說，皆習氣也。各執所見，即見過也。唯能見性，得自覺聖智。淨智妙圓，本自空寂，一切見過習氣將何處著？但空見過習氣而不空，自覺聖智空而不空，是為真空。一切法皆由第一義聖智建立，第一義聖智空即一切法空。是一切生滅法不離一真如性，一真如性不離一切法，一空一切空，故名大空。第一義云者，絕諸對待，出世間上上智也。但可自知，故曰自覺聖智。昔七祖婆須密尊者行化至迦摩羅國，有智者自稱佛陀難提，欲與師論義。祖曰：仁者論即不義，義即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難提知師義勝，遂願求度。祖以正法眼藏付之。偈曰：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後難提以正法付伏馱密多。偈曰：虛空無內外，心法亦如此。若了虛空故，是達真如理。觀二付法偈：一切法聖智，大空唯諸祖。證悟最盡

云何彼彼空？謂於彼無彼空，是名彼彼空。大慧！譬如鹿子母舍，無象馬牛羊等，非無比丘眾而說彼空，非舍舍性空，亦非比丘比丘性空，非餘處無象馬。(唐云：我說彼堂空，非無比丘眾。大慧！非謂堂無堂自性，非謂比丘無比丘自性，非謂餘處無象馬牛羊。)**是名一切法自相。彼於彼無彼，是名彼彼空。**(唐云：一切諸法自共相，彼彼求不可得，是故說名彼彼空。)**是名七種空。彼彼空者，是空最麤，汝當遠離。**

通曰：彼彼空者，謂何等何等法處，彼法無，此法有，彼法有，此法無，展轉俱空，是故言空。此但空其相，未空其性，但空於彼，未空其餘。譬如鹿子之母毗舍佉優婆夷，深重三寶，造立精舍，安止比丘，於中不畜象馬等。我昔曾為說法，謂殿堂空者，無象馬牛羊等名為空，有諸比丘等名為不空，但說彼殿堂空耳。非謂殿堂，殿堂性空，非謂比丘，比丘性空，合有情無，綖空與

不空而俱空之也。又非一切皆空，同於斷滅，彼舍雖無象馬牛羊，而象馬牛羊非餘處無，實不壞世間相也。是名諸法自相本來如是，空而不空，離彼此故。彼不明乎此，但於彼無彼，於諸蘊界處入自相共相求不可得，即於彼相而說無相，如說舍空無象馬牛羊等。蓋於相而見其無，非於性而見其無也，故名彼彼空。是彼彼空者，僅能空前塵，而不能空前塵自性，此空最為麤淺。若空無所空，如上第一義聖智大空，是空最精，汝等應當修學。若彼彼空者，是名斷見，遠離之可也。僧志常參六祖，祖問曰：汝從何來？欲求何事？對曰：學人近往洪州白峰山，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佛之義，未決狐疑，遠來投禮，伏望和尚指示。祖曰：彼有何言句，汝試舉看。曰：志常到彼，凡經三月，未蒙示誨。為法切故，一夕獨入丈室，請問：如何是某甲本心本性？大通乃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彼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虛空無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體圓明，即名見性成佛，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尚開示。祖曰：彼師所說，猶存知見，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偈曰：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此之知見瞥然興，錯認何曾解方便。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常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述偈曰：無端起知見，著相求菩提。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迷。自性覺源本，隨照枉遷流。不入祖師室，茫然趨兩頭。由是觀之，執著空無知見者，應在門外。

大慧！不自生非不生，除住三昧，是名無生。(唐云無生者，自體無生而非不生。)

通曰：一切法空說已。何謂一切法無生耶？以諸法不自生，非一向不生之謂。謂其生而不生，當體寂滅，不待按抑修為然後不生也。除八地菩薩住三昧中證無生理，是修而後得者，此則諸法自性本自無生，故名無生。進山主問修山主云：明知生不生性，為甚麼為生之所留？修云：笋畢竟成竹去，如今作篾使還得麼？進云：汝向後自悟去在。修云：某甲只如此，上座意旨如何？進云：這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座房。修便禮拜。天童頌云：豁落無依，高閒不羈，家邦平帖到人稀。些些力量分階級，蕩蕩身心絕是非。是非絕，介立大方無軌轍。即此則觀之，住三昧而證無生者，與本自無生尚隔一塵。

離自性即是無生，離自性剎那相續流注及異性，現一切性離自性，是故一切性離自性。(唐云離自性者。以無生故，密意而說一切法無自性。以剎那不住故，見後變易故，是名無自性。)

通曰：一切法空無生說已，何以稱離自性相哉？大凡有生相可得，即有自性可得。今一切法無生，即此無生。故說一切法無自性，非一向是無也。密意而說，生即不生，性即無性。以相續流注之體，自無始以來，剎那剎那，新新不住，原無自性可得。故剎那之頃，流入他性。及他性見時，變易前性。所謂自性者，將安在乎？如金性堅，遇火則融，流入水性。水性流，遇寒則氷，流入地性。皆無自性可得。以一切皆真如性，本自無生故也。是名一切性離自性相。臨濟云：道流一剎那間，便入華藏世界，入毗盧遮那國土，入神通國土，入清淨國土，入法界，入穢入淨，入凡入聖，入餓鬼畜生。處處討覓，尋皆不見。有生有死，唯有空名。幻化空華，不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善乎離自性之談也。

云何無二？謂一切法如陰熱，如長短，如白黑。(唐云如光影，如長短，如白黑，皆相待立，獨則不成。)**大慧！一切法無二，非於涅槃彼生死，非於生死彼涅槃，異相因有性故，**(魏云以異因相故。)**是名無二。如涅槃，生死一切法亦如是。**(唐云非於生死外有涅槃，非於涅槃外有生死，生死涅槃無相違相。)

通曰：一切法空無生離自性相，詳如上舉。何以謂無二也？以對待言則有二，以無對待言則無二。一切法無二者，即對待中有無對待者在。譬之於日，陰則凉，晴則熱，夏則長，冬則短，晝則白，夜則黑，皆相待而立，其實日體本無晦明長短黑白也。故一切法無二，非於涅槃外有生死，非於生死外有涅槃。生死涅槃無相違相，以異於因相故，以異於因相之有性故。凡有相者，必有其性，既有其性，因有其相。今涅槃無自性，生死無自性，如日光影，長短白黑，長相現時，短性安在？白相現時，黑性安在？即因相非因相，而日體固異於因相也。既非因相，即無異相可得，云何言二？涅槃生死如是，推之一切法亦如是，故謂一切法無二也。黃檗云：十方世界不出我之一心，一切微塵國土不出我之一念。若然，說什麼內之與外？如蜜性甜，一切蜜皆然，不可道這個蜜甜，餘底苦也，何處有與麼事？所以道：虛空無內外，法性自爾；虛空無中間，法性自爾。故眾生即佛，佛即眾生，眾生與佛，原同一體。生死涅槃，有為無為，原同一體。世間出世間，乃至六道四生，山河大地，有性無性，亦同一體。言同者，名相亦空，有亦空，無亦空，盡恒河世界，元是一空。由黃檗言，惟其空無相故不二，實與此段相符。

是故空無生，無二離自性，相應當修學。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我常說空法，遠離於斷常，生死如幻夢，而彼業不壞。虛空及涅槃，滅二亦如是，愚夫作妄想，諸聖離有無。

通曰：世尊既廣分別說空、無生、無二、離自性相已，而偈復直顯真空，遠離有無妄想，非如外道二乘等見，真所謂無上法門也。世尊所說空法，既曰無生空矣，又曰無二，曰離自性，不離諸法以為空也。空而不空，是為真空，遠離於斷常二見。曷言乎其遠離也？凡夫見其常，以為有生死，而不知生死如幻如夢，本未嘗有也。但彼於幻夢中所作善惡之業，熏染識田，因果不壞，故常在生死，是常見之過也。二乘見其斷，以為有涅槃可得，若虛空、若涅槃、若擇滅，三無為法皆是二乘法，說空便與實對，說滅便與生對，有無相傾，終歸生死海中，彼業亦不壞也，故曰亦如是，是斷見之過也。愚夫無智慧，不能見真性本空，遠離有無，第於有無法中作此妄想分別，是斷常邪見生於有無妄想也。諸聖得自覺聖智，言語道斷，心行處絕，即有無妄想無自而生，何從而有斷常二見乎？此真空之法，即有無離有無，本自不生，本自無二，本離自性相，應當修學也。有僧辭趙州，州曰：甚處去？曰：諸方學佛法去。州豎起拂子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曰：與麼則不去也。州曰：摘楊華，摘楊華。天童拈云：沈空滯迹，犯手傷鋒，俱未是衲僧去就。直須莫入人行市，不坐他床搨，正不立玄，偏不附物，方能把住放行，有自由分。此諸尊宿說空法最細，大露諸聖離有無消息。

爾時世尊復告大慧菩薩摩訶薩言：大慧！空、無生、無二、離自性相，普入諸佛一切修多羅(此云契經)**，凡所有經悉說此義。諸修多羅悉隨眾生希望心故，為分別說顯示其義，而非真實在於言說。如鹿渴想誑惑羣鹿，鹿於彼相計著水性，而彼無水。如是一切修多羅所說諸法，為令愚夫發歡喜故，非實聖智在於言說**(唐云非皆顯示聖智證處真實之法)**。是故當依於義，莫著言說。**

通曰：世尊已說偈竟，而又叮嚀大慧，莫著言說。謂自覺聖智，由於自悟，非言說所及。故諸經所說，或言空，或言無生，或言無二，或言離自性相。無非因眾生希望菩提，為分別顯示，令發歡喜，生精進心耳。非有真實聖智，在言說間也。如渴鹿逐陽燄，而生水想。燄實非水，真實聖智義，當在何處？故當依於義，而毋徒依於言也。僧問藥山：已事未明，乞和尚指示。山良久曰：吾今為汝道一句子，亦不難。秖宜汝於言下便見去，猶較些子。若更入思量，却成吾罪過。不如且各合口，免相累及。觀藥山如是指示，可謂知法者懼。

一切佛語心品第二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世尊修多羅說如來藏自性清淨，轉(二譯云具)三十二相，入於一切眾生身中。如大價寶垢衣所纏，如來之藏常住不變亦復如是。而陰界入垢衣所纏，貪欲恚癡不實妄想塵勞所污，一切諸佛之所演說。云何世尊同外道說我，言有如來藏耶？世尊！外道亦說有常作者，離於求那(魏云不依諸緣)周遍不滅。世尊！彼說有我。佛告大慧：我說如來藏，不同外道所說之我。大慧！有時說空、無相、無願、如、實際、法性、法身、涅槃、離自性、不生不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如是等句說如來藏已。如來、應供、等正覺為斷愚夫畏無我句故，說離妄想無所有境界如來藏門。大慧！未來現在菩薩摩訶薩不應作我見計著。譬如陶家於一泥聚，以人工水木輪繩方便作種種器。如來亦復如是，於法無我離一切妄想相，以種種智慧善巧方便，或說如來藏或說無我。以是因緣故，說如來藏不同外道所說之我，是名說如來藏。開引計我諸外道故，說如來藏令離不實我見妄想，入三解脫門境界，希望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如來、應供、等正覺作如是說如來之藏，若不如是則同外道。是故大慧！為離外道見故，當依無我如來之藏。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人相續陰(魏云人我及於陰)，緣與微塵，勝自在作，心量妄想。

通曰：大慧！因世尊說諸聖離有無，遠離於外道斷常等見，云何諸經說有如來藏常住真我？豈不同於外道所說神我耶？諸佛演說如來藏自性清淨，具三十二相，在於一切眾生身中無不周徧，不為陰界所垢、不為妄想所污，常住不變。如大價寶珠，雖為垢衣所纏，然而精光不壞，為離於所依故。外道亦說神我有常名為作者，其常住同也；雖在五陰不依諸緣，其不污同也；周徧十方體無生滅，其徧歷諸趣同也。彼所說我與佛何別？不知世尊所云常樂我淨以無我為我，而彼所云神我以我見為我也，故自不同。如來說法原不執一，故為著有見者，說空無相無願三解脫法，此空如來藏也；為著無見者，說真如實際法性法身真實不虛法，此不空如來藏也；為著亦有亦無見者，說涅槃離自性本自不有，不生不滅本自不無；為著非有非無見者，說本來寂靜原非非有，自性涅槃原非非無，最上第一義法，此空不空如來藏也。如是等句總說一如來藏法，何嘗執定說有我也？已為一切愚夫聞無我句遂生畏怖，故說離妄想無所有境界名如來藏門。然曰離妄想，離我我所也；曰無所有，人法俱空也。此如來藏原非有我，豈可以我見

計著並論乎？何以明其無我也？譬如陶家作種種器，或以人工，或以水杖，或以輪繩，方便造作，而泥遂成器。然器之成也，輪繩不得而與焉，水木不得而與焉，人工不得而與焉，適以彰其無我也。如來說法亦爾，於遠離一切分別相無我法中，以種種智慧乃根本實智，善巧方便乃後得權智。或說如來藏，或說無我，種種名字各有差別，而中實無我，實不同於外道所說之我。所以名如來藏者，正欲開引計著神我諸外道，令其遠離不實我見，入於空、無相、無願三解脫門境界，庶幾疾得無上菩提。以我見無根，故為不實，終歸生滅。若三解脫者，謂如來藏自性清淨，故云空；離一切相，十二有支滅，故云無相；自無願求，唯為化導眾生故，故云無願。此真無上菩提路也。故我所說如來藏，正以無我而破外道之我，使如來所說如來藏不如是說。空、無相、無願三解脫法者，即外道等見，謂之同可也。然外道我見未離所依，而強曰周徧，是為邪見，汝等應當遠離。欲離外道我見，正當依於無我，如來之藏乃可對治而蕩除之。顧謂如來藏同於外道所說我，何哉？世尊重說偈言：宣露外道我見。正以見其當離也。我見有人我，有法我，外道著人我見，二乘著法我見，此但以人我明之。五陰和合成人，色、受、想陰易知，唯行陰相續流注，外緣六識而造乎業、內緣八識而棲乎冥，外道以為神我也。神我即是勝性，以此為作者，固是妄想。又謂微塵積之而生大地、謂大自在天生起世界為能作者，不知彼所云作者猶有待，非能作也，是為異因，總屬心量中之妄想而已。妄想計度如此，即現前陰、界等法未之能空，是名著人我見。是我見猶麤，若二乘并五陰、三界而空之，名著法我見，尚不敢望如來藏實際，況外道可比而同乎？故能察妄想之起滅，總不出於如來藏海，即妄想、即心量，諸佛之所演說常住真我如是，詎可輕談乎哉？有客來謁長沙，沙召尚書，其人應諾，沙曰：不是，尚書本命分明，用標指月。其人曰：不可離却，即今秖對別有第二主人，却落在精魂窟裏。沙曰：喚尚書作至尊得麼？更與重重點破。其人曰：恁麼總不秖對時，莫是弟子主人否？却又落在無事界裏。州曰：非但秖對與不秖對時，無始劫來是個生死根本，果然逃明眼人不過。沙有偈曰：學道之人不識真，秖為從來認識神，無始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此可為外道定評矣。今養生家往往引此證彼，豈以彼所謂本來人者與如來同耶？一笑。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觀未來眾生，復請世尊：惟願為說修行無間，如諸菩薩摩訶薩修行者大方便。佛告大慧：菩薩摩訶薩成就四法，得修行者大方便。云何謂四？謂善分別自心現，觀外性非性離生住滅，見得自覺聖智善樂，是名菩薩摩訶薩成

就四法得修行者大方便。云何菩薩摩訶薩善分別自心現？謂如是觀三界唯心分齊，離我我所無動搖離去來，無始虛偽習氣所熏，三界種種色行繫縛，身財建立妄想隨入現，是名菩薩摩訶薩善分別自心現。

通曰：大慧！因佛說一切法空，無生無二，離自性相，顯明無間之理。無間云者，無絲毫間隔，即最上第一義心也。理雖顯明，要因行得。如何修行？得證無上菩提，與無間相應。如諸大菩薩，修行大方便法門。佛說方便成就，約有四法：一者善分別自心現，二者善觀外性非性，三者善離生住滅見，四者得自覺聖智善樂。謂之善者，有妙悟存乎其間，非尋常觀行可比。而自覺聖智樂，亦云善樂，非躭玩寂滅者倫也。初何以善分別自心現？謂觀三界唯心，悟知唯心分齊，遠離徧計依他二執，證圓成實性。內離根身之我，外離器界之我所。本無動搖，三界何自而起？本離去來，三界何有生滅？但是一心，故曰唯心。然不免有我我所動搖去來之相者，為無始虛偽習氣所熏，故現有三界種種色行諸陰等係縛於內，而示有我相。身財建立於外，而示有我所相。曰色曰行，而受想在其中。然相分見分，皆由八識生起。世界中六道妄想分別，隨入見相二分，而現有動搖去來之相。是三界種種，皆由妄想所現。妄本無根，其實未嘗有也。妄既不生，即妄即真，何往而非自心所現。此之謂善分別自心現也。南泉因陸亘夫云：肇法師也甚奇特，解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泉指庭前牡丹云：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華，如夢相似。天童頌曰：照徹離微造化根，紛紛出沒見其門。游神劫外問何有，著眼身前知妙存。虎嘯蕭蕭岩吹作，龍吟再再洞雲昏。南泉點破時人夢，要識堂堂補處尊。古德云：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須知是見得，方善分別自心現。

云何菩薩摩訶薩善觀外性非性？謂焰夢等一切性，無始虛偽妄想習因，觀一切性自性。菩薩摩訶薩作如是善觀外性非性(唐云如是觀察一切法時，是即專求自證聖智)**，是名菩薩摩訶薩善觀外性非性。**

通曰：外道觀外性非性，謂有已還無，自性亦滅，是為斷見。菩薩觀外性非性，謂妄想無根，而自證聖智。一切性自性，本自不滅，是為善觀。所以異於外道也。一切外法，如陽焰，如夢幻等，本非性也。由無始來虛偽習氣所熏，執著種種妄想，以為其因。故執燄為水，執夢為真。其實一切法，皆無自性，本自不生。如是觀察，即是專求自證聖智，名性自性。即善觀察一切外法，名性非性。但滅妄想，不滅觀智。但無習氣種子，不無自性。是名善觀外性非性。長沙岑上堂：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

裏須草深一丈。事不獲已，向汝諸人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裏；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我常向汝諸人道：三世諸佛，法界眾生，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汝等諸人，向甚麼處委悉？光未發時，尚無佛無眾生消息，何處得山河國土來？如長沙言：即能自證聖智，即能善觀外性非性。

云何菩薩摩訶薩善離生、住、滅見？謂如幻夢一切性自他俱性不生，隨入自心分齊故，見外性非性、見識不生及緣不積聚、見妄想緣生，於三界內外一切法不可得，見離自性生見悉滅，知如幻等諸法自性得無生法忍，得無生法忍已離生、住、滅見，是名菩薩摩訶薩善分別離生、住、滅見。

通曰：善分別自心現者見其生，善觀外性非性者見見滅，似未離生住滅見。茲善離生住滅見者，何以離之哉？謂觀一切法如幻如夢，無自性，無他性，無俱性，性本不生，即得隨入自心無生境界，了知自心分齊，歸無所得，故自離也。既明自心分齊，見外性非性，非他生也；見諸識不生，非自生也；見外緣不積聚，非和合共生也；見妄想緣起三界，非無因生也。於三界內外根身器界一切諸法，俱不可得，本自無生，作此見者，名為見性。然此見尚存，猶未離也。進之見猶離，見無自性可得。雖離自性，然生此見者尚存，猶未拔其根也。進之俱生無明，生見悉滅，了無影響踪跡，能所俱泯，證於無生，非謂離一切法而別有無生法忍也。即此如幻等諸法自性中，知其不可得，而證無生法忍，名得初地。然得無生法非難，得無生法忍為難。既得忍已，入乎大定，故善分別離生住滅見。非著意離之，而生住滅見自不生，故曰善離。溈山問仰山：生住異滅，汝作麼生會？仰曰：一念起時，不見有生住異滅。師曰：子何得遣法？仰曰：和尚適來問甚麼？師曰：生住異滅。仰曰：却喚作遣法。據溈仰父子遣法之意也無，但喚作遣法耳，是真善分別離生住滅見。

云何菩薩摩訶薩得自覺聖智善樂？謂得無生法忍住第八菩薩地，得離心、意、意識、五法、自性、二無我相，得意生身。世尊！意生身者何因緣？佛告大慧：意生身者，譬如意去迅疾無礙，故名意生。譬如意去石壁無礙，於彼異方無量由延(此云四十里)，因先所見意念不忘，自心流注不絕於身無障礙生。大慧！如是意生身得一時俱。菩薩摩訶薩意生身，如幻三昧力自在神通妙相莊嚴聖種類身一時俱生，猶如意生無有障礙，隨所意念本願境界，為成就眾生得自覺聖智善樂(唐云譬如心意於百千由旬之外，憶先所見種種諸物，念念相續疾詣於彼，非是其身及山河石壁所能為礙。意生身者亦復如是，如幻三昧力通自在諸相莊嚴，憶本成就眾生願故，猶

如意去生於一切諸聖眾中）。如是菩薩摩訶薩得無生法忍住第八地菩薩，轉捨心、意、意識、五法、自性、二無我相身，及得意生身，得自覺聖智善樂。是名菩薩摩訶薩成就四法，得修行者大方便，當如是學。

通曰：初善分別自心現，未離乎心。次善觀外性非性，專求一切性自性，未離乎法。既善離生住滅見，得無生法忍，生滅滅已，寂滅為樂，故云得自覺聖智善樂。豈其一向躭寂，如聲聞等，謂其得無生法忍，佔第八菩薩地。雖證三昧樂，而不住著五法三自性俱離，八識二無我俱遣，說法度生，隨意所往，故名得意生身。以何因緣名意生身？譬如心意憶先所見，於彼異方無量由旬之外，念念相續，疾詣於彼，身不為礙，石壁不為礙。意且如是，而況意生得身如幻三昧力者乎？得自在神通力者乎？其能一時俱生，更有速於意也。或現妙相莊嚴，諸聖圍繞，猶如意去生，於一切諸聖眾中俱生，無有障礙。究其本願，無非欲成就眾生，各悟自性，各得自覺聖智善樂，故能現十界身，去住無礙也。現十界身，說法度生，莊嚴佛土，承事諸佛，作大佛事，乃九地以上事。而住八地者，何以遽能之？蓋由轉識成智，捨心意意識五法，自三性得二無我相身，已證無生法忍，住三昧樂，此名第八地分齊。今復轉其捨而進乎無捨，并其捨而忘之，是轉智向悲，而得意生身。蓋由八地而趨乎九地，得自覺聖智善樂，而能善用之以度生也。是名大菩薩成就四法，得修行者大方便。向所說一切法空，無生無二，離自性相，至是一一獲證無間之理，疾得無上正等正覺。汝等可不如是而學哉？又細分之，善分別自心現，是三界唯心，證一切法無二，乃彌勒菩薩修行大方便門也。善觀外性非性，是證一切法空，乃虛空藏菩薩修行大方便門也。善離生住滅見，是風動無依，證一切法離自性相，乃琉璃光法王子修行大方便門也。得自覺聖智善樂，是普門應現，證一切法無生，乃觀世音菩薩修行大方便門也。是名修行者大方便，乃大乘法，豈少品可及哉？真淨和尚示眾云：是日已過，命亦隨減，如少水魚，斯亦何樂？唯二乘禪定寂滅為樂，是為真樂。學般若菩薩法喜禪悅為樂，是為真樂。三世諸佛慈悲喜捨四無量心為樂，是為真樂。石霜普會云：休去歇去，冷湫湫地去，是為二乘寂滅之樂。雲門云：一切智通無障礙。拈起扇子云：釋迦老子來也。是為法喜禪悅之樂。德山棒、臨濟喝，是三世諸佛慈悲喜捨之樂。除此三種樂外，不為樂也。且道歸宗一眾，在三種內三種外？良久云：今日莊主設饌飣、俵賸錢，叅退僧堂內，普請吃茶去。喝一喝，會得真淨意旨，斯名得自覺聖智善樂。不然，啼哭有日在。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請世尊：惟願為說一切諸法緣因之相。以覺緣因相故，我及諸菩薩離一切性有無妄見，無妄想見漸次俱生(唐云離有無見不妄執諸法漸生頓生)。

佛告大慧：一切法二種緣相，謂外及內。外緣者，謂泥團、柱、輪、繩、水、水、人工諸方便緣，有瓶生。如泥瓶，縷氍、草蓆、種芽、酥、酪等方便緣生，亦復如是。是名外緣，前後轉生。云何因緣？謂無明、愛、業等法得緣，名從彼生；陰、界、入法得緣所起，名彼無差別。而愚夫妄想，是名內緣法。

通曰：大慧領善觀外性非性，謂一切性無始虛偽妄想習氣為因，未詳其因之相為何似。又領善離生住滅見，謂見外性非性，見識不生，見緣不積聚，見妄想緣生，未詳其緣之相為何似。故欲覺知緣因之相，離一切性有無妄見，即上所云見離自性也。無妄想見，執著諸法漸生頓生，即上所云生見悉滅也。世尊先舉二種緣相語之，謂外器界及內根身。外緣喻如泥瓶，雖有泥團，必假輪繩水木人工為緣，而後瓶成。泥瓶如是，則一切縷緣而成氍，草緣而成蓆，種緣而成芽，酥緣而成酪，亦復如是。前因後果，展轉相生，所謂諸法從緣生者，此也。泥團原無瓶性，但以諸方便緣而生，必待緣生，緣即未嘗生也。內緣即十二因緣法，無明緣行，以至愛取結生死業，而有緣之名。從彼生起，名色受識等，而有陰界入諸法，皆相緣而起。得緣所起之名，雖有次序，了無差別。從相分起者，則曰色，曰六入；從見分起者，則曰識，曰愛業等。總一八識境界，原無差別，而愚夫不知自心所現，妄生分別，聚緣內搖，種種貪著，是名內緣。內緣是妄，妄本無根，但無能取之心，自無所取之境，固知緣生如幻也。報恩明禪師常舉雪峰塔銘問諸老宿：夫從緣有者，始終而成壞；非從緣有者，歷劫而長堅。堅之與壞即且置，雪峰今日在甚麼處？法眼別云：秖今是成是壞？法眼明得三界唯心，故不作二見。

大慧，彼因者有六種，謂當有因、相續因、相因、作因、顯示因、待因。當有因者，作因已，內外法生。(唐云謂內外法作因生果。)相續因者，作攀緣已，內外法生陰種子等。相因者，作無間相相續生。(唐云作無間相生相續果。)作因者，作增上事，如轉輪王。(唐云謂作增上事而生於果。)顯示因者，妄想事生已，相現作所作，如燈照色等。(唐云謂分別生能顯境相，如燈照物。)待因者，滅時作相續斷，不妄想性生。(魏云於滅時不見虛妄生法，相續事斷絕故。)

通曰：上二種緣相，一者發明緣不積聚，謂外緣由方便轉生，無和合性。二者發明妄想緣生，謂內緣由無明生起，本自無根。今語以六種因相，即發明無始虛偽妄想習氣為因，總不離諸識展轉

因也。一者當有因，即是親因，謂八識無始以來，能為一切作因，內而見分諸法，外而相分諸法，由之作因生果，不可思議，當下為因，故曰當有因。二者相續因，即是相續識，內依八識，外緣六識，攀緣外境已，由是內外法，生果陰種子等，以現行熏種子，復以種子熏現行，而染淨果蘊，於是乎生，連環不斷，故曰相續因。三者相因，即是等無間緣，作無間相，生相續果，相續中間，有無間之相，已離於因，未至於果，惟其無間，所以相續，謂其在因果中間，有相可得，故曰相因。四者作因，即是增上緣，謂作增上事，而生於果，如轉輪王，身證輪王，是為本因，而飛輪七寶，從空而至，是增上因，境不能生果，必假心為增上，故輪王能作勝因，以心是境之增上緣也，故曰作因，惟六識為能作也。五者顯了因，謂前五識，妄想分別生已，能顯現境相，如燈照物，妄想屬能作，相現屬所作，以前境論，色屬所，照屬能，以分別論，照屬所，燈屬能，故五識與八識，俱如照不離燈，但有照了，未入分別，故曰顯示因也。六者待因，謂生滅相待，生已而滅，滅已而生，相待為用。前五六七識俱生時，作相續生，指善惡二性而言。此五六七識俱滅時，作相續斷，指無記性而言。故曰不妄想性生，不妄想即無記也。前者妄想相續，至此暫時而斷，斷以待乎續，滅以待乎生，有生有滅，非得真不生滅性也。此六者展轉相因，生起內外等法，如夢如幻，愚夫執為實有，皆由不明。無始虛偽習氣，藏於八識田中，有如種子，故曰妄想習氣為因也。僧問黃檗：學人不會，和尚如何指示？檗云：我無一物，從來不曾將一物與人。你無始以來，秖為被人指示，覓契覓會，此可不是弟子與師俱陷王難？你但一念不受，即是無受身；一念不想，即是無想身；決定不遷流造作，即是無行身；莫思量卜 度分別，即是無識身。你如今纔起一念，即如十二因緣，無明緣行，亦因亦果，乃至老死，亦因亦果。故善財童子一百一十處求善知識，秖向十二因緣中求，最後見彌勒，彌勒却指見文殊。文殊者，即汝本地無明。若心心別異，向外求善知識者，一念纔生即滅，纔滅又生。所以汝等比丘，亦生亦老，亦病亦死，酬因答果已來，即五聚之生滅。五聚者，五陰也。一念不起，即十八界空，即身便是菩提華果，即心便是靈智，亦云靈臺。若有所住著，即身為死屍，亦云守死屍鬼。由黃檗之言味之，則無始虛偽習氣，皆始於一念。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又何因緣之有？

大慧！彼自妄想相愚夫，不漸次生，不俱生。(唐云：此是愚夫自所分別，非漸次生，亦非頓生。)所以者何？若復俱生者，作所作無分別，不得因相故。若漸次生者，不得相我故。漸次生不生，如

不生子，無父名。(魏云：若一切法一時生者，因果不可差別，以不見因果身相故。若次第生者，未得身相，不得言次第生。如未有子，云何名父？)大慧！漸次生相續方便不然，但妄想耳。因攀緣、次第增上緣等，生所生故。大慧！漸次生不生，妄想自性計著相故。(魏云：愚痴凡夫自心觀察，次第相續不相應故，作如是言：因緣、次第緣、緣緣、增上緣等，能生諸法。大慧！如是次第諸法，不生虛妄分別，取法體相。唐云：諸計度人言：以因緣、所緣緣、無間緣、增上緣等，所生能生，互相係屬。次第生者，理不得成，皆是妄情執著相故。)漸次俱不生，自心現受用故，自相共相，外性非性。大慧！漸次俱不生，除自心現，不覺妄想故相生。是故因緣作事方便相，當離漸次俱見。(唐云：漸次與頓皆悉不生，但自心現身資等故，外自共相皆無性故，唯除識起自分別見。大慧！是故應離因緣所作和合相中，頓漸生見。)

通曰：論緣相乃方便緣生，論因相乃展轉因生。緣曰方便，即緣無自性；因曰展轉，即因無自性。無性即本無生，又何漸生頓生之有？彼凡愚等自生分別，本非漸生而妄想執為漸相，本非頓生而妄想執為頓相。若果頓生者，因果一時俱生，誰為能作？誰為所作？不得因果身相差別故，故知非頓生也。若果漸生者，先有因然後有果，既不得果相，何以言因生？如未有子，云何名父？既得其子，即有父名。因果一時具足，故知非漸生也。漸次生本不生。諸計度人說有相續方便緣生，實與諸法自體不相應故，理不得成，故曰不然，但是愚夫妄想分別耳。彼作如是言：曰因緣，謂自心親因能生起者；曰攀緣，謂心取外塵等，即所緣緣也；曰次第緣，謂內外法更互轉生相續無間，即等無間緣也；曰增上緣，謂境外有境，果外有果，於親因緣若增而上也。以是諸緣能生諸法，是諸緣為能生，諸法為所生，故以為有次第漸生也。其實漸次生本不生，皆是妄想自性計著，取法體相為有次第方便。設使一念不生，緣從何起？既無能生，焉有所生？故彼謂由諸緣者，實不然也。漸生既不成，而頓生可知已，故云漸次俱不生。然則目前種種根身器界諸受用處，何自而有？蓋一切法唯心所現，乃是八識所現。見分相分，身資受用，如鏡現像，原無自性。故諸蘊等各具一體，而為自相。諸蘊等和合成人，而為共相。皆外境也。外性非性，本自不生。所以漸生頓生，悉不生也。非是一向不生，同於斷滅。除自心所現無分別見，生即不生，本無相也。惟無明不覺，妄生分別，即有次第相生，是因緣作事方便之相。但由自妄想生，故於和合相中而作漸生見者，非也。於和合相中而作頓生見者，亦非也。彼於非性中而執有自性，是為妄見，故應遠離。若見離自性者，見性尚不可得，妄從何立？若生見悉滅者，生處尚不可得，見從何起？汝等菩薩能善

是緣因之相，當得無生法忍。神會問六祖曰：先頓而後漸，先漸而後頓。不悟頓漸人，心裏常迷悶。祖曰：聽法頓中漸，悟法漸中頓。修行頓中漸，證果漸中頓。頓漸是常因，悟中不迷悶。荷澤他日有云：見清淨體，於諸三昧八萬四千諸波羅蜜門，皆於見上一時起用。若當真如相應之時，萬化寂滅，此時更無所見。三昧諸波羅蜜門，亦一時空寂，更無所得。此數語却於生見悉滅相應，荷澤未為不悟也。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一切都無生，亦無因緣滅，於彼生滅中，而起因緣想。非遮滅復生，相續因緣起，非為斷凡愚，癡惑妄想緣。(唐云：一切法無生，亦復無有滅，於彼諸緣中，分別生滅相。非遮諸緣會，如是滅復生，但止於凡愚，妄情之所有。)**有無緣起法，是悉無有生，習氣所迷轉，從是三有現。真實無生緣，亦復無有滅，觀一切有為，猶如虛空華。攝受及所攝，捨離惑亂見，非已生當生，亦復無因緣。一切無所有，斯皆無言說。**

通曰：長行但破緣因相及漸次俱生見，至自心現受用本無生滅，尚未及詳也，故說偈以顯示之。謂一切內外法，本無因緣生，亦無因緣滅；本無漸頓生，亦無漸頓滅。於彼諸緣中，分別生滅相，謂彼諸緣想，皆是生滅法。已滅而復生，相續因緣起，我謂非因緣，非遮諸緣會。緣者自生滅，不緣無生滅，凡愚著緣想，不了無生義。我說無因緣，但為除彼惑，且有無諸法，雖各從緣起。緣起本無生，當下歸寂靜，我既無分別，何處有三界？惟虛妄習氣，積迷展轉因，謂有欲有色，及有無色界。有無遞相傾，生滅從中現，若悟真實際，清淨無纖塵。本來既不生，亦復無有滅，觀自心所現，一切有為法。如華生虛空，虛空何曾著？唯是揑目生，是名惑亂見。揑為能取根，華為所取塵。本無而謂有，故名為惑亂。誠能捨是見，遠離妄分別。非是華已生，亦不當來生。非緣虛空出，亦非因目有。本自無因緣，華從何處生。秖憑妄想見，其實無所有。了達無所有，一切都無生。本既無生緣，安得有名字。故知諸緣想，但有諸言說。分別虛空華，無有真實義。神會問六祖曰：將生滅却滅，將滅滅却生。不了生滅義，我見似聾盲。祖曰：將生滅却滅，令人不執性。將滅滅却生，令人心離境。未即離二邊，自除生滅病。又史山人問圭峰禪師曰：云何佛化所生，吾如彼生。佛既無生，生是何義。若言心生法生，心滅法滅，何以得無生法忍耶。答曰：既云如化，化即是空。空即無生，何詰生義。生滅滅已，寂滅為真。忍可此法無生，名曰無生法忍。合二說觀之，而緣起無生之義，粲然備矣。

(唐云集一切法品第二之三)。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惟願為說言說妄想相心經。世尊！我及餘菩薩摩訶薩，若善知言說妄想相心經(二譯云心法門)，則能通達言說、所說二種義，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言說、所說二種趣，淨一切眾生。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佛告大慧：有四種言說妄想相，謂相言說、夢言說、過妄想計著言說、無始妄想言說。相言說者，從自妄想色相計著生。夢言說者，先所經境界隨憶念生，從覺已境界無性生(唐云謂夢先所經境界，覺已憶念依不實境生)。過妄想計著言說者，先怨所作業隨憶念生。無始妄想言說者，無始虛偽計著過自種習氣生(唐云以無始戲論妄執習氣生)。是名四種言說妄想相。

通曰：大慧！因世尊說一切無所有，斯皆是言說。言說依著因緣生滅而起，固為妄想。然最上第一義由言說而顯，則言說妄想亦自有心法門在。故善通達言說而其說通，即善通達所說第一義而其宗通。宗通及說通，疾證無上菩提，不離言說所說二種之趣。即以其趣淨治眾生，令諸眾生當依於義，莫著言說，即於二義中得清淨解也。佛謂言說之所以名妄想者，依識生故。五六七八識不出一心，故曰妄想。相心經大約四種：一有相言說，謂前五識分別一切色相而言說生焉。是對境而說，故屬前五。二者夢言說，謂六識憶念過去境界而言說生焉。如夢先所經境界，既已醒覺，乃從而追憶。言說依不實境生，故曰無性。三者過妄想計著言說，謂七識為染淨依，先所計著或恩或怨及所作善惡業，隨憶念所到傳送而出。六識憶念但於境上歷歷分明，七識憶念便自繫屬怨業中流出，故謂之過。四者無始妄想言說，謂八識含藏虛偽不實有無戲論習氣種子，於中妄執不捨，忽然而出。蓋自無始以來，種此妄根，故生此言說。妄想之相，是四種言說，依八七六五因緣，展轉而生，故謂之妄也。臨濟云：如山僧今日用處，真正成壞，翫弄神變，入一切境，隨處無事，境不能換。但有來求者，我即便出看渠，渠不識我，我便著數般衣，學人生解，一向入我言句。苦哉！瞎禿子，無眼人，把我著底衣，認青黃赤白，我脫却入清淨境中。學人一見，便生忻欲，我又脫却，學人失心，忙然狂走，言我無衣。我即向渠道：你識我著衣底人否？忽爾回頭，認我了也。大德！你莫認衣，衣不能動，人能著衣，有個清淨衣，有個無生衣，菩提衣，涅槃衣，有祖衣，有佛衣。大德！但有聲名文句，皆悉是衣，變從臍輪氣海中，鼓激牙齒，敲磕成其句義，明知是幻化。大德！外發聲語業，內表心所法，以思有念，皆悉是衣。你秖麼認他著底衣為寔解，縱經塵劫，秖是衣通，三界循環，輪迴生死，不如無事，相逢不相識，共語不知

名。若濟此等言說，真善通達言說所說二種趣，足淨治一切眾生妄見矣。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以此義勸請世尊：惟願更說言說妄想所現境界。世尊！何處、何故、云何、何因，眾生妄想言說生？(魏云：惟願為我重說四種虛妄執著言語之相，眾生言語何處出？云何出？何因出？)**佛告大慧：頭、胸、喉、鼻、脣、舌、齗、齒，和合出音聲。**

通曰：四種言說，從五六七八識而生，是妄因也。更問所緣境界，從何處出？何故而出？云何而出？何故云何？只是一和合義。故魏譯略更問何因而出，因即上四種妄想為因，故佛不答，止以其處與和合之故答之。牙齒喉舌唇，五音所自出，而又益之以頭胸鼻者，頭其總會處，胸其氣所出，鼻亦有音，鼻塞則音不成。此八者，音聲所出之處，和合中氣，鼓激成音，此言說所出之故也。若佛說法，有六十四種梵音，豈以八種為緣乎？故知所緣亦妄也。溈山、五峯、雲巖，同侍立百丈。百丈問溈山：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溈山云：却請和尚道。百丈云：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雪竇頌云：却請和尚道，虎頭生角出荒草。十洲春盡華凋殘，珊瑚樹林日杲杲。百丈復問五峰：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五峰云：和尚也須併却。百丈云：無人處斫額望汝。雪竇頌云：和尚也併却，龍蛇陣上看謀略。令人長憶李將軍，萬里天邊飛一鶚。百丈又問雲巖：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巖云：和尚有也未？丈云：喪我兒孫。雲竇頌云：和尚有也未？金毛獅子不踞地。兩兩三三舊路行，大雄山下空彈指。此等語句，不即言說，不離言說，要明所說義，玄哉！微哉！

大慧白佛言：世尊！言說妄想，為異為不異？佛告大慧：言說妄想，非異非不異。所以者何？謂彼因生相故。大慧！若言說妄想異者，妄想不應是因；若不異者，語不顯義而有顯示，是故非異非不異。

通曰：妄想由五六七八識生，是言說因也。言說由喉唇齒舌等和合而出，是言說相也。相非因不生，故知非異非不異也。若異者，言說當自有因，不必妄想為因。今妄想與言說，如根苗然，本非異也。若不異者，語即是想，想即是語，何能顯示所說之義？然而語能顯義，語固是能，義固是所，能所歷然，何得不異？為異為不異者，局於迹也；非異非不異者，超乎迹之表也。是亦不思議境界，詎可以妄想卜 度之哉？僧問黃連和尚：如何是聲前一句？連云：聲前無句，聲後問將來。投子頌云：空劫前時曠路閒，聲前無句信人難。欲窮滄浪白雲曲，且看石人露半顏。又僧問崇福志和尚：如何是寬廓之言？志云：無舌人道得。投子

頌云：寬廓言時不犯舌，清風高韻碧雲斜。石人貪話西峰事，不覺東巖起霧遮。由前說似異，却未嘗異；由後說似不異，却未嘗不異。於此信入，即善第一義宗趣。

大慧復白佛言：世尊！為言說即是第一義？為所說者是第一義？佛告大慧：非言說是第一義，亦非所說是第一義。所以者何？謂第一義聖樂，言說所入是第一義，非言說是第一義。(唐云何以故？以第一義是聖樂處，因言而入，非即是言。)**第一義者，聖智自覺所得，非言說妄想覺境界，是故言說妄想不顯示第一義。言語者，生滅動搖展轉因緣起，若展轉因緣起者，彼不顯示第一義。大慧！自他相無性故，言說相不顯示第一義。**(唐云第一義者無自他相，言語有相不能顯示。)**復次，大慧！隨入自心現量故，種種相外性非性，言說妄想不顯示第一義。**(唐云第一義者但唯自心，種種外相悉皆無有，言語分別不能顯示。)**是故，大慧！當離言說諸妄想相。**

通曰：大慧！聞彼因生相故，既非異矣；說能顯義故，又非不異矣。非異，將無言說即第一義乎？非不異，將無所說是第一義乎？是以第一義不離能所問也。佛言一異俱非，正是離四句絕百非處。於此悟得，方明第一義趣，豈可以言說即第一義？又豈可以所說是第一義？曷言乎言說非第一義也？以第一義是聖智善樂處，但因言入，非即是言。如以手指月，豈可以指當月？故謂非言說是第一義也。曷言乎所說非第一義也？以第一義是聖智自覺所得，但可自悟，不可言宣，非妄想覺境界所到。由言說以妄想為因，覺想有心而無心之體，非彼所緣，故不能顯示第一義，是所說者非第一義也。所說何以不顯示第一義？將不與前所云語能顯義者相背馳乎？良以彼言語妄想分別，有生滅，有動搖，不出五六七八識，念念不住，展轉因緣而起。第一義者，不生不滅，本無動搖，不屬因緣和合，而有純一真如境界，豈彼妄想覺所能顯示耶？是識不能顯智一也。若謂第一義有境界可得，猶有相在，尚可說也。今一真不變之自相及一真隨緣之他相，實無自性。既無其性，即無相可得，豈言說有相者所能顯示耶？是相不能顯無相，二也。若謂一向無有，即同斷滅，猶有無相在，亦可說也。今聖智自覺所得，隨入自心現量，雖現有種種外相，如幻人作幻事，求其自性，悉無所有。是自心現量不但無妄可得，亦無真可得。言說妄想強為分別，豈能分別於無分別者？此妄不能顯真，三也。由此三端觀之，足知非所說是第一義矣。第一義者，非言說、非所說，本自離言語相。汝等菩薩欲得無上菩提，當離言說諸妄想相。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是真得第一義趣，足淨治一切眾生矣。大陽明安禪師上堂云：嵯峨萬仞，鳥道難通；

劍刃輕氷，誰當踐履？宗乘妙句，語路難陳；不二法門，淨名杜口。所以達磨西來，九年面壁，始遇知音。大陽今日也太無端，珍重！丹霞頌云：不挂唇皮一句奇，少林冷坐最慈悲。須知此道非傳受，立雪神光已強為。若向上一路可以言宣者，即落二、落三，不得名第一義矣。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諸佛無自性，亦復無言說，甚深空空義，愚夫不能了。一切性自性，言說法如影，自覺智智子，實際我所說。(唐云：諸法無自性，亦復無言說，不見空空義，愚夫故流轉。一切法無性，離言說分別，諸有如夢化，非生死涅槃。如王及長者，為令諸子喜，先賜相似物，後賜真實者。我今亦復然，先說相似法，後乃為共演，自證實際法。)

通曰：此偈宋譯似約，而所該者博。所云甚深空空義，即上文三不顯義。生滅動搖不顯，空也。自他相無性，空空也。隨入自心現量甚深，空空也。而唐譯反略至一切法無性，離言說分別，似重首二句。不如一切性自性，言說法如影，與金剛經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同旨。此不撥相而見無相，即甚深空空義也。若以此法驟而語，愚夫必不能了，反生不信。故權立三乘髻珠等喻，如王及長者方便接引，皆相似法也，非實際也。故以言說所說顯第一義者，先說相似法也。今謂言說所說非第一義者，乃自證實際法也。所以言說法如影，非我所說，自覺聖智所得實際理地，我今所說，其實說無所說，所謂我法妙難思也。唐譯非生死涅槃，因人畏生死而示以涅槃，如化城之喻。二乘人已超生死，見有涅槃可樂，遂以涅槃為第一義諦，不復求進。不知第一義諦中，非生死，非涅槃，無有涅槃佛，無有佛涅槃。此諸法寂滅相，但可自證，非言說所及，故惟自覺。聖智子可與語此。臨濟到鳳林，林問：有事相借問，得麼？濟云：何得剜肉作瘡？林云：海月澄無影，遊魚獨自迷。濟云：海月既無影，遊魚何得迷？林云：觀風看浪起，翫水野帆飄。濟云：孤輪獨照江山靜，長嘯一聲天地秋。林云：任將三寸輝天地，一句臨機試道看。濟云：路逢劒客須呈劒，不是詩人莫獻詩。鳳林便休。濟乃有頌：大道絕同，任向西東。石火莫及，電光罔通。溈山問仰山：石火莫及，電光罔通。從上諸聖，將什麼為人？仰云：和尚意作麼生？溈云：但有言說，都無實義。仰云：不然。溈云：子又作麼生？仰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明此等機緣，足知自證實際。法本不可說，而亦未嘗不說。終日說，實未嘗說，是甚深法門。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唯願為說離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一切外道所不行，自覺聖智所

行，離妄想自相共相，入於第一真實之義，諸地相續漸次上上增進清淨之相，隨入如來地相，無開發本願，譬如眾色摩尼境界無邊相行(唐云以無功用本願力故如如意寶普現一切無邊境界)，自心現趣部分之相一切諸法(唐云一切諸法皆是自心所現差別)。我及餘菩薩摩訶薩，離如是等妄想自性自共相見，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令一切眾生安樂具足充滿。

通曰：大慧因上文言說妄想非異非不異，及言說所入是第一義，故問離一、異、有、無常、無常四句，一切外道所不行，而自覺聖智所行者，第一真實之義何由而入？既入於真實乾慧地，由此十地相續，漸次增進，入於等妙覺如來地，以無功用本願力故，應物現形，廣度眾生。譬如摩尼寶珠普現眾色，無量無邊修行境界悉現其中，一切諸法皆是自心所現差別部分，如鏡現像，本自非有，離諸妄想自性及陰、界、入自共等相，見已速證無上菩提，為令一切眾生俱獲安樂，具足充滿，不復入於外道邪見。臨濟示眾云：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時有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濟云：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孫垂白髮如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濟云：王令已行天下徧，將軍塞外絕烟塵。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濟云：并汾絕信，獨處一方。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濟云：王登寶殿，野老謳歌。此臨濟四料揀，無非欲眾生安樂處，唯自覺聖智者妙解其義。

佛告大慧：善哉！善哉！汝能問我如是之義，多所安樂，多所饒益，哀愍一切諸天世人。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分別解說。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佛告大慧：不知心量愚癡凡夫，取內外性，依於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自性習因，計著妄想(魏云凡夫不能覺知惟自心見，執著外種種法相以為實有，是故虛妄分別)。

通曰：知心量者，外性非性，一切皆自心所現，本無自性，一異、有無之論，從何而起？惟不知心量所現，妄生分別，取八識所現見分為內性，取八識所現相分為外性，從此二性，生起有無、一異、斷常等見。若有自性，可依此見，種種不同，皆由多生習氣為因，含藏八識田中，計著不捨，故成妄想見耳。入大乘論云：迦毗羅有計一過，謂作與作者一，相與相者一，如是等名為計一。漚樓僧佉計異，迦樓鳩馱計亦一亦異，若提子計非一非異。又大論云：若不得般若方便，入阿毗曇即墮有中，入空即墮無中，入毘勒墮亦有亦無中。中論云：執非有非無，名愚癡論。故學摩訶衍四門，不得般若意，即墮四謗：有是增益謗，無是損減謗，亦有亦無相違謗，非有非無戲論謗。由此四句，疊成百

非，總不出斷常二見。黃檗云：等閒無事，莫漫用心，不用求真，惟須息見。所以內見外見俱錯，佛道魔道俱惡，所以文殊暫起二見，貶向二鐵圍山。文殊即實智，普賢即權智，權實相對治，究竟亦無權實，唯是一心。心且不佛不眾生，無有異見，纔有佛見，便作眾生見，有見無見，常見斷見，便成二鐵圍山，被見障故。祖師直指一切眾生本心本體，本來是佛，不假修成，不屬漸次，不是明暗。不是明故無明，不是暗故無暗，所以無無明，亦無無明，盡入我此宗門，切須在意。如此見得，名之為法，見法故，名之為佛，佛法俱無，名之為僧，喚作無為僧，亦名一體三寶。若黃檗可謂知心量者，不但無四句可離，亦且無聖智可得，足該此篇宗眼。

譬如羣鹿為渴所逼，見春時燄而作水想，迷亂馳趣，不知非水。如是愚夫，無始虛偽妄想所熏習，三毒燒心，樂色境界，見生住滅，取內外性，墮於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想，妄見攝受。

通曰：上言習因計著妄想，種種不齊，非可一端而盡，須假譬喻以明之。前大慧問：何因如幻夢，及犍闥婆城，世間熱時燄，及與水月光？此乃詳答，總不出五陰八識窠臼。其最麤者，貪嗔癡三毒燒心，樂求種種諸色境界，於無生中妄見生滅，執取根身器界內外諸法以為實有，是心逐於境，妄見攝取，乃無始虛偽妄想所熏習氣，如渴鹿逐春時陽燄，不知其非水也。不曰依四句而曰墮，不曰四句見而曰想，此渴愛所逼，終從淪墮，乃外道最下種也。僧問藥山：平田淺草，麈鹿成羣，如何射得麈中麈？山云：看箭。僧放身便倒。山云：侍者拖出這死漢。僧便走。山云：弄泥團漢有什麼限？雪竇拈云：三步須活，五步須死。頌曰：麈中麈，君看取。下一箭，走三步。五步若活，成羣趁虎，正眼從來付獵人。雪竇高聲云：看箭。此則公案，原發明向上事，不妨以鹿為喻。鹿若知燄非水，即可成羣趁虎矣。

如犍闥婆城(此云尋香所居)**，凡愚無智而起城想，無始習氣計著相現，彼非有城非無城。如是外道無始虛偽習氣計著，依於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見，不能了知自心現量。**

通曰：樂色境界，有著世間欲者，渴鹿逐燄是也。有著色界欲者，犍闥婆城是也。犍闥婆乃帝釋樂神，彼於空中現有城郭，如蜃樓相似。彼原非城，却現有城。彼原非色，却現有色。一切皆唯心所現，原無自性，本不生也。只為愚癡外道，因無始來虛妄分別城相種子，習氣所熏，現有城相。妄想計著，但於相上建立一異、有無、斷常四句。不知自心現量，本自無相。相既本無，四句從何而立？此前五識所對相境，無始以來妄熏習故。故於非

可樂中，妄生貪著也。世尊因乾闥婆王獻樂，其時山川大地盡作琴聲，迦葉起作舞。王問：迦葉豈不是阿羅漢？諸漏已盡，何更有餘習？佛曰：實無餘習，莫謗法也。王又撫琴三遍，迦葉亦三度作舞。王曰：迦葉作舞，豈不是？佛曰：實不曾作舞。王曰：世尊何得妄語？佛曰：不妄語。汝撫琴，山河大地木石盡作琴聲，豈不是？王曰：是。佛曰：迦葉亦復如是，所以實不曾作舞。王乃信受。古德頌曰：輕輕撥動一條絃，振動三千與大千。賴有飲光知此意，肯將羅袖惹春煙。又玄沙問僧：乾闥婆城，汝作麼生會？僧曰：如夢如幻。法眼別敲物示之。若於此透入，方可云了知自心現量。

譬如有人夢見男女、象馬、車步、城邑、園林、山河、浴池種種莊嚴，自身入中覺已憶念。大慧！於意云何？如是士夫於前所夢憶念不捨，為黠慧不？大慧白佛言：不也。世尊！佛告大慧：如是凡夫惡見所噬，外道智慧不知如夢，自心現性依於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見。

通曰：前五識但能對塵而現，唯第六識能緣過去五塵，故以憶念夢中所見為喻。夢中所見，原非實事，而覺時憶念不捨，誠為愚癡。彼外道反以種種計著，妄想分別，謂是智慧，豈不是惡見所噬？良由不知一切境界，如夢所現。夢非別有，乃自心所現。如是現時，莫非真性。將以為無，然男女象馬等物，未嘗不有。將以為有，然夢中之物，取之不得。既不可取，本自無生。既本不生，憶之何為？外道惡見，依六識建立一異有無斷常四句，以為智慧，真所謂夢想者也。張無垢語大慧曰：某每於夢中，必誦語孟何如？慧舉圓覺曰：由寂靜故，十方世界諸如來心，於中顯現，如鏡中像。無垢曰：非老師莫聞此論也。無垢夢中，似習氣未除。大慧指出大圓鏡智，不妨習氣出沒其間，可謂徹盡自心現量者矣。

譬如畫象不高不下，而彼凡愚作高下想。如是未來外道惡見習氣充滿，依於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見，自壞壞他，餘(唐作於)離有無無生之論，亦說言無，謗因果見，拔善根本，壞清淨因。勝求者當遠離去，作如是說(魏云欲求勝法當遠離，說如是法人)。彼墮自他俱見有無妄想已，墮建立誹謗，以是惡見當墮地獄。

通曰：於七識生則見其有，於七識滅則見其無，此凡愚見也。不知七識生滅原無形迹，能轉七識即平等性智，生死涅槃一切平等。譬如畫象不高不下，而彼凡愚作高下想，謂一切諸有還歸於無，妄想橫計作差別見。前憶念夢境執之為有，是墮建立常見。此一切壞滅執之為無，是墮誹謗斷見。此斷滅惡見，於未來世依

諸外道熏習增長，自無想天至非非想處皆墮此見，故曰習氣充滿。雖以一異有無四句立論，但見其無破人之有，不但自壞兼欲壞他。於諸如來遠離有無之論及不生不滅之論，湛然寂靜反名為不正見者，悉欲空之亦說為無。凡作正因正果見者，彼所謗也。既謗因果，則培善根為成佛本者，彼所拔也。植清淨為出世因者，彼所壞也。如是之人必欲斷滅一切，以為法非勝法也。欲求勝法，當於有無離有無，宜速遠離如是之說。所以者何？彼見有自生、他生、俱生之相，見其有已，還無妄想分別，於一切建立有者誹謗為無，乃所謂蕉芽敗種，斷佛種性者也。惡見如是，當墮地獄，故謂之墮也。百丈至晚參，舉前野狐因緣次，黃檗便問：古人錯對一轉語，落在野狐身，今日轉轉不錯是如何？丈云：近前來，向汝道。黃檗近前打丈一掌，丈拍手笑云：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時溈山在會下作典座，司馬頭陀舉野狐話問典座：作麼生？溈以手撼門扇三下，司馬云：太麤生。溈云：佛法不是這箇道理。後溈山舉黃檗問野狐話問仰山，仰云：黃檗常用此機。溈云：汝道天生得？從人得？仰曰：亦是稟受師承，亦是自宗通。溈云：如是，如是。夫不通自宗，妄撥因果，欲免淪墮，難矣。

譬如翳目，見有垂髮，謂眾人言：汝等觀此，而是垂髮，畢竟非性非無性，見不見故。(魏云：譬如翳目，見虛空中，有於毛輪，為他說言：如是如是，青黃赤白，汝何不觀？大慧！而彼毛輪，本自無體。何以故？有見不見故。)**如是外道，妄見希望，依於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見，誹謗正法，自陷陷他。**

通曰：憶夢者墮有，自壞者墮無。又有於藏識中見得識體微妙，非有非無，以為勝解，乃執一異、有無、斷常四句，以謗正法。如翳目人見空中垂髮，謂眾人言：汝何不觀如是垂髮青黃赤白，甚為希有？不知此垂髮本自無體，翳目者見其有，無翳者見其無，有見不見，故彼以翳目所見，而反責無翳者為無見。如此邪見，不但陷己，且能陷人。彼但於境上見得非有非無，希望非非想天以為得果，返謗自真如性，一亘晴空，為非正見。此外道中最上者，故陷溺人尤甚。雲門云：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個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為法執不忘，己見猶存，墮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放過即不可，子細檢點將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天童頌云：森羅萬象許崢嶸，透脫無方礙眼睛。掃彼門庭誰有力？隱人胸次自成情。船橫野渡涵秋碧，棹入蘆華照雪明。串錦老漁懷就市，飄飄一葉浪頭行。此在正法中絲毫未盡，猶且是病，況外道妄見為祟，自陷陷他，其病可勝道哉？

譬如火輪非輪，愚夫輪想，非有智者；如是外道惡見希望，依於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想，一切性生。

通曰：無因外道謂本無因、末無因，秖見八萬劫內輪迴生死，烏從來黑、鵠從來白，一切無因生謂是性生，譬如火輪旋轉似輪，火本非輪而輪生於火，是無因生也。彼愚外道非有智者，見一切輪轉不息，倏忽生滅如環無端，便謂一切無因生如火輪然，不知念念相續、新新不斷是行陰區宇，於此樂欲執著，立為一異、有無、斷常四句，謂一切性生，彼實未嘗生，妄見有生；彼實未有輪，妄見有輪，豈得為智乎？雪峯開火次，因指火曰：三世諸佛在火焰裏轉大法輪。雲門曰：火焰為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玄沙曰：近日王令稍嚴。峰曰：作麼生？沙曰：不許攙奪行市。峰乃吐舌。若上上智人覩一切物皆能發明向上事，如石火電光、眼目動定即錯過也，何至作一異、有無等想？

譬如水泡似摩尼珠，愚小無智作摩尼想計著追逐，而彼水泡非摩尼非非摩尼，取不取故。如是外道惡見妄想習氣所熏，於無所有說有生緣，有者言滅。

通曰：佛說涅槃果不生不滅，識陰都消、智光迥露，是真摩尼珠。外道不離識陰區宇，妄計涅槃可得。如小兒無知，計著水泡作摩尼想。彼水泡似珠，何嘗是摩尼？唯其似也，何嘗非摩尼？取之即以似而為真，不取則明知其似，而真者固自在也。彼不覩其真而謬執其似，是名惡見。由無始妄想習氣所熏，於本來無一物者，說有涅槃可證，依因緣生。復有說言：所證寂滅者，唯於諸緣現。有者實有法滅，但滅外境以為涅槃，非真滅也。世尊一日示隨色摩尼珠，問五方天王：此珠作何色？時五方天王互說異色。世尊復藏珠入袖，却攞手曰：此珠作何色？天王曰：佛手中無珠，何處有色？世尊嘆曰：汝何迷倒之甚！吾將世珠示之，便各強說有青黃赤白色。吾將真珠示之，便總不知。時五方天王悉皆悟道。後仰山參東寺會禪師，會問：汝是甚處人？仰曰：廣南人。會曰：我聞廣南有鎮海明珠，是否？仰曰：是。會曰：此珠如何？仰曰：黑月即隱，白月即現。會曰：還將得來也無？仰曰：將得來。會曰：何不呈似老僧？仰叉手近前曰：昨到溈山亦被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會曰：真師子兒，善能哮吼。夫摩尼有真者，更有真真者。真且不有，何有於似？

復次，大慧！有三種量、五分論，各建立已，得聖智自覺，離二自性事，而作有性妄想計著。（唐云：立三種量已，於聖智內證，離二自性法，起有性分別。魏云：而作是言，實有聖者內證之法，離二自性虛妄分別故。）

通曰：外道計著有，是建立常見；計著無，是誹謗斷見。是斷常二見，皆有妄想、緣起二自性事。我法中亦有能離外道邪見，而不免於法執者。彼於三種量、五分論，各各建立，務以聖言為的。乃於聖智內證，遠離徧計依他不可思議境界，妄生分別。謂離妄想、緣起二自性法，有圓成實性可得。此聲聞人，但依聲教而起虛妄分別之見也。三種量，謂現量、比量、聖言量、顯現之量、未分別比類之量。由喻得知，以聖教為準繩，則邪偽難移。五分論，即宗、因、喻三支，并合結為五分。假如以有為宗，以實為因；以山河大地為喻，以無常為宗；以有為為因，以色身為喻；以真常為宗，以無為為因；以虛空為喻，合結但成之而已。此化佛說法之式。二乘人依法修行，遠離妄想、緣起二自性事，而見於圓成實性。謂實有聖者內證之法，而不免有自性可得，即是著相。雖證涅槃，是以生滅心為本修因，非妄想而何？仰山問雙峰：師弟近日見處如何？曰：據某見處，實無一法可當情。仰曰：汝解猶在境。曰：某秖如此，師兄又如何？仰曰：汝豈不知無一法可當情者？溈山聞曰：寂子一句，疑殺天下人。玄覺云：經道：實無有法。然燈佛與我授記，他道：實無一法可當情。為甚麼道解猶在境？且道利害在甚麼處？即如此，則不見一法者，猶未離境，而況起有性分別者乎？

大慧！心意意識身心轉變，自心現攝所攝諸妄想，斷如來地自覺聖智，修行者不於彼作性非性想。(唐云諸修行者轉心意識離能所取，住如來地自證聖法，於有及無不起於想。)**若復修行者，如是境界性非性攝取相生者，彼即取長養及取我人。**(唐云諸修行者若於境界起有無執，則著我人眾生壽者。)**大慧！若說彼性自性自共相，一切皆是化佛所說，非法佛說。又諸言說，悉由愚夫希望見生，不為別建立趣自性法得聖智自覺三昧樂住者，分別顯示。**

通曰：彼二乘人於聖智內證離二自性法中，作有性妄想計著，由未能轉識成智、未離能證所證，故作是想。若心意意識及前五識，身心俱轉變成四智，自心所現能取所取諸妄想斷，住如來地自證聖法。此修行者於彼自心所現，剎那無有生相、剎那無有滅相，於有及無不起於想。若復修行者於性非性境界，攝取有無之相而生計著，彼以為聖智內證實有是事，即著我人眾生壽者四相。如圓覺所云，證悟了覺四相，由存證悟未忘能所故也。既本性上不容作有性見，亦不容作非性見，云何如來常說性自性、自共相？真如不變謂之自相，真如隨緣謂之共相。性既有自性可指，相亦有自共相建立，何得謂一切皆無？佛言：此一切法皆是化佛權教所說，非法佛實教所說。蓋應化如來說如是法，但為眾生愚癡，希望有所證得。若說無智無得，則生恐怖。所以隨順機

緣，方便建立。有此言說，不別建立。趣進自性之法，為得自覺聖智三昧樂住者，分別顯示也。凡夫希望得果，故權立涅槃以為自性，使知向往。若得聖智自覺三昧樂住者，非愚夫比，故當捨權就實。彼以為有自性，吾以為無自性可得。彼以為有涅槃，吾以為無涅槃可證。使之遠離四相，自證法身。雖得三昧樂，而不住著。此法佛所說，離言說相，豈更有趣向自性法，為彼顯示哉。故二乘人，不應作有性妄想計著也。仰山臥次，僧問曰：法身還解說法也無？仰曰：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曰：說得底人在甚麼處？仰山推出枕子。溈山聞曰：寂子用劍刃上事。由此觀之，法佛說法，誰其聞乎？須是當家人始得。

譬如水中有樹影現，彼非影非非影、非樹形非非樹形；如是外道見習所熏妄想計著，依於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想，而不能知自心現量。

通曰：此下五喻，詳明境界性非性，不應攝取作有性妄想計著。蓋自心現量，不外見分相分。見分是能取，相分是所取。水喻能取，樹影及形喻所取。影無分別，形有分別，略有淺深之異。是前五識見分所攝，但有別白，而未入意想，故曰現量。若心意意識身心轉變，能轉識成智者，於水中所現樹影，未嘗執為有，未嘗執為無。彼自水體，原非有樹，原非有影，何得作有性想？然水能鑑物，樹入影現，影納樹形，何得作非性想？如是境界性非性，故外道見習所熏，從無始來，見境領納，妄想計著，但於境上作一異有無斷常四句想，而不知自心現量，不即乎境，不離乎境，不容作想也。洞山辭雲巖，問：百年後忽有人問：還邈得師真否？如何秖對？巖良久，曰：秖這是。山沈吟。巖曰：价闍黎承當個事，大須審細。山猶涉疑，後因過水覩影，大悟前旨。有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洞山覩影，即契真我。世人却執影為我，何也？

譬如明鏡，隨緣顯現一切色像而無妄想，彼非像非非像而見像非像，妄想愚夫而作像想。如是外道惡見，自心像現妄想計著，依於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見(魏云：有緣得見，無緣不見，故主於化。佛說者良是)。

通曰：一切皆自心現量，則化佛之身，亦自心所現。彼其應物現形，如鏡中像，一切相好，種種具足，而無妄想分別。何以故？彼大圓鏡智，本自非像，而隨緣顯現，又非無像。彼其像也、影也、非鏡也，鏡本不生，故現像非像，生即無生。既本不生，何所容其妄想分別乎？愚夫無知，如稚子弄影，謂實有是像，是眾生著有，無足怪者。乃外道惡見，於自心所現之像，妄想計著，

作一異、有無、常非常四句，見自心分別，見像有無。彼於像上辨，不於鏡上辨。所云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者，彼固有所未測也，故為惡見。臨濟云：山僧此間，不論僧俗，但有來者，盡識得伊。任伊向甚處出來，但有聲名文句，皆是夢幻。却見乘境底人，是諸佛之玄旨。佛境不能自稱我是佛境，還是這個無依道人乘境出來。若有人出來問我求佛，我即應清淨境出；有人問我菩薩，我即應慈悲境出；有人問我菩提，我即應淨妙境出；有人問我涅槃，我即應寂靜境出。萬般差別，人即不別，所以應物現形，如水中月。觀臨濟說化佛顯現極玲瓏，為伊法佛體，即不別有實下落處。

譬如風水和合出聲，彼非性非非性。(唐云：譬如谷響，依於風水人等音聲和合而起，彼非有非無，以聞聲非聲故。魏云：因聲聞聲故。)**如是外道惡見妄想，依於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見。**

通曰：化佛所現之身，既非實有。其所顯示說法之音，亦非實有。譬如谷響，因彼風水人等，音聲和合，響答成聲。以為實有乎，谷本無聲。以為非有乎，聲響歷然。是聲待於聲，聲無實體。既非有性，又非無性。即聲響非聲響，即言說非言說。而谷響風水，本自寂然。外道惡見妄想熏習力故，力依聲明，立一異有無斷常四句邪論。聲有生滅，渾然是妄。於彼分別，真是愚癡。黃檗云：如今於一機一境，一經一教，一世一時，一名一字，六根門前領得，與機關木人何別。忽有一人出來，不於一名一相上作解者，我說此人，盡十方世界，覓這箇人不可得。以無第二人，故繼於祖位。亦云：釋種無雜純一，故言王若成佛時，王子亦隨出家。此意大難知，秖教你莫覓，覓便失却。如痴人山上叫一聲，響從谷出，便走下山趁。及尋覓不得，又叫一聲，山上響又應，亦走上山趁。如是千生萬劫，秖是尋聲逐響人，虛生浪死漢。汝若無聲即無響。涅槃者，無聞無知無聲，絕跡絕蹤。若得如是，稍與祖師鄰房也。

譬如大地無草木處，熱焰川流，洪浪雲湧(唐云日光照觸燄水波動)，**彼非性非非性，貪無貪故。如是愚夫，無始虛偽習氣所熏，妄想計著，依生住滅、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緣自住事門，亦復如彼熱燄波浪**(唐云於聖智自證法性門中見生住滅、一異、有無、俱不俱性)。

通曰：一切法皆自心現量，譬如大地無草木處，本自寂靜，一切無有，故非水也。春時日光照燭，塵土和合，有似於水。彼之為水，原非實有，但以陽燄成就，未嘗不有。燄動則生，燄息則滅，無可貪也。渴鹿見之，迷亂馳趣，貪非所貪，其愚何如？一切外道，愚癡凡夫，亦復如是。因無始來虛偽戲論惡習所熏，於

聖智自證法性門中，原無生滅，安然常住之法。緣起妄想，見生住滅，依於一異、有無、俱不俱性，何異於無水處，妄見熱燄洪浪哉？故知彼四句，本無滋味，而妄想計著，真可謂愚也。已前渴鹿，喻樂色境界。此陽燄，喻著生住滅，有人我法我之辨，故不妨重出。黃檗云：忽然瞥起一念，了知如幻如化，即流入過去佛。過去佛且不有，未來佛且不無，又且不喚作未來佛。現在念念不住，不喚作現在佛。佛若起時，即不擬他是覺是迷，是善是惡，輒不得執滯他，斷絕他。如一念瞥起，千重關鎖鎖不得，萬丈繩索索他不住。既若如是，爭合便擬滅他止他？分明向你道爾燄識，你作麼生擬斷他？喻如陽燄，你道近，十方世界求不可得。你道遠，看時秖在目前。你擬趁他，他又轉遠去。你始避他，他又來逐你。取不得，捨又不得。既若如此，故知一切法性自爾，即不用愁他慮他。詳味此段說話，方信自住事門，本來無事。後愚依生住滅，見真如逐燄鹿爾。

譬如有人呪術機發，以非眾生數(魏云依呪術力起於死屍，機關木人無眾生體)**毗舍闍鬼**(此云啖精氣鬼)**方便合成動搖，云為凡愚計著往來。如是外道惡見希望，依於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見，戲論計著不實建立。**

通曰：外道一異有無四句，皆戲論法，究竟無實，彼何依而建立？此法蓋依於神我也。以一切法皆從神我流出，不知神我亦是虛妄，原非實有。譬如有人依呪術力起於死屍，機關木人作眾生形，本非眾生之數也。但依巧師呪術方便之力，依顛鬼附合而成，動搖云為，儼然人也。鬼合則以為來，鬼離則以為往，是鬼之往來原自虛妄，無智之人取以為實。今外道以神我為宗，不出行陰遷流，去實際尚遠，妄想計著以為勝性，能生一切，是猶以機關木人為真眾生也，故曰不實建立。若見得三界唯心、萬法唯識者，方可語實也。阿難尊者一日白佛言：今日入城見一奇特事。佛曰：見何奇特事？者曰：入城時見一攢樂人作舞，出城時總見無常。佛曰：我昨日入城亦見一奇特事。者曰：未審見何奇特者？佛曰：我入城時見一攢樂人作舞，出城時亦見樂人作舞。由此言之，一切眾生皆是樂人。阿難作無常見，世尊始終作樂人見，正是自心現境界。

大慧，是故欲得自覺聖智事，當離生住滅、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等惡見妄想。

通曰：外道有三種不同：一、佛法外外道，二、附佛法外道，三、學佛法成外道。佛出世時，外道有六師：一、富蘭那迦葉，計一切法不生不滅；二、末伽梨拘賒梨子，計眾生苦樂無有因緣，自然而爾；三、那闍夜毗羅胝子，計眾生時熟得道，縷丸數

極；四、阿耆多翅舍欽婆羅，計罪報苦，以投巖拔髮代之；五、迦羅鳩馱迦旃延，計亦有亦無；六、尼犍陀若提子，計業所作，定不可改。此佛法外外道也。又犢子讀舍利弗毗曇，自制別義，言我在四句外不可說藏中。外道計即色是我，離色是我，色中有我，我中有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合成二十身見。大論破二十身見成須陀洹，即此是也。今犢子計我異於六師，又非佛法，諸論皆推不受。此附佛法外道也。三、學佛法何以亦名外道？為小乘執假、實二邊，大乘執空、有二邊；小乘執心外有法是著有，大乘撥菩提、涅槃悉無是著空。故為學佛法成外道見也。此皆不離生、住、滅見。前七喻破外外道，并附佛法外道四計，以顯自覺聖智，本無四句可離。後五喻破學佛成外道者，以證寂滅一心，亦無聖智可得，正顯無生之旨。此乃總結，謂欲得自覺聖智，當離四句惡見。此四句妄想，種種不同，須一一勘波，不為所惑，乃能直趨向上法門。故凡情聖解，一齊蕩盡，方為自覺聖智究竟事也。仰山一日臥次，夢入彌勒內院，眾堂中諸位皆足，唯第二位空，仰遂就座。有一尊者白槌云：今當第二座說法。仰起白槌云：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諦聽諦聽。眾皆散去。及覺，舉似溈山，溈曰：子已入聖位。即便禮拜。天童頌云：夢中擁衲參耆舊，列聖森森坐其右。當仁不讓揵槌鳴，說法無畏師子吼。心安如海，量大如斗。鮫目淚流，蚌腸珠剖。譫語誰知洩我機，龐眉應笑揚家醜。離四句，絕百非，馬師父子病休醫。仰山夢中說法，已證聖位，故欲得自覺聖智，事須透過仰山關捩子始得。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幻夢水樹影，垂髮熱時燄，如是觀三有，究竟得解脫。(唐云：諸識蘊有五，猶如水樹形，所見如幻夢，不應妄分別。三有如陽燄，幻夢及毛輪，若能如是觀，究竟得解脫。)**譬如鹿渴想，動轉迷亂心，鹿想謂為水，而實無水事。如是識種子，動靜見境界，愚夫妄想生，如為翳所翳。於無始生死，計著攝受性，如逆楔出楔，捨離貪攝受。如幻呪機發，浮雲夢電光，觀是得解脫，永斷三相續。於彼無有作，猶如燄虛空，如是知諸法，則為無所知。**

通曰：長行十二喻，除陽燄重出，止十一喻：一、陽燄，二、犍闥婆城，三、夢，四、畫，五、垂髮，六、火輪，七、水泡，八、樹影，九、明鏡，十、風水聲，十一、機關木人。今錯綜而頌之，總一如幻法門而已，故以幻字冠首。又添出翳、楔、雲、電四喻，皆如幻事。愚夫不了如幻，故建立四句惡見，終從三界輪轉，不得解脫。若了如幻，不但永斷三相續，直證自覺聖智無所有境界，是為入於第一真實之義。彼外道四句法，皆由意識妄

想分別。不知五陰及與識，在大圓鏡智中顯現，如水中樹影，如幻夢中所見，本無實事，不應妄分別也。三界諸法，既如毛輪，如陽燄，本自非有。能作如是觀者，即得修行方便，即得究竟解脫。所以不能者，如渴鹿逐燄，見燄動轉，迷亂其心，於非水中而作水想。皆由八識種子，見相二分，動成眾生，靜成世界。能所既立，境界即現。愚夫妄想，於是乎生。如病目人，為翳所翳。翳即妄根，所翳即妄境。蓋自無始以來，生生死死，計著能取所取樂色境界，貪取纏覆，有如楔不能出。如來說法，以不實諸喻為楔，如以楔出楔。使彼愚夫，捨離貪取，本無四句可得。謂能取者如幻，如呪術機發而已。所取者如幻，如浮雲電光而已。如是觀察，三界本自不生。所謂世界相續，眾生相續，業果相續，三者蕩然一空矣。豈不解脫既無，三界誰為作者。猶如空中陽燄，倏忽生滅。空無動搖，燄無作性，畢竟非有。以如是如幻之法，遍知一切諸法，本自無作，本無其所。既無其所，則無可知。知且不有，何從而建立一異有無四句戲論乎。

言教唯假名，彼亦無有相，於彼起妄想，陰行如垂髮。(唐云：諸蘊如毛輪，於中妄分別，唯假名施設，求相不可得。)**如畫垂髮幻，夢乾闥婆城，火輪熱時燄，無而現眾生。常無常一異，俱不俱亦然，無始過相續，愚夫痴妄想。明鏡水淨眼，摩尼妙寶珠，於中現眾色，而實無所有。一切性顯現，如畫熱時燄，種種眾色現，如夢無所有。**

通曰：前段以如幻觀三界，三界不有。此段以如幻觀五陰，五陰本空。唐云諸蘊如毛輪，此云陰行如垂髮，單指五陰中行陰而言。蓋由外道建立四句，以神我為宗，於彼起妄想分別。如空中垂髮，但由翳目所現。縱有言教施設，安立諸陰名字，亦是假名。求其實相，了不可得。然五陰和合，即有眾生境界。彼其無而現有，如畫之有高下，如幻之有男女，如夢之有象馬，如乾闥婆之有城，如火之有輪，如熱燄之有水，總為垂髮之見。外道於此，建立一異、有無、常無常四句惡見。由無始虛偽，過妄想繫縛，故有此痴見。若能轉識成智，無始虛偽種子，消融殆盡。其明如鏡，其淨如水，其妙如摩尼。雖於其中現有眾色，種種不齊。以淨眼觀之，實無所有。內無能翳，外無所翳。有無等見，何自而起。非一向是無，同於斷滅也。良由覺了自心現量，知一切法，皆自性顯現。如畫工圖彩，實無彩性。如春晝陽燄，實無水事。雖現眾色，亦如夢中所見，不可定執為有。既不可執為有，誰復取夢中事而建立四句法哉？四句既離，即得自覺聖智，其斯為究竟解脫者乎？臨濟云：道流！真佛無形，真法無相，你秖麼幻化頭上作模作樣，設求得者，皆是野狐精魅，並不是真

佛，是外道解。夫如真學道人，並不取佛，不取菩薩、羅漢，不取三界殊勝，迥然獨脫，不與物俱，乾坤倒覆，我更不疑。十方諸佛現前，無一念心喜；三塗地獄頓現，無一念心怖。緣何如此？我見諸法空相，變即有，不變即無，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所以夢幻空華，何勞把捉？唯有道流目前現今聽法底人，入火不燒，入水不溺，入三塗地獄如遊園觀，入餓鬼、畜生而不受報。緣何如此？無嫌底法，你若愛聖憎凡，生死海裏浮沈，煩惱由心故有，無心煩惱何拘？不勞分別取相，自然得道須臾。你擬傍家波波地學得，於三祇劫中終歸生死，不如無事向叢林中牀角頭交脚坐。至哉言也！分別取相，即終歸生死；見諸法空相，即得道須臾，足備此篇肯綮。

復次，大慧！如來說法離如是四句，謂：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離於有無建立、誹謗、分別、結集、真諦、緣起、道、滅、解脫。如來說法以是為首，非性、非自在、非無因、非微塵、非時、非自性相續而為說法。

通曰：大慧問：一切外道所不行，自覺聖智所行。此乃詳答，謂如來說法，所以離四句，及有無建立誹謗種種戲論，結集真諦，指示正修行路，唯依真諦實際緣起無生，及苦集滅道解脫知見，非如外道曰勝性、曰自在、曰無因、曰微塵、曰時、曰自性相續等說。自性相續，生生不息，即是行陰，外道指為神我。有我即有生滅，於寂滅真諦，不啻天壤，何從得解脫乎？此自覺聖智所行，所以遠離外道諸過也。僧問黃檗：聖人無心即是佛，凡夫無心莫沈空寂否？檗云：法無凡聖，亦無沈寂。法本不有，莫作無見；法本不無，莫作有見。有之與無，盡是情見，猶如幻翳。所以云：見聞如幻翳，知覺乃眾生。祖師門中，只論息機忘見，所以忘機則佛道隆，分別則魔軍熾。此語可為入於第一真實之義作指南矣。

復次，大慧！為淨煩惱爾燄障故，譬如商主次第建立百八句無所有善，分別諸乘及諸地相。

通曰：大慧問諸地相續漸次上上增進清淨之相，以至自心現趣部分之相一切諸法，此乃詳答。謂如來說法次第建立百八句無所有者，謂百八句非百八句，為淨除眾生煩惱障，以逮菩薩爾燄障故也。譬如商主引導眾人至於寶所，必有次第。故百八句中分別諸乘及諸地相，為除煩惱障說有三乘次第，為除所知障說有十地次第。其實三乘句非三乘句，十地句非十地句，要歸於究竟安隱寂靜之處。譬如商主設為方便以度險途，權止化城以趨寶所，故為善導。僧問廣利範禪師：千途路絕，語思不通時如何？範曰：猶是堦下漢。曰：如何是堦上漢？範曰：龍樓不舉手。乃曰：作麼

生是尊貴底人？試道看。莫秖向長連床上坐地，見他人不肯，忽被明眼人拶著，便向鐵圍山裡藏身。若到廣利門下，須道得第一句，即開一線道與兄弟商量。時有僧出禮拜，範曰：將謂是異國舶主，元來是此土商人。若明得百八句無所有，方明得那邊事。既證尊貴一路，何須說解脫等法？故知堦上漢自別。

復次，大慧！有四種禪。云何為四？謂愚夫所行禪、觀察義禪、攀緣如禪、如來禪。云何愚夫所行禪？謂聲聞、緣覺、外道修行者，觀人無我性、自相、共相、骨瑣無常、苦、不淨相，計著為首，如是相不異觀(唐云如是觀察堅著不捨)**，前後轉進相不除滅**(唐譯云漸次增進至無想滅定)**，是名愚夫所行禪。**

通曰：次第建立百八句，為淨除煩惱、所知二障，入於第一真實之義，須假禪觀而入。前大慧問：何等禪境界？云何有三乘？此乃詳答。大約有四種禪：一者、愚夫所行禪，謂聲聞、緣覺、外道所修禪定，由對治觀想而入。初觀人無我性，見自他身以煩惱繫縛五陰，和合成人，分之各有自相，合之則為共相，骨瑣相連，皆是無常相、是苦相、是不淨相，畢竟無我。如是觀察，堅著不捨，漸次增進，乃至無想滅盡定解脫，有涅槃相可得，故曰相不除滅。雖證涅槃，不離生滅，是名愚夫所行禪也。臨濟云：有一般瞎禿子，飽喫飯了，便坐禪觀行，把捉念漏，不令放起，厭喧求靜，是外道法。祖師云：你若著心看靜，舉心外照，徹心內證，凝心入定，如是之流，皆是造作，是你如今興麼？聽法底人，作麼生擬脩他、證他、莊嚴他？渠且不是脩底物，不是莊嚴得底物，若教他莊嚴你，一切物即莊嚴得，你且莫錯。若會得臨濟意旨，則彼作諸觀行，真如剜肉作瘡也，豈不謂愚

云何觀察義禪？謂人無我自相共相，外道自他俱無性已，觀法無我，彼地相義漸次增進，是名觀察義禪。

通曰：此菩薩乘所修禪也。謂觀察人無我，知自相共相無性已，亦離外道自生他生俱生性見。既自他俱不生，即是無生法也。於是觀法無我，諸地行相義，次第隨順觀察，上上增進。所謂分別二障極喜無，法執俱生地地除是也。此八地已前事，故名觀察義禪。昔棄蓋大士問世尊曰：禪門秘要，為有一門，為有多門？若有多者，即有二。若是一者，云何容受無邊無量眾生而不迫迮？世尊曰：此禪要門，亦非是一，亦非是多。一切眾生，性同虛空。雖同虛空，各於身心，自有禪門，寔不共修。何以故？息口不言，冥合於理，口為禪門。攝眼分別，渾合無異，眼為禪門。耳所聞聲，了知虛妄，畢竟寂滅，猶如聾人，耳為禪門。乃至身意，亦復如是。善男子，携諸塵勞，入不二門，曠徹清虛，湛然凝定。僧問大容殊禪師：如何是禪？殊曰：秋風臨古渡，落日不

堪聞。僧云：不問這個禪。殊曰：你問那禪？僧云：祖師禪。殊曰：南華塔畔松陰裏，飲露吟風又更多。若能於此觀察，所謂如來禪、祖師禪，可自瞭然矣。

云何攀緣如禪？謂妄想二：無我妄想，如實處不生妄想，是名攀緣如禪(唐云：若分別無我有二，是虛妄念；若如實知，彼念不起。魏云：不住分別心中，得寂靜境界，是名觀真如禪)。

通曰：二乘外道秖得人無我，菩薩位中始得法無我。然能分別二無我者，何名妄想？為對治二種我見，以所治既不實，故能治亦是妄也。若不住此分別妄想中，得分證真如寂靜境界，彼如實處妄念不起，即是真如，故謂之攀緣真如禪也。芭蕉和尚示眾云：你若有拄杖子，我即與汝拄杖子；你若無拄杖子，我即奪你拄杖子。投子拈云：人無遠見，必有近憂。頌云：有無今古兩重關，正眼禪人過者難。欲通大道長安路，莫聽崑崙敘往還。雲門上堂，拈杖云：凡夫實謂之有，二乘實謂之無，圓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即空。衲僧家見拄杖便喚作拄杖，行便行，坐便坐。若參得此二種拄杖子話分明，即知如實處不生妄想。

云何如來禪？謂入如來地，得自覺聖智相三種樂住，成辦眾生不思議事，是名如來禪。

通曰：上二種禪雖曰正行，猶屬漸修，不可語於頓也。若頓悟本心，一超直入如來地，開佛知見，得自覺聖智三空三種樂住，所謂禪定、菩提、涅槃，如來依此而住，成辦眾生不思議事、無作妙用，如恒河沙大不可思議。此從妙覺發起慈、悲、喜、捨四無量心，故曰如來清淨禪也。白水仁禪師垂語云：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僧便問：如何是眼裏著沙不得？水云：應真無比。僧云：如何是耳裏著水不得？水云：白淨無垢。天童拈云：白水老人可謂大而無外、小而無內，具足千變萬化，秖個赤手空身，不受一滴一塵，直是滿眼滿耳。還見麼？立足無閒地，知心有幾人？勝默道：地藉不履而能行，心賴無知而展照。此唯自覺聖智者能知之耳。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愚夫所行禪，觀察相義禪，攀緣如實禪，如來清淨禪。譬如日月形，鉢頭摩(此紅蓮華)**深險，如虛空火燼。脩行者觀察，如是種種相，外道道通禪，亦復墮聲聞，及緣覺境界，捨離彼一切，則是無所有。一切剎諸佛，以不思議手，一時摩其頂，隨順入如相。**

通曰：愚夫斷除妄想，菩薩趨向真如，皆非清淨。若清淨禪者，凡聖情盡，體自如如，是以不生滅心為本修因，故能圓成果地修證也。彼外道者，著相而求，於入定時，或睹日月形狀明淨朗

耀，或覩紅蓮在深險中，以為得證。聲聞乘灰身滅智，故如虛空；緣覺乘於十二因緣漸次滅盡，故如火燼。此諸修行者，觀察如是種種相義，外道之道所通之禪，唯墮於有；二乘所證，復墮於無。墮有者，未得人無我；墮無者，未得法無我。菩薩於是捨離彼一切有無諸法，觀法無我，漸次增進。雖分別二無我，虛妄之想亦不生起，是為淨除煩惱、爾燄二障，證入百八句無所有境界。從一地至十地，名菩薩灌頂位，漸次入於真如，固其所也。若頓證無所有者，更不假捨離方便，成辦不思議事。所以十方如來，以不思議手，一時即灌其頂，隨順而入於如來妙覺海，證不思議果，起不思議用，是為如來清淨禪也。昔香嚴因溈山激發，憩止南陽。一日，偶拋瓦礫，擊竹作聲，忽然有省，乃有頌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溈山聞得，謂仰山曰：此子徹也。仰曰：此是心機意識著述得成，待某甲親自勘過。仰後見嚴曰：和尚讚嘆師弟，發明大事，你試說看。嚴舉前頌，仰曰：此是夙習記持而成，若有正悟，別更說看。嚴又成一頌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卓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仰曰：如來禪許師弟會，祖師禪未夢見在。嚴復有頌曰：我有一機，瞬目視伊。若人不會，別喚沙彌。仰乃報溈山曰：且喜閑師弟會祖師禪也。玄覺云：且道如來禪、祖師禪分不分？長慶云：一時坐却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般涅槃者，說何等法謂為涅槃？佛告大慧：一切自性習氣，藏意意識見習轉變，名為涅槃。諸佛及我，涅槃自性空事境界(唐云一切識自性習氣及藏識意識見習轉，我及諸佛說名涅槃，即是諸法性空境界)。

通曰：大慧因上得自覺聖智三種樂住，即是涅槃。故問：般涅槃者，以何法入？佛謂：轉生死即涅槃，非生死法外別有一涅槃也。一切識自性習氣皆生死法：一者、藏識習氣，即八識也；二者、意習氣，即七識也；三者、意識習氣，即六識也；四者、見習氣，即五識也。此一切識各有自性、各有習氣，若無轉變，終歸生滅。唯能轉六識為妙觀察智、轉七識為平等性智、轉五識為成所作智、轉八識為大圓鏡智，有分別是識、無分別是智，轉彼生滅歸不生滅，我及諸佛說名涅槃，即是諸法性空境界。惟一切識自性空，即六塵、六入、十八界乃至七大皆空。若了諸法皆空，即彼生死當體涅槃，此三世諸佛無異說也。黃檗云：夫參禪學道，須得一切處不生心。秖論忘機即佛道隆、分別即魔軍盛，畢竟無毛頭許少法可得。問：祖祖傳法付與何人？云：無法與人。曰：云何二祖？請師安心。云：你若道有二祖，即合覓得

心，覓心不可得故。所以道：與你安心竟。若有所得，全歸生滅，故究竟涅槃。須於是信得及，乃可有入。

復次，大慧！涅槃者，聖智自覺境界，離斷常妄想性非性。云何非常？謂自相共相妄想斷故非常。云何非斷？謂一切聖去來現在得自覺故非斷。大慧！涅槃不壞不死，若涅槃死者復應受生相續，若壞者應墮有為相，是故涅槃離壞離死，是故修行者之所歸依。復次，大慧！涅槃非捨非得非斷非常，非一義非種種義，是名涅槃。復次，大慧！聲聞緣覺涅槃者，覺自相共相不習近境界(唐云捨離憒鬧)**，不顛倒見妄想不生，彼等於彼作涅槃覺。**

通曰：上既顯示涅槃真境界，而又揀別邪正，以明非外道二乘所指為涅槃者可同日語也。謂此涅槃者，依三法住：真如、解脫、般若。如伊三點，乃聖智自證境界，不作斷想，不作常想。見其常者，以為有性；見其斷者，以為非性，均之為虛妄分別也。聖智所行，遠離乎此。云何非常？謂離五陰和合自相共相諸分別法。妄想既斷，不見其有，故知非常也。既非常，即謂之斷。云何非斷？謂一切聖智，過去所得，此自覺也；將來所得，此自覺也；現在所得，此自覺也。時有三際，覺無斷續，故知非斷也。又寂滅者，謂之涅槃。凡愚不了，謂涅槃為死；外道邪見，謂涅槃為壞，總不離於斷見。若涅槃果死者，復應受生，相續不已；若涅槃果壞者，應墮有為法相，非寂滅體。唯是涅槃，不受後有，離於死也；不屬生住滅法，離於壞也。常樂我淨，四德圓融，故為諸修行者之所歸依。但依三種樂住，遠離一切斷常有無等相，涅槃之體固如是也。涅槃既不死不壞，即無煩惱可捨，即無菩提可得。無取無捨，即非斷常。無此無彼，即非一異。一即一切，故非一義。一切即一，故非種種義。湛然常寂，不可分別，是名真涅槃義。若彼聲聞緣覺涅槃者，不免著相而求。平日依苦空無常無我等觀，覺知諸法自相共相，原無實體。又觀十二因緣，無常無樂，無我無淨，是憒鬧境界。不樂親近，而躭著寂靜之處。固守精明，見不顛倒。灰心泯智，妄想不生。以是功勳，見得滅生俱盡，作涅槃想。涅槃無想，以是覺想，希望得果。是有煩惱可捨，有菩提可得也。彼不能轉識成智，而於彼識陰，望如恬靜處，認為涅槃，實非究竟處也。六祖云：無上大涅槃，圓明常寂照。凡愚謂之死，外道執為斷。諸求二乘人，目以為無作。盡屬情所計，六十二見本。妄立虛假名，何為真實義。惟有過量人，通達無取捨。以知五蘊法，及以蘊中我。外現眾色像，一一音聲相。平等如幻夢，不起凡聖見。不作涅槃解，二邊三際斷。常應諸根用，而不起用想。分別一切法，不起分別想。

劫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真常寂滅樂，涅槃相如是。六祖此偈，該盡此章大旨。

復次，大慧！二種自性相。云何為二？謂言說自性相計著、事自性相計著。言說自性相計著者，從無始言說虛偽習氣計著生。事自性相計著者，從不覺自心現分齊生。

通曰：上言一切自性習氣轉變即是涅槃，如是自性有二種相：一言說自性相，二諸法自性相。言說不但外道有無戲論，即分別真如等說，皆由執著無始虛偽言說習氣所生。事相不但生滅諸法是事，即取證涅槃亦是事，皆由不覺自心所現相分見分唯是一心，執外境界而生於相。於言說計著，以分別性兼執著性，是六識七識之相也。如來明知聲音如嚮，但有言說都無實義，故轉言說自性習氣而為涅槃。於事相計著，以外塵境兼內種子，是五識八識之相也。如來明知自心所起，如鏡現像本非實有，故轉事相習氣而為涅槃。外道不知自心現分劑，妄立虛偽言說，正為一切自性習氣所轉，安望其得涅槃乎？大慈示眾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洞山云：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雲居云：行時無說路，說時無行路。不行不說時，合行什麼路？洛浦云：行說俱不到，則本分事在。行說俱到，則本分事無。天童拈云：絕是非，沒踪跡，相逢不識面，識面不相逢。諸尊宿各有長處，如今舌頭上無十字關，脚根下無五色線，要行便行，要說便說。若有人問長蘆：如何是要行便行？天童云：步。如何是要說便說？天童云：啊。信能如是，何處有二種自性相羈絆耶？

復次，大慧！如來以二種神力建立(唐云加持)**，菩薩摩訶薩頂禮諸佛聽受問義。云何二種神力建立？謂三昧正受，為現一切身面言說神力，及手灌頂神力。大慧！菩薩摩訶薩初菩薩地住佛神力，所謂入菩薩大乘照明三昧。入是三昧已，十方世界一切諸佛，以神通力為現一切身面言說，如金剛藏菩薩摩訶薩，及餘如是相功德成就菩薩摩訶薩。大慧！是名初菩薩地菩薩摩訶薩得菩薩三昧正受神力，於百千劫積習善根之所成就，次第諸地對治所治相，通達究竟至法雲地，住大蓮華微妙宮殿，坐大蓮華寶師子座，同類菩薩摩訶薩眷屬圍繞，眾寶瓔珞莊嚴其身，如黃金蒼蔔日月光明**(唐云身如黃金蒼蔔華色如盛滿月放大光明)**。諸最勝子從十方來，就大蓮華宮殿座上而灌其頂，譬如自在轉輪聖王及天帝釋大子灌頂。是名菩薩摩訶薩住二種神力面見諸佛如來，若不如是則不能見。**

通曰：上言一切剎諸佛，以不思議手，一時摩其頂，隨順入如相。今者轉二種自性相，入於涅槃，即與十方諸佛氣分相接。諸

佛有二種神力，加持諸菩薩，令頂禮佛足，請問眾議：一者現身面言說而為說法；二者無言無說，但以手灌其頂，授如來位。所以現身面言說者，以初地菩薩入於大乘照明三昧，大乘觀照，所謂空、無相、無願，非偏空比。入是三昧已，頓斷麤重二障，得法性身，故感諸佛見身說法。如華嚴會中，金剛藏菩薩住初地時，蒙如來神力加持，餘菩薩亦爾。以如是身面言說相功德，成就初地菩薩，得三昧正受。正受云者，不受諸受，乃正定中受用也。菩由多劫積習般若善根，又為諸佛之所護念，故能得神力加持，成就大乘三昧如此。從是而上，次第諸地，皆對治法門，如金剛能斷，斷前地餘惑。大約七地以前，趨寂之意多，八地以後，度生之意多，皆有對治。所治之相，究竟通達。至無對治，法性圓明，與佛無二。是法雲地，名灌頂位。故十方如來，同時以手灌其頂，即紹佛位。如太子灌頂，即紹王位，而得自在。此所謂手灌頂神力也。自初地以至十地，住是二種神力。故能遍遊十方，面見諸佛，聽受問義。若不如是，即得三昧正受。信位則是，果位未是。安能承事十方諸佛，隨意所往。前大慧問，何因有神通，及自在三昧。此乃詳答。永明壽禪師，於國清行法華懺。夜見神人，持戟而入。師訶之曰，何得擅入。對曰，久積善業，方到此中。夜半繞像，見普賢前，蓮華在其手。又於金華大住峰，誦經三載。禪觀中，見觀音以甘露灌其口，遂獲辯才。所著有宗鏡錄，及萬善同歸，行於世。明教嵩禪師，夜頂觀音像，而誦其號，必滿十萬乃寢。亦見觀音以甘露灌之。自是世間經書章句，不學而能。所著禪門定祖圖，及傳法正宗記，原教論等。宋仁宗嘉歎，詔編入藏。此皆得二種神力之明驗也。

復次，大慧！菩薩摩訶薩凡所分別三昧神足諸法之行，是等一切悉住如來二種神力(唐云諸菩薩摩訶薩入於三昧現通說法，如是一切皆由諸佛二種持力)**。大慧！若菩薩摩訶薩離佛神力能辯說者，一切凡夫亦應能說。所以者何？謂不住神力故。大慧！山林樹木及諸樂器城郭宮殿，以如來入城威神力故，皆自然出音樂之聲，何況有心者，聾盲喑啞無量眾苦皆得解脫。如來有如是等無量神力利安眾生。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緣，如來、應供、等正覺，菩薩摩訶薩住三昧正受時，及勝進地灌頂時，加其神力？佛告大慧：為離魔業煩惱故，及不墮聲聞地禪故，為得如來自覺地故，及增進所得法故，是故如來、應供、等正覺，咸以神力建立諸菩薩摩訶薩。若不以神力建立者，則墮外道惡見妄想，及諸聲聞眾魔希望，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是故，諸佛如來咸以神力攝受諸菩薩摩訶薩。**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神力人中尊，大願悉清淨。三摩提灌頂，初地及十地。

通曰：菩薩住二種神力者，不但面見諸佛如來，亦能現通說法，分別三昧神足諸法之行。是等一切，雖云自證自悟，皆由諸佛二種神力加持，故得無礙辯才，分別諸法，皆無差謬。若離佛神力而能說法者，凡夫亦應能說。何以不能？由無三昧正受，不與諸佛氣分相接，不住二種神力之故，所以不能分別三昧神足諸法之行也。然則諸佛神力，何以能使菩薩便見言面？何以能使菩薩便能說法？謂之曰：神力大不可思議，如山林樹木，皆演音樂，盲聾喑啞，皆得解脫，以如來威神力故。無情且然，況有心者乎？眾苦且然，況修行者乎？此無量神力，廣大作用，利安眾生，所以能加持諸菩薩，入於三昧，現通說法也。大慧又疑：三昧正受，及勝進灌頂時，已自有定力，所持諸神，加其神力，而使之進，故曰加持。是何因緣故，而加持之也？佛以初地菩薩，有相觀多，未離心量，若不加持，則墮魔業煩惱，不得如來自覺地故。八地以上，純無相觀，躭三昧樂，若不加持，則墮二乘禪宗，不能增進所得法故，均之去無上菩提遠矣。是故如來於初地三昧時，使之遠離煩惱散亂十種陰魔，不墮外道惡見妄想。於諸地勝進，以至灌頂時，使之遠離二乘希望，得涅槃果。住著三昧，即是佛魔不能證入如來地。既證入如來地已，更令增長內身證法，入於妙覺果海。是故如來咸以二種神力，加持諸菩薩等，為令諸菩薩疾得無上菩提而已。唐云世尊清淨願，有大加持力，初地十地中，三昧及灌頂。此譯較顯。葢如來清淨禪，故有清淨願。彼眾生煩惱，外道魔業，二乘偏空，菩薩有所得法，及如來自證地，皆非清淨。故佛於初地現三昧正受神力，於十地現灌頂神力，使之隨順入如相，同歸於清淨禪也。百丈云：無善纏，無惡纏，無佛纏，無眾生纏，量數亦然，乃至都無一切數量纏。故云佛是出纏過量人。貪愛知解義句，如母愛子，唯多與兒酥喫，消與不消，都總不知。此語喻十地受人天尊貴煩惱，生色界無色界禪定福樂煩惱，不得自在神通飛騰隱顯徧至十方諸佛淨土聽法之煩惱，學慈悲喜捨因緣煩惱，學空平等中道煩惱，學三明六通四無閡煩惱，學大乘心發四弘誓願煩惱，初地二地三地四地明解煩惱，五地六地七地諸知見煩惱，八地九地十地菩薩雙照二諦煩惱，乃至學佛界百萬阿僧祇諸行煩惱，唯貪義句知解，不知却是繫縛煩惱。故云見河能漂香象。由百丈言，十地尚有如是煩惱，如香象渡河，幾為所漂，佛安得不加持之哉。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宗通卷三

(魏云集一切佛法品第三之三)。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佛說緣起，即是說因緣，不自說道。(魏云：如世尊說十二因緣從因生果，不說自心妄想分別見力而生。)世尊！外道亦說因緣，謂勝、自在、時、微塵生，如是諸性生。然世尊所謂因緣生諸性，言說有間悉檀、無間悉檀。(唐云：世尊但以異名說作緣起，非義有別。)世尊！外道亦說有無有生。世尊亦說無有生，生已滅。(魏云：外道亦說從於有無而生諸法。世尊說言：諸法本無，依四緣生，生已還滅。)如世尊所說：無明緣行乃至老死。此是世尊無因說，非有因說。世尊建立作如是說：此有故彼有，非建立漸生。(唐云：若一時建立，非次第相待者，其義不成。)觀外道說勝，非如來也。所以者何？世尊！外道說因，不從緣生而有所生。世尊說觀因有事，觀事有因。(唐云：世尊所說，果待於因，因復待果。)如是因緣雜亂，如是展轉無窮。佛告大慧：我非無因說，及因緣雜亂說。此有故彼有者，攝所攝非性，覺自心現量。大慧！若攝所攝計著不覺，不知自心現量外境界性非性，彼有如是過，非我說緣起。(唐云：若不了諸法唯心所現，計有能取及以所取，執著外境若有若無，彼有是過，非我所說。)我常說言：因緣和合而生諸法，非無因生。

通曰：此大慧以因緣設難，正顯緣起無性，以破外道言說事相二種自性計著也。故問世尊所說十二因緣法，但以異名說作緣起，非自體起，即是從因生果。因緣生法但不自說，從自心妄想分別之道而生耳。彼外道亦說因緣，所謂勝性、自在、時、微塵等，如是種種能生一切種種諸性，不離因緣。然世尊所說因緣能生諸法，以此悉檀教化眾生，與外道言說為有間別、為無間別？此因緣之義非有別也。外道亦說有者從有因生，無有者從無因生，從於有無而生諸法。佛說一切諸法本無有生，但依諸緣生，生已還滅，亦不離於有無。如十二因緣法，無明緣行乃至老死，依眼識等生一切法。此是無因說，非有因說。不從因生者，一時無前後。世尊建立，謂此無明有，則彼行至老死一時皆有；無明滅，則彼行至老死一時皆滅。此有故彼有，但以無明虛妄輪轉，非有實法次第建立，以漸而生，故謂之無因說也。觀外道所說勝性，從神我主諦為冥初，從冥初生覺，從覺生我心，從我心生五塵，從五塵生五大，從五大生十一根，共二十五法，而以神我為勝性，為生因。如此建立，漸次而生，非如如來無因之說。所以者何？彼外道說勝性為因，不從他緣生，而一切諸法從冥初流出，實有所生。夫因不從緣生，因自為因，無待於果也；所生實無因，果自為果，無待於因也。如此因果分明，原無展轉，則彼外

道所說無因生者，未盡非也。若世尊說十二因緣，以無明為因，生行為果；又以行為因，生識為果；至老死為因，又生無明為果。即此一法，又作因，又作果，因中有事，事中有因，如是雜亂，展轉無窮，毋乃亦因亦果乎？毋乃無因無果乎？毋乃無因生果乎？反以外道因緣之說為過，其故何也？此大慧但於境上辨因緣，不知於性上觀緣起，故世尊以緣起無生最上一路語之。彼外道所立因果無因之法，亦從因生，語自相違，我非如彼無因說也。我說諸法從因緣生，非無因緣，亦不雜亂，亦無展轉無窮之過也。唯覺了諸法所生，唯心所現，說此有故。彼有者，內無能取之心，外無所取之境，攝所攝本無自性，如鏡中現像。緣起本自無生，生本不有，何說無因？無因且無，又何因緣雜亂之有？若彼外道種種計著，既有能取及以所取，不覺諸法唯心所現，外境界性本無自性，執著外境若有若無，於不二法中作有無見。彼蓋純於外境界事相計著，以為實有，由無始虛偽習氣所熏，有如是過。非我所說緣起之法，於緣而離緣，於境而離境，本離有無，又何有能取所取之過耶？且吾所說無生，非是一向不生，同於斷滅也。我常說言，因緣和合而生，諸法非是無因而生。然因必待緣而生，因不自生也；緣必待因而生，緣不自生也。是諸法從因緣和合生，本自無生。外道智不及此，謂一切無因生，非由因緣和合而生。生既無因，誰為之因？無緣所生，誰為之果？無因無果，明是斷見，非吾緣起無生之旨也。百門義海曰：達無生者，為塵是心緣，心為塵因，因緣和合，幻相方生。由從緣生，必無自性。何以故？今塵不自緣，起待於心；心不自心，必待於緣。由相待故，則無定屬。緣生則名無生，非去緣生說無生也。只此數語，足為此篇證據。

大慧復白佛言：世尊！非言說有性有一切性耶？世尊！若無性者言說不生，是故言說有性有一切性。佛告大慧：無性而作言說，謂兔角龜毛等，世間現言說。大慧！非性非非性，但言說耳。如汝所說，言說有性有一切性者，汝論則壞。(唐云雖無諸法亦有言說，豈不現見龜毛兔角石牛兒等，世人於中皆起言說，彼非有非非有，而但有言說耳。大慧！如汝所說，有言說故有諸法者，此論則壞。)**大慧！非一切剎土有言說，言說者是作耳。或有佛剎瞻視顯法，或有作相，或有揚眉，或有動睛，或笑或欠，或謦欬，或念剎土，或動搖。大慧！如瞻視及香積世界**(唐云不瞬世界妙香世界)**普賢如來國土，但以瞻視令諸菩薩得無生法忍及諸勝三昧，是故非言說有性有一切性。大慧！見此世界蚊蚋虫蟻，是等眾生無有言說而各辦事。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如虛空兔角，及以槃太子(二譯作石女兒)，無而有言說，如是性妄想。因緣和合法，凡愚起妄想，不能如實知，輪迴三有宅。

通曰：上言因緣和合而生諸法，正顯無自性之妙。大慧反疑非無因生，即係實有自性可得。故謂言說有性，即有一切法性。若諸法無實性者，言說依何而起？此謂言不虛生，必有諸法實性而後生；法不自顯，必有言說實性而後顯。世尊仍即兩端而破之。世間亦有諸法無實性而作言說者，說兔之角、龜之毛、石女兒等，本無是事，而現有此說。以事觀之，則非有；以言說觀之，則未嘗不有。兔角等雖無，而不妨有說。是言說不必因有諸法而生，安在一切其有自性也？汝謂若無諸法，言說何起？其論則壞。又一切世間實有是法，而無待於言說者，是言說唯是人心分別，但假安立耳。有佛國土，直視不瞬，名為說法；有佛國土，或現異相，名為說法；有佛國土，但動眉相，名為說法；有佛國土，唯動眼相，名為說法；有佛國土，笑名說法；有佛國土，欠呿名說法；有佛國土，謦欬名說法；有佛國土，憶念名說法；有佛國土，以身動搖名說法。如無瞬世界及妙香世界，於普賢如來佛土之中，諸菩薩等觀察如來目不暫瞬，得無生法忍，亦得無量勝三昧。非由言說而有諸法，安在言說其有自性也？汝謂言說有性，即有一切性，其義不成。又此世界中，如蟲蟻等，皆無言說，各於自事而得成辦，是言說又惡足貴哉？偈復申明：如虛空本無，亦有虛空名字；兔角等本無，亦有兔角等名字。本無是事，而有言說，說本無實性也，而計以為有自性。以如是言說自性，虛妄分別，謂一切法如是，唯於因緣和合法中，本自不生，本無實性者。凡愚起妄想，請實有生，實有自性，不能如實而知。自心現量，緣起無生，非言說所及，乃取外境若有若無，妄生分別。是所執者，生滅之法，終不出於生死海中，輪轉三界，無有已時。良由於言說自性相計著，故有是過也。藥山久不陞座，院主白云：大眾久思示誨，請和尚為眾說法。山令打鐘，眾方集。山陞座良久，便下座歸方丈。主隨後問：和尚適來許為眾說法，云何不垂一言？山云：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恠得老僧？天童頌云：癡兒刻意止啼錢，良駟追風顧影鞭。雲掃長空巢月鶴，寒清入骨不成眠。明得世尊說法，如止啼錢，本自無說。第於良久處，顧鞭影而行，又未嘗無指示也。可知於言說自性相計著者，真癡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常聲者，何事說？佛告大慧：為惑亂。(唐云依妄法說。)以彼惑亂，諸聖亦現，而非顛倒。大慧！如春時燄、火輪、垂髮、犍闥婆城、幻、夢、鏡像，世間顛倒，非明智也，然非不現。大慧！彼惑亂者，有種

種現，非惑亂作無常。所以者何？謂離性非性故。大慧！云何離性非性惑亂？謂一切愚夫種種境界故。(唐云妄法現時無量差別，然非無常。何以故？離有無故。云何離有無？一切愚夫種種智故。)如彼恒河餓鬼，見不見故，無惑亂性；於餘現故，非無性。如是惑亂諸聖，離顛倒不顛倒，是故惑亂常，謂相相不壞故。大慧！非惑亂種種相，妄想相壞，是故惑亂常。(唐云如恒河水有見不見。餓鬼不見，不可言有；餘所見故，不可言無。聖於妄法，離顛倒見。大慧！妄法是常，相不異故。非諸妄法有差別相，以分別故而有別異，是故妄法其體是常。)大慧！云何惑亂真實？若復因緣，諸聖於此惑亂，不起顛倒覺，非不顛倒覺。大慧！除諸聖於此惑亂有少分想，非聖智事相。大慧！凡有者，愚夫妄說，非聖言說。

通曰：大慧！因上言涅槃非斷非常，即是真常。常不可顯，而聲顯之。故以此常為聲教，當依何事而說？必欲依事相而說者，正是事自相計著也。若謂離事相而別有真常者，又是二乘空見。故佛以心外無法，法外無心，所言真常，即依彼惑亂妄法而說。以彼妄法惑亂，易於顛倒。諸聖唯見其真實，雖現有惑亂，而非顛倒，故為明智。凡夫不覺其惑亂，於非有中執為實有，如陽燄、火輪、幻、夢、鏡、像等，是名世間顛倒見解，非明智也。彼有智者，非謂惑亂之境一切總無，但於自心所現不生分別，而非不見彼惑亂之事。彼惑亂妄法現時，種種差別似乎無常，然非妄法有無常性能作無常。所以者何？彼惑亂自體，不自言有，不自言無，本離有無故。既離有無，云何又謂之惑亂？但一切法本不有，愚夫種種作有解；一切法本不無，愚夫種種作無解。於有無境界上自生惑亂，而彼離有無者，故自常也。如彼恒河之水，本非是火，而餓鬼但見為火，不見為水。此惑亂性，但於餓鬼現耳。其無惑亂性，於餘人未嘗不現，非無其水也。惑亂之事，亦復如是。於種種境界起有見者，是顛倒也；於種種境界不起有見者，是不顛倒也。諸聖遠離有無，離於顛倒，亦離於不顛倒。凡愚所惑亂者，諸聖不為之惑亂也，是故惑亂常。所以名為常者，謂分別不起，法法不異，相相不壞，不以此相壞彼相故。惑亂種種相，外相也；妄想分別相，內相也。以虛妄分別故，破壞種種相，即有顛倒見及不顛倒見。若無分別，諸法自體無差別相，非惑亂種種相壞，亦非妄想分別相壞。諸相不異，萬法皆如是，故謂惑亂常。既謂之常，真實不變之謂也。云何惑亂即是真實？謂一切妄法，不離因緣和合而得現起，本自無生。諸聖於此，不起凡夫顛倒覺，執著為有；亦不起二乘非顛倒覺，執著為無。遠離有無二種分別，一切諸法本自寂滅相，故謂惑亂即是真實也。除諸聖者，已證真實，不作於想，即一切惑亂，莫非聖智事相。餘

修行者，若於此惑亂妄法，有少分想，一念纔動，即乖法體，於聖智事相，相去遠矣。凡有少分想者，當知即是愚夫戲論，非聖言說。彼唯依妄想事相而說，執著陽燄、火輪等，以為實有，終屬生滅非常也。若依聖智事相而說，即惑亂，即真實。生滅法中，而不生不滅者自在，是真常也。故知妄想事相非常，而聖智事相是常。則以常為言說者，其亦慎所依乎！瑞岩問岩頭：如何是本常理？頭曰：動也。岩曰：動時如何？頭曰：不見本常理。岩佇思。頭曰：肯即未脫根塵，不肯即永沈生死。岩乃禮拜。天童頌云：圓珠不穴，大璞不琢，道人所貴無稜角。拈却肯路根塵空，脫體無依活卓卓。此岩頭於真常，見之最徹。故謂不肯即永沈生死，坐却顛倒一路；肯即未脫根塵，坐却非顛倒一路。然後脫體無依，不撥諸相，而真常自在。

彼惑亂者，倒不倒妄想起二種種性，謂聖種性及愚夫種性。聖種性者，三種分別，謂聲聞乘、緣覺乘、佛乘。云何愚夫妄想起聲聞乘種性？謂自共相計著起聲聞乘種性，是名妄想起聲聞乘種性。大慧！即彼惑亂妄想起緣覺乘種性，謂即彼惑亂自共相不親計著起緣覺乘種性。云何智者即彼惑亂起佛乘種性？謂覺自心現量外性非性不妄想相起佛乘種性，是名即彼惑亂起佛乘種性。又種種事性，凡夫惑想起愚夫種性(唐云有諸愚夫分別妄法種種事物，決定如是決定不異，此則成就生死乘性)**，彼非有事非無事，是名種性義。大慧！即彼惑亂不妄想諸聖心意意識過習氣自性法轉變性，是名為如，是故說如離心。我說此句顯示離想，即說離一切想。**

通曰：上言諸聖於此惑亂，不起顛倒覺，非不顛倒覺。是倒不倒妄想，皆依惑亂而起。若分別彼惑亂法是倒非倒，則能成就二種種性，謂聖種性，及愚夫種性。聖種性者，三種分別，謂聲聞乘、緣覺乘、佛乘。聲聞乘者，於惑亂五陰等法，見有自相共相，而生計著，起厭離想。厭苦集，欣道滅，皆於相上計著，故名聲聞乘種性。緣覺乘者，於彼惑亂十二因緣等法，了達緣生自相共相，皆虛妄不實，故離於憒鬧，不樂親習近計著，是名緣覺乘種性。是二者，皆見有煩惱可斷，猶未悟煩惱之即為菩提也，故非明智。若智者，即彼惑亂入佛知見，所謂覺了一切皆是自心所現，見彼能見可見，唯是自心，無有外法，外性非性，有無妄想，何自而起？即彼惑亂當體真如，故名佛乘種性。此三者，皆於種種事相，無顛倒想，故謂之聖。若諸凡夫，於種種事物，起惑亂妄想，決定如是，決定不異虛妄分別種種法體，此則成就生死乘性，輪廻三界，顛倒不息，故謂之愚。何以名為種性義耶？彼惑亂法，非是實事，如陽燄等，不可定執為有。亦非不實事，

種種現見，不可定執為無。淨名云：無作無造無受者，善惡之業亦不亡。是名種性義也。是種性者，聖愚所同。然在纏，即謂之八識。出纏，即謂之如來藏。愚夫未能轉識，而為識所轉，無足論已。諸聖即彼惑亂，不妄分別，作顛倒想，及不顛倒想。良由諸聖智者，心意意識，諸惡習氣，自性法轉依故。轉生滅，依涅槃。轉煩惱，依菩提。即說此妄，名為真如。是故說真如，離於心識。非是離心識外，別有一真如也。但離其想耳。我說此句法，所以顯示真如法體，離分別想。即說彼真如中，無虛妄分別法，并離一切想。不但離顛倒想，亦離不顛倒想。為一切想，由心意識生。自性變而為心意識，則名曰過習氣。心意識轉而為智，即名曰真如。既名真如，即彼心意識。離彼心意識，而想安從生。諸聖不妄想相，蓋如此。起信論云：一切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心念，則無一切境界之相。是故一切法，從本已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不可破壞。唯是一心，故名為如。即此旨也。黃山趙文孺，嘗作頌曰：妄想元來本自真，除時又起一重塵。言思動靜承誰力，仔細看來無別人。須如此解，方名證真如也。

大慧白佛言：世尊！惑亂為有為無？佛告大慧：如幻無計著相。若惑亂有計著相者，計著性不可滅，緣起應如外道說因緣生法。(唐云：如幻無執著相故。若執著相體是有者，應不可轉，則諸緣起應如外道說作者生。)**大慧白佛言：世尊！若惑亂如幻者，復當與餘惑作因。佛告大慧：非幻惑因，不起過故。大慧！幻不起過，無有妄想。**(唐云：非諸幻事為妄惑因。以幻不生諸過惡故，以諸幻事無分別故。)**大慧！幻者從他明處生，非自妄想過習氣處生，是故不起過。大慧！此是愚夫心惑計著，非聖賢也。**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聖不見惑亂，中間亦無實，中間若真實，惑亂即真實。捨離一切惑，若有相生者，是亦為惑亂，不淨猶如翳。

通曰：大慧又疑：既離一切想已，其能除一切法乎？故問一切妄法，畢竟是有是無？佛以惑亂妄法，不可謂之有，不可謂之無，但如幻耳。幻雖現起種種相，原無自性故。相即無相，無執著相可得故。若惑亂法有計著相者，即有實體，應不可轉。諸聖智者，心意意識轉變時，安得渾化，杳無踪跡？惟其無根，故可以轉。若不如幻，必不可滅。則一切緣起惑亂諸法，應如外道所說：因緣生法，作者為因，畢竟是有。有已還滅，畢竟是無。但於有無境上，計著不捨。如來所說緣起如幻之法，固不如是也。大慧又疑：若惑亂如幻，本無自性，不同因緣生法者。然餘惑生生不息，應是幻為之因也。佛謂非諸幻事為妄惑因，以幻不起諸

過惡故。所以不起過者，以諸幻事無情識分別故。所以無情識者，以依人功明巧呪術而生，非自妄想煩惱習氣而生，是故不起過也。楞嚴云：如世巧幻師，幻作諸男女。雖見諸根動，要以一機軸。息機歸寂然，諸幻成無性。一切惑亂妄法，如幻無性，豈能與餘惑作因？惑不與惑作因，豈能惑人哉？唯愚夫心先自惑，於幻妄境界，計著為實，起顛倒想。此即妄想習氣所生，起諸過惡，輪轉三界。如穉子弄影，為影所弄。非諸聖賢不為惑亂所惑也。此正破於事自性相計著者，不覺自心所現分齊。不但凡夫顛倒覺為然，即二乘不顛倒覺，亦未離乎相也。故偈中單破二乘種性，顯最上一乘法門。謂聖者見惑亂，即非惑亂。其故何也。以此惑亂中間，了無實性可得。既無其性，即無其相。性相俱泯，即此惑亂中間，純然真實。既是真實，即妄即真，即真即妄。不見有惑亂可捨，不見有真實可得。如明淨眼，一亘晴空，所以不見有惑亂也。若捨離一切惑亂，而見有真實相生者，即此真實，還名惑亂。雖離煩惱障，未離所知障。所知障障慧，慧不解脫，是清邊垢，亦為不淨。如瞖目人，妄見空華，不知其中間亦無實也。所以聲聞緣覺，均名聖種。未若佛乘，超出二乘之上，為最上第一義也。龐居士偈曰，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鐵牛不怕獅子吼，恰似木人見華鳥。花鳥逢人亦不驚，木人本體自無情。心境如如只這是，何慮菩提道不成。此即聖不見惑亂微妙義也。

復次，大慧！非幻無有相似見一切法如幻。大慧白佛言：世尊！為種種幻相計著，言一切法如幻？為異相計著？(唐云：為異依此執著顛倒相耶？)若種種幻相計著，言一切性如幻者，世尊！有性不如幻者。所以者何？謂色種種相非因。世尊！無有因色種種相現如幻。世尊！是故無種種幻相計著相似性如幻。(魏云：為執著諸法如幻相故如幻，為執著諸法顛倒相故言諸法如幻。若執著諸法如幻相者，不得言一切法皆如幻相。若執著諸法顛倒相故言如幻者，不得言一切法如幻。何以故？世尊！色有種種因相見故。世尊！無有異因色有諸相可見如幻，是故說言不得執著一切諸法如幻。)

佛告大慧：非種種幻相計著相似一切法如幻。大慧！然不實一切法速滅如電，是則如幻。大慧！譬如電光剎那頃現，現已即滅，非愚夫現。(魏云：即見即滅，凡夫不見。唐云：世間凡愚，悉皆現見。)如是一切性，自妄想自共相，觀察無性，非現色相計著。(唐云：以不能觀察無所有故，而妄計著種種色相。)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非幻無有譬，說法性如幻，不實速如電，是故說如幻。

通曰：上言惑亂即真實，真實固非幻也。何以？非幻即是如幻，如幻即是非幻。然非幻真體無有相似，說似一物即不中，此非幻不是無也。能見一切法如幻，見幻者不幻，故曰非幻。然諸法捨幻無可譬喻，是故說如幻也。大慧乃問：如幻為依執著種種幻相，言一切法如幻耶？為依異此幻相執著顛倒，言一切法如幻耶？猶云依顛倒相而言顛倒耶？抑依不顛倒相而言顛倒耶？為異相計著者，幻相自幻相，顛倒自顛倒，法本自異，固不得言如幻已。若於種種幻相計著，言一切法如幻者，然諸法有性不如幻者，安得槩以如幻目之？何以明其不如幻也？現前色法種種皆有因相，若言如幻則非因矣。幻不與餘惑作因，必無有因而色相種種顯現乃可如幻。然而色相種種固有因也，世間無有異因令色有諸相可見如幻者，是故世尊不可說言依於執著種種幻相，言一切法與幻相似。此但於相辯相，不知於非相辯相；但於幻辯幻，不知於非幻辯幻。故世尊言：不依執著種種幻相，有因無因諸相似性，言一切法如幻。但以一切法不實，速滅如雷，故說如幻。唯論無有實性，非論無有因性。若以無因論者，猶存乎實；此以無實論者，并忘其因。是一切法不實，誰為真實者？一切法速滅，誰為不滅者？故見如幻，即見非幻也。幻何以不實耶？譬如電光，即見即滅，在剎那頃，雖生而不生也。凡愚不見乎此，悉以電光現見，執為實有。一切諸法亦復如是，以一切法性皆自心妄想所現，由妄想分別故，有自共相可得。能善觀察自心現量者，即此自共相本自無性，本自非現，一無所有，何色相之可計著耶？又何問其有因無因耶？惟不能觀察無所有故，於諸色相種種計著，是為顛倒惑亂，非幻惑人，而人惑於幻也，故謂之愚。且諸法不實，速滅如幻者，非徒說如幻也，正以顯非幻之旨，此可與智者道耳。偈言非幻無有，譬世間物無有相似者，故無可說。但說一切諸法如幻，非謂種種性相與幻相似，但以其不實速滅，如電現已即滅，無有實性，是故說如幻也。果能觀察一切諸法本自無性，本自非現，與電光無異，即彼如幻之中，而非幻之體本自如如，我故曰惑亂即真實。以此僧問曹山：於相何真？山曰：即相即真。曰：當何顯示？山竪起拂子。又問曰：幻本何真？曰：幻本元真。曰：當幻何顯？山曰：即幻即顯。曰：恁麼則始終不離於幻也。山曰：覓幻相不可得。曹山說祖師禪，一一與此符契。故知初祖所云：此四卷經，可以證心。信哉！

大慧復白佛言：如世尊所說，一切性無生及如幻，將無世尊前後所說自相違耶？說無生性如幻？佛告大慧：非我說無生性如幻前後相違過。所以者何？謂生無生覺自心現量，有非有外性非性無生現。（唐云我了於生即是無生，唯是自心之所見故。若有若無一切

外法，見其無性本不生故。)大慧！非我前後說相違過，然壞外道因生故，我說一切性無生。大慧！外道癡聚欲令有無有生，非自妄想種種計著緣。大慧！我非有無有生，是故我以無生說而說。大慧！說性者，為攝受生死故，壞無見斷見故，為我弟子攝受種種業受生處故，以聲性說攝受生死。(唐云說諸法者，為令弟子知依諸業攝受生死，遮其無有斷滅見故。)大慧！說幻性自性相，為離性自性相故，墮愚夫惡見相希望，不知自心現量，壞因所作生緣自性相計著，說幻夢自性相一切法，不令愚夫惡見希望，計著自及他一切法如實處見，作不正論。(唐云說諸法相猶如幻者，令離諸法自性相故。為諸凡愚墮惡見欲，不知諸法唯心所現，為令遠離執著因緣生起之相，說一切法如幻如夢。彼諸愚夫執著惡見欺誑自他，不能明見一切諸法如實住處。)大慧！如實處見一切法者，謂超自心現量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無生作非性，有性攝生死(唐云無作故無生，依業說生死)。觀察如幻等，於相不妄想。

通曰：說一切性即有生，不應說無生；既說無生即無幻，不應說如幻。此但泥於言句相違耳。不知說無生者，非是一向不生也。謂一切諸法生即無生，我唯覺自心之所現見，若有若非有。一切外法未嘗不生，推求自性了不可得，本自不生。以無生而現生，非如幻而何？故非前後說相違過也。然所以說無生者，為破外道因生見故。彼所建立因果，義不相當，故我說諸法皆悉不生。彼外道愚癡羣聚，謂一切法有從有因生，無從無因生，非自妄想種種執著分別為緣，是別有異因從作者生也。彼但於一切有無諸法共興惡見，我說諸法生即不生，亦有不生何得言有？亦無不生何得言無？故我以無生說，而說非有因生，亦非無因生。彼外道欲令有無有生，其說自壞矣。既說無生，而又說一切諸法有性者，何也？為令我法弟子知有二法：一者攝受世間生死業故，二者遮其無見斷見故。外道謂一切法非自妄想執著分別為緣，即不知有生死，故常在生死。若知見受習氣種種諸業為生死因，至三界受生處為生死果，知依諸業攝受生死，故能超於生死。我說有諸法者，所以攝受世間，世間不無，何得言無？正以遮外道一切無有斷滅見也。雖說一切法有，但以名句文身為體，以聲性說，亦非實事，即有而未嘗有也。然所以說諸法如幻者，以幻性幻相本非實有，為令愚夫知其如幻，遠離諸法自性自相故。愚夫墮有無惡見，希望得果，不達五蘊諸法唯是自心所現，本自無作，本自無生，乃妄計作者以為生因，計著自性自相以為實有，我為壞彼因所作生。彼所因者，是其所作，非能作也。所作固不能生，其所因者非也。又緣生起之相，計著實有自性，其所緣者非也。故說

五蘊諸法緣生如幻，不實如夢，性即無性，相即無相，一切法如是。不令愚夫妄計自相他相，希望得果，執著惡見，欺誑自他，不能明見一切諸法如實住處，反以如實處見作不正論，以彼著相者為正，而以如幻者為非正也。不知住如實處見一切法者，即自心現量，超自心現量，離性自性相，無一法可得，是真不生滅法也，故為正論。彼未離性自性相，有自相他相可得，未超心量，猶是生死邊事，真為不正論也。為破彼不正論故，依真如實際處而說一切法如幻，惟其無生，故說如幻，唯其如幻，故說無生，又何相違之過哉？偈復申明無生如幻，只是一意。外道說一切法不生，但因作者生，彼因所作無生，性安能生哉？是則謗因果，非如實正見。我說無生，唯自心現量，本無所作，更何有生？正以破外道所作之非性也。又說有性者，欲令弟子依業攝受世間生死，不是一向無有，正以破外道斷滅之見也。生即不生，有即非有，是說無生，即所以說如幻也。外道惡見，希望執著自相他相，故我說如幻等，正破彼愚夫於相生妄想也。若能觀察如幻，即於諸相不起分別，分別不生，相即非相，心境寂滅，即是無生。故說如幻，即以說無生也。是甚深義趣，豈可以言句相違而生疑哉？昔知遠禪師在報慈問：如何是真如佛性？慈曰：誰無？參退，首坐問：汝適來問和尚話還會麼？曰：不會。座曰：和尚恁麼慈悲，汝為什麼不會？真如佛性誰無？乃至四生六道悉皆具足。遠感謝。時守證禪師在傍齩齒曰：這老漢自家無眼，更瞎他人。乃召遠問：首座適來說箇什麼？遠曰：某當時不會得他說破。具如前舉。證曰：上座！佛法不是這箇道理。汝若不信，去問取堂頭。遠上堂頭，具說前解。慈亦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遠曰：適來問第三座，他亦不肯，故教來問。且望慈悲為某決破。慈曰：汝却問取第三座去。遠下來禮問，證曰：汝但問來。遠便問：如何是真如佛性？證曰：誰有？遠於言下契悟。守證即護國淨果大師也。僧問護國：鶴立枯松時如何？國云：地下底一場懨懶。僧云：滴水滴凍時如何？國云：日出後一場懨懶。僧云：會昌沙汰時，護法善神向甚麼處去也？國云：三門頭兩箇一場懨懶。天童頌云：壯士稜稜鬢未秋，男兒不慣不封侯。翻思清白傳家客，洗耳溪頭不飲牛。會此即知無生如幻密密意。

復次，大慧！當說名句形身相。善觀名句形身(唐云文身)**，菩薩摩訶薩隨入義句形身，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是覺已，覺一切眾生。大慧！名身者，謂若依事立名，是名名身。句身者，謂句有義身，自性決定究竟，是名句身。形身者，謂顯示名句，是名形身。又形身者，謂長短高下。又句身者，謂徑跡，如象馬人獸等所行徑跡，得句身名。大慧！名及形者，謂**

以名說無色四蘊故說名，自相現故說形(唐云名，謂非色四蘊，以名說故；文，謂名之自相，以文顯故)，是名名句形身。說名句形身相分齊，應當修學。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名身與句身，及形身差別，凡夫愚計著，如象溺深泥。

通曰：因大慧疑無生、如幻二說有相違過，第於名、句上執泥，不達其義，故教以當善觀名、句、文身相，因相而得義，入於義、句、形身，而忘乎名、句、形身，即知言說如幻，性本無生，故得無上正等正覺。如是覺已，即以名、句、文身表顯第一義諦，令一切眾生皆覺無上菩提，斯則即言說離言說，故與菩提相應也，豈可以言說同異而辯菩提哉？何以謂之名身？謂依事立名，能詮自性，如說六根，但云眼、耳等，名即是身，是謂名身。何以謂之句身？謂句各有決定義，能詮差別，如說是眼、是佛眼等，種種差別決定究竟，不相混濫，是名、句身。何以謂之形身？文字有形，所以顯示名、句，是名、句所依也。說文云：依類像形為字，形聲相稱為文。唐有。復次，大慧！句身者，謂句事究竟。名身者，謂諸字名各各差別，如從阿字乃至呵字。文身者，謂長短高下，魏云謂聲長短、音韻高下。身者，猶體也，各自有體，不相雜故。此上釋名、句、形身之相，下即明隨入義、句之旨，故謂句身者，決定究竟，如徑跡耳。謂尋徑跡以知象、馬等所在，喻因句而得義，得義則忘言，如得象、馬等，斯遺其跡矣。乃若名、句依事立名，不但有色可指者，故說名即非色。四蘊受想行識，杳無相狀，亦可以虛名立說，故說名。至於形句顯示名句，不但色相顯現者，故說形即非色。四蘊既有其名，即有自相，亦可以文字表顯，故說形。是名及形，不但說色邊事，亦能說無色邊事。合色無色徑跡，以知實義所在，是之謂隨入義句形身。其分齊深遠，非淺近可窺也。既知名句形身相，又如名句形身分齊。斯善乎觀名句形身，而不徒泥其詞矣。偈謂名身句身文字身，差別不同，要以顯示第一義諦。離文字相，離言說相，當體寂滅，本自不生，故能疾得無上菩提。凡愚徒於名句形身，隨聲分別，計著不捨，如象溺深泥，無出身之路，安望其得無上菩提哉？雲門示眾云：直得觸目無滯，達得名身。一切法空，山河大地，是名身亦不可得。喚作三昧，性海俱備，猶是無風市市之波。直得亡知於覺，覺即佛性矣。喚作無事人，更須知有向上一竅在。天童拈云：賓主不諧，二俱有過，各與二十棒。秖如向上一竅，又作麼生？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華入牙。於此參透，方可疾得無上菩提。

復次，大慧！未來世智者，以離一異、俱不俱見相，我所通義，問無智者。彼即答言：此非正問，謂色等常無常，為異不異。如是涅槃諸行，相所相，求那所求那(唐云依所依)，造所造，見所見，塵及微塵(魏云泥團微塵)，修與修者，如是比展轉相，如是等問，而言佛說無記止論(唐云此如是等不可記事，次第而問，世尊說此，當止記答)。非彼癡人之所能知，謂聞慧不具故。如來、應供、等正覺，令彼離恐怖句故，說言無記，不為記說。又止外道見論故，而不為說。大慧！外道作如是說，謂命即是身，如是等無記論。大慧！彼諸外道愚癡，於因作無記論，非我所說(魏云外道迷於因果義故，是故無記，非我法中名無記也)。大慧！我所說者，離攝所攝，妄想不生。云何止彼？大慧！若攝所攝計著者，不知自心現量故止彼。大慧！如來、應供、等正覺，以四種記論，為眾生說法。大慧！止記論者，我時時說為根未熟，不為熟者。

通曰：上言名句文身，要在通達第一義諦，雖言猶不言也。此下示以不說亦說，又何名句文身而可計著哉？故謂當來世智者，以我所說離四句絕百非，通達實義最上法門，問於無智者。彼無智者，以邪見心，執著名相，離如實義，反以此為不正之問。彼謂色等陰入處界，有常有不常，為異為不異？如是計著，至於涅槃，亦有能修行相，能證所相。證者為能依，涅槃為所依，是有為諸行，為一為異？四大種為能造，四大為所造，四大中色香味觸，為一為異？如是相中，有能見有所見，乃至造所造，如泥團微塵，為一為異？修與修者，唐云智與智者，為異為不異？如是比度，展轉相因，俱各有相可得。若說離四句絕百非，如是等問，無能相無所相，無異相無不異相，實不可記事，故非正問。世尊說此為無記，不可知不可說，當止論答。彼無智者，作如是答，是為謗佛，豈能得如來止論之意乎？佛說無記，又說止論，各有深意，非彼癡人之所能知。彼癡人久遠以來，不熏正法，聞慧不具故也。如來應供等正覺，欲為眾生說最上一乘法，無智者聞之，恐其落空，茫然不知。所謂如來令彼離恐怖故，故不為說。所以說言無記，不為記說。若彼無恐怖者，未嘗不說也。又止諸外道，自無始以來，熏習種種戲論，不離有無，四句惡見所成。若一一與之相辨，不能祛惑，而反滋其惑。故止而不說，令彼默然，思而取解。若非惡見論者，又何嘗置答也？且我說言無記，不為記說，非如外道所說。彼外道以神我為命，謂命即是五蘊身中。以即陰離陰而計我故，故說命即是身。命異身異，究竟歸於不可知、不可說，是真無記論也。如是等論，由彼愚癡，迷於因果之義，妄計因所作生。謂作者無因生，非自妄想。種種計

著為緣，撥無因果，歸於冥然罔覺。如是無記，即斷滅論，非我所說無記也。若我所說者，離四句等法，內無能取之心，外無所取之境，能所俱泯，妄想分別，寂然不生。當其無分別心，乃所謂自淨無記性，非斷滅無記者比也。故我法中，原無妄計，即無有置答。云何為無記論？云何止彼而不答者乎？彼諸外道，執取冥諦，以為涅槃。若有能取，若有所取，計著不捨。於生滅法中，計不生滅。不知自心現量，生即不生，滅即不滅。故應止彼，置而不論。若奪彼能所相，歸無能所；奪彼斷滅見，歸無生滅。彼既不悟自心現量，豈能信入？不如止論，併以止彼之論，彼論不起，庶幾其有悔悟乎？故不說即所以為說也。且此止論，非徒為外道而設，如來以四種記論，為眾生說法，有直答者，有反詰答者，有分別詳答者，有置答者。置答即止論，如來常說：止止不須說，我法玅難思。但為弟子根未熟者，不與輕譚；若根熟者，即終日與之言，離四句，絕百非等法，彼自契悟。故與智者說，說即不說；與無智者不說，不說即說。說與不說，無非顯示第一義諦；離言說相，故名句文身，不可有所執著也。僧問黃檗云：淨名默然，文殊讚嘆，云是真入不二法門，如何？檗云：不二法門，即你本心也。說與不說，即有起滅；無言說時，無所顯示，故文殊讚嘆。僧云：淨名不說聲，有斷滅否？檗云：語即默，默即語，語默不二，故云聲之實性，亦無斷滅。文殊本聞，亦不斷滅，所以如來常說，未曾有不說時。如來說即是法，法即是說，法說不二，故乃至報化二身，菩薩聲聞，山河大地，水鳥樹林，一時說法，所以語亦說，默亦說，終日說而未嘗說。既若如是，但以默為本，此如來所以無置論，又未嘗無置論也。

復次，大慧！一切法離所作因緣不生，無作者故一切法不生。大慧！何故一切性離自性？以自覺觀時自共性相不可得故，說一切法不生。何故一切法不可持來不可持去？以自共相欲持來無所來，欲持去無所去，是故一切法離持來去。大慧！何故一切諸法不滅？謂性自性相無故，一切法不可得故，一切法不滅。大慧！何故一切法無常？謂相起無常性，是故說一切法無常。大慧！何故一切法常？謂相起無生性無常，常故說一切法常。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記論有四種，一向反詰問，分別及止論，以制諸外道。有及非有生，僧佉毗舍師(唐云數論與勝論)**，一切悉無記。彼如是顯示，正覺所分別，自性不可得，以離於言說，故說離自性。**

通曰：上言彼諸外道愚癡於因作無記論，非我所說。大慧！我所說者，離攝所攝妄想不生。此下反復詳明此意，故謂外道不離所

作因緣說言無記，但斷滅見爾，其實未嘗不生也。我所謂妄想不生，即一切法不生。以一切法離能所取、離於作者及因，因緣不具是故不生，以無作者故。既無能作又無所作，法安從生？故我說一切法不生。一切法皆有自性相，何以能離之而謂之不生耶？以凡夫不知自心現量，便謂一切法有自共相可得。若以自覺聖智觀察，一切法無自相可得亦無同相可得，不見一法有實體相，相本自離生即無生，故我說一切法不生。夫謂之不生者，不見其來、不見其去，一切法何故無來去耶？世間凡可取者可以持來，凡可捨者可以持去。今自共相，來無所從、去無所至，實不可得。不可持之而來，未嘗見其生也；不可持之而去，未嘗見其滅也。如如不動離持來去，故說一切法不生也。是不生者，即諸相非諸相，不可與斷滅並論也。何故謂一切諸法不滅耶？謂一切性自性相，本來無故。有性相者即可得，無性相者即不可得。凡可得者即可滅，不可得者即無可滅。一切法自相同相，昔本無生，今亦無滅。故說一切法不滅，即是說一切法不生也。外道亦說常無常性，彼但於生滅法中，計常無常為異不異。若我所說無常者，謂諸相起時，倏起倏滅，剎那不住，無有常性。無常性即無常相，一切法無常，即非實有。故我說一切法無常，即是說一切法不生也。若我所說常者，謂諸相起，即是不起。雖現有生，原無生性。故一切法倏起倏滅，名無常性者，即是真常。離此無常外，別求所謂常者，了不可得。故我說一切法常，即是說一切法不生也。然則我所說離四句者，離攝所攝，妄想不生。攝所攝可離而離者，未嘗滅也。妄想自不生而不生者，未常滅也。此自覺聖智境界，豈可與無智者共論乎？偈復申明記。論有四種答，謂直答、反質答、分別答、置答、惟置答。所以制諸外道，不令有無邪見橫生故也。僧佉，數論師也，數論計有，故立二十五冥諦。毗舍，勝論帥也，勝性計非有，故立六句：一實、二德、三業、四大有、五同異、六和合。彼如是等法，皆所以顯示作者無因，一切悉歸於無記而已。是無記論者，彼所顯示則然，總不離有無四句等法，乃如來、應供、等正覺所分別四句。有句自性不可得，無句自性不可得，亦有亦無句自性不可得，非有非無句自性不可得。惟不可得，故不可言說，即第一義諦寂滅一心也。離言說相，離名字相，以離於言說，故說離自性相。此離自性相，即離攝所攝目共相，一切有無妄想不生，所以制諸外道邪見論者，豈必以言說哉！昔禾山普禪師造黃龍請益，阿難問迦葉：世尊付金襴，外傳何法？迦葉呼阿難，難應諾。葉曰：倒却門前剎竿著，意旨如何？南公曰：上人出蜀，曾到玉泉否？曰：曾到。又問：曾掛搭否？曰：一朝便發。南公曰：智者道場，關將軍打

供與結緣，幾時何妨？普默然良久，又理前問，南公俛首。普趨出，大驚曰：西川義虎，不消此老一唾。此所謂置答，殆有甚於答者矣。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惟願為說諸須陀洹、須陀洹趣差別通相。若菩薩摩訶薩善解須陀洹趣差別通相，及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方便相，分別知已，如是如是為眾生說法，謂二無我相及二障淨度諸地相，究竟通達得諸如來不思議究竟境界，如眾色摩尼善能饒益一切眾生，以一切法境界無盡身財攝養一切。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今為汝說。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聽受。佛告大慧：有三種須陀洹、須陀洹果差別。云何為三？謂下、中、上。下者極七有生，中者三五有生而般涅槃，上者即彼生而般涅槃。此三種有三結，下、中、上。云何三結？謂身見、疑、戒取。是三結差別，上上昇進得阿羅漢。

通曰：上言惑亂起聲聞乘種性，然聲聞中有四果差別，故大慧復有此問。自初果須陀洹及須陀洹向所修因行，有差別相、有通相。結使有上中下，斷除亦有上中下，其差別相也。究竟證入涅槃成阿羅漢，其通相也。阿羅漢有方便相，乃佛與菩薩所變化，於此一一分別知四果相已，為眾生說法，令得人法二無我，淨除煩惱所知二障，超諸十地至如來不思議境界，應物現形如眾色摩尼，以無量身財饒益眾生，故佛語以初果等有三種差別：下者及七返生，中者三生五生，上者即此一生得阿羅漢。此三種人即指初果二果三果。所斷結使有下中上，約有九品，所謂上上乃至下下。云何為結？謂身見及疑與戒取。三者斷惑證果，上上昇進至於得阿羅漢而後已，詳如他經所說。四果之中初為見道，次二修道，後一無學。初見道者謂十六心，斷三界四諦下八十八使見惑。云何十六心？謂欲界四諦下各一忍一智以成八心。又合上二界為一四諦，類下欲界觀斷亦各一忍一智以成八心，即十六心也。忍即無間道，是正斷惑時。智即解脫道，是斷了時。所謂苦法智忍苦法智、苦類智忍苦類智，乃至道法智忍道法智、道類智忍道類智。斷至十五心道類智忍，名初果向。至第十六心道類智時，名證初果。人天二別極七返生。何故七生？餘七結故。七結者何？謂欲界貪癡及瞋，色無色界愛掉慢無明。從中復斷欲界中修所斷惑有四，即貪瞋癡慢。此是俱生細惑任運起者，以難斷故分為九品，所謂上上乃至下下。此九品惑二果人斷之，斷至五品名二果向，斷六品盡名第二果。二果向位中有二種家家，謂天及人。天家家者，謂於天趣或於一天或二三天，諸家流轉而般涅槃。人家家者，謂於人趣或於此州或餘州中，諸家流轉而般涅

槃。已捐六生但餘一生，是故一往天上，更須一來人間斷餘惑也。如是次第復斷二品，一生為間當般涅槃，是即名三果向。九品永斷名第三果，更不還生於欲界，杜絕紆絆，故無再來。即以見道八品無為，及修道九品無為，為此果體。此二三果人斷惑，猶如截木，橫斷而已。如是復斷初禪地欲，乃至有頂第九品無間道時，一切說名阿羅漢。向此無間道，亦名金剛喻定。以能永壞諸惑隨眠，至解脫道，名盡智。與漏盡得同時生故，如是名住阿羅漢果。總以八十九品無為，為此果體。所謂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前三句即是盡智，後句即是無生智。謂不向三界之中，受有苦身也。如是向上，更有十地菩薩，及如來不思議境界，非以阿羅漢為極果也。長慶有時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不道如來無語，只是無二種語。保福云：作麼生是如來語？慶云：聾人爭得聞。保福云：情知你向第二頭道。慶云：作麼生是如來語？保福云：吃茶去。雪竇頌云：頭兮第一第二，臥龍不鑒止水。無處有月波澄，有處無風浪起。稜禪客，稜禪客，三月禹門遭點額。若於此悟得如來語，方信道阿羅漢真是有三毒。

大慧！身見有二種，謂俱生及妄想，如緣起妄想、自性妄想。譬如依緣起自性，種種妄想自性計著生，以彼非有非無、非有無無實妄想相故。愚夫妄想，種種妄想自性相計著。(唐云：彼法但是分別相，非有非無，非亦有亦無，凡夫愚癡而橫執著。)**如熱時燄、鹿渴水想，是須陀洹妄想身見。彼以人無我，攝受無性，斷除久遠無知計著。**(魏云：以無智故，無始世來虛妄取相。此身見垢，見人無我，乃能遠離。)**大慧！須陀洹身見，自他身等四陰無色相故，色生造及所造故，展轉相因相故，大種及色不集故。**(唐云：以普觀察自他之身，受等四蘊無色相故，色由大種而得生故，是諸大種互相因故。)**須陀洹觀有無品不現，身見則斷。如是身見斷，貪則不生，是名身見相。**

通曰：貪、瞋、癡、慢、身見、疑、戒取，皆九品惑中所應斷者。茲略舉其三，以例其餘，亦方便法門耳。何以斷身見結惑耶？身見有二種，謂俱生身見，及妄想身見。是俱生與妄想相依而起，如緣起自性與妄想自性相依而起。妄想身見，即色蘊也；俱生身見，即受、想、行、識也。依五蘊起妄想身見，譬如依諸因緣法相，虛妄分別而生實相，種種妄計執著性生。不知彼因緣法中，不可謂之有，不可謂之無，不可謂之亦有亦無。既非有無，即無實體，但以妄想分別而現有身相。故愚夫無智，無始世來虛妄取相，種種妄想而橫執著，如渴鹿逐燄以為實水。此身見垢，渾然是妄。須沱、洹以人無我觀，攝受六根來無自性，斷除

久遠以來無真實知妄想計著，此能遠離妄想身見也。俱生身見者，即與色俱。須陀、洹普觀自他之身，受、想、行、識四陰，有名無體，本無色相。故色陰生時，由四大種而得生。故四大種有能造所造，展轉相因，各不相知。故是四大種與色各無主宰，誰能合集而成色耶？色無自性，即色即空。色既不有，四陰將何所依而俱生乎？須陀洹作是觀已，既知諸色相大種及色不集，有品不現；又知自他四陰本無色相，無品亦不現。如是則俱生身見及妄想身見即時捨離，而身見斷矣。有身可愛，即貪欲叢生；身既忘矣，貪將安附？貪不生者，不入六塵而生其心也。不入世流，即入聖流，故須陀洹為預流果。是名須陀洹斷身見之相。昔有著身見者，求度於四祖優婆毱多。祖曰：求度之法，要信吾言，不違吾教。人曰：既來投師，固當聞命。祖乃化一險崖，山聳喬木，令其上樹。又於樹下化作大坑，深廣千肘。祖令放脚，其人受教，即放二脚；令放一手，即放一手；令復放手，其人答言曰：若復放手，便墮坑死。祖曰：先約受教，如何違我？其人身愛即滅，放手而墮，不見坑樹，即證道果。祖師家能使人立地成佛，固如此哉！

大慧！疑相者，謂得法善見相故，及先二種身見妄想斷故，疑法不生，不於餘處起大師見為淨不淨，是名疑相須陀洹斷。

通曰：何以名斷疑結也？疑有三種，謂疑理、疑法、疑師。得法善見相，即得人無我法。善見真諦，不為法相所惑。及先二種身見斷故，不為假法所惑。二疑不生，已於理法無疑矣。法既不疑，即不於餘處起大師見。世間一切無有如法者，即世間一切無有如佛者。使有一法過於如來，便有淨不淨見，疑安得除？故不疑理、不疑法、不疑師，方名疑相斷也。僧問長慶：如何得不疑去？慶展兩手投子頌曰：展手之時萬仞摧，枯河無水月無來。若疑別問龐居士，石女黃梅誰共陪？慶嘗有頌云：萬象之中獨露身，唯人自肯乃方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氷。須知長慶火裏氷，方得不疑去。

大慧！戒取者，云何須陀洹不取戒？謂善見受生處苦相故，是故不取。大慧！取者，為愚夫決定受習苦行，為眾具樂故求受生，彼則不取。除回向自覺勝離妄想無漏法相，行方便受持戒支，是名須陀洹取戒相斷。（唐云：唯求所證宗勝無漏無分別法修行戒品，是名戒禁取相。）**須陀洹斷三結，貪癡不生。若須陀洹作是念：此諸結我不成就。者，應有二過，墮身見及諸結不斷。**（魏云：若須陀洹生如是心：此是三結，我離三結。者，是名見三法墮於身見。彼若如是，不離三界。）

通曰：何以斷戒取結也？戒取云者，持戒而有所取也。須陀洹所以不取者，謂善見未來受生樂處，即有諸苦，是故不取。外道所以取者，彼愚無知，受習苦行，持牛狗等戒，決定精進，求樂境界，生諸天中，此乃人天有漏之因，彼須陀洹故不取也。然亦受持戒支者，何哉？除為回向自身，內證最勝處故。自覺聖智，本離妄想，若有所希求，即是妄也。自覺聖智，一念不漏，若有所希冀，即為漏也。離諸妄想，修無漏戒分，方便修行，不求果報，故受此戒。此所謂定共戒，以無取為取，無戒為戒也。是名戒取結斷。三結既斷，貪癡不生。前身見斷，貪則不生；此疑戒取斷，癡則不生。貪癡等不生，即煩惱障淨。既斷三結，不復作斷三結想，即所知障淨。若曰：此諸結使，我能斷之，不復成就。作如是念：應有二種過，謂存能斷之心，則法我未忘，即墮身見過。一云：此是三結，我斷三結，對待宛然，即是結使未盡，不離三結過。二須陀洹不作是念，故能證無漏法相也。嵩嶽元珪禪師，初習毗尼無懈，後謁安國師，頓悟玄旨，卜 廬於嶽之龐塢。一日，有異人裘冠袴褶而至，師覩其形貌非常，乃諭之曰：善來仁者，何為而至？彼曰：師寧識我耶？師曰：吾觀佛與眾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耶？彼曰：我此嶽神也，能生死於人，師安得一目我哉？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汝，吾則不生不滅也。汝尚不能如是，又焉能生死吾耶？神稽首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詎知師有廣大之智辨乎？願授以正戒，令我度世。師曰：汝既乞戒，即既戒也。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昧，止求師戒我身為門弟子。師即為張座秉爐，正几曰：付汝五戒，若能奉持，即應曰能，不能即曰否。曰：謹受教。師曰：汝能不婬乎？曰：我亦娶也。師曰：非謂此也，謂無羅欲也。曰：能。師曰：汝能不盜乎？曰：何乏我也，焉有盜取哉？師曰：非謂此也，謂饗而福婬，不供而禍善也。曰：能。師曰：汝能不殺乎？曰：實司其柄，焉曰不殺？師曰：非謂此也，謂有濫誤疑混也。曰：能。師曰：汝能不妄乎？曰：我正直，焉有妄乎？師曰：非謂此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曰：能。師曰：汝能不遭酒敗乎？曰：能。師曰：如上是為佛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為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不為精，後天地死不為老，終日變化而不為動，畢盡寂默而不為休。信此，則雖娶非妻也，雖饗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醉非惛也。若能無心於萬物，則羅欲不為婬，福婬禍善不為盜，濫誤疑混不為殺，先後違天不為妄，惛荒欹倒不為醉，是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

無眾生，無汝及無我，孰謂戒哉？神禮謝而去。若元珪說戒，如滾盤之珠，可謂得自覺勝處，無漏法相，方便受持者矣。

大慧白佛言：世尊！世尊說眾多貪欲，彼何者貪斷？佛告大慧：愛樂女人纏緜貪著，種種方便身口惡業，受現在樂種未來苦，彼則不生。所以者何？得三昧正受樂故，是故彼斷，非趣涅槃貪斷。

通曰：貪有多種，而佛單舉色欲言者，六根之欲惟色難斷，須陀洹知現在身口細滑欲樂是未來苦因，故永斷婬心不生貪著。所以者何？以禪定解脫之樂，舉身毛孔熙恬欣悅，非世間五欲之樂可比，由得三昧正受樂故，故能斷彼女人纏緜愛樂也。此雖離於有猶著於空，雖斷欲貪未斷法貪，彼惟貪寂滅樂，飲聲聞酒臥無為床，故曰非趣涅槃貪斷。昔嵩嶽安禪師同南陽忠國師，為武則天迎入大內供養，則天命諸宮女為二師沐浴，忠國師辭不赴，安禪師聽諸宮女浴，坦然自若。則天問忠國師：何以不赴？安對曰：入水見長人。此二尊宿即女色，離女色豈須陀洹人所及？

大慧！云何斯陀含相？為頓照色相、妄想生相、見相，不生善見禪趣相故(魏云：謂一往見色相現前生心，非虛妄分別想見，以善見禪修行相故)**，頓來此世，盡苦際，得涅槃，是故名斯陀含。**

通曰：須陀洹貪趣涅槃，尚未得涅槃，故三生、五生以及七生乃可得之。若斯陀含已斷欲界一地六品思惑，頓照現前色相，起色分別之見，即是妄想生相。於生相之初，即已照破是妄，而妄見之相於是不生，謂之曰頓照。不假思議發起觀照，非虛妄分別之見也。唯虛妄之見不生，即善見禪那趣味，躭寂靜樂，而世間種種無足以動其念者。但以餘惑未盡，須一往天上，一來人間，頓除餘惑，斷苦邊際，眾苦所不到，即得涅槃真樂，故名之曰一往來，為二果行相也。玄沙初欲徧歷諸方，參尋知識，携囊出嶺，築著脚趾，流血痛楚，嘆曰：是身非有，痛從何來？便回雪峰。峰問：那箇是備頭陀？沙曰：終不敢誑於人。又一日，峰召曰：備頭陀何不徧參去？沙曰：達摩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峰然之，故能自信。如玄沙即善見禪趣相，又何必往來也？

大慧，云何阿那含？謂過去、未來、現在色相性非性生，見過患使妄想不生故，及結斷故，名阿那含。

通曰：阿那含者，已斷盡欲界一地九品思惑，但生於色界，不生欲界。彼觀過去未來現在色相，不得謂之有，不得謂之無。若於其中起有無分別見，即有諸結使生滅過患。有無相傾，未免輪轉。故以空無漏智，使有無妄想分別不生。妄想不生，即不於未來受生。及諸九品結使斷盡，無復欲界生緣，故名曰不來，為第三果也。僧問重雲暉禪師：如何是歸根得旨？雲曰：早是忘却，

不憶塵生。又問：如何是隨照失宗？雲曰：家貧遭剎。又問：不憶塵生，如何是進身一路？雲曰：足下已生草，前程萬丈坑。六祖道：葉落歸根，來時無口。雲亦不謀而合道：早是忘却，不憶塵生。投子頌云：家破人亡何所依，無心無緒話求歸。十年忘盡來時路，暫憶些兒總不知。此段公案，足為阿那含傳神矣。

大慧！阿羅漢者，謂諸禪三昧解脫力明，煩惱苦妄想非性故，名阿羅漢。大慧白佛言：世尊！世尊說三種阿羅漢，此說何等阿羅漢？世尊！為得寂靜一乘道，為菩薩摩訶薩方便示現阿羅漢，為佛化化(唐云佛所變化)？佛告大慧：得寂靜一乘道聲聞非餘(唐云此說趣寂非是其餘)，餘者行菩薩行及佛化化，巧方便本願故，於大眾中示現受生，為莊嚴佛眷屬故。

通曰：阿羅漢者，此云無生殺賊應供，即前生見過患皆已不生，苦際已盡無復賊害，三界九地思惑悉斷，堪受人天供養。至此位者，修行四禪及三三昧、八解脫等無不了達，分證十力、三明、六通悉已成就，至於煩惱發業所招諸苦，一切無明妄想分別俱無實性，已證涅槃不受後有，故名阿羅漢。阿羅漢有三種：一、佛所化，二、菩薩示現，三、趣寂聲聞。此所說者乃聲聞果，非餘二種也。聲聞得寂靜一乘道，一乘者即佛乘也。但佛不一向趣寂，而聲聞決定寂滅，此其所以異耳。餘二種人即行菩薩行及佛所化也。若佛所變化，阿羅漢以善巧方便廣大行願成熟眾生而示現故。若菩薩於大眾中受生，阿羅漢以莊嚴眷屬助揚闡化行菩薩行故。正是不躭寂滅樂處，與定性聲聞迥然自別。翠微無學禪師供養羅漢次，僧問：丹霞燒木佛，和尚為甚麼供養羅漢？師曰：燒也不燒著，供養亦一任供養。曰：供養羅漢，羅漢還來也無？師曰：汝每日還吃飯麼？僧無對。師曰：少有靈利底，悟得無學語。羅漢與佛及眾生總無差別。

大慧！於妄想處種種說法，謂得果、得禪，禪者入禪悉遠離故，示現得自心現量得果相，說名得果。(唐云於虛妄處說種種法，所謂證果，禪者及禪皆性離故，自心所見得果相故。)復次，大慧！欲超禪無量無色界者，當離自心現量相。(唐云應離自心所現諸相。)大慧！受想正受超自心現量者，不然。何以故？有心量故。

通曰：上已說四果竟，然四果非極果也。故佛指出向上一路是真涅槃，非四果所及。此上四果，第於外自共相妄想分別處，說三界九品惑種種對治之法。初入流，謂得初果。斷六品惑，謂得二果。斷欲界惑盡，謂得三果。結惑不生，謂得四果。自善見禪趣漸入，得涅槃樂，生四禪天，即謂得禪。但一向趨寂，未得寂滅現前。若寂滅現前者，禪者及禪，能所俱離，本無所得。四果人於無所得中，妄有證得示現，得自心所現四種得果之相，說名得

果。前後轉進，相不除滅，是名愚夫所行禪，非如來清淨禪也。若欲超過四禪、四無量心、四無色定，所謂九次第定者，於此超出其上，是之謂超禪。超之云者，即超自心現量，本來一無所有之謂也。故當遠離自心所現得果諸相，見有涅槃可得，即是著相。若謂滅受想定，即能超自心現量者，其義不然。何以明其不然也？彼受想正受，非得真不生滅為因地心，但於妄想處種種說法，雖得無心，猶有心量在，故必離自心現量相，至於法界量滅，乃真解脫。此豈四果人所敢望耶？論云：現前立少物，謂是唯識性，以有所得故，非實住唯識。故知得果得禪者，非究竟極果也。百丈云：說道欲界無禪，亦是帶一隻眼人語。既云欲界無禪，憑何得至色界？先因地上習二種定，然後得至初禪有想定、無想定。有想定生色界四禪等天，無想定生無色界四空等天。欲界灼然無禪，禪是色界。問：如今說此土有禪，如何？丈云：不動不禪是如來禪，離生禪想。又有法師問鷲湖大義禪師：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憑何而立？師曰：法師秖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曰：如何是禪？師以手點空，法師無對。憲宗曰：法師講無窮經論，祇這一點尚不奈何，若能明得此，則公案即謂超禪。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諸禪四無量，無色三摩提，一切受想滅，心量彼無有(前五無間種性偈言：諸禪無量等，無色三摩提，受想悉寂滅，亦無有心量。與此偈略更數字)。**須陀槃那果，往來及不還，及與阿羅漢，斯等心惑亂**(此與前五無間種性偈語同)。**禪者禪及緣，斷知見真諦**(唐云禪者禪所緣，斷惑見真諦)，**此見妄想量，若覺得解脫。**

通曰：前五無間種性，先頌四果，後頌佛乘，以為究竟，與此篇長行大意略同。而偈乃先頌超禪，次及四果，示以解脫之方，亦從橫言之，再申前旨云耳。四無量，即慈悲喜捨。四無量心，乃廣果天人，為除眾生嗔惱不悅憎愛故，修此四心，所謂異生有漏禪，非同佛之四無量心也。彼聲聞乘所修四禪四無量無色定，乃至一切受想滅定，便以為得果，總不離自心所現妄想心量。若通達唯心現量者，一切本來無有，如彼得果得禪，九次第定，皆不可得，此正意也。前云亦無有心量，似乎無心量耳。此云心量彼無有，但彼以為無，而實未嘗無也，意亦微婉。四果人心非惑亂，謂於惑亂處求遠離，即有對待，是亦惑亂也。故其所得禪定，及禪定所緣之法，有能有所，不離知見分別。知即是惑，斷知斷惑，善見禪趣，雖證真諦，猶落偏空。此則妄想心量，不離妄見，取涅槃相。彼雖自謂能離生死，以為解脫，其實未得一切解脫。何以故？彼無人我見縛，尚有法我見縛。若能覺知心量本

無所有，自心所現得果之相，是妄非真，即能超乎心量，得大解脫矣。既超心量，即超四果，是之謂超禪。佛果。勤謁張無盡，劇談華嚴旨要曰：華嚴現量境界，理事全真，初無假法，所以即一而萬，了萬為一，一復一，萬復萬，浩然莫窮。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卷舒自在，無礙圓融。此雖極則，終是無風市市之波。公於是不覺促榻。勤遂問曰：到此與祖師西來意為同為別？公曰：同矣。勤曰：且得沒交涉。公色為之慍。勤曰：不見雲門道：山河大地無絲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向上全提時節。彼德山、臨濟豈非全提乎？公乃首肯。一日，復舉事法界、理法界至事理無礙法界，勤又問：此可說禪乎？公曰：正好說禪也。勤曰：又不然，正是法界量裏在。蓋法界量未滅，若到事事無礙法界，法界量滅，始好說禪。如何是佛？乾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是故真淨偈曰：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猪頭，口誦淨戒。趁出婬房，未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公曰：美哉之論，豈得易聞乎？明此，則超自心現量之玄旨可默識矣。

復次，大慧！有二種覺，謂觀察覺，及妄想相攝受計著建立覺(唐云謂觀察智及取相分別執著建立智)**。大慧！觀察覺者，謂若覺性自性相選擇，離四句不可得，是名觀察覺。大慧！彼四句者，謂離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是名四句。大慧！此四句離，是名一切法**(唐云是故說言一切法離)**。大慧！此四句觀察一切法，應當修學。**

通曰：上言愚夫行所禪，只欠一覺字，故曰若覺得解脫。此言觀察相義。禪有二種覺，謂觀察覺，及取相分別執著建立覺。二覺並舉者，正欲禪者，捨邪覺而歸正覺也。所謂觀察覺者，為覺一切法性自性相，本來空寂，了不可得。云何不可得？為選擇離四句不可得。彼二乘人自相共相，外道自他俱相，總不出四句建立。若一一推求選擇，此諸法體，畢竟非有，畢竟非無，畢竟非亦有亦無，畢竟非非有非無，離一異斷常亦如是。四句俱離，未有一法真實可得，是名觀察覺。此觀察覺，即般若智。不但觀人無我，并觀法無我。不但煩惱障淨，并所知障亦淨。故四句離，即一切法離。超過三界所有法，即超過自心現量。所謂若覺得解脫者，此覺是也，應當修學。百丈云：此語是諸人本有，諸佛菩薩喚作示珠人，從來不是箇物。不用知渠解渠，不用是渠非渠。但割斷兩頭句，割斷有句不有句，割斷無句不無句。兩頭迹不現，兩頭捉汝不著，量數管汝不得。不是欠少，不是具足。非凡非聖，非明非暗。不是有知，不是無知。不是繫縛，不是解脫，不是一切名目。何以不是實語？若為雕琢虛空，作得佛相貌。若

為說道虛空，是青黃赤白作得。如云：法無有比，無可喻故。法身無為，不墮諸數。故云：聖體無名不可說，如實理空門難湊。喻如太末蟲，處處能泊，唯不能泊於火燄之上。眾生亦爾，處處能緣，唯不能緣於般若之上。此觀察覺，即如火燄，眾法所不能緣。故能選擇，離四句不可得。

大慧！云何妄想相攝受計著建立覺？謂妄想相攝受，計著堅濕煖動不實妄想相，四大種宗因相譬喻，計著不實建立而建立，是名妄想相攝受計著建立覺。是名二種覺相。

通曰：在佛有實智，有權智。此觀察覺，即實智也。此取相分別執著建立覺，似權智而非也。權智通乎眾生種種分別，要以不離自性為宗，雖權亦實也。若彼外道不覺性自性相了不可得，妄計諸法實有自性，於彼堅濕煖動四大種性虛妄不實者，取相執著，妄生分別，建立為宗。見其有者執為常，以常為宗；見其無者執為無常，以無常為宗。如外道妄計執聲為常，於聲明中立量云：聲是有法，定常為宗。因云：所作性故，同喻如虛空。然而虛空非所作性，則因上不轉，引喻不齊，立聲為常不成。若佛法中聲是無常，故立量云：聲是有法，定無常為宗。因云：所作性故，同喻如瓶盆。即以其說破之。大都妄想計度，不離塵境，其所為宗者非實宗，所謂因者非實因，所謂喻者皆妄喻也。計著不實建立，而建立此四句法，同於兔角，原非實有。攝受計著，豈不是妄？如此覺者，非正覺也。若知此覺是妄，必求進於觀察覺而後可。百丈云：不一不異，不斷不常，不來不去，是生語，自是出轍語句。不明不暗，不佛不眾生，總與麼也。來去斷常，佛與眾生，是死語。徧不徧，同異斷常等，是外道義。般若波羅蜜，是自己佛性。若守住自己知覺，又成自然外道，不用守。如今鑑覺，不用別求佛。若更別求，又屬因緣外道。此土初祖云：心有所是，必有所非。若貴一物，則被一物惑。若重一物，則被一物惑。信被信惑，不信又成謗。莫貴莫不貴，莫信莫不信，佛亦不是無為。雖不是無為，又不是冥漠，猶如虛空。佛是大身眾生，鑑覺清淨，貪嗔鬼捉他不著。故鑑覺清淨者，名觀察覺。心有所是者，名取相分別覺。此二覺固有辨

若菩薩摩訶薩成就此二覺相、人法無我相，究竟善知方便無所有覺，觀察行地得初地(唐云知此智相即能通達人法無我，以無相智於解行地善巧觀察入於初地)**，入百三昧得差別三昧，見百佛及百菩薩，知前後際各百劫事，光照百剎土，知上上地相，大願殊勝神力自在法雲灌頂，當得如來自覺地，善繫心十無盡句成熟眾生，種種變化光明莊嚴，得自覺聖樂三昧正受。**

通曰：成就二覺相者，非二俱成就，第照破妄想覺，成就觀察覺耳。四句既離，得法無我，人法無我，究竟方便無所有，非一向是無也。即以此無相智，觀察解行地，所謂信住行向，一一善巧觀察，入於初地，得百三昧，依勝三昧力故，而得證入。攝論云：菩薩入初地時，證十百明門，於一剎那頃，一證百三摩地，二以淨天眼見百佛國，三以神通力能動百佛世界，四能往百佛剎教化眾生，五能以一身化百類身形，令有情見，亦能成就百類所化有情，七若為利益，能留身住世百剎，八能知前後際百剎事，九能以智慧入百法明門，洞達曉了，十能以身觀百類眷屬。餘地倍倍增勝，由初地而上，以大願殊勝力，神通自在力，漸次增進，至法雲地，名灌頂菩薩，當紹佛位，得等玅二覺地。善係心十無盡句者，所謂眾生界無盡、世界無盡、虛空界無盡、法界無盡、涅槃界無盡、佛出現無盡、如來智無盡、心所緣無盡、佛智所入無盡、轉法輪智無盡，皆以無功用行，廣度眾生，令其成熟。由是種種變化，為化身佛；光明莊嚴，為報身佛；得自覺聖樂三昧正受，為法身佛；三身成就，即如來自覺地也。前大慧所問，度諸地相，究竟通達，得諸如來不思議究竟境界，如眾色摩尼，善能饒益一切眾生。此答略盡。百丈云：觸惡住惡，名眾生覺；觸善住善，名聲聞覺；不住善惡二邊，不依住將為是者，名二乘覺，亦名辟支佛覺；既不依住善惡二邊，亦不作不依住知解，名菩薩覺；既不依住，亦不作無依住知解，始得名為佛覺。如云：佛不住佛，名真福田。若於千萬人中，忽有一人得者，名無價寶，能於一切處為導師。無佛處云是佛，無法處云是法，無僧處云是僧，名轉大法輪。只此數句，該盡此篇微旨。

復次，大慧！菩薩摩訶薩當善四大造色。云何菩薩善四大造色？大慧！菩薩摩訶薩作是覺，彼真諦者四大不生，於彼四大不生作如是觀察，觀察已覺名相妄想分齊，自心現分齊外性非性，是名心現妄想分齊，謂三界(唐云觀彼諸大種真實不生，以諸三界但是分別，唯心所現無有外物)**。觀彼四大造色性，離四句通淨，離我我所，如實相自相分段，住無生自相成**(唐云住如實處成無生相)。

通曰：因上言外道計著四大種，建立宗、因、喻三支法不實，謂非真如實際分齊也。故教菩薩修學觀察，覺當善四大造色，不當於四大觀四大，而當於真諦觀四大也。彼真如實際中，一物不有四大，本自不生四大。既本不生四大，從何造色而有四塵相乎？作如是觀察已，即覺知四大名相妄想分齊，即是自心現量分齊。以見外塵無有實物，唯是一心所現，謂三界種種名相，但是名字分別心見，是名自心所現妄想分齊。如是觀時，外性非有，四大原無，大種所造，悉皆性離。所謂三界離於四大及塵相見，了無

自性可得，即真實不生，何所容建立四句法乎？超過四句見，見清淨法，即無能造四大者而為之我，亦無所造四大者而為之我所。離我我所，分別俱泯，即住於真如實際自相法中。所云住如實自相法中者，謂住於建立諸法分段生死法中。如實自相本自不生，分段生死雖生而不生，不必撥無四大，而無生自相成於其中矣。即四大非四大，故曰善四大造色。僧問紫玉山道通禪師：如何出得三界去？師曰：汝在裏許多少時也？曰：如何得離？師曰：青山不礙白雲飛。必如是見得，方可語善四大造色矣。

大慧，彼四大種，云何生造色？謂津潤妄想大種，生內外水界；堪能(魏云煖增長力)**妄想大種，生內外火界；飄動妄想大種，生內外風界；斷截色**(唐云色分段)**妄想大種，生內外地界；色及虛空俱，計著邪諦，五陰集聚，四大造色生。大慧，識者，因樂種種跡境界故，餘趣相續。大慧，地等四大及造色等，有四大緣，非彼四大緣。所以者何？謂性形相處所作方便，無性大種不生。大慧，性形相處所作方便和合生，非無形**(唐云何以故。謂若有法有形相者，則是所作，非無形者)**。是故四大造色相，外道妄想非我。**

通曰：善四大造色者，以真諦觀察，四大本自不生。不善四大造色者，以邪諦計著，謂四大能生能造色。不知四大為所生而非能生也，四大為所造而非能造也。若以妄想分別，謂津潤成水，炎盛成火，飄動成風，色質成土，內為正報，外為依報，四大於是乎生，是以濕潤等為能造也。此係妄想分別，以色共虛空生內外相，由執著虛妄內外邪見。如外道所執邪諦，謂從神我為冥初生諦，從冥生覺，從覺生我心，從我心生五塵，從五塵生五大，從五大生十一根。所云五大，即四大及虛空也。所云十一眼，即五陰也。彼謂五大生十一根，是以色及虛空和合，而五陰積聚之相，從四大造色生也。五陰中色陰，四大合成，猶可言造。受想行識四陰，本非色也，豈四大所能造乎？且五陰中識陰者，因愛樂六塵種種有跡境界，黏湛發知，貪著不捨，故於餘趣受生，感依正報，相續不斷。是識能於餘趣生四大，非四大能於餘趣相續也。若識果由四大造色生者，其色滅時，識應興之俱滅，誰為餘趣相續輪轉不息乎？由此言之，彼地等四大，及所造五蘊中色法等，自有與彼為緣者，非彼四大能自為緣也。四大由八法成就，堅濕煖動為能，色香味觸為所，皆以妄想為因，四大緣之而起，循業發現，皆由於識。是識能帶業而生色，非色能鑿空而生識也。色不能生識，其不能自為緣而造色也審矣。四大所以不能造色者，其故何也？謂於四大津潤等性，色相各別等形，及所造作等方便，求其自性，皆不可得。四大本無情之物，無情既無種，

無性亦無生，故曰大種不生。既本不生，誰為能造？即使能造，彼有性形相處者，可以所作方便和合而生，非能生無形者。若受想行識固無形者，豈性形相處所作方便有形之法而能生乎？既不能生無形者，亦必不能生有形者。故謂五陰集聚，四大造色生，是外道妄想相攝受計著，不實建立而建立，非我四大不生，作如是觀察覺之謂也。僧問臨濟：如何是四種無相境？濟曰：你一念心疑，被地來礙；你一念心愛，被水來溺；你一念心嗔，被火來燒；你一念心喜，被風來飄。若能如是辨得，不被境轉，處處用境，東湧西沒，南湧北沒，中湧邊沒，邊湧中沒，履水如地，入地如水。緣何如此？為達四大如夢如幻故。道流，你祇今聽法者，不見你四大，能用你四大。若如是見得，便乃去住自由。臨濟洞見真諦，了達四大如夢如幻，不為四大所礙，是真能住如實法中者。

復次，大慧！當說諸陰自性相。云何諸陰自性相？謂五陰。云何五？謂色、受、想、行、識。彼四陰非色，謂受、想、行、識。大慧！色者，四大及造色各各異相。大慧！非無色有四數如虛空，譬如虛空過數相離於數，而妄想言一虛空。大慧！如是陰過數相離於數，離性非性，離四句數相者，愚夫言說，非聖賢也。大慧！聖者如幻，種種色像離異不異施設；又如夢、影、士夫身，離異不異故。大慧！聖智趣同陰妄想現(魏云如聖人智修行分別見五陰虛妄，唐云不了聖智所行境故見有諸陰分別現前)**，是名諸陰自性相。汝當除滅，滅已說寂靜法，斷一切佛剎諸外道見。大慧！說寂靜時，法無我見淨，及入不動地；入不動地已，無量三昧自在，及得意生身，得如幻三昧，通達究竟力明自在，救攝饒益一切眾生。猶如大地載育眾生，菩薩摩訶薩普濟眾生亦復如是。**

通曰：因上言五陰集聚，四大造色生，是外道計著邪諦。四大本自不生，前已明悉；五陰亦本非有，今當說之。色謂四大及所造色。四大，外四大也；造色，內四大也。此諸相各異，彼此不相同。色若依四大生者，依地、水則違火、風，依火、風則違地、水，四大固不能生色也。非色四蘊無有形相，猶如虛空，云何得成四種數相？本無四數而名為四蘊者，譬如虛空超過數相，非數之所能盡；本離於數，非數之所可及。但以虛妄分別，言此是虛空，但一虛空耳。如是無色四陰亦過於數相，離於數相，離於有無，離於四句，了無數相可得，而妄想分別，謂此是受，此是想，此是行，此是識，其實本無四陰也。此於非數相中作數相會，不達真空理趣，乃愚夫言說，非聖賢真諦覺也。若聖智觀察現前種種色像如幻不實，所謂了達緣生無性，其體皆空，不於色

像上作一異等見，唯依假名施設，說諸相如幻耳。云何離異不異？如夢中士夫之身，又如鏡中士夫之影。以為異，則體本無二，固非異也；以為不異，則真妄歷然，又非不異也。故說如幻無別所有，如聖人智所行境界，見色如幻，亦同非色四陰虛妄分別現耳。若見有諸陰分別現前，其何以語智乎？故以虛空例非色四陰，但以虛妄立名，此非色四陰自性相也。除滅數量，即本虛空。以非色四陰例色陰，但如幻事，唯假施設，此色陰自性相也。除滅幻境，亦本虛空。汝等能離五陰虛妄分別之相，當體即是寂滅。既證無生，即能說寂靜之法。所謂寂靜者，不離生滅，證不生滅，非同外道離生滅法，而別有所謂寂靜者也。故能斷一切剎諸外道邪見。外道邪見，但得人無我，未得法無我，固為不淨之見。今說寂靜法時，不但得法無我，即有法無我見，亦消融清淨，入於第八不動地。既入八地已，證後得智，無量三昧自在，得意生身，隨意所往，得如幻三昧，變現無窮，神通三明，十力自在，通達究竟。以慈悲願力，饒益眾生，當救護者救之，當攝受者攝之。猶如天地載育萬物，無不持載，無不發育。普濟眾生，亦如是也。只為眾生為五陰所覆，不得出身之路。菩薩照見五陰皆空，故能度一切苦厄。豈如外道躭寂滅樂，而無濟生之心者乎？永嘉云：明知一念之中五蘊者，謂歷歷分明，即是識陰；領納在心，即是受陰；心緣此理，即是想陰；行用此理，即是行陰；穢污真性，即是色陰。此五陰者，舉體即是一念。一念者，舉體即是五陰。歷歷見在一念之中，無有主宰，即是人空慧。見如幻化，即是法空慧。如永嘉所言，人空法空，暗與此經符，宜乎為六祖所重。

復次，大慧！諸外道有四種涅槃。云何為四？謂：性自性非性涅槃，種種相性非性涅槃，自相自性非性覺涅槃，諸陰自共相相續流注斷涅槃。是名諸外道四種涅槃，非我所說法。大慧！我所說者，妄想識滅，名為涅槃(唐云分別爾燄識涅名為涅槃)。

通曰：因上言說寂靜法，斷一切佛剎諸外道見，故說諸外道邪見有四種涅槃。雖似於寂靜，非我所說法也。四者云何？一自體相涅槃，謂諸法自性無性，即冥諦也。二種種相有非有涅槃，彼計四大種有已還滅，是以滅相為涅槃也。自他相滅，猶有覺存。三自覺相性非性涅槃，彼計微塵自相而有知覺，草木為人無知而有知，人為草木有知而無知，是以滅覺為涅槃也。知覺體滅，流注猶存。四於諸陰自共相斷并相續流注亦斷涅槃，五陰各有自體即是自相，同一陰體即是共相。八識流轉自無始以來是滅不得者，彼謂相續滅流注亦滅，是以滅識為涅槃也。如上種種相涅槃，但色陰滅耳。覺自相涅槃，但想陰滅耳。自體性涅槃，但受陰滅

耳。相續流注斷涅槃，但行陰滅耳。彼見相續識斷，便謂無始流注亦斷。以滅研窮，於無盡中發宣盡性，皆妄想分別，有涅槃相可得，實不出識陰區宇，非我所說真涅槃也。我所說真涅槃者，即彼種種取相妄想分別，未離乎識者，消滅淨盡，乃名涅槃。前云：證自智境界，轉所依藏識為大涅槃。又云：一切識自性習氣藏意，意識見習轉已，我及諸佛說名涅槃。前云轉，此云滅，惟轉斯滅，惟滅斯轉，先後一轍，當善會之。肅宗問忠國師：百年後所需何物？師云：與老僧作箇無縫塔。帝云：請師塔樣。師良久云：會麼？帝云：不會。師云：吾有付法弟子耽源，却諳此事。後帝詔耽源問：此意如何？源曰：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瑠璃殿上無知識。天童頌云：孤迥迥，圓陀陀，眼力盡處高峨峨。月落潭空夜色重，雲收山瘦秋容多。八卦位正，五行氣和，身先在裏見來麼？南陽父子兮却似知有，西竺佛祖兮無如奈何。了此則知佛所說涅槃相矣。

大慧白佛言：世尊！不建立八識耶？佛言：建立。大慧白佛言：若建立者，云何離意識非七識？佛告大慧：彼因及彼攀緣故，七識不生。(唐云：云何但說意識滅非七識滅？佛告大慧：以彼為因及所緣故，七識俱生。)**意識者，境界分段計著，生習氣，長養藏識。意俱我、我所計著，思惟因緣生，不壞身相。**(唐云：意識分別境界起執著時，生諸習氣，長養藏識。由是意俱我、我所執，思量隨轉，無別體相。)**藏識因攀緣，自心現境界，計著心聚生，展轉相因。譬如海浪，自心現境界風吹，若生若滅亦如是。是故意識滅，七識亦滅。**

通曰：佛言妄想識滅，名為涅槃，語意深遠。以虛明融通妄想論，則妄想分別，但屬五識、六識；以幽隱罔象妄想論，則妄想起滅，亦屬七識、八識。八識流注雖不可滅，然轉生滅依不生滅，即為白淨識也。大慧因佛不言轉而言滅，遂疑八識俱可滅，不復建立耶？佛言：八識是如來藏，是滅不得者，故曰建立。若建立者，有八識即有七識，有七識即有六識。八識固不可滅，云何獨說離分別意識，非離七識耶？佛言：以彼八識為因，及彼六識為緣，故七識傳送其間，本無自體，生即不生。其有也，依彼念有則有；其無也，依彼念無則無。故六識緣滅，七識亦滅，非離意識外又離七識也。七識何以與藏識、意識俱耶？意識者，固分別前五分段境界而得名。當分別時，即起計著，生諸習氣，長養於藏識中，是現行熏種子，七識傳送而入，意即與八識俱也。由是意俱，便生我執，因而計著：此是我，不離八識主宰；此是我所，不離六識境界。思量隨轉，由內達外，而因緣生矣！因者，因八識；緣者，緣六識。是以種子熏現行，而意即與六識俱

也。內與八識俱，外與六識俱，無別體相。然有傳送影明，隨六入內外門轉，謂之轉識，亦名七識。若以無別體故，不立七識之名，是壞相也，故曰不壞身相。彼藏識何以為因也？藏識即是自心六塵，乃自心所現相分也。五、六、七識，乃自心所現見分也。因六識攀緣自心所現境界形相分段，即是前五所攝。計著不捨，熏成種子，即是七識所攝。以此積聚於心，即是集起，名之曰心。積聚多生種子於中，不時發生於外，由內熏外，由外熏內，展轉相因，而以藏識為主宰，故謂八識為因，而六識為緣也。譬如海浪然，藏識猶海也，七識猶浪也。意識奔逸六塵，即為境界風所動也。故境界風吹，即見海浪生；境界風息，即見海浪滅。是海本無生滅，因風鼓浪而見浪生浪滅；藏識亦無生滅，因意識逐境而見意生意滅。是故意識滅，七識亦滅。此七識滅，但就半分依攀緣者而言滅耳。若藏識本自不生，故亦不滅；七識半分微細依阿賴耶識者，亦自不生不滅。前言七識不生，此言七識亦滅，互文耳。僧問長沙岑曰：第六、第七識與第八識畢竟無體，云何得名轉第八為大圓鏡智？岑示偈曰：七生依一滅，一滅持七生，一滅滅亦滅，六七永無遷。長沙謂八識亦滅，即是寂滅境界。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我不涅槃性，所作及與相，妄想爾燄識，此滅我涅槃。彼因彼攀緣，意趣等成身，與因者是心，為識之所依。如水大流盡，波浪則不起，如是意識滅，種種識不生。

通曰：外道有四種涅槃，皆有涅槃性可得，總不離所作法，非無相者。我不取涅槃，亦不捨作相，不如彼外道所說，惟妄想分別境識。所謂爾燄識者，皆已滅盡，轉滅虛妄心，證不生滅性，此則我所說涅槃也。然外道涅槃，至謂相續流注亦斷，不知七識可滅，而八識不可滅也。故彼七識，以八識為因，以六識為攀緣。而意趣傳送出入，雖無別體，然意趣轉動處，即是身相。所以與之為因者，八識自心是也。是心乃眾業所集，為諸識之所依止，故七識依之而計著，六識依之而分別，五識依之而攬境。一切萬法，皆從此起，故名之曰如來藏也。如來藏即是涅槃自體，本自不生，故亦不滅。第由意識攬境，遂生計著，念起念滅，無頃刻停。猶如大海波浪，風不息故，浪不息也。長行言浪，此言波；長行止言七識滅，此言種種識不生；長行止言境界風，此言大流盡，皆有深旨。境界風喻六識，浪喻七識，何以又言波？波者，微細浪也。無風帀帀之波，喻微細所知。愚指爾燄識也，有海水故，招境界風，猶有對待在。如水大流盡，本自無水，何處生浪？葢已轉八識為白淨識，轉生滅而依不生滅湛入合湛，已至玅

湛不動之地，故雖有境界風，而浪無自起也。如是意識分別妄想滅，即一切識滅，何但七識不生而已哉？種種識不生，即亦不滅，乃我所說涅槃也。若外道所作及與相，尚不離識自性習氣，其可語真涅槃乎？僧問香嚴：如何是道？嚴曰：枯木裏龍吟。僧云：如何是道中人？嚴云：髑髏裏眼睛。僧舉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霜云：猶帶喜在。僧云：如何是髑髏裏眼睛？霜云：猶帶識在。又問曹山：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山曰：血脉不斷。僧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山曰：乾不盡。僧曰：未審還有得聞者否？山曰：盡大地未有一箇不聞者。僧云：未審龍吟是何章句？山曰：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喪。山以偈示之曰：枯木龍吟真見道，髑髏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辯濁中清？天童拈云：王居門裏，臣不出門，於此悟得喜識俱盡，即是涅槃真境界。

復次，大慧！今當說妄想自性分別通相。若妄想自性分別通相善分別，汝及餘菩薩摩訶薩，離妄想到自覺聖外道通趣，善見覺攝所攝妄想，斷緣起種種相，妄想自性行不復妄想(魏云遠離種種虛妄分別因緣法體相，遠離已不復分別虛妄之相)**。大慧！云何妄想自性分別通相？謂言說妄想、所說事妄想、相妄想、利妄想、自性妄想、因妄想、見妄想、成妄想、生妄想、不生妄想、相續妄想、縛不縛妄想自性分別通相。大慧！云何言說妄想？謂種種妙音歌詠美樂計著，是名言說妄想。**

通曰：上言妄想識滅，名為涅槃。然妄想自性差別相，非可一端而盡，故詳說之。唐云令諸菩薩超諸妄想，證聖智境，知外道法，遠離能取所取分別，於依他起種種相中，不更取著妄所計相。然妄想自性差別相有十二種：一者言說分別；二者所說分別，魏云可知；三者相；四者財，魏云義；五者自體；六者因；七者見；八者理，魏云建立；九曰生；十曰不生；十一曰相續，魏云和合；十二曰縛不縛。總不出言說自性相計著、事自性相計著二種而已。妄想屬六識分別，意根用事。凡夫不離俗諦，向五塵計著妄想；外道不離邪見，向法塵計著妄想；二乘始向真諦，於離塵處計著妄想。不悟真如，總歸於妄。此於言說妄想相獨舉聲塵者，舉一以例其餘。故種種妙音歌詠之聲從口而出者，美好音樂從器而出者，聞之於耳，著之於心，是於言說計著妄想也。玄沙到蒲田縣，百戲迎之。次日問小塘長老：昨日許多喧鬧向甚麼處去也？小塘提起袈裟角，沙云：[鶻- 鳥+頁]挑無交涉。大溈喆云：大溈即不然，或有問，但鳴指一下。法眼別云：昨日有多少喧鬧？法燈云：今日更好笑。天童頌云：夜壑藏舟，澄源著棹。龍魚未知水為命，折筋不妨聊一攪。玄沙師小塘老函蓋箭

鋒，探竿影草。潛縮也，老龜藏蓮；遊戲也，華鱗弄藻。此諸尊宿於喧鬧場中發明向上事，可謂即妄即真。

大慧！云何所說事妄想？謂有所說事自性，聖智所知，依彼而生言說妄想，是名所說事妄想。（魏云：謂作是思惟：應有前法實事之相，聖人修行，知依彼法生於言語。如是分別，是名可知分別。）

通曰：言說妄想，但於言音美好而生計著。然言說者，必有所指之事。今棄其言說，而於事上計著妄想，謂有所說實事之相。一切聖智修行，知依彼法而生言說，如所謂菩提、涅槃、真如、佛性、第一義諦、出世等法，以為實有自性。如是分別，是名所說事妄想。臨濟云：世出世諸法，皆無自性，亦無生性，但有空名，名字亦空。你秖麼認他閑名為實，大錯了也。設有，皆是依變之境。有箇菩提依、涅槃依、解脫依、三身依、境智依、菩薩依、佛依，你向依變國土中覓甚麼物？乃至三乘十二分教，皆是拭不淨故紙。佛是幻化身，祖是老比丘，你還是娘生已否？你若求佛，即被佛魔攝；你若求祖，即被祖魔縛；你若有求皆苦，不如無事。此可為所說事妄想者炯戒。

大慧！云何相妄想？謂即彼所說事，如鹿渴想，種種計著而計著，謂堅濕煖動相一切性妄想，是名相妄想。

通曰：所謂事妄想者，唯於事上計著事，有無相邊事，亦有有相邊事。此所云相妄想者，即彼所說事中，堅、濕、煖、動四大種相，種種計著，執為實有。如春時陽燄，本非水也，而渴鹿見之，生於水想，奔逐貪著。所謂求火光明，樂水清淨，愛風周流，觀塵成就。於堅、濕、煖、動一切諸法，執有自性，但於有相法中，種種計著，妄想分別，非所計而計，非所著而著，是名相妄想也。臨濟云：無佛可求，無道可成，無法可得。外求有相佛，與你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道流！真佛無形，真道無體，真法無相，三法混融，和合一處，辨既不得，喚作忙忙業識眾生。此可知著相妄想者，真外道邪見也。

大慧，云何利妄想？謂樂種種金銀珍寶，是名利妄想。

通曰：世諦凡夫惟貪聲等五塵，故以金銀珍寶為利。真諦二乘惟貪法塵，故以聖智所證為寶。邪見外道雖不同於凡夫之貪，亦不能如二乘所證，寶非所寶，利非所利，而總歸於妄也。僧問雲居膺禪師：山河大地從何而有？膺曰：從妄想有。僧曰：與某甲想出一錠金得麼？膺便休去，僧不肯。後雲門拈云：已是葛藤，不能折合得，待伊道想出一錠金得麼？拈拄杖便打。此正是斷妄想利器，較休去更利。

大慧！云何自性妄想？謂自性持此如是不異惡見妄想，是名自性妄想。（唐云謂以惡見如是分別此自性決定非餘。）

通曰：自性妄想，即妄想自性也，蓋指六識而言。外道以六識力量最大，能持一切法，故其妄想分別，於不可執著者妄有執持，專念有法自體形相，曰此法如是，曰此法不異，此非正見分別，乃惡見所噬，牢不可破，於妄想自性中存我見也，故曰自性妄想。玄沙云：更有般說昭昭靈靈，靈臺智性，能見能聞，向五蘊身田中作主宰，恁麼為善知識大賺人。知麼？我今問汝，若認昭昭靈靈是汝真實，為甚麼瞌睡時又不成昭昭靈靈？若瞌睡時不是，為甚麼有昭昭時？還會麼？這箇喚做認賊作子，是生死根本，妄想緣氣。汝欲識根由麼？我向你道昭昭靈靈，秖因前塵色聲香等法而有分別，便道此是昭昭靈靈。若無前塵，汝此昭昭靈靈同於龜毛兔角，仁者真實在甚麼處？此可知妄想無自性也。彼惟執有自性，故名惡見。

大慧，云何因妄想？謂若因、若緣，有無分別因相生，是名因妄想。

通曰：外道妄計一切法皆有生因，或計為有因若緣生，或計為無因若緣生，於因緣法中分別有無，是謂異因。以有無因相能生一切法，而生於分別，故曰因妄想。昔疎山到溈山懶安處，便問：承師有言：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忽然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溈山呵呵大笑。疎山云：某甲四千里賣布單來，和尚何得相弄？溈喚侍者：取錢還這上座。遂矚云：向後有獨眼龍為子點破去在。後到明，招舉前話，昭云：溈山可謂頭正尾正，只是不遇知音。疎便問：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昭云：更使溈山笑轉新。疎於言下有省，乃贊溈山：元來笑裏有刀。天童頌云：藤枯樹倒問溈山，大笑呵呵豈等閑？笑裏有刀窺得破，言思無路絕機關。悟此因緣，則彼外道有無分別者，真可付之一笑。

大慧，云何見妄想？謂有無、一異、俱不俱惡見，外道妄想，計著妄想，是名見妄想。

通曰：外道六大師各持所見，總不離有無四句、一異四句、斷常四句，皆於妄法而生計著，見其偏而不見其全，見其妄而不見其真，故名之曰見妄想。黃檗云：凡夫不趣道，唯恣六情，行六道。學道人一念計生死，即落魔道；一念起諸見，即落外道；見有生，趣其滅，即落聲聞道；不見有生，唯見有滅，即落緣覺道。法本不生，今亦不滅，不起二見，不忻不厭，一切諸法唯是一心，然後乃為佛乘也。

大慧！云何成妄想？謂我我所想，成決定論，是名成妄想(魏云於五蘊中取我我所相說虛妄法)。

通曰：前百八句，成為有幾種，唐云道理。有幾種，此成妄想，唐云理分別。是成之為言，雖不可語成自性，亦近於理。故彼所

計五陰為我，四大為我所，似有一定之理，成決定論。然五陰四大，皆虛妄不實，故名之曰成妄想。黃檗云：學道人莫疑四大為身，四大無我，我亦無主，故知此身無我亦無主。五陰為心，五陰無我亦無主，故知此心無我亦無主。六根、六塵、六識，和合生滅，亦復如是。十八界既空，一切皆空，惟有本心，蕩然清淨。由黃檗言無我我所，方可成決定論也。

大慧，云何生妄想？謂緣有無性生計著，是名生妄想。

通曰：外道不了外性非性，第於因緣所生法妄計有無，或以為有因生，或以為無因生，若有若無，皆從緣生，妄想計著，實有生相可得。前於因計因，此於因計生，因者其生之始，生者其因之成也。生從因緣生，滅從因緣滅，本無自性，於此分別以為性生，真是妄想。石霜初在溈山作米頭，一日篩米次，溈山曰：施主！物莫拋撒。霜曰：不拋撒。溈於地上捨得一粒，曰：汝道不拋撒，這箇是甚麼？霜無對。溈又曰：莫輕這一粒，百千粒從這一粒生。霜云：百千粒從這一粒生，未審這一粒從甚處生？溈呵呵大笑，歸方丈。溈至晚上堂曰：大眾！米裏有蟲，諸人好看，若究竟得這一粒生處，即不名妄想矣。

大慧！云何不生妄想？謂一切性本無生，無種因緣生無因身，是名不生妄想。（唐云：謂計諸法本來不生，未有諸緣而先有體，不從因起。）

通曰：凡夫止憑六識用事，一向逐境外道建立冥諦，推之不見其始，引之不見其終，謂一切法本來不生。徒見八萬劫來世界眾生皆無因自有，以無種故，未有諸緣而先有體始生，固無因也。但依外因緣法而生有果身，其果不從因起，是無因身也。因既無種，因本不生；身既無因，果亦不生。故謂一切法本來不生，是撥無因果斷見外道也。所云不生者，執有不生之體在，非於生滅法中而見其不生也，故曰不生妄想。圜悟引三祖信心銘云：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若向這裏道無佛無法，又打入鬼窟裏去。古人謂之解脫深坑，本是善因而招惡果。所以道：無為無事人，猶遭金鎖難也。須窮到底始得。若向無言處言得，行不得處行得，方可有轉身一路。

大慧！云何相續妄想？謂彼俱相續如金縷，是名相續妄想。（唐云：謂此與彼遞相係屬，如針與線。）

通曰：上言不生妄想是斷見，此相續妄想是常見。謂彼俱相續如金縷者，彼指八識、六識，即上彼因、彼緣之彼也；俱指七識，即上意俱之俱也。彼與此遞相繫屬，謂七識內依八識、外依六識，展轉相因，如針與線，針不離線、線不離針，傳送出入，相續不斷。此喻於相續識更切，如以金為縷，縷即金、金即縷，相

識不斷，亦是和合之義也，故名相續妄想。真歇了禪師問僧：瑠璃殿上玉女擲梭，明甚麼邊事？曰：回互不當機。師曰：還有斷續也無？曰：古今不曾間。師曰：正當不曾間時如何？僧珍重便出。又同安敏禪師初參洞山，問：諸聖以何為命？山曰：以不間斷。師曰：還有向上事也無？山曰：有。師曰：如何是向上事？曰：不從間斷。師於言下有省。是二尊宿深明相續玅旨，故不名妄。

大慧！云何縛不縛妄想？謂縛不縛因緣計著，如士夫方便若縛若解，是名縛不縛妄想。(唐云謂執因能縛而有所縛，如人以繩方便力故縛已復解。魏云如人方便結繩作結，結已還解。)

通曰：前十一種妄想屬凡夫外道，此一種妄想屬二乘。以二乘不達煩惱性空，故以煩惱為縛，而以涅槃為脫，總不出識陰區宇。楞嚴敘五十種陰魔，而以二乘終之，亦是此意。縛不縛因緣。以十二因緣論，無明緣行乃至老死是縛，無明滅盡至老死滅盡是不縛。以四諦論，苦集是縛，道滅是不縛。其所云縛者，有能有所，因有能縛而有所縛。如人結繩作結，繩者其能縛，而結者其所縛也。以大梵天士夫方便力故，苦樂二亡，結已還解。此但於因緣法中虛妄計著，有若縛者，有若解者，非真解脫可比，故名縛不縛妄想。僧問忠國師：如何是解脫？師曰：諸法不相到，當處解脫。曰：恁麼即斷去也。師曰：向汝道諸法不相到，斷甚麼？又僧問石頭：如何是解脫？頭曰：誰縛汝？問：如何是淨土？頭曰：誰垢汝？問：如何是涅槃？頭曰：誰將生死與汝？若於此等句得徹，即可知真解脫境界。

於此妄想自性分別通相，一切愚夫計著有無。大慧！計著緣起而計著者，種種妄想計著自性，如幻示現種種之身，凡夫妄想見種種異幻(唐云於緣起中執著種種妄想自性，如依於幻見種種物，凡愚分別見異於幻)**。大慧！幻與種種非異非不異，若異者幻非種種因，若不異者幻與種種無差別而見差別，是故非異非不異。是故大慧！汝及餘菩薩摩訶薩，如幻緣起妄想自性，異不異有無莫計著。**

通曰：此上妄想自性，分別通相，總不出於有無二種，不離前境生滅之法。愚夫無智，妄以為實，於中計著有無，良由不知一切如幻也。彼一切有無諸法，乃依他緣起者。於依他緣起中，偏計有無諸法，執著種種妄想自性。是妄想自性，依緣起自性而生，如依於幻，示現種種之身。當緣起時，無中生有，與幻無異，及緣生種種事物。凡夫無智，妄想分別，便以無實，如見種種之身，為異於幻，以為實有。要之，緣起無性，妄想亦無性；依他無性，偏計亦無性。一切如幻，何於種種計著，以為實境乎？彼

凡愚分別，見異於幻者，不知幻與種種，非異非不異也。若果異者，幻即非種種因。種種事物，應別有因，不從幻出。今種種因幻而現，故知非異也。若果不異者，幻即於種種無差別，不應異見。然而此是幻，此是種種，而見差別，故知非不異也。汝等菩薩，當知緣起如幻，不應於幻出種種，作異不異有無妄想計著。斯於外道通趣善見，遠離能所妄想，到自覺聖智境界矣。毗婆尸佛偈曰：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象。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尸棄佛偈曰：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風，幻出無根無實性。毗舍浮佛偈曰：假借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七佛如來皆談如幻法，故世尊亹亹言之不厭。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心縛於境界，覺想智隨轉，無所有及勝，平等智慧生。

通曰：十二妄想中，惟縛不縛妄想，證偏空理，猶存二見，不能得平等智，故佛以勝解脫明之。彼一切境界，皆自心所現，以自心見分，緣自心相分，貪著不捨，便為所縛。而二乘人有覺想智，即隨彼境界而生，隨縛隨轉，一切斷滅，不為所縛，而歸於無所有。然非無所有最勝處也，為彼滅諸境界，而證涅槃，故其解脫為劣。惟以自心無所有智，洞觀一切，本無所有，即境界非境界，不離一切，證無所有，方名最勝無所有也。境界本自非有，何從為縛？既無所縛，何從為脫？無縛無脫，心境如如，一切平等，是之謂正智，故曰平等智慧生也。彼縛於境者，境常礙心，固不得平等；不縛於境者，心未妄境，亦不得平等。惟無所有最勝處，心即為境，境即為心，乃得稱平等智也。黃檗云：凡夫皆逐境生心，心遂忻厭。若欲無境，當無其心。心妄即境空，境空即心滅。若不忘心，而但除境，境不可除，秖益紛擾。故萬法唯心，心亦不可得，復何求哉？學般若人，不見有一法可得，絕意三乘，唯一真實，不可證得，謂我能證能得，皆增上慢人也。法華會上，拂衣而去者，皆斯類也。故佛言：我於菩提，實無所得，默契而已。黃檗此語，與此偈大旨，若合符節。

妄想自性有，於緣起則無，妄想或攝受，緣起非妄想。(唐云：在妄計是有，於緣起則無，妄計迷惑取，緣起離分別。)**種種支分生，如幻則不成，彼相有種種，妄想則不成。彼相則是過，皆從心縛生，妄想無所知，於緣起妄想。此諸妄想性，即是彼緣起，妄想有種種，於緣起妄想。**

通曰：前四句偈，頌縛脫義，已該一篇之大旨。此前八句偈，頌能作如幻觀者，即得解脫。次八句偈，頌不能如幻觀者，即不得解脫。為於妄想自性，有達有不達故也。妄想何以如幻耶？觀妄

想於遍計，則妄想是有，如依藤計蛇。觀妄想於緣起，則妄想是無，如知藤非蛇。妄計什以是有？為迷惑前境，攝受計著，故見其有。緣起何以是無？為不知他力生，離於分別，故見其無。惟緣起非妄想，則妄想無根故。種種緣生法，如十二因緣，各有支分，皆非真實。如幻人作幻事，非是實者，雖有所生，不成就其有也。何以不成就其有？彼緣生之相，雖現有種種支分，然屬妄想分別。妄無自性，當體即空，故彼相不成，雖生猶不生也。相本不成，而以如幻觀之，乃可稱智。彼著於相者，以為實有如是之法，則是無始以來虛妄之過，從心縛境界而生。境不縛心，而心縛於境，故成其過。以妄計者無智，不了緣生如幻，乃於緣起法中，妄想分別，計有計無。不知此諸妄想體，即是緣起法。緣起離分別，妄想亦離分別。若知離分別者，即一切無妄想可也。彼愚妄想有種種支分，第於緣起法中妄生分別，以境為緣，以心為想，計著有無一異，以境界自縛，何由得解脫乎？故緣起非妄想，則妄想即是真如；於緣起妄想，則真如翻為名相。唯得平等智者，可以離此過矣。臨濟云：大德！四大色自是無常，乃至脾、胃、肝、膽、毛、髮、爪、齒，唯見諸法空相。你一念心歇得處，喚作菩提樹；你一念心不能歇得處，喚作無明樹，無明無始終。你若念念心歇不得，便上他無明樹，便入六道四生，披毛戴角；你若歇得，便是清淨身界；你一念不生，便是上菩提樹，三界神通變化，意生化身，法喜禪悅，身光自照，思衣羅綺千重，思食百味具足，更無橫病。菩提無住處，是故無得者。道流！大丈夫漢更疑箇什麼？目前用處更是阿誰？把得便用，莫著名字，號為玄旨，與麼見得無嫌底法。古人云：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道流！如禪宗見解，死活循然，參學之人大須子細。

世諦第一義，第三無因生，妄想說世諦，斷則聖境界。譬如修行事，於一種種現，於彼無種種，妄想相如是。譬如種種翳，妄想眾色現，翳無色非色，緣起不覺然。譬如鍊真金，遠離諸垢穢，虛空無雲翳，妄想淨亦然。無有妄想性，及有彼緣起，建立及誹謗，悉由妄想壞。妄想若無性，而有緣起性，無性而有性，有性無性生。依因於妄想，而得彼緣起，相名常相隨，而生諸妄想。究竟有成就，則度諸妄想，然後智清淨，是名第一義。

通曰：上言無所有及勝平等智慧生。所謂平等者，世諦即是第一義，第一義即是世諦。不斷世諦，而真如實際即住其中，是之謂第一義也。若外道所云無所有者，但計著無因生。第一從冥初生覺，第二從覺生我心，第三從我心生色聲香味觸等。不知緣起根

本，而究竟歸於冥諦，以為無因生，實出於二諦之外。然凡夫妄想著於塵境，說名世諦。世諦相自有，非無因生也。若斷妄想，世諦證於寂靜，斯則自覺聖智境界。聖境界自真，亦非無因生也。何以斷妄想耶？以諸妄想本無性故。譬如修行觀想之事，若觀青時，天地萬物皆青，乃至黃赤白等皆然。於一色法，隨心轉變，現種種相。然其所現者，由觀想成，於彼實無種種之相，非有而現有，故名之曰妄想相也。妄想本非實有，何謂依緣起而生耶？譬如翳目人，於無色相處，妄見有青黃赤白種種眾色顯現。然翳本無色，亦無非色。翳與色離，而不覺見妄依之而起。緣起亦如是，本離妄想，而不覺妄想依之而起。是緣起自不覺他力生，何以能生妄也？故妄想未斷，如金雜於鑛。緣起未斷，如空中有雲，目中有翳，皆未得清淨。若斷妄想相者，譬如鍛鍊真金，而垢穢遠離；若斷緣起相者，譬如一亘晴空，雲翳不生。斯斯妄滅而真現，凡情盡而聖果成矣。故妄想淨者，亦猶乎是。淨之云者，固所以斷之也。若見有妄想可斷，亦未得為淨智也。然妄想無性，求之於外，不見有妄想性可得；求之於內，不見有緣起性可得。本無妄想，緣起何處可斷？彼外道建立為有者，但於非有計有；及誹謗為無者，但於非無計無。以此見壞彼見，皆由妄想分別，自異於如實之見。苟無妄想，而有無異見，何自而生哉？彼以無壞有，一切斷滅。若知妄想本無自性，而又謂別有異因，實有緣起自性者，在妄想為無性，在緣起為有性。無法而有法，是離因應生法矣；有法從無法生，是虛法生實法矣。妄想既無性，而緣起安得有性也？唯依因於妄想之相，而得彼緣起之相；依因於妄想之名，而得彼緣起之名。是緣起名相，常相隨於妄想。既以妄想生名相，復於名相生妄想。妄想作真，則名相亦非真；名相非真，則緣起亦非真。以緣起依妄想，究竟非實，不能有所成就。以無性隨緣，則理不成就。以隨緣無性，則事不成就也。作如是見者，不須斷妄想，而妄想本無。不須斷緣起，而緣起本無。度越諸妄想境界，渾成一真如境界矣。彼斷世諦妄想者，至此然後煩惱障淨，而所知障亦淨。即彼妄想而成正智，不離名相而證如如，故名第一義也。此證三賢十聖所不敢望，而凡夫外道，豈能窺其藩籬耶。天台智者道，有人幻離鄉，年長血氣方剛。聞父在鄉中，為惡少年所欺，含恨還鄉，圖雪父恥。路人相伴，將至父舍，忽逢其仇。同伴戲之，指為其父。歸人拜跪，鳴抱感泣。同伴笑曰，實汝父仇。歸人欲打，手不能舉。及至見父，亦不感泣。此喻無作四諦。苦即是滅，集即是道。無滅道可修，無苦集可斷。上生經道，不修禪定，不斷煩惱。佛記此人，成佛無疑。陳秀玉學士，嘗問萬松，彌勒菩薩，為什麼不修禪

定，不斷煩惱。萬松道，真心本淨，故不修禪定。妄想本空，故不斷煩惱。復問香山大潤和尚，山曰，禪心已定，不須更修。斷盡煩惱，不須更斷。復問竹林海巨川，川曰，本無禪定煩惱。士曰，唯此為快耳。此諸尊宿語，實得此段精髓。

妄想有十二，緣起有六種，自覺智爾燄，彼無有差別。五法為真實，自性有三種，修行分別此，不越於如如。眾相及緣起，彼名起妄想，彼諸妄想相，從彼緣起生。覺慧善觀察，無緣無妄想，成已無有性，云何妄想覺？(唐云：真實中無物，云何起分別？此下更有四句云：圓成若是有，此則離有無，既已離有無，云何有二性？)**彼妄想自性，建立二自性，妄想種種現，清淨聖境界。妄想如畫色，緣起計妄想，若異妄想者，則依外道論。妄想說所想，因見和合生，**(唐云：以諸妄見故，妄計於妄計。)**離二妄想者，如是則為成。**

通曰：此篇頌十二妄想自性相。何為通頌五法三自性也？蓋名、相、妄想、正智、如如，五法本相因故。而妄想、緣起、圓成，三自性本一體故，所以一併頌出。上既發明第一義諦，了諸妄想皆無自性，不斷妄想而證真如，此所謂平等智慧也。既生此智，即名正智，又何境界之不如乎？然妄想有十二種：曰言說，曰所說事，曰相，曰利，曰自性，曰因，曰見，曰成，曰生，曰不生，曰相續，曰縛不縛，妄想若是其差別也。緣起有六種：曰因緣，曰所緣緣，曰等無間緣，曰增上緣，曰分別緣，曰待緣，緣起若是其差別也。妄想、緣起，皆謂世諦。能斷世諦，名爾燄智。能了世諦，即第一義，名自覺清淨智。既得清淨智，自證真如境。即彼妄想、緣起、爾燄，種種更無差別，而名、相、妄想、正智、如如，同歸於真實矣。五法既為真實，而妄想自性、緣起自性、成自性，三種亦然。修行者觀此，總不越於如如也。何以三自性不越於如如耶？彼五法中相者，當緣起之時，即得其相。五法中名者，因有此名，遂起種種分別。既有名、相，彼諸妄想之相，紛然雜出，皆從彼緣起自性而生。惟無正智觀察，故見有緣起、有妄想。若以真正覺慧而善觀之，即緣起、無緣起性可得，即妄想、無妄想性可得，遠離依他、遍計，渾然一圓成實性矣。既以證成自性，即是如如境界。真如實際中，本無一物，本無有性，云何起妄想分別，或覺其有，或覺其無耶？唯圓成實性，遠離於有無，何處有緣起、妄想二法？所以建立緣起、妄想二自性者，由彼妄想自性，妄生分別。於遍計種種者，則名之曰妄想自性；於依他緣生者，則名之曰緣起自性。是二法體，皆假名施設。因分別有，本自無根，故妄想種種現處，即是自心所現。即妄即真，一切清淨，斯即自覺聖智境界。達妄元虛，即凡

心而見佛，此名第一義諦不離妄想而證如如也。彼視妄想種種，如所畫之色，雖有分別，而無實體。於彼緣起法中，計著妄想，不出世俗之見。能了世間皆畫，本無實性，不必別異世諦妄想，而第一義諦自在其中。若謂一切非自妄想執著緣生，而言諸法別有異因，從微塵自在等生者，則墮於外道邪見論。以諸妄見故，妄計於所妄計之事，所說種種，支分不同，此不離遍計執也。因見外緣和合而生諸法，遂以作者為生因，此不離依他執也。此二皆從妄想建立，如麻、繩、蛇喻。遍計如蛇，依他如繩，總之皆妄。若離此二妄想，非蛇也，非繩也，但麻耳。如是則為成自性，成即為真實法。無緣起妄想，二自性可得，一切如如，一切平等。故曰：自性有三種，不越於如如也。僧問黃檗云：如今現有種種妄念，何以言無？檗云：妄本無體，即是汝心所起。汝若識心是佛，心本無妄，那得起心更認於妄？汝若不生心動念，自然無妄。所以云：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云：今正妄念起時，佛在何處？檗云：汝今覺妄起時，覺正是佛。可中若無妄念，佛亦無。何故如此？為汝起心作佛見，便謂有佛可成；作眾生見，謂有眾生可度。起心動念，總是汝見處。若無一切見，佛有何處所？所以文殊纔起佛見，便貶向二鐵圍山，云：今正悟時，佛在何處？檗云：問從何來？覺從何起？語默動靜，一切聲色，盡是佛事，何處覓佛？不可更頭上安頭，嘴上加嘴。但莫生異見，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總不出汝心。三千世界都來是汝箇自己，何處有多般？此黃檗數語，發盡此篇微旨，謂楞伽可與印心，益信。

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惟願為說自覺聖智相及一乘。若自覺聖智相及一乘，我及餘菩薩善自覺聖智相及一乘，不由於他通達佛法。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佛告大慧：前聖所知轉相傳授妄想無性，菩薩摩訶薩獨一靜處自覺觀察，不由於他離見妄想，上上升進入如來地，是名自覺聖智相。大慧！云何一乘相？謂得一乘道覺，我說一乘。云何得一乘道覺？謂攝所攝妄想，如實處不生妄想，是名一乘覺。大慧！一乘覺者，非餘外道聲聞緣覺梵天王等之所能得，唯除如來，以是故說名一乘。

通曰：上言然後智清淨，是名第一義。清淨之智，即是自覺聖智也。第一義諦，即是一乘也。大慧必欲通達其相，成就慧身，於佛法中，不由他悟。佛謂前聖所知，轉相傳授，妄想無性。只此一語，便為秘密藏。所謂自覺聖智者，覺此妄想無性之智也。所謂一乘者，證此妄想無性之理也。豈別有一法與人耶？故行人依諸聖教，在寂靜處，獨坐思惟，自內智慧，觀察諸法，不由他

悟，離分別見，覺得妄想無性。性本自離，一覺便離，不須方便，上上升進，乃至無妄可除，無見可滅，心境如如，入如來地，是能開示悟入佛之知見，是名自覺聖智相也。若一乘相者，謂如實覺知一乘道故，說名一乘。何以為一乘覺耶？彼有能取所取分別，即二三其心，不得名一。唯不分別可取能取境界，住如實處，即一切法不生，何更生妄想分別諸法乎？現前諸法，本自寂滅相，一念相應，如如不動，是名一乘覺也。此惟佛與佛，乃能究盡，非餘外道聲聞緣覺梵天等之所能得。只此一事，實無二亦無三，故謂之一乘也。道安問司空山本靜禪師曰：道既假名，佛亦妄立。十二分教，亦是接物度生。一切是妄，以何為真？靜曰：為有妄故，將真對妄。推窮妄性本空，真亦何曾是有？故知真妄，總是假名。二事對治，都無實體。窮其根本，一切皆空。曰：既言一切是妄，妄亦同真。真妄無殊，復何是物？靜曰：若言何物，何物亦妄。經云：無相似，無比況。言語道斷，如鳥飛空。安慚伏。淨有偈曰：推真真無相，窮妄妄無形。返觀推窮心，知心亦假名。會道亦如此，到頭亦只寧。又達性問曰：禪師至玅至微，真妄雙泯，佛道兩亡。修行性空，名相不實。世界如幻，一切假名。作此解時，不可斷絕眾生善惡二根。淨曰：善惡二根，皆因心有。窮心若有，根亦非虛。推心既無，根因何立？經云：善不善法，從心化生。善惡業緣，本無有實。復有偈曰：善既從心生，惡豈離心有？善惡是外緣，於心實不有。捨惡送何處？取善令誰守？傷嗟二見人，攀緣兩頭走。若悟本無心，始悔從前咎。前聖所知，轉相傳授。妄想無性，惟司空山本淨禪師見最徹。

大慧白佛言：世尊！何故說三乘而不說一乘？佛告大慧：不自般涅槃法故，不說一切聲聞緣覺一乘。以一切聲聞緣覺，如來調伏授寂滅方便而得解脫，非自己力，是故不說一乘。復次，大慧！煩惱障業習氣不斷故，不說一切聲聞緣覺一乘。不覺法無我，不離分段死(唐云未名不思議變易死)**，故說三乘。大慧！彼諸一切起煩惱過習氣斷，及覺法無我。彼一切起煩惱過習氣斷，三昧樂味著非性無漏界覺**(唐云若彼能除一切過習覺法無我，是時乃離三昧所醉，於無漏界而得覺悟)**，覺已復入出世間上上無漏界滿足眾具**(唐云修諸功德普使滿足)**，當得如來不思議自在法身。**

通曰：大慧！既聞自覺聖智相及一乘相，只是覺了妄想無性，心如境如，一切平等，更無餘乘。何故世尊又說三乘，而不說一乘也？世尊謂一乘覺者，非聲聞、緣覺之所能得。聲聞、緣覺，躭寂靜樂，取證涅槃，彼惟自般涅槃法，故於一乘之理，實難契會。如來以度生為急，不自般涅槃法，故不為一切聲聞、緣覺說

一乘也。一乘之道，不須方便，寂滅現前，惟可自悟，不由乎他。若聲聞、緣覺，但以如來所授寂靜方便之法，調伏其心，漸得解脫，是依教而入，非自己力，雖證涅槃，未離功勳，若與之語最上一乘，彼有佛衣而去耳。故不說一乘，不為定性聲聞等說也。且彼聲聞、緣覺所為寂靜者，但以功力按伏煩惱障業，煩惱雖斷，而起煩惱者未斷，障業雖消，而習氣種子未消，謬謂已得涅槃，而不更求前進，吾何為彼說一乘哉？彼雖得人無我，尚未覺法無我，雖離分斷死，尚未名不思議變易死，為法所縛，尚有法我在，惡能證不思議自在法身也？是故權說三乘。依過去諸佛，說初中後善，羊鹿等機，是說三乘，即所以漸次引入，同歸一乘也。此一乘者，人人固有，豈以聲聞、緣覺而不具哉？若彼聲聞、緣覺，能除一切生起煩惱過習，及覺法無我，不為三昧酒所醉，雖得三昧樂，知其非性，於無漏界而得覺悟。彼初迷有漏天，作無為解，至此無明漏盡，悟無生理，故知其非性也。既覺悟已，復迴向大乘，入於出世間上上無漏界中。始也假調伏而得寂靜，今則不須調伏而自寂靜；始也假方便而得解脫，今則不須方便而自解脫。一切清靜，一切圓滿，修諸功德，普皆滿足，福足慧足，當得如來不思議自在法身，清淨本然，周遍法界。至此止有一乘，更無餘乘，故謂說三乘即說一乘可也，又何嘗不為聲聞、緣覺說哉？昔法達謁六祖，念法華經至方便品，祖曰：止，此經元來以因緣出世為宗，縱說多種譬喻，亦無越於此。何者？因緣唯一大事，一大事即佛知見也。汝慎勿錯解經意，見他道開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解，乃是謗經毀佛也。彼既是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汝今當信，佛知見者，只汝自心，更無別體。蓋為一切眾生，自蔽光明，貪受塵境，外緣內貪，甘受驅馳，便勞從三昧起，種種苦口，勸令寢息，莫向外求，與佛無二，故云開佛知見。汝常勞勞執念為功課者，何異氂牛愛尾也？達曰：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耶？祖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為迷悟在人，損益由汝。聽吾偈言：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久不明已，與義作讎家。無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達再啟曰：經云：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度量，不能測於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明佛之知見，自非上根，未免疑謗。又經說三車，大牛之車與白牛車如何區別？願和尚再垂宣說。祖曰：經意分明，汝自迷背。諸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饒伊盡思共推，轉加懸遠。佛本為凡夫說，不為佛說。此理若不肯信者，從他退席。殊不知坐却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況經又明向汝道：無二亦無三。汝何不省三車是假，為昔時故；一乘是實，為今時故。只

教你去假歸實，歸實之後，實亦無名。應知所有珍寶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無用想，是名持法華經。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也。達豪啟發，以偈讚曰：誦經三千部，曹溪一句亡。未明出世旨，寧歇累生狂。羊鹿牛權設，初中後善揚。誰知火宅內，元是法中王。祖曰：汝今後方可為念經僧也。此段開示乃法華要旨，却與此段經文互見。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諸天及梵乘，聲聞緣覺乘，諸佛如來乘，我說此諸乘。乃至有心轉，諸乘非究竟，若彼心滅盡，無乘及乘者。無有乘建立，我說為一乘，引導眾生故，分別說諸乘。解脫有三種，及與法無我，煩惱智慧等，解脫則遠離。譬如海浮木，常隨波浪轉，聲聞愚亦然，相風所飄蕩。彼隨煩惱滅，餘習煩惱愚，味著三昧樂，安住無漏界。無有究竟趣，亦復不退還，得諸三昧身，乃至劫不覺。譬如昏醉人，酒醒然後覺，彼覺法亦然，得佛無上身。

通曰：此單頌一乘相，而自覺聖智自在其中。末句彼覺法亦然，得佛無上身，唯有此覺，故能證一乘也。何以謂之三乘？有諸天及梵乘，修世間智者之所乘也；有聲聞緣覺乘，修出世智者之所乘也；有諸佛如來乘，修出世間上上智者之所乘也。我說此三乘，未離乎心量，有心量即有轉變，猶是生滅法，故謂諸乘非究竟也。若彼心量滅盡，無乘及乘者，既無所證之乘，亦無能證之人，能所雙亡，即無有諸乘可以建立，雖佛乘亦不建立，是之謂非乘，乃我所說為一乘也。唯此一乘，更無餘乘，故名究竟。既唯一乘，何以又說三乘？為引導眾生故，使之漸近寶所，權立化城，故分別說諸乘。有小乘，有大乘，有最上乘，總不外三種解脫，所謂空、無相、無願等法，及二種無我法。為煩惱障障心，心不解脫，結業受報，故說人無我；為所知障障慧，慧不解脫，不了法空，故說法無我。若煩惱障、智慧障二俱解脫，則凡情聖解蕩然一空，而心量幾乎滅盡矣，何生滅之不遠離哉？故權說三乘，即為說一乘也。彼聲聞、緣覺乘已證寂靜至不生滅，何以謂之有心轉耶？為彼但斷四住煩惱，未斷俱生無明。譬如海中浮木，常隨波浪轉，浮木雖不動，而波浪常動，以風觸波，以波轉木，默默常轉，不自覺知。以彼聲聞愚執，執有涅槃可證，不離浮木，豈能免於相風之飄蕩哉？為彼所斷隨煩惱者，現起煩惱雖滅，餘熏習種子微細煩惱尚存，俱生無明未斷，執著實我實法有法可得，雖得人無我，未得法無我，所以味著三昧之樂，安住無漏之界，進不能趣究竟之地，退不復還生死之途，為三昧所持，

經劫不覺，或二萬劫，或六萬劫，或八萬劫，定力既消，乃復有覺，如昏醉人，酒消乃醒。彼素以如來調伏之故，於無漏界中忽然悟知，住有餘地，未為究竟，回心即向大乘。此一覺也，洞然明白，覺法無我，復入出世間上上無漏界，圓滿眾具，當如來無上法身。吾初謂不為聲聞人說一乘者，意在激彼劣解，速進寶所，斯正引權歸實之密意耳，何嘗不說一乘哉！百丈云：夫學道人，若遇種種苦樂，稱意不稱意事，心無退屈，不念一切名聞利養衣食，不貪一切功德利益，不為世間諸法之所滯碍，無親無愛，苦樂平懷，麤衣遮寒，糲食活命，兀兀如愚如聾如啞相似，稍有相應分。若於心中廣學知解，求福求智，皆是生死，於理無益，却被知解境風之所飄溺，還歸生死海裡。佛是無求人，求之理乖；理是無求理，求之即失。若著無求，復同於有求；若著無為，復同於有為。故經云：不取於法，不取非法，不取非非法。又云：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亦無虛，但能一生心，如木石相似。不被陰界諸入五欲八風之所飄溺，即生死因斷，去住自由，不為一切有為因果所縛，不被有漏所拘，他時還以無自縛為因，同事利益，以無著心應一切物，以無礙慧解一切縛，亦云應病與藥。此百丈以無上心印覺悟羣迷，若於此有覺，即得佛無上身也。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宗通卷四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宗通卷五

一切佛語心品第三

(魏云佛心品第四，唐云無常品第三之一。)

爾時世尊告大慧菩薩摩訶薩言：意生身分別通相，我今當說。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佛告大慧：有三種意生身。云何為三？所謂三昧樂正受意生身、覺法自性性意生身、種類俱生無行作(唐云無作行)意生身。修行者了知初地上上增進相，得三種身。

通曰：前二卷初佛言成就四法得修行者大方便至住第八地得離心意意識五法自性二無我相得意生身。意生身者，譬如意去速疾無礙，故名意生。以前但說八地所得，故云通相。今言地地皆得，故云分別。即通相中有此三種：一者三昧樂正受意生身，乃依六識起二空智證平等真如，是即轉第七識為平等性智，如如不動名為正定，以正定樂為其受用，故云得三昧樂正受意生身至捨三昧樂廣修稱性度生之業，是從平等真如發大利用，乃依平等性智起妙觀察智得如幻三昧，通達諸法自性相故，是名覺法自性性意生身至若以金剛心斷彼生相無明，轉第八識成大圓鏡智，則前五識一時俱轉為成所作智，以依大圓鏡智平等顯現，則千種萬類之身一時普現，故云種類俱生無作行、意生身。是三種意生身，皆由離心意意識、五法自性、二無我而得。然三昧樂正受，從初地至七地之相；覺法自性性，從八地至十地之相；種類俱生無作行，從等入妙上上增進之相。其相自有差別，此意生身分別通相，修行者所應了知也。若以法報三身擬之，非是三是一體，乃妙覺境界，寧有上上增進次第哉？僧問大原隱禪師：數家檀越請，未審赴誰家？原云：月印千江水，門門盡有僧。丹霞頌云：妙圓無相劫前人，隨類權分百億身。月夜御樓纔報曉，平明六國盡逢春。林泉道：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唯如是見得，故能證三種意生身。

大慧！云何三昧樂正受意生身？謂第三、第四、第五地三昧樂正受故，種種自心寂靜安住，心海起浪識相不生，知自心現境界性非性(唐云心海不起轉識波浪，了境心現皆無所有)，是名樂正三昧受意生身。

通曰：十地菩薩自初地至七地，趨寂之意多，故種種自心寂靜，謂之曰安住心海。浪識不生，不為六識境界風所鼓蕩，而轉識波浪寂然安止。蓋已斷俱生我執，轉第七識為平等性智矣。了知自心所現境界，有即非有。境既非有，心將安依？心既無依，湛然

澄寂。此以三昧樂為所受用，與二乘人躭寂滅樂者相似。但二乘人即以此取證涅槃，而七地菩薩更能發起度生之心，所以不同耳。大于侍者到東山慧禪師所，慧問：金剛正定，一切皆然。秋去冬來，且作麼生？者曰：不妨和尚借問。慧曰：即今即得，去後作麼生？者曰：誰敢問著某甲？慧曰：大于還得麼？者曰：猶要別人點檢在。慧曰：輔弼宗師，不廢光彩。侍者禮拜。此可知金剛正定不是一向無有，自與偏空者頓殊。

大慧！云何覺法自性性意生身？謂第八地觀察覺了如幻等法悉無所有，身心轉變，得如幻三昧及餘三昧門無量相力自在明(唐云了法如幻皆無有相，心轉所依住如幻定及餘三昧，能現無量自在神通)，**如妙華莊嚴迅疾如意，猶如幻夢水月鏡像，非造非所造如造所造，一切色種種支分具是莊嚴**(魏云非四大生似四大相具足身分)，**隨入一切佛剎大眾，通達自性法故，是名覺法自性性意生身。**

通曰：七地以前，從生死假，入涅槃空。八地以後，從涅槃空，入生死假。蓋已證真如心，故發真如用也。了知一切諸法如幻，當體皆妄，即當體皆空，已證無所有境界。若以涅槃為所依，便落偏空。由彼發起度生之心，能轉所依，不住於空，身心轉變，變現自在，故得如幻三昧，及餘種種三昧，能現無量自在神通。曰相力，即現相之神力也。曰明者，即三明六通也。如妙蓮華，開敷種種莊嚴，一切所往，得如意自在。所以莊嚴其身者，猶如幻人作幻事，夢中之身，水中之月，鏡中之像，非有堅濕煖動而為能造，非有色香味觸而為所造，似有能造所造四大之種，而一切色相，宛然具足種種身分。其莊嚴者，以神力而莊嚴也。隨入一切佛剎大眾之中，承事十方諸佛，隨意所往，得無所礙。其迅疾者，以神力而迅疾也。良由通達自性法故，法法各有自性，如萬物各具一太極之謂。然法自性之性，唯是一心，如萬物統體一大極之謂。既通達一切由心造故，如是莊嚴，如是迅疾，總不外如幻三昧，神變無量，利樂有情。隨入大眾，鑑機說法，是名覺法自性，性意生身也。馬鳴大士於華氏園轉妙法輪，忽有老人座前仆地，祖曰：此非庸流，當有異相。俄地涌一金色人，復化為女子，指祖說偈曰：稽首長老尊，當受如來記。今於此地上，宣通第一義。瞥然不見。祖曰：將有魔來，與吾較力。有頃，風雨暴至，天地晦冥。祖曰：魔之來信矣，吾當除之。即指空中，見一大金龍，奮發威神，震動山岳。祖儼然於座，魔事隨滅。經七日，有一小蟲潛形座下，祖以手取之，示眾曰：斯乃魔之所變，盜聽吾法耳。乃放之令去，魔不能動。祖曰：汝但歸依三寶，即得神通。遂復本形，作禮懺悔。祖曰：盡汝神力，變化若何？曰：我化巨海，極為小事。祖曰：汝化性海得否？曰：何謂性

海？我未嘗知。祖即為說性海曰：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通，由茲發現。老人聞言，遂發信心，因得剃度，付以正法眼藏。此覺法自性，性意生身之一驗也。

大慧！云何種類俱生無行作意生身？所謂覺一切佛法緣自得樂相(唐云了達諸佛自證法性)**，是名種類俱生無行作意生身。大慧！於彼三種身相觀察覺了，應當修學。**

通曰：前十地菩薩，但能承事諸佛，證菩薩果。今從等入妙，了達諸佛自證法性，得自覺聖智，善樂一切諸法皆是佛法，一切法相皆是樂相。自身內證，深入妙莊嚴海，逆流而出，現十界身，無思而應，無緣而起，應物現形，一時俱現，是不可思議境界，故曰種類俱生，無作行意生身也。修行者於此三種意生身，分別通相，觀察覺了。其始也，得菩薩三昧正受神力，能見諸佛身面言說；其既也，得菩薩手灌頂神力，能現蓮華宮殿種種莊嚴；其終也，得諸佛無量神力，利安眾生，千種萬類之身，一時普應，無一物不彰遮那妙體，無一時不修普賢行門，乃最上一乘分齊也。汝等菩薩，應當修學。僧問臨濟：如何是三眼國土？濟云：我共你入淨妙國土中，著清淨衣，說法身佛；又入無差別國土中，著無差別衣，說報身佛；又入解脫國土中，著光明衣，說化身佛。此三眼國土，皆是依變。約經論家，取法身為根本，報化二身為用。山僧見處，法身即不解說法。所以古人云：身依義立，土據體論。法性身、法性土，明知是建立之法。依通國土，空拳黃葉，用誑小兒；蒺藜菱刺，枯骨上覓什麼汁？心外無法，內亦不可得，求什麼物？必如臨濟言，內亦不可得，方可明自身內證一切諸法如實樂相。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非我乘大乘(魏云我乘非大乘，唐云我大乘非乘)**，非說亦非字，非諦非解脫，非無有境界。然乘摩訶衍**(此云大乘)**，三摩提**(此云正定)**自在，種種意生身，自在華莊嚴。**

通曰：前五無間種性章偈云：三乘與一乘，非乘我所說。上章偈云：無乘及乘者，無有乘建立，我說為一乘。因上說自覺聖智相及一乘相竟，遂指出三種生意身。前二種意生身屬大乘邊事，後一種意生身屬非乘邊事。故偈中單頌種類俱生無行作意生身，只此一乘，更無餘乘。此一乘即是非乘，此非乘不與大乘同日語也。謂之曰大乘，有說有字、有諦、有解脫、有境界，即有乘建立，不可語於無作行也。我所說無作行意生身，即是非乘，離言語相，離文字相，非四聖諦，非三解脫，不假修習，湛然寂靜，又非一向無有，同於偏空境界。然無而不無，是為真無；有而不有，是為妙有。故乘摩訶衍大乘之法，而所證三摩提正受，得神

力自在，謂之曰自在，則非三昧樂正受意生身所可幾也。及至種類俱生，現種種意生身，有如妙華莊嚴其身，亦得神力自在，謂之曰自在，則非覺自性性意生身所可幾也。是自在者，即無行作。是無行作意生身，無有能乘及以所乘，雖不離大乘，其實非乘。既非有乘建立，故曰非我乘大乘也。臨濟云：山僧見處，無佛無眾生，無古無今，得者便得，不歷時節，無修無證，無得無失，一切時中更無別法。設有一法過此者，我說如夢如化。山僧所說皆是。道流！即今目前孤明歷歷地聽者，此人處處不滯，通貫十方三界，自在入一切境，差別不能回換，一剎那間透入法界，逢佛說佛，逢祖說祖，逢羅漢說羅漢，逢餓鬼說餓鬼，向一切處遊履國土，教化眾生，未曾離一念，隨處清淨，光透十方，萬法一如。道流！大丈夫兒今日方知本來無事，秖為你信不及，念念馳求，捨頭覓頭，自不能歇。如圓頓菩薩入法界現身，向淨土中厭凡忻聖。如此之流，取捨未忘，染淨心在。如禪宗見解又且不然，直是見今更無時節。此臨濟無上心印，却與此段印著。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說：若男子女人行五無間業，不入無擇地獄。世尊！云何男子女人行五無間業，不入無擇地獄？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佛告大慧：云何五無間業？所謂殺父母及害羅漢、破壞眾僧、惡心出佛身血。大慧！眾生母謂愛更受生貪喜俱(魏云更受後生貪喜俱出)**，如緣母立**(二譯有何者為父母)**，無明為父生，入處聚落斷二根本，名害父母。**

通曰：前有五無間種性，及修行無間，得意生身。茲又舉五無間業，無間雖同，義各有屬。無間種性者，不相間雜之謂也。修行無間者，理本無間，行亦無間也。此無間業，乃無間地獄之業，幽沉極苦，雖此世界壞，猶入他方無間地獄受報。作如此業，而不受此報者，蓋世尊方便言之，超佛越祖之談，非尋常所測。矧其所謂業者，皆善業也，特借五無間為喻耳。所謂善言惡語，皆歸第一義諦，其可不善思念之乎？曰：殺父母者，非殺其父母之謂也，吾身中自有父母焉。云何為母？謂愛為母，流愛為種，更受後生。貪喜二者，與愛俱出，是貪生喜色之懷，不能自立，緣愛而立。如此堅固妄想色身，不能自立，緣母而立，故謂愛為母也。云何為父？謂無明為父。無明有二：一發業無明，乃多生習氣種子；一潤生無明，乃受生時見所愛境而納胎者也。有此無明，遂生起六根十二處，五陰聚落和合而成身，故謂無明為父也。是五陰之身，一者愛為根本，非愛則不能潤生；二者無明為根本，非無明則不能發業。有此二根本，故生死輪迴無休歇時。若能以人無我觀斷二根本，令諸結使不復更生，故名害父母也。

僧問藥山：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山曰：汝父母遍身紅爛，臥在荊棘林中，汝歸何所？曰：恁麼則不歸去也。山曰：汝却須歸去。汝若歸去，我示汝箇休糧方子。曰：便請。山曰：二時上堂，不得齩破一粒米。必如藥山言，終日喫飯不曾齩著一粒米，方能斷愛斷無明也。

彼諸使不現，如鼠毒發，諸法究竟斷，彼名害羅漢。

通曰：此害羅漢，諸經有作毀經燒像云者，總為壞法寶故。此亦云：彼諸使不現，諸法究竟斷。彼斷法即所以害羅漢也。諸使謂八十八使，即上貪愛無明等建立為三界九品惑，以四念住等法漸次按伏能令不現，但暫時不現耳。遇緣即發，如鼠齧人瘡雖已愈，然毒藏於中遇雷即發。此諸法但斷麤惑未斷細惑，但斷結使未斷習氣，故不回心。鈍阿羅漢雖入非非想定，八萬劫滿復受後有，若能以法無我觀究竟斷彼，微細結習一一蕩除，如前但知見所斷法，此則進於修所斷法，故名害羅漢也。此諸使不現是鈍阿羅漢法，究竟斷彼庶幾法空。昔黃檗遊天台，逢一僧如舊識同行，屬澗水暴漲，檗倚杖而立，其僧率檗同過，檗云：請兄先過。其僧即浮笠於水上便過，檗云：我却共箇梢子作隊，悔不一棒打殺。其僧於水上合掌讚嘆云：真大乘器也，非我所及。如黃檗者，真能害羅漢者也。

云何破僧？謂異相諸陰和合積聚，究竟斷彼，名為破僧。

通曰：僧者，謂諸比丘無我相、無人相，和合聚為一眾。此破和合僧者，謂色陰有相，色不自色，以有異色四陰受、想、行、識為之和合，故有色相。是異相諸陰以為非色，實能積聚而成色；以為無相，實能和合而成相。雖能積聚而無其形，雖能和合而無其質。今究竟斷彼受、想、行、識，次第銷盡，使和合者散、積聚者壞，不但泯其相，并緣起是相者而泯之矣。有四陰為緣則有和合，無緣誰為和合？故異相諸陰破，名為破僧也。前諸使不現，但滅受、想；次斷法執，行陰稍除。今八識現起，見、相二分皆由七識為之和合。此破和合者，正破七識半分外依於六識者也。處州法海立禪師因朝廷有旨，革本寺為神霄宮。師陞座謂眾曰：都緣未徹，所以說是說非；蓋為不真，便乃分彼分此。我身尚且不有，身外烏足道哉？正眼觀來，一場笑具。今則聖君垂旨，更僧寺作神霄，佛頭上添箇冠兒，有何不可？山僧今日不免橫擔拄杖、高挂鉢囊，向無縫塔中安身立命，於無根樹下嘯月吟風，一任乘雲仙客、駕鶴高人來此呪水書符、叩牙作法，他年成道，白日上昇，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為之化。秖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然雖如是，且道山僧轉身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

擲下拂子，竟爾趣寂。此唐武宗破和合僧，但能破有形僧耳。不如立禪師向無縫塔中安身立命，直破五陰而出，真能行無間行者

大慧！不覺外自共相，自心現量七識身，以三解脫無漏惡想，究竟斷彼七種識佛(唐云八識身佛)**，名為惡心出佛身血。**

通曰：一切見分、相分，皆是自心現量。彼斷諸陰和合積聚相者，覺心外有法，非究竟斷也。彼惟不覺外法，諸陰各有自體而為自相，諸陰和合為人而為共相，皆是自心現量。但以七識身為自佛性，染淨雖泯，我執尚存，此種識不可不斷也。七識半分微細，內依於八識，唐作斷彼八識身佛。然八識流注是滅不得者，唯七識為染淨依，多生熏習。染淨種子與八識相依，可以蕩除。必以三解脫：空、無相、無願之法；必以三無漏：戒、定、慧之法。是大乘有力惡想，足搗七識樞穴。八識即如來法身，七識即其流注之血。究竟斷彼七識種子，佛性俱生，無明淨盡，異熟皆空，故名惡心出佛身血也。此即望如恬靜無風，匝匝之波。能破此種識，即能轉識成智，而證如來清淨法身矣。雲門舉：世尊初降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門曰：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後長靈卓頌曰：周行七步便稱尊，家醜那堪放出門？只向母胎度人畢，也須一棒一條痕。天目禮頌云：未曾撞入摩耶腹，兩手知他甚處安？右脇出來魔境現，只堪惆悵不堪觀。此諸尊宿，可謂惡心出佛身血者。

若男子、女人行此無間事者，名五無間，亦名無間等(魏云名證如實法，唐云即得現證實法)**。復次，大慧！有外五無間，今當演說。汝及餘菩薩摩訶薩聞是義已，於未來世不墮愚癡。云何五無間？謂先所說無間。若行此者，於三解脫一一不得無間等法。除此已，餘化神力現無間等，謂聲聞化神力、菩薩化神力、如來化神力。為餘作無間罪者，除疑悔過，為勸發故，神力變化現無間等。無有一向作無間事不得無間等，除覺自心現量，離身、財妄想，離我、我所攝受，或時遇善知識，解脫餘趣相續妄想。**

通曰：真如實際，本無間斷，今五無間業，趨向真如，名無間行。有此行，即證此法，故得現證真如實際，與無間等。此借外五無間，以喻內無間行，但有其名耳，非實有是事也。若外五無間，有應墮者，有不應墮者，有應墮而卒不墮者，其義非一。若執一為是，即墮愚痴。云何為外五無間？謂先所說殺父母，害羅漢，破和合僧，出佛身血。若實有此行者，即於三解脫證得不得，空不得證，無相不得證，無願不得證。為彼罪業深重，煩惱纏縛，雖行三解脫法門，一一不得證無間等法，應須償業入無間

獄也。除此造業者，必入無間獄，無惑已他。若如來，諸大菩薩，及大聲聞，即上三種意生身，神力變化，現五無間業，為餘眾生造無間業者，為欲勸發，令其改過，為欲開示，令其除疑，以神通力，示其同事，使彼造業者，尋即悔過除疑，證於解脫。此皆化現，非是實造，未有一向實造無間事，而不入無間獄者。然則造業者，畢竟不可免乎？惟除覺自心現量，生死涅槃，平等一如，即不見無間等可得。良由內離身見妄想，能斷愛與無明二根本惑，外離得法資財妄想，能離諸使，不現諸法，離五陰和合自心而為之我，及五陰和合色法而為之我所，既無能取，又無所取，於七種識，破除殆盡，或於多生曾種般若緣熟，或遇如來，或遇菩薩，或遇聲聞，得聞正法，開悟本心，即得解脫餘趣相續，生死輪迴，種種妄想，既無妄想，即證真如，是於三解脫，得無間等法，目前既無生死可得，又何無間地獄之有，此外五無間義，不可不辨也。世尊因靈山會上，五百比丘，得四禪定，具五神通，未得法忍，以宿命智通，各各自見過去殺父害母，及諸重罪，於自心內，各各懷疑，於甚深法，不能證入，於是文殊承佛神力，遂手握利劍，持逼如來，世尊乃謂文殊曰：住住，不應作逆，勿得害吾，吾必被害，為善被害。文殊師利，爾從本已來，無有我人，但以內心，見有我人，內心起時，我必被害，即名為害。於是五百比丘，自悟本心，如夢如幻，於夢幻中，無有我人，乃至能生所生父母，於是五百比丘，同讚嘆曰：文殊大智士，深遠法源底，自手握利劍，持逼如來身，如劍佛亦爾，一相無有二，無相無所生，是中云何殺。取此段經文，合而觀之，則如來神力變化，令諸作無間罪者，皆得解脫，信知一切由心造也。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貪愛名為母，無明則為父，覺境識為佛，諸使為羅漢。陰集名為僧，無間次第斷，謂是五無間，不入無擇獄。

通曰：行外五無間業者，所謂父、母、佛、法、僧，皆在外，有定位可指。造此業者，必入無間獄無疑已。若行內五無間業者，但以貪愛為母，無明為父，覺境界七種識為佛，能斷諸使不現為羅漢，五陰和合聚集為僧，皆自八識田中，著我、人、眾生、壽者等相，故立此名。能以無間行，次第斷除，即無我、人、眾生、壽者等相，而證於無間真實法矣。行是五無間者，不作佛求，不作法求，不作僧求。佛、法、僧且無之矣，又何無擇地獄之有？地獄既無，誰為入者？吾固謂若男子、女人，行五無間業，不入無擇地獄者以此。僧問臨濟：如何是五無間業？濟云：殺父、害母、出佛身血、破和合僧、焚燒經像等，此是五無間

業。云何是父？濟云：無明是父。你一念心，求起滅處不得，如響應空，隨處無事，名為殺父。云何是母？濟云：貪愛為母。你一念心，入欲界中，求其貪愛，惟見諸法空相，處處無著，名為害母。云何是出佛身血？濟云：你向清淨法界中，無一念心生解，便處處黑暗，是出佛身血。云何是破和合僧？濟云：你一念心，正達煩惱結使，如空無所依，是破和合僧。云何是焚燒經像？濟云：見因緣空、心空、法空，一念決定斷，迥然無事，便是焚燒經像。大德！若如是達，得免被他凡聖名礙。此臨濟以向上一路，發明五無間業，所謂心悟轉法華者非耶？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惟願為說佛之知覺。世尊！何等是佛之知覺？佛告大慧：覺人法無我，了知二障，離二種死，斷二煩惱，是名佛之知覺。聲聞緣覺得此法者，亦名為佛。以是因緣故，我說一乘。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善知二無我，二障煩惱斷，永離二種死，是名佛知覺。

通曰：一大事因緣，名佛知見，開示悟入之者，但有一乘，更無餘乘，本法華旨也。此亦言非我乘，大乘是佛之知覺，雖大乘菩薩，不易測也。故願佛說言，佛謂覺一切佛法者，名為正覺，知妄槃若，不須方便。人法二執為惑，二空為智，既以二空空其二執，是無惑障，能空之智亦泯，是無智障。然惑障乃分段生死根因，智障乃變易生死根因，因滅則果滅，故離分段變易二死。二煩惱者，一見惑，名分別煩惱，二修惑，名俱生煩惱，至極果方能斷盡，佛之知覺，覺此而已。若聲聞緣覺，法執未忘，所知障在，不離變易死，俱生煩惱未斷，能於諸過，一一覺破，得究竟遠離，同於佛覺，即名為佛。以是因緣故，我說但有一乘，更無餘乘也。偈曰善知，善之一字有味。二乘知人無我，菩薩知法無我，大費功力，不可謂善。諸大菩薩能斷二障，能斷二煩惱，猶屬對治，不若如來二障煩惱自斷。二乘離分段死，不離變易死；菩薩雖離二死，未得永離。必如是究盡，方可名佛之知覺也。入此知覺，所謂非我乘大乘者可默識矣。百丈云：智濁照清，慧清識濁。在佛名照慧，在菩薩名智，在二乘及眾生邊名識，亦名煩惱；在佛名果中說因，在眾生名因中說果；在佛名轉法輪，在眾生名法輪轉；在菩薩名瓔珞莊嚴具，在眾生名五陰叢林；在佛名本地無明。是無明明，故云無明為道體，不同眾生暗蔽無明。必明於百丈無明之說，然後可窺佛之知覺，非昭昭靈靈者可擬。

爾時大慧菩薩白佛言：世尊！何故世尊於大眾中唱如是言：我是過去一切佛及種種受生，我爾時作曼陀轉輪聖王、六牙大象

及鸚鵡鳥、釋提桓因、善眼仙人。如是等百千生經說(唐云說百千本生之事)。

佛告大慧：以四等故(唐云依四平等秘密意故)，如來、應供、等正覺於大眾中唱如是言：我爾時作拘留孫、拘那含牟尼、迦葉佛。云何四等？謂字等、語等、法等、身等，是名四等。以四種等故，如來、應供、等正覺於大眾中唱如是言：云何字等？若字稱我為佛，彼字亦稱一切諸佛(唐云謂我名佛，一切如來亦名為佛)，彼字自性無有差別，是名字等。

通曰：佛覺即是法身，法身一而已矣，故說一乘。若以法身本一，而疑報化之身種種不同，但於相上自生障礙耳。以佛智觀之，一切平等，何百千本生之事不歸於一哉？佛以過去為頂生王、為帝釋、為仙人，乃至為象若鸚鵡等，說是法身，難以遽信，故說過去一切佛是我。以字平等、語平等、法平等、身平等，四者相等，密意而說，即是我也。云何謂字平等耶？若彼字稱我名佛，過去一切如來亦同彼字而稱為佛。佛字自性，無異無別，有是實即有是名，有是名即有是字。若菩薩而下，即不得此名，名同字同，謂我是過去一切佛，奚不可也？仰山問三聖：汝名什麼？聖云：慧寂。仰云：慧寂是我。聖云：我名慧然。仰山呵呵大笑。雪竇頌云：雙收雙放若為宗，騎虎由來要絕功。笑罷不知何處去，只應千古動悲風。若二尊宿彼此互換，把手並行，實是難測。必契乎此，方解字等。

云何語等？謂我六十四種梵音言語相生，彼諸如來、應供、等正覺亦如是，六十四種梵音言語相生，無增無減、無有差別。迦陵頻伽(此云妙聲鳥)梵音聲性。

通曰：六十四種梵音，如密跡力士經說：佛聲有八轉，謂體、業、具、為、從、屬、於、呼。是八轉聲各具八德，謂調和聲、柔軟聲、諦了聲、易解聲、無錯謬聲、無雌小聲、廣大聲、深遠聲，八八即成六十四聲。言語相生，不離梵音，一切諸佛皆然。正法念經云：迦陵頻伽出妙音聲，若天、若人、緊那羅等無能及者，唯除如來音聲。故佛以一音演法，隨類各解，非具足此音聲性而能然乎？惟於音聲性無增減、無差別，故六十四種梵音與一切諸佛等也。南泉喚院主，主應諾。泉曰：佛九十日在忉利天為母說法，時優填王思佛，請目連運神通三轉，攝匠人往彼彫佛像，秖彫得三十一相。為甚麼梵音相彫不得？主問：如何是梵音相？泉曰：賺殺人。藥山一夜登山經行，忽雲開見月，大嘯一聲，應澧陽東九十里許。居民盡謂東家，明晨迭相推問，直至藥山。徒眾曰：昨夜和尚山頂大嘯。李翺贈之詩曰：選得幽居愜野

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峰頂，月下披雲嘯一聲。即藥山聲聞九十里。可知如來迦陵仙音遍十方界，殆非虛語。

云何身等？謂我與諸佛法身及色身相好無有差別，除為調伏彼彼諸趣差別眾生故，示現種種差別色身，是名身等。

通曰：法身及色身相好，指法、報、化三身，與諸佛無異。然法身唯一，報身有二，謂自受用及他受用。自受用者，恒自受用廣大法樂；他受用者，令菩薩眾受用大乘法樂。化身有三，謂大化千丈盧舍那及無邊相好等，小化丈六釋迦隨類化。即所云種種受生，頂生天帝、大象、鸚鵡等，無處不入。然轉滅三心，即得三身：一、根本心，即第八識轉得法身；二、依本心，即第七識轉得報身；三、起事心，即前六識轉得化身。佛佛咸證此心，故身等也。疎山上堂云：病僧咸通年前會得法身邊事，咸通年後會得法身向上事。雲門出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山曰：枯椿。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山曰：非枯椿。門曰：還許某甲說道理也無？山曰：許。門曰：枯椿豈不是明法身邊事？山曰：是。門曰：非枯椿豈不是明法身向上事？山曰：是。門曰：秖如法身還該一切也無？山曰：法身周遍，豈得不該？門指淨瓶曰：秖如淨瓶還該法身麼？山曰：闍黎莫向淨瓶邊覓。門便禮拜。古德云：長者長法身，短者短法身。天童拈云：且道舜若多神，喚甚麼作法身？良久，云：還會麼？不可續鳧截鶴、夷嶽盈壑去也。此語政恐人向虛空裏釘橛去在。

云何法等？謂我及彼佛得三十七菩提分法，略說佛法無障礙智，是名四等。是故如來、應供、等正覺，於大眾中唱如是言：

通、曰三十七菩提分法、曰四念處、曰四正勤、曰四神足、曰五根、曰五力、曰七覺支、曰八聖道。何謂四念住？謂身念住、受念住、心念住、法念住，於內身外身內外身等不起尋思具正念知，為欲調伏世貪憂等，住集滅觀無所依止。何謂四正斷？謂未生惡不生、已生惡永斷，未生善令生、已生善不忘。何謂四神足？謂欲三摩地、勤三摩地、心三摩地、觀三摩地，依離依厭依滅回向於捨。何謂五根？謂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何謂五力？謂信力、精進力、念力、定力、慧力。何謂七等覺？謂念等覺支、擇法等覺支、精進等覺支、喜等覺支、輕安等覺支、定等覺支、捨等覺支。何謂八聖道？謂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皆所以斷除煩惱而趨向菩提之妙法也。總以喻顯法性如地，念處如種子，正勤為種植，神足如抽芽，五根如生根，五力如莖葉增長，開七覺華，結八正果，一切諸佛所證無異。諸佛以此化導眾生，我亦無異，故名法

等。佛法至大，若於其中微有障礙，即不相等。我唯於佛法得無障礙智，一真平等法界，無有彼此差別，但略說有此四等耳。若究而言之，法法皆等，寧但四者而已哉？是故如來於大眾中唱如是言：我是過去一切佛。佛之知覺既無兩般，佛之三身自同一轍，故我說一乘也。昔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雪竇頌云：徧辟曾挨老古錐，七斤衫重幾人知？如今拋擲西湖裏，下載清風付與誰？又僧問古德：深山懸崖迥絕無人處，還有佛法也無？古德云：有。僧云：如何是深山裏佛法？古德云：石頭大底大，小底小。且道有佛法商量也無？若道他有佛法，他又何曾說心說性、說玄說妙？若道無佛法旨趣，他又不曾辜負你問頭。明得此意，方知下載清風也。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迦葉拘留孫，拘那含是我，以此四種等，我為佛子說。

通曰：見在賢劫。第一尊曰拘留孫佛，此云所應斷。第二尊曰拘那含牟尼，此云金寂。第三尊曰迦葉，此云飲光。拘留孫說法偈曰：見身無實是佛身，了心如幻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拘那含說法偈曰：佛不見身知是佛，若實有知別無佛。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怖於生死。迦葉佛說法偈曰：一切眾生性清淨，從本無生無可滅。即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釋迦牟尼，此云能仁，是第四尊。然於大眾中，每說迦葉、拘留孫、拘那含是我，為得佛法無障礙智故。字等、語等、身等、法等，以此四種相等，與一切佛更無差別。此可與佛子道，難為眾人言也。世尊常與阿難行次，見一古佛塔，世尊便作禮。阿難曰：此是甚麼人塔？世尊曰：此是過去諸佛塔。阿難曰：過去諸佛是甚麼人弟子？世尊曰：是吾弟子。阿難曰：應當如是。百丈童子時隨母入寺拜佛，指尊像問母：此是何物？母曰：是佛。童云：形容似人無異，我後亦當作焉。故知百丈具有如來種性，其紹隆佛法也何疑？

大慧復白佛言：如世尊所說，我從某夜得最正覺，乃至某夜入般涅槃，於其中間，乃至不說一字，亦不已說當說，不說是佛說(魏云佛語非語)**。世尊！如來、應供、等正覺，何因說言不說是佛說？佛告大慧：我因二法故，作如是說。云何二法？謂緣自得法，及本住法，是名二法。因此二法故，我如是說。云何緣自得法？若彼如來所得，我亦得之，無增無減。緣自得法，究竟境界，離言說妄想，離字二趣**(唐云證智所得，離言語相，離分別相，離名字相)。

通曰：上言佛之知覺與一切佛無異，所謂覺一切佛法者，可以言說示也。至緣自得樂相，但可自知，不容言說。故大慧復舉：世尊四十九年不曾說著一字，是向上一路言說不及，不說即是佛說，佛說即是不說。過去佛如是，當來佛亦如是，依何等義作如是說？佛以緣自得法及本住法，二者皆不容言說故也。云何緣自得法？若彼如來識自本心、見自本性，於無上菩提有所證得，我亦從中證得，無增無減，惟無一法可得，故無增減。若可增可減，即有可說；惟無增減，即是自得法究竟境界。離言說相，不可以有聲分別說；離文字相，不可以無聲分別說。離此二趣，但可自知自解，此緣自得法故不說也。雲門云：佛法大煞有，祇是舌頭短。復自云：長也。天童拈云：雲門大師雖然自起自倒，要且車不橫推，理無曲斷。又烏石靈觀禪師云：若言我不道，即啞却我口；若言我道，即禿却我舌。覺範云：佛法大有，祇是牙痛。諸尊宿得自覺聖智善樂，如啞子喫苦瓜，不能說似於人，信知如來有不說說也。

云何本住法？謂古先聖道，如金銀等性，法界常住。若如來出世、若不出世，法界常住，如趣彼城道。譬如士夫行曠野中，見向古城平坦正道，即隨入城受如意樂。(唐云謂法本性，如金在鑛。若佛出世、若不出世，法住、法位、法界、法性皆悉常住。譬如有人行曠野中，見向古城平坦舊道，即便隨入止息遊戲。)**大慧！於意云何？彼作是道及城中種種樂耶？答言：不也。**(魏云彼人始作是道隨入城耶？始作種種諸莊嚴耶？)**佛告大慧：我及過去一切諸佛，法界常住亦復如是。**(唐云我及諸佛所證真如常住法性亦復如是。)**是故說言，我從某夜得最正覺，乃至某夜入般涅槃，於其中間不說一字，亦不已說當說。**

通。曰：云何本住法不容說也？言法性本自常住，所謂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是也。如金在鑛，在鑛不增，出鑛不減，此金銀性也。故有佛不增，無佛不減，此法界法也。法界常住，不增不減，即是平坦道路，眾聖共由。由此道者，即登彼岸，受如意樂。良由此道，非由始作。及入城中，種種受樂，亦非始作。以無作故，本無可說。大道平坦，受用自在，從古以然，非待今日。我及諸佛，所證真如，常住法性，亦復如是。唯在自行自知，默契而已。以自得者，即本住法，俱不可說。是故始終中間，不說一字。僧問天柱山崇慧禪師：達磨未來此土時，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未來且置，即今事作麼生？曰：某甲不會，乞師指示。師曰：萬古長空，一朝風月。僧無語。師復曰：闍黎會麼？曰：不會。師曰：自己分上作麼生干他？達磨來與不來作麼？他家來，大似賣卜 漢。見汝不會，為汝

錐破。卦文纔生，吉凶盡在汝分上，一切自看。僧曰：如何是解卜底人？師曰：汝纔出門時，便不中也。問：如何是大通智勝佛？師曰：曠大劫來，不曾擁滯。不是大通智勝佛是甚麼？曰：為甚麼佛法不現前？師曰：只為汝不會，所以成不現前。汝若會去，亦無佛可成。問：從上諸聖，有何言說？師曰：汝今見吾，有何言說？觀慧禪師種種說話，大似此段義疏。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我某夜成道，至某夜涅槃，於此二中間，我都無所說。緣自得法住，故我作是說，彼佛及與我，悉無有差別。

通曰：前說字等、語等、身等、法等，未嘗無說也。所可說者，覺一切佛法耳。至緣自得樂相，並無開口處。所以始於成道，終于涅槃，於二中間，不說一字。緣本住法，本自寂滅，本自常住。得此法者，離言說相，離文字相，非說之所可及，故都無所說也。此向上一路，不容言說。我及諸佛，悉無差別，亦不已說當說，故謂不說是佛說也。僧問廣德義禪師：古人云：言語道斷，非去來今。此理如何？德云：彌勒涅槃知幾劫，護明猶未降迦維。丹霞頌云：妙湛圓明第一機，降生成道涅槃時。迦維摩竭雙林樹，認著元來不是伊。林泉道：還知言語道斷，非去來今處麼？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

爾時大慧菩薩復請世尊：惟願為說一切法有無有相，令我及餘菩薩摩訶薩離有無有相，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佛告大慧：此世間依有二種，謂依有及無，墮性非性，欲見不離離想(魏云以見有諸法見無諸法，非究竟法生究竟想)。

通曰：因上言過去佛是我，則似有相。又言不說一字，則似無相。須離此有無二相，方得無上菩提。故請世尊詳言之。淨名云：本際不可得，以生死涅槃，本來平等，有無二俱離故。世間眾生，依有起見者，不出生死法。依無起見者，不出涅槃法。墮有者，謂實有是性，固是欲見。墮無者，謂有已還無，一切非性，亦是欲見。彼墮有欲見者，固未能出離生死。彼墮無欲見者，亦不能出離生死。妄謂出離本非究竟法，生究竟想。是墮有者不足論，而墮無者當深辨也。大論云：若不得般若方便，入阿毗曇，即墮有中。入空，即墮無中。倒執正法，還成邪人。世固有學佛法，成外道見者，安可不深辨乎。百丈云：文殊是七佛祖師，亦云是娑婆世界第一主首菩薩。無端作見佛想，問法想。被佛威神力故，左降二鐵圍山，不是不解。特與諸學人作標則，令諸後學人，莫作與麼見聞。但無一切有無等法，有無等見，一箇

箇透過三句外，是名如意寶，是名寶華承足。若作佛見法見，但是一切有無等見，名眼翳見。所見故，亦名見纏，亦名見蓋，亦名見孽。秖如今念念及一切見聞覺知，及一切塵垢袪得盡。但是一塵一色，總是一佛。但起一念，總是一佛。三世五陰，念念誰知其數。是名佛逼塞虛空，是名分身佛，是名寶塔見。必如百丈所云，方名究竟法也。

大慧！云何世間依有？謂有世間因緣生非不有，從有生非無有生(唐云謂有因緣而生諸法實非不有，實有諸法從因緣生非無法生)**。大慧！彼如是說者，是說世間無因。**

通曰：若了世間諸法本自無生，則有而不有，是謂妙有，未嘗不假因緣和合生。然即因緣非因緣，故不著於有也。若世間依有見者，謂實有因緣而生諸法，非無因緣也。實有諸法從因緣生，非無諸法也。彼作如是說者，謂世間實有生因，吾以為是無因說也。外道妄計作者以為生因，如勝性、四大、時、和合、微塵、自在等，以為生法之本。然此數者，是所作非是能作，是所生非是能生，本不能生而妄以為生因，是無因也。世豈有無因而能生者乎？故知世間於非因計因，是於非有計有也。墮有見者誠妄。律師法明謂大珠曰：禪師家多落空。珠曰：都是座主家落空。明大驚曰：何得落空？珠曰：經綸是紙墨，文字者俱是空。設於聲上建立名句等法，無非是空。座主執滯教體，豈不落空？明曰：禪師落空否？珠曰：不落空。明曰：何得却不落空？珠曰：文字等皆從智慧而生，大用現前，那得落空？知此，則知依有者無因。

大慧！云何世間依無？謂受貪恚痴性已，然後妄想計著貪恚癡性非性。大慧！若不取有性者，性相寂靜故(魏云無有諸法，以不見諸物相故)**。謂諸如來、聲聞、緣覺，不取貪恚痴性為有為無。大慧！此中何等為壞者？大慧白佛言：世尊！若彼取貪恚痴性，後不復取。佛告大慧：善哉，善哉！汝如是解。大慧！非但貪恚癡性非性為壞者，於聲聞、緣覺及佛，亦是壞者。所以者何？謂內外不可得故，煩惱性異不異故。大慧！貪恚痴若內若外不可得，貪恚痴性無身故，無取故。非佛、聲聞、緣覺是壞者，佛、聲聞、緣覺自性解脫故，縛與縛因非性故。大慧！若有縛者，應有縛是縛因故。大慧！如是說壞者，是名無有相。**

通曰：所謂世間依無見者，謂彼受貪恚痴性，知其造種種業，不免於苦已，遂欲斷彼貪恚痴性，妄想分別計著，有已還無，一切皆空，以為涅槃。夫先受之，而後斷之，見有物相，以為對治，非真寂靜法也。若不取世間諸有相者，不見有貪恚痴性可取，即不見有貪恚痴性可斷，性相如如，本自寂靜。故此寂靜之法，非

一切凡愚所可幾也。謂諸如來聲聞緣覺，不取世間貪恚痴性，唯其不取，安所見其有乎？夫既不有，安所見其無乎？此三乘聖人，無貪恚痴性，非先有後無之謂也。然本來寂靜之理，與彼外道斷滅之見頓殊，二者不可無辨。故問大慧，何者為壞？大慧則以先取貪等，後不復取，名之曰壞。夫先取之，既見其有，後不復取，又見其無，是欲壞滅所有，將無所不壞者？故佛謂此人，非但不取貪痴等性，先有後無，為是斷滅，彼於三乘聖人，所證不生不滅之法，亦是斷滅，究竟亦無三乘名字，同歸於壞而已。不知三乘聖人所證，非斷滅比。所以者何？謂貪嗔痴等，內而身心，外而塵垢，一切了不可得故。貪嗔痴性，即是煩惱，此煩惱性，即是菩提，如氷之與水，異不異故。夫貪恚痴性，若內身中不可得，若外法中亦不可得。是貪恚痴性，本無體故。既無體性，即無可取。既無可取，即無可壞。故如來聲聞緣覺，有悟于此。但見諸法寂靜，本無可取。非與貪恚痴作對，而欲壞之也。三乘聖人，既非是壞者，何以能無貪恚痴耶。以三乘聖人，所證真如自性，本自解脫故。心境不相到，當處解脫。外不見有為之縛者，內不見有為縛之因者。縛與縛因，本非有故。煩惱為縛，煩惱性自空。無明無縛之因，無明性自空。縛與縛因俱空，安得不解脫也。若見有貪恚痴性為縛者，應有五住煩惱為縛之因。欲斷其縛，必斷其因。是見縛與縛因，為有性故。不悟煩惱性，異不異故。乃欲一一而斷壞之，以為非有。是於本非有者，妄計為有。於本非無者，妄計為無。如是說壞者，是焦芽敗種，斷佛種性者也。是名一切無有相。世間依於無見，而取無相者如此。僧問大珠，如何得大涅槃。珠曰，不造生死業。曰，如何是生死業。珠曰，求大涅槃，是生死業。捨垢取淨，是生死業。有得有證，是生死業。不脫對治門，是生死業。曰，云何即得解脫。珠曰，本自無縛，不用求解。直用直行，是無等等。知此則知依無者，非真涅槃也。

大慧！因是故，我說寧取人見如須彌山，不起無所有增上慢空見。大慧！無所有增上慢者，是名為壞，墮自共相見，希望不知自心現量(唐云墮自共見欲樂之中，不了諸法唯心所現)**，見外性無常，剎那展轉壞，陰界入相續流注變滅，離文字相妄想，是名為壞者。**

通曰：唐云我。依此義密意而說，寧起我見如須彌山，不起空見懷增上慢。彼以一切無所有，唯見一空，世間萬法無足加其上者，已是慢矣。及聞真空不空之說，當下寂滅，不假功勳，便乃拂衣而去，此所謂增上慢也。如此空見，即如永嘉所云：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是已。故世尊密意而說，寧起我

見，不起空見，甚言空見之不可起也。而斷滅空見名為壞者，墮在偏空取證，有涅槃相可得，有能證涅槃者而為之自相，有所證涅槃者而為之共相，但見涅槃為可欲樂，以此希望得果，不知一切萬法唯心所現，本自寂滅，不必壞也。彼唯持一壞見，何所不壞？故見外而器界性本無常，剎那之間展轉變壞，是於外無所不空也。又見內而根身陰界入等相續流注皆從變滅，是於內無所不空也。遂謂遠離言語文字等相妄想分別，以為一切皆無，是依於無者名之為壞也。彼但見一切諸法生已還滅，不了本來無生滅義，至於無始流注不可滅者，亦欲滅之，是斷滅如來種性者，為害最大。故佛謂寧起我見，不起空見也。永嘉集觀心第三語云：心與空相應，則譏毀讚譽，何憂何喜？身與空相應，則刀割香塗，何苦何樂？依報與空相應，則施與劫奪，何得何失？心與空不空相應，則愛見都忘，慈悲普救。身與空不空相應，則內同枯木，外見威儀。依報與空不空相應，則永絕貪求，資財給濟。心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實相初明，開佛知見。身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依報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香臺寶閣，嚴土化生。必如此一一透過，方得真空之理，豈無所有空見便為究竟？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有無是二邊，乃至心境界(唐云心所行)**，淨除彼境界，平等心寂滅。無取境界性，滅非無所有，有事悉如如，如賢聖境界。**

通曰：此頌若不取有性者，性相寂靜，故有無二邊。如有貪等，如無貪等，是外境界。至心見其有而取之以為有，心見其無而不取以為無，乃心所行之境界也。此二皆惑，總名不淨。若淨除彼二種境界，非唯不著於事，抑且不存於心。則此心非有非無，豁然平等，不作有見，不作無見，一心湛然，常自寂滅。此寂滅性，但不取有無境界而見其滅耳，非一無所有而謂之滅也。若滅而一無所有，即墮於無相境界矣，即斷滅一切有事矣，安得謂之如如？一切萬法，悉是真如。能如真如，即一切寂靜。今平等寂滅性者，當無事時，固自如如。即有事時，悉皆如如。心境如如，寂然不動。不必斷滅外境，而後見其不動也。此如如境界，豈凡夫所及哉？乃聖賢自得生智。善樂境界，剎那無有生相，剎那無有滅相。本自不生，焉見其有？本自不滅，焉見其無？此有無二俱離，所謂性相寂靜者此也。普明和尚示眾云：祖師心法，洞貫十方，今古恒然，法爾如是。如是之法，不假修而自就，不假得而自圓，一切現成，名不動地。用而非有，不用非無，妙體湛然，恒常不變。體合妙用，應備無為，映現重重無邊色相。心無自性，觸事全彰，不動道場，遍十方界。如斯境界，略暫回

光，背覺合塵，妄為影事。此之事意，如王大路，行之即是，假使不行，亦在其路。如斯所論，猶是化門之說。若以舉唱宗乘，唯有一時散去好。若悟得散去消息，不但有無境界不著，即寂靜境界亦無著處。

無種而有生，生已而復滅，因緣有非有，不住我教法。非外道非佛，非我亦非餘，因緣所集起，云何而得無？誰集因緣有，而復說言無？邪見論生法，妄想計有無。若知無所生，亦復無所滅，觀此悉空寂，有無二俱離。

通曰：此頌世間依有及無者，不達聖賢境界也。彼諸外道，說無因而有生，則墮有見。說生已而復滅，則墮無見。其所謂有者，待因緣而有。其所謂無者，待因緣而無。因緣即是生滅法，非住我教中不生不滅之法也。我法寂靜相，非外道所作，亦非佛所作。非我所作，亦非餘眾所作。諸法從緣生，諸法從緣滅。本自無生，本無可壞。由因緣和合集聚而起者，本未嘗無也。然因緣各無自性，誰為集聚因緣而為之有。既無與集者，則因緣當體空寂。諸法原自非有，何必更說言無哉。故知說有者，但論無因生法，固是邪見。其說有已還無者，妄計一切斷滅，亦屬妄想。良由不知我教法不生不滅之妙，故至於此。若知一切法唯心所現，本自無生，亦復無滅。生滅既無，寂滅現前。觀此自性自相，本自空寂。無事如是，有事亦如是。常自如如，湛然不動。彼有無二見，何從而起哉。有無俱離，疾得無上菩提。此賢聖境界，豈外道所敢望也。昔七祖婆須蜜尊者，付法佛陀難提，乃說偈曰：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即入慈心三昧。時梵王帝釋及諸天眾，俱來作禮，而說偈言：賢劫眾聖祖，而當第七位。尊者哀念我，請為說佛地。尊者從三昧起，示眾曰：我所得法，而非有故。若識佛地，離有無故。語已，還入三昧，示涅槃相。此有無二俱離，即無上心印也。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唯願為我及諸菩薩說宗通相。若善分別宗通相者，我及諸菩薩通達是相。通達是相已，速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隨覺想及眾魔外道。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佛告大慧：一切聲聞、緣覺、菩薩有二種通相，謂宗通及說通。

(魏云為我及諸菩薩建立修行正法之相。佛答云：有二種法：一者建立正法相，二者說建立正法相。)**大慧！宗通者，謂緣自得勝進相，離言說文字妄想，趣無漏界自覺地自相，遠離一切虛妄覺想，降伏一切外道眾魔，緣自覺趣光明輝發，是名宗通相。**(魏云能取無漏正戒，證諸地修行相法，離諸外道虛妄覺觀諸魔境界，降伏一切外道諸魔，顯示自身內證之法。唐云超過一切不正思覺，伏魔外道生智慧光。)

通曰：上言不生不滅，有無俱離，是我教法，是自性宗也。若自性宗通，即能建立正法，不隨一切妄想邪解，速證菩提。莫要於此世尊井及說通者，不但自度，兼能度人也。宗通云者，謂緣自得勝進義相，得意忘言，遠離言說文字分別，但可自知云爾。自得勝進之相云何？謂能取無漏正戒，證諸地修行相法，所謂三無漏學。由戒而定而慧，故正戒為先。自有漏趣無漏，至無漏界，則一念相應，自得其本心，名自覺地得。分證真如，由是增進十地，即是勝進之相。此覺地自相，非人可知，故曰自得。但有一真實，更無餘枝葉。一切魔外虛妄覺想，俱已遠離。既已超過一切不正思覺，故能降伏魔外，生智慧光。此智慧光，即般若智，乃降伏魔外之利劍也。緣自覺趣，顯示自身內證之法，無師智、自然智，光明輝發，如大地火發，觸著便燒，何魔外而不降伏者乎？是謂建立正法相，即謂之宗通相也。百支舉野狐因緣次，黃檗便問：古人錯對一轉語，落在野狐身，今日轉轉不錯是如何？丈云：近前來，向汝道。黃檗近前打師一掌，丈拍手笑云：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溈山舉前話問仰山，仰云：黃檗常用此機。溈云：汝道天生得？從人得？仰云：亦是稟受師承，亦是自宗通。溈云：如是！如是！雪峰問德山：從上宗乘，學人還有分也無？山打一棒云：道甚麼？曰：不會。至明日請益，山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峰因此有省。巖頭聞之曰：德山老人一條脊梁骨硬似鉄，拗不折。然雖如此，於唱教門中猶較些子。

以上二則即宗通樣子也。

云何說通相？謂說九部種種教法，離異不異有無等相，以巧方便隨順眾生，如應說法令得度脫，是名說通相。大慧！汝及餘菩薩應當修學。

通曰：九部，十二部中之九部也。小乘九部，無方廣，無無問自說，無授記。大乘九部，無因緣譬喻議論。說是法者，非謂善能講說其義，要在了達本來無說無示，離異不異，有無四句等相，離四句，絕百非，即上遠離言說文字妄想，而以善巧方便，隨順眾生，應機說法，皆說自得勝進之法，令彼眾生離諸戲論，證於實相，各得度脫生滅，了知性相空寂，入我教法，同一宗通，故名說通也。說通即說建立正法相，非有宗教之別，所謂了法不在言，善入無言際，而能示言說，如響徧世間是也。僧問五祖演：如何是臨濟下事？演曰：五逆聞雷。曰：如何是雲門下事？演曰：紅旗閃爍。曰：如何是溈仰下事？演曰：斷碑橫古路。曰：如何是曹洞下事？演曰：馳書不到家。僧禮拜，演曰：何不問法眼下事？曰：留與和尚。演曰：巡人犯夜。此五家宗趣，須一一善其旨，方名說通。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宗及說通相，緣自與教法(唐云自證及教法)。善見善分別，不隨諸覺想，非有真實性，如愚夫妄想。云何起妄想？非性為解脫。觀察諸有為，生滅等相續，增長於二見，顛倒無所知，一是為真諦，無罪為涅槃(唐云涅槃離心識，唯此一法實)。觀察世妄想，如幻夢芭蕉，雖有貪恚痴，而實無有人。從愛生諸陰，有皆如幻夢。

通，曰宗說二通。長行雙明之，頌中合明之。謂宗及說通相，緣自得法而以教人。既能善見自性以明宗趣，又善分別諸法令人度脫。玩一善字，不假思惟，不容擬議，稱性而行，自得其妙，不隨諸魔外不正覺想所轉。所以不隨諸覺想者，以我所自得皆真實性，而彼所覺想非有真實性也。實無外境諸法，如彼凡夫種種妄想分別。既無實法，當體空寂，云何於中起貪恚痴欲見，而覺想為有哉？云何取貪恚痴非非性以為解脫，而覺想為無哉？試觀世間諸有為法，生已還滅，滅已復生，生滅相續，遞相遷改，非真實性。見其生者，則以為有；見其滅者，則以為無。生而滅，滅而生，外境無窮，增長於二見。依於有者，逐境遷流，名曰顛倒，固為無知；依於無者，迷有漏天，作無為解，錯亂修習，亦是顛倒。此二見顛倒，但憑心識，各是其見，造諸罪過，終從淪墮，豈得為真涅槃乎？涅槃唯有一，是為其遠離心識，不作有無二見。唯此一法實，故名真諦。證於真諦，即無生死罪障，乃為真涅槃也。證此真實，住如實處，觀察世間一切妄想分別，皆如幻夢，如芭蕉，非有真實。幻夢喻心識四陰，芭蕉喻色陰，皆究竟無實。既能了此身心不實，則我執頓空，縱有貪恚痴性，而實無作者，實無受者，心境雙亡，得人空慧，而有見何從起乎？然此諸陰，從無始來，愛為根本，生諸五陰，愛有生滅，非真實性，故生起五陰，雖有亦非真實，當處虛妄，如幻如夢，不可定執為有也。既不可執之為有，又何必斷之使無？有無俱離，得法空慧，彼依於無，而以貪恚癡非性非解脫者，又何自而起哉？二見不起，俱離顛倒，即名建立正法。說此建立正法，令人無罪，共證涅槃，即所謂善分別也。宗通說通，如後重出，但四句偈耳。非有真實性以下十六句偈，應屬上文有無二俱離後，綴而讀之，其義自貫。臨濟云：學道人不了，為執名句，被他凡聖名礙，所以障其道眼，不得分明。秖為十二分教，皆是表顯之說，學者不會，便向表顯名句上生解，皆是依倚，落在因果，未免三界生死。你若欲得生死去住，脫著自由，即今識取聽法底人，無形無相，無根無本，無住處，活潑潑地，應是萬種施設用處，秖是無處，所以覓著轉遠，求之轉乖，號之為秘密道流。你莫認著

箇夢幻伴子，遲晚中間，便歸無常，你向此世界中，覓什麼物作解脫？如臨濟所見，方名善見，方名真解脫。

爾時，大慧菩薩白佛言：世尊！唯願為說不實妄想相。不實妄想云何而生？說何等法名不實妄想？今何等法中不實妄想？(唐云是何而生，因何而生，誰之所生。)**佛告大慧：善哉！善哉！能問如來如是之義，多所饒益，多所安樂，哀愍世間一切天人。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佛告大慧：種種義，種種不實妄想，計著妄想生。大慧！攝所攝計著，不知自心現量，及墮有無見，增長外道見妄想習氣；計著外種種義，心心數妄想，計著我我所生。**(唐云一切眾生於種種境，不能了達自心所現，計能所取，虛妄執著，起諸分別，墮有無見，增長外道妄見習氣；心心所法相應起時，執有外義種種可得，計著於我及以我所，是故名為虛妄分別。)

通曰：因上言觀察世妄想，如夢幻芭蕉，此即妄想無性之旨。前聖轉相傳受，不越乎此。故大慧問：是諸妄想相，明知不實。既是不實，則無根矣，云何而生？說何等不實之法，名之曰不實妄想？此究竟妄想之體也。於何等不實法中，攀緣妄想？此究竟妄想所緣之處也。世尊，以一切天人，皆由妄想輪轉。若知虛妄不實，即悟妄想無性之旨，當下即得安樂。故能究竟此義者，饒益為多。彼世間種種義，有名有相可得者，皆虛妄不實。一切眾生，以七識不實妄想，計著種種虛妄之法，而六識妄想，因之生矣。曷言乎計著之為妄也？彼計著者，有能取，有所取。良由不知自心現量，內外心境，唯心所現，如水中月，不可執取。今計能取者心，所取者境，虛妄執著。實之以為有，則墮凡夫有見；空之以為無，則墮二乘無見。又從而分別，以為亦有亦無，非有非無，則增長外道邪見。由是妄想，熏染八識田中，而為習氣種子，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執著外義，種種可得。心心數法，相應而起，總不離計著八識心王而為之我，及五十一心數而為之我所。是我及我所，徒於外種種義計著，不知外性非性，本自不實也。由是而知，說有無二見法，說增長外道見法，名不實妄想之體。於心心數法妄想，於我我所計著，為妄想所緣之處。不實妄想之所以生，由計著種種外法不實而生也。若知自心現量，外性非性，即證於真實矣。溈山問仰山：忽有人問：一切眾生，但有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麼生驗？仰云：若有僧來，即召云：某甲。僧迴首，乃云：是甚麼？待伊擬議，向道：非唯業識茫茫，亦乃無本可據。溈曰：善哉！天童頌云：一喚迴頭識我不，依稀蘿月又成鈎。千金之子纔流落，漠漠窮途有許愁。萬松道：

為甚麼諸佛不動智，到眾生分上，喚作業識茫茫？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

大慧白佛言：世尊！若種種義種種不實妄想計著妄想生，攝所攝計著，不知自心現量，及墮有無見，增長外道見妄想習氣，計著外種種義心心數妄想，我我所計著生(唐無此段)**。世尊！若如是外種種義相，墮有無相，離性非性，離見相。世尊！第一義亦如是，離量根分譬因相**(唐云離諸根量宗因譬喻)**。世尊！何故一處妄想不實義種種性計著妄想生，非計著第一義處相妄想生？將無世尊說邪因論耶**(魏云墮世間論，唐云所言乖理)**？說一生一不生？佛告大慧：非妄想一生一不生。所以者何？謂有無妄想不生故，外現性非性，覺自心現量妄想不生。大慧！我說餘愚夫自心種種妄想相故，事業在前，種種妄想性相計著生。云何愚夫得離我我所計著見？離作所作因緣過，覺自妄想心量，身心轉變，究竟明解一切地如來自覺境界，離五法自性事見妄想。以是因緣故，我說妄想從種種不實義計著生，知如實義，得解脫自心種種妄想。**

通曰：大慧！因世尊言不實妄想，從計著種種不實義生，故牒上佛語而問。若是外種種義相，凡夫見其有，二乘見其無，此所墮有無相，究竟不實，離性非性；而妄想分別之見，亦究竟不實，離於見相。譬故幻事，種種非實；分別亦爾，有無相離。若如是者，與第一義諦無異。第一義諦所以異於世諦者，以其遠離阿含聖所說法，遠離諸根及建立三種量、五分論、宗、因、譬、喻等相，故名真實第一義。若外種種義相，離性非性，離於見相，與第一義無異者，即是平等無二，名為一處。第一義處妄想既本不生，則種種義處妄想亦不容生。何故計著種種義相，即妄想生；而計著第一義相，即妄想不生？世尊！將無同於外道邪因，論一處說生，一處說不生耶？此疑最微。謂真妄本無二體，何故於妄說生，於真不說生？若計著妄處為生，則計著真處亦生，怪世尊不宜說妄想生也。世尊明語之故，論本來妄想不生，但於愚夫不見本來者，說妄想生。欲令愚夫悟知本來即本不生，何嘗說妄想生哉？故謂妄想性，非一處生，一處不生也。本來寂靜，本無生滅。所以者何？謂諸法本不有，而妄想為有者不生故；諸法本不無，而妄想為無者不生故。彼妄想之所緣者，外境也。外種種義，雖現有名相，性即非性，當體虛妄，不見一切有無相可得。唯覺一切法，雖現有種種義，皆自心現量，如鏡中華，如水中月，非有非無，無所容其分別，此妄想之所以不生也。妄想不生，安所見其生而謂之生耶？又安所見其不生而謂之不生耶？故謂非妄想一生一不生也。此但可與自覺聖智者道耳。若餘愚夫，

於自心所現諸法，自生分別，即有種種妄想之相，總不離在前所作事業，隨先心生種種分別。前五識攬境，六識分別，七識計著，八識含藏，各各執著有相，生諸妄想。故我說妄想生者，說餘愚夫不能覺自心現量，故有是過。若不說者，云何愚夫得離我我所計著妄想之見，及離能作所作善惡事業因緣過患，如實覺知？於我我所生分別者，是六識妄想之心量也；於我我所計著者，是七識妄想之心量也；於作所作因緣者，是前五識妄想之心量也；含藏習氣種子為無始過患者，是八識妄想之心量也。覺知妄想心量，唯是自心現量，身心轉變，轉八識成四智，即此凡身而證聖果，究竟明解十地，次第到如來自覺境界，五法三自性俱離。不但離名相妄想已也，而正智如如修證事見亦離；不但離緣起妄想自性已也，而成自性修證事見亦離。此不但計著種種義相妄想不生，即計著第一義處妄想亦不生。如是心量即真如實際境界，本自無生，本自解脫。以是方便因緣開導愚夫之故，我說妄想從外種種義、種種不實計著生，即不離生死，焉能解脫？若覺自妄想心量到如來自覺境界，知如實義真實不虛，證於第一義諦，即得解脫。自心種種妄想不為我我所計著所縛，不為作所作因緣過患所苦，現前種種義相即是如如自體，又何妄想之有？妄想既無，又誰為生？誰為不生哉？故說妄想生者，正欲眾生悟知妄想無性，同歸於無生而已。臨濟示眾云：今日學佛法者，且要求真正見解。若得真正見解，生死不染，去住自由；不要求殊勝，殊勝自至。道流！秖如自古先德皆有出入底路，如山僧指示人處，秖要你不受人惑，要用便用，更莫遲疑。如今學者不得，病在甚處？病在不自信處。你若自信不及，即便茫茫地狥一切境轉，被他萬境回換，不得自由。你若能歇得念念馳求心，便與祖師不別。你欲得識佛祖麼？秖你面前聽法底是。學人信不及，便向外馳求；設求得者，皆是文字勝相，終不得他活。祖意莫錯！此臨濟到如來自覺境界，故其言直捷如此。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諸因及與緣，從此生世間，妄想著四句，不知我所通。世間非有生，亦復非無生，不從有無生，亦非非有無。諸因及與緣，云何愚妄想？非有亦非無，亦復非有無，如是觀世間，心轉得無我。

通曰：此頌覺自妄想心量身心轉變之義，長行似略，偈乃詳之。我說諸因緣法生諸世間者，意顯諸法本無生故，而愚夫不達，乃反依因緣計著四句妄想分別，此不知我所通義也。我所通義，世間諸法非從有生、非從無生、非從有無俱生、亦非離有無不俱生，諸因及與緣本自無生，世間法如是本離四句，云何愚夫依諸

因緣妄想分別墮有無見？不知此世間有無諸性本非有也、本非無也、亦復非非有非非無也，若能如是觀於世間法本無生，妄依何立？故心不為境所轉而能轉乎境，不依於妄而依於真，不計著於我、不計著於我所，即身心轉變得二無我，離四句、絕百非，不越世間而得解脫，此我所通之義也。黃檗云：一等是學，直須無學，無凡無聖、無淨無垢、無大無小、無漏無為，如是一心中，方便勤莊嚴。聽汝學得三乘十二分教，有一切見解總須捨却，所以除去所有，唯置一牀寢疾而臥，秖是不起諸見，無一法可得，不被法障，透脫三界凡聖境域，始得名為出世佛，所以云稽首如空無所依，出過外道。心既不異、法亦不異，心既無為、法亦無為，萬法盡由心變，所以我心空故諸法空，千品萬彙悉皆同。盡十方空界同一心體，心本不異、法亦不異，秖為汝見解不同，所以異耳。黃檗固得身心轉變妙處，出語自別。

一切性不生，以從緣生故，一切緣所作，所作非自有。事不自生事，有二事過故，無二事過故，非有性可得。觀諸有為法，離攀緣所緣，無心之心量，我說為心量。量者自性處，緣性二俱離，性究竟妙淨，我說為心量。

通曰：此頌外現性非性，覺自心現量之旨也。承上言，諸因及與緣，從此生世間。業已生矣，何以謂之無生也？由一切萬法性本不生，但從緣生故。生但緣生，非自生也；作但緣作，非自作也。一切緣所作故，待緣而有者，非所作自有性，則果不能自生果。果不自果，必由於華。若不待華而果，則果有二果之過。果上生果，必無此事，則所作事自性了不可得。惟無自性可得，是緣必待乎因，緣不自生也；因必待乎緣，因不自生也。故謂一切性不生也。若覺一切性不生，則觀諸世間有為諸法未嘗不生。然內離于能緣之心，外離于所緣之境，心境俱亡，當下無心可得。是無心之心量，即是自心現量，不入計度，不落方所，其量無涯。量之云者，即如來藏性周徧充滿之自性處。寂爾靈知，逈然獨露，能緣所緣，二性俱離。此自性處，究竟妙淨，即世間離世間，即有為離有為，染而不染，名曰妙淨。故我說名心量本來不生者，此也。大顛上堂曰：夫學道人，須識自家本心。多見時輩，秖認揚眉瞬目，一語一默，驀然印可，以為心要。此實未了，吾今為汝分明說出，各須聽取。但除却一切妄運想念現量，即是真心。此心與塵境及守靜默時全無交涉，即心是佛，不待修治。何以故？應機自照，冷冷自用，窮其用處，了不可得，喚作妙用，乃是本心。此語大煞分明，却與此段重重敷演。

施設世諦我，彼則無實事，諸陰陰施設，無事亦復然。有四種平等，相及因性生，第三無我等，第四修修者。

通曰：上言性究竟妙淨，謂即世間出世間，不離緣生而證無生。何以臻此妙也？彼有見於世間施設假名為我者，究竟無我，亦無主，無實事可得。諸陰各各施設自計為我者，究竟無我，亦無主，亦無實事可得。無世諦我，即無人我執。無諸陰施設二十身見等，即無法我執。人法俱泯，內外兩忘，即得一切處平等。略分之，有四種平等：一者相平等，相即五陰，陰空則相與無相平等。二者因果平等，果者因所生，生與所生俱無自生，即因果一契。第三我無我平等，人我法我俱空，則俱生我執盡融，同歸於太虛，故與無我等。第四無我者，是所修之法。心轉得無我者，是能修之人。至於無我，則無修無證，而修與修者俱平等矣。為五六七八識所轉，即為世諦遷流，不得平等，不得名淨。唯能轉識證於無心，則即妄即真，一切平等，一切處皆淨。故上所云妙淨者，於平等而見其淨也。黃檗云：學道人莫疑四大為身，四大無我，我亦無主，故如此身無我亦無主。五陰為心，五陰無我亦無主，故知此心無我亦無主。六根、六塵、六識和合生滅，亦復如是。十八界既空，一切皆空，唯有本心蕩然清淨。此數語即與此段符契。

妄想習氣轉，有種種心生，境界於外現，是世俗心量。外現而非有，心見彼種種，建立於身財，我說為心量。離一切諸見，及離想所想，無得亦無生，我說為心量。非性非非性，性非性悉離，謂彼心解脫，我說為心量。如如與空際，涅槃及法界，種種意生身，我說為心量。

通曰：上已詳覺自心現量，妄想不生之義。此下復詳身心轉變，到如來自覺境界之實也。彼餘愚夫，自心種種妄想相者，皆由識轉，不能轉識故。妄想分別者，六識也。習氣染污者，七識也。含藏種子者，八識也。現對外境者，五識也。彼惟為五六七八所轉，故六識妄想，依七識染污，引起八識含藏習氣種子，熏發轉變，而有種種分別心生。或墮有見，或墮無見，總於外現境界，執為實我實法，種種妄想相生，是為世俗愚夫之心量也。若自覺聖智者，則不然。八識現起有相分，有見分，心見所對外境，未入分別者，名前五識，是為現量。愚夫於外現境界，執之為有。智者於外現境界，不見其有，唯是自心所現。彼種種建立，內而根身，外而資財，皆八識之所顯現。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心境雙融，即相平等。此轉前五識，為成所作智也。故我說為心量，非世所通也。至第六識，有人我見，有法我見，有能想，有所想，皆不離六識作用。見者意見，屬利使。想者情想，屬鈍使。二使俱離，得無所得。非但無得，亦本無生。後無所得之果，前無能生之因。二俱無性，即因果平等。此轉第六識為妙觀察智

也。故我說為心量，非世俗所通也。七識為染淨依，原無實體。外但依於六識，非有有自性也。內但依於八識，非有無自性也。性與非性俱離，謂彼於前六識，杜絕踪跡，有既不立。於後八識，蕩滌種子，無亦無依。有無俱捐，得大解脫。無始我執，消融殆盡，即與無我等。此轉第六識為平等性智也。故我說為心量，非世俗所通也。至第八識，即如來藏。依於生滅，則名在纏如來藏。依於不生滅，則名出纏如來藏。對變易故說如如，對有故說空，對無故說實際，對生死故說涅槃，對六道故說法界，對五陰故說意生。身到如來自覺境界，乃能一一明盡究竟。修與修者，一切平等。此轉第八識為大圓鏡智也。故我說為心量，非世俗所通也。身心轉變，一至於是。能緣所緣，俱已遠離。即妄想，即心量，即世間出世間。所云性究竟妙淨者，必至是為極也。覺此心量，知如實義，又何不實妄想之有哉？天寧上堂云：法身者，理妙言玄，頓超終始之患。諸仁者！莫是幻身外別有法身麼？莫是幻身便是法身麼？若也恁麼會去，盡是依他作解，蒙昧兩岐，法眼未得通明。不見僧問夾山：如何是法身？山云：法身無相。如何是法眼？山曰：法眼無瑕。所以道吾云：未有師在。忽有人問老僧：如何是法身？羊便乾處臥。如何是法眼？驢便濕處尿。更有人問：作麼生是法身？買帽相頭。作麼生是法眼？坑坎堆阜。若點檢將來，夾山秖是學處不明，如流俗閨閤裏物不能捨却，致使情關固閉，識鎖難開。老僧今日若不當陽顯示，後學難以知歸。勸汝諸人不用求真，唯須息見。諸見若息，昏霧不生，自然智鑑洞明，更無他物。諸仁者！還會麼？珠中有火君須信，休向天邊問太陽。丹霞頌云：道合平常絕異端，行人何必歷艱難？從今莫問孫臏外，龜殼無靈不用鑽。由斯以談，識鎖難開，須如是重重轉盡始得。

爾時大慧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世尊所說，菩薩摩訶薩當善語義。云何為菩薩善語義？云何為語？云何為義？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佛告大慧：云何為語？謂言字妄想和合，依咽喉脣舌齒斷頰輔，因彼我言說妄想習氣計著生，是名為語。大慧！云何為義？謂離一切妄想相言說相，是名為義。大慧！菩薩摩訶薩於如是義，獨一靜處聞思修慧，緣自覺了向涅槃城，習氣身轉變已自覺境界(唐云以聞思修慧思惟觀察向涅槃道自智境界轉諸習氣)**，觀地地中間勝進義相，是名菩薩摩訶薩善義。**

通曰：前大慧問一切性無生及如幻，世尊語以如實處見一切法者，謂超自心現量。偈曰：觀察如幻等，於相不妄想。隨即謂善觀名句形身，隨入義句形身，即世尊所說當善語義之旨也。次答

離有無有相。偈曰：觀此悉空寂，有無二俱離。大慧即請說宗通相，而世尊并以說通語之，亦世尊所說當善語義之旨也。今大慧又問：何者為語？何者為義？何者為善語義？世尊前說四種言說妄想相，已備言字妄想和合之旨。此復云依咽喉脣舌齒斷頰輔者，即前頭胸喉鼻脣舌齒斷和合出音聲之謂也。牙齒舌喉脣分別商宮角徵羽，即字也。因彼我相對談說理事，即言也。妄想計著習氣種子以為之因，而言語於是乎生，此言與字與妄想和合而成語也。此言說相不離乎識。若夫義者，轉識成智邊事，故離一切妄想分別之相。妄想既無，言語何依？所謂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乃最上第一義也。若諸菩薩當依於如是義，莫著言說，但可獨一靜處，空閒獨坐，從聞思修三慧方便思惟觀察，得自覺了，趣不生滅，向涅槃道轉諸習氣，身心轉變，證自智境界。觀地地中間金剛慧心，一一斷除前地所證勝進義相，是之謂善義，即所謂宗通也。趙州上堂：菩提涅槃，真如佛性，盡是貼體衣服，亦名煩惱實際。理地甚麼處著？一心不生，萬法無咎。汝但究理，坐看三二十年。若不會，截取老僧頭去。夢幻空華，徒勞把捉。心若不異，萬法一如。既不從外得，更拘執作麼？如羊相似，亂拾物安向口裏。老僧見藥山道：有人問著，但教合取狗口。老僧亦教合取狗口。取我是垢，不取我是淨。一似獵狗，專欲得物喫。佛法在甚麼處？千人萬人盡是覓佛漢子，於中覓一箇道人無？若與空王為弟子，莫教心病最難醫。此離妄想相、言說相第一義也，宜佩服之。

復次，大慧！善語義菩薩摩訶薩，觀語與義非異非不異，觀義與語亦復如是。若語異義者，則不因語辨義，而以語入義，如燈照色(唐云譬如有人持燈照物)**。復次，大慧！不生不滅、自性、涅槃、三乘、一乘、心自性等，如緣言說義計著，墮建立及誹謗見。異建立，異妄想，如幻種種妄想現。譬如種種幻，凡愚眾生作異妄想，非聖賢也**(唐云若有於不生不滅、自性、涅槃、三乘、一乘、五法、諸心自性等中，如言取義，則墮建立及誹謗見，以異於彼起分別故。如見幻事，計以為實，是愚夫見，非聖賢也)。

通曰：前言說妄想相章，已明言說與妄想，非異非不異。世尊謂言說所入是第一義，非言說是第一義。既曰言說所入是第一義，則非異矣。又曰非言說是第一義，則非不異矣。故善語義菩薩，觀語與義，非異非不異。若異者，語自語，義自義，則不因言語聲故而辨於義。惟義因言語了別，則以語入義。如持燈照物，得物則忘其燈矣。因燈見物，不得言異。物非燈也，不得言一。故知因言語燈，入離言說，自證境界，非異非不異也。若執著非異非不異，而以語能辨義者，謂諸法體相，同言語聲義，義如語，

語如義，等無有異。於中依眾緣取相，若不生不滅者，若自性涅槃者，若三乘一乘者，若五法三自性等，但依言說取義，一切執為實有，是因言說而為有也。因言說而有者，亦因無言說而無，故墮建立及誹謗二種邪見。既見其有，又見其無，以異於彼，起分別見，是謂異建立，異分別，均之為妄想也。安在其義如語，語如義，等無有異乎？彼但以語顯義，如幻人作幻事，種種變現，或說不生不滅，或說自性涅槃，或說三乘一乘，或說五法三自性。其所為義者，非幻也；而其所為語者，如幻也。若聖賢者，觀彼如幻，即知非幻，不於言說作異妄想。彼凡愚眾生，見以為不異者，則執為實有；見以為異者，則執為實無。如見種種幻事，計以為實，於中作種種異分別見，墮在凡愚妄想，非聖賢也。聖賢者，觀察如幻等，於相不妄想，由通於第一義故。汝等菩薩，當善語義。僧問風穴：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穴云：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華香。雪竇云：劈腹剜心。天童拈云：露躶躶，圓陀陀，直是無稜縫。且道風穴無稜縫，何似雪竇無稜縫？還會麼？和光惹事，刮篤成家。肇法師寶藏論？離微體妙品云：其出微，其入離。知入離，外塵無所依；知出微，內心無所為。內心無所為，諸見不能移；外塵無所依，萬有不能羈。蓋語涉於微，默涉於離，故云語默涉離微。語是謗，默是誑，謂之誑謗關。凡有三重，單雙不犯，此特三關之一也。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彼言說妄想，建立於諸法，以彼建立故，死墮泥犁中。陰中無有我，陰非即是我，不如彼妄想，亦復非無我。一切悉有性，如凡愚妄想，若如彼所見，一切應見諦。一切法無性，淨穢悉無有，不實如彼見，亦非無所有。

通曰：說善語義，而獨詳於建立誹謗者，以外道見異見不異，不離妄想分別，故於語義不善。若知非異非不異者，雖復不依言語道，亦復不著無言說，自無此二過矣。彼以言說妄想，建立於諸法者，法本離言說相，而以言說建立為有，是言說存則存，言說亡則亡，以不生不滅之法，墮於生滅中，其輪迴生死，無足怪矣。至誹謗建立者，作異建立妄想，如五陰建立，說陰中有我，說陰即是我，彼則謂陰中無我，陰非是我，不如彼建立妄想，似破二十種身見，然識陰是滅不得者，乃一切斷滅，歸於無有，不知分別無我者，即是我也，非我誰知是無，故曰亦復非無我，此無我妄見，何以不墮泥犁中，為彼邪解所持，生無想天，劫滿必入輪迴也。且彼建立者，謂一切悉有性，如凡愚依有妄想分別所見，若果有性者，則一切言說，應見真諦，如說涅槃，即見涅槃，說一乘，即見一乘，今言說自言說，真諦自真諦，固知一切

言說，本無性也，既本無性，安得定執為有乎。彼誹謗者，謂一切法無性，如凡愚依無妄想分別所見，淨業穢業總歸於無，一切無實事可得，是斷滅種性也。若果無性者，則真常流注應斷。然自無始以來，實不可斷，淨穢可斷。而斷淨穢者，實不可斷，固知一切法亦非無所有也。既非無有，則彼見不實，安得定執為無乎？彼見為有者，非真有。見為無者，非真無。知其非真，而覺了於第一義諦，即說有說無，總於義相不相違背。斯善於語義，而向於涅槃道矣。何至有無相傾，而不免於輪迴乎？僧問百丈：如何是有情無佛性，無情有佛性？丈云：從人至佛，是聖情執。從人至地獄，是凡情執。秖如今但於凡聖二境，及一切有無諸法，都無取捨心，亦無無取捨知解，是名無情有佛性。秖是無其情繫，故名無情。不同木石太虛，黃華翠竹之無情，將為有佛性。若言有者，何故經中不見受記而得成佛者？秖如今鑒覺，但不被有情改變，喻如翠竹。無不應機，無不知時，喻如黃華。又云：若踏佛階梯，無情有佛性。若未踏佛階梯，有情無佛性。如百丈言：執著有無者，皆情也。於第一義何有？

復次，大慧！智識相今當說。若善分別智識相者，汝及諸菩薩則能通達智識之相，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大慧！彼智有三種，謂：世間、出世間、出世間上上。云何世間智？謂一切外道凡夫計著有無。云何出世間智？謂一切聲聞緣覺墮自共相希望計著。云何出世間上上智？謂諸佛菩薩觀無所有法，見不生不滅離有無品，如來地人法無我緣自得生。大慧！彼生滅者是識，不生不滅者是智。復次，墮相無相及墮有無種種相因是識，超有無相是智。復次，長養相是識，非長養相是智。復次，有三種智，謂：知生滅、知自共相、知不生不滅。復次，無礙相是智，境界種種礙相是識(唐云著境界相是識，不著境界相是智)**。復次，三事和合生方便相是識，無事方便自性相是智**(唐云三和合相應生是識，無礙相應自性相是智)**。復次，得相是識，不得相是智。自得聖智境界，不出不入故，如水中月。**

通曰：因上善語義章，觀語與義非異非不異即智相，觀語與義或異或不異作有無等見得識相。故世尊謂智識相今當說。其智相者有三品：世間智者，諸凡夫等計著一切法有、一切法無，及計著有無生因，不離世間境界，是名世間智。出世間智者，諸二乘人知世間五蘊生死可厭，計著涅槃可證，希望得出世果，虛妄分別能證者為自相、所證者為共相，雖免流轉實墮偏空，是名出世間智。若出世間上上智者，諸佛菩薩觀本來一無所有之法，見自性不生不滅離有無品，不墮世間外道凡夫生滅之見，證入如來地人法俱空，不墮二乘法我未忘之見。此智乃無師智、自然智，緣自

得生，非由功勳積累所到也。由此言之，世間智、出世間智，雖有智之名未離乎識，必至於出世間上上智情見俱泯，乃得名為智也。故世間凡夫計著一切有無皆是生滅法，而計著生滅法者屬六識分別用事，是謂之識。若諸佛菩薩觀無所有法，見本來不生亦本不滅，已離諸識境界，故謂之智。世間外道墮相無相見，謂外法有已還滅，但於相上分別，及墮有無種種相因，謂有種無種、有因無因及有異因為作者，但以神我為主諦，是謂之識。若諸佛菩薩觀無所有法離有無品，已離四句絕百非，超過有無等相，故謂之智。一切聲聞緣覺取證涅槃，不離壽者相，但以積集諸法而自長養，然存我覺我尚在，是謂之識。若諸佛菩薩觀無所有法，證入如來地，人法俱空毫末不存，故謂之智。彼長養相者，雖得人無我，未得法無我；非長養相者，法我亦空，識陰都盡，乃名真智也。以上分別智識相可謂詳矣。而又謂有三種智者，謂出世間上上智能兼前二種智，而前二種智不能兼上上智也。謂知凡夫外道諸生滅法，唯知故不計著有無，是謂一切智也。知二乘自共相法，唯知故不墮自共相希望，是謂道相智也。知諸佛菩薩不生不滅法，唯知故證入如來地，是謂一切種智也。知此三者，非世間智非出世間智，乃出世間上上智也。是出世間上上智，豈能離世間法及出世間法，而別有所謂最上乘哉？但凡夫著境界相，計有計無，不越六識分別，便為種種境礙。唯不著境界相，轉第六識為妙觀察智，雖處生滅之中，不為生滅所礙，故有礙者是識，而無礙者是智也。外道計著神我以為作者，即七識也。由三事和合方便相應而生。三事者，一根本緣即八識，二作意即自體，三種子即六識所熏。是由三和合緣作方便生者，非自性相，唯轉第七識為平等性智，不藉緣生不事方便，自生解脫緣起無礙，故依緣者是識，而自性相應者是智也。二乘人墮自共相，希望實有涅槃相可得，有得有證，猶是八識生滅邊事，唯轉第八識為大圓鏡。智則捨離生滅，依不生滅，於無上涅槃了不可得。故得相者是識，而不得相者是智也。彼得相者，湛入合湛，有出入相可得，故未離乎識。此無所得相，名之為智。以自身內證，得聖智境界，非自外入，非由中出，如如自體，清淨周徧。識即是性，性即是識，如月之在水，來無所從，去無所至，不出不入，湛然常寂。此聖智境界，但可自悟，故曰緣自得生。是智識相，不可不善通達也。臨濟云：道流！佛法無用功處，秖是平常無事，屙屎送尿，著衣吃飯，困來即臥，愚人笑我，智乃知焉。古人云：向外作工夫，秖是痴頑漢。你且隨處作主，立處皆真，境來回換不得，縱有從來習氣，五無間業，自為解脫大海。今時學者，總不識法，猶如觸鼻羊逢著物，安在口裏，奴郎不辨，賓主不分。

如是之流，邪心入道，鬧處即入，不得名為真出家人，正是真俗家人。夫出家者，須辨得平常真正見解，辨佛辨魔，辨真辨偽，辨凡辨聖。若如是辨得，名真出家。若佛魔不辨，正是出一家入一家，喚作造業眾生，未得名為真出家。秖如今有一箇佛魔，同體不分，如水乳合鵝王喫乳，如明眼道流，魔佛俱打。你若愛聖憎凡，生死海裏浮沉，必如臨濟所見，方名出世間上上智。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採集業為識，不採集為智，觀察一切法，通達無所有，逮得自在力，是則名為慧(魏云：識能集諸業，智能了分別，慧能得無相，及妙莊嚴境)。**縛境界為心，覺想生為智，無所有及勝，慧則從是生**(前十二妄想章偈云：心縛於境界，覺想智隨轉，無所有及勝，平等智慧生)。

通曰：此頌備說識智相，識外無智，惟能轉識者為智。然識何由而轉？非發慧者不能轉。慧何由而生？必由觀察無所有而生。故偈中提出一慧字，要人自修自悟，然後能證出世間上上智也。前說藏識海浪法身境界，偈曰：心名採集業，意名廣採集，諸識識所識，現等境說五。此但以採集業為識。夫積集種子者，雖係八識，然廣攬採集者為七識，造種種業者為六識，對境逐塵者為前五識，總不離藏識海轉變，故但舉八識，已該其餘矣。諸業善惡無記等，皆屬生滅法，積集於心，種種變現諸識，展轉相因，均謂之識。若能空諸所有，不採集諸業，則靈光猶耀，迥脫根塵，善能分別一切，乃謂之智。良由觀察一切法，本來無所有，見諸相非相，及勝妙莊嚴境界，逮得自在威光，是名慧力具足，得大自在，故名出世間上上智也。又引前十二妄想章偈，以申明之。所云採集業者，即心為境界所縛，有縛即不名智，故為識也。所云不採集者，即覺了妄想，不為妄想所縛，即得名智，謂能轉乎識也。著於境界者，見其有；不著於境界者，見其無所有。然是無所有，未入勝妙，亦未為慧。唯不離一切諸法，而見無所有，乃為勝妙。此發光燄慧，從不思議生，一切平等，一切自在，乃出世間上上智也。華嚴經出現品云：佛子，無一眾生而不具有如來智慧，但以妄想顛倒執著，而不證得。若離妄想，一切智、自然智、無礙智，則得現前。天童頌云：天蓋地載，成團作塊。周法界而無邊，析鄰虛而無內。及盡玄微，誰分向背？佛祖來償口業債，問取南泉王老師，人人只喫一莖菜。若了得喫一莖菜，即周法界而無邊者，乃得名慧。

心意及與識，遠離思惟想，得無思想法，佛子非聲聞。寂靜勝進忍，如來清淨智，生於善勝義，所行悉遠離。我有三種智，聖開發真實，於彼想思惟，悉攝受諸性。二乘不相應，智離諸所有(魏云我有三種慧，依彼得聖名。唐云分別於諸相，開示一切法，我智離

諸相，超過於二乘)，計著於自性，從諸聲聞生，超度諸心量，如來智清淨(唐云以諸聲聞等，執著諸法有，如來智無垢，了達唯心故)。

通曰：長行中三辨識智相，但指心指意指識，而不及五識者何？前五識屬現量，未入思惟想，乃無記性所攝。若以無記性為無分別，即當根本智者，是聲聞見解也。故此重頌觀無所有及勝得平等智慧者，非能離心意及識而別有慧生也。但於識遠離著境界生滅思惟想，於意遠離墮有無和合生因思惟想，於心遠離得長養相思惟想。至一無所思，一無所想不為境界所縛，即得不生不滅法，即得超有無相法，即得非長養相法。如是者，不必斷滅諸識而證無所有，非得自在慧力者不能。唯是佛子！菩薩位中乃有此智，非聲聞所可及也。是無思想法，即是寂靜最勝之法。由此佛子！聖智勝進不已，即是如來清淨智。仁王經中說有五忍，謂伏忍、信忍、順忍、無生忍、寂滅忍。三賢但伏忍初地至九地得信忍，順忍、無生忍至十地等妙覺得寂滅忍，是寂靜忍最為勝進。故如來清淨智生於勝義諦之最善者，不但遠離凡夫外道二乘思惟想，即十地菩薩所行境界悉皆遠離。如是之智，即登地菩薩亦不能測，而況於二乘乎？故佛言：我有三種智慧，所謂知生滅、知自共相、知不生不滅。依彼世間法、出世間法、出世間上上法，而得聖智之名。惟有此聖智故，能開發真實第一義諦。不但得實智，且得權智。於彼凡夫外道思惟想法，悉能攝受，悉能分別開示一切有無生滅諸法，與吾真實不相應。於彼二乘所得自共相法，有得有證，不離諸相，與吾真實亦不相應。由我聖智離諸所有，於相而離相，不壞相而證無相，所以超過於二乘之上也。彼二乘人計著於自性涅槃，實有涅槃可證。雖曰無相，翻成有相。但從聲教而入，依言證道，非由自得生故。如來之智緣自得生，了達諸法唯心所現，本來寂靜，一無所有，故能超度諸心量，不為心量所縛。二乘所證涅槃，未離心量，未得清淨。唯如來自得聖智，清淨無垢，生於善勝義，了無心量可得，故謂之出世間上上智也。臨濟云：如諸方學人來，山僧此間作三種根器斷。如中下根器來，我便奪其境而不除其法。或中上根器來，我便境法俱奪。如上上根器來，我便境法人俱奪。如有出格見解人來，山僧此間便全體作用，不歷根器。大德！到這裏，學人著力處不通，風石火電光即過了也。學人若眼定動，即沒交涉。擬心即差，動念即乖。有人解者，不離目前。大德！你擔鉢囊屎担子傍家走，求佛求法，即今與麼馳求底，你還識渠麼？活潑潑地，秖是勿根株。擁不聚，撥不散，求著即轉遠，不求還在目前，靈音囑耳。若人不信，徒勞百年。臨濟！故得如來清淨智者，乃悉攝受諸性，開發真實義如此。

復次，大慧！外道有九種轉變論，外道轉變見生，所謂形處轉變、相轉變、因轉變、成轉變、見轉變、性轉變、緣分明轉變、所作分明轉變、事轉變。大慧！是名九種轉變見，一切外道因是起有無生轉變論。云何形處轉變？謂形處異見。譬如金變作諸器物，則有種種形處顯現，非金性變，一切性變亦復如是。或有外道作如是妄想，乃至事變妄想，彼非如非異妄想故(唐云諸餘外道種種計著皆非如是亦非別異但分別故)。如是一切性轉變，當知如乳酪酒果等熟，外道轉變妄想，彼亦無有轉變若有若無，自心現外性非性(唐云自心所見無外物故)。大慧！如是凡愚眾生自妄想修習生。大慧！無有法若生若滅，如見幻夢色生(唐云如因幻夢所見諸色如石女兒說有生死)。

通曰因。上言一切外道凡夫，計著有無，及墮有無，種種相因。雖云世間智，總不離識情所轉。此復詳論外道九種轉變，皆由妄見所生。一者形處轉變，指流轉六道，形狀不同也。二者相轉變，指五陰四大，生住異滅不同也。三者因轉變，指種子為因，因滅果起。四者成轉變，唐云相應，指因所成法，有成有壞。五者見轉變，謂隨物遷移，前見為是，後見為非也。六者性轉變，即時至轉生作熟，變甘為苦，其性各別也。七者緣轉變，指十二因緣，生滅不住，分明轉變。八者所作轉變，指緣所作果，有已還滅，分明轉變。九者事轉變，指根身器界，諸有為法，終從變壞。如此轉變九種，或無而有，或有而無，因是妄生分別，作轉變論。此皆於生滅法中起見，唯依於識，不依於智，故非正論。彼謂形處轉變者，但於形處生異見耳。譬如金作諸器，鐶釧瓔珞，種種不同，則有諸形顯現，非實金性變也。不見其性，但見其形，則以形處實有轉變，而不知形處如幻，本未嘗變，未嘗不變也。推之一切性變，皆如形處，真性不變，皆如其金，不可作別異見也。諸餘外道，作種種分別，謂相謂因，謂成謂見，謂性謂所作，乃至事等，種種轉變，實有別異。不知彼種種諸法，亦非如是，非不如是，但以妄想分別故，有此異見耳。如是則彼所云一切性轉變者，當知如乳酪酒果等，時至則熟其味即變，但變其味不變其濕，但變其形不變其性，外道妄想分別謂一切性轉變，不知彼亦無有轉變也。所以者何？以諸法無實體故，安所見其有而謂之轉？安所見其無而謂之變？一切外法若有若無皆自心所現，其實外物非有自性，本無一物可得，既無實性誰為轉變？故曰彼亦無有轉變也。本無轉變而外道凡愚妄謂實有轉變，自形處以至事變種種分別，皆自無始妄想習氣所生，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法本無生滅而凡愚妄謂有生滅，法本無別異而凡愚妄謂有別異，如見幻夢中色相若生若滅而生異見耳。幻夢所見非實有，是

事亦未嘗無色，凡愚無知於中說有說無、說生說滅，建立九種轉變論，豈不悖哉？後七無常論大率類此。總之，墮相無相及墮有無種種相因，是識非智也。曹山初謁洞山，洞問：闍黎名甚麼？曹云：本寂。洞曰：那箇鼈？曹云：不名本寂。洞深器之，自此入室盤桓數載乃辭去，洞曰：子向甚麼處去？曹云：不變異處去。洞曰：不變異處豈有去耶？曹云：去亦不變異。丹霞頌云：家家門掩蟾蜍月，處處鶯啼楊柳風，若謂縱橫無變異，猶如擲劍擬揮空。若明得曹山無變異處，則外道九種變異論不攻自破矣。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形處時轉變，四大種諸根，中陰漸次生，妄想非明智。最勝於緣起，非如彼妄想，然世間緣起，如犍闥婆城。

通曰：外道不達於如幻之旨，故有九種轉變之論。如形處轉變，謂由時節漸次而生。始也以四大種為本，既也以清淨四大生起諸根。然此根已滅，彼根未生，二者中間亦且有五陰，謂之中陰身。中陰自擇父母，與己三緣和合，而天人六道形處於是乎生。其漸次轉變如此。總之，未超乎形，未離乎識，分別種種轉變次第，均屬妄想，非明智也。明者，明彼形處等之為妄。智者，但依於性，不依於識也。唯佛有最勝之號，最勝於世間緣起形處事相等法，非如彼外道妄生分別。但觀如犍闥婆城，於虛空中種種莊嚴，非有實法，不可定執為有，不可定執為無，皆自心所現耳。彼外道不了如幻，計以為實，故作九種轉變論，不可語於最勝之門也。博陵王問牛頭融禪曰：境發無處所，緣覺了知生。境謝覺還轉，覺乃變為境。若以心曳心，還為覺所覺。從之隨隨去，不離生滅際。師答曰：色心前後中，實無緣起境。一念自疑忘，誰能計動靜。此知自無知，知知緣不會。當自檢本形，何須求域外。前境不變謝，後念不來今。求月執玄影，討迹逐飛禽。欲知心本性，還如視夢裏。譬之六月氷，處處皆相似。避空終不脫，求空復不成。借問鏡中像，心從何處生。彼偈此偈，等無有異。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唯願為說一切法相續義、解脫義(唐云深密義及解脫)**。若善分別一切法相續不相續相，我及諸菩薩善解一切相續巧方便，不墮如所說義計著相續，善於一切諸法相續不相續相，及離言語文字妄想覺**(唐云不墮如言取義深密執著離文字語言虛妄分別)**，遊行一切諸佛剎土，無量大眾力自在通總持之印，種種變化光明照耀覺慧，善入十無盡句無方便行，猶如日月摩尼四大，於一切地離自妄想相見**(唐云住於諸地離分別見)**，見一切法如幻夢等，入佛地身於一切眾生界，隨其所應而為說法而引導之，悉令安住一切眾生如幻夢等，離有無品及生滅妄想，

異言說義其身轉勝(唐云斷生滅執不著言說令轉所依)。佛告大慧：善哉善哉！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佛告大慧：無量一切諸法，如所說義計著相續(唐云於一切法如言取義執著深密其數無量)。所謂：相計著相續，緣計著相續，性非性計著相續，生不生妄想計著相續，滅不滅妄想計著相續，乘非乘妄想計著相續，有為無為妄想計著相續，地地自相妄想計著相續，自妄想無間妄想計著相續，有無品外道依妄想計著相續，三乘一乘無間妄想計著相續。復次，大慧！此及餘凡愚眾生自妄想相續，以此相續故，凡愚妄想如蠶作繭，以妄想絲自纏纏他，有無有相續相計著。

通曰：因上言九種轉變，而知諸法有相續之義。因上言如犍闥婆城，而知諸法有解脫之義。相續即縛，不相續即解。唐云深密義及解脫，乃指七識細密流注相續，須得善巧方便，始可解脫。彼如言取義，執為實我實法，正是七識虛妄分別，新新不住。若於相續中得不相續，即能遠離語言文字妄想之覺。妄盡純真，即名覺慧。覺慧發用，得大總持，普入一切諸佛國土，神力自在，種種變現，光明照耀。即此覺慧，善住眾生法界十無盡願，自度度他，得無功用行。猶如日月無依而自運，如摩尼隨方而現色，如四大周徧而無礙。住於諸地，以金剛如幻甚深智慧，離自分別相見，普觀一切諸法如幻夢等，證入等妙覺身，隨機說法，令諸眾生見一切法亦如幻夢等。不著於有而為相續妄想，不著於無而為不相續妄想。相續不相續，皆未離生滅執。唯一切如幻，即轉生滅。依不生滅，即言說異言說義，令轉所依，證最勝法身。其身轉勝，是為真解脫也。彼以如言取義，計著相續，皆由七識傳送，入於藏識，為生滅種子，執著深密，其數無量。所謂無量者，謂一切相，如五陰等相，一切緣，如十二因緣等，不外世間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七大等法，或以為有已還無，或以為生而不生，或以為滅而不滅。取證不生不滅者，則以為乘，不取證者，則以為非乘。依於生滅者，皆有為法也，依於不生滅者，皆無為法也。既入無為，然地地自相分別，取證未斷，俱生無明，猶屬妄想。大抵不離自妄想，如六識之分別，及無間妄想，如七識之相續，於中種種執著也。是性非性有無品，乃外道所宗，聲聞見其生，緣覺見其滅，諸地菩薩見其不生不滅，名為三乘，超三乘而上之，名為一乘，亦曰非乘。外道有為法，依六識妄想分別，計著相續，三乘無為法，依無間妄想深密，計著相續，如此相續，有無量種。此吾內教弟子，及餘外道凡愚，於此妄想分別，而密執著相續，如蠶作繭，以此自縛，亦以此縛他，總不離有無二種妄想相。欲樂堅密相續不斷，即不離分段變易二

死。生死輪迴未得解脫，安望其能轉所依而為最勝身乎？僧問韶國師：如何是不證一法？師曰：待言語在。曰：如何是證諸法？師曰：醉作麼？乃曰：秖如山僧恁麼對他，諸上座作麼生體會？莫是真實相為麼？莫是正恁麼時無一法可證麼？莫是識伊來處麼？莫是全體顯露麼？莫錯會好。如此見解，喚作依草附木，與佛法天地懸隔。假饒答話揀辯如懸河，秖成得箇顛倒知見。若秖貴答話揀辯，有甚麼難？但恐無益於人，翻成賺惑。如上座從前所學揀辯問答持說道理極多，為甚麼疑心不息？聞古聖方便特地不會，秖為多虛少實。上座不如從脚根下一時覷破，看是甚麼道理、有多少法門與上座作疑求解，始知從前所學底事秖是生死根源、陰界裏活計。所以古人道：見聞不脫，如水裏月。無事，珍重！故能不墮如所說義種種相續，不為陰界所覆，始有解脫分

復次，大慧！彼中亦無相續及不相續相，見一切法寂靜妄想不生故，菩薩摩訶薩見一切法寂靜(唐云此中實無密不密相，以菩薩摩訶薩見一切法住寂靜故，無分別故)。**復次，大慧！覺外性非性自心現相無所有，隨順觀察自心現量有無一切性無相，見相續寂靜故，於一切法無相續不相續相**(唐云若了諸法唯心所現，無有外物皆同無相，隨順觀察於若有若無分別密執悉見寂靜，是故無有密非密相)。

復次，大慧！彼中無有若縛若解，餘墮不如實覺知有縛有解。所以者何？謂於一切法有無，有無眾生可得故(唐云一切諸法若有若無，求其體性不可得故)。

通曰：於相續計著者，著於相續之相也。於不相續計著者，著於不相續之相也。彼真如性中，亦無相續相，亦無不相續相。諸法從本來，當自寂滅相。若見一切法本來寂靜者，而妄想分別即自不生。故諸菩薩證入等妙覺者，既無凡情，亦無聖解，但見一切法寂靜而已，安所容其分別耶？夫諸法森然，何以能一切寂靜也？謂覺了諸法唯心所現，如鏡現像。雖外現諸相，皆無自性。既無其性，即無其相。故自心現相，皆同無相。是一切寂靜者，非必離一切外物而後見其寂靜也。但隨順外物，觀察自心現量，若有若無，一切性非性，皆無其相，即皆無其見。不分別有，不分別無，而密執著，是於相續中而見其寂靜也。故於一切法，若相若緣，若性非性，若生滅不生滅，若乘非乘，若有為無為，若地地自相，既無相續相見，亦無不相續相見，當下寂靜，得大解脫。是即相續義及解脫之謂也。然解脫云者，本自無縛，今又何脫？彼中實無若縛若解之相，此唯如實覺知自心現量，故得此真解脫耳。餘二乘人，墮不如實覺知，但憑妄想測度，謂如是相續即為縛，如是不相續即為解。有縛有解，即非本來寂靜之謂。所以者何？見有一切法而空之，未能忘乎法也。見有一切眾生而度

之，未能忘乎眾生也。雖曰解縛，未離乎縛，不可語於真如實際境界也。若如實覺者，即一切法，不見有一切法可得於法而離法也；即一切眾生，不見有一切眾生可得於眾生而離眾生也。有無體性不可得故，見一切法如幻夢等；眾生體性不可得故，令安住一切法如幻夢等。此唯菩薩見一切法寂靜故，能善巧方便，不墮妄想覺，豈外道二乘所可及哉！黃檗云：此心明淨，猶如虛空，無一點相貌。舉心動念，即乖法體，即為著相，無始已來無著相佛。修六度萬行，欲求成佛，即是次第，無始以來無次第佛。但悟一心，更無少法可得，此即真佛。佛與眾生，一心無異，猶如虛空，無雜無壞。如大日輪照四天下，日昇之時，明遍天下，虛空不曾明；日沒之時，暗遍天下，虛空不曾暗。明暗之境，自相凌奪；虛空之性，廓然不變。佛及眾生，心亦如此。若觀佛作清淨光明解脫之相，觀眾生作垢濁暗昧生死之相，作此解者，歷河沙劫，終不得菩提。為著相故，唯此一心，更無微塵許法可得，即心是佛。如今學道人，不悟此心體，便於心上生心，向外求佛，著相修行，皆是惡法，非菩提道。黃檗語極精妙，實此篇秘密微旨。可知有縛有解於大虛中者，亦猶明暗之相代於其前也，於寂靜之體，有何干涉？

復次，大慧！愚夫有三相續，謂貪、恚、痴，及愛未來有喜愛俱(唐云及愛來生與貪喜俱)**。以此相續故，有趣相續，彼相續者續五趣。大慧！相續斷者，無有相續不相續相。復次，大慧！三和合緣作方便計著，識相續無間生，方便計著則有相續。三和合緣識斷，見三解脫，一切相續不生。**

通曰：前十一相續，若相、若緣、若性、若生滅等，即此三相續，但凡夫有耳。貪、嗔、痴三，乃發業無明。流愛為種，以及來生與貪、喜俱，乃潤生無明。以此二種無明相續不斷，令諸眾生續生五趣，謂人及修羅、餓鬼、地獄、畜生。不言天與仙者，為天與仙無貪、恚、痴等業故。三者不斷，即輪迴五趣。有生死相續，相唯二種。無明相續斷者，即無有相續、不相續之相。相續、不相續，俱不可得，即真寂靜，即真解脫，又何輪轉生死之有？此三相續，雖云六識用事，所以傳送其間者，七識也。七識具三種緣：一、根本緣，即第八識；二、作意緣，即動念處；三、種子緣，即染、淨。依此三緣和合，方便計著，或由外以傳於內，或由內以傳於外，諸識密縛，次第而起，相續無間之識，即此而生。唯其方便，或內或外，原無定所；唯其計著，或染或淨，執取不忘。有此方便計著，則有深密繫縛，相續不斷。由此末那七識，雙計麤細我法二執，故一切貪恚痴等，相續而生。若三和緣識斷者，見三種解脫。外不依於六識，即方便淨解脫。內

不依於八識，即性淨解脫。當下即無七識自相可得，即圓淨解脫。證三解脫，即得空無相無願大乘法門。豈但愚夫三相續不生，即前十一相續俱不生。豈但相續相無自而生，即不相續相亦無自而生。一切相續不生，即大解脫。所謂深密義及解脫者，義悉於此。神鼎上堂，舉洞山曰：貪嗔痴，大無知，賴我今朝識得伊。行便打，坐便槌，分付心王子細推。無量劫來不解脫，問汝三人知不知。古人與麼道，神鼎則不然。貪嗔痴，實無知，十二時中任從伊。行即往，坐即隨，分付心王擬何為。無量劫來元解脫，何須更問知不知。據二尊宿解脫路，別明眼者辯取。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不真實妄想，是說相續相，若知彼真實，相續網則斷。於諸性無知，隨言說攝受，譬如彼蠶蟲，結網而自纏。愚夫妄想縛，相續不觀察。

通曰：真實者，即真如實際，本來寂靜，云何有妄？云何有想？唯離彼真實種種分別，即名妄想。是不真實妄想，不但貪恚痴等麤想為然，即三賢十地，法我未忘，亦非真實，均名曰妄，故總說名相續相也。若知彼真實，覺了諸法唯心所現，心本無生，法亦無生，諸法本空，更何容想？故不必斷滅諸法，而後顯其真實也。即彼相續妄想中，而真實具在，即妄即真，當體無生，解脫尚無，豈有密執？而相續塵網，自然斷矣。彼之所以為相續網縛者，由不能觀察真實故也。內教弟子，於諸性無知，不知外性非性，法法不相到，法法不相知，但隨言說，攝受於心，如言取義，種種不捨，如蠶結網，秖自纏縛，此所知障，不得解脫，固由於不善觀察也。一切愚夫，為貪恚痴妄想所縛，亦如蠶虫結網自縛，此煩惱障，不得解脫，亦由於不善觀察也。若知彼真實，相續網則斷，惟菩薩隨順觀察自心現量，若有若無，相續寂靜，故於一切法無相續、不相續相。此相續義及解脫之旨也。百丈云：本不是佛向渠說，是佛明體結。秖如今但莫作佛知解，亦無不依住知解，是名結滅，亦名真如，亦名體如。求佛、求菩提，名現身意。秖如今但有一切求心，盡名現身意。如云求菩提，雖是勝求，重增塵累。求佛是佛眾，求一切有無諸法是眾生眾。秖如今鑑覺，但不依住一切有無諸法，是不入眾數。秖如今於一一聲、香、味、觸、法等不愛，於一一境不貪，但無十句濁心，是了因成佛。學文句覓解者，名緣因成佛。見佛、知佛則得，說佛有知、有見，却是謗佛。若云佛知、佛見、佛聞、佛說即不得，見火即得，火見即不得，如刀割物即得，物割刀即不得。知佛人、見佛人、聞佛人、說佛人，如恒河沙是佛知、是佛見、是佛聞、是佛說，萬中無一。秖為自無眼，依它作眼，教中喚作比量

智。如今貪佛知解，亦是比量智。觀此，則知隨言說攝受，如蠶自纏者，總是緣因，非了因也，須自具眼始得。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宗通卷五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宗通卷六
一切佛語心品第三之餘

大慧復白佛言：如世尊所說：以彼彼妄想，妄想彼彼性，非有彼自性，但妄想自性耳。(唐云：如世尊說，由種種心分別諸法，非諸法有自性，但妄計耳。)**世尊！若但妄想自性非性自性相待者，非為世尊如是說煩惱清淨無性過耶？一切法妄想自性非性故。**(魏云：世尊若唯自心分別非彼法相者，如世尊說：一切諸法應無染淨。何以故？如來說言：一切諸法妄分別見，無實體故。)**佛告大慧：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大慧！非如愚夫性自性妄想真實，此妄想自性非有性自性相然。**(唐云：一切凡愚分別諸法，而諸法性非如是有，此但妄執無有性相。)**大慧！如聖知有性自性，聖知聖見聖慧眼，如是性自性知**

通曰：大慧前問不實妄想相，世尊答以種種義。種種不實妄想計著妄想生，是種種妄想分別。種種諸法本無實性，但虛妄分別耳。若但妄想自性，非有彼法自性相待而起者，則諸法絕無自性矣。豈不是世尊說煩惱染習與清淨涅槃總皆無性耶？若染淨悉壞，將無墮斷滅諸法過耶？何以故？以世尊說一切法但是妄想分別，無實體故。一切法無實體，豈不成斷滅耶？不知一切法無實體，乃所以為真如實際也。故佛以大慧所說諸法無自性為是，非如凡夫虛妄分別諸法體相以為實有，而彼諸法實未嘗有也。此但妄想執著自性，非有彼法自性相可得。性相俱無，即無實體。此凡夫之所執為真實者，非真實也。汝之言誠然也。然凡夫有分別，總歸於虛；而聖智無分別，乃可言實。未可以諸法無性，而并疑清淨涅槃無性也。故聖智知一切諸法有性自性者，非如凡夫妄想知見，乃依聖人知，依聖人見，依聖慧眼，見其有而不有，不有而有，如實知諸法自體相，如是性自性知，豈有斷滅之過哉。論云：由彼彼遍計，遍計種種物，此遍計所執，自性無所有，依他起自性，分別緣所生，圓成實於彼，常遠離前性。前愚夫性自性，即遍計依他二自性，屬妄想分別，不可有也。後聖智性自性，即圓成實性，遠離前二性者，未嘗無也。前云妄想無性，此乃聖智之所以為性也。昔佛在時，有弟兄三人，聞毗耶離國有婬女，曰菴羅婆利，又舍衛國有婬女，曰須曼那，又王舍城有婬女，曰優鉢羅槃那，皆有美色，晝夜念之，便夢與之從事，覺已念曰：彼女不來，我亦不往，而婬事不辨，因是而悟一切諸法皆如是耶。於是頓證唯心。若此三人者，能明妄想無性，即證唯心，可不謂具聖智眼乎。

大慧白佛言：若使如聖，以聖知聖見聖慧眼，非天眼非肉眼，性自性如是如，非如愚夫妄想。世尊！云何愚夫離是妄想？不覺聖性事故。世尊！彼亦非顛倒非不顛倒。所以者何？謂不覺

聖事性自性故，不見離有無相故。世尊！聖亦不如是見如事妄想，不以自相境界為境界故。世尊！彼亦性自性相妄想，自性如是現，不說因無因故，謂墮性相見故(唐云：聖亦不如凡所分別如是得故，非自所行境界相故，彼亦見有諸法性相如妄執性而顯現故，不說有因及無因故，墮於諸法性相見故)。異境界非如彼等，如是無窮過。世尊！不覺性自性相故(魏云：餘人見境不如是見如是說者，有無窮過。何以故？以不覺知所有法相無自體相故)。

通曰：大慧！因佛說聖智有性自性。如是性自性知，以聖知聖，見聖慧眼而知，非如天眼、肉眼。凡夫妄想分別而知，是妄想卜度不足以見性明矣！云何愚夫得離是妄想耶？唯如實覺知聖人境界，轉虛妄識故，能遠離前塵妄想分別。以不覺了聖性事故，即不離妄想；不離妄想，即不能如是性自性知。據彼凡夫能分別種種法，非顛倒見也；然不能離種種分別，非不顛倒見也。何以故？以不能見聖人境界如實法故，聖人所見法遠離有無相故。曷言乎聖人境界遠離有無相也？聖人亦有分別，但不如凡夫所分別。如事妄想，想不離事，即著於相。著相者，凡夫境界也；不著相者，自所行境界也。故聖人不以自相境界為凡夫境界，而自心見境界相，唯一無相也。無相之體，即是法體。彼諸聖人，亦見有法體性自性相，於中分別法相，亦如凡夫妄想，自性如是顯現。但不說有因而謂之有，亦不說無因而謂之無。所以不說有無者，謂說有說無，即墮諸法性相見故。唯不墮於相見，乃自相境界故，非凡夫所及。其餘凡夫境界，異此境界，不如是見。或見以為有因而墮於有，或見以為無因而墮於無。如是說者，有無窮過。何以故？以不覺性自性相故，性自性無自體相故。何得以有無妄分別耶？此聖智境界，非凡夫妄想所測也。洞山問僧：世間甚麼物最苦？僧云：地獄最苦。山云：不然。向此衣線下，不明大事，始是苦。丹霞頌曰：鑊湯爐炭幾多般，地獄三毒未苦酸。須信新豐親切語，袈裟之下莫顢頇。此可知不覺聖性事者，有無窮過。

世尊！亦非妄想自性、因性自性相(魏云非因分別有法體相)。彼云何妄想非妄想，如實知妄想？世尊！妄想異、自性相異。世尊！不相似因妄想自性相。彼云何各各不妄想，而愚夫不如實知(唐云諸法性相不因分別，云何而言以分別故而有諸法？諸法相異、妄想相異，云何諸法而由分別？復以何故凡愚分別不如是實有)？然為眾生離妄想故，說如妄想相不如實有。世尊！何故遮眾生有無有見事自性計著，聖智所行境界計著墮有見，說空法非性而說聖智自性事(唐云令眾生捨分別說。如分別所見法相無如是法，何故令眾生離有無見所執著

法，而復執著聖智境界墮於有見？何以故不說寂靜空無之法，而說聖智自性事故）？

通曰：上言妄想分別不能知性自性相，亦以妄想自性非性自性之因故，不能得性自性之相。是不因分別有法體相，其理甚明。然聖人見有法體，亦如凡夫妄想如是現，云何以妄想分別而能分別非分別者？非分別者，乃法體實相也。真如、實際、理地，如是知、如是分別，見有諸法性相可得，似未離乎妄想也。然諸法相異、妄想相異，本不相似。妄想有分別、諸法無分別，不相似即不相為因，云何諸法由妄想分別而有？以彼彼分別法體相異，因有妄想自性相，何得謂聖智各各不分別耶？既聖智以各各分別得如實知，云何凡夫各各分別而不如實知有性自性乎？在聖智分別即知有，在凡愚分別即不如是實有，豈妄想自性有異耶？然世尊欲令眾生捨妄想故，作如是說：如妄執性而顯現，謂之曰如似妄想。非妄想不如實有，即不可謂之有、不可謂之無也。是世尊令諸眾生離有無見，於事自性相不許計著。何故又說性自性如是知？於聖智所行境界計著，寧不墮於有見乎？所云墮於有見者，非同凡夫執著事相之有也。謂世尊說寂靜空無之法無有自性，即不應有空相可得。而今說聖知、聖見、聖慧眼，如是性自性知，即是聖智自性事，亦有事相可得。有可得者，即謂之相；著於相者，即謂之有。故謂世尊墮有見為墮性相見也。大慧！此疑亦具向上手眼，不容輕覷。修山主垂語云：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同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天童拈云：收得安南，又憂塞北。到這裏，十成底事一時颺却，始得穩坐地。還端的麼？一等平懷，泯然自盡。又裴休作圓覺經序云：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凡夫也；具足圓覺而住持圓覺者，如來也。徑山寶印禪師倒其語曰：具足圓覺、住持圓覺者，凡夫也；終日圓覺、未嘗圓覺者，如來也。合二則觀之，可知先後所見略同。

佛告大慧：非我說空法非性，亦不墮有見說聖智自性事，然為令眾生離恐怖句故，眾生無始以來計著性自性相，聖智事自性計著相見說空法。大慧！我不說自性相。大慧！但我住自得如實空法離亂相見，離自心現性非性見，得三解脫如實印所印，於性自性得緣自覺觀察住，離有無事見相。

通曰：大慧所疑，非謂世尊墮有無見，如凡夫二乘所見，第謂世尊說有空法即墮於空，說聖智自性事即墮於相，故謂為有也。其疑甚微，故世尊謂非我說空法無性而墮於空見，亦非我說聖智自性事而著於有見。然所以說聖智自性事是實有者，為令眾生離恐怖句故。眾生聞空生怖，恐成斷滅，欲使之捨妄想之假，歸自性

之真，故說聖智自性事，是權也非實也。所以說空法者，為眾生無始以來，計著性自性相，有法體可得，計著聖智自性事相，有自行境界可得，總之不離乎見，故說所見法相無如是法，令其捨頑空而歸之真空，亦權也非實也。然我所說性自性，如是知了無性自性相可得，所云聖知聖見聖慧眼，唯不著於相方謂之聖，我固未嘗說性自性相也。然我不說性自性相，不說言法體有無，但於言說辨法體也。我說自身如實證法，唯是自得如實空法，空法而謂之如實，空而不空是謂真空，如來常住於中，自性本空，了無一法可得。此但可以自悟自得，而不可以妄想分別者，以聞我法，修行寂靜，得真如無相境界，遠離凡夫惑亂妄想相見，亦離二乘自心現性非性見。曰性非性者，見外法有已還無，皆自心所現虛妄邪見，能遠離之，得空、無相、無願三大解脫法門，非頑空比也。乃真如實際，心印所印，善印諸法，心心不異於性自性。真如法體，得緣自覺觀察住，自性自覺自觀自住，以自性緣自性，如是而知，不由妄想分別也。由轉第六識為玅觀察智，即分別非分別，即離惑亂妄想，而不墮於有事見相矣；即離性非性邪見，而不墮於無事見相矣。若有若無有，是二悉皆離，本自寂滅，本自無事，是之謂如實空法，為自覺之境界，又何相見之有？我不說性自性相者，以此障蔽。魔王領諸眷屬，一千年隨金剛齊菩薩覓起處不得。忽一日得見，乃問曰：汝當依何而住？我一千年覓汝起處不得。齊曰：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如是而住。故知金剛齊菩薩如是而住，魔王覓起處不得，則知世尊住自得如實空法，了無性自性相境界矣。

復次，大慧！一切法不生者，菩薩摩訶薩不應立是宗。所以者何？謂宗一切性非性故，及彼因生相故。說一切法不生宗，彼宗則壞彼宗。一切法不生彼宗壞者，以宗有待而生故。

通曰：上言但我住自得如實空法，謂妄想與聖智俱空，真妄俱遣，本自無生，非一切法不生之謂也。一切法不生者，對萬法而顯其不生，是有對待，是外道邪見。世尊恐其相混，故詳破之，謂一切法不生。此言雖似於無生之說，內教弟子不應以是為宗。其故何也？彼外道宗一切性非性，以為不生，是有已還無，就滅處見其不生也。及彼別有異因，能生諸法，謂是作者，就生處見其不生也。作者如前，指士夫微塵等。作者原屬所生，非能生者。以不能生者為生因，已是邪見，況有生相可得，胡乃謂一切法不生耶？故以一切法不生為宗者，彼宗則壞。何謂之壞？謂彼自壞不生之義。故彼宗一切性非性，以諸法滅盡而謂之不生也。彼宗作者為因，以作者不生而謂之不生也。滅然後見不生，是不生待滅而後生也；因作者而後見不生，是不生待作者而後生也。

有待而生，明是生義，不生之義不成，故謂彼宗一切法不生，彼宗則壞也。僧問泐潭會禪師：自知生處否？師云：未曾死，何用論生？知生即是無生，法無離生，法有無生。祖師曰：當生即不生。曰：不見性人亦得如此否？師云：自不見性，不是無性。何以故？見即是性，無性不能見；識即是性，故名識性；了即是性，喚作了性；能生萬法，喚作法性，亦名法身。馬鳴云：所言法者，謂眾生心。若心生故，一切法生；若心無生，法無從生，亦無名字。若如此不生立宗者，即不可壞。

又彼宗不生，入一切法故不壞。相不生故，立一切法不生宗者，彼說則壞。大慧！有無不生宗，彼宗入一切性，有無相不可得。大慧！若使彼宗不生，一切性不生而立宗，如是彼宗壞。以有無性相不生故，不應立宗。五分論多過故，展轉因異相故，及為作故，不應立宗分。謂一切法不生，如是一切法空，如是一切法無自性，不應立宗。(唐云：又彼宗即入一切法中，不生相亦不生故。又彼宗諸分而成故。又彼宗有無法皆不生，此宗即入一切法中，有無相亦不生故。是故一切法不生，此宗自壞，不應如是立。諸分多過故，展轉因異相故。如不生，一切法空無自性亦如是。)

通曰：承上文言，彼宗有待而生，不生之義不成，其宗壞矣。又彼以不生之宗，入於一切法中，謂一切法皆悉不生。然一切法有可壞相者，有不可壞相者。可壞相者說名不生，其說猶可；不壞相者說為不生，其可通乎？如無始流注，是滅不得者，彼亦滅之，是於不生不滅正法，亦以為不生也。彼宗由諸分而成，所立一切法不生，以三法五法，彼彼因不同，故生相宛然。言自相違，其說自壞。彼說有無不生宗，謂生相不生，一切有法不可得也；不生相亦不生，一切無法不可得也。非但於相上見其不生，彼宗入於一切法性之中，謂有無之性不可得故。如是說者，不徒斷滅其相，且斷滅其性矣。若使彼宗所謂不生者，以一切性不生而立宗，有無俱不可得，彼將依何處而立宗耶？如是則彼宗壞，以有無性相俱不生故，所以不應如是立宗也。又彼立一切法不生宗者，依諸分而成，有五分論：一、宗，二、因，三、喻，四、合，五、結。其中多有相違之過。宗有九過，因有十四過，同喻有五過，異喻有五過，共有三十三過，詳具因明入正理論。大都展轉相因，建立許多生法。所云作、有為、無常因、不轉喻、不齊，異相顯然，故不生之說壞。其說既壞，故不應立宗分。如一切法不生，既不可立宗，則謂一切法空義亦如是，謂一切法無自性義亦如是，俱不應立宗也。前云自共性相不可得故，說一切法不生，何故於此說一切法不生不應立宗？前云一切諸法離作者及因，是故不生，是佛說一切法不生，離作者及因，是真不生也。

外道說一切法不生，不離作者及因，猶屬生滅邊事，故不應立宗。彼惟對一切法說空、說不生、說無自性，對生滅而顯不生滅，但戲論耳。文殊問菴提遮女曰：生以何為義？女曰：生以不生生為生義。殊曰：如何是生以不生生為生義？女曰：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和合而能隨其所宜，是為生義。殊曰：死以何為義？女曰：死以不死死為死義。殊曰：如何是死以不死死為死義？女曰：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離散而能隨其所宜，是為死義。菴提遮女問文殊曰：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為甚麼却被生之所流轉？殊曰：其力未充。夫明知不生之理，尚且不免流轉，況彼非得真不生義，何得妄自立宗哉？

大慧！然菩薩摩訶薩說一切法如幻夢，現不現相故，及見覺過故，當說一切法如幻夢性，除為愚夫離恐怖句故。大慧！愚夫墮有無見，莫令彼恐怖遠離摩訶衍(魏云以凡夫聞如幻如夢生驚怖故遠離大乘)。

通曰：一切法不生，不應立宗為墮無見，非大乘法也。然大乘菩薩說一切法如幻如夢，彼幻夢雖現起種種事，其實未嘗現也。而眾生見覺，執為實有，一切皆是惑亂相，迷惑見智，是愚癡之過也。故菩薩當說一切法如幻夢性，幻夢性即是真性。以為有，未嘗有也；以為無，未嘗無也。有而不有，無而不無，即是中道諦，即是大乘法。凡夫墮有無見，聞說如幻如夢，即生恐怖，恐墮於空。為令愚夫離恐怖句，故權說聖智自性、事性自性。如是知，令彼知趣大乘，不墮有無等見。其實性自性相，了不可得，本自無生，非一切法不生之謂也。故外道說一切法不生，必斷滅一切法，而後謂之不生也，是屬斷見。菩薩說一切法如幻夢，即一切法生，而見其不生也，是為正宗。若疑性自性不離乎有，而一切空之，寧不墮外道邪見乎？所以佛辨之詳也。僧問：利山和尚不歷僧祇獲法身，請師直指。師曰：子承父業。曰：如何領會？師曰：貶剝不施。曰：恁麼則大眾有賴去也。師曰：大眾且置，作麼生是法身？僧無對。師曰：汝問，我與汝道。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空華陽燄。且道利山說空華陽燄，是法身不是法身？於此處理會透脫，方可與利山相見。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無自性無說，無事無相續，彼愚夫妄想，如死屍惡覺。一切法不生，非彼外道宗，至竟無所生，性緣所成就。(唐云以彼所有生，非緣所成故。)**一切法不生，慧者不作想，彼宗因生故，覺者悉除滅。**

通曰：一切法不生者，即是一切法無自性，即是一切法空。惟無自性，即無可言說；惟空，即無有事相；無說無事，即無計著相

續，及阿賴耶識無依處也。彼愚夫於此妄想分別，說一切法不生，即無始流注，亦說斷滅，是為惡覺，如死屍然。彼死者不生，是斷滅相，以此立一切法不生，非為慧者。故我說一切法不生，不應立宗。彼外道以是為宗，誠非也。彼謂諸法畢竟不生，凡所有生法，非因緣所能成就，竟無所生，竟無成就，如是一切法不生，惟彼惡覺。外道作是妄想分別，在慧者不應作如是想，建立如是法也。彼宗因生故，謂有異因為作者，以作者不生，能為生因，既有生相，即非不生之旨。因相不同，其說不成，是故彼所建立一切法不生，乃是惡覺。作此覺者，一切悉歸於除滅，將至斷佛種性，故名為惡覺也。昔臥輪有偈云：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薩日日長。六祖聞之，謂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係縛。因示一偈曰：慧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此可知邪正之辨矣。天童拈云：葵華向日，柳絮隨風，更須另具一雙眼始得。

譬如瞖目視，妄見垂髮相，計著性亦然，愚夫邪妄想。施設於三有，無有事自性，施設事自性，思惟起妄想。相事設言教，意亂極震掉，佛子能超出，遠離諸妄想。（唐云：三有唯假名，無有實法體，由此假施設，分別妄計度。假名諸事相，動亂於心識，佛子悉超過，遊行無分別。）

通曰：彼外道所立一切法不生，譬如瞖目妄見毛輪。彼空中本無垂髮相，以目瞖故見有其相。外道於一切有無諸法生種種計著性，乃是凡愚虛妄見妄生分別。所云一切法不生，不離三界事相而生計度，使三界事相真有者，彼所計度良不虛也。然三有但假名施設耳，更無有真實法體為事自性者。於此假名施設執為實事，以有自性可得，思惟妄想種種計度，或以為性非性，或以為作者無因生，於假名諸事相上說一切法不生，何異於空中毛輪妄生分別也？彼所設言教，如五分論等，不離相事，支離漫漫，動亂於心識。心意既亂，震掉不寧，終當輪轉三界。所謂不生者安在乎？佛子所以能超出三界者，正惟遠離諸妄想耳。分別不起，心識俱融，凝然鎮定，本自無生，何必更說一切法不生耶？佛子超出三有，不於三有中虛妄分別，如晴明眼唯見一空，故非外道惡覺所敢望也。玄沙上堂：我今問汝諸人，且承當箇甚麼事？在何世界安身立命？還辨得麼？若辨不得，恰似捏目生華，見事便差。知麼？如今目前見有山河大地、色空明暗種種諸物，皆是狂勞華相，喚作顛倒知見。夫出家人識心達本源，故號為沙門。汝今既已剃髮披緇為沙門相，即便有自利利他分。如今看著盡黑漫漫地墨汁相似，自救尚不得，爭解為得人？仁者，佛法因緣事大，莫作等閑相似聚頭亂說雜話，趁謂過時，光陰難得。可惜許

大丈夫兒，何不自省察，看是甚麼事？秖如從上宗乘是諸佛頂族，汝既承當不得，所以我方便勸汝，但從迦葉門接續頓超去。此一門超凡聖因果，超毗盧玅莊嚴世界海，超他釋迦方便門，直下永劫不教有一物與汝作眼見，何不自急急究取？未必道我且待三生兩生久積淨業。仁者，宗乘是甚麼事？不可由汝用工莊嚴便得去，不可他心宿命便得去。會麼？秖如釋迦出頭來作許多變弄，說十二分教，如瓶瀉水，大作一場佛事，向此門中用一點不得，用一毛頭伎倆不得。知麼？如同夢事，亦如寐語。沙門不應出頭來不同夢事，葢為識得。知麼？識得即是大出脫、大徹頭人，所以超凡超聖、出生離死、離因離果、超毗盧、越釋迦，不被凡聖因果所謾，一切處無人識得。汝知麼？若秖長戀生死愛網，被善惡業拘將去，無自由分。饒汝鍊得身心同虛空去，饒汝到精明湛不搖處，不出識陰。古人喚作如急流水，流急不覺，妄為恬靜。恁麼修行，盡出他輪迴際，不得依前被輪迴去。所以道：諸行無常，真是三乘功果。如是可畏，若無道眼，亦不究竟。何似如今博地凡夫，不用一毫工夫便頓超去，解省心力麼？還願樂麼？勸汝如今立地待汝搆去，更不教汝加功煉行。如今不恁麼，更待何時？還肯麼？便下座。此段葛藤，大似此段偈語註脚，實指示佛子能超出三有一段大事。

非水水想受，斯從渴愛生，愚夫如是惑，聖見則不然。聖人見清淨，三脫三昧生，遠離於生滅，遊行無所有。修行無所有，亦無性非性，性非性平等，從是生聖果。(唐云常行無相境。修行無相境，亦復無有無，有無悉平等，是故生聖果。)**云何性非性？云何為平等？謂彼心不知，內外極漂動，若能壞彼者，心則平等見。**

通曰：上重頌一切法不生，不應立宗已竟。此下重頌住自得如實空法，離惑亂有見，離自心現性非性見，得三解脫，如實印所印故。謂愚夫所以有惑亂者，以於三界假名施設，見為實有。如渴鹿逐燄，於非水處，作水想愛。斯從渴極生愛，故於非水作水想也。愚夫從愛起惑，貪著三有，亦復如是。唯其惑亂，即不能清淨，便隨三界淪溺，不離生死。聖人則不然。聖人見地清淨，所見三界，空洞無物。由於得空、無相、無願三解脫法門，即此證定，獲如實印，證於寂靜，遠離於世間生滅之法。生滅不停者，為著相故也。今既離相，即常行無相境，修行無相境。不但離於有相，亦且離於無相。有無俱泯，性自平等。此平等性智，即是聖果，從聖人見清淨而生也。夫三界唯一，云何凡夫見有見無，業果相續？云何聖人一切平等，遂成聖果？謂彼愚夫，不了三界唯心，不知自心所現內外諸法一切無常，於彼妄生計著，不了內法斯為內法所動，不了外法斯為外法所動，如海波因風漂動不得

寧靜。若能壞彼所見，不作有見、不作無見，一念不生萬法皆如，如風恬浪息波紋不生，非平等而何？上言得緣自覺觀察住，轉第六識為玅觀察智也。此云心則平等見，轉第七識為平等性智也。惟能轉識成智，故云聖知聖見聖慧眼，豈識想分別所能及乎？昔溈山一日指田問仰山：這丘田那頭高這頭低？仰曰：却是這頭高那頭低。溈曰：你若不信，向中間立看兩頭。仰曰：不必立中間，亦莫住兩頭。溈曰：若如是著水看，水能平物。仰曰：水亦無定，但高處高平、低處低平。溈便休。溈仰父子說平等處，重重關鎖其義無盡，惟得如實印所印方解其玅。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說：如攀緣事，智慧不得，是設施量建立施設。所攝受非性，攝受亦非性。以無攝受故，智則不生，唯施設名耳。(唐云：如佛所說，若知境界，但是假名，都不可得，則無所取。無所取故，亦無能取。能取所取，二俱無故。不起分別，說名為智。)**云何？世尊！為不覺性自相共相異不異故，智不得耶？為自相共相種種性自性相隱蔽故，智不得耶？為山巖石壁地水火風障故，智不得耶？為極遠極近故，智不得耶？為老小盲冥諸根不具故，智不得耶？世尊！若不覺自共相異不異，智不得者，不應說智，應說無智，以有事不得故。若復種種自共相性自性相隱蔽故，智不得者，彼亦無智，非是智。世尊！有爾燄故智生，非無性會爾燄，故名為智。**(唐云：以知於境，說名為智，非不知故。)**若山巖石壁地水火風極遠極近老小盲冥諸根不具，智不得者，此亦非智，應是無智，以有事不可得故。**

通曰：因上施設於三有，無有事自性，聖人見清淨，三脫三昧生故。問：如世尊說：聖人智慧觀察，於前境攀緣諸法，不見有一法可得，但是假名施設。無法可取，亦無能取，能取所取二俱無故，智亦不能分別而取。分別不生，說名為智，智名亦是假施設耳。故謂不得相是智。然則智之所以不得相者，為智不能知境耶？為境相隱蔽而智不能知耶？境相如山巖石壁等，如極遠極近等，均為境足以障智，而智不得耶？抑為老小盲冥不能悉知，諸根不具本無能知，均為智不能達境，而智不得耶？佛所云智慧不得，必居一於此矣。若不覺陰界入處，自相共相，亦異亦不異，名不得者，不應說智。以有境界，而不知此心不照乎境，故非智也。若自共相，諸法自性，隱蔽吾智，名不得者，亦非是智。何以故？以有所知之境故，能知之智生。非無能知之性合會所知之境而得名為智者，此境不會於心，亦非智也。彼自共相性自性相，猶曰隱蔽不可覩者。若山巖石壁、極遠極近者，寧無現前之實境耶？彼外境自有智不能得，猶曰境障於心而不得也。若老者盲、小者冥，諸根欠缺，智不具足，故有實事而不得耶？均之不

可名智。夫所貴乎智者，為其能分別前境也。若以智慧不得為智，誠所未解，是大慧所疑。但知有分別為智，而不知無分別為智也；但以對境了知者為智，而不知對境無心者為智也。磁洲神藏禪師上堂：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說無知。便下座。南泉云：恁麼依師道，始道得一半。黃檗云：不是。南泉要駁地，要圓前話。然則何以圓他話？將無曰無知而知，不是知而說知。於此剖析分明，即得聖智、聖見、聖慧眼。

佛告大慧：不如是無智，應是智非非智。我不如是隱覆說攀緣事，智慧不得。是施設量建立，覺自心現量有無，有外性非性知，而事不得。不得故，智於爾燄不生。順三解脫，智亦不得。非妄想者，無始性非性虛偽習智，作如是知。是知彼不知故，於外事處所，相性無性，妄想不斷。自心現量建立，說我我所相，攝受計著。(唐云：此實是知，非如汝說。我之所說，非隱覆說。我言境界，唯是假名。不可得者，以了但是自心所見外法有無，智慧於中畢竟無得。以無得故，爾燄不起。入三脫門，智體亦忘。非如一切覺想凡夫，無始以來，戲論熏習，計著外法有無形相。如是而知，名為不知。)**不覺自心現量，於智爾燄而起妄想。妄想故，外性非性，觀察不得。依於斷見。**

通曰：大慧以智慧不得為智，不能知境，遂疑為非智，是以能分別者為智也。故世尊語之，不如是說。汝但知有知之智，而不知無知之智也，此智則不生。雖若無智，應實是智，非為非智。我之所說，非隱覆說，其實明白顯示，容易曉了。我說攀緣事智慧不得者，但是假名施設建立，實無一法可得。以覺了一切外法，皆是自心現量，若有若無，皆無自性。性即非性，生本無生。如是而知，知而不知。雖有覺知，而事境界，竟不可得。以無有境界，與智相對，智亦不能分別而取，故智於爾燄不生。爾燄，所知之境也。境不可得，則境不生。心不可得，則智不生。心境無生，即隨順入於三解脫法門。既入三解脫，空、無相、無願，即能知之智，亦不可得。此智體亦忘，即般若智。必由正悟，乃能知之。非如一切覺想凡夫，無始以來，計著外法，有無形相，虛偽習智。如是而知，是名不知。為不知無知之知，於境而忘境。故曰：是知彼，不知彼。惟於外事境界處所，若有若無，種種形相，妄想分別，相續不斷，於自心現量所見，建立為有，本無事自性而為之我，亦無施設事自性而為之我，所說有我及我所相，攝受計著，內有能取之心，外有所取之境，依於常見，此固名為非智也。又有不覺自心現量，外性非性，本自空寂，無所容其分別，乃內起能知之智，外會所知之境，從中分別，謂一切事相，有已還無，終歸斷滅。如是觀察，以為不得者，依於斷見，此亦

名為非智也。此無始虛偽習智，總屬妄想，故不名智。若攀緣事智慧不得者，雖若無智，實乃正智，豈可謂之非智乎？昔南泉示眾云：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僧問長沙：為甚麼三世諸佛不知有？沙云：未入鹿苑時，猶較些子。僧云：狸奴白牯為甚麼却知有？沙云：汝爭怪得伊？天童頌云：跛跛挈挈，氈氈氄氄，百不可取，一無所堪。默默自知田地穩，騰騰誰謂肚皮憨？普周法界渾成飡，鼻孔纍垂信飽參。此知有不知有關頭，須從有智無智參入。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有諸攀緣事，智慧不觀察，此無智非智，是妄想者說。於不異相性，智慧不觀察，障礙及遠近，是名為邪智。老小諸根冥，而智慧不生，而實有爾燄，是亦說邪智。

通曰：有諸攀緣事，不壞世間相也。智慧觀察而不見有一法可得，心境不相到也。此若無智，實乃正智。若以此無智為非智者，乃妄想分別之說，徒知有分別者為智，而不知無分別者為智也。彼既落於分別，安能分別無分別者乎？故亡知之智，非彼妄想者所知。若必以有知為智，是世間之邪智，非正智也。故於自共相、異不異觀察不得，山壁等障礙及遠近觀察不得，謂境能障心，不以為智。即使能見種種境界，但名邪智，不名正智，謂其逐物為邪也。又謂老而盲，小而冥，及諸根不具，自無能知之智，非無所知之境。以是為不智者，亦但說邪智，不說正智，謂其以六用為智體也。此世間邪見，不為正論。吾固謂汝說非是，當信無智應是智也。僧問：黃檗既言性即見，見即性，秖如性自無障礙，無齊限，云何隔物即不見？又於虛空中近即見，遠即不見者如何？師云：此是你妄生異見。若言隔物不見，無物言見，便謂性有隔礙者，全無交涉。性且非見非不見，法亦非見非不見。若見性人，何處不是我之本性？所以六道四生、山河大地，總是我之性淨明體。故云見色便見心，色心不異故。秖為取相作見聞覺知，去却前物，始擬得見者，即墮二乘人中，依通見解也。虛空中近則見，遠則不見，此是外道中收。分明道非內亦非外，非近亦非遠，近而不可見者，萬物之性也。近尚不可見，更道遠而不可見，有什麼意旨？黃檗此段說話，適與此偈符契。

復次，大慧！愚癡凡夫無始虛偽惡習妄想之所迴轉，迴轉時自宗通及說通不善了知，著自心現外性相故著方便說，於自宗四句清淨通相不善分別。

通曰：上言非妄想者，無始性非性虛偽習智，作如是知，是知彼不知彼。何以不知是知也？良由愚癡凡夫，依無始以來有無戲論煩惱妄想之所迴轉，性不能轉物，而為物所轉，故於如實自宗及

言說法，不善了知。自宗，性宗也；說，即說此性宗也。善了知者，不著於相，不著於說，即善分別自心現量，名之曰宗通及說通。彼外道不明乎此，即著自心所現外境性相，不著於有，即著於無，既著於相，去自性宗遠矣。於是有所言說，即所現外境性相，方便而說，或言有，或言無，或言亦有亦無，或言非有非無，執著名字章句言說，而不能修習正行，於真實自宗，離四句清淨之法，不善分別其義，其說亦遠於自宗矣。既不善自宗通相，又不善言說通相，故曰是知彼不知也。臨濟云：你一念心，秖向空拳指上生寔解，根境法中虛捏怪，自輕而退屈，言我是凡夫，他是聖人，禿屢生，有甚死急，披他師子皮，却作野干鳴。大丈夫漢，不作丈夫氣息，自家屋裏物不肯信，秖麼向外覓上他。古人閑名句，倚陰博陽，不能特達，逢境便緣，逢塵便執，觸處惑起，自無准定。道流，莫取山僧說處。何故？說無憑據，一期間塗畫虛空，如彩畫像等喻。此臨濟宗通及說通故，善能了知，善能分別如此。

大慧白佛言：誠如尊教。惟願世尊為我分別說通及宗通，我及餘菩薩摩訶薩善於二通，來世凡夫聲聞緣覺不得其短。佛告大慧：善哉善哉！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佛告大慧：三世如來有二種法通，謂說通及自宗通。說通者，謂隨眾生心之所應，為說種種眾具契經，是名說通。自宗通者，謂修行者離自心現種種妄想，謂不墮一異俱不俱品，超度一切心意意識，自覺聖境界，離因成見相（唐云離諸因緣相應見相），**一切外道聲聞緣覺墮二邊者所不能知，我說是名自宗通法。大慧！是名自宗通及說通相，汝及餘菩薩摩訶薩應當修學。**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我謂二種通，宗通及言說，說者授童蒙，宗為修行者。

通？曰：自宗通及說通，固非凡夫二乘所知。然不善分別二通，彼反得執其短，何以使來世外道二乘不墮邪見乎？故大慧重請說通、宗通二種法，為度生軌範也。故佛告以說通者，隨眾生心，應說何法，為說種種方便。眾具契經，梵語修多羅，此云契經，謂契理契機也。契理則玅符中道，契機則巧被三根。以經含多義，故云眾具。謂理無不該，機無不攝也。是之謂說通。自宗通者，謂菩薩修行者，離自心現種種分別，謂不分別有無、四句、一異、俱不俱品。此外道虛偽惡習，皆從心意意識所現，為彼有無等妄想迴轉，即著於外境性相，不能超出。唯修行者，離彼妄想，即超度一切心意意識境界，而證入自覺聖智境界。夫自覺聖智境界者，本自如如，本自圓成，不容擬議，不容造作。若作因

緣見，若作自然相應見，因功行而成就者，皆未離乎相，非自覺聖智境界也。此自覺境界，遠離諸相，但可自知，非人所知。況一切外道二乘，墮有無二邊見者，豈能知之哉？是之謂自宗通法。前大慧問宗通相，而兼及於說。佛謂一切聲聞、緣覺、菩薩，有二種通相。所云宗通者，緣自得勝進相，趣無漏界。緣自覺趣，光明輝發，似屬漸次。此則離心意意識，即自覺聖境界，則頓矣。所云說通者，隨順眾生，如應說法，但九部教法。此則眾具契經，無所不備矣。而又歸之三世如來，建立二種法，豈但外道二乘邪見不得其短，實為來世說法利生之定式也。故偈復申明說通所以接初機，說即所以說乎宗也。宗通所以為修行者設，謂其遊行無所有。修行無所有，即離言說相可也。宗通非言說所及，豈妄想分別者所能知乎？而又何以能得其短？前偈亦云：宗及說通相，緣自與教法。善見善分別，不隨諸覺想。唯不隨諸覺想轉，故能轉諸覺想凡夫也。良遂禪師參麻谷，谷見來，便將鉏頭去鉏草。師到鉏草處，谷殊不顧，歸方丈，閉却門。師次日復去，谷又閉門。師乃敲門，谷問：阿誰？師曰：良遂。纔稱名，忽然契悟，曰：和尚莫謾良遂，良遂若不來禮拜和尚，泊被經論賺過一生。谷便開門相見。及歸講肆，謂眾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何意千載而下，有良遂禪師為此段經文證據？

(魏云盧伽耶品第五)。

爾時，大慧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世尊一時說言：世間諸論種種辨說，慎勿習近。若習近者，攝受貪欲，不攝受法。世尊，何故作如是說？佛告大慧：世間言論種種句味，因緣譬喻採集莊嚴，誘引誑惑愚癡凡夫，不入真實自通，不覺一切法，妄想顛倒墮於二邊，凡愚癡惑而自破壞，諸趣相續不得解脫(唐云隨順世間虛妄言說，不如於義，不稱於理，不能證入真實境界，不能覺了一切諸法，恒墮二邊，自失正道亦令他失，輪迴諸趣永不出離)，**不能覺知自心現量，不離外性自性妄想計著。是故世間言論種種辨說，不脫生老病死、憂悲苦惱、誑惑迷亂。**

通曰：上言宗通及說通，凡夫外道不得其短。而世尊又戒內教弟子，於世間惡論慎勿習近。若習其說，近其人，但攝世間欲味，不攝出世法味，何故教誡之嚴若此耶？佛說世間言論，種種辨才，巧妙辭句，但飾文字莊嚴，誑惑凡愚，不依如法說，不依如義說，但隨世間情所樂故，說世俗事，不能證入真實境界。不善宗通，不能覺了一切諸法。不善說通，秖憑妄想分別，顛倒知見，虛妄言說，恒墮有無二邊，自失正道，亦令他失，不但自破壞，亦能破壞於人。凡愚為其所惑，躭著欲味，輪迴諸趣，相續

不已，永不出離，何得有解脫之期乎？良由不能覺知一切諸法皆自心現量，離有無相，離言說相，外性非性，乃於外法執為實有，妄想計著，言論種種，不離外法自性而生分別。雖有巧妙辨才，樂說諸法，失正理故，不得出離。生老病死，憂悲苦惱，諸趣相續，輪轉不息。此但以種種辨說誑惑於人，彼此迷亂，不得解脫。吾故謂不攝受法味者以此。韶國師上堂：秖如諸方老宿言教在世，如恒河沙如來一大藏經，卷卷皆說佛理，句句盡言佛心，因甚麼得不會去？若一向織絡言教，意識解會，饒上座經塵沙劫亦不能得徹。此喚作顛倒知見，識心活計，並無得力處。此葢為根脚下不明。若究盡諸佛法源，河沙大藏一時現前，不欠絲毫，不剩絲毫。諸佛時常出世，時常說法度人，未曾間歇。乃至猿啼鳥叫，草木叢林，常助上座發機，未有一時不為上座有如是奇特處。可惜許諸上座大家究取，令法久住世間，增益人天壽命，國王安樂無事。珍重！由是而觀，若不入真實自宗通者，即佛說亦不宜習近，況世論乎？

大慧！釋提桓因廣解眾論自造聲論，彼世論者有一弟子，持龍形像(唐云現作龍形)詣釋天宮建立論宗，要壞帝釋千輻之輪，隨我不如斷一一頭以謝所屈。作是要已，即以釋法(唐云論法)摧伏帝釋，釋墮負處即壞其車還來人間。如是，大慧！世間言論因譬莊嚴乃至畜生(魏云現畜生身)，亦能以種種句味惑彼諸天及阿修羅著生滅見，而況於人。是故，大慧！世間言論應當遠離，以能招致苦生因故慎勿習近。大慧！世論者唯說身覺境界而已。大慧！彼世論者乃有百千，但於後時後五百年，當破壞結集惡覺，因見盛故惡弟子受。如是，大慧！世論破壞結集種種句味因譬莊嚴，說外道事著自因緣無有自通。大慧！彼諸外道無自通論，於餘世論廣說無量百千事門無有自通，亦不自知愚癡世論。

通曰：論外道之惡論，豈但自壞壞人，諸趣相續而已哉？昔釋提桓因廣解眾論，自造聲論，一落聲言，便可指摘。故世論弟子證世間通，現作龍形，直詣天宮，建立所習論法，作是要言：憍尸迦！我共汝論，汝若不如，汝當隨我破汝千輻之輪；我若不如，寧節節分解，以謝所屈人天眾前。作是要已，即以帝釋所造論法為難，摧伏帝釋。帝釋不勝，即壞其車，還來人間。如是世間言論，其言之有理，其持之有據，乃至現畜生形，依種種文詞，尚能迷惑諸天修羅，屈彼聲論，有屈有伸，著生滅見，不得解脫，何況於人，有不為其誘引誑惑者哉？以是義故，應當遠離世論，不應親近。以因彼說能生苦聚，是生苦之因，輪轉諸趣，豈可習近之耶？且彼世論，唯說身覺境界，有身必有覺，推原所自，從

冥初生覺，漸及五陰、四大、二十五法，卒歸於神我，大約不離世間相，說世間法而已，故謂之世論。彼世論者，有百千字句，種種莊嚴，於最後五百年，正法當滅時，彼當建立論宗，分為多部，各各異名，惡見乖離，破壞結集，吾法十二部經教，為彼壞滅。由彼惡覺熾盛世間，各執自因，各持自見，因見既盛，其論益熾，惡見弟子，樂受其法。是故後世邪眾崩散，破壞結集，分成多部，所為種種句味，因譬莊嚴，但說外道邪見事，或說有，或說無，執著自因緣相，不以為有因，則以為無因，總不越身覺境界而已。至於非身所覺，非覺所知，非因緣，非自然，但可自悟自通，不容以言論示人者，彼固未之覺也。彼諸外道內心，既無有如實解自宗不通，則不知有自覺聖智事，亦即不能建立教法有自通論，以發明自性之旨而為人說。但於餘弟子習世論者，廣說百千事門，支離蔓延，去性愈遠，亦皆無有自通。夫不通自性，而攀緣於百千事法者，謂之愚癡。彼亦不自知愚癡世論，能招致苦果，常在生滅，而不自覺，亦可哀也已。彼世論惡覺，有如是過，故吾戒諸弟子，慎勿習近之也。世尊因長爪梵志索論義，預約曰：我義若墮，我自斬首。世尊曰：汝義以何為宗？志曰：我以一切不受為宗。世尊曰：是見受否？志拂袖而去，行至中路乃省，謂弟子曰：我當回去斬首，以謝世尊。弟子曰：人天眾前，幸當得勝，何以斬首？志曰：我寧於有智人前斬首，不於無智人前得勝。乃歎曰：我義兩處負墮，是見若受，負門處麤；是見不受，負門處細。一切人天二乘，皆不知我義墮處，唯有世尊諸大菩薩，知我義墮，回至世尊前曰：我義兩處負墮，故當斬首以謝。世尊曰：我法中無如是事，汝當回心向道。於是同五百徒眾，一時投佛出家，證阿羅漢。夫梵志敢與世尊論義，視彼要約帝釋者，不啻過之。乃世尊卒能摧伏梵志，而帝釋反為世論所屈。世論之惡覺，誠未易破，末法時，安得深明世尊意旨者，而化導之乎？

爾時大慧白佛言：世尊！若外道世論種種句味因譬莊嚴，無有自通自事計著者，世尊亦說世論，為種種異方諸來會聚天人阿修羅，廣說無量種種句味，亦非自通耶？亦入一切外道智慧言說數耶？佛告大慧：我不說世論亦無來去，唯說不來不去。大慧！來者趣聚會生，去者散壞，不來不去者是不生不滅，我所說義不墮世論妄想數中。所以者何？謂不計著外性非性自心現處，二邊妄想所不能轉，相境非性覺自心現，則自心現妄想不生，妄想不生者空無相無作，入三脫門名為解脫。

通曰：大慧問：外道種種論說執著自宗非如實法者，然則世尊亦為十方國土諸來會眾廣說種種句味，亦以世間種種名字章句譬喻

說法，不說自身內智證法。若爾，亦即同於外道自法中智慧言說數量耶？佛謂我為異方諸來會眾廣說種種句味，不說世論法。世論見有人天來去相，不知人天實無來去也。我唯說不來不去之法。夫來者緣會而生，去者緣散而滅。但於相上見有來去，即屬生滅法。我說不來不去，即是不生不滅法。我所說不生不滅義趣，來無所從、去無所至，是真如實際境界，不墮世論虛妄分別數中。何以不墮彼數中也？彼惟不覺自心現量外性非性，乃於外境妄想分別說有說無，為二見所轉不得解脫。我則不計著外境有無，唯建立說於自心所現。故有無二邊妄想分別，不能轉我而為我所轉。以我如實了知外境無性，但由自心所現如夢如幻，不得謂之有，不得謂之無，故自心所現妄想分別無自而生。相境非性，境不生也；妄想不生，心不生也。心境無生，即證入空、無相、無作三解脫門，遠離生滅諸趣相續，名為解脫。我唯了知心境俱空，本自不生不滅，法能轉生滅而不為生滅所轉，故不墮於世論妄想數中，豈亦無有自通耶？有太守楊衒之問於初祖曰：西天五印，師承為祖，其道如何？祖曰：明佛心宗，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又問：此外如何？祖曰：須明他心，知其今古，不厭有無，於法無取，不賢不愚，無迷無悟，若能是解，故稱為祖。又曰：弟子歸心三寶亦有年矣，而智慧昏蒙，尚迷真理，適聽師言，罔知攸措，願師慈悲，開示宗旨。祖知懇到，即說偈曰：亦不覩惡而生嫌，亦不觀喜而勤惜，亦不捨智而近愚，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纏，超然名之曰祖。祖師門下，凡聖俱離，寧同於外道耶？

大慧，我念一時於一處住，有世論婆羅門來詣我所，不請空閒，便問我言：瞿曇，一切所作耶？我時報言：一切所作，是初世論。彼復問言：一切非所作耶？我復報言：一切非所作，是第二世論。彼復問言：一切常耶？一切無常耶？一切生耶？一切不生耶？我時報言：是六世論。大慧，彼復問我言：一切一耶？一切異耶？一切俱耶？一切不俱耶？一切因種種受生現耶(唐云一切皆由種種因緣而受生耶)？我時報言：是十一世論。大慧，彼復問言：一切無記耶？一切記耶？有我耶？無我耶？有此世耶？無此世耶？有他世耶？無他世耶？有解脫耶？無解脫耶？一切剎那耶(魏云空耶)？一切不剎那耶？虛空耶？非數滅耶？涅槃耶？瞿曇，作耶？非作耶？(唐云虛空、涅槃及非擇滅，是所作耶？非所作耶？)有中陰耶？無中陰耶？大慧，我時報言：婆羅門，如是說者，悉是世論，非我所說。是汝世論，我唯說無始虛偽妄想習氣種種諸惡三有之因，不能覺知自心現量，而生妄想攀緣外性。如外道法，我諸根義三合知生。(唐云如外道說，我及

根境三和合生。)我不如是。婆羅門，我不說因，不說無因，唯說妄想攝所攝性施設緣起，非汝及餘墮受我相續者所能覺知。(魏云唯說自心分別見有可取能取境界之相，我說假名因緣集故而生諸法，非汝婆羅門及餘境界，以墮我見故。)大慧，涅槃、虛空、滅，非有三種，但數有三耳。(唐云虛空、涅槃及非擇滅，但有三數，本無實體，何況而說作與非作。)

通曰：此世尊廣明世論，欲令來世洞知其非，不復習近之也。婆羅門自稱其祖自梵天口生，因從梵姓，或云梵志，即此之類。其種各有經論，世承為業，故長於辯說。彼自負其辯，遽問世尊：以一切法為所作，為非所作？所作是有為法，非所作是無為法？大段不出此二見。見其有作，則以為常，以為生，以為一，以為俱；見其無作，則以為斷，以為滅，以為異，以為不俱。上至梵天，下及眾生，遠及八萬劫，細至微塵，從中分別，作有無四句議論。其詰慧者，根究生因，見種種因緣生法，謂由作者生。說此世他世，似身後有相無相；說解脫剎那，念念遷流，似後後有為；說虛空、涅槃及非擇滅三無為法，似緣覺、聲聞。於此復問：有作無作，露出本相。作則迷於有為，非作則入於無想。又問：中陰身有為，分明執著神我，不出識陰區宇。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從來認識神。無始以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正此是也。故佛答以如此世論，非我所說。縱汝說得種種分明，不離世法，若超出三界者，總不作如是見也。我唯說無始虛偽妄想習氣種種諸惡為三界之因，欲界、色界、無色界染淨不同，何以謂皆謂之惡？以欲界視色界，則色界為善；以三界視超出三界者，則色與無色未為純善也。若不能覺知三界諸法皆自心現量，外法非性，實無可得，於中生起妄想分別，攀緣諸法，或以為有作，或以為無作。如外道種種議論，說有我及根境三緣和合而知識生，是以一切法從因緣生也。以為有因生者，謂冥初生覺；以為無因生者，謂有異因。但於外性計著，作有無分別，總歸戲論，我不如是說也。我說三界諸法唯心所現，於一切法不說有因，不說無因，唯說無始虛偽妄想，見有能取所取境界之相。我說此攝所攝性，但名假名施設，因緣集故而生。諸法依緣而起者，本自無根，生即不生，安所見其有乎？安所見其無乎？不見其有，故不說有因；不見其無，故不說無因。此非汝婆羅門及餘世論弟子墮受我見、執著神我、生死相續者之所能知也。汝唯取著我相攝所攝性，不離三界，常墮輪轉。我唯無我，離攝所攝，超出三界，汝豈能測哉？且虛空無為，涅槃無為，及非擇滅無為，在我法中，但有三數，本無體性，云何而說作與非作？彼攀緣外法，說作非作，虛妄分別，猶之可也。至三無為，離言說相，離名字

相，乃以生滅心，說不生滅法，安得為智？故佛不與之語，而以語大慧也。三祖信心銘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違順相爭，是為心病。不識玄旨，徒勞念靜。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莫逐有緣，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止，止更彌動。唯滯兩邊，寧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失功。遣有沒有，從空皆空。多言多慮，轉不相應。絕言絕慮，無處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宗。須臾返照，勝却前空。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用求真，唯須息見。二見不住，慎莫追尋。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尋。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由境滅，境逐能沉。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元是一空。一空同兩，齊含萬象。不見精麤，寧有偏黨。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疑，轉急轉遲。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任性合道，逍遙絕惱。繫念乖真，昏沉不好。不好勞神，何用疎親。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為，愚人自縛。法無異法，妄自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太錯。迷生寂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良由斟酌。夢幻空華，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一如體玄，兀爾忘緣。萬法齊觀，歸復自然。泯其所以，不可方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既不成，一何有爾。究竟窮極，不存軌則。契心平等，所作俱息。狐疑盡淨，正信調直。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虛明自然，不勞心力。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真如法界，無他無自。要急相應，唯言不二。不二皆同，無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促延，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大，忘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即是無，無即是有。若不如是，必不須守。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但能如是，何慮不畢。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三祖自宗，通言言破。的中多指迷警錯之詞，不但佉外道邪見，我法中外道當為汗流。

復次，大慧！爾時世論婆羅門，復問我言：癡、愛、業因故，有三有耶？為無因耶？我時報言：此二者亦是世論耳。彼復問言：一切性皆入自共相耶？我復報言：此亦世論。婆羅門！乃至意流妄計外塵，皆是世論。復次，大慧！爾時世論婆羅門，復問我言：頗有非是論者不？我是一切外道之宗，說種種句味因緣譬喻莊嚴。我復報言：有非汝有者，非為非宗非說非不說，種種句味非不因譬莊嚴。婆羅門言：何等為非世論非非宗非非說？我時報言：婆羅門！有非世論，汝諸外道所不能知，

以於外性不實妄想虛偽計著故。謂妄想不生，覺了有無自心現量；妄想不生，不受外塵，妄想永息，是名非世論。此是我法，非汝有也。婆羅門！略說彼識，若來若去，若死若生，若樂若苦，若溺若見，若觸若著，種種相若和合相續，若愛若因計著。婆羅門！如是比者，是汝等世論，非是我有。大慧！世論婆羅門，作如是問，我如是答，彼即默然不辭而退(唐云不問於我自宗實法默然而去)。思自通處，作是念言：沙門釋子出於通外，說無生無相無因，覺自妄想現相，妄想不生(魏云沙門釋子外於我法是可憐愍，說一切法無因無緣無有生相，唯說自心分別見法。若能覺知自心見相，則分別不生)。大慧！此即是汝向所問，我何故說習近世論種種辯說，攝受貪欲不攝受法？

通曰：外道因世尊說無始虛偽妄想習氣種種諸惡三有之因，遂復問：癡愛業為因，能生三有耶？抑本無因耶？又問：一切性皆入五陰自共相耶？彼亦知妄想習氣種種諸惡不出五陰自共相，無明與愛能起惑造業為三有因，亦彷彿似佛平日所說。此乃學佛法中，外道不能捨有因無因見。其見所分別處，即是心識流動，妄計外塵，不離外境而生分別。縱說到本分內自共相，亦是法塵，故均之屬世論也。婆羅門伎倆既盡，乃問：有非世論者否？意以一切外道所有詞論，種種文句，因喻莊嚴，莫不皆從我法中出，安得有非世論者？世尊說有之，但非汝有。汝所有者，不出作為宗因喻等法；我所有者，非為非不為，非宗非不宗，非說非不說，本無言說，而亦未嘗無因譬莊嚴，非汝外道所能知也。汝等所以不知者，以妄計著外不實法分別戲論故。吾所謂非世間論者，一切妄想分別不生。所云妄想不生者，非謂有妄想而滅除之之謂也。謂覺了現前有無諸境，皆是自心所現，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即真即妄，即妄即真，故妄想無自而生也。若見有外塵，則心與境對，妄猶未盡息也。唯心境兩忘，外不見塵，內無受者，雖欲分別外塵，原無外塵可得，妄想何所依而立乎？所以妄想永息，住自住處，寂靜境界，不生不滅故。不生不滅者，不起分別，超出三界，是名非世論。此是我法，非汝有者，略說汝法不離諸識，心意流轉，若來去，若死生，若樂苦，若沈溺，若顯見，若觸著，種種諸相，於中妄計。若和合相續者，不離七識；若貪愛為緣者，不離六識；若冥初為因者，略近八識。汝所云癡愛業因一切性，入自共相，如是比量分別，建立宗說，執有神我，流轉三界。此名世論，非我有者，婆羅門聞是非世論法，當即問我：自宗實法，云何建立？乃默然而去，思所自通處，但能通於平日有無妄見，而不能通於無生之旨，返謂沙門所見出於我通之外，說一切法無因無緣，無有生相，宜乎一切皆無已。又說

能覺知自心見相，則分別不生，既有自心見相，即是相，即是生。又說妄想不生，誠吾所未解也。味其語意，只是貪戀有無邪見種種句味，而不能信受緣起無生之正法，諸趣相續，不得解脫，亦大可哀也已。我故說習近世論，但攝受欲，不攝受法，即此是也。昔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度持鑑童子，更名伽耶舍多，付法眼偈曰：心地本無生，因地從緣起，緣種不相妨，華果亦復爾。後十八祖伽耶舍多，付法於鳩摩羅多，偈曰：有種有心地，因緣能發萌，於緣不相礙，當生生不生。此緣起無生旨也，豈外道所能測乎？

大慧白佛言：世尊！攝受貪欲及法，有何句義？佛告大慧：善哉，善哉！汝乃能為未來眾生，思惟咨詢如是句義。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佛告大慧：所謂貪者，若取若捨，若觸若味(唐云所言財者，可觸可受，可取可味)**，繫著外塵，墮二邊見，復生苦陰，生老病死憂悲苦惱，如是諸患皆從愛起。斯由習近世論及世論者，我及諸佛說名為貪。是名攝受貪欲，不攝受法。大慧！云何攝受法？謂善覺知自心現量，見人無我及法無我相，妄想不生；善知上上地，離心意意識，一切諸佛智慧灌頂，具足攝受十無盡句，於一切法無開發自在**(前云無開發行，自心自在)**，是名為法。所謂不墮一切見、一切虛偽、一切妄想、一切性、一切二邊。大慧！多有外道癡人，墮於二邊，若常若斷；非黠慧者，受無因論，則起常見；外因壞，因緣非性，則起斷見。大慧！我不見生住滅故，說名為法。大慧！是名貪欲及法，汝及餘菩薩摩訶薩，應當修學。**

通曰：世尊常說，世間諸論，種種辯說，慎勿習近，若習近者，攝受貪欲，不攝受法，前已詳答。至是大慧，又欲分別句義，何者名貪句義？何者名法句義？非如外道，但思自通處，而不咨詢正法也。故佛善之，乃謂貪者，謂其有取有捨，有觸有受，係著外塵，而生分別，墮在有無二見，自失正道，於是諸趣相續，不脫苦陰，生老病死，憂悲苦惱，如是諸患，皆從一念愛生，所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貪愛取，乃至生老病死苦，由彼貪愛種種句味，習近世論，并習近善為世論者，我及諸佛，超出世外，說此等輩，總屬於貪，但攝受欲食，不攝受法食也。所謂法者，謂善覺知一切法，唯心所現，外性非性，無取無捨，無觸無味，見人無我，斷煩惱障，及法無我，斷所知障，不但分別外境之妄想不生，即分別內法之妄想，亦不生也。俱生無明，漸次斷盡，由一地入一地，至於上上地，遠離心意意識，轉識成智，所謂轉前五識，為成所作智，轉第六識，為妙觀察智，轉第七識，為平

等性智，轉第八識，為大圓鏡智，至大圓鏡智，即具一切諸佛智慧，乃法雲灌頂位也。諸佛手灌其頂，光光相映，授如來位，即具足十無盡句：一、眾生界無盡，二、世界無盡，三、虛空界無盡，四、法界無盡，五、涅槃界無盡，六、佛出現無盡，七、如來智無盡，八、心所緣無盡，九、佛智所入無盡，十、轉法輪智無盡。一切攝受，於一切法無功用行，自心自在，是名為法。若他一切見、一切虛偽、一切妄想、一切性、一切二邊，皆無始以來虛妄想相，不離心、意、意識轉變，能善覺知自心現量，自不墮彼一切戲論。彼外道說種種法，不過斷、常二見，多令癡人墮於二邊，非黠慧者墮於二邊，唯無智者受彼無因。論計四大不從因生，謂從來如此，則起常見。或計造色外因壞滅，不復更生，謂因緣之性本無，則起斷見。彼論雖多，大約不出二者。彼唯見外法生、住、滅相，而不見自性本無生、滅，故不得名正法。我唯不著於相，不見有生、住、異、滅可得，斷、常二見何從而起？如是則一切覺了不墮於見，一切真實不墮虛偽，一切正思惟不墮妄想，一切無自性不墮於性，一切中道不墮二邊，乃從上諸佛所說，名為法食者也。是名貪欲及法兩者句義。汝及餘菩薩，應當修學，使未來眾生，灼知正法所在，毋為世論所惑。黃檗云：今時人只欲得多知解，廣求文義，喚作修行。不知多知多解，翻成壅塞。唯知多與兒酥乳喫，消與不消，都總不知。三乘學道人，皆是此樣，盡名食不消者。所謂知解不消，皆為毒藥，盡向生滅中收。真如之中，都無此事。故云：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從前所有一切解處，盡須併却令空，更無分別，即是空如來藏。如來藏者，更無纖塵可有，即是破有法王出現世間。亦云：我於然燈佛所，無少法可得。此語只為空汝情解知量。但消融表裏，情盡都無依執，是無事人。三乘教網，只是應機之藥，隨宜所說，各各不同。但能了知，即不被惑。第一不得於一機一境邊，守文作解。何以如此？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我此宗門，不論此事，但知息心即休，更不用思前慮後。由黃檗言：內教議論，尚不可執，況世論種種，無益於身心者乎？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二譯皆有。我攝取眾生，依戒降諸惡，智慧滅邪見，三解脫增長。)**一切世間論，外道虛妄說，妄見作所作，彼則無自宗。唯我一自宗，離於作所作，為諸弟子說，遠離諸世論。心量不可見，不觀察二心，攝所攝非性，斷常二俱離，乃至心流轉，是則為世論。妄想不轉者，是人見自心，來者為事生，去者事不現，明了知去來，妄想不復生。有常及無常，所作無所作，此世他世等，斯皆世論通。**

通曰：世尊謂彼諸外道無自通論，乃於偈言重發其旨，謂我調伏眾生，以戒降諸惡，以智慧滅諸見，令三解脫得以增長，此我所說法也。若一切世間有無等論，皆是外道虛妄之說，以彼橫計因果，有能作者，有所作者，但就虛妄外境為宗，實無自宗。唯我建立一心以為自宗，不著於能作所作，離彼虛妄因見，為諸弟子說外道世論，但攝受欲食，不攝受法食，慎勿習近遠，離諸世論可也。彼世論所以無自通者，謂於自心現量不善觀察，唯心無所有境界，以無二邊心故，能取所取非性，斷見常見俱離，不落有無，不落方所，乃是自心本體。彼唯不見本體，自宗不通，乃至種種虛妄分別，心為境轉，流浪不息，不但攀緣外性名為逐物，即分別法相亦是意流，總歸於世論也。若能觀察妄想無性，不為所轉，是人則見自心現量本自寂滅，本無動搖，所謂自宗通者也。外道寧有此乎？然外道為妄想所轉，則何以故？以不明於生滅之相故。來者見因生，去者見果滅。不知一切諸法，來者暫現，如電速滅；去則不現，本無所有。能如實明了去來生滅之相，本自無生，分別安從起乎？妄想不生，心無流轉，即是不生不滅之法。我所說法，但以一心為自宗者，此也。若夫常與無常，作與無作，此世及他世等，總不離有無二邊，即是世間去來之相。而外道執之，以為實有，斯皆不離世間建立論宗。彼各自以為通，而不知其虛妄也。內教弟子，亦慎所習哉！僧問黃檗：如何是世諦？檗云：說葛藤作什麼？本來清淨，何假言說問答？但無一切心，即名無漏智。汝每日行住坐臥，一切言語，但莫著有為法，出言瞬目，盡同無漏。如今末法，向去多是學禪道者，皆著一切聲色，何不與我心心同虛空去，如枯木石頭去，如寒灰死火去，方有少分相應。若不如是，他日盡被閻老子栲你在。嗟乎！諸趣相續，不得解脫，可畏如是。學者只貪句味，何哉？(魏云涅槃品第六)。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所言涅槃者，說何等法名為涅槃，而諸外道各起妄想？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如諸外道妄想涅槃，非彼妄想隨順涅槃。(唐云如諸外道分別涅槃，皆不隨順涅槃之相。)**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佛告大慧：或有外道陰界入滅，境界離欲，見法無常，心心法品不生不念，去來現在境界諸受陰盡，如燈火滅，如種子壞，妄想不生，斯等於此作涅槃想。大慧！非以見壞名為涅槃。**

通曰：因上佛謂大慧曰：涅槃、虛空、滅，非有三種，但數有三耳。未曾發明涅槃至一之處，恐混於外道故。大慧問：何等法方名涅槃？而諸外道各起妄想分別，為得真涅槃否？彼諸外道分別涅槃，皆不隨順涅槃之相。且涅槃真相，非彼妄想所及，故世尊

一一出其過，而以我法說名涅槃者示之。總之，外道無有自通。或有外道，於五陰、六入、十八界滅處，離欲界繫縛，不貪境界，見一切法無常，以心及心數法不現在前，持心一境，不見有過去、未來、現在三世之相。此由諸受陰盡，但以一切不受為宗，故於陰、界、入種種欲塵按伏不起，如燈火滅不令復明，如種子壞不令復生。諸取不起，分別不生，此但除滅一切境界，而謂之不生耳。即楞嚴所云：以永滅依為所歸依。斯外道論師等，於此作涅槃想，且以見滅為涅槃故。不知涅槃玅果，轉諸生滅成不生滅，剎那無有生相，剎那無有滅相，一切現前，一切寂滅，不見有滅相可得，豈可以見一切法壞，遂名為涅槃乎？此外道分別涅槃，不能隨順涅槃之相一也。提婆論以此為第一小乘外道說。黃檗云：凡夫取境，道人取心，心境雙忘，乃是真法。妄境猶易，忘心至難。人不敢忘心，恐落空無撈摸處，不知空本無空，唯一真法界耳。此靈覺性，無始以來，與虛空同壽，未曾生，未曾滅，未曾有，未曾無，未曾穢，未曾淨，未曾喧，未曾寂，未曾少，未曾老，無方所，無內外，無數量，無形相，無色象，無音聲，不可覓，不可求，不可以智慧識，不可以語言取，不可以境物會，不可以功用到，諸佛菩薩與一切蠢動含靈，同此大涅槃性。性即是心，心即是佛，佛即是法，一念離真，皆為妄想，不可以心更求於心，不可以佛更求於佛，不可以法更求於法，故學道人直下無心，默契而已。能透黃檗語，即知涅槃真相所在。

大慧！或以從方至方名為解脫，身境界想滅猶如風止；或復以覺所覺見壞名為解脫；或見常無常作解脫想(唐云或謂不見能覺所覺，或謂不起分別常無常見)**；或見種種相想招致苦生，因思惟是已，不善覺知自心現量，怖畏於相而見無相，深生愛樂作涅槃想。**

通曰：外道涅槃之想，不出斷滅見。如楞嚴云：或計身滅，或欲盡滅，或苦盡滅，或極樂滅，或極捨滅。此其大略也。前段境界離欲，是欲盡滅外道也。此從方至方，是計身滅。不見能覺所覺，是極樂滅。不起分別常無常見，是極捨滅。畏相招苦，是苦盡滅。但錯綜舉之耳。從方至方者，第二外道方。論師說：最初生諸方，從方生世間人，從人生天地。天地滅沒，還入彼處。說方是常，名涅槃因。身境界想滅，猶如風止者，第三外道風。仙論師說：謂風能生物，風能殺物。身境界有生滅，而風無生滅。說風為常，是涅槃因。今合為一，猶云捨生趣生，如風暫止耳。覺所覺見壞者，不幾於離覺所覺乎？彼但於能覺所覺之見，按伏不行，趣寂滅樂，不覺有樂苦相，是極樂滅外道也。論以韋陀論

師說：大蓮華生梵天等，語多不經，與此不符。於常無常見，不起分別者，不幾於離斷常乎？彼但以苦樂是無常，唯捨是常。拜其捨而忘之，不作分別見，是極捨滅外道也。論以第五外道伊賒那論師說形不可見，遍一切處，能生萬物，能生是常，所生是無常，似為近理。種種相想者，分別種種異相，能生諸苦，不知相即自心所現，乃怖畏於相，而著於無相，厭苦斷集，貪愛偏空，是苦盡滅外道也。論以為倮行外道，論師所說，彼其習苦行也，正欲免於苦耳。身屬欲界，兼人與天，欲盡屬初禪攝，苦盡屬二禪攝，極樂屬三禪攝，極捨兼四禪、無色二種，此入無想天外道所謂窮盡七際，現前銷滅，皆以死後斷滅為涅槃者也。據所見處，亦非尋常，爭奈不出三界何？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云：須彌山。白雲端頌云：須彌山兮塞宇宙，千眼大悲看不透，除非自解倒騎牛，一生不著隨人後。天童頌云：不起一念須彌山，韶陽法施意非慳，肯來兩手相分付，擬去千尋不可攀。滄海濶，白雲閑，莫將毫髮著其間，假雞聲韻難謾我，未肯模胡放過關。彼諸外道雖滅盡，念念至湛不搖處，亦是假雞聲韻耳，豈得為真涅槃乎？

或有覺知內外諸法自相共相、去來現在有性不壞，作涅槃想。或謂我人眾生壽命一切法壞，作涅槃想。或以外道惡燒智慧，見自性及士夫，彼二有間士夫所出名為自性，如冥初比求那轉變，求那是作者，作涅槃想。或謂福非福盡(魏云外道說如是罪盡故福德亦盡名為涅槃)**，或謂諸煩惱盡，或謂智慧**(唐云或計不由智慧諸煩惱盡)**，或見自在是真實作生死者，作涅槃想。或謂展轉相生生死更無餘因，如是即是計著因，而彼愚癡不能覺知，以不知故作涅槃想。**

通曰：覺知內外諸法有性不壞者，如楞嚴四徧常論，內法如六根心境循環不失，外法如四大等咸皆體恒，計微塵常以為不壞，此常見外道也。論以為第七毗世師論師說：我人眾生壽命俱滅，此斷盡證悟了覺四相，所謂見苦斷集證滅修道，居滅已休更不前進者，乃定性聲聞所證，亦係偏空非正覺也。論以為第八苦行論師說：或以外道惡見火燒滅智慧者，計有自性我見之本也，及有士夫十六見之一也。見得自性及士夫二者微有間隔，謂士夫神我能生自性，是士夫所出者名為自性，如冥初生覺之比。比，類也。求那者，塵也，依也。謂此微塵能依諸緣轉變作一切物，計此求那是為作者，謂從微塵而生四大，與從士夫而生自性比類相同，此即執有神我徧十方界一切眾生，皆我身中一類流出之見也。論以為第九外道女人眷屬說：摩醯首羅作八女人生天龍八部等，以是為涅槃者可笑。或謂福非福盡，謂罪福皆空，此正撥無因果外

道也。論以為第十外道行苦行論師說：或謂煩惱盡依智慧，故唐云不由智慧修斷而諸煩惱自盡，此正計縷丸數極時熟得道，自然煩惱與智慧依也。論以為十一外道淨照論師說：或見自在天能造作眾生，遂計彼天是真實能司人生死者，此即自疑身心從彼流出，十方虛空咸其生起之見也。論以為十二外道摩陀羅論師說。或謂眾生展轉相生，死此生彼，輪迴不息，八萬劫來，無因自有，故謂生死更無餘因。不知如是計著，即是生死之因。而彼外道愚癡，不能覺了無明愛業為其根本，以不知故，乃謂生死無因，遂指無因以為涅槃。論以為尼犍子論師說。以上七種，總不出斷常二見，不可語於佛知見也。忠國師問僧：何方來？曰：南方來。師曰：南方知識，如何示人？曰：彼方知識，直下示學人即心即佛，佛是覺義。汝今悉具見聞覺知之性，此性善能揚眉瞬目，去來運用，徧於身中，挃頭頭知，挃脚脚知，故名正徧知。離此之外，更無別佛。此身即有生滅心性，無始以來，未曾生滅。身生滅者，如龍換骨，蛇蛻皮，人出故宅。即身是無常，其性常也。南方所說，木約如此。師曰：若然者，與彼先尼外道，無有差別。彼云：我此身中，有一神性。此性能知痛癢，身壞之時，神則出去。如舍被燒，舍主出去。舍即無常，舍主常矣。審如此者，邪正莫辨，孰為是乎？吾比遊方，多見此色，近光盛矣。聚却三五百眾，目視雲漢，云是南方宗旨。把他壇經改換，添糅鄙談，削除聖意，惑亂後徒，豈成言教？苦哉！吾宗喪矣。若以見聞覺知是佛性者，淨名不應云法離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僧又問：法華了義，開佛知見，此復若為？師曰：他云開佛知見，不言菩薩二乘，豈以眾生顛倒，便同佛之知見乎？即此可知，外道所指涅槃，皆不能隨順涅槃之相也。

或有外道言得真諦道，作涅槃想(唐云或計證於諦道，虛妄分別以為涅槃)；**或見功德功德所起和合一異俱不俱，作涅槃想；或見自性所起孔雀文彩種種雜寶及利刺等性，見已作涅槃想**(唐云或計諸物從自然生，孔雀文彩棘針銛利，生寶之處出種種寶，如此等事是誰能作，即執自然以為涅槃)。**大慧！或有覺二十五真實；或王守護國，受六德論，作涅槃想**(唐云或有說言能受六分，守護眾生，斯得涅槃)；**或見時是作者，時節世間，如是覺者，作涅槃想；或謂性，或謂非性，或謂知性非性**(魏云外道言見有物，見無物，見有無物，如是分別)；**或見有覺與涅槃差別，作涅槃想**(唐云或計諸物與涅槃無別，作涅槃想)。

通曰：言得真諦道者，乃第十四外道僧佉論師說，謂從自性生大，從大生意，從意生智，從智生五分，從五分生五知根，從五

知根生五業根，從五業根生五大，是名二十五諦。自性是常，能生諸法，還入自性，即離一切生死。此計冥諦以為真諦，作涅槃想者也。或見功德等，論說有作所作而共和合，唐云或計求那與求那者而共和合。此勝論師計六句為生生之因，謂一實、二德、三業、四大有、五和合、六同異。又從實句中執有九法，謂地、水、火、風、空、時、方、和合。又計微塵以成器界，唐譯所謂求那與求那者，指微塵生起世界，微塵即是能作，世界即是所作，能作即是功德，所作即是功德，所起和合而成地、水、火、風、空等，不可謂一，不可謂異，不可謂一異俱，不可謂一異不俱。此說甚微，論以為摩醯首羅論師說，謂一切從自在天生，從自在天滅，三界渾然一自在天身也。語多不經。或見自性所起者，論以為十六外道無因，論師說無因無緣生一切物，如棘刺針無人作，孔雀等種種畫色皆無人作，自然而有，即楞嚴所云烏從來黑，鵠從來白，計自然外道也。或有覺二十五諦真實者，即覺前數論師所計冥諦以為真實者也。或受六德論者，即受前勝論師所計六句為生因者也。能解此二法，守護眾生令得安樂，安樂之從即是涅槃。論無此段，似屬重出。或見時是作者，論以為十七外道時論師說，以時節為因，能生世間法，時不至不生，時不至不滅，世間一切無常時是常。或謂性者，論作見有物名涅槃，乃十八外道服水論師說，謂水能生物，水能壞物，說水是常。或謂非性者，論作見無物名涅槃，乃十九外道口力論師說，謂虛空是萬物因，一切從空生，還從空滅，說虛空是常。或謂知性非性者，論作見有無物是涅槃因，乃二十外道安荼論師說，謂本無日月星辰虛空及地，惟有大水。時大安荼生如雞子，破為二段，在上作天，在下作地，彼二中間生梵天。一切眾生從梵天生，還歸彼處，名為涅槃。此三種不離地水火風空而生計著，不出有無及亦有亦無見也。或見有覺與涅槃差別者，唐作或計諸物與涅槃無別，謂萬物是喧動，涅槃是寂靜，此二無別。於中分別精麤，疏決真偽，有覺者存，涅槃即不應有覺。此有覺者，不離涅槃，即非想非非想境界，彼之所謂涅槃也。提婆論闕此一種，并前小乘外道論師及苦行論師，皆無發明。深談理諦，則彼所無，略能記述麤淺者耳。似非真出提婆所傳，智者當能燭之。有道流問大珠曰：世間還有法過於自然否？珠曰：有。曰：何法過得？曰：能知自然者。曰：元氣是道否？珠曰：元氣自元氣，道自道。曰：若是者，則應有二也。珠曰：知無兩人。又問：云何為邪？云何為正？珠曰：心逐物為邪，物從心為正。只此數語，而種種邪正之辨，自見於言外。

有如是比種種妄想，外道所說，不成所成，智者所棄。大慧！如是一切悉墮二邊作涅槃想，如是等外道涅槃妄想，彼中都無若生若滅(唐云於此無有若住於出)。大慧！彼一一外道涅槃，彼等自論智慧觀察都無所立，如彼妄想心意來去漂流馳動，一切無有得涅槃者。

通曰：以上二十一種涅槃，但略舉其最著者耳。此外九十餘種，有如是比類種種妄想所說涅槃，大率虛謬邪見而說諸論，不與如實正法相應，不如於理，不成其說，智者所棄而遠離之也。如是一切說有說無、說常說無常，進之說亦有亦無、亦常亦無常，又進之說非有非無、非常非無常，凡六十二見，虛妄分別悉墮二邊，不離對待作涅槃想。如是虛妄分別以為涅槃，彼中都無住於世間而若生者，亦無入於涅槃而若滅者，一切斷滅，誰為生滅？彼諸外道等依彼自宗建立自論，以正智正慧觀察之，違背正理，自相破壞，無如實知，都無所立。其說既支離矯亂，徒錯用心，妄為分別，令其心意掉散，往來漂馳，無有寧止。心意既流，念念不停，正沒溺於生死苦海中，諸趣相續，不得解脫，豈有真得涅槃者乎？故曰：一切無有得涅槃者。此諸外道妄計涅槃，皆不隨順涅槃之相，非我法所名為涅槃者也。雲葢山志元禪師因潭州道正表聞馬王，乞師論義。王請師上殿相見。茶罷，師就王乞劍。師握劍問道正曰：你教中道：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是何物？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是何精？道得不斬，道不得即斬。道正茫然，便禮拜懺悔。師謂王曰：還識此人否？王曰：識。師曰：是誰？王曰：道正。師曰：不是。其道若正合對得，山僧秖是箇無主孤魂，因茲道士更不紛紜。直饒對得分明，也不出冥諦，與本來人大相遠在。

大慧！如我所說涅槃者，謂善覺知自心現量不著外性，離於四句見如實處，不墮自心現妄想二邊，攝所攝不可得，一切度量不見所成，愚於真實(唐云不入諸量不著真實)不應攝受，棄捨彼已得自覺聖法，知二無我離二煩惱，盡除二障永離二死，上上地如來地(唐云轉修諸地入於佛地)，如影幻等諸深三昧，離心意意識說名涅槃。大慧！汝及餘菩薩摩訶薩應當修學，當疾遠離一切外道諸涅槃見。

通曰：上既辨諸外道無有得涅槃者，此下乃詳我法涅槃非外道所能窺也。如我所說涅槃，謂善覺了自心現量，心外無法、法外無心，不著外境而生分別，遠離有無、一異、俱不俱四句邪見實見，得真如實際不生不滅之處，故不墮於自心所現分別有無二邊邪見，即能收所取心量亦不可得。何以離能所取也？見世間一切建立不出妄想度量，虛妄不實無所成就，由其愚昧迷真實理，是

不應攝受者。攝所攝不可得，一切棄捨不取諸法即名真實，斯得自覺聖智所現證法。所證之法謂何？謂知人法二無我，遠離根本枝末二煩惱，淨除惑智二障，永超分段變易二生死，漸歷諸地至於佛地，得如幻等諸深三昧。覺自心所現如幻猶未為深也，即幻即真、即真即幻，一切外境常自寂滅，乃為深三昧也。此唯轉識成智者方能證此，故轉心意意識生滅種子成不生滅智用，然後號名涅槃也。三德涅槃如伊三點，為如來秘密之藏。此中自覺聖體，即是真如。知二無我等，即是般若。永離二死，即是解脫。三一圓融，故名涅槃。絕思絕議，如是安住，豈外道所能測哉？汝等菩薩，應當修學，遠離一切外道諸涅槃見可也。僧志道問六祖曰：學人自出家，覽涅槃經，十載有餘，未明大意，願和尚垂誨。祖曰：汝何處未明？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於此疑惑。祖曰：汝作麼生疑？曰：一切眾生，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無常，有知無覺。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者，不審何身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然是苦，苦不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即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又法性是生滅之體，五陰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即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則永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樂之有？祖曰：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說，即聲色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又推涅槃常樂，言身有受用。斯乃執吝生死，躭著世樂。汝今當知，佛為一切迷人，認五陰和合為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為外塵相，好生惡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迴，以常樂涅槃翻為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真樂，剎那無有生相，剎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現前。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斯乃謗佛謗法。聽吾偈曰：無上大涅槃，圓明常寂照。凡愚謂之死，外道執為斷。諸求二乘人，目以為無作。盡屬情所計，六十二見本。妄立虛假名，何為真實義？惟有過量人，通達無取捨。以知五蘊法，及以蘊中我。外現眾色相，一一音聲相。平等如幻夢，不起凡聖見。不作涅槃解，二邊三際斷。常應諸根用，而不起用想。分別一切法，不起分別想。劫火燒海底，風吹山相擊。真常寂滅樂，涅槃相如是。吾今強言說，令汝捨邪見。汝勿隨言解，許汝知少分。志道聞偈大悟，禮拜而退。六祖一偈，該盡此篇玅義，傳佛心印，豈在言語文字間耶？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外道涅槃見，各各起妄想，斯從心想生，無解脫方便。愚於縛縛者，遠離善方便，外道解脫想，解脫終不生。眾智各異趣，外道所見通，彼悉無解脫，愚癡妄想故。一切癡外道，妄見作所作，有無有品論，彼悉無解脫。凡愚樂妄想，不聞真實慧，言語三苦本，真實滅苦因。譬如鏡中像，雖現而非有，於妄想心鏡，愚夫見有二。不識心及緣，則起二妄想，了心及境界，妄想則不生。心者即種種，遠離相所相，事現而無現，如彼愚妄想。三有唯妄想，外義悉無有，妄想種種現，凡愚不能了。經經說妄想，終不出於名，若離於言說，亦無有所說。

通曰：此頌上外道涅槃之見。如前二十一種，但從各各自心妄想所起。此妄分別，既從心想流動所生，非有解脫善巧方便之法。外道執有涅槃可取，已為所縛，更以妄見取之，是為能縛。彼愚為能縛，不自覺悟，乃復遠離善巧方便之法，雖作解脫想，而解脫終不生也。彼外道眾，各出邪智，各各異趣，或見其常，則以常為解脫；或見其斷，則以斷為解脫。據彼自所通處，各各自謂解脫，其實悉無解脫也。則何以故？唯智可以破愚，唯真可以除妄。彼既愚於縛，縛不離乎癡，意想漂流，不離乎妄，即無善巧方便，其何以得解脫乎？故一切癡外道，妄見能作所作，或以為無因，或以為有因，建立有品無品諸論，悉無有得解脫者。為彼凡愚，但樂虛妄分別，不聞真實解脫之慧，故至此耳。彼虛妄分別者，不離言語，言語乃三苦之本。三苦，謂苦苦、壞苦、行苦。苦苦者，謂三界已苦，欲界復苦。壞苦者，謂樂壞時苦，等於三途。行苦者，即處中苦，通於無色。此三苦，不離欲界、色界、無色界。外道所建立言論，不過分別三界生滅諸法，實三苦之本也，豈能超出三界而得解脫耶？若真實慧者，不作有見，不作無見，本無能作，亦無所作，真如實際中不起一念分別，本無三界之相可得，何從有三界之苦乎？是真實慧者，實滅苦之因，是真解脫，是真涅槃，彼固未之聞也。所云滅苦因者，豈必斷滅三界一切等法而後無苦哉？譬如鏡中之像，雖現而非有也。真如實際即鏡也，三界等法即像也。三界等法唯自心所現，不可謂之有，不可謂之無。愚夫於自心鏡中所現之相，妄想分別，或見謂之有，或見謂之無。作此二見，良由不識自心本體及外緣境界。如鏡中像，像有去來，鏡無生滅；緣有去來，心無生滅。彼不依真實，而依虛妄起二分別，建立有品無品言論，自造苦因，無足怪者。若能了心及境界，覺知自心現量外性非性，如鏡中像雖現而非有，豈有於虛妄影像而生虛妄分別者乎？其不生妄想者何也？以三界諸法唯心所現，是心即種種，種種即心，心境一如，

本來寂滅，遠離能相所相。能所既無，即無實事可得現起。三界種種事業現而無現，不可定執為有，如彼凡愚外道種種妄想分別也。且三界所有種種諸法，不出生滅去來影相，唯是妄想分別建立，於外境界執為實義。不知外性非性，一切影相原無所有，以妄想故，現有種種事法、種種所現。既從妄想生，妄本無根，即是不生。此自心現量，未易窺也。凡愚不能了此，輪轉三界，不得解脫，亦大可哀哉！不徒外道言語為三苦本，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即如諸經所說妄想云者，欲令眾生返妄歸真、安住涅槃，然終不出於名言。既落名言，即非真實。若達名言體空，於言說而離言說，默契不可思議境界，即所說之法亦不可得。一法不存，方證真實，是為我所說涅槃義也，豈凡愚所能了乎？雜華偈曰：眼耳鼻舌身，心意諸情根，以此常流轉，而無能轉者。法性本無生，示現而有生，是中無能現，亦無所現物。眼耳鼻舌身，心意諸情根，一切空無性，妄心分別有。如是而觀察，一切皆無性。此偈大旨實與此偈無二。青州法本禪師。上堂：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弄影逃形，不知形為影本。以法問法，不知法本非法；以心傳心，不知心本無心。心本無心，知心如幻；了法非法，知法如夢。心法不實，莫謾追尋；夢幻空華，何勞把捉？到這裏，三世諸佛、一大藏教、祖師言句、天下老和尚露布葛藤盡使不著。何故？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便下座。若此等言說而無說，雖終日咬嚼，不為分外。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宗通卷六

提婆菩薩釋楞伽經中外道小乘涅槃論(藏中錄出備覽)。

卍云原本錄出全文，今讓藏中，茲省略焉。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宗通卷七

一切佛語心品第四

(魏云法身品第七，唐云無常品第三之二。)

爾時大慧菩薩白佛言：世尊！惟願為說三藐(此云正覺)三佛陀(此云正覺)。我及餘菩薩摩訶薩，善於如來自性自覺覺他。佛告大慧：恣所欲問，我當為汝隨所問說。大慧白佛言：世尊！如來、應供、等正覺，為作耶？為不作耶？為事耶(唐云為果)？為因耶？為相耶？為所相耶？為說耶？為所說耶？為覺耶？為所覺耶？如是等辭句，為異為不異？佛告大慧：如來、應供、等正覺，於如是等辭句，非事非因。所以者何？俱有過故。大慧！若如來是事者，或作或無常。無常故，一切事應是如來，我及諸佛皆所不欲。若非所作者，無所得故，方便則空，同於兔角槃大之子(此云石女兒)，以無所有故。大慧！若無事無因者，則非有非無。若非有非無，則出於四句。四句者，是世間言說。若出四句者，則不墮四句。不墮四句故，智者所取。一切如來句義亦如是，慧者當知。

通曰：如來正等正覺，如如自性，即法身真我也。若善此義，以之自覺，即到自覺聖智境界，以之覺他，令轉迷歸悟，共證菩提，此正世尊度生本心，故許大慧恣所問也。然謂之曰正徧知，內而法身自性，外而世間諸法，無所不知，是正徧知超過一切，非可以世間智窺測之也。世間所云作者，是有為法，所云不作者，是無為法，或因或果，或相或所相，或說或所說，或覺或所覺，總不出有為無為二種度量。若謂無上正等正覺，異此等辭句，別有法身，則不得謂徧知矣。若謂無上正等正覺，不異此等辭句，同諸所覺，則不得名正覺矣。如何遠離異不異，而直顯法身乎？佛以等正覺，於如是辭句，總云非也，為其果非正果，因非正因，以法身自性觀之，俱有過故。何言乎其有過也？若言如來法身是事者，則同有作，凡有作者皆無常，以無常為法身者，則一切世間無常之事，皆如來矣。此乃生滅法，我及諸佛皆不許也。若言如來非所作者，則法身絕無體性可得，雖設立種種方便法門，悉空無益，同於兔角石女之子，畢竟無故。此乃斷滅法，我及諸佛亦不許也。故曰二俱有過。言作者墮於有，言不作者墮於無。又有言無果無因者，即非有非無。是非有非無見者，雖遣有無二邊，實不離有無四句分別法。曰有句，曰無句，曰亦有亦無句，曰非有非無句。此四句法者，乃世間外道妄想言說，智者所不道也。若能超出四句外者，則不墮四句邪見中。離四句，絕

百非，獨露真常，不為邪論所惑，故為智者所取。我及一切如來句義，離因果，離能所，離一異，俱不俱，亦如是不墮四句也。不墮四句，即無諸過。具慧眼者，能離一切有無諸見，當能辨此矣。百丈云：參善知識，求覓一知一解，是善知識魔，生語見故。若發四弘誓願，度一切眾生盡，然後我始成佛，是菩薩法智魔，誓願不相捨故。若持齋戒，修禪學慧，是有漏善。縱然坐道場，示現成等正覺，度恒沙數人，盡證辟支佛果，是善根魔，起貪著故。若於諸法都無貪染，神理獨存，住甚深禪定，更不昇進，是三昧魔，久躭玩故。至無上涅槃，離欲寂靜，是魔業。若智慧脫若干魔網不去，縱解百本圍陁經，盡是地獄滓。若覓如佛相似，無有是處。如今聞說不著善惡有無等法，即為墮空，不知棄本逐末，却是墮空也。求佛求菩提及一切有無等法，是棄本逐末。秖如今麤食助命，補破遮寒，渴則掬水喫，餘外但是一切有無等法，都無纖毫繫念，此人漸有輕明分。善知識不執有，不執無，脫得十句魔語，出語不繫縛人，所有言說不自稱師，說如谷響，言滿天下，無口過，堪依止。若道我能說，能解說，我是和尚，汝是弟子，這箇同於魔說。無端說道，目擊道存，是佛不是佛，是菩提、涅槃、解脫等。無端說一知一解，見舉一手，竪一指云：是禪是道。這箇語繫縛人，未有住時，秖是重增比丘繩索，縱然不說，亦有口過，寧作心師，不師於心。不了義教有人天師，有導師，了義教中不為人天師，不師於法。未能依得玄鑑，且依得了義教，猶有相親分。若是不了義教，秖合聾俗人前說。秖如今但不依住一切有無諸法，亦不作無依住，亦不作不依住知解，是名大善知識。亦云唯佛一人是大善知識，為無兩人，餘者盡名外道，亦名魔說。觀此足知無上正等正覺，故非有無四句諸法所可擬也。

如我所說一切法無我，當知此義，無我性是無我，一切法有自性無他性如牛馬。(唐云：如我所說諸法無我，以諸法中無有我性故說無我，非是無有諸法自性。)**大慧！譬如非牛馬性，非馬牛性其實非有非無，彼非無自性如是。**(唐云：譬如牛無馬性，馬無牛性非無自性，一切諸法亦復如是。)**大慧！一切諸法非無自相有自相，但非無我愚夫之所能知，以妄想故。如是一切法空無生無自性，當如是知。**

通曰：一切如來句義，不墮四句法中。何以？必慧者然後知也。如我所說一切法無我，非是淪於斷滅一無所有之謂也。當知此義，謂一切法無有主宰，本無實性，名曰無我。但除妄我耳，非除真我也。一切法皆自心所現，各各有真實自性，無他分別妄想之性。譬如他人身中無有我性，我自身中無有他性，非無自性也。如牛馬然，譬如非牛有馬性，非馬有牛性。牛體上不得說馬

性是有是無，然非無牛自性也。馬體上不得說牛性是有是無，然非無馬自性也。一切諸法亦復如是，非我而妄執為我，即是分別，即是他性。真如性中無我可得，即無分別，即是自性。故一切諸法無有自相，而非有即有，非無真實自性，實有真實自性。真實自性即常住自相，但非斷滅無我，愚夫外道之所能知也。以彼妄想分別，執非我而為我想，即斷滅至無我之地。亦由妄想分別，雖無我亦我也。彼既執虛妄之我，豈能知真實之我乎？若能悟知真實自相者，如是一切法空，如是一切法無生，如是一切法無自性，即是我所說無我義也。說空豈偏空哉？真空故不空也。說無空豈斷滅不生哉？常生即不生也。說無自性，豈真無性哉？但無他性耳。說無我，豈真無我哉？但無妄我耳。明於是義，方可語慧。慧者當如是知，豈凡愚所能知乎？溫慥尚書問圭峰禪師曰：悟理息妄之人，不結業一期，壽終之後，靈性何依？師曰：一切眾生，無不具有覺性，靈明空寂，與佛無殊。但以無始劫來，未曾了悟，妄執身為我相，故生愛惡等情，隨情造業，隨業受報，生老病死，長劫輪迴。然身中覺性，未曾生死，如夢被驅役，而身本安閑；如水作氷，而濕性不易。若能悟此性，即是法身，本自無生，何有依託？靈靈不昧，了了常知，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然多生妄執，習以性成，喜怒哀樂，微細流注。真理雖然頓達，此精難以卒除，須長長覺察，損之又損，如風頓止，波浪漸停，豈可一生所修，便同諸佛力用？但可以空寂為自體，勿認色身；以靈知為自心，勿認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隨之，即臨命終時，自然業不能繫。雖有中陰，所向自由，天上人間，隨意寄託。若愛惡之念已泯，即不受分段之身，自能圓短為長，易麤為妙。若微細流注，一切寂滅，唯易覺大智，朗然獨存，即隨機應現千百億化身，度有緣眾生，名之為佛。玩圭峰語，而真我妄我之辨，當自了然。

如是如來與陰，非異非不異。若不異陰者，應是無常；若異者，方便則空；若二者，應有異。如牛角相似故不異，長短差別故有異；一切法亦如是。大慧，如牛右角異左角，左角異右角，如是長短種種色各各異。大慧，如來於陰、界、入，非異非不異。

通曰：上言無我非無自相有自相，此自相即如來法身也。若謂如來法身離五陰色身而後顯者，即是外道邪見，故謂如來法身與五陰色身非異非不異。若法身與五陰不異者，五陰是所作法，遷謝無常，法身亦應無常。若法身與五陰異者，則法身墮在頑空，一切修證方便皆無所施。是法身與陰若二物者，應離五陰而有法身，離法身而有五陰，不可為一也。今法身即在五陰之中，五陰

即在法身之中，不可謂異。於此生異不異見者，如牛兩角互相似故本不異，然以長短差別故說名為異。一切諸法皆亦如是，應無異相而有異相也。如牛右角與左異、左角與右異，乃至長短不同，色相分別種種差殊，然亦非異。形有長短，非離牛角而有長短也；色有黑白，非離牛角而有黑白也。如燒宮殿園林，見種種焰，火性是一，所出光焰，由薪力故，長短大小，各各差殊。所以如來法身之相，於五陰、六入、十八界中，不可說一，不可說異。若說一者有二，然後說一，彼未嘗二，何用說一？若說異者非同，然後說異，彼本是同，何用說異？惟其非異非不異，故非言論所及，但可慧者自知而已。黃檗云：學道人若欲知要訣，但莫於心上著一物。言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此喻法身即虛空，虛空即法身。常人謂法身徧虛空處，虛空中含容法身，不知法身即虛空，虛空即法身也。若定言有虛空，虛空不是法身；若定言有法身，法身不是虛空。但莫作虛空解，虛空即法身；莫作法身解，法身即虛空。虛空與法身無異相，佛與眾生無異相，生死與涅槃無異相，煩惱與菩提無異相，離一切相即是佛。故不以長短種種色觀牛角者，牛角但一而已。

如是，如來、解脫非異非不異。如是，如來以解脫名說。若如來異解脫者，應色相成，色相成故應無常。若不異者，修行者得相應無分別，而修行者見分別，是故非異非不異(魏云：若如來法身不異解脫者，則無能證所證差別，而修行者則見能證及以所證，非不異也)。

通。曰：上言法身與五陰非異非不異，如來藏性本如是，然有在纏出纏之別。故出纏者，名為解脫。解脫者，是如來相應行，不可說一，不可說異。未解脫時，則法身隱。既解脫時，則法身顯。如是依解脫故，說名如來法身之相。何言乎非異非不異也？若言異者，解脫一無所有，法身不離於有。既有法身可得，應是色相所成。色相無常，終歸壞滅。法身不如是也，故不可言異。若言不異者，則無能證所證差別。修行者以解脫而得法身之相，應無分別。然而修行者則見解脫為能證之法，法身為所證之理，分別歷然，又未嘗不異也。惟其非異非不異，揀辯不出，故不可說是一，不可說是異也。僧問忠國師：如何是解脫？師曰：諸法不相到，當處解脫。曰：恁麼即斷去也。師曰：向汝道諸法不相到，斷甚麼？又僧問：若為得成佛去？師曰：佛與眾生一時放却，當處解脫。曰：作麼生得相應去？師曰：善惡不思，自見佛性。曰：若為得證法身？師曰：越毗盧之境界。曰：清淨法身作麼生得？師曰：不著佛求耳。曰：阿那箇是佛？師曰：即心是佛。曰：心有煩惱否？師曰：煩惱性自離。曰：豈不斷耶？師

曰：斷煩惱者，即名二乘。煩惱不生，名大涅槃。國師種種說話，總發明如來解脫非異非不異境界。

如是智及爾燄，非異非不異。大慧，智及爾燄非異非不異者，非常非無常，非作非所作，非有為非無為，非覺非所覺，非相非所相，非陰非異陰，非說非所說，非一非異，非俱非不俱。非一非異、非俱非不俱故，悉離一切量；離一切量，則無言說；無言說，則無生；無生，則無滅；無滅，則寂滅；寂滅，則自性涅槃；自性涅槃，則無事無因；無事無因，則無攀緣；無攀緣，則出過一切虛偽；出過一切虛偽，則是如來；如來，則是三藐三佛陀。大慧，是名三藐三佛陀佛陀。大慧，三藐三佛陀佛陀者，離一切根量。

通曰：上言修行者得相應無分別，而修行者見分別。然有分別者，爾燄識也。一念相應無分別者，般若智也。爾燄，此云所知。既法身與解脫，非異不異，如是般若之智，及所知之境，亦不可說一，亦不可說異。何言乎非異非不異也？般若真智，諸法所不能緣。唯不能緣，故能即所知離所知也。唯即所知，不見其異。唯離所知，不見其不異。以無一法可得故。如前大慧所舉，作非作，是常無常義。覺非覺，是有為無為義。相所相，即陰非陰義。說非說，即一異俱不俱義。以上種種辭句，各以見聞覺知為量。而說一切法，總不離所知數量，總不離言說分別，實不出四句法也。般若智中，一無所有。遠離一切心量，非一切心量所及。即遠離一切言說，非一切言說所及。既無言說，即本無生。大凡有生，即有滅。既無所生，則無所滅。大凡有滅者，即係功勳所致。唯無所滅，則本自寂然，不待滅之而後滅也。此寂滅者，即是自性涅槃，不生不滅。唯自性涅槃，不生不滅，故遠離於生滅。凡世間有所證之果，及所修之因，總屬生滅邊事。此涅槃虛空，非作非所作，即無事無因可得。既無因果，而一切意想，何所攀緣？此涅槃虛空，非覺非所覺，即無妄想攀緣可得。既無攀緣，則超過世間一切虛偽。如外道二乘等見，不離四句戲論等法。此涅槃虛空，非說非所說。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即此證於真如實際，故名曰如來也。如來者，即是佛陀。唯成無上正等正覺，故名曰三藐三佛陀佛陀也。夫三藐三佛陀佛陀者，於世出世間等法，無所不知，具一切智，故曰徧覺。能自開覺，具一切種智，故曰正覺。使未超出一切根量，即墮於一切根量之中。而爾燄識未忘，去般若智尚遠。唯能遠離心意意識諸根量等，轉識成智，洞徹無礙。徧覺即是正覺，正覺即是徧覺。故曰智及爾燄，非異非不異也。合前法身與解脫，非異非不異。是法身、般若、解脫，三德圓融，總名自性涅槃也。永嘉云：法身不

疑即般若，般若無著即解脫，解脫寂滅即法身。如圓伊三點，非異非不異。涅槃妙德如是，非佛陀不證也。皓月供奉問長沙岑曰：天下善知識證三德涅槃也未？師曰：大德！問果上涅槃，因中涅槃？曰：問果上涅槃。曰：天下善知識未證。曰：為甚未證？師曰：功未齊於諸聖。曰：功未齊於諸聖，何名為善知識？師曰：明見佛性，亦得名為善知識。曰：未審功齊何道，名證大涅槃？師示偈曰：摩訶般若照，解脫甚深法。法身寂滅體，三一理圓常。欲識功齊處，此名常寂光。曰：果上三德涅槃，已蒙開示。如何是因中涅槃？師曰：大德！是此經說無事無因。長沙說果上涅槃及因中涅槃，善觀之，亦非異非不異。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悉離諸根量，無事亦無因，已離覺所覺，亦離相所相。陰緣等正覺，一異莫能見(魏云諸緣及五陰，佛不見一法)**，若無有見者，云何而分別？非作非不作，非事亦非因，非陰非在陰，亦非有餘雜**(唐云非陰非不陰，亦不離餘物。魏云非陰非離陰，亦不在餘處)**，亦非有諸性，如彼妄想見。當知亦非無，此法法亦爾，以有故有無，以無故有有。若無不應受，若有不應想**(唐云無既不可取，有亦不應說)**，成於我非我，言說量留連，沉溺於二邊，自壞壞世間。解脫一切過，正觀察我通，是名為正觀，不毀大導師。**

通曰：此總頌正等正覺遠離諸過也。根量不離見聞覺知境界，但以八識為根，轉識成智，遠離諸法根量，即證於清淨法身。本無果事，亦無修因，如是一切皆離。已離能覺之人，亦離所覺之法，云何更有五陰之相及五陰所緣之相乎？曰：離相所相，非一切無相之謂也。五陰及諸緣，以等正覺觀之，與自性法身平等無二，不見其一，不見其異。既無一異可見，安所分別之曰非一非異、非俱非不俱耶？如是分別既無，即非彼道外所云作不作，亦非彼二乘所云果與因。而自性清淨法身，非即五陰，非離五陰，亦不雜於餘物，終不出於五陰及緣之相也。然而此陰及緣之相，見其有者，妄想執之以為有；見其無者，妄想執之以為無。其實非有自性，如彼妄想分別見一切有，亦非淪於虛無。如彼妄想分別見一切無，此法法自爾，法法皆如，不有不無，一切平等。此一切諸法，本自如是。彼有無妄見，因對待而成，以先有故言無，以先無故言有。若無對待，即有無不成。是故於無不應取著而說無，以無亦無自性故；於有不應分別而說有，以有亦無自性故。有無二法，非有自性，則彼所云作不作及果與因者，不離乎相所相，惡能免於過哉？彼唯迷惑，於五陰中計色中我、我中色、離色是我、離我是色，凡二十種我見，不了我非我真如實義，惟一真我，無彼妄我。了真我者，即離言說。彼唯不了，但

著於言說數量，留連不捨，沉溺於有無斷常二邊，不獨自壞，且壞世間。墮有者，諸趣相續；墮無者，斷滅種性。有如是過，何由而得解脫乎？若能通於我法，如來法身於陰界入非異非不異，即不墮二邊邪見，即不墮四句言說數量，超然解脫，遠離一切虛偽之過。由於正念觀察，得自宗通，於一切法了無一異可得，是名為正觀，是名為正徧正覺，不謗如來大法乘也。故曰：不毀大導師。百丈云：須辨主客語。貪染一切有無境法，被一切有無境惑亂。自心是魔王，照用屬魔民。秖如今鑑覺，但不依住一切有無諸法，世間出世間法亦不作，不依住知解，亦不依住無知解。自心是佛，照用是菩薩。心是主宰，照用屬客塵。如離波說水，照萬象以無功。若能寂照，不自玄百，自然貫串於古今。如云：神無照功，至功常存，能一切處為導師。故百丈有如是正觀，所以為百世師也。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說：修多羅攝受不生不滅。又世尊說：不生不滅是如來異名。云何世尊為無性故說不生不滅？為是如來異名？(唐云：如佛經中分別攝取不生不滅，言此即是如來異名。世尊！願為我說不生不滅，此則無法，云何說是如來異名？如世尊說：一切法不生不滅。當知此則墮有無見。)佛告大慧：我說一切法不生不滅，有無品不現。大慧白佛言：世尊！若一切法不生者，則攝受法不可得，一切法不生故。若名字中有法者，唯願為說。佛告大慧：善哉善哉！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分別解說。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佛告大慧：我說如來非無性，亦非不生不滅攝一切法，亦不待緣故不生不滅，亦非無義。大慧！我說意生法身如來名號。(唐云：我說無生即是如來意生法身別異之名。)彼不生者，一切外道、聲聞、緣覺、七住菩薩非其境界。大慧！彼不生即如來異名。大慧！譬如因陀羅、釋迦、不蘭陀羅。(梵語釋迦提婆因陀羅，此云帝釋，又云富蘭陀，又云憍尸迦，皆帝釋異名。)如是等諸佛，一一各有多名，亦非多名而有多性，亦非無自性。(唐云：譬如帝釋地及虛空乃至手足，隨一一物各有多名，非以多名而有多體，亦非無體。)

通曰：上言法身、解脫、般若為一體，已離相矣，至此又欲離名。故大慧問：世尊所說契經，處處說言諸法不生不滅，世尊復言不生不滅者，是如來異名。然世尊為一切法皆無自性，故說不生不滅耶？為見如來異名不生不滅耶？若說諸法不生不滅為無性者，既墮於無；又說是如來異名者，復墮於有，此則墮有無見。佛說一切法不生不滅，非世間有無見所現起有無法也。唯不生則不有，唯不滅則不無。不有不無，即超出有無之量。原非有無，故有無品不現。大慧復以有無不現，即一切法不生。若一切法本

不生，則契經所攝受者，亦不可得，云何有一切法？法既不有，誰為立名？若依施設名字中，別有法合於不生義者，唯願說之。佛說如來法身，非是無物，不墮於無也。亦非經果攝受不生不滅法，而不生不滅果攝受一切法，實有法相可得，不墮於有也。雖離有無，亦非待有無生滅緣盡，而後顯其不生不滅也，本自不生不滅故。既本不生不滅，而又施設名字等法，非虛妄說，其實有義故。其義云何？我說意生法身，不生而生，生而無生，即是如來異名。彼不生境界，唯八地以下，實證平等真如，方能了知。生即不生，不生即生，於中更無異相可得。若一切外道、聲聞、緣覺及七住菩薩所證寂滅，未能捨藏，生滅猶存，豈能知此不生不滅真境界耶？故依意生身有無生名，依無生義有如來名，非無真實之義。吾固謂不生即如來異名也。譬如帝釋，一名釋提桓因，一名富蘭陀，一名憍尸迦，乃至地及虛空手足等諸物，一一各有多名。帝釋如是，諸佛亦如是。非以多名而有多體，名雖多而體則一也。亦非無自體性，終淪於虛無，而後謂之不生也。何得謂一切法不生，遂不應有異名耶？昔南泉問僧：講甚麼經？曰：彌勒下生經。泉曰：彌勒幾時下生？曰：見在天宮，當來下生。泉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雲居膺問洞山：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誰與安名？洞山被問，直得禪床震動，乃曰：膺闍黎，吾在雲巖曾問老人，直得火爐震動。今日被子一問，直得通身汗流。洞山將圓寂，謂眾曰：吾有閑名在世，誰人為吾除得？眾皆無對。時沙彌出曰：請和尚法號。山曰：吾閑名已謝。後石霜著語云：無人得他肯。雲居曰：若有閑名，非吾先師。曹山云：從古至今，無人辨得。疎山云：龍有出水之勢，無人辨得。若於此諸老宿句下參透，當知不生即如來異名，異名即自不生。

如是，大慧！我於此娑呵(此云堪忍)世界，有三阿僧祇(此云無數)百千名號，愚夫悉聞各說我名，而不解我如來異名。大慧！或有眾生知我如來者，有知一切智者，有知佛者，有知救世者，有知自覺者，有知導師者，有知廣導者，有知一切導者，有知仙人者，有知梵者，有知毗紐(此云大力)者，有知自在者，有知勝者，有知迦毗羅者(佛生彼城)，有知真實邊者，有知月者，有知日者，有知王者，有知無生者，有知無滅者，有知空者，有知如如者，有知諦者，有知實際者，有知法性者，有知涅槃者，有知常者，有知平等者，有知不二者，有知無相者，有知解脫者，有知道者，有知意生者。大慧！如是等三阿僧祇百千名號不增不減，此及餘世界皆悉知我，如水中月不出不入。彼諸愚夫不能知我墮二邊故，然悉恭敬供養於我，而不善解知辭

句義趣，不分別名不解自通，計著種種言說章句，於不生不滅作無性想，不知如來名號差別，如因陀羅、釋迦、不蘭陀羅，不解自通會歸終極，於一切法隨說計著。

通曰：上言非以多名而有多性，亦非無自性，此下復詳明之。如來有十號者，謂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無上世間解本一號，粘上善逝者，非也。諸佛皆然，無數百千名號，意不出此。曰日曰月，即日光月光，日面月面之類。二譯有牛王師子，如水如風等，皆以喻名。華嚴名號品云：如來有四百億十千名。法華壽量品云：我於餘國作佛，更有異名，姓氏不同，名號分別，雖有多名，而體不異，不增不減，無去無來，此及餘世界，皆悉知我者，如水中月，不出不入。水喻眾生之心，月喻如來應身，眾生心淨，如來即現，良由法身普應眾生，平等顯現，而無去來之相，如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不出不入，即無生滅可得，謂之意生身可也，謂之無生亦可也，故謂無生即如來異名亦可也。彼諸愚人，雖聞雖說，而不知是如來異名，由彼墮在有無二邊邪見，雖日恭敬供養於我，猶如水濁，不見明月，不善解知辭句義趣。至於如來種種異名，依義而立，義即是名，名即是義，原不分別。此不分別名，唯解自宗通者，方能了知。彼無自通，徒於言說章句種種計著，於不生不滅之法超過有無之表者，作無性想，是以有無二見分別不生不滅法也，此即不離二邊邪見。既於不生不滅見以為無，又於如來異名見以為有，不知此不生不滅即是如來差別名號，亦如帝釋種種異名，言雖多而體則一也。彼唯不解自通，不能決定名與真實會歸終極之地。只此不生不滅，其義甚深，本離言說，乃於一切法如言取義，義為辭掩，猶以水中月為有出入也，不亦深可愍哉！昔馬大師不安，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大師云：日面佛，月面佛。雪竇頌云：日面佛，月面佛，五帝三皇是何物？二十年來曾苦心，為君幾下蒼龍窟。屈堪述，明眼衲僧莫輕忽。天童頌云：日面月面，星流電卷，鏡對像而無私，珠在盤而自轉。君不見鈷鎚前百鍊之金，刀尺下一機之線？明得此段公案，無一名不播如來之號，無一物不闡遮那之形，即與此甚深義相符。

大慧！彼諸癡人作如是言：義如言說，義說無異。所以者何？謂義無身故，言說之外更無餘義，唯止言說。大慧！彼惡燒智不知言說自性，不知言說生滅、義不生滅。大慧！一切言說墮於文字，義則不墮，離性非性故，無受生亦無身(唐云離有離無故，無生無體故)。大慧！如來不說墮文字法，文字有無不可得故，除不墮文字。大慧！若有說言如來說墮文字法者，此則妄說，法

離文字故。是故，大慧！我等諸佛及諸菩薩，不說一字不答一字。所以者何？法離文字故，非不饒益義說言說者，眾生妄想故。

通曰：因上言不善解知辭句義趣，不分別名，謂名多體一。體既是一，則名有多種，亦無分別。是有分別者，辭句也；無分別者，義趣也。彼諸痴人，執著名即是義，義即是名之說，便作是言：義與言說無異，有多名，即應有多義。所以者何？義無體，得言說而成體故。言說之外，更無餘義，但止言說而已。彼惡智所燒，不知言說體相，不知言說有生滅，而義趣無生滅也。言說何以有生滅？為其墮於語言文字也。有語言文字，即有生相可見，即有定體可得。有生者必滅，有體者必壞，是屬生滅邊事，非真實法也。義何以不生滅？為其因文字而顯實，不墮於文字中也。義本無形，不可謂之有；其實有義，不可謂之無。既不屬有無，即本不受生；既本無受生，即自無體。無生則無滅，無體則無壞，故謂義不生滅也。言說有盡，而義無盡，誰謂言說之外，更無餘義乎？所以如來說法，不離文字，亦不墮文字。既名說法，何以不墮文字也？以法離於有無故，所說文字，亦離於有無。說即默，默即說，求有無之相，了不可得。除離有無，不墮文字之說，如來常說。若有說言：如來說法，有文字相可得。此即妄說。不知一切諸法，離文字故，法超於文字之外，即非言說所及。是故我經中說：諸佛菩薩不說一字、不答一字，方與本法相應。纔落語言，便非實義。所以者何？一切諸法離文字故，所以諸佛菩薩不墮文字法也。然諸佛菩薩為饒益一切眾生故，非不隨義分別而說，唯說歸於義、說即無說。眾生不明於義，以為實有言說者，此但眾生妄想分別見耳，不知法離文字。故雲門上堂云：我事不獲已，向你諸人道。直下無事，早是相埋沒了也。更欲踏步向前，尋言逐句解會，千差萬別，廣設問難，贏得一場口滑，去道轉遠，有甚麼休歇時？此事若在言句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語？因甚更道教外別傳？若從學解機智得，只如十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猶被訶責，見性如隔羅縠。以此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懸殊。雖然如此，若是得底人，道火不曾燒口，終日說事未嘗拄著唇齒、未嘗道著一字，終日著衣喫飯未曾觸一粒米、挂一縷絲。雖然如此，猶是門庭之說也，須是實得恁麼始得。若約衲僧門下，句裏呈機，獨勞佇思，直饒一句下承當，猶是瞌睡漢。時有僧問：如何是一句？師曰：舉古德云：不露風骨句，未語先分付。進步口喃喃，知君大罔措。宗門中一段奇特，已於此經宣洩殆盡，非諸尊宿固難懸合此旨。

大慧！若不說一切法者教法則壞，教法壞者則無諸佛菩薩緣覺聲聞，若無者誰說為誰？是故大慧！菩薩摩訶薩莫著言說，隨宜方便演說經法，以眾生希望煩惱不一故，我及諸佛為彼種種異解眾生而說諸法，令離心意意識故，不為得自覺聖智處。大慧！於一切法無所有覺，自心現量離二妄想，諸菩薩摩訶薩依於義不依文字(唐云令知諸法自心所現無外境界，離說所說二種妄想)。

通曰：上言法離文字故，應無法可說，而如來又說一切法者，何也？若不說一切法者，諸佛從來立教之法即壞，教法既壞，即無諸佛菩薩而為證法者，亦無緣覺聲聞而為依教者，一總都無，誰是說法者？而復為誰說法耶？所謂雖復不依言語道，亦復不著無言說，即此旨也。是故大乘菩薩，應當究竟第一義諦，莫著言說。至於隨宜方便，廣說一切經法，但以眾生中，有希望得果，未離所知障者，有沉迷根境，未脫煩惱障者，種種不一故，我及諸佛，為彼種種異解眾生，說種種法，一音演法，隨類得解，令彼離心意意識故，凡夫縛於根塵，不離意識，外道執於斷常，不離七識，二乘有證有得，不離八識，為識所迷，即不得自覺聖智境界，若能轉識成智，到自覺聖智處，彼即離言語相，離文字相，我則不為說也。所謂佛說一切法，為治一切心，若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故云不為得自覺聖智處說也。所以不為得自覺聖智說者，以彼於一切法，如實了知無所有故，覺三界諸法，唯自心所現，無外境界可得故。外無其境，內無其心，即離能說所說二種妄想。是諸大乘菩薩，但依於義，不依文字，已遠離心意意識，無事於方便之說，已證自覺聖智境界，又非言語可到之地，故不為聖自證處建立諸法也。昔荊南節度使成汭，入雲居設供，問曰：世尊有密語，迦葉不復藏。如何是世尊密語？師召尚書，書應諾。師曰：會麼？書曰：不會。師曰：汝若不會，世尊有密語；汝若會，迦葉不覆藏。可知世尊不說墮文字法，唯迦葉不依文字者，乃能信受也。

若善男子、善女人，依文字者，自壞第一義，亦不能覺他，墮惡見相續而為眾說，不善了知一切法、一切地、一切相，亦不知章句(唐云依文字者墮於惡見，執著自宗而起言說，不能善了一切法相，文辭章句既自損壞，亦壞於〔地〕，不能令人心得解悟)。若善一切法、一切地、一切相，通達章句具足性義，彼則能以正無相樂而自娛樂，平等大乘建立眾生(唐云亦能令他安住大乘正無相樂)。大慧！攝受大乘者，則攝受諸佛、菩薩、緣覺、聲聞；攝受諸佛、菩薩、緣覺、聲聞者，則攝受一切眾生；攝受一切眾生者，則攝受正法；攝受正法者，則佛種不斷；佛種不斷者，則能了知得殊勝入處(魏云一切勝妙生處)。知得殊勝入處菩薩摩訶薩，常得化

生建立大乘十自在力，現眾色像，通達眾生形類希望煩惱諸相，如實說法。如實者，不異(唐云真實法者無別無異)**；如實者，不來不去相，一切虛偽息，是名如實。大慧！善男子、善女人，不應攝受隨說計著。真實者，離文字故。**

通曰：上言諸菩薩摩訶薩依於義，不依文字。何以不依文字也？以聖智第一義諦，不落語言文字故。若依文字語言，即自壞第一義趣，不但自壞，亦壞於他，不得令人心得覺悟。其故何也？以自宗不通，即墮惡見相續，但依自論異見言說，為眾說法，不能善了一切法相文辭章句。不了法相，既不知實際所詣，不善章句，又不知名言所指，何以覺他令得第一義乎？若能不依文字，善知一切世出世間之法，善知一切地地上進之路，善知一切有為無為相應之相，通達章句，會歸於義，具足性義，義根於性，義能悅心，彼則能以正無相樂而自娛樂，所謂自覺聖智善樂，非二乘外道有相之樂也。樂曰無相，非憂非樂，即是眾生平等心也。既得眾生平等之心，即為眾生建立平等大乘之法，令諸眾生安住大乘。正無相樂，是性分之樂，人人具足，我能樂之而不能以言示，人能得之而不必以言求，但依於義，不患不能覺也。是建立大乘之法，即是修多羅契理契機，攝受不生不滅之法。是攝受大乘者，教法不壞，則攝受諸佛、菩薩、緣覺、聲聞，而有證法之人。既有證於不生不滅者，則攝受一切眾生，轉彼生滅，而歸於不生不滅。既令眾生歸於不生滅法，則世間一切虛偽妄想法，不能搖惑，而攝受如來正法矣。既攝受正法，則當來世，皆能依教修行，而佛種不至斷絕。佛種不斷者，既非輪轉三界，又非墮於空亡，自能了知勝妙生處，或妙寂光土，或實報莊嚴土，或凡聖同居淨土，勝妙莊嚴，過於一切。既知得殊勝入處，此大菩薩，豈肯躭寂靜樂，而不為度生計乎？常得意生化身，隨處建立平等大乘之法，以十自在力，現眾色像，所謂處非處力、業力、定力、根力、欲力、性力、至處道力、宿命力、天眼力、漏盡力。有此十力，普現色身，隨諸眾生希望，煩惱三障，種種諸相，應時應根，說如實法。是真如實際之法，與一切眾生，無別無異，故名平等。何謂之如？以來無所從，去無所至，體自如如，故名曰如。何謂之實？以一切皆有生滅，此獨不生滅，有生滅者為虛偽，無生滅者為真實，故名曰實。此如實二字，亦是文字，不應攝受文字，隨說計著。若解真實義者，當知不來不去者，果何物乎？不生不滅者，果何像乎？本離文字相故，不應墮文字而說法也。黃檗云：夫求法者，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眾求，應無所求。不著佛求故無佛，不著法求故無法，不著眾求故無僧。問：和尚見今說法，何得言無僧亦無法？師云：汝若見有法可

說，即是以音聲求我。若見有我，即是處所。法亦無法，法即是心。所以祖師云：付此心法時，法法何曾法？無法無本心，始解心心法。實無一法可得，名坐道場。道場者，秖是不起諸見，悟法本空，喚作空如來藏。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若得此中意，逍遙何所論？此即能以正無相樂而自娛樂也。雪峰示眾云：我若東道西道，汝等則尋言逐句。我若羚羊挂角，汝等向甚麼處捫摸？僧問保福：只如雪峰有甚麼言教，便似羚羊挂角？福云：莫是與雪峰作小師不得麼？又鏡清問雪峰：古人有言，峰便倒臥。良久起云：問甚麼？清再問，峰云：虛生浪死漢。投子頌云：尋常愛客恨如來，及至人來懶話陪。空臥早知眠不當，虛勞紅焰落寒灰。此雪峰如實說法處，欲令學人依於義不依文字，實此經之遺矩也。

大慧！如為愚夫以指指物，愚夫觀指不得實義，如是愚夫隨言說指，攝受計著至竟不捨，終不能得離言說指第一實義。大慧！譬如嬰兒應食熟食不應食生，若食生者則令發狂，不知次第方便熟故。大慧！如是不生不滅不方便修則為不善，是故應當善修方便，莫隨言語如視指端。是故，大慧！於真實義當方便修，真實義者微妙寂靜是涅槃因，言說者妄想合，妄想者集生死。大慧！真實義者從多聞者得。大慧！多聞者謂善於義非善言說，善義者不隨一切外道經論，身自不隨亦不令他隨，是則名曰大德多聞。是故欲求義者當親近多聞，所謂善義與此相違，計著言說應當遠離。

通曰：上言善男子、善女人不應攝受隨說計著真實者，離文字故。何言乎真實第一義離文字相也？譬如為愚夫不見物者，以指指物示之。物者，真實也；指者，言說也。彼愚不察，但觀其指不得其物，但觀言說不得實義。如是愚夫但以指為物也，以言說為實義也，隨言說指攝受計著，至於沒身終不能得離指之物當在何處，離言說之第一義當在何處，不能捨文字之指取第一義，故名曰愚。然說法者，猶當具隨宜方便而指示之也。譬如嬰兒應食熟食，有人不解成熟次第，不舂不炊而以生食食之，若食生物則發狂亂。如是不生不滅第一義諦，離言說相，離文字相，若不方便次第而修，如食嬰兒以生食也。彼不得其指，不得具足莊嚴法身，反以為不善之法，如彼痴人不知舂炊噉文字穀，不得義食。以是義故，於真實第一義諦，善男子、善女人應當方便修習，庶於不生不滅之義得其滋味，不宜於語言文字有所執著，如視指端而終不知所指之物為何在也。夫於真實義當方便修者，何也？謂真實第一義者，不生不滅，寂默鎮靜，最為微妙，非尋常寂靜者可比，是為無餘涅槃之正因也。涅槃妙德常樂我淨，名為果地修

證，必以不生不滅為因地心，故真實義當方便修也。夫於言說不宜計著者，何也？一切言說與妄想合。妄想者，虛妄發生，虛妄滅盡，分別相續，是生死法。流轉生死者，不得涅槃，故言說不宜攝受計著也。然真實之義，必假言說而顯。欲求真實義，盡廢言說，可乎？是真實義不可不修，必從多聞善知識而得。所謂多聞者，謂義巧方便善於第一義，非聲巧方便善於種種言說也。彼為善義，真知自性不生不滅，凡一切外道經論，或有因，或無因，終不離生滅法，必不隨順其說。既身自不隨，亦不令他隨，遠離一切惡燒智，會歸終極，但一不生不滅，是則名曰大德多聞。欲求真實義者，當親近此多聞善知識可也。彼所謂善義，為善方便，次第修習，能善開導於他，非如食嬰兒以生食者比，故當親而近之也。若與此多聞相違相背者，但善言說，不善於義，違遠涅槃，不離生死，應當遠離，其可親近之乎？黃龍惟清禪師印心於晦堂，每謂人曰：今之學者，未脫生死，病在甚處？病在偷心未死耳。然非其罪，為師者之罪也。如漢高帝紿韓信而殺之，信雖死，其心果死乎？古之學者，言下脫生死，效在甚處？在偷心已死。然非學者自能爾，實為師者鉗鎚妙密也。如梁武帝御大殿見侯景，不動聲氣，而景之心已枯竭無餘矣。諸方所說，非不美麗，要之如趙昌畫華，華雖逼真，而非真華也。經文業有三喻，此更增入三喻，宛轉說法，無非令人因指見月，毋為畫華所迷。

爾時，大慧菩薩復承佛威神而白佛言：世尊！世尊顯示不生不滅無有奇特。所以者何？一切外道因亦不生不滅，世尊亦說虛空非數緣滅，及涅槃界不生不滅。世尊！外道說因生諸世間，世尊亦說無明愛業妄想為緣生諸世間，彼因此緣名差別耳。外物因緣亦如是，世尊與外道論無有差別。微塵、勝妙、自在、眾生主等，如是九物不生不滅，世尊亦說一切性不生不滅，有無不可得。外道亦說四大不壞自性不生不滅，四大常是四大，乃至周流諸趣不捨自性。世尊所說亦復如是，是故我言無有奇特。惟願世尊為言差別，所以奇特勝諸外道。若無差別者，一切外道皆亦是佛，以不生不滅故。而世尊說一世界中多佛出世者，無有是處。如向所說，一世界中應有多佛，無差別故。佛告大慧：我說不生不滅，不同外道不生不滅。所以者何？彼諸外道有性自性，得不生不變相(唐云外道所說有實性相不生不變)。我不如是墮有無品。大慧！我者，離有無品、離生滅，非性非無性，如種種幻夢現，故非無性。云何無性？為色無自性相攝受，現不現故，攝不攝故。以是故，一切性無性非無性(唐云我所說法非有非無離生離滅。云何非無？如幻如夢，色種種見故。云何非有？色相

自性非是有故，見不見故，取不取故。是故我說一切諸法非有非無）。但覺自心現量，妄想不生，安穩快樂，世事永息。

通曰因。上言大德多聞，不隨一切外道經論，已隱然指出微妙涅槃不生不滅，非外道所執不生不滅者比。大慧承佛威神，詳細翻出：一謂外道計作者為因，諸法生滅而作者不生不滅，與世尊所說虛空無為、非擇滅無為及涅槃無為、不生不滅法無異。二謂外道依諸因緣生諸眾生，與世尊所說無明、愛、業、妄想為緣生諸世間，彼因此緣名異實同。乃至外物如泥團微塵，依外因緣而生諸法亦復如是。三謂外道計微塵等九物：一時、二方、三虛空、四微塵、五四大種、六大梵天、七勝妙天、八大自在天、九眾生主，即神我也，皆不生滅，與世尊說一切性不生不滅無異。四謂外道計四大不壞，周流諸趣，不捨自性，為不生滅，與世尊所說四大性真，周偏法界無異。一切無非外道已說，無有奇特勝過外道者。若有不同，願佛為演。有何所以，佛說為勝？若世尊說法與外道無別者，外道皆亦是佛。世尊說一世界中無有多佛，今應有多佛矣。以所說不生不滅法無差別故，佛乃謂我說不生不滅與外道異，亦不同彼不生無常論也。所以者何？外道所計不生不滅，謂一切有實性相，不生不變，但於有無相上辨耳。見諸法生滅無常，而顯自性不生滅常，以有顯無，究竟所謂無者，亦無常論耳。故墮於有無法中，我不如是說也。我所說真我者，離有離無，本無生滅，非彼有自性之說也，亦非無自性之說也。云何非無？如幻夢色，種種現故，不可謂之無也。云何非有？夢幻色相，本無自性，可攝受故，不可謂之有也。未嘗不現，而實未嘗現；未嘗不攝，而實未嘗攝；有而不有，無而不無。是故我說一切諸法，非有非無，但能覺了一切諸法，唯自心所現，如水中月，如鏡中像。原自非有，不於有上生妄想分別；原自非無，不於無上生妄想分別。離有離無，誰為生滅？生滅既無，寂滅為樂。所以定穩快樂，超越三界，世事永息，得大解脫。我之所以異於外道者，此也。外道不離世事，妄為分別，終歸生滅，不得安穩。彼執有相，故不勝也。詳如下文所明。何謂世尊無有奇特乎？昔薛簡問六祖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何如？祖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見如來，若臥若坐，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若無生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耶？簡曰：弟子回，主上必問，願和尚慈悲，指示心要。祖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暗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故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簡曰：明喻智慧，暗況煩惱。修道之人，倘不以智慧

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祖曰：煩惱即是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見，羊鹿等機。大智上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祖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聖賢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祖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不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示，豁然大悟。此經許多疑難，只六祖數語，便自了然。傳佛心印者，得一一符契如此。

愚痴凡夫妄想作事，非諸聖賢。不實妄想，如犍闥婆城及幻化人。大慧！如犍闥婆城及幻化人，種種眾生商賈出入。愚夫妄想謂真出入，而實無有出者入者，但彼妄想故。如是，大慧！愚痴凡夫起不生不滅惑，彼亦無有有為無為。如幻人生，其實無有若生若滅，性無性無所有故。一切法亦如是，離於生滅。愚痴凡夫墮不如實，起生滅妄想，非諸聖賢。不如實者不爾。(唐云：言虛妄者，不如法性起顛倒見。)**如性自性妄想亦不異。**(魏云：如心分別此法如是如是，而彼法不如是如是，亦非顛倒分別。)**若異妄想者，計著一切性自性，不見寂靜。不見寂靜者，終不離妄想。是故，大慧！無相見勝非相見。相見者，受生因故不勝。大慧！無相者，妄想不生不起不滅，我說涅槃。大慧！涅槃者，如真實義見，離先妄想心心數法，逮得如來自覺聖智，我說是涅槃。**

通曰：我唯覺自心現量，妄想不生，故離有離無，離生離滅，安穩快樂，世事永息。既不於世事生妄想，何處有生滅乎？彼外道愚痴，以世事為實，從中妄想，或以為有，或以為無，但於有作事上，虛妄分別，不覩真實無生之妙，非聖賢智慧者倫也。彼惟於不實之事，執以為實。不知此不實妄想者，譬如犍闥婆城，空中莊嚴，及幻化人，變現種種眾生象馬等物，或現商賈出入等事。愚夫妄想，謂真有出入等相，其實無有出者入者，但由彼迷心分別，以為真有故。彼凡愚所見，生與不生，滅與不滅，有為無為，悉亦如是，總不離幻化境上，起不生不滅惑也。不知彼真實處，原無此有為，如凡夫等見，亦無此無為，如二乘等見。即如幻師所作，商賈出入，或見其生，或見其滅，而彼幻人，其實無有若生若滅，若有自性，若無自性，種種分別，都無所有故。一切諸法，唯自心所現，亦復如是，無有若生若滅，非性非無

性，本自離於生滅故。愚痴凡夫，執幻以為真，執境以為實，墮於有無品，不如實法中，或起生滅想，或起不生滅想。其所謂生滅者固妄，而所謂不生滅者亦妄也。執為生滅者固惑，而執為不生滅者亦惑也。顛倒分別，非諸聖賢。若聖賢者，覺自心所現，明知幻事，不為幻化所惑，故名為智。彼墮不如實妄想者不然。不如法性，起顛倒見，曰：此法如是，彼法不如是。是顛倒分別，亦非顛倒分別，非實有所異也。真如自性，即是妄想。妄想自性，即是真如。即真即妄，即妄即真。故如如之體，與不實妄想，亦無有異。若起異見分別，計著一切法實有性自性相，謂真如與妄想異，而妄想之外，別有真如。如是計著，由不見本來寂靜故，不見諸法從本來常自寂靜相，即不證入真如實際境界，終不離於虛妄分別執著。自有而無，以為涅槃，總顛倒見耳。是知見本來寂靜者，即不見有性自性相，是名無相見。計著一切實有體性者，即不見寂滅現前，是名相見。二者提衡而論，當是無相見者名為勝，非是相見者名為勝。以彼相見者，見有生，見有滅，雖至滅盡，終當復生。既為受生之因，便非真滅。生滅滅生，輪轉三界，不得涅槃，故不勝也。此無相見者，當體寂靜。不見其有，而有為妄想不生。不見其無，而無為妄想不生。既無有起，即無其滅。本自離於生滅，我所說名為真涅槃也。謂之涅槃者，謂見諸法如實住處，本來寂靜，遠離分別顛倒之見。凡先所舉外道妄想，或執內法而名之曰心，或執外法而名之曰心所。其數不一，總不出六七八識所轉。一切遠離，了無一相可得。轉識成智，證於如來自覺聖智境界。此聖智境界，即第一義諦。但可自證自覺，本自不生不滅。我所說名涅槃者，此也。豈外道所執有相見者，可同日語乎？玄沙上堂：佛道閑曠，無有程途。無門解脫之門，無意道人之意。不在三際，故不可昇沉。建立乖真，非屬造作。動則起生死之本，靜則醉昏沉之鄉。動靜雙泯，即落空亡。動靜雙收，顢頇佛性。必須對塵對境，如枯木寒灰，臨時應用，不失其宜。鏡照諸像，不亂光輝。鳥飛空中，不雜空色。所以十方無影像，三界絕行蹤。不墮往來機，不住中間意。鐘中無皷響，皷中無鐘聲。鐘皷不相交，句句無前後。如壯士展臂，不藉他力。師子遊行，豈求伴侶。九霄絕翳，何在穿通。一段光明，未曾昏昧。若到這裏，體寂寂，常的的，日赫燄，無邊表。圓覺空中不動搖，吞爍乾坤迥然照。如玄沙語，超過一切，證入自覺聖智境界。無相見勝，極其圓妙。外道有此等奇特耶？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滅除彼生論(唐云為除有生執)**，建立不生義，我說如來法**(魏云我說法無因)**。愚夫不能知，一切法不生，無性無所有**(唐云亦非是無

法）。犍闥婆幻夢，有性者無因，不生無自性，何因空當說？以離於和合，覺知性不現，是故空不生，我說無自性（唐云以是故我說空無生無性）。謂一一和合，性現而非有，分析無和合，非如外道見。夢幻及垂髮，野馬乾闥婆，世間種種事，無因而相見。折伏有因論，申暢無生義，申暢無生者，法流永不斷。熾然無因論，恐怖諸外道。

通曰：此頌上無相見勝。相見者，受生因故不勝也。彼相見者，妄見一切有，遂生有因論。妄見一切無，遂生無因論。是有無邪執，皆生論也。既有受生之因，不免輪轉三界。吾欲滅除彼論，故建立離有離無本自不生之義。我說如是法，惟諸聖賢方能明了，非彼凡愚所能知也。所謂一切法不生者，非是無性。即此無性，亦無所有，不得言無也。如乾闥婆城見於虛空，如幻夢中現諸色相。雖現有種種事，而實無因也。故我說無因，即不生之義也。既無生因，即離言說。而又說一切法空，一切法不生，一切法無自性。是何因耶？我所當說也。以我所建立不生之義，本自空寂，離於世間因緣和合諸有為相。而覺知之性，亦自不現。雖有智慧，莫能窺之。外離和合，既空其境。內無覺知，又空其心。內外俱空，本自不生。是故空不生，即是無自性之說。我嘗說空無生無自性，意本相貫，無異說也。又所謂離諸和合者，寧不見有和合諸緣耶？謂世間一切諸法，皆一一因緣和合而得生起，雖現而非有也。既已現矣，何謂非有？謂於和合諸法，一一而分析之，無與和者。無與合者，各無自性，本自無物，即和合無和合。非如外道所見，昔有和合，今無和合之論也。我所說如夢之境，如幻之變，如空中垂髮，如野馬陽燄，及乾闥婆城等，以喻世間種種因緣和合所作之事，皆無因而相現。以為有，而實未嘗有也；以為無，而實未嘗無也。生即無生，現即不現，此我所建立不生之義也。所以折伏外道有因之論。彼有因論者，見一切諸法，從因緣和合而生，遂謂一切有；見一切諸法，離因緣和合而滅，遂謂一切無。不離和合現有之法，分別有無，雖說無因，亦有因也。不離有因，即受生滅，豈真有不生不滅之義乎？我所以折伏彼論，正以申暢我無生之說。我所謂無生者，不斷緣起，而寂滅現前。此說既暢，無生之義恒存，而如來正法，亦相續不斷。豈若外道所謂無因者，一切斷滅，令如來種性亦斷耶？故我說無因論，謂無生因，即彼斷滅，見為受生因者，亦遠離之。熾然說，無間說，令彼外道知平日所謂有因無因論，皆為生論。既受生因，不離生死，寧不知恐怖乎？彼若知驚怖，庶幾改圖，離彼相見，此我所謂不如無相勝也。玄沙云：今時人不悟箇中道理，妄自涉事涉塵，處處染著，頭頭繫絆。縱悟則塵境紛

紜，名相不實，便擬凝心斂念，攝事歸空，閉目藏睛。纔有念起，旋旋破除；細想纔生，即便遏捺。如此見解，即是落空亡底外道，魂不散底死人。冥冥漠漠，無覺無知，塞耳偷鈴，徒自欺誑。這裡分明則不然，也不是隈門傍戶，句句現前，不得商量，不涉文墨，本絕塵境，本無位次，權名箇出家兒，畢竟無蹤跡。真如凡聖，地獄人天，秖是療狂子之方。虛空尚無改變，大道豈有昇沉？悟則縱橫不離本際，若到這裡，凡聖也無立處。若向句中作意，則沒溺殺人；若向外馳求，又落魔界。如如向上，沒可安排，恰似焰爐不藏蚊蚋。此理本來平坦，何用剗除？動靜揚眉是真解，說道不疆為意度。建立乖真，若到這裡，纖毫不受，措意則差，便是千聖出頭來，也安一字不得。玄沙如許葛藤，極力提醒無相消息，據本分中，纖毫生見尚不許出頭，況外道種種生論乎？

爾時，大慧以偈問曰：

云何何所因，彼以何故生，於何處和合，而作無因論？

爾時，世尊復以偈答：

觀察有為法，非無因有因，彼生滅論者，所見從是滅。

通曰：世尊建立不生義，為除外道生論也；至熾然無因論，為除外道有所因也。大慧復以偈問：外道有何所因？復以何故而立為生論？有因有生，必緣和合而起，彼於何處因緣和合？為著於有，而世尊作無因論以折伏之也。為不明於無因之旨，恐同於外道無因之說，故設此問。不知世尊所謂無因者，兼彼有因、無因而並無之也。世尊姑置彼何因、何生、何處和合，以俟後答。而先明所說無因論者，謂觀察世間一切有為諸法，如夢如幻，非有因而有，亦非無因而有，本自離於有無二見。外道不察，乃於生滅境上，或見其有，或見其無，遂立為有因、無因之論，是有因、無因總不離於生滅。若能覺知吾所說無因之論，離有離無，本無因緣相可得；離生離滅，本無生滅法可得，而邪見自此息矣。邪見既息，何從有生論乎？故作無因論者，為斷彼有無執，非與彼無見同也。玄沙問境清：古人道：不見一法，是大過患。你且道：不見甚麼法？清指露柱云：莫是這箇法麼？沙云：浙中清水白米從你喫，佛法未夢見在。天童拈云：鏡清當時恁麼答，玄沙末後恁麼道，還相契也無？然則鏡清久不作佛法夢，也須是玄沙同參始得。據二尊宿相見處，即佛法也無，況有無見乎？

爾時，大慧說偈問曰：

云何為無生？為是無性耶？為顧視諸緣，有法名無生？名不應無義，惟為分別說。

爾時，世尊復以偈答：

非無性無生，亦非顧諸緣，非有性而名，名亦非無義。一切諸外道，聲聞及緣覺，七住非境界，是名無生相。遠離諸因緣，亦離一切事，唯有微心住，想所想俱離，其身隨轉變，我說是無生。無外性非性，亦無心攝受，斷除一切見，我說是無生。如是無自性，空等應分別，非空故說空，無生故說空。

通曰：大慧既領無生之義，為除外道生論，乃復問：佛說無生，以何義得名？為諸法無性，一向是無耶？為觀察諸緣，非有自性而得名耶？其義何居？佛謂：以一向無性為無生者，則墮於空。以諸緣非有性為無生者，則逐於境。境去，則無無生矣。故皆非也。要以無生之名，依於自體。無生之義，唯八地捨藏，乃能證知。一切外道、聲聞、緣覺，及七地菩薩，皆非其境界。彼處無生相可得，故以是義得名也。何言乎無生相耶？彼遠離世間因緣一切有為之法，亦離息滅因緣一切無為之事，有無俱離，無有能作者。唯依微妙寂靜心，湛然常住，是名不動地，是名住地，唯一心建立，我說是無生也。諸法既無因緣，離於有無分別，則能想所想俱離，萬念俱泯，我說是無生也。唯識想俱斷，得轉所依，其身轉變，獲意生身，生本不生，我說是無生也。彼所見外物，有即非有，無實不實，其心無所攝取，視如幻夢、毛輪、乾城、陽燄等，斷除一切妄分別見，我說是無生也。若以諸緣非有性為無生，及以一向無性為無生者，槩以一切斷滅不生為無生也，均失其義矣。如是，則向所云無自性及空等文句，應當即此分別而說。以空非空，故說名為空。以生無生，故說名為空。有而不有，故為妙有。無而不無，故為真無。豈以無自性而槩同於無耶？黃檗云：聲聞者，因聲得悟，故謂之聲聞。但不了自心，於聲教上起解，或因神通，或因瑞相，言語運動，聞有菩提涅槃，三阿僧祇劫修成佛道，皆屬聲聞道，謂之聲聞佛。唯直下頓了自心本來是佛，無一法可得，無一行可修，此是無上道，此是真如佛。學道人秖怕一念有，即與道隔矣。念念無相，念念無為，即是無。學道人若欲得成佛，一切佛法總不用學，唯學無求無著。無求即心不生，無著即心不滅，不生不滅即是佛。八萬四千法門，對八萬四千煩惱，秖是教化接引門。本無一切法，離即是法。知離者是佛，但離一切煩惱，是無法可得。此黃檗無一法可得，直顯無生之旨，實與此段暗合。

因緣數和合，則有生有滅，離諸因緣數，無別有生滅。捨離因緣數，更無有異性，若言一異者，是外道妄想。有無性不生，非有亦非無，除其數轉變，是悉不可得(唐云唯除眾緣會，於中見起滅)。但有諸俗數，展轉為鉤鎖，離彼因緣鎖，生義不可得。生無性不起，離諸外道過，但說緣鉤鎖，凡愚不能了。

通曰：上言遠離諸因緣，亦離一切事，我說是無生，何者為因緣？何以謂之離哉？世間因緣法有十二數，曰無明至老死是也。若一念無明生，與十二因緣數和合，即有生有滅，不離苦海。若一念無明滅，與十二因緣數離，此外更無別法能為生滅者。故能捨離因緣數，當下即是無生。無明實性即是佛性，豈更有異性哉？若言性是一，十二因緣是異，於中復立一異、俱不俱見，皆是外道妄想分別。如除器觀空，說空是一，彼大虛空何嘗有一異哉？既非一異，即非有無，故有性無性不生。有無之性既不可得，則非有非無亦不可得。唯除眾緣和合，其數轉變，見有生滅。生滅唯是其數，是諸一異、有無悉不可得也。所謂其數轉變者，但諸世俗未明真諦，說有十二因緣，假名施設，展轉生滅，如鈎如鎖，連環不斷。然真如性中，離彼因緣，非有非無，本自非縛，何更求脫？與彼因緣鈎鎖了無干涉，而生滅何自生乎？我所說無生之義，即因緣離因緣，求其生義不可得也。生即無義，即無生性；既無生性，生即不生。是生無自性，原不生起，不離生法而顯無生，離諸外道一切無有斷滅之過。但我說因緣鈎鎖當下本自無生，則非彼凡愚所能了也。諸因不自因，必待於緣；緣不自緣，必待於因。因緣各本無生，此唯聖智所覺，而外道豈能測哉？僧問石霜：如何是和尚深深處？霜云：無鬚鎖子兩頭搖。投子頌云：三更月落兩山明，古道程遙苔滿生。金鎖搖時無手把，碧波心月兔常行。又僧問石霜：真身還出世也無？霜云：不出世。僧云：爭奈真身何？霜云：琉璃瓶子口。天童拈云：通身及盡，徹底無功；撒手興來，隨處得用。還識石霜老漢麼？當堂無影迹，遍界不曾藏。於此二則公案勘破，方解生即無生之旨。

若離緣鈎鎖，別有生性者，是則無因論，破壞鈎鎖義。如燈顯眾像，鈎鎖現若然，是則離鈎鎖，別更有諸性。無性無有生，如虛空自性，若離於鈎鎖，慧無所分別。復有餘無生，賢聖所得法，彼生無生者，是則無生忍。

通曰：但說緣鈎鎖本自無生，此凡愚不能了也。由彼執著外緣諸法，以為有一有異。謂諸因緣是生滅法，別有作者是不生不滅法。若離因緣鈎鎖別有生性者，是則無因之論。謂一切說無因生，非從無明妄想緣生，所以破壞因緣之義，如勝妙微塵等，是謂別有異因。彼徒見因緣鈎鎖生滅顯現常在目前，但如燈照眾像，燈自燈，像自像，不相為生也。因緣鈎鎖如眾像現，眾像先有，待燈而見。離眾像外別有燈性，是則離鈎鎖外別更有諸性。諸性不與鈎鎖相生，究竟無因，究竟斷滅。是以顧視諸緣，非有性而名無生者，其可通乎？或謂一切無性故無有生，體相如虛空相似，原無所有。此不能即鈎鎖離鈎鎖，必離去鈎鎖而後顯其無

生也。此乃二乘愚夫所證偏空之見。若必離於鉤鎖，蕩然一空，雖有智慧亦無所施，於誰分別生不生義乎？此以無性為無生者，亦非也。復有餘無生，有似於二乘而實非二乘者，乃三賢十聖所得之法。彼於生而無生，不離鉤鎖而亦不縛於鉤鎖，是則漸證無生，由一地入一地，至得無生法忍，忍力堅定不復更生，所謂唯有微心住，想所想俱離者也。此我所謂無生之義，豈彼凡愚所能了乎？翠岩真示眾云：不見一法是大過患，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色空明暗不是一法。拈起拄杖云：凡夫見拄杖，喚作拄杖；聲聞人見拄杖，認得頑空，撥無拄杖；菩薩人見拄杖，幾曾拄著齒牙？饑來喫飯，困來打睡，寒來向火，熱則取涼。不見道：一切智智清淨。恁麼說話，笑破土地鼻孔。說到一切智智清淨、一切寂靜、一切無生，於向上巴鼻尚隔一塵。參。

若使諸世間，觀察鉤鎖者，一切離鉤鎖，從是得三昧。痴愛諸業等，是則內鉤鎖，鑽燧泥團輪，種子等名外。若使有他性，而從因緣生，彼非鉤鎖義，是則不成就。若生無自性，彼為誰鉤鎖？展轉相生故，當知因緣義。堅濕煖動法，凡愚生妄想，離數無異法，是則說無性。如醫療眾病，無有若干論，以病差別故，為設種種治。我為彼眾生，破壞諸煩惱，知其根優劣，為彼說度門。非煩惱根異，而有種種法，唯說一乘法，是則為大乘。

通曰：外道凡夫，破壞鉤鎖者，不知一切世間，無非鉤鎖，實不可破也。二乘愚夫，欲離鉤鎖者，不知離鉤鎖求法，此心終不得定也。若使諸世間人，依賢聖所得法，觀察鉤鎖之義，解悟十二緣生，本無自性，即一切離於鉤鎖，不為鉤鎖所縛，從是而入，證於三昧，得寂靜樂，與前聖賢不遠矣。云何觀察彼因緣？鉤鎖有內有外，如無明痴愛等十二因緣，輪轉三世，為內鉤鎖。如鑽燧得火，泥團成瓶，種子生芽等，為外因緣。各有自性，相緣而起。若使有他性異因，能為世間因緣生法者，則鑽燧可以生芽，種子可以成瓶，而老死病苦，不由痴愛業生，非鉤鎖之義矣。如是則凡不離鉤鎖者，皆得三昧，世間有是事乎？故彼無因之說，不成就也。若一向斷滅，生無自性，彼現前有生，現前有滅，復為誰鉤鎖，而不得解脫耶？是則無明痴愛，展轉相生，生生死死，輪迴不息，當知是因緣之義，昭然耳目，固不可得而破壞也。至於堅濕煖動，為地水火風四大之性，凡愚妄想，以為無種因緣，生無因身，顧視諸緣，一一無有自性。不知此四大法，內有親相分，外有疎相分，皆從無明生起。津潤生水，炎盛生火，飄動生風，分段生地。離十二因緣之數，更無別異。法而為名色緣者，地水火風，皆名色也。彼但緣一切無所有法，說各各無有

自性。離此因緣鉤鎖，而說四大本無性生也。若如是說無生者，一切本無，更何有病？更何假於修治乎？故我說無生，因緣體空，本自不生。為諸眾生，業緣鉤鎖，世事不息，有諸煩惱，不得安穩快樂。如病者之病，種種差別。而醫者為設種種治法，要於去病而止，無有若干虛妄論說也。我為眾生，滅除煩惱。病有枝末煩惱，有根本煩惱。知其根器優劣不同，為說大小三乘之法，以度脫之。非謂煩惱根異，而有種種對法之法也。不離鉤鎖，即為煩惱。能離鉤鎖，即為菩提。在諸眾生，能自觀察何如耳。故我為彼說諸度門，雖有種種建立，唯說一乘之法。令彼眾生，悟入無生法忍，開佛知見，當下解脫，了無鉤鎖可得。此則即鉤鎖離鉤鎖，即因緣非因緣。煩惱即是菩提，生死即是涅槃。是名為大乘之法也。法華云：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除佛方便說，但以假名字。引導於眾生，入大乘為本。此之謂也。百丈云：秖如今於一一境，不惑不亂，不嗔不喜，於自己六根門頭刮削，併當得淨潔，是無事人，勝一切知解頭陀精進，是名天眼，亦名了照為眼，是名法界性，是作車載因果。佛出世度眾生，則前念不生，後念不續。前念業謝，名度眾生。前念若嗔，即將喜藥治之，即名有佛度眾生。但是一切言教，秖是治病。為病不同，藥亦不同。所以有時說有佛，有時說無佛。實語治病，病若得瘥，箇箇是實語治病。若不瘥，箇箇是虛妄語。實語是虛妄語，生見故。虛妄是實語，斷眾生顛倒故。為病是虛妄，秖有虛妄藥相治。佛出世度眾生，是九部教語，是不了義教語。瞋及喜，病及藥，總是自己，更無兩人。何處有佛出世？何處有眾生可度？如經云：實無眾生得滅度者。亦云：不愛佛菩提，不貪染有無諸法，名為度他。亦不守住自己，名為自度。至哉言乎！說到病及藥，總是自己，更無兩人，須具宗眼始得。

(魏云無常品第八)。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一切外道皆起無常妄想，世尊亦說一切行無常是生滅法。此義云何？為邪為正？為有幾種無常？佛告大慧：一切外道有七種無常，非我法也。何等為七？彼有言說作已而捨，是名無常。有說形處壞，是名無常。有說即色是無常。有說色轉變中間，是名無常。無間自之散壞，如乳酪等轉變中間不可見，無常毀壞一切性轉。(唐云一切諸法相續不斷，能令變異自然歸滅，猶如乳酪前後變異雖不可見，然在法中壞一切法。)**有說性無常。有說性無性無常。有說一切法不生，無常入一切法。**

通曰：世尊說種種法，引導眾生，除煩惱病，證無生忍，有實因緣，有實解脫，非若外道虛妄論議也。大慧又欲世尊辨明外道無

常妄想，與我教所說諸行無常，是生滅法，誰邪誰正，欲令將來不墮彼法種種邪論也。世尊略舉外道有七種無常，此其最精者，不容不辨。我法謂四大非有，五陰皆空，此正論也。外道欲空四大而失其真，欲空五陰而遺其半，已知色受想當空，窮至行陰新新不住之地，遂以無常為真體也。行陰中幽隱不可窺處，則以為冥諦，墮於斷見；中間我執不可滅處，則以為神我，墮於常見。有說形處變壞是無常者，有說色等即是無常者，是以四大所造色為無常也，固不能空四大。有說始作即捨是名無常者，有說物無常者，有說性無性、有法無法而悉無常者，謂無能作所作，又無四大可空。有說一切法不生無常入一切法者，有說色轉變中間是名無常者，謂生滅法中有不生者在，色轉變中有不變者存。如其言也，豈不近理？彼但對生滅而求不生，離轉變而求不變，此皆不離外法有無作常無常見也。西域崛多三藏者，天竺人也，於六祖言下契悟。後遊五臺，見一僧結庵靜坐，問曰：師孤坐奚為？曰：觀靜。師曰：觀者何人？靜者何物？其僧作禮問曰：此理何如？師曰：汝何不自觀自靜？彼僧茫然。師曰：汝出誰門耶？曰：秀禪師。師曰：我西域異道最下種者，不墮此見，兀然空坐，於道何益？其僧却問師：所師者何人？師曰：我師六祖，汝何不速往曹溪決其真要？其僧即往參六祖，六祖垂誨與師符合，僧即悟入。使不遇三藏點破，幾何不為外道見也？

大慧！性無性無常者，謂四大及所造自相壞，四大自性不可得不生(唐云能造所造其相滅壞，大種自性本來不起)。**彼不生無常者，非常無常一切法有無不生**(唐云謂常與無常有無等法，如是一切皆無有起)，**分析乃至微塵不可見，是不生義非生，是名不生無常相。若不覺此者，墮一切外道生無常義。**

通曰：外道七無常論，總不出有無、斷常二見，世尊先指出第六、第七二種斷見破之。性無性，唐云物無物，謂四大之物及所造之物，自性俱壞，四大能造。既造色已，自體已壞，而所造者，非本四大，又亦隨壞，如種生芽，二俱無常。既無能造，又無所造，則四大之性，了不可得。既無自性，即是本來不生，此所謂焦芽不作芽事，破瓶不作瓶事，斷滅種性者也。彼不生無常，入一切法者，非是一切法常與無常，及有與無，二俱不生之謂也。彼以不生無常，偏住一切諸法之中，乃至分析生法，至於微塵，亦無所見，以是之故，說名不生，是彼不生之義。以生顯不生，但可謂之非生，猶云有已還無，非復昔日之有云爾，安可謂之不生乎？是名不生無常之相。有不生無常相可得，雖說不生，乃是生無常論也。我法弟子若不覺此，妄計不生還成生法者，即墮彼生無常論。彼徒見諸法歸滅以為不生，不知生滅相仍

滅即是生，故以生為無常者，其論則壞。紙衣道者來參曹山，山問：莫是紙衣道者否？者曰：不敢。山曰：如何是紙衣下事？者曰：一裘纔掛體，萬法悉皆知。山曰：如何是紙衣下用？者近前應諾，便立脫。山曰：汝秖解恁麼去，何不恁麼來？者忽開眼問曰：一靈真性不假胞胎時如何？山曰：未是妙。者曰：如何是妙？山曰：不借借。者珍重，下僧堂便化。山示頌曰：覺性圓明無相身，莫將知見妄疎親，念異便於玄體昧，心差不與道為鄰。情分萬法沉前境，識鑒多端喪本真，如是句中全曉會，了然無事昔時人。如外道情分萬法沉前境者固無足道，我法中識鑒多端墮生無常論者，其可不知所擇乎？

大慧！性無常者，是自心妄想，非常無常性。所以者何？謂無常自性不壞。大慧！此是一切性無性無常事。除無常，無有能令一切法性無性者，如杖瓦石破壞諸物。(唐云：彼立無常，自不滅壞，能壞諸法。若無無常，壞一切法，法終不滅，成於無有。如杖槌瓦石，能壞於物，而自不壞，此亦如是。)現見各各不異，是性無常事，非作所作有差別，此是無常，此是事。作所作無異者，一切性常無因性。(唐云：無差別故，能作所作應俱是常，不見有因能令諸法成於無故。)大慧！一切性無性有因，非凡愚所知，非因不相似事生。若生者，一切性悉皆無常，是不相似事，作所作無有別異，而悉見有異。(唐云：若能生者，一切異法應並相生，彼法此法，能生所生，應無有別。現見有別，云何異因生於異果。)若性無常者，墮作因性相。若墮者，一切性不究竟。一切性作因相墮者，自無常應無常，無常無常故，一切性不無常應是常。(唐云：若無常性是有法者，應同所作自是無常，自無常故，所無常法皆應是常。)若無常入一切性者，應墮三世，彼過去色與壞俱，未來不生，色不生故，現在色與壞相俱。色者，四大積集差別，四大及造色自性不壞，離異不異故。(魏云：以彼彼不相離故。)一切外道，一切四大不壞一切三有，四大及造色在所知有生滅。離四大造色，一切外道於何所思惟性無常？四大不生，自性相不壞故。(唐云：一切外道計四大種體性不壞。色者，即是大種差別，大種造色離異不異，故其自性亦不壞滅。大慧，二有之中能造所造，莫不皆是生住滅相，豈更別有無常之性，能生於物而不滅耶？)

通曰：外道所說性無常者，魏云：以無物故，名為無常。謂於非常非無常處，虛妄分別諸法非常，是無常性。其義云何？以自性不滅故。自性不滅者，無常之性，常不壞滅故。自性不壞，能壞諸法。此一切法壞滅，無常之事所由成也。若除此無常自性，即不能令一切法有已還無，歸於壞滅。如杖搥瓦石等，能壞諸物，而自體不壞。此無常性，亦猶是也。以性無常故，現見諸法無

常，各各不異，種種流轉，種種變現。是事之無常，皆此無常為之性也。是性無常事，如楞嚴經云：性一切心，無有能作所作差別。雖有智者，不能剖析萬象，從中分別此是無常，此是所作事。是能作與所作無異也。如是說者有過，以彼因果無差別故。若作所作無異者，則能作所作，俱皆是常。不見有因，能令諸法壞滅，歸於無常。而彼所立無常為作者，其義不成，以一切法無因性故。然一切諸法，有性無性，生起壞滅，實亦有因。無論人天依正，有無相傾，乃至一人發心歸元，十方虛空俱殞，莫不有因，但非凡愚之所能知耳。有是因，則有是果，果與因必相似。若本非因，而不相似果生，是謂異因。若異因能生異果者，則一切異法應並相生。李應生桃，桃應生李，皆無常性，皆不相似。如是則彼法此法，能生所生，應無差別。而今現前諸法悉見有異，各有能作所作，因果歷然，云何異因能生異果？故謂彼無因性者有過。若謂性無常是有物者，必然能作，必然為因。是有作因性相，應同因體。所作之事墮有為法，不得謂之性也。復更有過，謂之性者，於一法中即應具足一切諸法。若墮於有者，唯是一切生滅法，不能究竟一切不生滅法，以同一切所作因果業相無差別故。復更有過，自性既墮於有作，則自無常，應同所作無常，而不得計能作者為性常矣。唯能作無常，所作無常故，則所作一切無常之法不是無常，應同能作不壞之常矣。所作之事既不可壞，何得有無常之性能壞之耶？又謂無常性即住一切法中，而無常性是常者，應同諸法墮於三世，同歸於壞。何者？若入過去，過去色已壞；若入未來，未來色未生；若入現在，現在色不住。剎那變滅，與壞相俱。色既壞，而無常性亦與之俱壞，安得常？彼外道妄計四大種體性不壞，及所造色自性亦不壞，但以色者即是四大積集而成，即是四大差別而現，體性無二，離異不異。故以為異，則四大積集為所造因，固非異也；以為不異，則色已合成各各差別，非復四大，又非不異也，以彼彼不相離故。一切外道以一切四大自性不壞，入於一切三有法中，而無常之性常自不壞。今觀三有之中，一切皆依四大及所造色，在在處處莫不皆是生住滅相，人人皆知四大壞則色亦壞，世間豈有離四大造色外別有一無常之性耶？離四大造色外即是頑空，更無四大諸塵等法，外道於何所思惟，說有性無常？四大性本不生，能生於物，而自體相常不壞耶？吾固謂若無常入一切性者，應墮三世同歸於壞也。既同歸於壞，而所立物不壞之宗墮矣。僧問趙州：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如何是此性？州曰：四大五陰。僧云：此猶是壞底，如何是此性？州曰：四大五陰。法眼云：是一箇？是兩

箇？是壞不壞？且作麼生會？試斷看。須於此覷得破，方不墮外道邪見解。

離始造無常者，非四大復有異，四大各各異相自相故，非差別可得。彼無差別，斯等不更造，二方便不作，當知是無常。(唐云非大種。互造大種，以各別故。非自相造，以無異故。非復共造，以乖離故。當知非是始造無常。)**彼形處壞無常者，謂四大及造色不壞，至竟不壞。大慧，竟者，分析乃至微塵。觀察壞四大及造色，形處異見長短不可得，非四大。四大不壞，形處壞現，墮在數論。**(唐云此非能造及所造壞，但形狀壞。其義云何？謂分析色乃至微塵，但滅形狀長短等見，不滅能造所造色體。)**色即無常者，謂色即是常，彼則形處無常，非四大。若四大無常者，非俗數言說。世俗言說非性者，則墮世論。見一切性，但有言說，不見自相。生轉變無常者，謂色異性現，非四大。如金作莊嚴具轉變現，非金性壞，但莊嚴具處所壞。如是餘性轉變等，亦如是。如是等種種外道無常，見妄想火燒四大時，自相不燒。各各自相相壞者，四大造色應斷。**(唐云如是等種種外道，虛妄分別見無常性。彼作是說：火不能燒諸大自相，但各分散。若能壞者，能造所造則皆斷滅。)

通曰：已上三端，窮四大非有，流入於斷。此下四端，窮四大造色無常，自性是常，未離乎有。一者謂作已而捨，以離始造為無常也。彼說發起作事之初，實未嘗作。以為互造，非有四大復造異四大，以各各異相故，非互造也。以為自造，則自相非有差別可得，安能分而為四？非自造也。以為共造，則彼無差別性，各各乖離，不能方便和合，即彼不能互造。於此更無能作二方便者，斯四大等不復更共造也。由此言之，本無作者，既無始作，不見其同，不見其異。當知離彼始造，即是無常，謂能作者為無常也。二者謂形處壞無常，其說最粗淺。謂能造四大及所造色俱不壞，但形處壞。究竟分析其色，乃至微塵，觀察其中，孰為壞者？但四大及所造色，形處長短，變壞不可得，非四大能造所造體性壞也。四大不壞，但形處壞，異相現。此僧佉外道所計四大之性，周流諸趣，體恒不變，故謂四大常也。三者謂色即無常，亦即形處無常之見，非四大無常之謂也。若四大無常者，則諸世間一切無常，不得以俗數語言論說世事，以無世事可得故。若以世俗言說論世事者，是諸世事亦非實有，當知墮於世論邪見。以說一切諸法，唯有虛假名字言說，不實見有無常，自相生故。若見自相生者，即色即空，即知諸行無常，是生滅法。此我法中收，非世論可比也。四者計轉變中間無常，謂能造所造俱常。但兩色中間有無常性，能使色法相續轉變。故一切色異性現，則謂之壞，非四大自性壞也。如金作莊嚴具，莊嚴具有轉變，則謂之

壞，非金性壞。此如是，餘性轉變亦如是。如乳作酥酪等，酥酪有轉變，則謂之壞，非乳性壞。如是種種，外道虛妄分別，作無常見。說火燒四大時，四大自體俱各分散，而自相實不燒。若火能燒四大者，四大造色當應斷滅，誰復為能造所造乎？以上四種邪見，謂四大有形者，畢竟有滅。四大無形者，終不能壞。此以常為無常，以無常為常，一切矯亂，即半生半滅半不生滅之論也。仰山指雪師子云：還有過得此色者麼？雲門云：當時便與推倒。雪竇云：只解推倒，不解扶起。萬松道：既稱為色，必與眼對。過白之色，唯無色者，不與眼對。雲門所以道：當時便與推倒。若向至白無白處認著，正是墮在無色界中。雪竇別指出一條活路，向推倒處，却教扶起。佛眼云：若向這裏扶持起來，甚生次第事。佛覺頌云：一色無過指示人，白銀世界裡頻呻。超然推倒還扶起，爭似東風煦日新。天童頌云：一倒一起，雪庭師子。慎於犯而懷仁，勇於為而見義。清光照眼似迷家，明白轉身還墮位。衲僧家，了無寄。同生同死，何彼何此。煖信破梅兮，春到寒枝。涼颸脫葉兮，秋澄潦水。據宗門中，無色邊尚不可住，而況有各各自相不壞者乎？

大慧！我法起非常非無常。所以者何？謂外性不決定故(魏云我不說外境界有故)**，唯說三有微心**(唐云三界唯心故)**，不說種種相有生有滅、四大合會差別、四大及造色故，妄想二種事攝所攝。知二種妄想，離外性無性二種見**(唐云不說諸相故，大種性處種種差別不生不滅故，非能造所造故，能取所取二種體性一切皆從分別起故，如實而知二取性故)**。覺自心現量妄想者，思惟作行生，非不作行，離心性無性妄想。世間出世間，出世間上上，一切法非常非無常，不覺自心現量，墮二邊惡見相續。一切外道不覺自妄想，此凡夫無有根本，謂世間出世間，出世間上上，從說妄想生，非凡愚所覺。**

通曰：以上七種無常，皆外道邪見，非我法也。若我法所起，唯說大種及諸塵，非常非無常，是謂真常，超過外道心量。所以者何？外道於外境界起見，或謂常，或謂無常，不知外境界，不決定有我。不說外境界故，我說三界內外，無有一法不從微妙真實心生。但說三界唯心，本無生滅，不說種種諸相有生有滅，及四大種合會差別之相，與四大能造及所造之色。以四大種唯是因緣和合，非大及塵是實有法，是故說言不生不滅故，非能造所造故。彼外道以虛妄心分別能所二種體性，見有能取所取之事，攝受計著，一切皆從妄分別起故。如實而知二種分別本皆虛妄，即不見有能取所取，遠離外法有無二見。不見其有故，不取於有；不見其無故，不取於無。唯覺一切諸法皆是自心現量，如水中

月，不可謂之有，不可謂之無。故能離有無見，而不分別能造所造、有生有滅也。外道二種見起於妄想者，由思想作行而生分別所作業相，名妄想生，非不思想作行而名為妄想也。若不生於思，不起於想，即離於自心所現有無分別。離此妄想已，即能了知世間法、出世間法、出世間上上法，一切如實唯是一心，非常非無常。以有世間及出世間上上諸法，是故不得說言是常。以能覺知唯是自心分別見故，是故非無常。而諸外道不覺自心現量，墮在二邊，惡見相續，建立七種無常論。此諸外道不覺自心虛妄分別，無有根本智故。非諸聖人分別無常，有根本智故。所以一切外道不能解了此三種法：一者世間法相，二者出世間法相，三者出世間上上勝法相。彼謂三法皆依言語種種說法，遂以為妄想分別境界。不知所有言說既曰非常，又曰非無常，豈彼凡愚之所覺乎？彼唯不覺自心現量，即不能離攝所攝妄想，即不能離外法有無二種惡見。惡見相續，故謂之愚。雲門上堂：諸和尚子莫妄想。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良久曰：與我拈案山來。僧便問：學人見山是山、水是水時如何？師曰：三門為甚麼騎佛殿從這裡過？曰：恁麼則不妄想去也。師曰：還我話頭來。且道雲門不妄想作如何話會？須於此公案了了，方名有根本知見。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遠離於所造，及與形處異，性與色無常，外道愚妄想。諸性無有壞，大大自性住，外道無常想，沒在種種見。彼諸外道等，無若生若滅，大大性自常，何謂無常想？（唐云：彼諸外道眾，皆〔從〕不生滅，諸大性自〔當〕，誰是無常法？）**一切唯心量，二種心流轉，攝受及所攝，無有我我所。梵天為樹根，枝葉普周遍，如是我所說，唯是彼心量。**（魏云：三界上下法，我說皆是心，離於諸心法，更無有可得。）

通曰：前長行中分破七種無常，亦既備矣。此復總括其旨而破之，謂：一者、作已而捨，謂能造無常，遠離於所造。二者、形處異。三者、色無常，謂所造無常，而能造四大是常，與初計相返。五者、性無常。六者、性無性無常，謂能造、所造俱壞中有個無常，自性不壞，與上計俱返，可不謂之愚乎？四者、謂轉變中間有不壞性。七者、謂一切法不生，偏住於諸法之中，四大自性常住不滅。既云不壞，又云常住，而外道於中作無常想，以常為無常，以無常為常，沒在種種妄分別見。無論彼所謂常者非真，且其言自相違也。彼諸外道等，皆說一切法不生，及物不壞不滅，四大各各不相壞，而自性常住。若是者，一切是常也。誰是無常法，而作無常想乎？故彼所謂七無常者，其義不成。若我

所說法，三界所有，一切唯是自心現量，即有無離有無，即生滅離生滅，本無能所可得。若彼能所二種分別妄想，皆從自心流轉作意而生，見有能取及以所取，取著有則以為無常，取著無則以為無常。其實無有能取者而為之我，亦無有所取者而為之我所，但由識心逐妄流轉，故有二種取耳。若心不流轉，即原無有我，誰為能取？原無我所，誰為所取？二取性既離，安所見其有而謂之常？安所見其無而謂之無常？故我所說者，非常非無常也。又外道計大梵天初造眾生為有情本，如樹根然，發為枝條，普徧世間。如是說者，有樹根而為之我，有枝條周徧而為之我所。唯是彼外道妄想心量，非我法所收。若我所說，三界上下唯是一心，離心更不可得。覺了唯心現量，是為有根本智。明於世間及出世間上上等法，非常非無常。彼以梵天勝妙微塵為能作者，是為無根本智。但於枝葉上作種種分別，建立七無常論，總歸於妄而已。藍田真禪師上堂：成山假就於始簣，修途託至於初步。上座適來從地爐邊來，還與初步同別？若言同，即不會不遷；若言別，亦不會不遷。上座作麼生會？還會麼？這裏不是那裏，那裏不是這裏，且道是一處兩處？是遷不遷？是來去不是來去？若於此顯明得，便乃古今一如初終，自爾念念無常，心心永滅。所以道：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上座適來恁麼來，却請恁麼去。參此數語，發明念念無常，心心永滅，會得真實不遷處，却與唯心之旨暗符。

(魏云入道品第九，唐云現證品第四)。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唯願為說一切菩薩、聲聞、緣覺滅正受次第相續。若善於滅正受次第相續相者，我及餘菩薩終不妄捨滅正受樂門，不墮一切聲聞、緣覺、外道愚痴。佛言：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大慧白佛言：世尊！唯願為說。佛告大慧：六地菩薩摩訶薩及聲聞、緣覺入滅正受，第七地菩薩摩訶薩念念正受。離一切性自性相正受，非聲聞、緣覺。諸聲聞、緣覺墮有行覺攝所攝相滅正受，是故七地非念正受。得一切法無差別相，非分得種種相性，覺一切法善不善性相正受，是故七地無善念正受。(魏云菩薩於七地中念念入滅盡定，以諸菩薩悉能遠離一切諸法有無相故。聲聞、辟支佛不能念念入滅盡定，以緣有為行入滅盡定，墮在可取能取境界。是故聲聞、辟支佛不能入七地中念念滅盡定，以覺諸法種種異相、有法無法、善不善法、同相異相而入滅盡定。是故聲聞、緣覺不能入七地中念念滅盡定，以無善巧方便智故。)

通曰：因上言外道不生不滅，與佛無異，既指出七種無常是生滅法，則外道所說涅槃，不足論已。然一切菩薩及二乘等，同斷三界煩惱，入滅盡定，彼有次第差等，地地相續而進，各各謂得涅

槃。若善其相，則知無上涅槃滅正受樂，是真實境界，不墮二乘及外道愚痴見也。世尊一一分別而語之，謂初地至六地菩薩，得人無我，入滅正受，與聲聞、緣覺無異，以定有出入，未能念念入也。至七地念念入正受，遂離一切有無諸相，即有涅槃性、自性相，亦不取著故，非二乘所及。諸二乘人念正受樂，見有正受而攝取之，緣有為行入滅盡定，墮在能所取境界，不能入七地中念念滅盡定。是故七地念念正受，非念正受，非以正受為善而念入之，以得一切法無生死、涅槃差別相故，非彼二乘分量所及也。彼二乘人墮有行覺者，有種種相性可得，所謂覺一切諸法有法無法、善不善法、同相異相，而入滅盡定，見有生死可厭，見有寂滅可樂，以無善巧方便智，不能於生滅法中而證涅槃也。彼以涅槃為善而攝取之，正名善念正受，非念念正受也。七地念念正受，善且忘之，故得一切法無差別相，豈二乘所敢望乎？有僧思[邱- 丘+益]問仰山：禪宗頓悟入門的意如何？仰曰：此意極難。若是祖宗門下，上根上智，一聞千悟，得大總持。其有根微智劣，若不安禪靜處，到這裏總須茫然。曰：除此一路，別更有入處否？仰曰：有。曰：如何即是？仰曰：汝是甚處人？曰：幽州人。仰曰：汝還思彼否？曰：常思。仰曰：能思者是心，所思者是境。彼處樓臺林苑，人馬駢闐，汝返思思底，還有許多般麼？曰：某甲到這裏，總不見有。仰曰：信位即是，人位未是。曰：除却這箇，別更有意也無？仰曰：別有別無，即不堪也。曰：到這裏如何即是？仰曰：據汝所解，秖得一玄，得坐披衣，向後自看。天童頌云：無外而容，無礙而冲。門牆岸岸，關鎖重重。酒常酣而臥客，飯雖飽而頹農。突出虛空兮風摶妙翹，踏翻滄海兮雷送游龍。二乘人不能入七地正受，秖得一玄，躭三昧，樂真如，酒酣飯飽也，安能突出虛空哉？

大慧！八地菩薩及聲聞、緣覺，心、意、意識妄想相滅；初地乃至七地菩薩摩訶薩，觀三界心、意、意識量，離我、我所，自妄想修，墮外性種種相(唐云不見外法種種諸相)**。愚夫二種，自心攝所攝，向無知不覺無始過惡虛偽習氣所熏。大慧！八地菩薩摩訶薩，聲聞、緣覺涅槃。菩薩者，三昧覺所持，是故三昧門樂，不般涅槃。若不持者，如來地不滿足，棄捨一切有為眾生相故，佛種則應斷。諸佛世尊為示如來不可思議無量功德，聲聞、緣覺三昧門得樂所牽故，作涅槃想。大慧！我分部七地，善修心、意、意識相，善修我、我所，攝受人法無我生滅自共相；善四無礙決定力三昧門，地次第相續入道品法，不令菩薩摩訶薩不覺自共相；不善七地墮外道邪徑故，立地次第。大慧！彼實無有若生若滅，除自心現量，所謂地次第相續，及三**

界種種行，愚夫所不覺。愚夫所不覺者，謂我及諸佛說地次第相續，及說三界種種行。

通曰：上言二乘滅正受不能入七地，滅正受為不能得一切法無差別相故。至於八地捨離藏識，不但一切法種種相滅，乃至聲聞、緣覺心意意識虛妄分別想亦滅。魏云：七地菩薩轉滅聲聞、緣覺心意意識，至八地轉滅殆盡，識陰都盡，名不動地。初地至七地所修觀行，見於三界一切諸法唯是心意意識所現之量，心即無心，意即無意，識即無識，本離我我所執，不見外法種種諸相。彼於自心起妄想分別、虛妄修習，見有外法可得，即墮外性種種相。此外道愚夫二種取著，以自心攝自心，見有能取所取之法，便謂一切斷滅，一向無知，墮於無想境界，不覺無始虛偽習氣所熏，斷滅種性即是過惡，有攝所攝不離我我所，是外道涅槃虛偽妄想至八地方滅盡也。何也？八地菩薩所得三昧與二乘涅槃大略相似。然菩薩者，於三昧中有正覺所持，以諸佛力所加持故，雖有三昧之樂而不躭著，故不入於涅槃。若無正覺所持者，便以小乘自安，不能滿足如來之地，棄捨一切眾生，不為說有為諸法，漸次引入如來知見，佛種則應斷。是故諸佛如來於八地菩薩三昧不起，咄云：善男子，當起度生，汝所得三昧二乘亦得。於是為示如來無緣之慈，從妙覺海流出不可思議無量功德，令其究竟滿足紹隆佛種，故不入於涅槃。若聲聞、緣覺得三昧門樂，為樂所牽，得少為足，不能回心向大，度脫眾生，是故於中作涅槃想。由此言之，七地以前入滅正受者，二乘所共，故當善為防範。我所以分部七地，當善巧方便，修心、意、意識相，遠離我、我所執，無能、所取。已得人無我智，更進之得法無我，不見自、共相可得。以二乘所證涅槃，有自、共相可得，終屬生、滅，應善觀察而遠離之。善解四無礙辨，所謂義無礙、法無礙、詞無礙、樂說無礙，得決定力，於三昧門而得自在，念念滅正受，無出、入相。至此純無相觀，方能漸升八地乃至十地，諸地次第相續，入於三十七助道品菩提分法。我所以分部諸法令善修之者，恐諸菩薩不善了知自相、共相，不善七地以前修行次第，墮於外道斷、常邪徑，故建立地地次第，前地所生，後地滅之，至於金剛道後，滅無所滅，方證入不生不滅無餘涅槃也。要而言之，彼實無有若生若滅，一切諸法唯心所現，心本無心，現本無現，除自心現量，原無生、滅，此唯有根本智者始能覺了。至所謂地地次第相續，及斷三界九品惑種種諸行，凡以對治眾生之病，此無智愚夫所不覺也。所不覺者何也？謂不覺我及諸佛建立諸法，為令眾生證入不生不滅無餘涅槃。說即無說，相即無相，乃謂我及諸佛說地次第相續相，及說三界種種行相，但於言說而生執著，本

無根本智。謂如來一切法，從言說妄想生。此其所以為愚也。僧問馬祖：如何是修道？祖曰：道不屬修。若言修得，修成還壞，即同聲聞。若言不修，即同凡夫。又問：作何見解，即得達道？祖曰：自性本來具足，但於善惡事中不滯，喚作修道人。取善捨惡，觀空入定，即屬造作。更若向外馳求，轉疎轉遠。但盡三界心量，一念妄心，即是三界生死根本。但無一念，即除生死根本，即得法王無上珍味。無量劫來，凡夫妄想，諂曲邪偽，我慢貢高，合為一體。故經云：但以眾法合成此身，起時唯法起，滅時唯法滅。此法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前念後念中念，念念不相待，念念寂滅，喚作海印三昧，攝一切法。如百千異流，同歸大海，都名海水。住於一味，即攝眾味。住於大海，即混眾流。如人在大海中浴，即用一切水。所以聲聞悟迷，凡夫迷悟。聲聞不知聖心，本無地位因果，階級心量。妄想修因證果，住於空定，八萬劫二萬劫，雖即已悟，悟已却迷。諸菩薩觀，如地獄苦，沉空滯寂，不見佛性。若是上根眾生，忽爾遇善知識指示，言下領會，更不歷於階級地位，頓悟本性。故經云：凡夫有反覆心，而聲聞無也。馬祖如許葛藤，却從坐禪學佛，翻然而悟。磨磚非鏡，鞭車不行。一明心要，便語語踏殺天下人。

復次，大慧！聲聞、緣覺、第八菩薩地，滅三昧門樂醉所醉，不善自心現量自共相習氣所障，墮人法無我法攝受，見妄想涅槃想，非寂滅智慧覺。大慧！菩薩者見滅三昧門樂，本願哀愍大悲成就，知分別十無盡句，不妄想涅槃想，彼已涅槃妄想不生故(唐云以入涅槃不生果故)**。離攝所攝妄想覺，了自心現量一切諸法妄想不生，不墮心意意識外性自性相計著妄想，非佛法因不生，隨智慧生得如來自覺地。如人夢中方便度水未度而覺，覺已思惟為正為邪非正非邪，餘無始見聞覺識因想，種種習氣種種形處，隨有無想心意意識夢現。大慧！如是菩薩摩訶薩，於第八菩薩地見妄想生**(魏云見分別心)**，從初地轉進至第七地，見一切法如幻等方便，度攝所攝心妄想行已，作佛法方便，未得者令得。大慧！此是菩薩涅槃方便不壞**(唐云所得涅槃非壞滅也)**，離心意意識得無生法忍。大慧！於第一義無次第相續，說無所有妄想寂滅法**(唐云第一義中無有次第亦無相續，遠離一切境界分別，此則名為寂滅之法)**。**

通曰：上言自心現量，其實無有若生若滅。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若能覺此者，所謂寂滅智慧覺也。諸二乘人，但得人空，未得法空，尚未能證入初地，何況八地寂滅樂門？佛說聲聞乘有二種，此是先修菩薩行，退墮聲聞位者，還依本心修菩薩行，即入第八地滅正受門樂，為寂滅酒之所昏醉，一味躭寂，不善了達

自心現量，心外無法，法外無心，見有涅槃自相共相可得，不知為無始識陰習氣所障，墮人法無我見，以人無我之法即涅槃法，見有能證所證而攝取之。此但以虛妄分別名為涅槃，而不能知諸法本自寂靜，本無生滅，非有智慧覺也。若八地菩薩，雖見有寂滅三昧門樂，而不躭著憶念度生本願，哀愍一切，智悲雙運，思欲成就而具足之，知分別修行十無盡句，所謂眾生界無盡，世界無盡，虛空界無盡，法界無盡，涅槃界無盡，佛出現無盡，如來智無盡，心所緣無盡，佛智所入無盡，轉法輪智無盡，如實而知，究竟滿足如來不可思議無量功德。以是之故，不妄想涅槃果而自取證，不即入於涅槃。彼已自性涅槃，而虛妄分別得果之心不生故，遠離能取所取妄想境界，覺了諸法唯是自心現量，是故不生一切分別之心。內不墮於心意意識而分別法相，外不計著有無諸法而分別事相，以非是佛法正因故，故妄想分別不生。妄想寂滅本來不生，即是佛法正因。此非說情可到，隨轉識成智慧用現前而得生起。以此不生為因地心故，能得入如來自證之地，圓成果位真不生滅。如人夢中度大海水，起大方便欲度自身，未度中間忽然便覺，作是思惟：此為是實？為是虛妄？便復思惟：如是之相，非實非虛、非正非邪，唯餘無始虛妄分別見聞覺知為因。此因非佛法因，故生於想，見種種色形相顛倒，不離有無二法。良由心意意識多生熏習於夢中現，覺已即無心意意識可得。故八地菩薩不墮於心意意識者，能轉識而成智，智能辨識，不為識所轉，所以能見妄想分別心生。此妄想心，如夢中所見生死大海種種分別心也。乃從初地轉進至於七地，見一切修行之法皆如幻等，但以方便度脫，離諸能取所取妄想分別之心，是有為功行。如是行已，更進之勤作佛法方便廣大功用，為於未得上上佛法修行者令得，如夢中設立船筏方便，令未度者得度也。菩薩以此方便得入涅槃，是以修行勝法名為涅槃，非一切壞滅之謂也。既不壞涅槃，方便遠離心意意識虛妄分別，剎那無有生相，剎那無有滅相，得證入無生法忍。此無生法忍於第一義而不動，無功可施，無行可修，如夢既覺，不復用方便功力也。第一義中本無地地次第相續，本無三界種種行相，遠離一切境界分別。我於第一義中說諸法無所有，分別無所施，是名妄想寂滅之法，是真涅槃。唯可與智者道，豈愚夫所能知乎？僧問芭蕉徹和尚：有一人不捨生死不證涅槃，師還提携也無？徹云：不提携。僧云：為甚麼不提携？徹云：老僧粗識好惡。投子頌云：百歲兒童出戶來，滿身紅爛惹塵埃。火中閑步清涼地，識者無因敢近擡。此第一義中清涼寂滅之法，不離火宅生死而證涅槃，即涅槃亦不住著。明乎此者，庶知好惡矣。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心量無所有，此住及佛地。去來及現在，三世諸佛說，心量地第七，無所有第八。二地名為住，佛地名最勝，自覺智及淨，此則是我地。自在最勝處，清淨妙莊嚴，照耀如盛火，光明悉徧至，熾燄不壞目，周輪化三有。(唐云：摩醯最勝處，色究竟莊嚴，譬如大火聚，光焰熾然法，化現於三有，悅意而清涼。)化現在三有，或有先時化，於彼演說乘，皆是如來地。十地則為初，初則為八地，第九則為七，七亦復為八，第二為第三，第四為第五，第三為第六，無所有何次？

通曰：此本大慧所問，一切菩薩二乘滅正受次第相續，世尊為分別諸地善修行法，而示以第一義無次第相續。此心量無所有寂滅法門，唯住地菩薩，及如來自覺地，可與究竟，乃三世諸佛所說不可思議無量功德之法也。何以謂之住地耶？第七地，所修人法二無我智，一切遠離，名遠行地，尚餘藏識心量未滅。至第八地，捨離藏識，心量都滅，名不動地，方證法空，一無所有。此二均謂之住地，得不退轉，不名最勝也。唯等妙覺，證入佛地妙莊嚴海，方名究竟果地，更無勝於此者。彼所得自覺聖智，亦且遠離，無能覺所覺，至極清淨。此則覺而無覺，故名妙覺，乃佛所自證之地也。然如來法身，不解說法，惟法自流出報化佛身，方解說法。故佛於色究竟天最勝之處，成等正覺，示現清淨莊嚴之身，光明照耀，如盛火熾燄，化現三有，周悉徧至。毒龍放光，即損人目，如來光明，不損人目，見者自得悅意而清涼也。其所化現，周輪三界，而化眾生，不住著於一處，處處皆有佛也。或有先時而化者，以時未至，未可即說一乘法。於彼演說諸乘之法，雖說三乘，其實皆是一乘，究竟歸於如來自覺地而已。既以一乘為教法，雖設立諸地，而實無諸地次第相續之相，故十可為初，初可為八，九可為七，七亦可為八，二可為三，四可為五，三可為六。彼無所有中一切寂滅，更何次第可得哉？於第一義無次第相續，此是去來今諸佛之所說也。彼愚夫唯躭著滅正受以為涅槃，其可與語此乎？青原思禪師問六祖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甚麼來？思云：聖諦亦不為。祖曰：落何階級？思云：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令思首眾，既乃命化一方。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頓悟華情已，菩提果自成。投子頌云：無見頂露雲攢急，劫外靈枝不帶春。那邊不坐空王殿，爭肯耘苗向日輪？丹霞頌云：卓爾難將正眼窺，迥超今古類何齊？苔封古殿無人侍，月鎖蒼梧鳳不棲。僧問瑞岩：作麼生商量即得不落階級？岩云：排不出。曰：為甚麼排不出？岩曰：他從前無階級。曰：未審居何位次？岩曰：不坐普光

殿。曰：還理化也無？岩曰：名聞三界重，何處不歸朝？合二則細玩之，所云不坐空王殿，即不住著涅槃也。然化佛說法，化現三有，又何處非如來之地乎？必深明無階級次第，然後可分化一方也。

(魏云問如來常無常品第十，唐云如來常無常品第五)。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來、應供、等正覺為常為無常？佛告大慧：如來、應供、等正覺非常非無常，謂二俱有過。若常者，有作主過；常者，一切外道說作者無所作。是故如來常非常，非作常有過故。若如來無常者，有作無常過。陰所相，相無性，陰壞則應斷，而如來不斷。大慧！一切所作皆無常，如瓶衣等。一切皆無常過，一切智眾具方便應無義，以所作故。一切所作皆應是如來，無差別因性故。是故大慧！如來非常非無常。(魏云：大慧！若言一切皆無常者，一切智、一切智人、一切功德亦應無常，以同一切作法相故。又復有過，若言一切皆無常者，諸佛如來應是作法，而佛如來非是作法，以無更說有勝因故。)

通曰：因上文只破外道七無常論，至我法起非常非無常，尚未詳示，故大慧復有此問。上言外道妄想者，思想作行生，非不作行，亦言之未詳，至此乃詳出其過。常與無常，二俱有過。若如來是常者，有能作過。一切外道說微塵等為作者，作者不生，本無所作，故以為常。既有作者，又計是常，即是作常，非真常也。是故如來真常，尚且無常相可得，況作而為常者乎？作而常者，即不能常，故說常者有過也。若如來是無常者，亦有所作過。謂無常非自無常，因作而后見其無常，彼以五陰是所作者，五陰能見之相及所見之相，皆無自性，畢竟斷滅，是無常由作而成也，是以五陰壞滅為無常也。若五陰壞滅者，諸佛如來亦應斷滅，而諸佛如來非斷滅法，常住不壞，安所見其無常耶？故說無常者亦有過也。夫無常何以亦謂之作？彼以生必有滅，作必有壞，一切作法皆是無常，如瓶、衣、車、屋等，有作有壞，畢竟無常。若如是說者，有無窮過。所作既皆無常，則如來一切智所作、一切功德、眾具萬行、方便權巧，有義存焉，皆應無常，總空無益，以同所作法相故。又復有過，若一切皆無常者，如來功行同於所作，則世間一切所作諸法皆應是如來法，更無差別相矣。然而諸佛如來非是作法，以有差別勝因性故。外道必待作法而後顯其無常，非勝因也；如來不待作法而顯其真常，是勝因也。若無作法，即無無常，故謂外道無常亦是作也。常與無常皆有作主過，是故如來遠離彼過，非常非無常也。僧問長沙岑禪師曰：本來人還成佛否？沙曰：你道大唐天子還割茅刈草麼？投子

頌云：苔殿重重紫氣深，星分辰位正乾坤。金輪不御閻浮境，豈共諸侯寶印尊？彼有為正法，智者所不屑，況外道邪見乎？

復次，大慧！如來非如虛空常。如虛空常者，自覺聖智眾具無義過。大慧！譬如虛空非常非無常，離常無常、一異、俱不俱、常無常過故不可說，是故如來非常。復次，大慧！若如來無生常者，如兔馬等角，以無生常故方便無義，以無生常過故如來非常。復次，大慧！更有餘事知如來常。所以者何？謂無間所得智常故如來常。大慧！若如來出世若不出世，法畢定住，聲聞、緣覺、諸佛如來無間住不住虛空，亦非愚夫之所覺知。大慧！如來所得智是般若所熏，非心意意識彼諸陰界入處所熏。大慧！一切三有皆是不實妄想所生，如來不從不實虛妄想生。大慧！以二法故，有常無常非不二。不二者寂靜，一切法無二生相故，是故如來。應供。等正覺非常非無常。大慧！乃至言說分別生，則有常無常過；分別覺滅者，則離愚夫常無常見；不寂靜慧者，永離常無常非常無常熏。

通曰：外道所謂常無常者，以有作過；如來非常非無常者，以無作也。然則無作寧不同於虛空乎？如來非如虛空常也。若如虛空者，不待因成，頑空無知，而如來自覺聖智，靈覺不昧，眾具莊嚴，不捨一法，應無實義，豈不有斷滅之過？如來嘗言：圓同太虛，無欠無餘。但以取譬實體，湛然常寂，遠離常無常、一異、俱不俱種種戲論，悉墮常無常二見過。故以自體真常，實不可說，乃以虛空取譬，而如來非虛空常也，故曰非常。無作既不同於虛空，毋乃以無生為常乎？如來亦非無生常也。若執著無生以為常者，即如外道兔馬等角，邪見畢竟不生，執以為常。然則如來所修萬行方便法門，空無實義，俱不必生。以無生為常者，有如是絕無之過，而如來非無生常也，故曰非常。既非虛空，又非無生，然則何以見如來之常耶？更有餘事知如來常，即前復有餘無生賢聖所得法。彼生無生者，是則無生忍，謂於生而證無生，於一切無常法中而證真常之理。彼離生法以為無生者，則於生有間。今惟不離生法而得無生之智，不離無常而得真常之智，是名無間之智也。智無間斷，豈不是常？有此無間聖智，故知如來是常也。此無間聖智者，自覺之境界，前後智斷，非去來今，故不論有佛出世、無佛出世，此法畢竟無間而住。唐云諸佛如來所證法性、法住、法位，如來出世、若不出世，常住不易。在於一切二乘外道所得法中，非是空無，然非凡愚之所能知。夫聲聞、緣覺皆有如來無間智性，而不能知如來常者，為不能離心意意識虛妄分別，故輪轉三界不得真常耳。若如來所得無間聖智，乃是自性般若所熏，何以謂之般若？世間智慮不出心意意識所熏，而般

若非心意意識也；世間智慮不出陰界入處所熏，而般若非陰界入處也。一切智慮所不能緣，故謂之般若。般若智無間，故如來名為常也。一切三有不出心意意識不實妄想所生，故有生滅，故不能常。如來不從心意意識不實妄想所生，是為如實，是為真常，唯一真實，更無生滅，此所謂寂靜一心也。而常無常見何自而起乎？以見有二法故，或謂之常，或謂之無常，虛妄分別，非真實不二之見也。若見於不二者，煩惱即是菩提，生死即是涅槃，本來寂靜，不生一切法，無二無別，何從見其常而生一常相耶？又何從見其無常而生一無常相耶？是故如來一切寂靜，非常非無常也。不但作常無常見者妄計有無，有支離之過，但有言說分別心生，此是常，此是無常，此是非常非無常，即為意流，即墮常無常過咎。若一切分別覺滅者，不分別妄，亦不分別真，真妄兩忘，喧寂無二，則遠離外道之過矣。彼愚夫常無常見，種種分別、種種虛妄常在生滅，縱有黠慧亦不寂靜，良由平昔為常無常法所熏故也。若滅此不寂靜慧者，唯在永離彼常無常法，勿令少住。既不習近其說，即非常無常所熏而為般若所熏也。熏於般若智者，是為無間智，是為自覺聖智，得盡分別，不生分別。既無分別，即非常無常，非常無常即是真常。如是真常，似虛空非虛空，似無生非無生，豈外道凡愚所可測乎？慈明住石霜，當解夏，謂眾曰：昨日作嬰孩，今朝年已老。未明三八九，難踏古皇道。手鑠黃河乾，腳踢須彌倒。浮生夢幻身，人命夕難保。天堂并地獄，皆由心所造。南山北嶺松，北嶺南山草。一雨潤無邊，根苗壯枯槁。五湖參學人，但問虛空討。死脫夏天衫，生披冬月襖。分明無事人，特地生煩惱。喝一喝，下座。若石霜斯語，直於無常境界獨露真常，可謂得無間智矣。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眾具無義者，生常無常過，若無分別覺，永離常無常。（唐云：遠離常無常，而現常無常，恒如是觀佛，不生於惡見。若常無常者，所集皆無益，為除分別覺，不說常無常。）**從其所立宗，則有眾雜義，等觀自心量，言說不可得。**（魏云：所有立法者，皆有諸過失，若能見唯心，彼不墮諸過。）

通曰：唐魏二譯，皆有前四句。謂如來遠離於常無常二法，故現而為常，非同外道之常也。現而為無常，非同外道之無常也。故曰非常非無常。若如是觀佛者，則遠離諸過矣。若外道惡見，建立常無常論。言常則眾具不生，言無常則眾具同壞。一切功德，同歸斷滅，皆生於常無常之過。若如來弟子，不於此二法，生言說分別覺者，即不為常無常所熏。分別既無，湛然寂靜，永離常無常二邊惡見矣。且彼常無常，皆由於作。從其所立宗，則有眾

多雜亂。宗因譬喻，種種多端，自語相違，無決定義。彼唯不悟唯心所現，但於外境自生分別，故不能離於言說過耳。若能等觀自心現量，生死與涅槃無異相，常與無常無異相。但一寂靜，更無分別，即言說亦不可得。況復建立常無常論，而墮諸惡見乎。吾固謂如來非常非無常也。昔行昌問於六祖曰：弟子常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為解說。祖曰：無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一切善惡諸法分別心也。曰：和尚所說，大違經文。祖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却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却言常。此即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祖曰：涅槃經，吾聽尼無盡藏誦讀一遍，便為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為汝，終無二說。曰：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委曲開示。祖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什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遍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真無常義。佛比為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共成八倒。故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偏見，而顯說真常、真樂、真我、真淨。汝今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縱覽千遍，有何所益？行昌忽然大悟，乃說偈曰：因守無常心，佛說有常性。不知方便者，猶春池拾礫。我今不施功，佛性而現前。非師相授與，我亦無所得。祖曰：汝今徹也，宜名志徹。禮謝而退。此常無常甚深義，却與此段經文相契。

(魏云佛性品第十一，唐云剎那品第六)。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唯願世尊，更為我說陰界入生滅。彼無有我，誰生誰滅？愚夫者依於生滅，不覺苦盡，不識涅槃。佛言：善哉！諦聽！當為汝說。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佛告大慧：如來之藏是善不善因，能徧興造一切趣生。譬如伎兒變現諸趣，離我我所不覺彼故，三緣和合方便而生。外道不覺計著作者，為無始虛偽惡習所熏，名為識藏，生無明住地與七識俱，如海浪身長生不斷，離無常過，離於我論，自性無垢畢竟清淨。

通曰：大慧！因世尊說一切三有皆是不實妄想所生，由彼陰界入處所熏，是陰界入實有生滅。若五陰無主即無有我，既無有我誰生誰滅？三界愚夫常在生滅之中與生滅相依，不見生死苦盡，是故不知涅槃之相。故願世尊為說生滅因，生滅識不生滅也。佛言：陰界入實無有我，以如來藏為一切眾生根本故。是世間善不善因，能遍興造六道生死形色，實不與六道作生死因緣。譬如伎兒變現諸趣，諸趣種種相狀不同，其中無我無欣無厭故。如來藏

性變起一切，本離我我所，而外道不知不覺故。謂陰界入從根塵識三緣和合而生，是故三界生死因緣不斷。諸外道等不能如實見如來藏，於彼因緣和合生法執為作者，計著冥初生起二十五諦，要歸於神我。此神我者，虛偽不實終從變滅，而外道為無始惡習所熏，計著不捨遺失真常，墮無常之過。此如來藏性本無生滅，為有無始熏習與生滅和合故，名為識藏。是第八識含藏善不善因，即為生滅種子，名為無明住地，與第七識俱。善法為淨、不善法為染，染淨二者皆是無明，皆以七識為依。七識細分內依於八識故，八識為無明住地。八識本無生滅，以與七識俱故，如海浪身。八識如海、七識如浪，海本湛然浪有生滅，其體相續流注，長見其生未曾斷絕故。三界善不善法有無相傾，皆由如來藏一念無明變起，而陰界入實無自性也。若能覺知無我我所，遠離外道無常斷滅之見，亦離於所執神我有常之論，如風恬浪靜，大海圓澄。如來藏自性，本自無垢。不但無濁邊垢，亦且無清邊垢。無垢即無無明，而善不善業何自而起？三界生死何從而出？畢竟清淨，畢竟常住，是為涅槃之真相也。大梅上堂云：汝等諸人，各自回心達本，莫逐其末。但得其本，其末自至。若欲識本，唯了自心。此心元是一切世間出世間法根本，故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心且不附一切善惡而生，萬法本自如如。又魯祖問南泉：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収得。如何是藏？泉云：王老師與汝往來者是。祖曰：不往來者。泉云：亦是藏。祖曰：如何是珠？泉召云：師祖。祖應諾。泉云：去，汝不會我語。天童頌云：別是非，名得喪。應之心，指諸掌。往來不往來，只這俱是藏。輪王賞之有功，黃帝得之罔象。轉樞機，能伎倆，明眼衲僧無鹵莽。佛果云：盡大地是如來藏，向甚麼處著珠？盡大地是摩尼珠，喚甚麼作藏？雪竇別云：嶮，百丈竿頭作伎倆，不是好手。這裏作得箇眼，賓主互換，便能深入虎穴。或不恁麼，縱饒師祖悟去，也是龍頭蛇尾。然則如來藏性，非具上眼上智者不達，何怪乎外道

其餘諸識有生有滅，意意識等念念有七，因不實妄想取諸境界，種種形處計著名相，不覺自心所現色相，不覺苦樂不至解脫，名相諸纏貪生生貪，若因若攀緣彼諸受根滅，次第不生餘自心妄想，不知苦樂入滅受想，正受第四禪善真諦解脫修行者，作解脫想不離不轉，名如來藏識藏七識流轉不滅(唐云或復善入諸諦解脫，便妄生於得解脫想，而實未捨未轉如來藏中識藏之名。魏云如來藏識不在阿黎耶識中，是故七種識有生有滅，如來藏識不生不滅)。**所以者何？彼因攀緣諸識生故，非聲聞緣覺修行境界，不覺無我自共相攝受，生陰界入見如來藏，五法自性人法無我，則滅地次第**

相續轉進，餘外道見不能傾動，是名住菩薩不動地，得十三昧道門樂。三昧覺所持，觀察不思議佛法，自願不受三昧門樂及實際(唐云為三昧力諸佛所持，觀察不思議佛法及本願力，不住實際及三昧樂)**，向自覺聖趣，不共一切聲聞緣覺及諸外道所修行道，得十賢聖種性道，及身智意生離三昧行。是故大慧！菩薩摩訶薩欲求勝進者，當淨如來藏及識藏名。**

通曰：上言自性無垢畢竟清淨，即是如來藏識本無生滅，其餘諸識則有生滅。謂意與意識等七識，念念生滅新新不住。然彼七識所以生滅者，以不實妄想為因，外取境界種種形色為緣和合而生。諸識計著名相以為實有，不知此境界色等諸法唯是自心之所顯現，以不了故貪著名相逆順境界，生憎愛心起苦樂受不得解脫。為彼於種種名相更相纏縛，既從貪生復生於貪，種子熏起現行名貪生，現行復熏種子名生貪，七識輪轉生滅不停。一切愚夫依於生滅，不知苦盡不識涅槃，良以此也。若妄想為因所謂七識者滅，若境界為緣所謂第六識者滅，則彼諸取境根所謂前五識者滅，念念停息不相續生，但餘自心慧能分別苦樂。不生苦樂受者，或離苦或離樂，或苦樂俱捨以厭苦趣寂，或入少想定證滅盡定，或入三摩跋提正受至第四禪得寂滅樂，或復善修四諦出於三界得真諦解脫證偏空理。如二乘所證，諸修行者便各自謂涅槃，妄生於得解脫想。此但灰滅六識得離前境解脫，未得一切處解脫，其實未離乎識、未轉乎識，但名為如來藏中之識藏耳，所謂在纏如來藏也。出纏如來藏即無生滅，在纏如來藏猶有生滅，謂之八識。八識未轉，種子習氣尚在，故七識流轉不滅。所以者何？七識所以流轉不滅者，因彼八識及六識攀緣依之而得生故。藏識未捨，生滅猶存，中間微細之惑豈易究盡？然非一切外道、二乘諸修行者所知境界，以彼唯了人無我執，不了法無我執，於陰、界、處取於自相及共相故。攝受自共相者，謂有涅槃可證，及有證涅槃者不離能所取，即以離陰、界、入即為識陰所覆，安能知識藏中有我之過哉？若能轉乎識藏而見如來藏真不生滅性，則所謂五法者，已離名相妄想而證於正智如如；所謂三自性者，已離妄想緣起而證於圓成實性；所謂二無我者，不但得人無我，且得法無我。向所云七識流轉者，當下隨滅，以五法等皆依藏識而立故。今識轉而得法無我，進於八地，由前悟入得預初地，地地轉進，一切外道惡見不能傾動，至此生滅既滅，對治亦亡，無功可用，是名菩薩住不動地。住此地已，即得十種三昧門樂，所謂離著虛空。不染三昧有一百八名，離著虛空亦自離著，為三昧力諸佛所持，觀察不可思議佛法無量功德及本願力，悲愍眾生，所以不受三昧之樂。雖證涅槃而不住於實際，回空向假，回智向

悲，趣向自覺聖智究竟之果，不共一切二乘、外道取證涅槃，更不前進所修行路，得三賢、十聖、菩薩種性，入於如來意生身、智身，如十百明門，能以一身化百類身，往百佛國教化眾生，地地增進，故能離三昧樂而不取著也。若躭著三昧，有法可極樂，識中便不清淨，不得名為如來藏。唯菩薩住不動地，離三昧行，不動地前纔捨藏，以捨此藏識染污之名，即是如來清淨之藏。諸菩薩欲求勝進滿足如來地者，當淨如來藏中藏識之名。此一如來藏也，能遍現諸趣，故有陰、界、入。凡夫輪轉七識，則為不善因；二乘能滅七識，則為善因；菩薩能轉八識，則善不善因俱滅。吾固謂自性無垢，畢竟清淨，何生滅之有？馬祖云：一切眾生從無量劫來不出法性三昧，長在法性三昧中，著衣喫飯，言談秖對，六根運用，一切施為，盡是法性。不解返源，隨名逐相，迷情妄起，造種種業。若能一念返照，全體聖心。汝等諸人各達自心，莫記吾語。縱饒說得？河沙道理，其心亦不增；縱說不得，其心亦不減。說得亦是汝心，說不得亦是汝心，乃至分身放光，現十八變，不如還我死灰來。淋過死灰無力，喻聲聞妄修因證果；未淋過死灰有力，喻菩薩道業純熟，諸惡不染。若說如來權教三藏？河沙劫說不盡，猶如鈎鎖亦不斷絕。若悟聖心，總無餘事。久立，珍重！馬祖深入楞伽境界，此段葛藤一一與經文相契，所謂傳佛心印信不虛也。

大慧！若無識藏名如來藏者，則無生滅。大慧！然諸凡聖悉有生滅，修行者自覺聖智，現法樂住不捨方便。大慧！此如來藏識藏，一切聲聞緣覺心想所見，雖自性清淨，客塵所覆故猶見不淨，非諸如來。大慧！如來者現前境界，猶如掌中視阿摩勒果(此果似胡桃)**。大慧！我於此義以神力建立，令勝鬘夫人及利智滿足諸菩薩等，宣揚演說如來藏及識藏名，七識俱生聲聞計著見人法無我**(唐云令〔識〕聲聞見法無我)**。故勝鬘夫人承佛威神，唯佛及餘利智依義菩薩智慧境界，是故汝及餘菩薩摩訶薩，於如來藏識藏當勤修學，莫但聞覺作知足想**(唐云我為勝鬘夫人及餘深妙淨智菩薩，說如來藏名識藏，與七識俱起令諸聲聞見法無我。大慧！為勝鬘夫人說佛境界，非是外道二乘境界。大慧！此如來藏藏識是佛境界，與汝等比淨智菩薩隨順義者所行之處，非是一切執著文字外道二乘之所行處)。

通曰：承上言，當淨如來藏及識藏名。若能轉識成智，即不名識藏，而名如來藏矣。識藏依生滅有分別，如來藏依不生滅無分別。純是智體，故無生滅。然一切凡夫及諸聖人，依彼識藏故，悉有生滅。凡夫不知修行有生有滅，無足怪已，謂之曰聖。所謂修行者，何以亦有生滅耶？以依阿賴耶識故，入自內身，得自覺聖智，現法樂住，而不捨於勇猛精進方便。有修有證，即有生有

滅。此如來藏中之識藏也。論如來藏本自清淨，本離心想。一切聲聞緣覺，以心想憶度起見，謂有涅槃可證。雖如來藏自性清淨，以此客塵之見覆之，猶見不淨。心想所見，有去來名之曰客，有動搖名之曰塵。此識藏微細客塵，障於本體，即為不淨。但見不淨，不見本來清淨，即不能分別真如，即不能現證真如，非諸如來境界也。若如來者，於如來藏性，分明現見，大用現前，如觀掌中菴摩勒果。菩薩觀佛性，尚且如隔穀見月。唯如來寂滅現前，如觀掌果，方為究竟清淨，豈二乘心想所可及乎？是故佛於此如來藏第一義，以神力建立不可思議境界，為勝鬘夫人及餘深妙淨智菩薩，宣揚演說如來藏及識藏名，與七識俱生，令諸聲聞已離人我計著法我者，於此捨離藏識見法無我，而證於清淨如來藏也。勝鬘夫人即波斯匿王女，為踰闍王夫人。勝鬘經中說二種如來藏：一空如來藏，脫離一切煩惱；二不空如來藏，具過恒沙不思議佛法。佛為勝鬘夫人說此二種如來藏，非勝鬘夫人不能承佛威神說於如來不思議境界，此非外道二乘境界。外道所執神我墮在七識，二乘所證偏空未離八識，但見識藏不見如來藏。此二種空不空，如來藏即是識藏，識藏即是如來藏，是佛境界。唯佛與餘上根利智菩薩，隨順於義不依文字，智慧現前能了分別此二種法。諸餘外道二乘無智慧者，執著文字不能了知如此二法。是故汝等菩薩，於如來藏識當勤觀察，真見現前與佛無二，不可以聞知覺了便作止足之想也。欲識涅槃真相，必至是而極乎。百丈云：寶積經云：法身不可以見聞覺知求。非肉眼所見，以無色故。非天眼所見，以無妄故。非慧眼所見，以離相故。非法眼所見，以離諸行故。非佛眼所見，以離諸識故。若不作如是見，是名佛見。同色非形色，名真色。同空非大虛，名真空。色空亦是藥病相治語。法界觀云：不可言即色不即色，亦不可言即空不即空。眼耳鼻舌身意，不納一切有無諸法，名轉入第七地。七地菩薩，不退向上。三地菩薩，心地明白易染，說火即燒。從色界向上，布施是病，慳貪是藥。從色界向下，慳貪是病，布施是藥。有作戒者，割斷世間法，但不身手作無過，名無作戒。亦云無表戒，亦云無漏戒。但有舉心動念，盡名破戒。秖如今但不被一切有無諸境惑亂，亦不依住不惑亂，亦無不依住知解，是名徧學，是名勤讚念，是名廣流布。未悟未解時名母，悟了名子。亦無無悟解知解，是名母子俱喪。妙哉至論，可為此篇利智菩薩，勤學如來藏之法式也。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甚深如來藏，而與七識俱，二種攝受生，智者則遠離。如鏡像現心，無始習所熏，如實觀察者，諸事悉無事。如愚見指月，

觀指不觀月，計著名字者，不見我真實。心為工伎兒，意如和伎者，五識為伴侶，妄想觀伎眾。

通曰：本一如來藏，而曰甚深如來藏者，謂空如來藏，離於生滅，人所易知；不空如來藏，不捨方便，示現生滅，與七識俱生，人所難測，故曰甚深也。唯其與七識俱，凡愚不了染淨諸緣，依之而立，見有能取所取二種攝受，即歸生滅。智者了達染淨俱非，心境俱亡，而能取所取之相，當下遠離，空即不定，不空即空，悟入甚深如來藏，故名為智也。所云遠離者，豈離境以求心哉？三界諸法，唯心所現，如種種形像，現於鏡中，非有非無，以無始染淨二習之所熏故，但如其像耳，於鏡了無干涉。若能真實觀察甚深如來藏者，求於去來迷悟生死，了不可得，種種諸事，悉本無事，種種諸相，悉本無相，無始習氣，其實非有，故能遠離於攝受也。此甚深如來藏，即事而無事，即像而無像，當依於義，莫依名字。名字者，如標月指，愚人見指指月，但觀其指，不觀其月，計著名字，不見真實者，亦猶是也。如實觀察者，即以如實之智，觀察如實之體，不著語言文字，故能見於真實之義。見真實義者，遠離心意意識已，轉識而成智，故見智為真實，識為處假也。以觀其心，則隨緣現變，如工伎兒；以觀其意，則傳送出入，如和伎者；以觀五識，則攬境逐塵，與識俱起，有如伴侶；以觀六識，則妄想分別，執為實有，如觀伎眾。一切如幻，本來不有。若計著心意意識名字者，即攝受幻境，不見於如來藏真實義矣。王文公觀俳優偈曰：諸優戲場中，一貴復一賤。心知本自同，所以無欣怨。若此偈亦可謂如實觀察者。五祖演禪師示眾云：山僧昨日入城，見一棚傀儡，不免近前看，或見端嚴奇特，或見醜陋不堪，動轉行坐，青黃赤白，一一見了。子細看時，元來青布幔裏有人。山僧忍俊不禁，乃問：長史高姓？他道：老和尚看便休，問甚麼姓？山僧被他一句，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還有人為山僧道得麼？昨日那裡落節，今日這裏拔本。若明得拔本消息，即能遠離攝受，而見如來藏性矣。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宗通卷七

(魏云法門品第十二)。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惟願為說五法、自性、識、二種無我，究竟分別相。我及餘菩薩摩訶薩，於一切地，次第相續，分別此法，入一切佛法。入一切佛法者，乃至如來自覺地。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佛告大慧：五法、自性、識、二種無我，分別趣相者，謂名、相、妄想、正智、如如。若修行者，修行入如來自覺聖趣，離於斷、常、有、無等見，現法樂正受，住現在前。大慧！不覺彼五法、自性、識、二無我，自心現外性，凡夫妄想，非諸聖賢。大慧白佛言：世尊！云何愚夫妄想生，非諸聖賢？佛告大慧：愚夫計著俗數名相，隨心流散；流散已，種種相像貌，墮我、我所見，希望計著玅色；計著已，無知覆障，故生染著；染著已，貪、恚、痴所生業積集；積集已，妄想自纏，如蠶作繭，墮生死海，諸趣曠野，如汲井輪。以愚痴故，不能知如幻、野馬、水月自性，離我、我所，起於一切不實妄想，離相、所相及生、住、滅，從自心妄想生，非自在、時節、微塵、勝玅生。愚痴凡夫，隨名、相流(唐云凡愚。不知名是假立，心隨流動，見種種相，計我、我所，染著於色，覆障聖智，起貪、嗔、痴，造作諸業，如蠶作繭，妄想自纏，墮於諸趣生死大海，如汲井輪，循環不絕。不知諸法如幻、如燄、如水中月，自心所見，妄分別起，離能、所取及生、住、滅，謂從自在、時節、微塵、勝性而生，隨名、相流)。

通曰：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前已歷歷發明，不啻再三矣。而又為此問者，蓋欲究竟分別趣相，互相攝入，互相融通，乃至入一切佛法，無所不該，方可名如來自覺地耳。佛乃一一而詳語之，謂五法者，即該一切法。若修行者，離於斷常有無等見，即不落名相妄想，現法樂正受，住現在前，即諸地菩薩，分證真如，住現前地，斯名正智，乃得入如來自覺聖趣，證於如如矣。凡愚不了五法、自性、諸識、無我，於心所現，見有外物，而起分別斷常有無等見，非聖人也。何者？一切名相，皆是假立，原非實有。愚夫計著世俗名字，隨順生法，心隨流動，見種種相，因名得相，墮我我所邪見，希望計著心中具足一切法相玅善之色，不覺入于無明黑暗覆障之處。有此染著，即起貪心。起貪心已，即能造作貪嗔痴業。造業行已，不能自止，如蠶作繭，以分別心而自纏身，墮於六道諸趣，生死大海，險難無邊，空曠無際，如汲井輪，循環不絕。不知諸法名相，如幻如燄，如水中月，雖現有影相，其中原無主宰而為之我，亦無依止而為之我所。既無我我所，即非實有。彼計著玅色，積集諸業，皆從于不

實名相，妄想分別而生起。故不知自性離我我所，即離能相所相，安所得玅善之色也。既離可見能見，即無生住異滅流轉可得，安所有積集之業也。此諸名相，皆從自心妄分別起，非從自在時微塵勝玅等生。愚痴凡夫，謂自在天，及時節微塵神我勝性，能生一切。此數者，既有其名，即是有相。有相者，即是所生，非是能生。於不能生者而計生，是於生滅法中而妄計。以為作者，一切不實，故名曰妄。此諸愚夫，但隨名相流耳。豈可語於聖賢真實不生不滅之趣乎。昔龐居士，嘗遊講肆，隨喜金剛經。至無我無人處，致問曰，座主，既無我無人，是誰講誰聽。主無對。士曰，某甲雖是俗人，粗知信向。主曰，秖如居士，意作麼生。士以偈答曰，無我復無人，作麼有疎親。勸君休歷座，不似直求真。金剛般若性，外絕一纖塵。我聞并信受，總是假名陳。主聞偈，欣然仰歎。若居士者，真能現法樂住，乃得現前。

大慧！彼相者，眼識所照名為色，耳鼻舌身意意識所照名為聲香味觸法，是名為相。大慧！彼妄想者，施設眾名顯示諸相，如此不異(唐云此事如是決定不異)**，象馬車步男女等名，是名妄想。大慧！正智者，彼名相不可得，猶如過客，諸識不生不斷不常，不墮一切外道聲聞緣覺之地。復次，大慧！菩薩摩訶薩以此正智，不立名相非不立名相，捨離二見建立及誹謗，知名相不生，是名如如。大慧！菩薩摩訶薩住如如者，得無所有境界故，得菩薩歡喜地，得菩薩歡喜地已，永離一切外道惡趣，正住出世間趣，法相成熟，分別幻等一切法，自覺法趣相，離諸妄想見性異相**(唐云離臆度見)**，次第乃至法雲地，於其中間三昧力自在神通開敷，得如來地已，種種變化圓照示現，成熟眾生如水中月，善究竟滿足十無盡句，為種種意解眾生分別說法，法身離意所作，是名菩薩入如如所得。**

通曰：上言名即是相已竟，此下指相亦有名。彼所謂相者，謂眼識所對，形形色色，洞然朗照，皆名為色，色固有形之相也。至於耳所對聲，鼻所對香，舌所對味，身所對觸，皆有實境可指，亦為有形之相也。若意與意識所照，離諸前境，內緣法塵，但名假色，所謂無形之相也。五法中曰名曰相者如此。彼所謂妄想者，於上施設種種假名，及顯示一切諸相，從中妄生分別，曰此事如是，曰此事不異，如象馬車步男女等名。名依相立，相逐名生，名相本皆是妄，於中計著，妄生分別，故名為妄想也。妄想即不得稱為正智。若正智者，於彼施設顯示種種名相，微細觀察，求其實相，了不可得。以彼迭共因生，故互為其客。既迭共生，猶如過客，則相非常住，諸識不復生起虛妄分別。此但諸識不生，非是斷滅其相也，故不墮於斷；亦不執著其相也，故不墮

於常；不墮於一切外道二乘之地，故名曰正智也。彼外道二乘，亦能諸識不生，何為彼即不正，而此為正也？彼但知不立名相，必欲一切而空之，總於名相上建立誹謗，二俱相違。何以能如此？正智者，雖不立名相，而墮於有；亦未嘗不立名相，而墮於無。既不執之為有，而生一常見；亦不執之為無，而生一斷見。捨離彼建立及誹謗二種邪見，知名相本自不生，猶如過客了不可得，而諸識何自生乎？故名相不生者，境如也；知名相不生者，心如也。心境一如，故名如如。若菩薩由正智而住於如如者，照而無照，得入無相寂靜境界，見諸相非相，即得分證真如，入初地住。住初地者，證百金剛三昧明門，永離世間二十五有一切生滅法，如外道涅槃惡趣亦不住著，而正住於如來家出世間不生滅法真如境界。如實脩行，法相成熟，如五法相，如幻如夢，善能分別一切諸法唯心所現，自覺法趣，證自聖智修行之法。如是展轉遠離虛妄分別，見性異相。凡見與性異者，稍涉臆度，便於法體有異，故曰異相。離臆度見已，如是地地增進，次第乃至十地，於其中間，非不各得三昧神力，非不各有自在神通，至此則成熟之極而開敷矣。如眾華開敷莊嚴如來之地，如來灌頂授佛位分，坐蓮華宮放大光明，故有種種變化圓照法界，示現報化成熟眾生。成熟菩薩則現報身，成熟有情則現化身，如水中月不出不入，善能究竟第一義諦，被弘誓甲，具足成滿十無盡句，所謂眾生界無盡、世界無盡、虛空界無盡、法界無盡、涅槃界無盡、佛出現無盡、如來智無盡、心所緣無盡、佛智所入無盡、轉法輪智無盡。為種種意解眾生，隨其欲樂，分別說法，一音演法，隨類各解。雖為意解眾生說法，而法身自覺，離意所作，非有意、非無意，非有說、非無說，遠離心、意、意識，當體如如。是名菩薩入如如境界，得佛地中如是如是無量無邊法。所謂：名、相、妄想、正智、如如。五法分別相者，大約如此。華嚴？出現品云：佛子！無一眾生而不具有如來智慧，但以妄想顛倒執著而不證得。若離妄想，一切智、自然智、無師智則得現前。又云：爾時，如來以無障礙清淨智眼，普觀法界一切眾生，而作是言：奇哉！奇哉！此諸眾生云何具有如來智慧？愚痴迷惑，不知不見。當教以正道，令其永離妄想執著，自於身中得見如來廣大智慧，與佛無異。天童略舉云：我今普見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頌曰：天蓋地載，成團作塊。周法界而無邊，析鄰虛而無內。及盡玄微，誰分向背？佛祖來償口業債。問取南泉王老師，人人只喫一莖菜。然則此五法建立，亦償口業債耳。若證如如，誰分向背？

爾時大慧菩薩白佛言：世尊！云何世尊為三種自性入於五法？為各有自相宗？佛告大慧：三種自性及八識二種無我，悉入五法。大慧！彼名及相，是妄想自性。大慧！若依彼妄想生心心法，名俱時生，如日光俱種種相，各別分別持，是名緣起自性(唐云以依彼分別心心所法俱時而起，如日與光是緣起性)。大慧！正智如如者，不可壞故，名成自性。復次，大慧！自心現妄想八種分別，謂識藏、意意識及五識身。相者，不實相妄想故，我我所二攝受滅，二無我生(唐云若能捨離二種我執，二無我智即得生長)。是故，大慧！此五法者，聲聞、緣覺、菩薩、如來自覺聖智，諸地相續次第，一切佛法悉入其中。復次，大慧！五法者，相、名、妄想、如如、正智。大慧！相者，若處所形相色像等現，是名為相。若彼有如是相，名為瓶等，即此非餘，是說為名。施設眾名，顯示諸相瓶等心心法，是名妄想。彼名彼相畢竟不可得，始終無覺，於諸法無展轉，離不實妄想，是名如如。(唐云彼名彼相畢竟無有，但是妄心展轉分別，如是觀察乃至覺滅，是名如如。)真實決定究竟自性不可得，彼是如相。我及諸佛隨順入處，普為眾生如實演說施設顯示，於彼隨入正覺，不斷不常妄想不起，隨順自覺聖趣，一切外道聲聞緣覺所不得相，是名正智。大慧！是名五法、三種自性、八識、二種無我，一切佛法悉入其中。是故，大慧！當自方便學，亦教他人勿隨於他。

通曰：前大慧問分別此法入一切佛法，亦知五法能攝盡諸法，故此再申前請，世尊復詳語之。彼名及相，妄想所緣，若無名相，分別何起？是遍計妄想自性，入五法中名相也。若依彼妄想所生心心所法，俱時而起，如日與光，俱時而生。日者，七識也。光者，六識也。前五所對種種相各別，而六識從中分別之，七識即從中執持之，互相依持，相緣而起，是七識名緣起自性，與六識妄想俱時而起，故依他緣起自性，入五法中妄想也。若正智如如，遠離諸妄，證於真實，彼妄即有壞，真即不可壞，不可壞者，不生不滅，無欠無餘，即是圓成實性，故如來藏成自性，入五法中正智如如也。所謂三種自性，悉入五法者，如此若自心所現妄法，是為名相，於此執著，生起八種分別，即是妄想。所謂識藏者，八識也。意者，七識也。意識者，六識也。五識身者，前五識也。此八種差別相，皆是不實，但以妄想分別，展轉生起，故未轉識者，名為識藏，既轉識者，名為如來藏，即是正智如如，此八識入五法中也。識陰未破，則取識藏為我，及識所分別前境為我所，此之謂人執。既捨藏矣，則取能捨者為我，取所證無我者為我所，此之謂法執。我我所不離名相二種攝受，即是妄想，若二攝受滅，二無我生，即是正智如如，此人法二無我，

亦入五法中也。此五法者，不但八識二無我悉入其中，即聲聞、緣覺、菩薩、如來，若因若果，一切佛法，悉能該攝。總一如來藏性，未至如如之境，則妄有淺深不齊，智亦有生熟不等。既至如如，但一真性，自覺聖智，以此為極，諸地相續，以此為歸，何所不攝哉？以上分別五法，入一切佛法已，何以能至如來自覺地哉？論法體，則先正智而後如如；論修證，則先如如而後正智。非般若固不能證菩提，然非見菩提真實，亦不名般若。故復申言名相妄想。所謂相者，即彼形狀色像是也。所謂名者，即彼瓶相，安立瓶名是也。所謂妄想者，以施設之假名，顯虛妄之眾相，即彼瓶等，乃至心心所法，妄生分別是也。若於彼名彼相，究竟不可得，自始至終，無一念分別，於諸法無展轉分別，即離於不實妄想，而諸識不生，乃至覺滅。外無所覺之境，是境如也。內無能覺之心，是心如也。心境一如，故名如如。真實究竟，至自覺法性，亦不可得。如十地所證，有自性可得者，即是異相，即不名如。必決定無一法可得，方是如相。我及諸佛，隨順如來藏性所證入處，普為眾生開示演說，亦說此如如實相，即彼名相。施設顯示，究竟不可得，即名相。離名相，隨順入於正覺境界。若能於此隨順悟解，不至離名相而墮於斷，亦不執名相而墮於常，有無妄想，分別不生。但隨順自覺聖趣，即境即心，即心即境，本自如如，一切外道二乘所不得相。彼外道二乘不離心意意識，惡見朋黨皆不正智，此自覺聖趣心識不到處故，非彼所得也。一切妄想所不能緣，即是般若智，是名正智。非正智不能契如如，非入於如如境界，亦不名正智，所謂到如來自覺地者以此。是名五法與三自性、八識、二無我互相涉入，互相融貫，一切佛法悉入其中。汝等菩薩當自方便修學，若無方便即墮於外道斷見及二乘偏空，亦以此方便教人勿隨於他外道二乘邪執，由方便生正智，由正智證如如，何如來地之不可至哉？臨濟云：道流！切要求真正見解，向天下橫行，免被這一般精魅惑亂。無事是貴人，但要造作，秖是平常。你擬向外求過，覓脚手錯了，也秖擬求佛。佛是名句，你還識馳求底麼？三世十方佛祖出來，也秖為求法。如今參學道流，也秖為求法，得法始了，未得依前輪回五道。云何是法？法者是心法，心法無形，通貫十方，目前現用，人信不及，便乃認名認句，向文字中求，意度佛法，天地懸殊。道流！山僧說法，說什麼法？說心地法，便能入凡入聖，入淨入穢，入真入俗。要且不是你真俗凡聖，能與一切真俗凡聖安著名字，真俗凡聖與此人安著名字不得。道流！把得便用，更不著名字，號之為玄旨。此臨濟真正見解即是正智，能遠離一切凡聖名相，到於如來自覺地處。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五法三自性，及與八種識，二種無有我，悉攝摩訶衍。名相虛妄想，自性二種相，正智及如如，是則為成相。

通曰：先頌五法攝三自性，及八識、二無我，悉攝一切佛法，總歸於大乘者。以所說正智如如，是最上第一義，即轉妄成真，轉識成智，至二我不生，皆大乘佛法。非如二乘等執相而修，終入於小乘也。次頌五法攝三自性，如前首答之義。謂名相是妄，而於名相生想者，尤為虛妄不實。妄想緣起，二自性在其中矣。虛妄不實，終歸壞滅。若正智如如，一切真實，本自不生，故亦不滅。既無壞滅，本自圓成，是則成自性之實相也。必證於圓成實性，方至如來自覺地，其可不方便修學哉！僧問護國證禪師：如何是本來心？國云：犀因玩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華入牙。丹霞淳頌云：三腳靈龜荒徑走，一枝瑞草亂峰垂。崑岡含玉山先潤，涼兔懷胎月未知。此二尊宿說本來心，俱以喻顯。丹霞自出手眼，要與護國相見。三腳靈龜荒徑走者，妄想心也。一枝瑞草亂峰垂者，本來心也。山含玉而自潤，其體如如也。兔懷胎而未知，其用如如也。故知紋生角、華入牙，即是兔懷胎境界，總一不可思議。非親到如來自覺地者，卒難語此。

(魏云恒河沙品第十三)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世尊所說句，過去諸佛如恒河沙，未來現在亦復如是。云何世尊為如說而受？為更有餘義？惟願如來哀愍解說。佛告大慧：莫如說受，三世諸佛量非如恒河沙。所以者何？過世間望非譬所譬，以凡愚計常外道妄想(唐云我以凡愚諸外道等心恒執著常與無常)，長養惡見生死無窮，欲令厭離生死趣輪精勤勝進故，為彼說言諸佛易見，非如優曇鉢華難得見故息方便求。有時復觀諸受化者，作是說言：佛難值遇如優曇鉢華。優曇鉢華無已見今見當見，如來者世間悉見，不以建立自通故，說言如來出世如優曇鉢華(此云瑞應蓮華)。大慧！自建立自通者過世間望，彼諸凡愚所不能信，自覺聖智境界無以為譬，真實如來過心意意識所見之相不可為譬。

通曰：前以五法總攝諸法歸於如如，此如如即法身境界，三世諸佛法身常住。故大慧欲明法界平等真如，乃舉世尊常說三世諸佛如恒河沙，當如佛所說而信受耶？抑更有別義耶？佛謂莫如言說而受，三世諸佛心量超過一切無與等者，非但如恒河河沙而已也。為其超出世間，即非世間瞻望所及，安得以世間可見譬喻而譬之？故經云：三界有無一切法，不能與佛為譬喻。然我作如是說者，彼凡愚計常、外道計無常，長養惡見輪迴生死趣中，不能見於真如境界。我欲令彼厭離生死發勝希望，故說諸佛易見易可

逢值如恒河沙，非如優曇華之難見也。若說佛難值遇如優曇華，彼必退怯不勤精進，息彼方便求法之心，非所以誘其進也，是故我說如恒河沙。若有根熟堪受化者，有時復說佛難值遇如優曇華，使生渴仰竭力勤求，此亦方便之說，非實然也。優曇華無已見今見當見之者，而如來出世悉知悉見，豈優曇華比耶？但說其難遇如優曇華耳，不以如來自建立、自證處說如優曇華。然自建立、自通法者，乃內證聖智法身境界，世間無與等者，仰望不及，非彼凡愚所能信解，故自覺聖智境界過諸譬喻。所以者何？世間所可見者，不過心意意識推測而知。如來轉識成智已，遠離心意意識境界，豈可以世間心意意識所見之相而為喻耶？心意意識皆非真實，而如來證處最為真實，假固不可以喻真也。故曰：三世諸佛量，非如恒河沙。莫如說受可也。三祖信心銘曰：圓同大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如三祖言，未嘗不可為喻，但不可取捨耳。若無取捨，即喻亦不可得。有僧問智門祚禪師曰：蓮華未出水時如何？門云：蓮華。僧云：出水後如何？門云：荷葉。天童拈云：靈龜無卦兆，空殼不勞鑽。又僧問淨眾禪師曰：蓮華未出水時如何？眾云：菡萏滿地流。僧云：出水後如何？眾云：葉落不知秋。天童拈云：李陵持漢節，潘閬倒騎驢。此亦一蓮華也。縱談多喻，未嘗不與自證處相應。

大慧！然我說譬佛如恒河沙無有過咎。大慧！譬如恒沙一切魚、鼈、輸收摩羅(云殺子魚)**、師子、象、馬、人、獸踐踏沙，不念言彼惱亂我而生妄想，自性清淨無諸垢污。如來、應供、等正覺自覺聖智恒河，大力神通自在等沙，一切外道諸人獸等一切惱亂，如來不念而生妄想。如來寂然無有念想，如來本願以三昧樂安眾生故無有惱亂，猶如恒沙等無有異，又斷貪恚故。**

通曰：如來法身既無可譬，然佛常說譬，謂三世諸佛如恒河沙者，無自語相違過咎，以有別義故。如下文所舉七種別義，先以法身離念處言之。彼恒河沙一切魚鼈牛羊象馬及殺子魚等，踐踏其上不生分別，不瞋不恚亦不生心，彼惱亂我，以不妄想分別故，恒清淨無垢。諸佛如來亦復如是，內身證得自覺聖智清淨無相，踐踏所不到如彼恒河，然滿足諸力神通自在，功德顯現如恒河沙，惟其力大故能勝諸惱亂。一切天魔外道愚痴魚鼈，以瞋恚心惱亂如來，如來不動不生一念分別，但以慈悲三昧攝之，雖現起神通降伏眾魔，恒自寂然無有念想。如來本願欲令一切眾生皆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以三昧正受之樂安穩眾生令滿足，故不分別。分別離諸惱亂，如恒河沙，無有愛憎，等無有異。我說諸佛如來如恒河沙等，又以本願普安眾生如恒河沙等。等者，平等無

有異相，已離愛身，無有貪恚故。貪恚既斷，分別何從而起？故謂諸佛如恒河沙者，以離分別故。此其無過咎者一也。黃檗云：今學道人不向自心中悟，乃於心外著相取境，皆與道背。悟？河沙者，佛說是？沙，諸佛菩薩釋梵諸天步履而過，沙亦不喜；牛羊蟲蟻踐踏而行，沙亦不怒；珍寶馨香，沙亦不貪；糞溺臭穢，沙亦不惡。此心即無心之心，離一切相，眾生諸佛更無差別。但能無心，便是究竟。學道人若不直下無心，累劫修行，終不成道。黃檗亦以恒河沙發明向上一路，總與自覺聖智境界不相違背。

譬如恒沙是地自性，劫盡燒時燒一切地，而彼地大不捨自性，與火大俱生故；其餘愚夫作地燒想而地不燒，以火因故。如是，大慧！如來法身如恒沙不壞。

通曰：上言自性清淨，無有惱亂，即使惱亂，亦無散失。故以法身不壞言之，彼恒河沙有形礙，是地自性也。劫數將盡，三災繼起，大地被燒，而彼沙不失自性，以沙與火俱生故。愚夫謂地被燒，而地實不燒，地以火為因，故火能生土，故地與火俱生也。如來法身亦如是，愚夫將謂煩惱火燒，法身亦壞，不知煩惱即是菩提，不因煩惱無以顯菩提，煩惱與菩提無二性故，所以法身不壞，亦如恒沙不壞也。僧問大隨：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隨云：壞。僧云：恁麼則隨他去也。隨云：隨他去。僧問龍濟：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濟云：不壞。僧云：為甚不壞？僧云：為同大千。雪竇單頌大隨話云：劫火光中立問端，衲僧猶滯兩重關，可憐一句隨他語，萬里區區獨往還。天童添入修山主話，頌云：壞不壞，隨他去也大千界，句裏了無鉤鎖機，脚頭多被葛藤礙。會不會，分明底事丁寧瞰，知心拈出勿商量，輸我當行相買賣。只為同大千一語，却與此段經文一鎚兩當。

大慧！譬如恒沙無有限量；如來光明亦復如是，無有限量，為成熟眾生故，普照一切諸佛大眾。

通曰：法身不壞，真如之體也。有是體，必有是用。故以光明無量言之，彼恒河沙不可以數限，不可以數量。如來光明亦復如是。起信論云：所謂自體有大智慧光明義故，徧照法界義故，為成熟眾生之故，以智慧光明普照恒河諸佛國土。有一眾生根器將成熟者，必現其身而為說法。世界無限，光明亦無限也。長沙岑上堂：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須草深一丈。事不獲已，向汝諸人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裏，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我常向汝諸人道：三世諸佛法界眾生是摩訶般若光。

光未發時，汝等諸人向甚麼處委悉？光未發時，尚無佛無眾生消息，何處得山河國土來？時有僧問：如何是沙門眼？岑曰：長長出不得。又曰：成佛成祖出不得，六道輪迴出不得。僧曰：未審出箇甚麼不得？岑曰：晝見日，夜見星。曰：學人不會。岑曰：玅高山色青又青。此段經義得長沙開演，更為章灼。

大慧，譬如恒沙別求異沙永不可得；如是，大慧，如來、應供、等正覺無生死生滅，有因緣斷故。

通曰：上言成熟眾生，若眾生未成熟者，則有分段生死及變易生滅，皆未斷三有因緣故。如來則不然，譬如恒沙更不生相如彼微塵，微塵體相如是而住，恒沙自性不更改變而作餘物，別求異沙永不可得。如來等正覺亦復如是，轉生滅依不生滅，更無分段、變易二種生死，以永斷三有生死因故。真如性中求於去來迷悟生死了不可得，亦如恒沙之無異沙也。夾山與定山同行，言話次，定山曰：生死中無佛即無生死。夾山曰：生死中有佛即不迷生死。互相不肯，同上大梅。夾山便舉問：未審二人見處那個較親？梅曰：一親一疎。夾山復問：那箇親？梅曰：且去，明日來。夾山明日再上問，梅曰：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夾山住後自云：當時失一隻眼。於此悟入，當知鑛既成金，金不復鑛。

大慧！譬如恒沙增減不可得知。如是大慧！如來智慧成熟眾生，不增不減非身法故。身法者有壞，如來法身非是身法(唐云譬如恒沙取不知減、投不見增。諸佛亦爾，以方便智成熟眾生無減無增。何以故？如來法身無有身故)。

通曰：上言如來智慧光明成熟眾生，要歸於無生滅，斷有因緣。彼有因緣者，固有壞也。而如來法身何以不壞？譬如恒沙，取之而出於河，不見其減；投之而入於河，不見其增。亦不起心：我出入河。以自體無限量故。如來智慧亦復如是。即十方眾生皆取如來智慧，而如來不減；即十方眾生皆已成熟，與佛智慧無二，而如來不增。以法身無相，非如身法有形故。身法有形者，即可增可減，究竟有壞。而如來法身非是身法，無可增減，而亦何壞之有？靈雲上堂云：諸仁者，所有長短，盡在不常。且觀四時草木，葉落華開。何況塵劫來，天人七趣，地水火風，成壞輪轉，因果將盡，三惡道苦，毛髮不增添減，唯根蒂神識常存。上根者，遇善友伸明，當處解脫，便是道場。中下痴愚，不能覺照，沉迷三界，流轉生死。釋尊為伊天上人間設教證明，顯發至道。汝等還會麼？僧問：如何得出離生老病死？雲曰：青山原不動，浮雲任去來。若明得靈雲見處，不但如來智慧無增減，而眾生智慧亦無增減。

如壓恒沙，油不可得；如是一切極苦眾生逼迫如來，乃至眾生未得涅槃，不捨法界自三昧願樂，以大悲故(魏云諸佛如來為諸眾生苦惱所壓，瞋不可得)。

通曰：不但眾生成熟與不成熟，如恒河沙原無增減。譬如有人欲得蘇油，壓恒河沙終不可得。無蘇油故，眾生在極苦中，如來以方便力令其解脫。然諸眾生受大苦惱，逼壓如來，乃至不得證於涅槃，應有瞋恨。諸佛如來久離瞋恚，畢竟瞋不可得，以不捨法界相廣大無邊自三昧樂故。即以此自三昧樂度一切眾生，願力所持故，以得具足大慈大悲。我若不令一切眾生入涅槃者，我身亦不入於涅槃。不捨本願與眾生樂故，三昧中瞋不可得，如壓沙求油，終不可得也。六祖云：欲擬化他人，自須有方便，勿令彼有疑，即是自性現。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覺菩提，恰如求兔角。正見名出世，邪見名世間，邪正盡打却，菩提性宛然。正法所以拔眾生極苦，正法亦打却，所以超入於涅槃。此自覺覺他，得無違拒，即無瞋恨。

大慧，譬如恒沙隨水而流，非無水也；如是，大慧，如來所說一切諸法隨涅槃流，是故說言如恒河沙。如來不隨諸去流轉，去是壞義故。大慧，生死本際不可知，不知故云何說去？大慧，去者斷義，而愚夫不知。

通曰：如來說法，譬如恒沙，隨水而流，終不逆流。所以流轉者，水也。非水則沙，無自流故，非無其水也。諸佛如來為眾生說法，雖說一切諸法，實隨順涅槃而出。諸法如沙，必依於水。涅槃如水，不離乎沙。故能使諸法流通，實不隨諸趣流轉而去。諸趣有去來，是生滅義。涅槃是生死本際，離於生滅，不可以生滅知見而知。知且不能，云何說去？故如來說法，隨涅槃流，非無涅槃。雖在生滅法中，而實無生滅。如恒沙隨水，非無水也。大涅槃海，是如來妙覺境界。諸菩薩順流而入，所以還源。如來逆流而出，所以度生。雖有出入，實無生滅。若隨諸趣流轉而去者，入於有，則為凡夫，固不離於生滅。入於無，則為外道二乘。彼所謂涅槃，不但無沙，并無其水，即是斷滅義。而愚夫固不知不覺生死本際，實不生不滅也。以上皆以恒沙取譬，各有別義，總之無過咎也。長沙岑一日遊山，歸至門首。首座問：和尚什麼處去來？沙云：遊山來。首座云：到什麼處來？沙云：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華回。座云：大似春意。沙云：也勝秋露滴芙渠。雪竇著語云：謝答語。頌云：大地絕纖埃，何人眼不開。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華回。羸鶴翹寒木，狂猿嘯古臺。長沙無限意，咄此諸尊宿。隨涅槃流，真是不可曉。

大慧白佛言：世尊，若眾生生死本際不可知者，云何解脫可知？佛告大慧：無始虛偽過惡妄想習氣因滅，自心現知外義，妄想身轉，解脫不滅。(唐云了知外境，自心所現，分別轉依，名為解脫，非壞滅也。)是故無邊，非都無所有，為彼妄想，作無邊等異名。觀察內外，離於妄想，無異眾生，智及爾燄，一切諸法，悉皆寂靜。(唐云離分別心，無別眾生，以智觀察內外諸法，知與所知，悉皆寂滅。)不識自心現妄想，故妄想生，若識則滅。

通曰：大慧！因世尊說生死本際不可知，既不可知，云何如來而得解脫，復令眾生得於解脫？在生死中得解脫者，又可知耶？不知所謂解脫云者，離於一切戲論煩惱無始熏習分別心故。然無始虛偽習氣之因所內滅者，但以自心如實了知外境一切諸法唯心所現，現起外義所分別心莫非妄也，逐妄流轉即非解脫。了彼妄因分別，轉依轉生、滅依不生滅，即名解脫。妄想可滅而知妄者不滅，故解脫者實不滅也。何為不可知耶？未得解脫即為生死所縛，故有邊際可測。既得解脫，遠離生死境界，是為涅槃實際，無量無邊難可窺測，故謂本際無邊。不可知者，非都無所有一切斷滅之謂也，為彼妄想分別所不能到，作此無邊等異名耳，名異體不異也。涅槃即是眾生生死本際，解脫即是眾生明了自心，離分別心更無眾生，即此分別名為眾生。若能以智觀察內外諸法，離於妄想無分別心，此無分別即是真如，非離眾生妄想外別有一真如也。原無異於眾生，無二無別故，本際此真如也，眾生亦此真如也。以皆如故，知與所知，悉皆寂滅。既得寂滅，內無能知之心，外無所知之境，故謂本際不可知也。唯不識自心所現，以心外有法，妄為分別，故妄想生。妄想生，則迷於本際，流浪生死。若了唯心，則妄想頓滅。妄想既滅，則內外諸法，悉皆寂滅。寂滅者，即是涅槃。以此知涅槃解脫，非是滅法也。黃檗云：諸佛與一切眾生，唯是一心，更無別法。此心無始以來，不曾生，不曾滅，不青不黃，無形無相，不屬有無，不計新舊，非長非短，非大非小，超過一切限量名言，蹤跡對待，當體便是，動念便乖。猶如虛空，無有邊際，不可測度。唯此一心即是佛，佛與眾生，更無別異。但是眾生著相外求，求之轉失。使佛覓佛，將心捉心，窮劫盡形，終不能得。不知息念忘慮，佛自現前。此心即是佛，佛即是眾生。為眾生時，此心不減。為諸佛時，此心不添。乃至六度萬行，河沙功德，本自具足，不假修添。遇緣即施，緣息即寂。若不決定信此是佛，而欲著相修行，以求功用，皆是妄想，與道相乖。黃檗此段，實合此經精深微妙之旨。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觀察諸導師，猶如恒河沙，不壞亦不去，亦復不究竟，是則為平等。觀察諸如來，猶如恒沙等，悉離一切過，隨流而性常，是則佛正覺。

通曰：此頌通融前後七喻。如恒沙火燒不壞，如恒沙隨流不去，究竟解脫，不至斷滅。此則平等法身，不來不去，不生不滅。若作如是觀察者，是名見諸導師實相也。乃至如恒沙無念，離憎愛過。如恒沙無異，離因緣過。如恒沙無油，離苦逼過。光明普照，隨流說法，而自性常住。此則如來正覺，不隨流轉。若作如是觀察者，是名見諸如來實體也。譬如恒沙，有種種別義如此。豈謂如恒沙之多，便足擬於如來過量之智哉。黃檗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菩提。即此本源清淨心，與眾生諸佛，世界山河，有相無相，遍十方界，一切平等，無彼我相。此本源清淨心，常自圓明徧照。世人不悟，只認見聞覺知為心，為見聞覺知所覆，所以不覩精明本體。但直下無心，本體自現。如大日輪，昇於虛空，徧照十方，更無障礙。故學道人，唯認見聞覺知施為動作，空却見聞覺知，即心路絕無入處，但於見聞覺知處認本心。然本心不屬見聞覺知，亦不離見聞覺知。但莫於見聞覺知上起見解，莫於見聞覺知上動念，亦莫離見聞覺知覓心，亦莫捨見聞覺知取法。不即不離，不住不著，縱橫自在，無非道場。黃檗說平等正覺處，極為明悉足備。此偈觀察如來之精義也。

(魏云剎那品第十四)。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惟願為說一切諸法剎那壞相。世尊！云何一切法剎那？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佛告大慧：一切法者，謂善、不善、無記，有為、無為，世間、出世間，有罪、無罪，有漏、無漏，受、不受。大慧！略說心、意、意識及習氣，是五受陰因，是心、意、意識習氣長養(唐云五取蘊法，以心、意、意識習氣為因而得長養)，凡愚善不善妄想。大慧！修三昧樂，三昧正受，現法樂住，名為賢聖善無漏。大慧！善不善者，謂八識。何等為八？謂如來藏，名識藏，心、意、意識及五識身，非外道所說。大慧！五識身者，心、意、意識俱，善不善相，展轉變壞，相續流注，不壞身生，亦生亦滅(唐云無異體生，生已即滅)，不覺自心現，次第滅，餘識生，形相差別，攝受意識，五識相應生，剎那時不住，名為剎那(唐云不了於境，自心所現，次第滅時，別識生起，意識與彼五識共俱，取於種種差別形相，剎那不住，我說此等名剎那法)。

通曰：大慧！因佛言：如來法身如恒沙不壞，不壞者即無生滅。然如來常說一切諸法剎那壞相，當是何等諸法剎那剎那念念不住歸於生滅耶？佛言：一切法者，不外世間出世間凡聖之法，以善

不善無記三性為緣。有為有罪有漏是不善法，即名世間；無為無罪無漏是善法，即名出世。受者內法，所謂涅槃攝受是也；不受者外法，以一切不受為宗是也，是無記所攝。舉要言之不出五陰，五陰以心意意識種種習氣為因而得增長。陰者蓄蘊諸業蓋覆自性之義，習氣重者則蓋覆深，習氣輕者則蓋覆淺，漸積漸增有長養之義。凡愚不能破陰而出，即於心意意識熏習中分別善不善法，依之造業則為凡夫，依之起見則為外道，念念不住均為有漏，非聖賢也。若三賢十聖破除五陰修三昧樂，妄想滅盡得三昧正受，滅盡定中自在受用，以得法為樂現法樂住，住是樂者即不念念遷流，是名善無漏法，非聖賢不證也。不為五陰所覆即能出世，即名聖賢。此一五陰也，善修之則善，不善修之則不善。所云因於心、意、意識習氣長養者，其詳何如？彼善、不善，染、淨二法，即有生滅。所謂八識，何者為八？謂於如來藏中，依無始無明熏習所起，以其能含藏種子，則名之曰識藏，即第八識也；以其能傳送出入，則名之曰意，即第七識也；以其能分別籌度，則名之曰意識，即第六識也；以其對境即現，則名之曰前五識。五識不離四大色質，故曰五識身也。以上八種識，皆由無明熏變真如，而如來藏隨染緣起，即名八識，而有生滅。八識習氣長養五陰，所謂陀那微細識習氣成瀑流，中間微細生滅，剎那不住，非彼外道所知，故不能說。何以明剎那不易知也？彼五識身者，雖不離四大色質，以其為八識見分，當一念初動攬境之時，而心、意、意識皆與之俱，故能了別前境善、不善相。心動緣起，緣會心生，展轉變壞，相續不斷。五識明了，轉變為六識分別；六識分別，轉變為七識計著；七識計著，轉變為八識種子。七識相續者壞，八識流注者不壞。然八識與七識無異體生，故前七展轉生滅，而八識亦隨順生法，亦生亦滅。良由不覺前境皆自心所現，原未曾生，原未曾滅。彼見虛妄境界而生取著，隨取隨滅，故有次第滅。隨次第滅處，餘別識生。攬形相者，五識也。知差別者，意識也。攝受執著者，七識八識也。五識滅而六識生，六識滅而七識八識生，故謂次第滅餘識生也。然有同時意識者，與前五識俱。前五以六識為分別依，六識以前五識為明了門，相應而生，取於種種差別形相，念念流轉，剎那時不住，一剎那頃有八十種生滅。如八十根絲，一刀割斷中間根，根斷時略有次第。我說此等名為剎那，非如來外道所說，其可易知乎哉？僧問趙州：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州云：急水上打毬子。僧復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子云：念念不停留。雪竇頌云：六識無功伸一問，作家曾共辨來端。茫茫急水上打毬子，落處不停誰解看。大慧所問剎那壞相，意在於壞。世尊以剎那為時

時，非可壞者。雪竇謂落處不停誰解看，亦以不停為自性也，却與此段意符。

大慧！剎那者，名識藏、如來藏(魏云阿黎耶識名如來藏)**，意俱生識習氣剎那，無漏習氣非剎那，非凡愚所覺，計著剎那論故，不覺一切法剎那非剎那，以斷見壞無為法。大慧！七識不流轉，不受苦樂，非涅槃因。大慧！如來藏者，受苦樂與因俱，若生若滅，四住地、無明住地所醉，凡愚不覺剎那見，妄想熏心。復次，大慧！如金、金剛、佛舍利，能奇特性終不損壞。大慧！若得無間**(唐云若得證法)**有剎那者，聖應非聖，而聖未曾不聖，如金、金剛雖經劫數稱量不減。云何凡愚不善於我隱覆之說，於內外一切法作剎那想？**

通曰：上所云剎那者，念念不住，取著善不善相，即前所謂八識，名之曰識藏。此識藏即如來藏，何以有生滅耶？為是如來藏與七識意俱，因而傳送出入，生起分別事。識以種子熏現行，以現行熏種子，互相熏染，積成習氣，念念不停，流注不息，故名剎那。若以三昧正受善無漏習氣熏之，則一念頓息，即非剎那。此非剎那境界，但斷其念，不斷其體；但斷習氣，不斷真如，非彼凡愚所覺。彼凡愚計著善不善妄想，但計著剎那生滅之論，不覺一切法即剎那非剎那，即生滅非生滅，即彼相續流注本自寂滅相，是真無為法也。凡愚不覺，乃謂剎那壞相，念不復生，以斷滅見壞無為法。謂涅槃無為者，一切無有，是破壞無為正法也。何以明其壞無為法也？彼二乘者，已斷煩惱障，七識不流轉，唐云五識身非流轉。蓋七識既不流轉，即無出入；既無出入，即無染淨；既無染淨，即無苦樂。是苦樂雖五識身受，而七識實為之因；既不受苦樂，不受後有，然非涅槃正因也。涅槃者，即如來藏不生不滅之體，非可斷滅故。故曰：七識不流轉，非涅槃因。若如來藏者，不離一切，一切皆如。雖受苦樂，不為苦樂所縛。雖與苦樂因俱，不為習因所覆。真如性中，了無生滅可得。若見其生，若見其滅者，依於四種熏習醉故。四住地無明，曰：欲愛無明，色愛無明，有愛無明，見愛無明。此四無明，有覆無記，住於八識田中，故名住地。為此四種無明酒所醉，即見有涅槃可得。凡愚不覺微細生滅，剎那不住。於中顯見，但以涅槃妄想，熏染其心。謂剎那已斷，不受後有。此以斷見，壞無為法，而不知其非涅槃因也。彼離生滅，證不生滅，即心外有法，是名有間。有間，非真證也。若如來藏，不離生滅，證不生滅，即心外無法，法外無心，是名無間。無間者，是真證也。證於如來藏玅真如性者，如金中之金剛，佛身中之舍利。得奇特性，超過一切凡物，終不損壞。若得證於自覺聖智無間正法，是大涅槃。隨時

隨處，皆無生滅。而謂又有剎那生滅相者，則聖人亦同於凡夫境界，不得謂之聖矣。然聖人愛苦樂，與因無異。凡夫而亦未曾不聖。雖在生滅之中，無失不生滅性。如金金剛，身分極足。雖經累劫，稱量不減。此真無為法，非斷見可倫也。云何凡愚不善於我剎那非剎那隱覆之說，於內外一切法，作剎那壞相想。外道取於外境，見有已還無，便謂剎那壞。二乘取於內法，見念不復生，便謂剎那壞。是皆不知剎那隱微之相，而可與之論壞不壞乎。惟照禪師上堂。本自不生，今亦無滅，是死不得底樣子。當處出生，隨處滅盡，是活生受底規模。大丈夫漢，直須處生死流，臥荊棘林。俯仰屈伸，隨機施設。能如是也，無量方便莊嚴三昧大解脫門，蕩然頓開。其或不然，無量煩惱，一切塵勞，嶽立面前，塞却古路。即此可知，與諸習氣，俱是剎那法。無漏習氣，非剎那法。而金剛不壞之性，唯聖者證之。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空無常剎那，愚夫妄想作，如河燈種子，而作剎那想。剎那息煩亂，寂靜離所作，一切法不生，我說剎那義。物生則有滅，不為愚者說，無間相續性，妄想之所熏。無明為其因，心則從彼生，乃至色未生，中間有何分？(魏云：若無明為因，能生諸心者，乃至色未生，中問依何住？)**相續次第滅，餘心隨彼生，不住於色時，何所緣而生？以從彼生故，不如實因生，云何無所成，而知剎那壞？**(唐云：若緣彼心起，其因則虛妄，因妄體不成，云何剎那壞？)

通曰：長行中破剎那壞相之說，尚未及詳。但云：云何凡愚不善於我隱覆之說，於內外一切法作剎那想？故頌中詳言之。謂凡愚所說剎那壞者，謂一切法空，謂一切法無常。由凡愚妄想分別而作此見：我常說言，如河流，如燈焰，如種子，迅速遷逝，剎那不住。但謂行陰遷流，新新不住，而非謂其念念空，念念無常也。彼愚不覺，於此作空無常剎那想，究竟歸於斷滅，失其義矣。然剎那息滅者，未為無義。謂息彼念念不住煩亂妄想，得三昧正受，證於寂靜，現法樂住，離於所作生滅諸法，乃至一切法不生，是我所說剎那息滅之義。所云不生者，非必滅之而後不生也。當物初生之時，即有其滅，當生即不生。不離生法，證於寂靜，即剎那非剎那。此我隱覆之說，但可與智者道，不為愚者說也。何以明其當生即不生也？彼等流無間相續生滅之性，最為微細。由於妄見六道輪轉，諸趣分別，為無始妄想不思議所熏，謂之曰熏。本自無根，原不生也。將謂無始無明以為其因，能生彼剎那諸心乎？此心不離無明，以緣境為性，境至則有，境去則無。乃至色未生時，色既未來，心亦未起。當此中間，此心住於何處？何所分別乎？此則內無所依，心本寂靜，固未嘗生也。將

謂無間相續，有生有滅。當次第滅時，滅此生彼，即有餘心隨彼俱生乎？此與境俱生，與境俱滅，但以心住於色言耳。若心不住於色時，心即不緣諸境，將何所緣而生乎？此則外無所緣，心本寂靜，亦未嘗生也。若謂七識流轉，因六識分別而生，此心緣彼心而起者，彼心種種分別，原是虛妄，非如實因性。因既是妄，體實不生。如石女生兒，竟無成就。然則此剎那相本無成也。云何剎那原無所成，而謂有剎那壞相可知乎？此我所謂即剎那非剎那。唯智者能自明了，固不可與愚者道也。大寧寬禪師。上堂：無念為宗，無住為本。真空為體，妙有為用。所以道，盡大地是真空，徧法界是妙有。且道是甚麼人用得？四時運用，日月常明。法本不遷，道無方所。隨緣自在，逐物昇沉。此土他方，入凡入聖。雖然如是，且道入鄉隨俗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西天梵語，此土唐言。此大寧寬明得盡大地是真空，故隨緣自在，而法本不遷。又何剎那壞相之有？

修行者正受，金剛佛舍利，光音天宮殿，世間不壞事。住於正法得，如來智具足，比丘得平等，云何見剎那？犍闥婆幻等，色無有剎那，於不實色等，視之若真實。

通曰：凡愚為五陰所覆，不覺一切法剎那非剎那，墮妄想見輪轉生滅，無足論已。若我法中正修行者，修三昧樂息諸煩亂，證於寂靜常住真心究竟堅固，猶如金金剛佛舍利光音天宮水火不及，常住世間不可損壞。世間奇特事尚且如此，何況安住正法現法樂住，得如來聖智具足圓滿，及比丘證得平等真如。煩惱即是菩提，生死即是涅槃，諸法性常住，云何見有剎那生滅之相乎？原不見有剎那之相，云何更有剎那壞耶？彼一切諸法如夢如幻如乾闥婆城等，雖現有色相，無有剎那相可得，何故非剎那耶？彼諸色等原無實性，既無實性，云何能造色？既無四大造色，色即非實，云何凡愚於不實色等，乃至陰入處界一一視若真實，謂一切法相續流注實有生滅，而見有剎那壞相乎？吾固謂彼凡愚不善於我隱覆之說，於內外一切法作剎那想者，此之謂也。瑞巖才禪師上堂云：天平等故常覆，地平等故常載，日月平等故四時常明，涅槃平等故聖凡不二，人心平等故高低無諍。拈柱杖卓一下曰：諸禪者，這柱杖子晝夜為諸人說平等法門，還聞麼？若聞去，敢保諸人行脚事畢；若言不聞，亦許諸人頂門眼正。何故？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良久笑曰：向下文長。據瑞巖見處，一切平等故能常，何處有剎那壞相可得？

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說：六波羅蜜滿足，得成正覺。何等為六？佛告大慧：波羅蜜有三種分別，謂：世間、出世間、出世間、上上。大慧！世間波羅蜜者，我、我所攝受，

計著攝受二邊，為種種受生處，樂色、聲、香、味、觸故，滿足檀波羅蜜，戒、忍、精進、禪定、智慧亦如是，凡夫神通及生梵天。大慧！出世間波羅蜜者，聲聞、緣覺墮攝受涅槃故，行六波羅蜜，樂自己涅槃，樂出世間。上上波羅蜜者，覺自心現妄想量攝受，及自心二故不生妄想，於諸趣攝受非分，自心色相不計著，為安樂一切眾生故，生檀波羅蜜，起上上方便；即於彼緣妄想不生戒，是尸波羅蜜；即彼妄想不生忍，知攝所攝，是羼提波羅蜜；初、中、後夜精勤方便，隨順修行方便，妄想不生，是毗黎耶波羅蜜；妄想悉滅，不墮聲聞涅槃攝受，是禪波羅蜜；自心妄想非性，智慧觀察不墮二邊，先身轉勝(唐云轉淨所依)而不可壞，得自覺聖趣，是般若波羅蜜。

通曰：大慧，因佛言：修行者正受，得如來智具足，如金剛佛舍利等不壞。然修行得正受、得如來智者，莫如六波羅蜜能到彼岸。云何滿足六波羅蜜得成正覺？佛以波羅蜜有三種分別：一者、世間，即人天行；二者、出世間，即二乘行；三者、出世間上上，即一乘行。若世間波羅蜜者，謂諸凡愚著我、我所，執取二邊，計我能施，計有所施物，不離能所二邊，為於自身求生人天勝處，貪慕色等五塵之樂，而行世間布施，滿足檀波蜜羅，至戒、忍、精進、禪定、智慧亦如是。以有漏因感有漏果故，得成就五通，生於梵世。雖定可生通，戒可入淨，不出世間輪轉，故名世間。永嘉云：住相布施生天福，猶如仰箭射虛空，勢力盡，箭還墜，招得來生不如意。即此謂也。若出世間波羅蜜者，謂二乘人厭捨生死，趣向涅槃，修習四諦、十二因緣之法，乃六種劣無漏行，但求樂自己涅槃之樂而已，無復度生之心，唯可自度，不能度人，故名小乘。雖能修習出世間波羅蜜行，而非究竟樂也。若出世間上上波羅蜜者，覺一切外法如色、聲、香等，皆自心所現；覺一切內法如攝受涅槃等，皆妄想心量。於自心所現而樂取之，固是與自心二；樂自己涅槃有能證、有所證，亦是與自心二。如實覺知二者，皆是虛妄分別，即不生妄想，即不分別。虛妄分別，於諸趣所攝受涅槃等內法，與本來自性，了無干涉，故曰非分，何執著之有？於自心所現色相等外法，本自不生，又何貪著之有？但為安樂一切眾生故，行於布施，或以財施，或以法施，起上上方便，不見施者，不見受者，不見所施物。雖行布施，不住於相，不住相布施，即與自心一，故名到彼岸也。即於彼施受一切染淨二緣，不生分別，是則隨順清涼，為修行戒波羅蜜，無持無犯，戒相如空，是淨戒上上方便，得到彼岸也。即彼持犯不起分別之時，一念不生，以此無生法忍，可於心如實而知，能取所取，境界非實，性空寂故，是為修行忍辱上上方便，

得到彼岸也。精進方便有二種：一別相，謂誦經等；二通相，謂兼五度而修之。故初中後夜，勤修匪懈，隨順如實修行方便，亦斷諸分別，不起方便之想。論云：以知法性無身心相，離懈怠故，是為精進波羅蜜也。前云妄想不生，未得禪寂，至此妄想悉滅，遠離心意意識妄想，證於寂靜。以上上方便，雖得涅槃，而不取證，不墮聲聞涅槃。有能證所證，執為得果，更不求進，以不攝受涅槃故，不住於相，是為禪波羅蜜也。自心妄想，無有實性，以為實有而除滅之者，非智慧也。若以智慧觀察，昔本無生，今亦無滅，不墜有無二邊見解，先已滅生滅，證涅槃，得清淨身矣。至此得智慧身，轉勝於前，不離生滅，證不生滅，在在處處，不可壞滅，是得自覺聖趣。如來法身，求生滅相，了不可得，如金剛佛舍利，終無損壞。此無上般若，非尋常智慧可及，吾謂如來智具足者，此也。如是滿足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謂出世間上上波羅蜜也。雲居膺禪師上堂：汝等諸人，直饒學得佛邊事，早是錯用心。不見古人講得天華落，石點頭，亦不干自己事，自餘是甚麼閑？擬將有限身心向無限中用，如將方木逗圓孔，多少諝訛？若無恁麼事，饒你攢華簇錦，亦無用處，未離情識在。一切事須向這裏及盡，若有一毫去不盡，即被塵累，豈況更多？差之毫釐，過犯山岳。不見古人道：學處不玄，盡是流俗。閨閤中物捨不得，俱為滲漏，直須向這裏及取、及去、及來，併盡一切事，始得無過。如人頭頭上了，物物上通，秖喚作了事人，終不喚作尊貴，將知尊貴一路自別。不見道：從門入者非寶，棒上不成龍。知麼？此可知第一波羅蜜至尊至貴，五度非此，終不能到彼岸。

(魏云化品第十五，唐云變化品第七)。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世尊記阿羅漢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與諸菩薩等無差別。一切眾生法不涅槃，誰至佛道(一疑)**？從初得佛至般涅槃，於其中間不說一字亦無所答，如來常定故，亦無慮亦無察，化佛化作佛事**(二疑)**？何故說識剎那展轉壞相**(三疑)**？金剛力士常隨侍衛**(四疑)**？何不施設本際**(五疑)**？現魔魔業惡業果報，旃遮摩納孫陀利女，空鉢而出惡業障現，云何如來得一切種智而不離諸過**(六疑)**？**

(唐云世尊。如來何故授阿羅漢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何故復說無般涅槃法，眾生得成佛道？又何故說從初得佛至般涅槃，於其中間不說一字？又言如來在於定無覺無觀？又言佛事皆是化作？又言諸識剎那變壞？又言金剛神常隨衛護？又言前際不可知而說有般涅槃？又現有魔及以魔事？又有餘報，謂旃遮婆羅門女、孫陀利外道女及空鉢而還等事？世尊既有如是業障，云何得成一切種智？既已成於一切種智，云何不離如是諸過？)。

通曰：大慧！因世尊說聲聞出世間攝受涅槃樂，所行六波羅蜜與菩薩無異，何以不蒙授記？故問世尊，何故授記聲聞阿羅漢等得成正覺，與諸菩薩等無差別，應俱得涅槃矣。而又說諸佛如來不入涅槃，欲令一切眾生皆入涅槃，故不般涅槃。若以一切眾生故無般涅槃法，即與眾生常在生死，誰至佛道乎？然世尊又何故說從初得佛，於何等夜證大菩提？於何等夜入般涅槃？於其中間不說一字亦無所答，顯然有佛道有涅槃也。又言如來常在於定，無覺無觀無慮無察，既無念慮又無觀察，即無言無說住無分別定，應不能現起一切佛事。又言佛事皆是化作，種種應化度諸眾生，是化佛非法佛也。法佛常定，化佛亦應常定，何故又說諸識剎那念念不住展轉變壞之相？其化作佛事，又言金剛密迹常隨侍衛，所謂常定者安在也？既是化佛說法順涅槃流，而生死本際不可知，本際即法佛自體也。何不施設本際，以第一義心而為教法？云何更說眾生得解脫及般涅槃等事？若入涅槃應有本際，何為不可知也？若是本際不可知，過世間望遠離煩惱即無怨敵，云何現有諸魔及以魔業，又有餘惡業果報等事乎？佛有九惱，謂天魔興兵持苦具向佛，佛以慈心三昧攝之，皆化蓮華，此魔業也；旃遮婆羅門女以木盂繫腰，與孫陀利外道殺女共謗佛，此惡業也；又佛入婆梨那村乞食無施，空鉢而出，及食馬麥，頭痛背痛刺傷足，調達推山厭佛，設火坑醉象毒飯等，皆果報也。世間既現有如是業障，云何得成一切種智？既已成於一切種智，云何不離如是諸過？如來不離諸過，即不離煩惱，即非涅槃，云何說聲聞涅槃為非？此疑展轉多端，宋分為六，唐分為十，其實只是一意。止疑二乘行六波羅蜜得涅槃樂，與阿羅漢無異，何以世尊獨授記阿羅漢能行菩薩行耶？菩薩一闡提不入涅槃，誰證佛道？佛又說無言無答、無慮無察，常在於空，何故又說諸識剎那展轉之相？既是化佛施設，何不直示本際常空之相，而所示現者種種魔業惡業，反與涅槃相違，何謂二乘所得涅槃為非乎？故佛以但有一乘，更無餘乘答之。百丈云：秖如今有人以福智四事供養四百萬億阿僧祇世界六趣四生，隨其所欲，滿八十年已後，作是念：然此眾生皆已衰老，我當以佛法而訓導之，令得須陀洹果乃至阿羅漢道。如是施主但施一切眾生樂具，功德尚自無量，何況令得須陀洹果乃至阿羅漢道功德無量無邊，猶不如第五十人聞經隨喜功德。報恩經云：摩耶夫人生五百太子，盡得辟支佛果而皆滅度，各各起塔供養，一一禮拜，嘆言：不如生於一子，得無上菩提。省我心力，秖如今於百千萬眾有一人得者，價直三千大千世界。所以常勸眾人須玄解自理，自理若玄，使得福智，如貴使賤，亦如無住車。若守此作解，名髻中珠，亦名有價寶珠，亦名運糞

入，亦名運糞出。佛直是纏外人，却來纏內與麼作佛；直是生死那邊人，直是玄絕那邊人，却來向這岸與麼作佛。即此而觀，化佛、化作佛事，原為化導眾生得無上菩提而已，豈二乘躭涅槃樂者可共語乎？

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佛告大慧：為無餘涅槃故說，誘進行菩薩行者故，此及餘世界修菩薩行者，樂聲聞乘涅槃，為令離聲聞乘進向大乘，化佛授聲聞記非是法佛。大慧！因是故記諸聲聞與菩薩不異。大慧！不異者，聲聞緣覺諸佛如來煩惱障斷，解脫一味非智障斷。大慧！智障者，見法無法諸勝清淨；煩惱障者，先習見人無我斷七識滅；法障解脫，識藏習滅究竟清淨。

通曰：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只有一乘，更無餘乘，故為曾行菩薩行諸聲聞等，依無餘涅槃故，而與授記，誘進彼怯弱眾生，生勇猛心，修菩薩行。然此界他方，有初發心菩薩，樂著聲聞涅槃之樂，不起於定，無度生心，為令彼捨小趨大，進修大乘，取大菩提，同證無餘涅槃，故與授記。此乃化佛與應化聲聞而授記別，非法性佛所說也。因是之故，授記諸阿羅漢等，與菩薩不異，是祕密說，無非誘進之意，豈謂其不至佛道哉？且聲聞人所以不異菩薩者，謂二乘與諸佛如來，於三界麤惑煩惱障悉斷，所得偏空，名為解脫，但此一味相同耳，非謂所知障亦斷，與佛無異也。智障斷者，見法無我，解脫法執，較前得人無我清淨，更為殊勝。彼煩惱障斷者，但初修習，斷煩惱惑，見人無我，雖得人空，未得法空，未為究竟清淨也。是故煩惱障斷者，但是轉七識滅耳，意識不行，我執頓斷，是名得人空慧。若法障解脫者，以轉阿黎耶識熏習故，含藏習氣，無明種子滅盡，方名白淨識，是名得法空慧，始為究竟清淨也。此固二乘所不能至，而可與菩薩不異耶？洛浦元實禪師，久參臨濟為侍者，濟常云：臨濟門下一隻箭，誰敢當鋒？一日辭濟，濟問：何往？曰：南方去。濟柱杖一劃云：過得這箇便去。浦乃喝，濟便打，浦作禮而去。濟語人曰：臨濟門下有箇赤梢鯉魚，搖頭擺尾向南方去也，不知向誰家蘆甕裏淹殺。後洛浦遊歷罷，至夾山頂上卓菴，經一年，夾山知，遣侍僧馳書到，浦接得便坐，却再展手索，僧無語，浦便打云：歸去舉似和尚。僧回舉之，山云：這僧看書三日內必來，不看書不可救也。浦三日後來不禮拜，當面而立，山云：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浦云：自遠趨風，乞師一接。山云：目前無閻黎，此間無老僧。浦便喝，山云：住！住！且莫草草忽忽，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

無，爭教無舌人解語？浦無語，山便打，浦從此伏膺，果然向夾山蘿窶裏淹殺不孤。臨濟授記天童頌云：搖頭擺尾赤梢麟，徹底無依解轉身，截斷舌頭饒有術，拽迴鼻孔妙通神。夜明簾外兮風月如晝，枯木巖前兮華卉常春。無舌人，無舌人，正令全提一句新，獨坐寰中明了了，任從天下樂欣欣。洛浦不能透過臨濟一畫，及到夾山門下始解轉身，因知無上菩提未易究竟也。

因本住法故，前後非性；無盡本願故，如來無慮無察而演說法；正智所化故，念不妄故，無慮無察；四住地、無明住地習氣斷故，二煩惱斷；離二種死，覺人、法、無我及二障斷。大慧，心、意、意識、眼識等七剎那習氣，因善無漏品離，不復輪轉。大慧，如來藏者，輪轉涅槃苦樂，因空亂意慧(唐云妄著於空)**，愚痴凡夫所不能覺。**

通曰：上說授記聲聞者，無非誘進行菩薩行，證於無餘涅槃耳。無餘涅槃者，究竟清淨，非彼但得人無我者所能證入。若如來七識滅，及識藏習滅，證無間法，是本際真如也。所謂諸法實相，有佛無佛，法界常住。因本住法故，前後際斷，非有實性，故無初成佛後更說法之事。即有文字章句，亦依本法，先具如是，更不生法，故云不說一字也。然無可說中而有說者，以諸佛如來曠劫修因所發，救護眾生無盡本願之故，於湛然法界無慮無察常定心中，應眾生機而演說法。即其所說，乃從正智稱性所流，當如意知，常不失念，念本不妄，不待思慮然後說也。所以無思無慮者，以如來久已斷盡四住地無明，曰欲愛、曰色愛、曰有愛、曰見愛，無始已來住地習氣皆已斷故。離此四種地已，故根本煩惱及枝末煩惱二煩惱俱斷，分段生死及變易生死二種死俱離。如實覺人無我、法無我，而煩惱障、所知障二障俱斷，諸障永斷，諸妄永息。故常定心中自有不思議業用，而能化作佛事，無說示說，非身現身，要不離於本住法也。又所說諸識剎那展轉壞相者，謂心、意、意識及前五識等七種識，念念遷流，剎那不住。因虛妄習氣藏於八識田中，故八識心王亦與七識等俱生俱滅，未得無漏，終從輪轉。彼聖者脩三昧樂，證於善無漏品，即能遠離心意意識，剎那息滅，不復輪轉，俱滅其念，非滅如來藏也。且如來藏者，不來不去，常恒不變，非是可滅。故世間輪轉，此如來藏也，輪轉亦如也；世間涅槃，此如來藏也，涅槃亦如也；世間苦樂因，此如來藏也，苦樂因亦如也。雖與涅槃苦樂因俱，不為涅槃苦樂因所轉，即生滅非生滅，即剎那非剎那。此乃隱覆之說，惟智者能了。若彼凡愚外道，妄著於空，以空亂意，雖得空慧，但覺其空，不能覺其空而不空。此如來藏剎那真實之義，非彼所能覺也。若覺於如來藏剎那真實義者，即是本住法，又何展

轉壞相之有乎？昔曹山問德上座：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生說箇應底道理？德云：如驢覷井。山云：道即大煞道，只道得八成。德云：和尚又如何？山云：如井覷驢。天童頌云：驢覷井，井覷驢，智容無外，淨涵有餘。肘後誰分印，家中不蓄書。機絲不掛梭頭事，文綵縱橫意自殊。宗門中現起許多奇持，不知此經先已道破。雖然，到此田地，豈容易致得

大慧！金剛力士所隨護者，是化佛耳，非真如來。大慧！真如來者，離一切根量，一切凡夫聲聞緣覺及外道根量悉滅，得現法樂住無間法智忍故，非金剛力士所護。一切化佛不從業生，化佛者非佛不離佛，因陶家輪等眾生所作相而說法，非自通處說自覺境界。復次，大慧！愚夫依七識身滅起斷見，不覺識藏故起常見，自妄想故不知本際，自妄想慧滅故解脫，四住地無明住地習氣斷故一切過斷。

通曰：上言如來無慮無察而演說法，正智所化，故無慮無察，常在於定，此法佛之體也。法佛不說法，惟是正智所化，化佛而演說法，故金剛力士前後圍繞，常隨衛護者，是化佛耳，非法佛也。法身佛者，是真如實際根本，如來遠離一切諸根大小數量，一切凡夫二乘外道根量悉滅，二乘外道所不能知，所不能見，如實修行，得彼真如樂處，現法樂住三昧正受之中，非尋常有間之法可比，乃住於無間法智忍之力，最上有無間法智，證是智已，有無間法智忍，即所謂金剛定也。如來常在定，不假金剛力士所護，其所隨護者，但應化佛耳。且一切化佛者，非是業報所生，謂之曰化，即非真佛，然因緣正智所化，亦不離於真佛，非即是佛，亦非非佛。譬如陶師所作器物，以輪繩泥水為因，變化諸器，以應眾生之用，法佛所作，化佛亦以眾生所作事相為因，現起三十二相，而為眾生說法，以應眾生之求，是形骸根量，原非自通真如實際之處，但隨機方便，異真實相而說法，至內所證自覺聖智第一義心境界，固不能舉以示人也。所謂不說一字，亦無所答，蓋以此耳。彼愚夫依七識念念滅處，起於斷見，以七識不傳送出入，便謂斷絕一切無常，又有不覺識藏微細生滅，起於常見，以八識恬靜之境，即是涅槃，常住不毀，此二者皆自妄想分別，故不知本際真不生不滅地也。自心分別是其本際，故不可得；便謂世間無本際，故不可知。若能遠離分別，如斷常二見，邪慧消滅，即得轉識成智，證於解脫，得涅槃果。諸佛如來以解脫故，遠離四住地無明。住地習氣熏染，阿黎耶識未易斷除，欲愛未除即招苦果，故一切諸過未易斷也。今住地習氣斷，故一切過斷。若現魔現報種種業障，雖外示諸過，內無所以引之者，雖

有亦無也。內無其應，外不能為，故一切過斷，斷之於本際也。說到本際，非金剛力士所護，亦非諸惡罪業所障。彼二乘人攝受涅槃，為四住地無明所醉，即不能離一切過，何得槩與阿羅漢而授記乎？黃檗云：祖師西來，唯傳心佛。直指汝等心本來是佛，心心不異，故名為祖。若直下見此意，即頓超三乘一切諸位本來是佛，不假修成。云：若如此，諸佛出世說於何法？檗云：十方諸佛出世，秖共說一心法。所以佛密付與摩訶迦葉：此一心法體，盡虛空，徧法界，名為諸佛理。論這箇法，豈是汝於言句上解得他，亦不是於一機一境見得他。此意唯是默契得這一門，名為無為法門。若欲會得，但知無心，忽悟即得。若用心擬學取，即轉遠去。若無岐路心，一切取捨心，心如木石，始有學道分。如黃檗所云：無岐路心，無取捨心，心如木石。即能斷四住地無明習氣，遠離斷常二見，而證於本際涅槃，易易矣。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三乘亦非乘，如來不磨滅(唐云無有佛涅槃)。**一切佛所記，說離諸過惡，為諸無間智，及無餘涅槃，誘進諸下劣，是故隱覆說。諸佛所起智，即分別說道，諸乘非為乘，彼則非涅槃。欲色有及見，說是四住地，意識之所起，識宅意所住。意及眼識等，斷滅說無常，或作涅槃見，而為說常住**(唐云見意識眼等無常故說斷，迷意識起常，邪智謂涅槃)。

通曰：頌中唯辨二乘涅槃之非，足知長行許多疑難，只為此一端，非泛舉也。故如來常說三乘，亦非乘二，小乘及菩薩大乘，不可語於一乘，謂非佛乘也。如來不消磨滅盡者，謂無能證之人，及所證之理，即佛乘亦非也。此乃最上第一義，悟此義者，一切諸佛授記，是人定當作佛，謂其一切煩惱俱斷，離諸過惡故也。即彼離諸過惡，而成就究竟無間之智，及證無餘涅槃，與諸佛等無差別。是授記之說，所以誘進諸怯弱下劣眾生，樂著聲聞涅槃，令彼捨離小心，趣向大乘，是故密意隱覆而說，說有無間智，說有無餘涅槃，使彼生精進心耳。若以諸佛所證根本實智，即依證智而起分別，說十方佛土中，唯此一乘法，更無餘乘，諸乘皆非，故彼二乘所執有餘涅槃，終歸生滅，非真涅槃也。所以不許二乘涅槃者，為彼為四住地無明所醉，未離一切過故。四住地者，謂欲愛住地、色愛住地、有愛住地、見一切住地。此四煩惱，乃意識之所起。而第七末那，執受內熏，八識堅住，以為生死種子。種子含藏於八識田中，故云識宅意所住，意住於識宅。是為四住地無明，所謂俱生我執、俱生法執，未易消滅者也。彼二乘人，見意識及眼等六識，按伏不行，謂是斷滅，說名無常。或迷於意與藏，微細生滅，流急不見，望如恬靜，便以為常住，

而作涅槃想。不知為住地無明所醉，但執人無我見，以為涅槃。不悟法無我見，不能捨藏，去真涅槃尚遠。故論最上一路，無有佛涅槃。無有涅槃佛，何得有涅槃可證？此二乘之所以為非乘也。僧問洞山詮禪師：清淨行者不上天堂，破戒比丘不入地獄時如何？山云：度盡無遺影，還他越涅槃。丹霞頌云：相好巍巍大丈夫，一生無智恰如愚。從來佛祖猶難望，地獄天空豈可拘？據洞山答處，不但無天堂地獄影子，抑且無涅槃可得。此所謂本際不可知，豈尋常所能窺測乎？

(魏云遮食肉品第十六，唐云斷食肉品第八)。

爾時，大慧菩薩以偈問曰：

彼諸菩薩等，志求佛道者，酒肉及與葱，飲食為云何？惟願無上尊，哀愍為演說。愚夫所貪著，臭穢無名稱，虎狼所甘嗜，云何而可食？食者生諸過，不食為福善，惟願為我說，食不食罪福。

大慧菩薩說偈問已，復白佛言：惟願世尊，為我等說食不食肉功德過惡。我及諸菩薩，於現在未來，常為種種希望食肉眾生，分別說法，令諸眾生，慈心相向。得慈心已，各於住地，清淨明了，(唐云令捨肉味，求於法味。於一切眾生，起大慈心，更相親愛，如一子想，住菩薩地。)疾得究竟無上菩提。聲聞緣覺，自地止息已，亦得速成無上菩提。惡邪論法，諸外道輩，邪見斷常，顛倒計著，尚有遮法，不聽食肉，況復如來世間救護，正法成就，而食肉耶？佛告大慧：善哉善哉！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佛告大慧：有無量因緣，不應食肉，然我今當為汝略說。謂一切眾生從本以來，展轉因緣常為六親，以親想故不應食肉。驢騾駱駝狐狗牛馬人獸等肉，屠者雜賣故不應食肉。不淨氣分所生長故不應食肉。眾生聞氣悉生恐怖，如旃陀羅(此云屠者)及譚婆等(此云獵師)，狗見憎惡驚怖羣吠故不應食肉。又令脩行者慈心不生故不應食肉。凡愚所嗜臭穢不淨無善名稱故不應食肉。令諸呪術不成就故不應食肉。以殺生者見形起識深味著故不應食肉。彼食肉者諸天所棄故不應食肉。令口氣臭故不應食肉。多惡夢故不應食肉。空閒林中虎狼聞香故不應食肉。令飲食無節故不應食肉。令修行者不生厭離故不應食肉。我常說言，凡所飲食作食子肉想、作服藥想故不應食肉。聽食肉者，無有是處。

通曰：楞伽寶山夜叉王眷屬，往昔曾迎過去諸佛，於其城中，說海浪法身一切佛語心品，其中亦有志求佛道者，但食肉一端，乃其業報習氣，正所謂住地無明也。世尊說二乘人，為住地無明所醉，故大慧謂夜叉食肉，亦所當斷，由不知功德過惡，善惡業報

所在，請世尊分別說之。我及諸菩薩，知其義已，為令未來現在非習所熏食肉眾生，捨於肉味，求於法味，於一切眾生，起大慈心，更相親愛，如一子想，住菩薩地，如實修行住地，清淨明了，四住地俱斷，疾得無上菩提。復令眾生，入於二乘止息之處，自所證涅槃，躭著法味，亦令止息，自地息已，亦得速成無上菩提，修聖道者，故不應食肉也。諸外道等，說邪見法，墮於斷常有無見中，尚遮食肉，自己不食，不聽他食，況復如來清淨正法，救護世間，不令造業，俾成就梵行者，乃聽肉食，不一禁制耶？佛為略說食肉過患，一者曾為六親眷屬，易生而受鳥獸等身，當以同體之慈視之，羅剎聞說，尚發慈心，況我弟子，而不以親想者乎？二者衢路市肆諸賣肉人，或將犬馬人獸等肉雜賣，如是穢惡云何可食？三者一切諸肉皆是精血不淨氣分所成，求清淨人云何取食？四者食肉之人，眾生聞氣悉皆驚怖，如屠兒獵師捕魚鳥人，狗見驚吠、獸見奔走，眾生遙見咸作是念：此人必當殺我。為護命故悉皆走避。菩薩修行慈悲，為攝諸眾生故不應食肉。五者眾生皆知菩薩為如來慈心之種，能與眾生作歸依處，若食肉者慈心不生，眾生即失一切信心。菩薩為護眾生信心，脩行於慈故不應食肉。六者為護世間謗三寶故，若我弟子食噉於肉，猶如凡愚所嗜臭穢壞清淨行，令諸世人唱如是言：何處有實沙門婆羅門修淨行者？生如是謗無善名稱，皆由食肉者過，故不應食。七者諸善男子於冢間林下，或持呪術、或求解脫、或趣大乘，以食肉故一切障礙不得成就。是故菩薩欲利自他不應食肉。八者久遠食肉眾生殺心習熟，見其形色則已生於貪滋味心。菩薩慈念一切眾生猶如己身，云何見之而作食想？九者捨於聖人本所應食食眾生肉，猶如羅剎諸天遠離，何況聖人。菩薩為見聖人，當修慈悲不應食肉。十者如燒死屍臭氣不淨，云何可鼻而著口中？一切諸肉令口氣臭，故不應食。十一者、食肉之人睡眠亦苦、起時亦苦，多於夢中見種種惡，驚怖毛豎心常不安，故不應食。十二者、無慈心故乏諸善力，若其獨在空閒之處，多為非人而伺其便，虎狼師子亦來伺求，欲食其肉不得安穩，故不應食。十三者、諸食肉人食不知足增長疾病，恒被諸虫之所啖食，種種不淨人所厭惡，故不應食。十四者、菩薩修行為求出離生死，見諸飲食如膿血想，繫念聖道不為貪味，堪受一切人天供養，若生貪著即不能生厭離，不應受於世間信施，故不應食。是故我嘗說言：凡夫為求淨命噉於淨食，尚應以六親觀如食子想，以有病觀如服藥想，何況聽食？非聖人食肉不清淨，生諸罪惡敗諸功德，如上略說，云何而許弟子食耶？若是美淨之食如秔米麥豆等，此是過去諸佛所許久植善根者所應得食，若聽食肉者無有是處。稠

布衲問曹山：披毛帶角是甚麼墮？山曰：是類墮。曰：不斷聲色是甚麼墮？山曰：是隨墮。曰：不受食是甚麼墮？山曰：是尊貴墮。乃曰：食者即是本分事，知有不取，故曰尊貴墮。若執初心知有自己及聖位，故曰類墮。若初心知有己事，迴光之時擯却色聲香味觸法，得寧即成功勳。却不執六塵等事，隨分而昧，任之則礙。所以外道六師是汝之師，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食者即是正命食也。亦是就六根門頭見聞覺知，秖是不被他染污將為墮，且不是同向前均。他本分事尚不取，豈況其餘事也。師凡言墮者，謂混不得類不齊。凡言初心者，所謂悟了同未悟耳。後大陽警玄禪師釋此三種墮曰：此三語須明得轉位始得。一作水牯牛是類墮。師曰：是沙門轉身語，是異類中事。若不曉此意，即有所滯。直是要依一念無私，即有出身之路。二不受食是尊貴墮。師曰：須知那邊了，却來這邊行履。若不虛此位，即坐在尊貴。三不斷聲色是隨墮。師曰：以不明聲色故隨處墮，須向聲色裏有出身之路。作麼生是聲色外一句？乃曰：聲不自聲，色不自色。故云不斷指掌。當指何掌也？此二尊宿所云不受食者，不取尊貴一路，故能速成無上菩提。而況世間穢惡之食，豈屑取耶？

復次，大慧！過去有王，名師子蘇陀娑，食種種肉，遂至食人。臣民不堪，即便謀反，斷其奉祿。以食肉者，有如是過，故不應食肉。(唐云大慧。釋提桓因，處天王位，以於過去食肉餘習，變身為鷹，而逐於鴿。我時作王，名曰尸毗，愍念其鴿，自割身肉，以代其命。大慧！帝釋餘習，尚惱眾生，況餘無慚常食肉者。當知食肉，自惱惱他，是故菩薩，不應食肉。大慧！昔有一王，乘馬遊獵，馬驚奔逸，入於山險，既無歸路，又絕人居。有牝師子，與同遊處，遂行醜行，生諸子息。其最長者，名曰班足，後得作王，領七億家，食肉餘習，非肉不食。初食禽獸，後乃至人，所生男女，悉是羅剎。轉此身已，復生師子豺狼虎豹鵰鷲等中，欲求人身，終不可得，況出生死涅槃之道。)復次，大慧！凡諸殺者，為財利故，殺生屠販。彼諸愚痴食肉眾生，以錢為網，而捕諸肉。彼殺生者，若以財物，若以鉤網，取彼空行水陸眾生，種種殺害，屠販求利。大慧！亦無不教不求不想而有魚肉，以是義故，不應食肉。(魏云：我觀世間，無有是肉而非命者，故我說食肉之罪，斷如來種。)大慧！我有時說，遮五種肉，或制十種。今於此經，一切種，一切時，開除方便，一切悉斷。大慧！如來、應供、等正覺，尚無所食，況食魚肉？亦不教人以大悲前行故，視一切眾生，猶如一子，是故不聽令食子肉。(唐云：聲聞緣覺及諸菩薩，尚唯法食，豈況如來？大慧！如來法身，非雜食身。大慧！我已洗滌一切習氣，我

已善擇諸心智慧，大悲平等，普視眾生，猶如一子，云何而許聲聞弟子，食於子肉，何況自食？作是說者，無有是處。）

通曰：上言食肉不淨，有種種過，尚未及其報也。此言師子蘇陀娑，躭著肉味，乃至食人，遂亡其國，此現在報也。又有一王，與牝師子交，而生班足，初食禽獸，後乃至人，其所生男女，皆為羅剎，轉身復入師子豺虎之羣，此將來報也。帝釋餘習，尚食鷹身，驚逐於鴿，此過去無量世來，未易除之道也。夫食肉者，有如是等無量過，凡愚不知如是損益，乃謂食肉無與於殺生，故可無罪。不思凡殺生者，多為人食，若人不食，亦無殺事，是故食肉，與殺同罪。彼諸殺者，雖不自食，以財利故，種種殺害，是錢為之味也。彼食肉者，雖不自殺，以求味故，得種種肉，是錢為之網也。因財得味，因網得財，設諸方便，殺害眾生，羅山置地，截河堰海，水陸空行，無不戕害。若謂非自殺，非他殺，心不疑殺，而可食者，世間若有是肉，不從命出，何故不聽人食？遍求世間，無如是肉，豈有不教人取，不求自至，不想肉味，而有魚肉三淨物哉？故食肉者，即與殺生無異，傷眾生命，斷如來種，以是義故，不應食也。然我於餘經中，亦曾不許食五種淨肉，謂不見、不聞、不疑、鳥殘、自死者，遮不令食。或斷十種物，謂人、蛇、象、馬、龍、狐、猪、狗、師子、獼猴等，制不許食，皆漸次禁斷，令其修學，為一時方便之說。今於楞伽此會，一切種肉，都不許食，向時所立方便權教，一切斷除。凡是肉食，於出家人，悉是不淨。若謂如來聽許食肉，亦自食者，是人惡業所纏，必當永墮不饒益處。我之所有諸聖弟子，食於法食，非食飲食，何況如來？諸佛如來，法食法住，非飲食身，非諸一切飲食住身，尚無凡夫段食，況食魚肉不淨之食？其教諸聖弟子，但唯法食，亦不以食肉而教之也。以我滌除一切習氣，離諸資生，愛有求等，善分別知，心心智慧，大悲前行，得不共法，普視眾生，平等憐憫，猶如一子。良以法身流轉五道，名曰眾生。而一切眾生，皆以如來法身為體故。儻食其肉，豈非戕法身斷慧命耶？云何而許聲聞弟子食於子肉？故我於此經開除方便，一切悉斷也。既不許聲聞弟子食肉，而楞伽王等志求佛道者，可不猛然省惕，改心易慮，破除報習，求生勝處，以證無上菩提乎？京兆府蜆子和尚，不知何許人也。事迹頗異，居無定所。自印心於洞山，混俗閩川。不畜道具，不循律儀。冬夏唯披一納，逐日沿江岸採掇鰕蜆，以充其腹。夜即宿東山白馬廟紙錢中，居民目為蜆子和尚。華嚴靜禪師聞之，欲決真假，先潛入紙錢中。深夜師歸，嚴把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遽答曰：神前酒臺盤。嚴放手曰：不虛與我同根生。嚴後赴莊宗詔入長安，

師亦先至。每日歌唱自拍，或乃佯狂泥雪，去來俱無蹤跡。厥後不知所終。是即佛所說菩薩示現者。雖壞律儀，為除執故。雖現食肉，實無所食。宣律師所遇神僧，大率類此。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曾悉為親屬，鄙穢不淨雜，不淨所生長，聞氣悉恐怖。一切肉與葱，及諸韮蒜等，種種放逸酒，修行長遠離。亦常離麻油，及諸穿孔床，以彼諸細蟲，於中極恐怖。飲食生放逸，放逸生諸覺，從覺生貪欲，是故不應食。由食生貪欲，貪令心迷醉，迷醉長愛欲，生死不解脫。為利殺眾生，以財網諸肉，二俱是惡業，死墮叫呼獄。若無教想求，則無三淨肉，彼非無因有，是故不應食。彼諸修行者，由是悉遠離，十方佛世尊，一切咸訶責。展轉更相食，死墮虎狼類，臭穢可厭惡，所生常愚痴。多生旃陀羅，獵師譚婆種，或生陀夷尼(魏云羅剎女)，及諸食肉性，羅剎猫狸等，徧於是中生。

通曰：長行中文約義簡，偈中復申言之。所謂略說食肉過患者，泛然為諸修行者說也。毋論曾為眷屬不忍食，鄙穢不淨不可食，雜諸人畜不宜食，獸見恐怖不當食。以不淨之故，不但肉不應食，推之葱韮蒜酒等，能生放逸，亦當離之。以眾生恐怖之故，不但食肉驚吠，推之麻油穿孔牀，亦有細蟲恐怖，當遠離之。飲食能生放逸，不生諸過，猶之可也。既放逸已，便生邪覺，既邪覺已，便生貪欲，由食生貪，貪令心迷，心醉於貪，長養色欲，色愛纏縛，長在生死，生死輪轉，不得解脫。由酒葱等為助因，增長無明，不得解脫出世之利，此何可不斷也？使但不得解脫，未有罪報，猶之可也。乃彼殺生者，以財而為食，彼食肉者，以財而為網，二俱惡業，墮叫呼獄，無足論已。若謂非自殺，非他殺，心不疑殺，為三淨肉而可食者，已未之求，人莫之與，因在於我，過不在人，其究亦與殺生者同罪。故十方如來一切訶禁，而修行者當遠離之也。使離地獄苦，免於酬償，猶之可也；及復生世間，更相食噉，墮虎狼類。人而虎狼，其性則為屠者、為獵師、為羅剎女，不離乎愚痴；畜而虎狼，其性則為猫、為狸等，徧生此類中，不離乎臭穢。斯皆食肉之報，諸佛如來所厭惡也，安得不禁止食肉，令諸眾生免於惡報，而庶幾有解脫之期乎？趙州問院主：甚麼處去來？主曰：送生來。州云：鵝為甚麼飛去？主曰：怕某甲。州云：汝十年知事，作恁麼語話？主却問：鵝為恁麼飛去？州云：院主無殺心。州拈起鉢云：三十年後，若見老僧，留取供養；若不見，即撲破。別僧云：三十年後，敢道見和尚？州乃撲破。又有俗士問光孝覺禪師：某甲平生殺牛，還有罪否？師云：無罪。曰：為甚麼無罪？師曰：殺一箇，還一箇。由

趙州言下悟去，即得解脫。若光孝所答，俗士業報依然，其可不畏乎？

縛象與大雲，央掘利魔羅(唐云象脇與大雲。涅槃央掘摩，魏云涅槃勝鬘經)，**及此楞伽經，我悉制斷肉。諸佛及菩薩，聲聞所訶責，食已無慚愧，生生常癡冥。先說見聞疑，已斷一切肉，妄想不覺知，故生食肉處。如彼貪欲過，障礙聖解脫，酒肉葱韮蒜，悉為聖道障。未世世眾生，於肉愚痴說，言此淨無罪，佛聽我等食。食如服藥想，亦如食子肉，知足生厭離，修行行乞食。安住慈心者，我說常厭離，虎狼諸惡獸，恒可同遊止。若食諸血肉，眾生悉恐怖，是故修行者，慈心不食肉。食肉無慈慧，永背正解脫，及違聖表相，是故不應食。得生梵志種，及諸修行處，智慧富貴家，斯由不食肉**(唐云必生賢聖中，豐財具智慧)。

通曰：上言食肉果報，甚是可畏，所以為眾人說也。若我法弟子，更當尊守律儀，謹潔無犯。如我有時說象脇經與大雲經、涅槃經、央掘摩經及此楞伽經，悉制斷肉，以諸佛菩薩聖賢弟子，皆生厭惡而呵責之，謂食者無慙無愧，生生世世，常在痴冥故也。我先說見殺、聞殺、疑殺，皆不可食，已是斷一切肉，世間豈有不見、不聞、不疑之肉而可食者？凡愚妄想，不覺密意而說，便謂如來許食三種淨肉，遂生食肉之想，而心每馳於食肉之處，可謂無慚愧之極也。如彼眾生，心醉於貪，長養愛欲，欲障既重，不得解脫，有如是過，良以酒、肉、葱、韮、蒜等為之助因，悉為聖道之障也。我法弟子，欲求解脫，證於聖道，其可同彼貪欲之過乎？乃末法眾生，妄想食肉，作愚痴說，言食三淨肉者，可以無罪，佛聽我食，其亦不善於觀察而求解脫者矣。若真修行而求解脫者，食淨食時，尚作服藥之想，念同法身，如食子想，當下知足，生於厭離，不復貪求，唯依如來修行之法，巡行乞食，於食等者，於法亦等，安住慈心，繫念聖道，不為貪味。如我所說，常生厭離之心，受諸飲食，如塗癰瘡。既遠肉食，即無腥穢，雖虎狼惡獸，可與同遊。若食諸血肉，狗聞之而吠，獸見之而走，恐怖眾生，豈修行者所宜有乎？是故修行求聖解脫者，當安住慈心，不應食肉也。若食肉者，不念同體，種種殺害，即是無慈。慈心不生，即無正知見，何有於慧？慧既不生，繫縛邪覺，何得解脫？既無解脫，輪轉生死，即是凡流，何有於聖表相？所貴於聖表相者，為其有慈悲法，或有護生威儀，能度眾生到於彼岸，為眾生之表率，方可稱為聖者。今以食肉之故，與聖解脫大相違背，故修行者不應食也。若不食肉，遠離不淨，得生梵志種族，能順法教，常生修行之處。以捨愚痴，故生智慧；以能含育眾生，故生富貴之家。斯由不食肉之故，生生世

世，常生於聖賢中，其生報後報，有大功德。如此修行者，何為而不禁斷肉食哉？夫能禁所食肉，生於富貴智慧家，豈謂其享世間福而已耶？有福有慧，能趣無上菩提，生如來家，紹隆佛種，皆此不食肉為之基也，豈非修行者之急務乎？嚴陽尊者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曰：放下著。嚴云：一物不將來，放下箇甚麼？州曰：甚麼則擔取去。嚴於言下大悟。後所居當一蛇一虎手中與食，故人以尊者稱之。黃龍頌云：一物不將來，兩肩擔不起，言下忽知非，心中無限喜。毒惡既忘懷，蛇虎為知己，寥寥千百年，清風猶未已。天童頌云：不防細行輸先手，自覺心麤愧撞頭，局破腰間斧柯爛，洗清凡骨共仙遊。斯可謂虎狼諸惡獸，恒可同遊止者也。僧問黃檗：如何得不落階級？檗云：但終日喫飯，未曾咬著一粒米；終日行，未曾踏著一片地。與麼時，無人無我等相，終日不離一切事，不被諸境惑，方名自在人。念念不見一切相，莫認前後三際，前際無去，今際無住，後際無來，安然端坐，任運不拘，方名解脫。弩力！弩力！此門中千人萬人秖得三箇五箇，若不將為事，受殃有日在。故云：著力今生須了却，誰能累劫受餘殃？觀黃檗說到這田地，還可生食肉想乎？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宗通卷八(終)

No. 330-C 楞伽宗通後序

往不佞備員典謁之署，自顧蹇淺，何足傾海內賢豪長者下濟之光？而竊荷堂翁劉老先生眼回青而齒津。及挹教未幾，翁奉簡命視冏滁陽。滁固我聖祖肇基處也。其興也，以馬上得之；而功之成也，以比於息馬華山之烈。聿稽冏命，慎僚正僕，弼憲天子，則天房重卑，為宸扆倚重久矣。第今蓄牧之政改為折徵，而冏署江表，遂稱優游養望之地。瑯琊庶子獻秀凝碧，高槐古楸，環翠千章。每至夜氣發鮮，鸝聲百囀，一醒神度，斯其時俗耳。若浣塵境頓豁，有不願飛身浥沆瀣，吐紫清金粟，所未恒有之語哉！宜我翁翩然賞音在筌蹄外也。翁視篆三币，月馳一札，凌江以來，雅意楞伽、宗通之流布。翁之言曰：曾金簡先生苦心數序矣。世豈乏賦？三都患無皇甫謐耳。鐫而行之，將在執事。(善)謝唯唯，而以冗餘卒業。蓋宋張文定寓瑯琊僧舍，恍然識其為前生所錄也者。翁蒞滁，已蒐故址為建閱經臺，更思不朽其數百載以上之心印，且俯[攬-見+手]不肖，共倡宗風。是不肖幸邀惠于翁，獲隨後塵而不致泯昧於卒世者也。第世儒多拘，妄謂禪理之靡補濟世，而文定丁有宋熙平之運，煒乎稱一代名臣。至於今，金簡先生校讐之，我翁表章之。翁尤碩德瓌望，海內司南，雲閣

凌煙，方未有艾。非具蕭蕭塵外大地山河之致，何能運軒揭奏崇隆？要維是淨理禪宗，參悟者遠，則亟欲宗通之廣播，而與方賢卓識共攝靈臺于空洞，翁淵心殆至是乎？寧第滁陽山水，靈閟益增，我聖祖當年所為投戈而講執，我列聖二百年所為寬民力而休養，翁固將以淨業挽逝波之靡而涼俗燄矣。然則謂薇泉庶子為優閒適性之地，猶窺外藩而未叩翁密微也。夫(善)不敏，敢在下風，願假餘年，證金仙之一覺。第恐乞水焦牙，後時貽悔，惟翁勿靳，詳詔迷途。敬藉此編之梓，用攄祈嚮云。
萬曆壬子秋仲，秣陵孫明善懋誠甫頓首譔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